DS 803 K65 1900 v.29

Kondō, Keizō
Shiseki shūran Rev. ed.

East Asiatic Studies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FEB 18 1964
East Asiatic Studies Library

LIBRARY
NOV 12 1968
UNIVERSITY OF TORONTO
803
K65
1900
v.29

政事要略目錄

第廿二 年中行事廿二……（自一頁至三十六頁）

八月上

一日着朝座事　四日北野天神會事御靈會付出、

上丁釋奠事見二月　明日明經博士等參入內裏論議事

五日有申文式部請印准蔭幷毀位記事兵部省有請印、　七日牽甲斐勅旨御馬事眞衣野柏前、

十日三省申秋冬季祿目錄事　十一日定官中考事

第廿三 年中行事廿三……（自三十七頁至六十頁）

八月下

十三日牽武藏秩父御馬事　十五日牽信濃勅旨御馬事

同日奏給諸司秋冬祿及皇親時服目錄文事　同日石淸水放生會大菩薩顯坐事、見臨時祭部、

十七日牽甲斐穗坂御馬事　廿日武藏小野御馬事

廿二日於大藏省給秋冬季祿事　廿三日信濃望月御馬事

廿五日武藏勅旨牧幷立野御馬事　廿八日上野勅旨御馬事

御讀經事

第廿四　年中行事廿四……（自六十一頁至八十二頁）

九月

朔日及廿一日着朝座事是月每旬着、但十一日廢務、見三月、

三日御燈事

十一日奉幣伊勢太神宮事廢務

一日奏可醸新甞黒白二酒事

九日節會事付出殘菊宴、

第廿五　年中行事廿五……（自八十三頁至百二十二頁）

十月

朔日視告朔事

同日及十一廿一日着朝座事見四月朔日

同日奏發鼓吹聲日事鼓吹儀幷發聲試生事、見三月朔日、

同日奏可供新甞祭官田稻粟卜定文事

四日刑部省進年終斷罪奏文事

同日射場初事

同日興福寺維摩會始事不參氏人事、在國忌部、

廿日以前奏大歌人名簿事

同日旬事已上見四月朔日、

同日諸司畿內進奏考選幷雜公文等事

二日宮人冬衣服文事見四月二日、

三日以前點定五節舞姬事

五日中務省進妃夫人嬪女御冬衣服文事見四月五日、

十日中務省奏給後宮及女官冬時服文事

十六日三省進秋季帳事

廿一日競馬負方獻物事

亥日餅事
初雪見參事

十一月

朔日着朝座事
同日內膳司供忌火御飯事
同日中務省奏御曆事
同日神祇官始奏御贖事自一日至八日奉之、見六月朔日
同日諸國進考選文及雜公文事
朔旦冬至會事

第廿六　年中行事廿六……………………（自百二十三頁至百五十五頁）

十一月二

上巳山科祭事
上申平野祭事已上見四月
同日春日祭事見二月
同日杜本祭事
同日當麻祭事已上見四月
上酉率川祭事用春日祭明日見二月
同日當宗祭事
同日梅宮祭事已上見四月
十日大藏省進源氏冬季衣服文事見五月
中子大原野祭事有二子者用下子見二月
同日夜五節舞姬調習事
中申吉田祭事見四月
中丑園并韓神祭事新嘗祭前丑、見二月上丑
同日宮內省奏御宅田稻數事
中寅鎭魂祭事猨女見此中
同日夜試五節儛事

上卯相嘗祭事　中卯新嘗祭事 獻五節舞姫、公卿年給官許二合事、附出、

第廿七 年中行事二十七……（自百五十六頁至百七十四頁）

十一月三

辰日節會事　巳日東宮鎭魂事 見中寅日、

同日賜女王祿事 見正月八日、　十五日奏給位祿文事

第廿八 年中行事廿八……（自百七十五頁至二百二頁）

十一月四

下酉賀茂臨時祭事　廿二日於大藏省給秋冬季祿事 見二月、

十二月上

朔日內膳司供忌火御飯事　同日神祇官始奏御贖事 已上見六月朔日、

同日補任入外記事　上卯大神祭事 見四月上卯、若有三卯用中卯、

五日中務省奏親王冬衣服文事　七日中務省申諸司冬衣服文事

九日同省奏同衣服文事　十日奏御卜事

十一日月次祭事 廢務　同日神今食祭事 已上見六月、

十三日預點元日侍從及奏賀等事 付出朝拜習禮、　同日點定荷前使參議以上事

御佛名事　廿日以前式部省諸國主典已上史生博士醫師秩滿帳進藏人所事年來廿日進之、
勘申諸國受領吏功課事　貢蘇事
第廿九　年中行事廿九……（自二百三頁至二百四十一頁）
十二月下
荷前事　晦日奏瑞有無事
同日宮內省進御藥事　同日縫殿寮奉荒世和世御服事
同日神祇官奉荒世和世御贖事　同日大祓事東西文氏人進祓刀有祝詞
同日追儺事付出、土牛並夜中變異事、　午日宮賣祭事事見正月、依日不定只付月終
第卅　年中行事卅……（自二百四十二頁至二百七十二頁）
御畫事阿衡事在此中、
第五十一　交替雜事十一……（自二百七十三頁至三百五頁）
調庸未進事違期麁惡拒捍、付出、租税拒捍又在此中、
第五十三……（自三百六頁至三百六十一頁）
雜田事但職位田、官田、國營田、附出、諸國散在國郡各部、官厨家雜事之中、見地子稻例、進內例、進外例、仍爲見件事、總載、厨家雜事地子交易使可見、田租勘判在封戸租調部、
田租未納立率徵塡事　在徵塡率分事

第五十四　交替雜事十四……(自三百六十二頁至三百九十頁)

器仗戎具事

修理神社事 付出、神社帳事 付釋奠事、

修理官舍事

溝池堰堤事 詐申堤坊損事、在官舍部、附出、水車事、

第五十五　交替雜事十五……(自三百九十一頁至四百二十三頁)

馬牛事 婦女乘馬如男夫事、付出、牧監秩限在此中、但通可見、八月七日國飼馬事、在公務給復部、

講讀師事 解由與不事、在諸寺交替并解由事部、

國分二寺事 應諸國每任修造國分二寺諸定額寺事、在受領吏功課部、

第五十六　交替雜事十六……(自四百二十四頁至四百四十八頁)

定額寺事 附十寺雜事、并度緣位記式資財帳事、在雜公文部、

四度使事 雜使付出、爲勘濟四度公文二寮卒師以上兼任大宰卒師事在此中、

第五十七　交替雜事十七……(自四百四十九頁至四百八十頁)

雜公文事上 越勘々出等□□□□帳等在此中、附入之物弓數免除之物「從」(徙ヵ)少事又在此中、

第五十九　交替雜事十九……(自四百八十一頁至五百二十三頁)

雜傜事 傜事又見事力部、附婦女被差課事、

蠲除事 多男父免課役、事見此中、

事力事

遷替送丁事 依犯解任輩不在給限事、附出、

官物事 勘出附出、

禁斷犯用官物事 斷罪附出、逢赦限之事在此中、

赦書事 付出、應原免赦後在任吏赦前雜怠事、赦情并昧爽以下勾義糺彈赦降事、

賻物事 付出、殯斂事、藏人所出納小舍人喪病淅事、

第六十　交替雜事廿……(自五百二十四頁至五百六十一頁)

損不堪佃田事 申損不堪佃、在公務不堪佃田幷損田坪付帳部、附出、依異損免租調事、

例損戸牽事

損戸交易事

定戸等第事

雜事 賑給在此中、

第六十一　糺彈雜事一……(自五百六十二頁至五百八十四頁)

撿非違使雜事上 付出、大臣各彈辨少將以上督察殿上事事、彈正撿非違使相通事、在追捕部、火長情見此中、付看督長使幷馬事、在第二六

第六十七……(自五百八十五頁至六百二十頁)

男女衣服幷資用雜物等事 付出、聽男女幷從者衣服車等事、

第六十九　糺彈雜事九……(自六百二十一頁至六百四十四頁)

致敬拜禮下馬事 僧尼事、在僧尼行事部、付出、累騎幷乘主鞍馬事、左右近衛次將位色不同之時行立次第、內外命婦分別等、見此中、節會日諸仗與文見此中、

第七十　糺彈雜事十……(自六百四十五頁至六百七十七頁)

從者員數事 付出、諸祭使僕從着綾羅事、五位以上昇殿六位聽絹袴事、從者服色事、

馬鞍裝束事 着緋鞦鞍事在撿非違使部、螺鈿鞍事、在金銀部、

蠱毒厭魅及巫覡等事 付出、合藥不知本方事、大房少房情、見此中、

出弃病人及小兒事

鷹鷂事 付餌取事、摺衣事、在男女衣服部、

馬牛及雜畜事

闌遺亡失物事 付出、闌畜事、禁兵器闌遺事、在雜部、

第八十一　糺彈雜事廿一…………（自六百七十八頁至六百九十七頁）

斷罪事下 折中法　反經制宜　鄙俚之人不閑法式畫指爲記　義絕　不理狀　方寸　參封盜賊義　非常斷　故入人罪在此中

第八十二　糺彈雜事二…………（自六百九十八頁至七百三十五頁）

罪名幷贖銅八虐六議事 議貴通貴見此中　議請減贖事 有贓應備事在此中、付出、殘疾廢疾篤疾等事、過失疑罪意在贖中

用蔭事　等親事 付出、僧尼師弟准等親幷相盜事、堂兄親兄事、

第八十四　糺彈雜事廿四…………（自七百三十六頁至七百五十五頁）

自首覺擧事 首露事、見赦降部、四罪人致罪事見此部中　告言三審誣告等事 付出、告等親事、以赦前事、告言事、前人合禁事、

第八十五　至要雜事五下…………（自七百五十六頁至七百八十四頁）

學校事下 陰陽典藥療病、在典藥中

大鏡裏書云母
伴氏公卿補任
貞觀四年春補

政事要略第廿二 年中行事廿二

八月上

一日着朝座事

四日北野天神會事（御靈會付出）

上丁釋奠事（見二月）

明日明經博士等參入內裏論議事（說ニ一）

五日有申文武部請印准蔭幷毀位記事（兵部省有請印）

七日奉中斐勅旨御馬事（眞衣野、官前左）

十日三省申秋冬季祿目錄事

十一日定官中考事

八月上

〇一日着朝座事（見三月朔）

〇四日北野天神會事（御靈會付出）

（承和十二年生）

右大臣從二位菅原朝臣、參議從三位是善朝臣之子也、（[illegible]）母貞觀四年五月日、（四月十四日式〔文粹七〕）登省、十七日及第、爲

文章生御年十八大鏡裏書作
九年　月　日轉得業生
大鏡裏書作十三年正月廿九日任玄蕃助補任同
補任貞觀十四正六兼問渤海客使
補任元慶四八廿父喪
受領謂不遙任而赴任也
補任寛平三年三月廿九日藏人頭于時式部少輔
補任寛平三年四月十八日聽禁色衣服

依紀畧主字上於恐脫少字

文章生、八年五月七日、補得業生、九年二月九二廿九〔補任〕、任下野權少掾、十二年二月廿三日、對策、四月廿三日及中上第、十三年二月、任玄蕃助、三月三日〔大鏡裏書〕任少內記、十六年正月七日、叙從五位下、同月十五日、任兵部少輔、二月三一廿九日〔補任〕任民部少輔、十九年正月十五日、任式部少輔、元慶元年十月十八日、兼文章博士、三年正月七日、叙從五位上、七年正月十一日、兼加賀權守、三〔大鏡裏、補任〕四月廿一日、權行治部大輔事、十七〔大裏補任〕爲勤對渤海大使裴頲、仁和二年正月十六日、任讃岐守、受領、四年十一月廿五日、叙正五位下、〔補任〕兼寛平三年二月　日、聽昇殿、三月九日、任式部少輔、「同月廿九日、補藏人頭、」閏〔補任〕四月十一日、任〔補任〕左左中辨、式部少輔如故「同月十八日聽禁色、」四年正月七日、叙從四位下、十二月五日、兼右京大夫、五年二月十六日、任參議、年卅九、兼式部權大輔、同月廿二日兼左大辨、「式部權大輔如故、」三月十五日、兼勘解由長官、四月二日、兼春宮亮、六年八月廿一日一〔補任〕兼遣唐大使、十二月十五日、兼侍從、左大辨、式部大輔、勘解由長官、春宮亮等如故、七年正月十一日、兼近江守、十月廿六日、叙從三位、任中納言、年五十一、停式部大輔、春宮亮、十一月十三日、兼春宮權大夫、八年八月廿八日、兼民部卿、九年六月十九日、任權大納言、「式部卿如故、」兼右近衛大將、「爲氏長者、」七月三日、下〔大裏〕大納言藤原朝臣時平共、主未長之間、萬機之政、可宣行勅書、十三日、叙正三位、同月廿六四日、兼中宮大夫、民部卿如故、昌泰二年二月十四日、任右大臣、年五十五、大將如故、延喜元四年正月七日、叙從二位、同月廿五日、坐事左遷太宰權帥、五十八七〔大裏當從〕

前太上天皇藥草作取持奉止テ五箇年

吉野左降太宰員外帥見續後紀卷十二

天皇我詔旨眞高(止字多)宣大命乎、親王諸王諸臣百官人等、天下公民聞食止宣、朕即位之初、左大臣藤原朝臣等、奉前太上皇之詔天、相共輔導己天、朝政乎取持奉止、(氏宗)于今五箇年爾成奴、而右大臣藤原朝臣、寒内(與利)俄爾大臣上收給利、而不知止足之分、有專權之心、以佞諂之情欺惑前上皇之御意、然乎恐慎上皇之御情(天萬奉)行、无敢怨御情天、欲行廢立、離間父子之志淑、破兄弟之愛、詞者辭(アザナ)比順(者之)八心者逆、是皆天下所知(奈利)、不宜居大臣之位、須法律乃任爾罪奈信給(之カ)不倍。然而殊爲有所念奈奉、停大臣之官、太宰權帥爾罷給不、又右大臣爾者大納言源朝臣乎任給不、是則爲安宗廟社稷、以火(悉一)鎮奉倍、茲衆聞食止宣、昌泰四年辛酉正月廿五日、三河掾大春日晴蔭右大史、遠江權掾勝道(北野藁草)諸明、駿河權介菅原景行式部大丞、飛驒權掾菅原景茂(菅原傳記)兼右衛門尉、能登權掾源職、但馬權守源敏相、□□伯耆權目山口高利右馬頭、出雲權守源善、□□□美作守和藥(ヤマトクスシ)貞世少納言、長門權掾良岑貞成、阿波權守源兼則(利サ)前攝津守、土(佐サ)左介菅原高視大學頭、昌泰四年正月廿七日、左降除目、

太政官符太宰府

左衛門少尉正六位上善友朝臣益友左右兵衛各一人

右件人、爲傾送權帥從二位菅原朝臣、發遣如件、符宜承知之、但任中糧倅析、幷監從及(サ)不預釐務、依前員外帥正三位藤原朝臣吉野例行之、又山城攝津等國充給食馬、路次國亦宜准此、

昌泰四年正月廿七日　菅右相府〔本朝文粹〕

先是昌泰二〔三〔本朝文粹、當從〕〕季十月十一日、文章博士三善清行朝臣、奉□□□□〔閣〔文〕〕書云、在家集第七卷中、某言、文淺言深者妄也、居今語來者誕也、妄誕之責、誠所甘心、伏冀尊閣、殊降寛容、某昔「者」〔无〔文〕〕遊學之次、偷習術數天道革命之道、〔運〔文〕〕若臣䖏賊之則、緯候之家、創論於前、〔上〔文〕〕開元之經、詳說於下、推其年紀、猶如指掌、斯乃尊閣所照、愚儒何言、但離朱之明、不能視睫邊之塵、仲尼之智、不能知篋中之物、聊以管見、伏添蒙篇、伏見、明年辛酉、運當變革、二月建卯、將動干戈、遭凶衝禍、雖未知誰是引弩射、市京常中薄命、天數幽微、縱難推察、人間□〔翼〕為誠足知高、〔云〔扶桑略記所引〕亮〔扶桑略記〕〕伏惟尊閣、挺自翰林、超昇槐位、朝之寵榮、道之光華、吉備公外、无復與美、伏閣知其止足、察其榮分、擅風情於煙霞、藏山智於丘壑、後生仰視、不亦美乎、努力々々、忽〔勿〕怨鄙言、某謹言、〔无〔文〕〕古老云、不信弃之云云、〔右〔文〕三〔文粹非〕〕同四年二月九日、奉左丞相書云、近日京中大小皆云、外帥門弟子在諸司者、皆可被左轉、〔无〔文〕〕其文章生、學生、皆被放逐云云、由是人々悲失〔巽〕、跼蹐而立、伏以、此事變轉、未必殿下之本意也、但外帥累代儒家、其門人弟子半於諸司、若皆遷謫、恐失善人、加以、惡逆之主、猶處輕科、況至于門人、唯請〔准〕益受業而已、豈有知其謀乎、方今紛亂之間、擾攘之會、宜立其陰德、棄其怨門、若咎過多、則怨門亦多、若寛宥大、則陰德亦大、伏望非衛府供奉、開〔關〕式兵要之職、家司、近親、同謀凶黨之人、則皆无轉動、示以仁厚、又式部丞平篤行、此後進之英髦也、殿下屢稱其才、頗有歲月焉、故雖編外帥之門徒、常感殿下

之知己、而今乍聞此語、晝夜悲泣、若失此人、恐墜斯文、此〔文〕重望賜其氣色、私相寛无〔文〕慰、聊傳恩裕之
旨、以繫才士之心、謹啓、
延喜四年二月廿五日、薨於任所、年六十一其後號天滿天神、庶人皆歸之、廿三年四月廿日、詔曰、追而
賞之、往聖遺訓、過而宥之、先王格言、故太宰權帥從二位菅原朝臣、在朕童蒙、營其侍讀、自從
寢宮之日、至于宸位之朝、久爲近臣、非无勤苦、而身從謫官、命殞遐鎮、雖積多歲、何有相忘、
故贈本職、兼增一階、爰示舊意、以慰幽靈、宜弃去昌泰四年正月廿五日宣命、燒却之、大內記三善文以作、

從二位菅原朝臣

右可贈正二位

中務、昔侍龍樓之閫、又趁鳳闕之庭、久仕之間、歲月多積、而遙沒山川之外郊、不歸京城之舊里、
故訪幽魂、深存懷古、宜贈先華之朝章、以照昔苦之夜燧、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年　月　日

贈左大臣正一位詔

詔、褒賢之義、无偏于始終、尚德之規、已毋于存沒、貫〔葉本九〕故右大臣贈正二位菅原朝臣、才高冊府、効
著廟堂、挹九流以涉儒津、登三强以助帝道、旌〔葉〕於璣象岳之蹤、稿清塵而惟迴、牛山之淚、想往
年而猶新、朕嗣膺寶曆、祇奉珍圖、欲施錄舊之仁、以厚追遠之典、可賜正一位左大臣、庶分恩

渙於北闕之宸波、將照寵光於遐鎮之幽墓、布告遐邇、俾知朕意、主者施行、

正曆四年五月廿日

贈太政大臣

詔、寵章表德、綿篇藏而長傳、縟禮旌賢、素簡編而不朽、故贈正一位左大臣菅原朝臣、鍾〔鐘ヵ〕石銘勳、旂〔旗〔文〕〕常紀〔記〔文〕〕績、和〔合〔文〕〕鹽梅乎台鉉、韜風雲乎才岑〔義〔文〕〕、朕前〔〔文〕元〕加追榮、令照〔令昭〔外記〕〕徽〔徵ヵ〕烈於百代之後、今申駿命、逾〔愈〔外記〕〕崇靈魂於九原之中、吁〔呼〔文〕〕嗟馬鬣〔鬛ヵ〕季深、蒼煙之松雖老、龍光露暖、紫泥之草再新、贈以太政大臣、蓋增哀賢〔貴〔文〕貢〔外記〕〕之故也、宜極人臣之職、式照泉壤之蹤、布告天下、俾知其意、主者施行、

正曆四年閏十月廿日之二

件天神會、雖非官祠、定日行會之內、又預官幣、爰賜太政大臣正一位、遣大（太）宰安樂寺廣使散位菅原朝臣爲理、〔祀畧〕

寬弘元年十月廿一日、辛丑、〔三代實錄〕行幸平野社之次、同幸北野社、別當僧是算、賜法橋上人位、今爲知由緣、載年中行事、國史云、淸和天皇貞觀五年五月廿日壬子、〔午〔三實七〕〕於神泉苑修御靈會、勅遣左近衛中將從四位下藤原朝臣基經、右近衛權中將從四位下兼行內藏頭藤原朝臣常行等、監會事、王公卿士赴集共〔觀〔三實〕〕。靈座六前、設施几筵、盛陳花果、恭敬薰修、延律師慧達爲講師、演說金光明經一部、般若心經六卷、命雅樂寮伶人作樂、以帝近侍兒童及良家稚子

惟宗允亮爲河內守

菅公空海後身

最勝王經云々淨地陀羅尼品文也

為舞人、大唐高麗更出而舞、雜伎散樂、競盡其能、此日　宣旨、開苑四門、聽都邑人出入
縱觀、所謂御靈者、崇道天皇、伊豫親王、藤原夫人、及觀察使橘逸勢、文室宮田麻呂等是也、並
坐事被誅、寃魂成厲、近代以來、疫病繁發、死亡甚衆、天下以為此灾御靈之所生也、始自
京畿、爰及外國、每至夏天秋節、修御靈會、往々不斷、或禮佛說經、或歌且舞、令童[合][里貫(三)]女之子[堪]
[靚ヨソヒテ]靚粧馳射、膂力之士、袒[但偽ホナ二]裼相撲、騎射呈藝、走馬爭勝、倡優嫚戲[媟(二)]、遞相誇競、聚而觀者莫不填
咽、遐邇因循、漸成風俗、今茲春初咳逆成疫、百姓多斃、朝庭為祈、至是乃修此會、以賽宿
禱也、廿二日甲申、天皇御雅院、召見神泉苑御靈會舞童、雅樂寮奏音樂、七年六月十四日
癸亥、禁五畿七道諸人、寄事御靈會、私聚徒衆、走馬騎射、但小兒聚戲、不在制限、
余寛弘四年、出為河內守、五年九月五日、往[任(北野藁草九)]大縣郡、普光寺僧幡慶語云、為无使者、欲往高野、
未遂本意之間、夢詣彼高野之處、有一宿德僧、居倚[東(藁)]子曰、吾弘法大師是也、汝遙來此地、若思
食難歟、至于衣食、吾自可與、持天台六十卷、可來為見也、菅丞相者、我遺[遣ヵ]世之身、野道風者、我願
世之身、令屏天滿天神、遍滿世間、結緣衆生也、幡慶夢謁大師、已非少緣、大師入滅之後、其身
不亂壞、猶在高野、希代之事也、大師才智勝世、尊諡得功、丞相是才智、道風善書其藝、稱[於][稱セコト]於後身、
是尤有感者、幡慶殷勤修學、仍有此而現歟、或云、第三地菩薩云々、[今至不知何地菩薩、只(亦ナコト)ニノ法、古人所傳而已、爲和二十地聊註經]
文[于左]、具最勝王經云、善男子初地菩薩、是相先現、三千大千世界、无量无邊、種々寶藏、无不盈滿、菩

善男子云何接悉見

薩悉見、善男子二地菩薩、是相先現、三千大千世界、地平如掌、无量无邊、種々妙色、清淨珍寶、莊嚴之具、菩薩悉見、善男子三地菩薩、是相先現、自身勇健、甲仗莊嚴、一切怨賊、皆能摧伏、菩薩悉見、善男子四地菩薩、是相先現、四方風輪、種々妙花、悉皆散灑、充布地上、菩薩悉見、善男子五地菩薩、是相先現、有妙寶女、衆寶瓔珞、周遍嚴身、首冠名華、(花サ)以爲其飾、菩薩悉見、善男子六地菩(嗢〔經〕)薩、是相先現、七寶華池、(花タサコ)有四階道、金砂遍布、清淨無穢、八功德水、皆悉盈滿、嗢鉢羅花、拘勿(物〔經〕)頭華、(芬〔經〕)分陁利華、隨處莊嚴、於苑池所遊戲、快樂清涼无比、菩薩悉見、善男子七地菩薩、是相先現、於菩薩前、有諸衆生、應墮地獄、以菩薩(力〔經〕)方便、(相タコ)得不墮、无有損傷、亦无恐怖、菩薩悉見、善男子八地菩薩、是相先現、於身兩邊、有師子王、以爲衛護、一切衆獸、悉皆怖畏、菩薩悉見、善男子九地菩薩、是相先現、轉輪聖王、(色〔經〕)无量億衆、圍繞供養、頂上白蓋、无量衆寶之所莊嚴、菩薩悉見、善男子十地菩薩、是相先現、如來之身、金光晃耀、无量淨光、悉皆圓滿、有无量億梵王、圍繞恭敬、供養轉於无上微妙法輪、菩薩悉見、(十字餘虫損)善男子云、何初地名爲歡喜、謂初證得出世之心、昔所未(无サコ)得、而今始得於大事、用如其所願、悉皆成就、生極喜樂、是故最初、名爲歡喜、諸微細垢、犯戒過失、皆得清淨、是故二地、名爲无垢、无量智慧三昧、光明不可傾動、无能摧伏、聞持陁羅尼以爲根本、是故三地名爲明地、以智惠火燒諸煩惱、增長光明修行覺品、是故四地名爲燄地、修行方便勝智自在、極難得、故見修煩惱、難伏能伏、是故五地名爲難勝、行法相續、了々顯現、无相思

皆惟、悉現前、是故六地、名爲現前、无漏口口无間无相、思惟解脱、三昧遠修行、故是地淸淨、无有障礙、是故七地、名爲遠行、无相思惟、修得自在、諸煩惱行不能令動、是故八地、名爲不動、說一切法、種々差別、皆得自在、无患无累、增長智惠、自在无礙、是故九地、名爲善慧、法身如虛空、智惠如大雲、皆能遍滿覆一切、是故第十地、名爲法雲、善男子執着有相、我法无明、怖畏生死、惡趣无明、此二无明、障於初地、微細學處誤犯无明、發起種々業行无明、此二无明、障於二地、未得令得愛着无明、能障殊勝總持無明、此二无明、障於三地、味着等至喜悅無明、微妙淨法愛樂無明、此二無明、障於四地、欲背生死无明、希趣涅槃無明、此二无明、障於五地、觀行流轉无明、麁相現前无明、此二无明、障於六地、微細諸相現行无明、作意欣樂无相无明、此二无明、障於七地、於无明觀功用无明、執相自在无明、此二无明、障於八地、於所說義及名句文此二无量未得善巧无明、於詞辨才不隨意无明、此二无明、障於九地、於大神通未得自在、變現无明、微細秘密未能悟解事業无明、此二无明、障於十地、一切境微細所知障礙无明、極細惱煩麁重无明、此二无明、障於佛地、

○上丁釋奠事見二月、

○明日明經博士等、參入內裏、論議事

本記 略〔年中行事秘抄〕 戊申〔紀略〕

國史云、弘仁六年二月戊申延大學博士及學生等於殿上、立義、賜祿有差、淳和天長二年八月戊申召

苅田種繼安雄之父也

江家次第徹東南障子注云近代無件障子

〔紀略〕

大學博士學生等、於紫宸殿令論義、賜物有差、博士從五位下伊豫部連眞貞、論詞可嘉、有勅

即補次侍從、天長八年八月戊辰〔紀略〕召大學博士及得業生等、令問釋奠所講毛詩義、相論訖、賜祿有

差例也、同月。乙亥〔類史〕皇帝幸神泉苑、召阿波守正五位下善道宿禰眞貞、主稅頭從五位下安野宿禰眞

繼、直講苅田種繼等、令論義、進眞貞爲座主、論三傳義、進貞繼爲座首、論三禮義、類史〔三十一〕

貞觀二年八月。十日丁亥〔三代實錄〕釋奠、外從五位下行助敎布瑠宿禰淸野、講尙書、文章生等、賦詩如常、明日。〔三代〕十一日戊午明經

博士等〔三實〕參詣東宮、不召御前、賜祿而罷、　仁和二年五月、前周防守從五位上紀朝臣安雄傳云、仁

明天皇无〔三實〕深崇經術、屢引儒士於御前論難、三實〔无〕于時御船宿禰氏主、爲大學博士、種繼爲助敎、天皇

喚兩人令論經義、氏主執禮、種繼擧傳、難擊往復、進〔三實〕遂無折角、當此之時、膂力之士、左近衛阿刀

根繼、右近衛伴氏長、並相撲最手、天下无雙、帝號氏主爲氏長、種繼爲根繼、以戲之、大學式云、

釋奠秋祭、座主博士、引問者等、候於內裏、隨召昇殿、一々論義、

裝束記文

八月釋奠、祭紫宸殿、內論議裝束、

當日早朝、上殿御格子、撤障子之頭、如常、御帳次東間南北行、東ニ并母屋西六間懸御簾、其內副東

御簾南北行、立亘御屛風、西面无〔江〕御帳東西行、南面南北行、東向立廻御屛風、其內敷廣筵、粧錺大床子御座、

如常儀、南御簾外、南廂中央、立赤漆床子一脚、答者座有茵、其左置如意搔物、案從藏人所請之、〔置之〕〔江〕　其南簀子敷上、立白木

床子一脚、（問者座有箇）其後簀子敷東進、（當中納言座後）立亘白木床子八脚、（文章人座充之）東廂南第一間前白木床
子二脚、（有箇、出居侍從座）
藏人式云、八月上丁、明日大學寮獻釋奠之胙、二同二月、是日內論義、御南殿、（或依仰懸御簾）先是豫召
校書殿如意、付掃部寮、令置座主前床子、事畢還御、其後於敷政門東邊、博士以下、賜祿各有
差、（藏人立宜陽門內、行事出納、相副祿物、在敷政門外、令近衛陣官人賜件祿、五位袴一條、六位襖子一領、召內侍所得業生以下、各綿十屯、召內藏寮、若不召御前、賜祿如此）拜舞退出、
清涼記、上丁釋奠之（事〔北山抄〕）明日明經論義（議〔北〕）事
天皇御南殿、著帳中御座、（若有餘熱、依仰懸御簾母屋、其內御帳東向邁南、立大床子爲御座）內侍臨東檻召人、親王公卿、以次參上
著座、次近衛次將、率出居侍從、入自日花門、著座、次上卿召內豎、內豎稱唯、進立櫻樹東
北、大臣宣、令召博士等、內豎稱唯退出、博士已下、學生已上、相率入自日花門、列立櫻樹東北、
北面西上重行、上卿目之、博士已下、昇自東階、著南簀子敷座、上卿召博士名、博士下座稱唯、
立問者床子東頭、申官姓名、再拜進就如意、著（作者著座、次召問者、直講已上、上卿召之、得業生已下、博士召之、）稱唯進稱
名、拜說著問者座、同上、次博士稱講經名、問者起疑論義（議〔北〕）如常、畢一々進、著座問答、（若次者、爲座主時、先就問者座、自義畢、各退歸本座、又進訖答者座、更召他博士名、待問折等、）事畢博士等相率退出、次公卿出居退下、即還御、後於敷政門外、給祿
有差、（不出御時、尚有此祿、）
雨儀

應召內豎立東廊西頭而西面、博士待召參入、立宣陽殿西廂、次參上、自餘如常、

吏部記、天慶七年八月八日、釋奠內論義、初左大辨在衡朝臣云、博士參時、雖助敎已下爲座主、先博士爲答者、以座主爲問者、其後座主、移就答者座、天曆二年八月八日、右大臣消息云、釋奠當去一日而依觸穢、十一日可行、前例釋奠考定、相當同日之時、一上向大學、次卿參官、而彼日左大臣可有障、云々、然則可向彼寮、如是時前例、无止大臣被參、云々、若无障者、不失舊跡如何、

○五日有申文式部請印准蔭并毀位記事（兵部省有請印、）

今日請印、式文不明、但位記之事、略見四月五日請印樣位記部、至申文聽申文歟、西宮記云、丞錄立版上召之、次丞法申、次錄法申、上卿云給、

○七日牽甲斐勅旨御馬事（眞衣野　日牧也　柏前　左主當）

牧監別當見馬牛部

廐牧令云、牧、每牧置長一人、帳一人、（謂、雖馬牛不盈群、而猶置長帳也、）每群牧子二人、（謂、若不盈群者、卽准量而置也、）其牧馬牛、皆以百爲群、（謂、凡駒犢至二歲校印、卽校印之年、亦爲別群、其未別間、猶從本群、）

又云、牧地垣（恒〔令〕）以正月以後、（謂、二月以前、故律云非時、）從一面以次漸燒、至草生使遍、（謂、三月一日以後也、）其鄉土異宜、（謂、假令、北地遲暖、南土早陽之類也、）及不須燒處、（謂、山林及竹町之類也、）（无〔令〕）不用此令、

又云、牧牝馬四歳遊牝、謂、遊牝者交接也、五歳責課。各ゝ 二〔令〕牝牛三歳遊牝、四歳責課、各一百毎年課駒犢各六十、謂、依上條以一百爲群、即牝牡併數也、此條稱一百者、唯數母（无ゲサヨ）畜、凡頭母畜數立責課法、故舉成數以明大例耳、是以一百之中、假令、牝畜十課駒犢六之類、其牧牝馬五十、宛（充ナ）牧子一人、課廿駒、即乘（剩サヨ）一者、依下條賞稻十束、若有六十者、充牧子二人、即賞二者、賞稻廿束也、无〔令〕其馬三歳遊牝而生駒者、仍別簿申、

釋云、牝音扶履反、一反、月令季春之月、乃合（合〔集〕）累牛騰馬遊牝于牧、注云、累騰皆乘匹之名也、是月所合牝之馬、欲遊則就牧之牝合之、

廐牧令云、牧牝馬四歳遊牝、五歳責課一百、毎年課駒六十、義解云、此條稱一百者、准（唯〔令〕）數母畜立責課法、書〔唐〕名例律云、以贓入罪、正贓見在者、還官主、注云。轉易得他物〔唐律〕生産蕃（蕃〔唐〕）息、皆爲見在、疏云、生産蕃息者、謂、轉牽子〔唐〕馬生駒之類、今私牧牝馬、到官牧遊牝、即牝馬。驛〔政七十〕來本牧産子、件駒若依乳母可爲私馬歟、將依父可爲官馬歟者、責課之法、亦計只〔卷七十〕母不求父、徴贓之條、亦依牝不課牡、乃知、生益之駒、須隨生産之母、以彼淫奔之難禁、雖有雲騖之相通、存爲私馬之理、可无官畜之疑、

右一駒之爭、三章存理、公私之論、是非可知、仍勘申、

長保四年八月廿二日　　左衛門權佐令宗朝臣元（允）亮、久〔卷七十〕

依右將軍口敕、勘之、在信濃國牧事、云云、

廐牧令云、牧馬牛死耗、謂、死耗猶云死、害、死而數少、即依與死者、若非理耗、謂亡失、死亡失者、准律免罪、尚據令徴償也、者、毎年率百頭、論除十、謂、此欲科死失之罪、故先立率、注云、即牛云、牧馬牛准所除外、死失者二牧子者廿三□三一□□之類〔令〕是也、其疫死者、與牧側私畜相准、死數同者、聽以疫除、謂、假令、官

遊牝之後而致損落者坐後人唐律作注謂雖云々唐律作疏

澄清卷五十七

私畜共是百疋、而各五十疋死者、以其死數同、聽以瘦除之類、若官畜百疋、此五十疋死、而私畜廿疋、此亦十疋死者、雖死數不同、而以其共牛、亦入除限、其老馬牛死、及責課者、並依別式、畜産[唐]

廐庫律云、三[唐]牧馬牛准所除外、死失及課不充者、一[二]牧長及[唐]牧子笞廿、三[三一[唐]]加一等、過杖一百、廿[十[唐]]加一等、罪止徒二年、依廐牧令、牧馬牛死耗者、每年率百頭、論除十、又牝馬牛各一百、每年課駒犢各六十、准此員數、及除死失者、牝子即合此坐、新任[令集解]三一八不滿一年而有死失者、惣計一年之內、月別應除多少、准折爲罪、若課不充、遊牝之時、當其檢校者、准數爲罪、不當者不坐、遊牝之後而致損落者、坐後人、謂、雖不當遊牝之時、檢校繫飼死者、後損落、乃(仍[唐])得其罪、繫飼死者各加一等、失者又加二等、以其繫飼理不牧、合死失故加罪、牧長帳尉及監[唐]及國郡官司、各隨所管、牧郡多少、通計爲罪、依廐牧令、牧、每牧置長一人、帳一人、通計之義、已從戶婚解說、國郡若止管一牧者、減長帳罪一等、國郡仍以長官爲首、佐職爲從、

廐牧令云、牧馬牛、每乘駒二疋、犢三頭、各賞牧子稻廿束、謂、依律、牧馬牛准所除外去(死失[令])及課不充者、二牧子笞廿、三加一等、此律既不稱、皆即知合爲首從也、凡賞罰之道、理當均一、准律、科罪既有首從、據令分賞、何无輕重、即以廿束爲十九分、十分給首、九分給從、若首從難知者、二人各受十束、其長帳分法、亦准此例也、

其牧長帳、各通計所管群賞之、謂、假令、管二群之乘四疋、反管三群之乘六疋、各賞稻廿束之類、即管一群之乘二疋、若管二群之乘一疋、管一群乘三疋、亦依賞例、其有死闕者、全賞見在人也、

又云、在牧駒犢至二歲者、每年九月、國司共牧長對、以官字印、印左髀上、謂、股外爲髀、犢印在右髀「无[令]

上、並印訖、具錄毛色齒歲、爲簿兩通、一通留國爲案、一通附朝集使申太政官、

左大辨橘朝臣澄清傳宣、右大臣宣、奉勅、諸牧可造格圍牧之狀、章條已明也、而今如聞、牧監別當等、不慎此旨、无心營搆、勞一因茲御馬放散田畝之間、損害人民之業、是則牧吏不遵格制之所致也、宜仰撿諸牧使、每牧令巡撿、若致破損、特加勘責、兼亦定其期限、令勤搆造、又牧監

延喜式以有馬牧以下屬上野國云、上野國利刈牧、有馬牧、沼尾牧、久野牧、市代牧、大鹽牧、拜志牧、鹽山牧、新屋牧

只思案

等、品思足年貢、不計馬長少、牽進之後、公用是少、捕以、甲斐信濃上野等國諸牧御馬、以不堪其貢上、可充驛傳馬之狀、式條已存、仍須使并國司牧監等可堪年貢之數、不能貢進之色、具以注別、早令言上者、

主税式云、諸國牧馬、不堪貢進者、申官賣却、混雜皮直、每年出擧、用其息利、以充貢馬經國之間、及牧監秣新、但信濃國者、使用牧田地子、其皮直送左右馬寮、

又云、諸國牧馬、入京路次飼秣者、甲斐武藏等國、疋別日四把、信濃上野等國一束、並日行一驛、還父馬亦准此、其長牽馬者、不在此限、

又云、課欠駒直者、疋別徵七十束、待左右馬寮移勘出、

又云、諸國牧馬皮直、五尺已上稻五束、四尺已上三束、三尺已上一束、

馬寮式云、御牧甲斐國、〔柏前牧、眞衣野牧、穗坂牧、〕武藏國、〔石川牧、小川牧、由比牧、立野牧、〕信濃國、〔山鹿牧、鹽原牧、岡屋牧、平井手牧、笠原牧、高位牧、宮處牧、埴〔殖ヵ〕原牧、大野〕〔運ィ牧、大室牧、猪鹿牧、萩倉牧、新治牧、長倉牧、鹽野牧、望月牧、日牧、有馬島牧、治沼〔式〕尾牧、拜志牧、久野牧、市代牧、〕上野國、〔利刈牧、大室牧、新屋牧、鹽山牧〔式〕〕

右諸牧駒者、每年九月十日國司與牧監若別當人、〔私案、甲斐穗坂、眞衣野、柏前等牧、左主當、武藏秩等、甲斐父、立野、小川、石川、小野、由比等牧、右主當、信濃〕〔信濃、甲斐〔式〕、上野、三國任牧監、武藏國別任可實〕臨牧檢印、共署其毛、簡繋齒四歳已上、可堪用者調良、明年八月、附牧監等貢上、若不中貢者、使充驛傳馬、〔信濃國不在此限〕若有賣却者、合正稅、其貢上馬、路次之國、各充秣芻并牽夫、進送前所、其國解者、主當寮付外記進大臣、經奏聞、分給兩寮、一閱定其品、元〔式〕

新儀式サ

又云、牝馬歳廿已上、不在責課之限、私案、廐牧令死耗條、古記云、○(本令(集解))其馬廿歳以上、不在課駒限、牛以下不言文、

又云、年貢御馬者、甲斐國六十疋、眞衣野、柏前、兩牧卅疋、穗坂牧卅(卅ﾀﾞ)疋、武藏國五五疋、諸牧卅疋、立野牧廿疋、信濃國八十疋、諸牧六十疋、望月牧廿疋、上野國五十疋、

又云、課欠駒價稻、毎駒徵七十束、

雜式云、諸國貢御馬者、路次國馬別充牽夫一人、但長牽不在此例、其使牧監、別當幷人別充夫三人、馬三疋、馬醫書生等、毎二人充夫一人、人別馬一疋、

已上文等、諸牧通用之事也、仍附牽一駒牽日也、但可牽之日未詳、可撿、(以下駒牽倣此、但通可見馬牛部、)

裝束記文

八月七日、紫宸殿御覽甲斐國勅旨御馬裝束、十三、十七、廿、廿三、廿八等、國々御馬亦同之、當日早朝上御格子、但不撤南障子、南廂西第四間中央鋪廣筵、立大床子御座、其北母屋柱南立大宋御屏風二帖、簀子敷西第三間西柱下鋪筵一枚、大臣座、御帳乾角裝餝御裝物所如常、

清涼記、七日牽甲斐國勅旨牧御馬事、新儀式、上卿先以解文付藏人令奏之、又召撿牧令進注、給左取手次將、若無昇殿者、藏人傳給、其後天皇御仁壽殿東廂、或御南殿、駒牽又如此、上卿隨召候御前、次牽御馬、撿牧牽列一、寮馬也、繞庭三匝、上卿仰令騎、覽畢、上卿仰令下、即列立御馬、南上西面、主當寮頭、若助先進出、直立御馬列退入、次依仰召春宮坊亮分遣一疋、或有勅以其毛馬令牽分之、若親王牽二院時亦如此、次上卿召左右近衛次

將、馬寮助已上各一人、先召左人、不擇譜次、各稱唯、進立東階南北、左在南、右在北、上卿宣云、御馬取轡、各稱唯、分取之、若有別供、先取年貢、更召仰左右少將取之、事了、還御、左右馬寮獻取奏、其後又錄走品奏之

兩儀

立御馬綾綺殿西壇上、若不出御、上卿奉仰、就建禮門、令左右分取之、他皆如此、

〇十日三省申秋冬季祿目錄事見二月春夏季祿所、

〇十一日定官中考事

職員令

太政官謂、太政官內惣有三局、少納言、左辨官、右辨官是也、其大納言以上、即衆通攝也、

太政大臣一人

右師範一人、儀刑四海、謂、師者教人以道者之稱也、範者法也、儀者善也、刑者法也、四海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也、經邦論道、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謂、燮者和也、理者治也、言、太政大臣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則是有德之選、非分掌之職、爲無其分職、故不稱掌、設官待德、故無其人則闕也、

左大臣一人、掌統理衆務、謂、總領時大事也、假令公式令論奏式所言之事、又[ ]元不由辨官直申大臣、考選任官之類也、舉持綱目、謂、陳其大綱、綱目必舉也、其諸司諸國之事、由辨官者辨官受取申於大臣、々々位高任重、不可細碎、故唯舉其大綱、持其惣目也、總判庶事、謂、官內尋常小事也、故唐令云、惣判省事也、彈正糺不當者、兼得彈之、

右大臣一人、掌同左大臣、

大納言四人、謂、納言、王者喉舌之官也、言、納下言於上、宣上言於下也、掌參議庶事、謂、與右大臣以上共參議天下之庶事、若右大臣以上無者、即大納言得專行、其兼彈者、雖是左右大臣、

尙不得爲職掌、故職掌之末、別起而注、即大納言雖大臣、以上並無、不得復兼彈之、敷奏謂、敷陳也、奏進也、　宣旨侍從獻替、謂、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替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也、

少納言三人、掌奏宣小事、謂、公式令、所謂請進鈴印及賜衣服、如此小事之類是也、請進鈴印傳符、進付飛驛函鈴、兼監官印、謂、唯監視踏（蹋サコ）印、其印者依律長官執掌也、　其少納言在侍從員內、

大外記二人、掌勘詔奏、謂、勘正詔書、及勘造奏文也、　及讀申公文、謂、上日行事之類、讀申於少納言也、勘署文案、撿出稽失、

少外記二人、掌同大外記、

史生十人、掌繕寫公文、行署文案、謂、行官人所取文案署也、　餘史生准此、

左大辨一人、掌管中務、式部、治部、民部、謂、其餘不被管諸司、亦各隨事分隸左右也、問、辨官管八省、幷其省者、於寮司常爲監臨、故律云、所統屬官、謂、省管寮、國管郡之類、○（也〔令〕）　不用常監臨、故律云、太政官雖管國郡文案、若無關涉不得常爲監臨、內外百司准此、八省管寮司、未知有別（列ニ）以否、答、辨官管省者、因事管隸、　受付庶事、謂、依令受事了、是一日受、二日付也、　糺判官內、署文案、勾稽失、謂、勾官內稽失也、其被管稽失亦同也、知諸司宿直、謂、被官諸司宿直也、　其當司宿直者、自閉門後下、宿衞官不在此例、即明宿衞、官者不入諸司宿直之例也、依神祇大祐例也、依令京官開門前上、

右大辨一人、掌管兵部、刑部、大藏、宮內、餘同左大辨、　諸國朝集、若右辨官不在、則併行之、

左中辨一人、掌同左大辨、

右中辨一人、掌同右大辨、

左少辨一人、掌同左中辨、

右少辨一人、掌同二右中辨一、
左大史二人、
右大史二人
左少史二人
右少史二人
左史生十人
右史生十人
左官掌二人、掌下通二傳訴人一、撿二校使部守一當官府一廳事鋪設上、
右官掌二人、掌同二左官掌一、
左使部八十人
右使部八十人
左直丁四人
右直丁四人
巡察使、掌レ巡二察諸國一、不二常置一、應レ須二巡察一、權（推ロ）於二内外官一、取二清正灼然者一宛、謂、郡司軍毅等不レ在二此限一也。(令サ)巡
察事條、及使人數臨時量定、

獄令云、右大臣以上。及八省卿諸司長〔令〕並爲長官、大納言。及少輔以上諸司貳〔令〕皆爲次官、少納言左右辨。及諸司糺判〔令〕皆爲判官、諸司勘署皆爲主典、

案、職員令、太政官條、外記掌勘署文案著、已爲勘署之職、便是主典之官也、

考課令、謂、考者考按功過也、課者課試才藝也、律云、考按課試、不以實、是也、凡內外文武官、初位以上、謂、此即考按主典以上之法、凡任主典以上者、必須有位、故云初位以上、每年當司長官謂、本司長官、不由所管之省也、考其屬官、謂次官以下也、應考者、皆具錄一年功過行能、謂、具錄者、年中功過行能考按之時、惣集抄錄也、功過行能者、職事修理爲功、公務廢闕爲過、善惡爲行、才藝爲能、其緣才進考、令條無文、猶亦兼錄者、爲下銓衡人物、必據考簿、故即選叙令、應選者皆審狀迹、銓擬之日、先盡德行、又考滿應叙之人有高行異才、是也、並集對讀、謂、讀訖、即便(使タコ)定其考第也、議其優劣、定九等第、謂、於一人亦可有優劣也、八月卅日以前按定、京官畿內十月一日、考文申送太政官、外國十一月一日、附朝集使申送、考後功過並入來年、若本司考訖以後、謂八月一日以後、即與考後同、但考後功過、令(合〔令〕)解及昇降者、即附當年考、若不至解及昇降者、仍入來年、以此爲別、故庶(雜廿)注互明也、省未按以前、謂十二月卅日以前也、何者選叙令、應叙者式部起十月一日、盡十二月卅日、即考選程限、理合一同、故也、犯罪斷訖准狀合解及貶降者、仍即附、按有功應進者、亦准此、無長官次官考、謂、判官主典不在考限、唯錄上日行事申送於官、凡注考官人、不定自身考第、具錄善最功過申送管司、若无管司申送於官、即式部兵部按定、○(也〔令〕)太政官不在考問、唱之例見下式考問唱文、集解云、考其屬官、跡云、考其屬官、謂當司內也、穴問、於太政官、右大臣以上考訖間、答、亦送式部、凡於選文考文、式兵部是所司耳、問、太政官考文送式部、未知、何人至式部被考問邪、答、不見文、但頃年行事辨之大夫(史〔集〕)等被考問、於今(合ナシ)更改、史等被考問也、今行事官考文、造待下式部、若有事不盡者、式部造解文請問其由、即此令意耳、案、公式令、符式解式等可知歸依之、

式部式云、長官次官、並無者、判官主典、亦考、但在身功過、具錄申官、其國目以上、若不在者、史生

謂德者云々令在有聞下者爲一善上以下並傚之

亦錄上日行事申官、不得經年、

考課令云、定官人景迹功過應附考者、謂、官人者主典以上、其分番者不在此也、景迹者景狀、案〔令〕之條也、猶言景迹也、皆須實錄、謂、一年之內、每日記錄、即至考捺之時、集此記、注以爲考狀、是上條所謂具錄一年功過行能者也、此條不言行能者、官人之才能不可每日計錄故也、其前任有犯私罪、斷在今任者、亦同見任法、謂、依下條官人犯罪、々一死〔令〕附殿者、皆據案成乃附、私罪計贓一斤爲一負、公罪二斤爲一負、各十負爲一殿、負自上中以下、率一殿降一等、故前任犯私罪、斷在後任者、仍同見任可附負殿、若前任犯公罪、斷在今任者、依律、卑官犯罪、遷官事發、在官犯罪、去官事發、犯公罪流以下、勿論、此間既得勿論者、不可附負殿也、即改任、應計前任日爲考者、謂、考中改任者、若考代改任者、皆在前任爲考也、功過並附、注考官人、謂、長官也、唯得述其實事、不得妄加臧否、若注狀乖舛、(姸ヵ)褒貶不當、謂景迹功狀高、而考第下、或考第優、而景迹劣之類、及隱其功過、謂主典也、言、若長官昇降不當者、降長官考、若主典隱實錄不明者、降主典考、故云、各准所失輕重降所由官人考、假如降一等者、即降所由一等、降二等者、亦降所由二等之類、若於數人考者、雖依一重者降、即昇者亦准此法、其所由官者、以考者所降之考、降者餘官者降者也、若依律考校不以實者、一人笞五十、二人加一等、失者減三等、未知旣於降考校失有罪、答、據律科罪、雖故失各異、並合降考、即故失無別、是律令各科、不可混雜、又問、降考之後、亦依律科罪以不、答、降考之外、更各科罪也、以致昇降者、各准所失輕重降所由官人考、即朝集使褒貶進退失實者、亦如之、謂、長官所考合理、而朝集使不能辨答、仍降朝集使考、若長官所考乖理、而朝集使亦不能辨答、唯降官考、亦降所由官人考也、(諸本皆下文連續)

德義有聞者爲一善、謂、德者得也、性得高行、義者宜也、裁制合宜、二者相須乃得稱善、以下三善亦合相須、假如、黃霸守尹翁歸集鳳、劉昆作宰猛虎渡河之類、是德也、鮑永引車哭於蒼頭、廉范下馬周於窮使之類、是義也、清愼顯著者爲一善、謂、清者潔也、愼者謹也、假如、楊震却夜餽金、胡質歸路卻絹之類、是清也、孔光不語溫樹、霍光出入閣無謬之類、是愼也、公平可稱者爲一善、謂、背私爲公、用心平直、假如、趙武舉其讎、祁奚薦其子之類、公平也、(諸本下文接續)

恪勤匪懈者爲一善、謂、恪敬也、盡力曰勤、假如、葛豹奏事通宵伏閣、巫馬期戴星勤政之類、恪勤也、黃霸守尹瑞鳳集國、劉昆作宰猛虎渡

胡威見晋書良吏傳云、胡威字伯武、一字貌、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云々、仕魏至征南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師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云々、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奉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部督先威未發、請假歸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

河之類、是德也、漢書(傳第五十九循吏)曰、黃霸字次公、淮陽(々〔漢〕ナ一)人也、少學律令、喜爲吏、察廉爲河東大守、黃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會宣帝即位、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廷中稱平、上擢霸爲楊州刺史、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有詔歸潁川太守、官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五鳳三年代邴(丙〔漢〕)吉爲丞相、後漢書(傳第六十九)曰、劉昆字桓公、陳留(留二)東昏人、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ナ)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漢〕)、昆輒向〔大川〕(火叩〔漢〕)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

鮑永引車哭於舊君、廉范下馬周於窮使之類、是義也、後漢書(傳第十九)曰、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永少有志操、初爲郡功曹、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更始封爲中陽侯、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即位、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又曰(傳第廿一)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也(元〔漢〕)、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廉代(氏〔漢〕)豪宗、自苦(陜徙〔漢〕)、陞徙(〔漢〕)焉、代(世〔漢〕)爲邊郡守、范氏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以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時代(伏〔漢〕)服其好義、

楊震闇夜辭金、胡威歸路問絹之類、是清也、後漢書(傳第卅四)曰、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震少好學、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隲〔漢〕)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瑚玉集(第三)曰、胡威字伯虎(武〔晋書〕)晋時楚國壽春人也、父爲荊州刺史、威往省之途(徒カサ)步而至、及還父與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亮(高〔晋〕)不審於何得此、父曰、吾祿與餘、汝爲路粮可、荊州有帳下督(皆ナ)恐威貧少不得至郡、素不相識、乃請假把隨、輒助威食、行數百里、威怪誘而問之、乃知其意、便取(所ゟ)問絹、還即酬之也、出良吏傳、

孔光典機不語溫樹、樊宏詣闕無謬鐘漏之類、是慎也、漢書(傳第五十一)曰、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父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宣帝時爲太中大夫、漢以選授皇太子經、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詔曰、烈君有四子、光最少子也、經學光明、年未卅(二十〔漢舉〕)爲議郎、轉爲僕射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溫室殿)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後漢書(傳第廿二)曰、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宏少有志行、光武(世祖〔漢〕)即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侯、宏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常〔漢〕)勅騶騎臨朝(期ナ)乃告、勿令豫到、

趙武舉以私讎、祁奚薦以己子之類、公平也、

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賂與都督謝而辭之

呂氏春秋察賢云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々々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

呂氏春秋曰、晉平公問「祁黃辛」（於祁黃羊曰〔呂氏〕）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呂〕）對曰、解狐可、（黃羊晉大夫祁奚之字）○（平〔呂〕）公曰、非子之讎邪、遂用之、○（平〔呂〕）公又問、○（祁黃羊〔呂〕）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爲之〔呂〕）對曰、午可、公曰、午非子之子邪、遂又用之、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呂〕）可謂「至」（无〔呂〕）公矣、

馮豹奏事通宵伏閤、巫馬從政戴星居官之類、恪勤也、後漢書（傳第十八下）曰、馮衍子豹字仲文、長好儒學、鄕里爲之語曰、道德誠々（彬々〔漢〕）馮仲文、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閤々）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也（无〔漢〕）、由是數加賞賜、呂氏春秋曰、巫馬期爲單父（文サ）令、戴星而（出ナサ）入、以身親之、而單父（文サ）化、宓子賤爲單父令、彈鳴琴不下堂、單父（文サ）亦化、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曰、我之任人、子之任力、任力固勞、任人固逸、

獻替奏宜、議務合理、爲大納言之最、

承旨無違、吐納明敏、爲少納言之最、

受付庶務、處分不滯、爲辨官之最、謂少辨以上、一最以上有四善爲上々、一最以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爲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爲上下、一最以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爲中上、一最以上、或無最而有一善爲中々、職事粗理、善最弗聞爲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爲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爲下中、居官諂詐、及貪濁有狀爲下々、謂、○（八字不相須、故隔句以反〔令〕）其六贓、一尺以上入已者、皆是貪濁、即盜不得財、爲下々也、若於善最之外、別有可嘉尚、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謂爲人寡尤、而邂逅犯罪者也、或雖不成殿、而情狀可責者、（貴〔令〕）謂、令其所犯、雖是輕罪、而情甚不善、數有愆失者也、省校日、皆聽臨時量定、（令无）

又云、分番者每年本司量其行能功過、立三等考第、小心謹卓、謂、高而不群、喆之卓也、執當幹了者上、番上無違、供承得濟者爲中、逋違不上、執當虧失者爲下、對定訖具記送省、謂、送於式其二省也、「隧法者」（三字〔令〕无）切韻、殿音田見反、

謂得中上云々義解在於常者下集解同政事要畧ナ

四下屋、又都見反呻也、後也、負犯、

又云、官人犯罪附殿者、皆據案成乃附、謂、殿者殿其還敗也、案成者斷罪、案成不待贖銅納訖也、私罪計贖銅一斤爲〔令〕一負、謂負、者負也、其罪名也、依下條官人犯罪、勅斷有輕重者、皆依勅斷附殿、卽彼條不限眞決徵贖皆悉(盡ナ)附殿、然則收贖是輕尙亦附殿、「眞決徵贖皆悉附殿、然則收贖是輕尙亦附殿、」(衍カ)眞決惟重、理自須知、其分番計殿、亦皆准此也、公罪二斤爲一負、各十負爲一殿、當上々考者、雖有殿不降、謂若當上々考之人、兼有私罪殿、公罪殿者、唯得以私罪降上上、其公罪殿不在降限也、謂非私罪、自上中以下率一殿降一等、卽公座殿失應降、謂、公坐成殿、元非挾私、故曰殿失、若公坐故者不可減殿、何者依律盜決堤防者杖八十、注云、有人盜決堤防、取水供用、無問公私、各得此坐、水若爲官、卽是公坐、然則公坐殿故不可減明也、若當年勞劇、有異於常者、聽減一殿、謂、得中上以上考者、何者、中上以上考非常人之所得、故是以唐令加一季祿、卽常得中々之人、待得中上、常得中上之人待得上下之類、故云有異於常也、其犯過失致傷人、及疑罪徵贖者、並不入殿限、

又云、官人有犯私罪下中、公罪下々、並解見任、謂、依上條計公私殿降、至此第(條〔令〕)者、卽解見任、其以景迹論降至此考者亦同、若通計公罪(无〔令〕)私罪殿降至下中者、卽爲公罪殿不可解官也、卽依法令除免官當者、不在考校之限、謂、若无位官人、有蔭贖徒以上者、須解官、不可輕於八位以上也、亦並奪當年祿、謂、當年者自春至冬、卽當事發年祿不可追前年祿、假如、正月事發者不徵去年祿、卽停將來祿、若秋祿既給後事發者、春秋之祿並皆徵還之類也、本犯不至除解、而特除解者時〔令〕不徵、其考解者朞年聽敍、謂、考解之人、不可進位、而言聽敍者、猶云聽仕。(也〔令〕)

又云、內外初位以上長上官計、考前釐事不滿二百卌日、分番不滿一百卌日、若帳內資人不滿二百日、並不考、分番者、若日有斷絕、欲於考前倍上者、陪集ナ皆聽通計、謂有故闕番者、若農時請假、閑月倍(陪〔集〕)上者、是其意故、理不可讎也、卽先從公使、後任官者、政ナ謂散位先從公使、後任官者亦同也、起補任日、及任訖來上、使差宛使〔令〕充ナ使者起差使日、並同在司釐事法、若舊人被使後得替者、謂、官人充使、受得替解任者也、替後使日亦聽通計、其有功過灼然、謂當中上以上考者爲功當

下中以下考者爲過、是准功過灼然者、其分番令准量也、理合黜陟者、雖不滿日、別記送省、其分番與長上通計爲考者、謂是爲分番入長上立法、若長上出分番者不用此法、謂以長上一日爲分番一日、其外長上與内外无〔令〕分番、必不在通計之例也、分番三日當長上二日、每年考文集日、省勘校色別爲記、謂上日考第色別非一、故云色別、即令所謂考之別記者也、具顯功過、三位以上、謂一品以下、其有大臣以上不在考例也、奏裁、五位以上太政官量定奏聞、六位以下省校定、記唱示考第、謂此爲六位以下立文也、申太政官、若考當下第、狀有不盡、謂若當上第校量難明者、集依上第爲定也、量校難明者、附使勘覆、謂使者便使也、善惡待後年追定、若過考之後、訴理不伏、應雪者亦如之、謂雪者明也、

又云、任二官以上、各依官考、謂二官各依常例立考、故云各依官考也、省考校日、聽以功過相折、「謂以功折過、定其考第、若二官共無功過、唯有善最者不可相折也、」累從一高官上考、若一官上犯私座應解者則並解、謂二官並解、若犯公坐者、唯解坐事之一官、其計二官公罪去應官者、必解一高官也、其即一官去任者、謂以理去任也、聽廻所累考於見任官上論、謂經所解之官考、爲見任之官考、而成選叙、○位任、

以下廿六字令義解小字也

諸本欠之

又云、内外官人、准考應解官者、謂次官以下、其長官之考不得自定、即待報來下之間、猶須釐事也、即不合釐事、待符報即解、謂待報之間、不可追事力職田「也」(无〔令〕)

又云、應考之官、犯罪案成者、考日即附考狀、若他司人有功過者、錄牒本司附考、謂其功過、雖不至可升降、猶必錄牒、爲通計附考故也、其在京斷罪之司、謂在京諸司皆是、何者依獄令、在京諸司、杖罪以下、當司決之、故其刑部所斷官當以上罪者、奏報之日、須即錄送、不入此條也、所斷之罪、九月卅日以前、並錄送省、謂雖不成毀必須錄送、其國郡必准此、

又云、官人犯罪、勅斷有輕重者、皆依勅斷附殿。謂官人犯罪、本罪成殿而勅斷、或輕或重者、皆依勅斷計殿降考、假令官人犯私罪、杖一百應贖銅十斤、是成一殿、而勅斷杖九十者、即依贖銅九斤附、若勅斷徒一年者、亦依贖銅廿斤附之也、若本犯不成殿、勅令附考者、依本犯附考、謂本犯不至殿者也、假令官人犯罪應杖九十、而勅決杖一百者、猶依贖銅九斤附、若應杖七十、而勅決杖六十者、仍依贖銅六斤附也、即別勅放免、及會恩降者、並不入殿限、謂恩降者、恩赦及降也、不入殿限者、依律、若贖銅輸訖、後會降者唯除所降、餘進殿降之(之[令])也、本犯私罪斷徒以上、謂徒以上者流罪也、依獄令雜犯死罪、獄成會赦、全原者解見任職事、即死罪會赦者、直解其官、不可須進殿降也文、云、斷徒以上、即本斷者從恩免明、其比徒之色者、不在稱徒以上之限也、蒙恩免、謂恩赦乃(及[令])別勅放免、其降亦同也、當年考應居上者、謂中上以上(也[令])亦准殿降、唯不得降至下第、謂中下、其計贖銅降考、不限已輸未輸、上條稱據案成乃附故也、若本犯免官以上、謂以上者(无[令])除名也、案律、雜犯死罪、子孫犯過失流、並合除名、若會恩赦者、即須免其罪、但至考日計殿降考也、及贓賄入已、謂官人受所監臨物一尺以上之類也、恩前獄成者、謂別放及降並同恩例、其監主犯姦盜、而獄成會常赦者、免所居官、此常赦所不免、亦不在考校之限、即知此之類、會非常赦者、仍以景迹論、擧此一端、餘隨可知也、仍以景迹論、謂依上條、居官諂詐、及貪濁有狀爲下々、即減賄入已、是貪濁有狀、即雖會恩赦、猶爲下下、又依上條官人有犯私罪下中、公罪下下、奪當年祿、即依此文、亦合奪祿、故云、貶考奪祿、並依常法也、貶考奪祿並依常法、即非除免者不解官、謂除者除名也、免者免官也、依上條私罪下中、公罪下々、並解見任、其贓賄入已者、雖至下々、不可解官、但本犯除名、免官者仍須解官、故云、非除免者不解官。(也[令])

太政官式云、太政官考選文者、八月一日、少納言辨外記史等、別當勘抄成案、畢長上考文、十一日申大臣、其儀大臣已下就曹司廳考選、史持短冊筥、又史一人持札并紙文、外記史生一人持丹硯筥、少納言辨大夫倶率就版位、大臣宣喚、少納言稱唯、昇自西南階就座、史昇自西側階立第一間、史生立史後壇下、持短冊、史進跪居筥於地、執短冊置大臣前机上、執筥而退、還當階而立、安筥於砌上、執硯筥進、亦置机上而還、史生執筥西却出候之、持札并紙文、史進授札

延喜式仕奉禮留云々去年若干條注云局本注有此條而讀申云々在小納言辨太夫共稱唯下

於少納言授紙文於辨大夫、訖兩史共西却出候、少納言讀申云、（在）曰〔式〕

太政官長仕（能）某年（爾）應預考、并不預若干、此中（爾）考（能）列（爾）不出留若干、所不定第若干、中上若干、

其大臣仕奉賜留、（式无）日數若干、增減去年若干、（不申行事、）納言姓卿仕奉（禮留）日數若干、增減去年若干、辨大

夫讀申（曰）仕奉（禮留）政若干條、增減去年若干條、（讀申之詞下名微之（此）、但三位稱卿、四位稱姓、五位先名後姓、六位已下去姓稱名、之々〔式〕无）（已上小）申給

（注在下唯辨之間〔儀式〕）登申、大臣宣、縱之、少納言辨大夫共稱唯、辨大夫召考選史名、史共稱唯、俱入立如前、一史進執硯

筥、還立同處、召史生、稱唯、走至史後、置空筥於史前、受取硯筥而立、史執空筥進、入短册而

還、一史又進執札并紙文而還、訖史生先却出、次史相列退出、少納言辨降就版、揖而退出、次參議

以上着朝食所、少納言辨大夫等候之、廚家儲酒饌、次大臣已下史以上、謝座着宴座、（大臣入自北戶、納言已下入

自西廊、列立南廂、但六位在堂下、昇自西側階、）三獻訖、參議已上出着東廊、頭之入自北戶、更着穩座、少納言辨候南廂、盃

觴三巡之後、召史生、列立庭中、謝座着座、（其座在西廂東廂、）次召內記及近邊諸司、（中務、民部、宮內、勘解由使等也、其座在西壁下、）次雅

樂寮作音樂、此間進挿頭、次奏見參簿、事訖退出、（事見儀式、）其番上考者、十二日、少納言辨大夫外記史

等定之、使部考亦後日定之、

定考祿見列見部、

（式部式上）式云、考問并引唱、

每年十月一日、諸司畿內職事考選文、進左辨官、二日下省、是日諸司畿內名以番上考選文

進省、三日諸家進家司幷雜色人等考選文訖、專當丞錄、分史生位子爲十番、挍定考、番別各有人數（挍）、長上選、番上選、各各有人數、摠計考文分配十番、其一番先取神祇官考文、六日以前授了。七日質明鋪設於朝堂幷南廊內、（在會昌門以西、）卿以下就座、史生預以功過簡置輔丞錄座前、神祇官副以下史以上、以次入自興禮門就廊下座、丞命錄曰、令召候司、錄稱唯、轉告史生（史生）、稱唯喚省掌、省掌稱唯、即命曰、令奉（參〔式〕）上候司、省掌稱唯、傳告、副先稱唯、次祐史俱稱唯、進就版位、立定、丞命曰、召之、副先稱唯、祐史次之、副先登就床、祐史次之、座定丞命錄曰、申之。錄先披番上考文讀申、丞隨狀勘問、若无勘出、則丞又命長上申之、錄各披考文讀申、若有乖失隨即勘問、副及祐史、各爲辨答、問各有其序、答各有其詞、（謂公文失錯、則先問史、次問祐、次問副、昇降乖理、則先問副、次問祐、次問史、若事緣判決、則先問祐、次問史、後問副、其事主者稱過、從者稱忘之類、）自餘諸司及朝集使各如之、惣勘了、丞以狀申輔、輔判與奪、丞乃承傳、副先稱唯、祐史俱稱唯、昇降已訖、丞判命之、副先稱唯、次祐史俱稱唯、以次退出、退於曹司引唱考文（人〔式〕）、若有（所〔式〕）不堪參者、史執其名簿、就版位申之、丞命進之、史稱唯、就錄後進、（无〔式〕）錄讀申、輔判命之、（不參人數、不過三分之一、）錄稱唯、丞判命之、史稱唯退出、省掌引祐以下使部以上考人、且稱容止、考人屯中庭、立定輔命唱之、專當錄稱唯。先披職事考文唱之、祐以下隨唱稱唯、進就版位、（若有不到者、專當史、進就省掌傍、代稱唯、番上准此、）錄宣示曰（日〔式〕）數幷善最、以次引唱、每滿十人、省掌稱直立、考人俱稱唯、就直立位、並如常儀、職事唱了、丞判命之、俱稱唯退出、錄復披番上考文唱之、史生

以下稱唯、就版位、錄名宣示曰〔式〕日、數行事、每滿十人、名稱直立、唱了、丞唱省掌名曰、退之、省掌傳告、考人俱稱唯、以次退出、其不到者、引唱之後、限以三日、如列見儀、遂不到者、判降考第、他司准此、自餘諸司不論前後、隨勘畢〔式〕了、且問、其日質明省掌鋪設床疊於曹司廳并省掌座東、共皆北面、輔以下就座訖、中務輔丞錄、以次就省掌東座、丞命錄、令奉〔式〕參上候司、錄稱唯、命史生、史生命省掌、省掌〔式〕參承傳、中務輔以下、依次稱唯、進就版位、丞命召之、以次稱唯、登就座、省掌命所管諸司、以次奉上、所管進就版位、丞命召之、昇就座、及丞命錄讀申並如前儀、若有不審當、即問其由、所管不辨、乃問中務、名如前儀、輔判與奪、丞承傳、中務輔稱唯、二司六諸位以下俱稱唯、訖丞判命之、所管稱唯退出、所管諸司、以次考問、訖名退出、省掌引中務并所管請司六位以下、職事分番考人入唱如前儀、職事唱了、丞判命之、俱稱唯退出、次唱番上、每滿五十人、丞命省掌、且令退之、自餘諸司名准此、但太政官不在考問引唱之例、其在京諸司、及畿內國司、十月卅日以前按定了、太宰及七道諸國司、十一月卅日以前按定訖、十二月卅日以前勘定考選目錄、已訖、以二月十日申送太政官、考番史生各寫考別記、選番史生名寫選別記、兼書短冊、專當丞執冊、錄執別記、令史生讀案、共相計會、知無失謬、以候列見儀式

儀式貞觀

　太政官廳定考儀

前一日、所司裝餝院內、并設床席、當日早旦辨官申政、訖考選、少納言辨以下、列立西廳南端、少納言辨先入就版、訖史二人太政官史生一人、入就後版、(執短策筥、史在東執札(永〔儀式〕)籍并紙文、史在西執硯筥、史生在下執短策、史後上、)立定大臣宣喚、少納言、辨大夫共稱唯、(史以下不稱、)昇自西階就座、訖史二人昇自西側階、立西第一間兩(檻サ)楹之間、(北面東上、)史生進立西階西頭、執短策「筥、(史)史東執短策筥、「史」(東〔儀式〕)進至東第四間、北折當大臣座、(无〔儀式〕)更東折至机前三許尺、跪膝行數歩、以筥置地、取短策置机上、取筥復本所、北面跪置(永サ)筥於堂(廳〔式〕)廉、取史生所持硯筥、進置机上、(史生取執(サ)短策筥、趁却候西廊、)是間執(永サ)札籍并紙文、史就少納言辨後、以札籍授少納言、以紙文授辨、訖兩史依次退而候西廊、少納言讀申云、太政官長仕乃某年爾、應預考并不預考、合若干人、此中(就〔儀式〕)爾考爾不(〔儀式〕无)預賜留若干所不定第(月〔儀式〕)留若干人中及上等(乃〔儀式〕書)若干、其大臣奉仕給(月〔儀式〕)留日數若干、(不申行事、)大納言姓卿奉仕禮留日數若干、增減去年若干、辨讀申云、奉仕禮留政若干條、增減去年若干條、已(下准此、)少納言申、中納言姓卿奉仕留日數若干增減、去年若干日、辨申云、奉仕留政若干、增減去年若干條、申賜止申、大臣宣縱、少納言辨共稱唯、辨召下執短策筥史名上、史稱唯、共進立兩楹間、如前立定、一人(執筥史、)趁至大臣机前、跪取硯筥復本所、召史生名、史生稱唯、捧筥西趁立階下、史跪以(永〔儀式〕)硯筥置堂廉、受史生所持筥、趁至大臣机前、跪置筥撤(无〔儀式〕)短策入筥、史一人至少納言辨後、受札籍并紙文、依次下自西側階退出、史生「追從」(退〔儀式〕)次少納言辨下自西階退出、次大臣以下退出、

申時刻

與奪西宮作與之

式筥

西宮記、考定事延引例、天長二年、同三年、同六年、同七年、承和八年、天慶元五七八年、

口口裝束同列見

口口上卿以下、大臣若後參者、諸卿皆與座、與定了復座、就サ着東廊床子、昇自北石階着床子、但於雨儀者、自東壇上着之、裝束畢、巳一點召使於廊東第二間壇下、申時刻、上卿已下起座、於造曹所着靴、大臣者於東廊着靴、即自屏東頭昇廳、經屏西邊、昇從廳後階、一々着座、大臣用東戶、中納言已上用中戶、參議用西戶、云々、少納言辨外記史、四人自西廳巽角壇下各立版位、五位已上立前版、六位後版、但雨儀日者、以西廳北第二間為版位、立定、上卿召之、五位同音稱唯、次六位同音稱唯、少納言辨隨次隨着座、若有四位辨者、隨位着座、但五位以上之（進サニ）進退之儀、欲居座人、欲昇階人、立版位人已上三人、一度揖着座、登從西南一階入、從丗屋西第二間、經床子後着座、頗異外記廳儀、最末辨昇階之間、外記牽史生サ趁昇、從西階入從丗屋西第一間着座、次第一辨起座申云、廳〔西宮〕司々之申世留政申給不申、音聲微也、還着之サ、次史々起座讀申、每一人申畢、上卿與奪、辨少納言。靴起座、同音稱唯、外記口口與讀申。史同音稱唯、畢、辨少納言、外記幷讀申、史同共復座、申文之儀、一々皆如此、先史等自サ上起座、降從西階、經西廳前退出、次少納言辨各揖版退出、座揖、階前揖、位揖、皆同先、次少納言牽外記幷史生、入從西軒廊北戶、請印如例、畢退出、上卿與奪之時、少納言起座稱唯等之事、頗異外記儀、尋常政畢之後、外記取式筥、入從廳後西第一戶、經參議後、跪於上卿座右、置筥於地、取式置案上、取空筥退還、次考所少納言辨史二人史生等、經西廳南立版、五位前、六位後、版位史生在其後、但第一史持短冊筥、第二史持簡幷文、史生持硯筥、立定上卿宣云、喚須、五位同音稱唯、一々進者着座、進退如申文之儀、中辨大夫昇階之間、

清原眞人恐指夏野時爲大納言中納言恐當作大納言

兩史趨昇從西面階、立南面第一間砌上、（北面東上、）史生便立史後檀下、（北面）立定、第一史入從母屋西第二間、東行至上卿前、屈行跪而置筥於地、取出短冊、置案上東端、取空筥屈行右廻至本所、北面跪而置筥於壇上、史生即授硯筥、取空筥立矣、史取硯筥〇（如タカ）初、進立屈行、置案上西端、（於大臣者、屈〇（行ナ）之後跪、又膝行、但笠式者、在硯筥西邊、）此間第二史、趨倚於辨少納言座、（自第二間出入、）先趨過授簡於少納言、次授紙書於辨大史（夫サ）（少納言挿笏、自座右取簡、辨大夫自座右取文加笏、）（辨一本ナ）第二史置硯之後、屈行把笏、趨還出坤角之間、第二史相從、走還於西壁之外、史生同趨入軒廊、次少納言起座讀申、爰欲請第一大納言上日之比、辨大夫起座、挿笏披文遙讀申、（少納言讀官姓及名上日增減、辨大夫讀行事增減、但參議不讀、作簡并紙書等、）少納言讀訖、（光サ一）文次辨大夫讀申畢、詞云、申給止申、上卿宣云、與之、（天長九年八月十一日、依中納言清原眞人宣、始有此宣詞云、）少納言辨同音稱唯、辨大夫卷書把笏、少納言共復座、次辨立初所、兩史立定、第一史如初（始サ）趨進、挿笏屈行、撮硯筥還立本所、喚史生名、稱唯捧空筥、出自軒廊立壇下、史跪置硯筥於地、史生授空筥、取硯筥立矣史捧空筥趨進屈行、跪而置筥於地、取短冊入筥、欲持還之間、第二史趨寄辨少納言之後、先挿笏取紙書、次取簡、第一史取短冊筥退還、（已上皆右廻、）第二史相從、共降自西階、經西廳前退出、史生便趨從出了、次少納言辨次第起座、揖階及版位退出、次上卿已下一々起座退出、（若大臣參著之日、大臣起座之間、諸卿暫起座、大臣出畢之後、共復本座、一々起座而退出、）於黃曹所脫靴、（雨儀者、於西廊著靴、）于時中辨以下、少納言先入列立朝所東廂下、（北上西面、）史等列立其北、（西面南上、）上卿以下入從西戶、一々揖、辨少納言、（欲登之間、便揖而已、）昇而左右分著座、（大臣著從北一間上下、納言者中間

罰酒
盃餘

酒酌
唱平
濫尾
纔杓

上下、參議〔圖一〕南第一間參議以上座定、中辨以下引着座、此間非參議大辨、入自西戸着座、次參議大辨以下隨次獻盃、參議大辨受西南第一間取盃遞獻、非參議以下遞取盃、外記自西中央間獻盃、大辨以下降、三獻之後、粉熟、飯訖、盃酒五六巡之後、始自二三獻、「失」〔北山〕无、計置間「失禮」行爵間、一五字〔北山〕无)失禮行爵盃、依二人過失、大辨已下共飲之、少納言辨外記史〔過失二〕共飲、居餅餤、次依召置碁秤圓座等、東西各置碁局一面、圓座二三枚、上卿「以下」〔一本无二字之〕或又召辨少納言能碁之者、左右各圍碁、此間廚家別調肴物、各以折敷一枚、調肴物、以高坏一基、或云賭、少納言辨相分獻盃、圍碁畢、賭物隨時、早晚盃巳、但要賭、自天暦元年停止、各復本座、次宴座裝束訖、官掌立南庭西第二間、申裝束畢之由、爰上卿未立座之前、非參議大辨以下共降、列立南庭西第一間以東籬下、西上北面但兩儀立於庭下、上卿以下一々降、揖、從之二辨少納言退出、納言已上步俯於南揖、參議着、參議揖之、於造曹所着靴、先上卿一人、入自廳後戸、立母屋東第二間東柱下、坤面納言以下入自西軒廊北戸、列立廳南廂西第三間以西、一列參議已上、但ニ一一列辨少納言、外記史出自西軒廊、列立辨少納言後壇下、但兩儀者、列立壇上、幷東上北面、皆着靴、立定再拜上卿共再拜、訖先上卿進着西面座、次參議以上、一々入自母屋中央間、南北相分次第着座、除尊者之外、第一人必着南西座、飯〔飲〔西宮〕〕濫尾、但參議大中辨以下入自第三間着座、外記史入自第一間着座、少納言外記、必着南面辨必可着北面座、是爲行酒也、座、座定、第一史起座、至酒部所、以匕酌酒、參議左右大辨辨官記參議右大辨、不見獻盃之寘、起座、取史所持之匕、至于上卿座南邊盛酒、退立唱平、上卿取盃飲訖、北面人依次飲訖、次自南面最末人更逓上、至于南面第一人頻飲三盃、毎度唱平、是所謂濫尾也、令飲訖、巡行幷唱平之儀、至于東壁皆如此、大辨授匕於史還本座、左辨起座、執纔杓令飲於獻盃之大辨少納言以上、少納言必着南面座、故第一少納言飲濫尾、辨記、第三獻者中辨者少納言行酒云々、飲訖

作花

授匕於史、還着本座、便第一史進、而令飲獻盃之中辨史以上、皆如上儀、還着本座、（外記在南面座、故第一外記飲濫尾、若無南面之人者無濫尾、）訖第二（一サ）史起座、令飲於獻盃之史、訖還本座、次第二獻、右中辨、第二史行酒、第二獻訖還本座、次第三獻、右中辨、第三史行酒、第三獻訖、行酒史皆復座了、上卿以下立箸匕、「有間（此三字衍カサ）筋三筋」一々座起、（尊者退座之間、中辨已下暫起座、但於大臣着（者サ）參議已上々然暫起、）各出自北戶脫靴、同着於東廊床子、（舊記相分着西廊之（之サ））辨已下着同廊內平敷之座、此間撤宴座敷穩座、（但史座不撤、裝束訖、訖由可申、）參議以上一々起床子座、昇自廳後階着座、（件座豫立机調肴物、當日上卿着西面、納言着南面東上、參議東面北上也、）次辨少納言入自東壁外着平敷座、（東上北面、非參議大辨不着此座、但五位內記有召同預此座、）三獻之後、（大辨以下少納言隨次獻盃、但最末參議降自座、轉盃於辨座、辨少納言座、肴物數延居其上、）大辨先候上卿氣色、仰史俾喚史生等、于時左右史生、官掌、外記史生、召使等、入自南屏西邊、列立前庭、（東上北面、）謝座訖、引昇自西廳南階着座飲食、次（本サ）大辨申上卿、仰史俾喚內記并近邊之諸司、令入自西軒廊戶、列立廳坤角壇下、（東上北面、）謝座、（五位於壇上拜之、）訖昇自西面階、着外記史等之舊座飲食、（史獻盃有濫尾、）此間雅樂寮官人率樂人等、於屏風外發大唐之音聲、（所謂參入音聲也、或大辨豫候上卿氣色令召、）爰掃部寮敷座於南屏頭、（廚家給饌於樂人以上、）官人以下着座、大唐、高麗舞各三曲、（舞人等皆着位袍當色衣、舞數可隨時儀歟、）此間大辨取作花插上卿冠間、（此間則請肴物一折敷、各立諸卿前、）辨少納言共取插、參議以上插頭、（大臣白菊花（金蘆）納言黃花、參議龍膽花、當日上卿插頭者指左方、自餘指右方、但辨少納言、以時花插其冠後、）樂畢罷出、音聲次第一史插見參文、進從廳北庇第二間、上卿目之、稱唯、趁倚跪進之、（先是大辨以下了、）上卿見了、一度返給、史披文承處分、稱唯退還、次參議大辨先候氣色起座、命第一史令獻盃、即大辨取杓相並進

西宮記承和九年十月七日嵯峨天皇崩定考停止於辨官聊設酒肴云々案續日本後紀以

之獻盃、（大辨南、史北、但大辨者不著履、自床子下進一步進、作立盞酒而已、）訖大辨還本座、（故實大臣者必脫半靴、復給獻盃之史、）入夜之後、事訖諸卿已下起座退出、（若時不及夜者、史以一列立上卿之前、至都芳門、但列立磬折之儀未詳、）

兩日儀

諸卿起東廊床子、（撤〔北山〕）剌蒼、經廳後屛南、（或自壇上、渡於西廊、）於西軒廊着靴、（上卿於戶東披着、參議已上於西披着、大臣者、於東廊着靴、自廳後壇上直入着座、云々、）自壇着座、次少納言以下、中文幷定考之儀、入自西廳南東角、列立同廳東庇北第二間、經軒廊壇上着座、外記史幷史生等、同經軒廊壇上進廳、持硯之史生、同立史後壇上、次於朝所、辨少納言列立南庇下、次宴座拜禮之時、外記史等、同列立辨後壇上、次穩座之時、史生等列立西廳壇上、謝座、近邊諸司。（又〔北山七〕）於廳坤角壇上謝座、雅樂寮於廳裏歌舞、（件儀畧抄記之、自餘皆同晴儀、）

太政官式

延喜式云、列見定考祿者、太政大臣交易商布七百端、（段〔式下〕）左右大臣各五百端、（段）大納言四百端、（段）中納言三百端、（段）三位參議二百五十端、（段）四位參議幷左右大辨二百端（段）少納言中少辨一百五十端、（段）外記史一百端、（段）（內記准此、）史生卌端、（段）官掌廿端、（段）內記史生十五端、（段）召使十端、（段）使部二端、（段）直丁一端、

西宮

天長元年七月七日、奈良太上皇崩、仍九月日有定考、（元〔西宮〕）

西宮

承和九年七月十五日、嵯峨太上皇崩、依上宣停止考定、但定考事、惣依辨官定、辨以下着辨官廳聊有酒、別當史依例作見參了、

西宮

寛平三年八月十一日、於太政官有定考事、左右大臣以下參議已上、同預此政、但右大臣及右

嵯峨天皇崩係七月丁未丁未即十五日西宮記作十月七日者非

西宮記天慶五年八月十三日定考依大風延引

卷六十七十一十四有是日官符參着

衛門督藤原時平卿、重服政畢之後、參着左仗、于時召胙釋奠博士等、天皇御出、

延長三年音樂不候、不見停止由、依止音樂、不注進挿頭花由、

北山 同七年、依上宣無音樂、依風水損也、有挿頭事、同八年、樂人不召、上宣、不注進挿頭由、

天慶三年、依中宮御藥、音樂停止、舞挿頭及宴□但於食所覽參入了、

西宮 紀畧 同五年八月十三日、有定考事、依大風雨時延引也、

西宮 同六年、依皇太后御藥事、音樂停止、依同三年例所行也、中納言元方、爲日上也、

同七年八月十三日、有定考事、依左衛門陣物忌犬死所延也、

西宮引九記 外記日記 同八年八月十四日、依散齋日停止音樂、昨日、伊勢使、但有挿頭事、

西宮 同九年八月十四日、定考无音樂、今月十三日、伊勢使發遣、依齋內停止也、輕服人着穩座、及當日上卿依着輕服、停留音樂之例、无所見之、

西宮 紀畧 天曆元年八月十一日、依疱瘡无音樂、准延長三年例、有挿頭事、

西宮 同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宣旨云、左大辨源庶明傳宣、左大臣宣、太政官列見定考、賀茂祭六月禊□饗年來之間、甚以過差、自今以後、撿□□□褻錢、一切停止、又史生使部等考可行者、

西宮ザ 記畧ザ 同三年八月十一日、依無南面人、宴座之間、治部卿兼明卿、入自北門忽「北山」「出戶惣」着座、

同七年八月十一日、依例雅樂祇候、今日內論義（議ザ）諸卿分參向、而依院御國忌月之上、上卿已卷纓也、停音樂、

了、左大臣不參、然而依二先例一載二見參一之、

同九年八月十一日、參議左大辨藤原有相、依二未着座一、不レ着二宴座及穩座一、右大辨好古、着二宴座一行酒、西宮引九記

同十年八月十三日、有二定考一、右大臣不レ着二宴座一退出、今日依二旱魃一無二音樂一、

政事要略卷第廿二

政事要略第廿三 年中行事廿三

八月下

十三日牽二武藏秩父御馬一事

十五日牽二信濃勅旨御馬一事

同日奏給二諸司秋冬祿及皇親時服目錄文一事

同日石清水放生會大菩薩顯坐事見二臨時祭部一

十七日牽二甲斐穗坂御馬一事安八サ

廿日武藏小野御馬事

廿二日於二大藏省一給二秋冬季祿一事

朱雀院秩父御牧見西宮記駒牽承平元年八月十五日條

廿三日信濃望月御馬事
廿五日武藏勅旨牧并立野御馬事
廿八日上野勅旨御馬事
御讀經事

八月下

〇十三日牽武藏秩父御馬事（右廿二）（朱字廿三）

太政官符武藏國司
應以朱雀院秩父牧爲勅旨牧以八月十三日定入京期事
秩父郡石田牧一處
兒玉郡阿久原牧一處
加御馬疋

右左大臣宣、奉勅、件牧宜爲勅旨牧、散位藤原朝臣惟條、充其別當、每年令勞飼廿疋御馬、令（合カ）期牽貢者、國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承平三年四月二日

西宮記延喜三年八月十三日、貢進秩父御馬、依宇多院供馬、不召上卿、口御覽口給左右
○馬寮已、

應和二年八月廿八日、於仁壽殿前、（无〔西宮〕）御覽秩父御馬、以一疋給左大臣、奏悅由拜舞、延喜之比、淸貫、仲平卿圍碁之次、給御馬拜舞、取御馬之時、非式日者、下宣旨令入御馬、是御覽之時、幷令中戶取之儀也、

○十五日、牽信濃勅旨御馬事、（□□此中有十五牧、左官字（字コ）諸牧六十、元八十、山（於コ）鹿、）

鹽原　岡屋　宮處　平井「弖」〔馬寮式〕无

埴〔馬〕植原　屋〔馬〕大室　猪鹿　大野

萩乃倉　笠原　高位

西宮記信濃諸牧駒牽、（若非式日、從殿上差内豎遣、召親王達、但於上達部雖非式日、外記無告其由、又可尋延期幷逗留、解文相加可牽與、）

一左衛門陣裝束、（□旨延期狀政、侍從所申上、或故障坐由（ナサ）申之、上卿隨奏聞、在陣坐付藏人奏、）

撤陣南屋例座、敷長莚疊茵圓座等、爲親王公卿座、（西上對座、就中親王北面、上卿南面、西納言以下對、但大臣坐中柱以西、）同屋南端敷辨少納言座、（西上北面、）陣北屋撤官人座、敷近衛、靫負、馬寮助等、侍從等座、（南上對座、）但侍從候于西座、其北横切敷外記史座、（西上南面、）當侍從座東離下敷召使座、

已上豫皆辨備食物、

一穩座裝束

建春門闡外壇上、敷大長筵二枚、菅圓座數枚、幷立棊秤二脚、（已上盃須五六巡之後、依御敷施、但无御之間、件鋪設疊、吉上却所也、）

一南殿裝束

始自南廂西第一間、至于第六間、懸御簾、更北折至母屋障子下、懸同簾、（別サ）副御簾內方、南北立五尺（書サコ一）屏風、更南折西方立同屏風一帖、第六間東柱下簀子敷々大臣座、（長筵）一枚、同庇東第一二三合三箇間、敷親王公卿座、（西上對座、親王南面、大臣北面、納言以下對座、）同殿東庇障子下、敷出居將等座、（南上西面、）

尋常政畢、大臣以下自侍從所引着左衛門陣饗座、（或從左近陣座、移着此座、）（［北山］无）親王又着此座、（若非式日、隨召可參、）次辨少納言、外記史等各着座、本府佐等豫候本陣座、遞進獻盃、（三獻之後、每度盃酒、轉至辨座、）上卿仰大辨令召侍從、（大辨仰少納言若辨、即令召使召、或上卿直仰少納言若辨、）侍從等出局門、進而相分着座、（陣北壁也、侍從東面、外記史在其東、（未コ）近衛將本（令サ）府佐馬寮助等、西面南上、）允若屬一人、令持御馬解文、就外記局進之、外記入解文於筥、奉置大臣前、（令案、盃酒三四獻以後事也、）大臣令外記開函封、外記開封奉置、取空函退、大臣閱訖、令持外記、（大臣立座之間、外記持筥立門石（右サ）階前、（西面）、）進御在所、付藏人奉覽、（天皇可御南殿者、大臣便於左近陣座候震儀、若不可御、則返給解文之後還出、便率王卿着大庭座、）王卿一々起座、移着穩座、（西上對座、）此間辨少納言共降列立陣南方庭、（西上北面、）王卿座定、辨少納言共引着侍從座、本府別調肴物羞王卿、右衛門府官人、令昇碁手析錢、（盛机）立石階東砌前、十貫、（但依新制停止、）即召使等（別［北］）褰分盛高坏、官人等取以置王卿傍、或依例有圍碁事、（此間、或當府督獻盃、）大臣自御所

返給解文、便著左近陣座、府候宣儀、若非式日、大臣召外記可令奉入御馬之由、令仰陣、天皇御南殿、親王公卿引而參入、令近衛官人示王卿、著左仗座、內侍臨東檻、次大臣大臣取御馬解文、副於笏參上也、以下登自同階、相分著座、次出居將入自日華門、昇自東階、著殿上座、若非大臣之大將者、亞將從本陣先上着、次親王以下參上、但辨少納言史外記以下、幷殿上侍臣等候階下、皆如節會之(五サ)日、坐定、大臣被召、候簀子敷座、內侍召之、次左近將監著位服、取版置巽角壇上、次牧監幷左右近衛番長以下、若府近衛有不足、左右馬寮騎士、牽御馬入自日華門、三又得猶不足者令堅事之立柔詳匹之比、第一御馬、至御前之間也、大臣宣云、騎、詞云(乃禮(西宮)不可必待之與、但有勅(勤サ)歟(武サ)一兩之間令乘、鞭人等共跪、拔鞭貫手騎馬、若有悪驚寄春興、安龍殿等置鞍令騎、七八廻之間、大臣云、下、詞云、於禮、至于下度、不限細數可待御旨、共下、即整立南階前二許丈、西上北面二列、今案、或此間、豫計諸司可取之程數、及人給數等、可先取之數、承勅定、令參議仰知取手將等、或豫有勅仰上卿々々令外記仰知取手等、主當寮頭若助一人進出、令立御馬、立定之後、若可有牽分者、御馬立畢、未召取手將等之前、大臣令龍人直牽分耳、但東宮牽分、或亮進出、令牽御馬退出云々、抑(此事可隨時仰歟、)大臣召左近取手將名、四位如朝臣、他皆准之、但大臣豫可知取手人名、(以官人爲取手、)耳、於右日華門下稱唯、趁立南階巽角二許丈、相次召左馬取手者名、稱唯、趁立同所、近衛北、馬寮南、西面相比、次召左近取手者名、於月華門下稱唯、趁立同階坤角二許丈、次召右馬取手者名、手取稱唯、趁立、北上東面、左近相對、立定、大臣宣云、御馬取、詞云、止禮、同音、稱唯、退還入於御馬中、左右相經過、遞令牽取手御馬、取手將、立御馬後、奏牧名郞名等、進御前、端笏、奏牧名幷郞名等、龍人各遞自日華門、无月華門退出如常儀、左右各取若干疋八十疋、廿疋、六十疋、十疋、五十疋、六疋、可先取也、之數、若无仰事、猶可依例員、大臣或令參議仰、或云、自遞目取手等、詞云、之波良久、若有氣色、不必限其數、隨時停留而已、或又上卿未被召之前、令外記近衛官人等仰樂、示即可給馬之由、大臣奏、

勅示王卿、一々下殿、左右近衛中少將、左右馬寮頭助等、共自櫻樹東頭進出南庭、列立御(廊サコ)所(サ)馬後、
一々各撰取御馬一疋、([illegible]勞取綱、但非參議者跪而可採、)牽出御前一拜、牽退出於日華門、可立於馬右、王卿更自敷政門
還入昇殿着座、但上卿一人、自日華門內先還昇候本座、近衛將、馬寮頭助等、給御馬畢、取手將等
更進取遺馬訖、(若有留金中之御馬、同奏、牧并郎(朗コ)名配給了、)即左右近衛番長以下、牽取手御馬、(置鞍若入夜者、不可必馳、只有拜舞之事、)各入
自日華、月華門、先列立御前、(北面、)共騎、自日華門外指月華門度了、更指日華門、一々馳融了、右
御馬牽渡南本寮、王卿以下給馬者、列立櫻樹西頭、(西面北上、參議以上一列、非參議以下一列、或未馳御馬之前、有拜舞云云、若天皇早御本殿、進(近コ)射殿入奏聞、即勅答(各助サニ)拜舞、(北面西上、)康保二年八月十七日、依降雨於宜陽殿拜舞、)立定、拜舞了、各々退出、(但上卿暫召外記、返給配文、)
天皇還御
一大庭裝束
去建禮門巽角七八許丈、立親王以下參議以上座、(西上南面、納言以上兀子、參議赤漆(染コ)長床子、但上卿座前立床子一脚、)參議 座東二
許丈立床子五列、西第一列、左右近衛府、左右馬寮等座、第二列、辨少納言座、(辨少納言座、少進於南方、)第三列、
外記史座、第四列、史生官掌座、第五列、召使座、(並西上北面、)親王公卿從宜陽殿、(若有政者、公卿自侍從所可着此座、)移着
左衛門陣饗座、辨少納言同共着座、本府若比府佐等互献盃、(盃酒轉至辨座、今案、擬把之人進來隨、亦可動座受盞、)三献 訖後、
大辨先申上卿、仰少納言若辨召侍從、(令召使召之、)即侍從等出自局西門、副墻下北行、折而西行
進、相分着座、先是主當寮允、若屬一人令持御馬解文、就外記局進之、外記入解文於筥、進覽

上卿、令外記(開封)、上卿閲訖之後、外記挾管立石階之前、(西面)、上卿起座進御所、附藏人奏覽、(天皇若可御南殿、上卿候左近陣、但不可御者、返給解文之後、還出(於ヨ)本座、牽王卿着大庭座、更不着建禮門座)、五六巡之後、本府官人敷穩座、王卿一々起座、移着穩座、(西上對座)、此間辨少納言共起座、列立陣南方庭、(西上北面)、王卿座定、辨少納言共引着侍從座、本府別調肴物羞之王卿、右衛門府官人、令舁盛錢机立陣砌、(十貫)、即召使等裹分、各盛高坏、置於王卿傍、或依例有圍碁事、(此間府督或獻盃酒、轉至侍從座、侍從大夫、進來受盃復座、)上卿奏開解文、返給之後、令持外記還出、王卿相共經春華門着大庭座、(上卿未□大庭之先、可給御馬之由、附藏人奏聞、今案之、頗可有疑誤、但於南殿者、隨氣色進止之、)參議已上座定、辨以下近衛中少將馬頭助等着座、(四位、五位、依位階同位依官次着之、但召之間、不論四位、五位官次列之(也サ))次外記挾解文管、置上卿前床子、此間左右近衛府、物節以下、牽御馬廻庭中、(給東方北行、西折逆廻、但第一御馬牧監所牽也、若不待上仰(卿ニ)、令外記問其由、)三廻訖、第一御馬比至上卿前、宣云、騎御馬人等共跪。拔「上文」鞭貫手騎馬、七八廻之後、上卿宣云、共下、並立御馬於庭前、(去上卿座南三許丈、並北面西上二列、但寵人者、各立馬左邊、)主當寮、馬醫、行列立之事、(或説云、可先主寮云々、)立定之後、(若東宮可有牽分御馬者、上卿未召近衛之先、令坊司若主馬首擇取之、或令寵人牽分、)直上卿召近衛府馬寮等、(召伺云、左乃衛乃、都加佐、馬乃都加佐、右馬同上、但於御前、各可召其名、)左近左馬、右近右馬、每召起座、稱唯、一々起立、於參議座巽角二許丈、(坤上乾面、依召立之、先後爲列之(立ヨ)、次年□□□□也)立定、上卿宣云、御馬取禮、同音稱唯、次第自前退去、入於馬中巡檢、使左右近衛取手將等、遞令牽執馬、立御馬尻、(上馬相(主ヨ))立正、物中牧名並郎名等、(迴馬者即取馬、但左右若論先後之事、則上官依外記ノ訖、並左右馬寮記文等判之、)左右若干疋取訖、(上卿除令外記仰先取之數、或上卿自定云々、廿□云々、但年々例、貢馬八十疋、先取五疋、六十疋、十疋、廿十疋、六疋、或□(十疋サ)不依此數之由、)親王公卿、並近衛次將、馬寮頭助等起座、自東方入

按公卿補任師輔任參議在承平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而中納言在天慶元年六月二十三日扶幹任大納言在承平七年三月八日由此推之此所載外記日記蓋爲承平七年事

馬中、相共廻顧、即一々捶笏、執綱牽出、即一拜了退去、更還、暫着座、近衛次將、馬頭助等、又同之、次左右各取遣馬訖、外記取解文筥退還間、辨少納言、近衛次將以下、起座列立、王卿以下給馬之者、更經春華門、參入内裏、渡階下列立射場殿、北面、參議已上一列、非參議以下一列也、即第一王卿、令殿上近衛次將奏候由、亞將奏聞事由、即帶劔把笏、立第一人前北面、宣云、聞止宣不、王卿共拜舞了、近衛府還去、次王卿分散、

外記日記件記文、年月无所見、

當日天晴、參議藤原師輔朝臣、就左衛門陣座、而上卿遲參无政、刻移之後、大納言藤原扶幹卿、參議藤原當幹卿、同師輔朝臣、紀淑光朝臣、共着左近陣座、今日信乃諸牧、大室、新治、宮(官ヵ)所、長倉、猪鹿、山鹿、御馬五十七疋六十疋、内三疋者、有所煩途中留者、牽進、仍左衛門府、儲其饗於陣座、右衛門府進饗錢十貫文、午三刻大納言以下起左近陣座、移着左衛門陣、同四年、或人云、縱雖親王、而暫不居卿之上云(言ヵ)仍六七九親王就北面座、當日上辨少納言　外記史等同候之、其座陣路南屋有座二列、北面西上南北對、親王公卿料、一列在南、西上北面、辨少納言料、召使等座、在火炬屋北邊、南上西面、但盃自座末參議手、轉于上臈辨許也、　路北屋有座二列、南上東西對、侍從以下外記史料、　中納言藤原實頼卿、同又參着、又參議淑光朝臣喚召使、仰侍從可參之由、同年、左大辨元方朝臣、仰左少辨有相朝臣、令召使喚之、但預申右將也、盃酒四五巡之後、召侍從也(歟ヵ)、即參入着座、左右近衛中將、幷彼府佐、自(此ヵ)坐進盃也(歟ヵ)　先是主上有可御南殿之儀、自殿上召右大臣、爰左右大臣有障不參、右大臣參入而不留、左衛門陣饗座、便參着左近陣下、大臣參入之間、辨少納言起此座、立板敷下、侍從以下外記史不立、不知何是、　左馬允藤原守文、以

御馬解文參局、使部取傳奉之、仍少外記三統公忠、令持件解文、使部自春華門參入左近陣（ト入參カ）

外記日記

座、令覽（天慶四年九月十三日、左大將實賴卿、着左衛門陣座、外記安陪有春、執御馬解文覽上卿、上卿見了、令持外記、進御所奏覽之、即天皇御出南殿、便候左仗、（使カ））大臣、々々即令齎解

文於外記、向御所、令藏人奏聞、即返給、（同四年九月、解文未奏之間、數穩座於道中、即時王卿下居彼（後カ）座（壁カ）、此間右衛門錢十貫、置於机上、昇立陣前、王卿穩座之間、辨少納言起座府着北座也、）又給外記、歸着陣座、外記即奉置解文於大臣御前退出、申二點、宸儀御南殿、大納

言以下此間起左衛門陣座、參着左近陣座、內侍臨檻（擬カ）喚人、大臣以下參上、（天慶四年九月十三日、右大將實賴卿、爲當日上卿、欲登殿間、取御馬解文、取副笏、若先例歟、上卿先着長押上座、座定之後、依召內侍告起座、着簀子敷座、）所司裝束其儀、自南廂西第一間至第六間、懸御

簾、更北折至母屋障子、同懸御簾、副東御簾北行、立五尺畫屏風、自西四五六合三間、施敷廣

筵四枚、自西五間立大床子爲御座、有毯代、當御後三間、立五尺畫屏風、更南折立同畫屏風（二カ）

一帖、第六間東柱東邊簀子、敷當日上筵一枚、自南廂西七八九合三間南北對敷親王以下座、

東廂南第一間敷出居座、（間カ）左近中將源英明朝臣、入自日華門、（天慶四年九月十三日、左近中將藤原師氏朝臣、自陣座直昇殿、）着出居

座、（左近將監取版位、）牧監多治基因、幷左右近衛等牽入御馬、引廻如例、三廻之後、大臣仰云、乘禮、乘各廻

行、若有惡驚者、置鞍令騎子乘之、如此之間、自及七八廻、大臣云、下、（於利（章カ））下後、皆整立殿前、

左馬助藤原朝臣有利（今案、主當寮出來、可令立、）罷出、令立了之後、召右馬助源朝臣淸（流カ）重名、同起立、師氏次、

（西上北面、）次召右近少將藤原朝臣朝賴名、朝賴稱唯、起立御橋西、次召右馬頭源浣朝臣名、稱唯、起

立、朝賴次、（東面北上、）大臣云、取御馬、同音稱唯、（或上卿仰可取之數、（誠カ）令參議示其數云々、未詳、）擇取如例、（今案之（云カ）、向人每可先取御馬歟、）

扶桑略記六
(十一)八幡宇佐宮御託宣集

取申牧名(无カ)、出御馬後、奏而還入、又若進馬八十疋、則取十五疋、六十疋、則取十疋、五十疋、則取六疋云云、御馬名次第如常、左右各取十疋之後、大臣以下下自殿次第給、天慶四年九月十三日、右大將取了之後、左將召王卿、々々則下自殿、上卿又留取馬(爲カ)、率出南階前一拜、出日花門外、經從方還着本座也、近衛中將以下、左右馬寮助以上一々給、各一拜、上中下同、大臣公卿歸昇殿座、出居中將最後下殿座給之畢、

○奏給諸司秋冬祿及皇親時服目錄事、見二月、

○石淸水宮放生會事、大菩薩頭座事、見臨時祭部、

舊記云、養老四年爾、豐前守宇奴首男人乎將軍止志弖、大御神乎奉請弖、大隅日向(兩〔二十二社〕サ)國在留、向拒隼人等乎伐致岐、大神詫宣、吾此隼人多致都留報爾、毎年放生會奉仕之(留部)、今件放生會興自宇佐宮、傳於石淸水宮、尋其行事、會日讀緣記文、講最勝妙典、此經文有長者子救(放イ)池魚之文、仍所講說歟、抄其文注于左、最勝王經、長者流水品云、爾時佛告(提サコ)菩(善〔經〕)薩樹神童女天、爾時長者子流水、於往昔時、在天自在光王國內、療諸衆生所有病苦、令得平復、受安穩樂、時諸衆生、以病除故、多修福業、廣行惠施、以自歡娛、即共往詣長者子所、咸(成サ)生尊敬、作如是言、善哉々々大長者子、善能滋長福德之事、增益我等安穩(隱〔經〕)壽命、仁今寶(實サコ)是大力醫王、慈悲菩薩、妙因(閑〔經〕)醫藥、善療衆生無量病苦、如是稱歎周遍城邑、善女天時長者子妻、名水肩藏、有其二子、一名水滿、二名水藏、是時流水、將其二子、漸次遊行城邑聚落、過空澤中深險之處、時長者子、即便隨去、見有大池、名日(曰サ)野生、其水將盡、(於コ)此池中多有衆魚、流水見已生大悲心、時有樹神、作如是語、善男子

汝有實義名流水者可慜〔經〕此魚應與其水有二因緣名爲流水一能流水二能與水汝今應
當隨名而作是時流水問樹神言此魚頭數爲有幾何樹神答曰數滿十千時長者子見是
事已馳趣四方欲覓於水竟不能得時長者子速還遶〔經〕本城至大王所作如是言至其空澤
見有一池其水欲涸有十千魚爲日所曝暴〔經〕將死不久唯願大王慈悲愍念與二十〔經〕大象暫往負水
濟彼魚命爾時大王即勅大臣速疾與此醫王大象是時流水及其二子將二十大象又從酒家
多借皮囊往決水處以囊盛水象負至池寫瀉置〔經〕池中水即彌滿還復如故遂取餅食飯〔經〕遍散池
中魚得食已悉皆飽足我今當爲是十千魚演說甚深十二緣起亦當讃稱〔經〕說寶髻佛名時長者
子作如是念我入池中可爲衆魚說深妙法作是念已即便入水唱言南謨過去寶髻如來
時十千魚同時命過生三十三天起如是念我等以何善業因緣生此天中便相謂曰我等〔經〕生先
於贍瞻〔經〕部州內墮傍生中共受魚身長者子流水施我等水及以餅食飯〔經〕復爲我等說甚深法十二
緣起及陀羅尼復稱寶髻如來名號以是因緣能令我等得生此天是故我今感應詣彼長者子
所報恩供養時十千天子共以十千眞珠瓔珞爲供養已即於空中飛騰而去於天自在光王國
內處々皆雨天妙蓮花於長者子流水處家中雨四十千眞珠瓔珞〔經〕寶及天曼陀羅花積至于膝爾
時佛告菩提樹下神子〔經〕女天汝今當知昔時長者子流水者即我身是〔經〕持水長々者无〔經〕即妙幢是彼之
二子長水滿即銀幢是次子水藏即銀光是彼天自在光王者即汝菩提樹神是本願藥師經云

或有女人臨當產時、受於極苦、若能至心稱名禮讚恭敬、供養彼如來者、衆苦皆除、所生之子、身分具足、形色端正、見者歡喜利根聰明、安穩少病无有、非人奪其精氣、若帝后、妃主、儲君、王子、大臣、輔相、中宮、綵女〔綵[經]〕、百官、黎庶、爲病所苦及餘厄難、亦應造立五色神幡、然燈、續明、放諸生命、散雜色花、燒衆名香、病得除愈、衆難解脫、寛弘五年、中宮(上東門院)懷妊、左府(道長)差使賚料物、令行放生、皇后者、左府藤原道長公之娘也、此經文上說供養如來平產之由、下說放諸生命除病之由、仍所行歟、爲示後代、聊以注之、

天台靈應圖(灌頂禪師撰、第一卷)云、但基䟽巨海之上、黎民漁捕成業、爲梁著籪漁、爲一、籪者蕃海口水一長、巨細塡梁、晝夜二潮、敖吸滿籪、朧骨成岳、蠅蛆若雷、非但水性可悲亦痛、舟人濫殞、先師爲此、而運普慈、自捨身衣、並諸助、贖籪一所、永爲放生、于時許郡臨郡、請(圖)講金光濟物无偏寶、宜出窟以慈、脩身者歡喜、以慈恪口、開聲發心、善誘(讃サ)慇懃、導達因果、闔境漁人、改惡從善、好生惡致、湍潮綿亘、三百餘里、江籪溪梁、合六十處、同時永捨、倶成法流、一日所濟、以億萬數、何止十千而已戕(摸サ)、方舟江上講(薦サ)水品、又散粳粮、爲財法二施、船出海口、望芙蓉山、綵(消サ)鮹(唷サ)蔡起、若紅蓮之始開、橫石孤乘、似荽花之將落、師云、昔夢遊海畔、正似於此門、惠樣郡守錢玄智、皆著書唷詠、文繁不載、翊後還都、別坐餘事、因(四)擊(繫カサ)縋(糸サ)尉、臨當伏法、遙想先師、願申一枚(救カサ)、其夜夢、郡(群カ)魚巨億不可稱計、皆吐沫濡翊、明旦降勅、將原翊罪、當於午時急赦、瑞雲黃紫赤白狀、如月暈凝虛空、遙蓋守頂、又黃雀群飛、翱動嘖嘖栖集簷宇、半日方去、師云、江魚化爲黃雀、來此謝恩耳、

遣門人惠稜（拔ヵ一）金陵者、聞降陣、宣勅云、嚴禁採捕、永爲放生之池、陳（无ヵ一）東宮問、台功德誰。（陣ヵ）爲制碑、答云、願神筆玉着、會宣帝崩、不復得就勒、國子祭酒徐孝克（考克サ）、以樹高碑、々今在山、覽者墮涙、放生之興、寔勝爲源、所說旨粗見此文、仍載之、作放生會、雖非公事、獨撿非違使廳、爲令糺濫行、請官人者、看（督ヵ）長下別當　宜行來尙矣、爲知緣起、聊以記之、又大菩薩者、大自在王菩薩化身、因茲宮寺轉讀大自在王經、（見〔經〕）本誓爲宗持戒、今大菩薩顯坐之後、託宣受戒智有本願、

國史云、天武天皇五年八月壬子、（〔紀〕无）即詔諸國以放生、十一月癸未、詔近京諸國而放生、文武天皇丁酉年八月甲子朔、受禪即位、庚辰之令、諸國每年放生、聖武天皇神龜三年六月辛酉、太上天皇不豫、（命〔紀〕）令天下諸國放生焉、　天平四年七月丁未、詔和買畿內百姓（〔紀〕无）私畜猪卌頭、放於山野令遂性命、　桓武天皇延曆十二年五月癸巳、遣山背攝津兩國放生、　陽成天皇元慶六年三月三（六サ）日甲戌、權僧正法印大和尙位遍照、起請七條、須下所司、其六應令五畿七道諸國依貲放生事、天平寶字三年六月廿三日、格曰、（格二）唐曇靜法師奏狀偁、夫蠢々昆蚊、誰無畏死、振々翾（翔サ）走、咸有愛身、故致生招短命之報、救死保長年之福、

伏請遍勅諸國、立放生池、嚴加禁斷、不許捕漁、奏可者、自爾而降、每國置放生田、以其穫（獲〔類史〕）稻、充贖死之資、而今聞諸國臨放生之時、兩三日前下符諸郡、々司百姓等聚（類左サ）不要蟲介、候國宰之臨視、比及數日、死者過半、夫放生者、所以活欲死之命、續將絕之生也、今如所聞、名稱放

穗坂御牧見馬寮式

生、實似殺生、伏望自今以後、使講讀師若部內淨行僧、臨漁釣之江海、尋〔之〔類〕〕罝獵於山林、贖〔贖〔類〕〕懸魚於網罟之中、救窮獸於弓矢之下、但其料物者、歲始令作錢僧一向預之、即年終具注所放之色、付帳言上、云々、勅宜俾內外遵行、（三代格三）

公家放生、又見此文、仍聊抄寫、便（使ヵ）心附出、

○十七日、牽甲斐穗坂御馬事（左栗字卅今廿）

西宮記、延喜五年八月廿（卅ヵ）日天晴、貢穗坂御馬卅疋、即被奉中六條院、御覽了、又被返奉、大納言仲平着長樂門外東掖床子座、令取御馬如例、（東宮亮行版路、牽分御馬、）（西宮）

同十年八月十七日、甲斐穗坂御馬卅疋牽進、而上卿不候、仍於綾綺殿前奉覽之後、爲覽走之遲速、御南殿令馳、此日御馬三疋、被奉仁和寺、一疋給東宮、（外記日記）

天慶四年十一月四日、進穗坂御馬廿疋、此日御物忌也、而右大將實賴卿、依先例、以詞奏可取御馬之由、但解文付藏人伊風〔尹〔西宮〕〕奉、仰返給、（紀畧）

天曆元年九月四日、進穗坂御馬廿疋、右大臣（師輔）依御物忌、奏事由之次、被仰云、各相分十疋、夜間令候左右寮、密々不可馳試由、一切禁制、

○日、武藏小野御馬（事〔上文〕）。（右拆字卅（廿ヵ）承平元年十一月七日、爲勅旨、）

太政官符武藏國司

望月御牧見馬寮式

應小野牧爲勅旨、幷以八月（廿日）定入京期事

右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衞大將陸奧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仲平宣、奉勅、件牧宜爲勅旨、即散位小野諸興、充其別當、每年令牽飼四十疋御馬、令期牽貢者、國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左少辨源朝臣　　左大史内藏朝臣

承平元年十一月七日

○廿二日、於大藏省、給秋冬季祿、（見二月、）

○廿三日。信乃國望月御馬事（延喜五年五月九日、官符左牧字廿、元卅、）

西宮、延喜二年十月十六日、貢望月御馬、（此日降雨、）於昭訓門前取御馬、未二刻、權中納言恒佐行事、入省及角北第三間立床子、（東面、）左少將平伊望、右中將英明、左右馬着第五間、（北面西上、）第六間着外記史生官掌、（北面西上、）自餘作法如例、雨儀、但別貢二疋、（賜遣左寮、）

同三年九月廿五日天晴。進上野御馬、未刻大納言清貫等、着長樂門外東廊床子座、取御馬、次給侍臣、如例、

同廿二年九月四日、貢進望月御馬、中納言仲平依召參入、天皇御清涼殿、令分配□□□□後左右馬寮、次第取遺馬、又途中所留御馬三疋、各申其牧名等、分配給了、（同四年、左右取了、先例置鞍牽於御前、而天皇還御本殿、乃更不令牽、又依入夜不覽、）其後大臣公卿下殿座、與左右近衞中將、左右馬寮助等立殿庭、再拜舞踏、（立櫻樹西、異位重行）

勅旨御馬

西面北上、事了、（同四年、天皇還御本殿、仍於輿（輿サ）屋艮角、有件拜舞踏、（无サ一）西上北面、參議以上一列、非參議一列、）宸儀還御本殿、諸卿以下各退出、

天慶元年九月七日、牽進信乃駒、（中延期、及今日、非式日之時、兼召仰本陣、令儲饌、）此日諸卿不參、左衛門督卿師輔（所サ）任府之後、未着本陣、仍上卿不着左衛門陣、參議當幹、淑光、顯忠等着饌座、但上卿在宜陽殿座、奏解文、參議等依上卿命、令召侍從、（參議等、雖難進退、依上卿令所召也、）依兩儀於中戸取御馬、上卿着中戸座、左右擇取如常、次諸卿已下、依例給一疋、欲奏悅之處、一兩人早以退出了、仍遺留人、立敷政門內、（北面西上、依內儀也、今案、御綾綺殿時歟、）奏事由如常、今日取御馬之間、左右有論之、（西宮記及同書所引九記）

天慶七年九月十四日、信濃御馬六十疋牽進也、王卿依例着左衛門陣、此中右大臣左大辨在衙、着宜陽殿座、定秋季御讀經請僧、仍不給御馬、（西宮記北山抄）

天暦七年八月十六日、貢（牽サ一）信乃御馬六十疋、中納言源卿奏解文、（今日降雨、）即奉勅召左右各可取十疋者、此度無東宮牽分事、

同十年八月十六日、御覽信乃御馬、左右取了、次別貢二疋、牽廻如例、即以一御馬爲東宮牽（牽サ）分、以二御馬給左馬寮了、此日大將顯忠卿、雖非大臣、出居不參上前昇殿、是違例、

清涼記、十五日牽信乃勅旨御馬事

天皇御覽解文之後、出御南殿、（南廂簾內中央間、立大床子御座、）內侍臨檻、召人近衛次將參上着座、（若大臣兼大將、依召先參上、）次親王公卿參上着座、內侍奉仰召上卿、々々進候御簾前饗子敷、左近將監一人進出、取版位退

還、即牽御馬周庭中三匝、若日暮、或一匝、不及三度、騎覽畢、列立庭中、西上重行、主當寮直立御馬如常、次有勅
牽分之、或無、次上卿召左右近衛次將馬寮頭助（介サ）各一人、應召進立南階東西（面サコ）、上卿宣云、御馬取禮、左
右遞取之、其數隨御馬多少取之、八十疋、左右各十五疋、六十疋、十疋、卅（廿サ）疋五疋、取了退還、次親王、公卿、左右近衛中少將、馬寮頭助、
見參者給之、一拜牽退、々畢、左右又進取殘馬、（小野宮年中行事サ）或（式サ）相加先取御馬、置鞍於前庭、（道サ）騎而馳之、從月花門下馳通日花門外、延喜九年例也、
畢給馬、親王已下於庭中上、西面北拜舞、參議已上一列、大夫等從後、但出居次將一人留陪殿上、畢退出、即還御、今日、若中延期、他日牽獻、當日早旦、遣使召親
王等、出居次將一人留陪殿上云々、

雨儀

御馬不周庭中、又不令騎、〔北山〕无「傍」立承明門東西「南」〔北〕无廊、牽者在壇上、御馬南面、左右近衛馬寮等應召者、在宜
陽、按書兩殿廂、奉宣、左右取畢、給馬者、於宜陽殿西廂拜舞、

吏部記、延長八年九月一日、（曰サ）引信乃勅旨御馬、依例賜馬寮及親王公卿以下、余及五七親王候（非コ）
御前、上日親王等須賜之、公家所賜之物緣無殊障必參入賜之爲良、兆必爲馬、則是禮也、

（西宮）承平六年九月五日、引信乃馬、左衛門陣饗、府督實賴卿、仰官人設平鋪座于門中道、敷長莚（莚カ　脊〔西宮〕）二
枚、上加脊圓座、南北對座、立碁局二具、王公就彼府陣、着穩座、着各一折敷、右衛門府進碁手錢十
千、常陸太守親王、與右衛門督淸蔭朝臣、圍碁一局、賭以今日所賜駒、

（外記日記サ）天慶四年九月十三日、引信乃御馬、出御南殿、右大將實賴卿陪御前、其御馬六十疋、而廿疋讚、

怠狀

由比石川小川立野御牧並見馬寮式

蔭孫

見已流失、仍召馬寮具之間、在日花門外不調馬、大將奉勅召國騎士騎之、(式馬寮騎士乘之)右大將云先例日未逮昏、群臣拜舞後、有勅馳御馬時、日上獨候御前、他王公不得昇(此間恐脫文)殿、是日式明、有明、長明、親王參、或云、非式日時、親王非召不候、而諸王不待召參乘先例云々、

天慶五年九月十二日、信濃御馬引、日上中納言淸蔭卿、召進近衛馬寮如常、但隨召且立公卿前、(延長八例、召一度□(不□)進、)中納言仰令取御馬、共稱唯了、又仰云、數波各十取手等遞進取之、右未取第六御馬、左頰取第七疋、右取六丁、觸外記多治比文雅申日上、以左寮失、次取由右司、請頰取狀、中納言問先例、外記申蹤由、即許令頰之取、

天曆七年八月十五日、貢進望月御馬十五疋、奏解文之次、被仰云、式日已過也、不申延期等狀者、問史有柯、申云、大辨不候之間、自致遲怠者、然而後日令進怠狀也、

○廿五日、武藏勅旨牧幷立野御馬事、(是日分取御馬、先取由比石川小川等牧御馬畢、更次取立野馬、)

右官字五十、(後加七十、)立野廿、元十五加五、

太政官符武藏國司

應立野牧爲勅旨幷以八月廿五日定入京期事

右右大臣宣、奉勅、件牧宜爲勅旨、即蔭孫藤原道行充其別當、每年令勞飼十五疋御馬、合期牽貢者、國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左中辨藤原朝臣　　　　左少史酒井勝

延喜九年十月一日

西宮記、天暦三年九月廿八日、小川、石川、立野、御馬廿疋、貢ニ上於建禮門前一、擇取如レ常、次取ニ立野御馬四疋一、仍左少將朝成、右少將有年等、不レ申ニ牧名一、唯申ニ郎名一、同八年、又如レ此、

清涼記、廿五日、牽ニ武藏立野御馬一事、

是日分ニ取御馬一、先取ニ由比、石川、小川等牧御馬一畢、更次取ニ立野馬一、

○廿八日、上野敕旨御馬事、殿上侍臣幷小舍人隔年給レ之、延喜七八年例、頻年給レ之、小舍人不レ拜、左小舍人牧官字、諸牧五十、(櫪卅、繫廿)利刈　有馬「島」(衍カサ)　治(沼サ)尾　拜志　久野　市代　大藍(監(政))　讃山　新屋　封有(春字)　小栗(栗ヲ)田　平澤已上十四牧

長保三年、依ニ疲(疫ニ)(譌サ)死一、更給レ符停ニ牽御馬一、是延長八年例也、此牧而已也、

應レ科ニ責諸牧御馬違(遠ヲ)期幷減例數牽進一事

太政官符、甲斐、武藏、信乃、上野等國司、

右撿ニ案內一、貢ニ上御馬一、已以定レ期、年析(引サ)之數、又有ニ其限一、國須ニ催加ニ撿臨一必令ニ貢進一、而年來或延期之狀、或申ニ不レ足之由一、其尤甚者、遂以違レ期、非ニ唯牧監之怠慢一、抑亦國宰之疎略也、右大臣宣、奉レ勅、自今以後猶申ニ延期亦減例數一、其牧監者、雖レ致ニ他功一、不ニ敢褒賞一、若頻闕怠、解ニ却其職一、但國司者、五位已上全奪ニ位祿一、六位以下、折ニ公廨五分之一一者、國宜ニ承知依レ宜行一レ之、事出ニ綸旨一、不レ

得二緩怠一、符到奉行、
權右中辨藤原朝臣光忠　　　　右少史笠朝臣雅望
天暦六年九月廿三日
西宮記、上野諸牧駒牽事、除二十五日一之外、他牧御馬御覽之儀、准レ此可レ知、但他牧者、臣下不レ給二御馬一、若非二式日一、召二外記一可レ令レ仰二於陣一、
南殿裝束
南庇西第三間、敷二廣筵二枚一、其上立二平文大床子二脚一、有二毯代一、御座後立二馬形五尺屏風二帖一、簀子敷
西第二間、敷二大臣座一、筵一枚、東面、(西サユ之ユ)、但南殿御格子皆擧也、大臣着二左近陣座一、外記取二解文一、以レ函入奉、挿レ笏、
置二大臣前一、大臣令二外記一開二函封一、外記披レ封、取二空函一退出、大臣見二解文一了、御馬數歷卅疋、繋飼
廿疋也、但繋飼解文不レ奏、留二置陣座一、令レ賚二外記一進二御所一、付二藏人一奏聞、返給之後、還二着本座一、若非二式日一、此間上卿召二外記一、可レ令レ奉二入御馬一之由仰
レ陣、天皇御二南殿一、藏人若近衛次將、進二膝突一問二大臣一、々々起レ座、渡二階下一昇レ自二西階一、大臣被レ召、取二御馬解文一參上、除二十五日一之外、上卿自二西階一昇候二御前一、
候二御前座一、次左近將監取二版位一、置二殿巽角壇上一、將監着レ靴、(服サ)、次將監并左右近衛番長以下
牽二御馬一入レ自二日華門一、引二廻南庭一三匝之後、第一御馬比レ至二御前一、大臣宣云、乘禮、擬人共跪貫二鞭
手一、各騎二御馬一、若有二惡驚者一、寄二宣陽、春興兩殿一置レ鞍可レ騎、七八廻之間、大臣候二天氣一、宣云、下矣、詞云、於利、共下、引而向二御前一、
爰主當寮頭若助一人、或説云、先寮頭助、行二此事一云々、進出、令レ鑿二立御馬一畢、北面西上、若御馬多數者、可レ立二二重一、又若可レ有二牽分者一、立定之後、上卿召二擬人一、直令二牽分一、
大臣召二左取手將名一、西位者、皆加二朝臣一、但上卿未レ被レ召間、須レ可レ問二取手人々等一歟、將即於二日花門下一稱唯、趍立二南階巽角二許丈一、相次

召左馬寮取手者名、稱唯趍、立同所、西面近衛府、北馬寮、南相並也、次召右近取手將名、即於月花門下稱唯、趍立南階坤角二許丈、與左近相對、相次召右馬寮取手者名、稱唯、趍立同所、立定之後、大臣宣云、御馬取、詞云、左右同音、稱唯了、各退還、近衛府、經馬寮前退還、交渡御馬中、一々相之、即選撰取、各奏牧幷郎名等、取手者、奏御馬牧等之後、即還入、寮人牽御馬退出了、自日華、月華等門退出、如恒儀、先可取寮、隨時可定御、即大臣曰、取手將等令御而已、（記云、者、）但先取之數、可隨貢上御馬御覽、次大臣降自西階、待天氣、罷下歟、令人告在陣王卿、登殿上王卿起座、渡階下到射場殿、即童以上共引之、經校書殿前南行、折而列立御馬南方、北面東上、參議以下一列、五位以上一列、六位以下幷童一列、但把笏者皆把笏、帶劍者皆帶劍、（已上延喜四年例云々）但未（云ナ）延喜十六年、承平七年兩度例、上卿降自南階渡（後ナ）階下、牽王卿出自殿東方、給御馬云々、然則年々例已以不同、今案舊例不給信乃御馬、王卿有召預此列、件兩年例若是□非殿上人、不可受侍臣列歟、此由未詳、今案、若不給近臣、只給王卿者、猶自可進出歟、立定、一々入馬中、相得一疋、插笏取綱、可立馬右、於御前一拜了、牽而退出日花門外、當日上卿、自日花門下還昇侯本座、自餘王卿以上、皆退出門外、更還入自敷政門著陣座、若有遺馬近衛府馬寮等、更還入取御馬、如初儀了、即左右近衛等、牽取手御馬置鞍、但入夜者、不必牽云々、參進列見御前、即共騎、自日華門指西度了、自月華門馳渡了、天皇御本殿、今日、於南殿前拜舞之例、未詳、大臣經階下、著左近陣座、召外記、給御馬解文、次王卿以下給御馬者、度階下列立射場、參議以上一列、五位以上一列、六位以下、但童子不立、貫首人令殿上近衛將令奏候由、其詞未詳、若可奏候由了、奏聞之後、立王卿前、宣賜食之由、王卿以下共稱唯、舞踏了、各々退出、殿上王卿以下、給信乃馬之人、重給此御馬、又不給信乃（濃ナ）馬、地下上達部以下侍、御給今日御馬、但謂殿上王卿、向（間ヨ）進曰（臣ヨ）共不給者、不可重給之、

令取御馬事　大庭儀

清涼記、廿八日、牽上對勅旨牧馬事

天皇御南殿、（南廂西第四間、立大床子、）近衛次將一人捧持御劔前行、奉置御座上、次奉仰召上卿、々々經階下、參上自西階、著南簀子敷座、次取版位、次牽御馬、左右次將頭助、奉宣遞取、各五六許疋、次上卿依仰示殿上侍臣、（王卿以下、小舍人以上、）幷給信乃（濃サ）馬曰、不參候公卿、幷近衛次將、馬寮頭助等、可取御馬之由、仍殿上非殿上混雜、依位階次第進出取之、（殿上侍臣、隔年給之、但延喜七八年例、頻年給之、又殿上人、出自殿西方、非殿上者、出自殿東、出自日花門、）左右分取殘馬、如例（牽サ）、事畢、還御之後、給駒之奏、參射場殿、令奏事由拜舞、（非殿上者在此內、小舍人不預、）若不出御、上卿奉仰、令殿上侍臣取之、

大庭裝束

當建禮門東掖楝樹、南去一許丈、立上卿已下座、（上卿坐兀（凡サ）子、參議坐赤漆床子二、一列置、西上南面、但上卿座前立床子一脚、）去參議座東二許丈、立床子五列、西第一列、左右近衛府、左右馬等座、第二列、辨少納言座、（辨坐少進於南方、但除十五日之外不必設、）第三列、外記史座、第四列、史生官掌等座、第五列、召使座、（兼置西面北上、）早朝主當寮允若屬一人、令持解文進外記局、外記取解文入筥、於陣座奉覽上卿、々々令外記開函封、即令持外記、進御所邊、取筥付藏人奏覽、（若有遲留及寮害解文、同令入一筥可奏聞之、）返給之後、大庭裝束訖、上卿令持解文於外記、經宣陽、春花兩門、著大庭座、（此間左右近衛亞將、左右馬寮頭助等、列立大場路邊、上卿已下、東面「相」（无ヵ）過之、）參議座定之後、辨以下幷近衛亞將馬助等著座、次外記執解文筥、置上卿前床子、此間左右近衛府物節以下、牽御馬廻庭中、始自東方、

（北行、西折逆廻、但第一御馬、牧監所牽也、）三廻畢、第一御馬比（北サ）至座前、（他皆准之、）上卿宣云、騎禮、舍人等共跪、秉鞭了、貫手騎馬、七八廻之後、上卿宣云、於利、共下馬、並（置サ）立庭前、主當寮助立座行列立之事、（可麻接前文歟）

（去上卿座南三許丈、並（置サ）北面西上、牽馬之者（毎サ）各立馬右、或說云、可之寮云云、）

立定之後、（若依勅可有牽引御馬者上、此間上卿仰藏人令牽分耳、）上卿召右近衛府馬寮等、召詞云、右乃衛乃部加佐、馬乃部加佐、（今四度、）但於御前各可召其名、左近左馬、右近右馬、毎召各立座、稱唯、一々趁立於參議座巽角二丈許、（坤上乾面、依召立先後、爲列立之次第、）立畢之後、上卿宣云、御馬取禮、同音稱唯、（諸令外記仰可先取之數上、或說、稱唯畢之後、重仰云、（去サ）（之ヨ）各若干、但件事信乃大牽、上野長牽等之時事也、）次第退去、先巡撿御馬畢、左右近衛取手將等、遞令牽執馬、立御馬尻、正笏申牧名、（牽一枚者、不稱名、只稱郎云云、）次並（置サ）等迎御馬者、即取御馬、（但左右爭論先後之事、則上卿依外記、並置、左右馬寮解文等判、）御馬取了、外記撤解文筥、次上卿以下立座退還、（上卿欲立座間、辨下先列立路邊也、）

（西宮）延喜十三年九月十六日、上野駒牽進、諸卿依例各給御馬、令右少將忠房奏悅、依雨儀無拜、

（西宮）天慶六年九月十五日、上野御馬卅疋、秩父御馬廿疋、於南殿御覽、中納言顯忠候御前、先覽上（〔西〕元）野、擇取如常、覽秩父如前、同十七日、以左右馬寮秩父御馬二疋給大相國、幷（又〔西〕）上野大守各一疋、

天曆元年八月廿九日、貢上野御馬廿疋、左大臣奏解文、即先日不給御馬右大臣已下、著大庭令取御馬、幷給人々如常、大臣以下列立溫明殿巽角、奏悅由、（藏人左少辨俊奏事由、）參議以上一列、

件符給諸牧、仍駒牽終日附出也、

〇御讀經事見 或（式サ）七月行之

政事要略第廿三

文化乙亥仲冬望會校畢侍御史範武

政事要略第二十四 年中行事廿四

九月

朔日及廿一日、着朝座事是月每旬着、但十一日廢務、見三月、

一日奏可醸新嘗黑白二酒事

三日御燈事

九日節會事付出殘菊宴

十一日奉幣伊勢太神宮事廢務

九月

〇朔日及廿一日、着朝座事是月每旬着、但十一日廢務、見三月、

茱萸囊下檀齊
諧有盖始於此
四字

○「清涼記」一日奏可醸新嘗黒白二酒事

宮內省與神祇官共赴造酒司、卜造酒殿地、及應進酒稻國郡訖、付內侍奏之、覽畢返給、內侍下辨官、

○三日御燈事見三月、

國史云、清和天皇貞觀元年九月癸巳朔。乙卯、停御燈潔齋、以有大嘗會事也、

吏部記、延長八年九月三日、有御障不奉御燈、長時、宮主奉仕御解除、其儀常寧殿。（南孫廂西第二間北間設御座、用半疊、南軒廊北第一間北向敷羽薦一枚、神事敷二間數設座、當御座）〔西宮記〕「云々」上服直衣、強用[illegible]端笏御、々座、侍臣以大奴佐昇殿進御、上擧息了、

○九日節會事〔宮〕付出殘菊宴、服小儀、見四月朔日告朔部、

年中行事秘抄

月舊記云、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歲往月來、忽九月九日、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宴會也、令人爲節、俗此日、折茱萸房以插頭、言避惡氣而禦初寒也、續齊諧云、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去令家人各縫囊盛茱萸、以繫臂登山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坐山、夕還見、雞狗羊一時暴死、長房曰、此可代之、今世人每至九月九日、坐山飲菊酒、婦人帶茱萸囊者、即是物特赤辛、殆不可食、及後稍乾、氣勢微、影色更變、里頗致減小、去其里、乃始用之、漢武帝言、宮人九日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周官籩人職云、糗餌粉餈、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

從五位下上當補外字

也、粉豆屑也。此二物皆粉稻黍末所爲也。合蒸曰餌餅子實注云、糗餅者、豆末屑米而蒸之、似棗豆之味、今餌餻是也。九嬪菊賦云、其花既茂、日月惟九、爰採爰拾、投之醇酒、幷陶淵明摘菊盈把、並是舊事。傅玄菊賦云、顥灼灼而金黄、潘尼菊賦云、風揚我馨、云當爲芬芳、金色可愛、取以泛酒、乃飲乃吹、去其花、故南方名爲吹花酒耳。九月廿日辰時、及平旦沐浴避兵、九月壬子、常作飲食、即食不乏、日本博士從五位下勳十等中臣丸連張弓、幷正七位上林連佐比物、從八位下田邊史淨足等、去天平勝寶七年正月四日、勘奏云、九月九日祭者、昔有費長房者、於小室山条去之、則過之化八韓衆、乞語房云、汝家當有一厄之、則長房問云、何者爲得免災乎、衆答云、九月九日登山、而取柏葉上露、和合丹砂、點於汝家内人等額上、爲三壯之則除去之、房則隨教而修理、災移側家也、昔河王有三人子、兄文德好文武、得勝從人、弟樂遊好音樂、勝他口多柔、源公好薄益、勝他才、於此源公七世孫憲問、好薄染心而不勝他人、常愁身體抱惣惱、夜寐夢告源公憲問云、汝常好薄而勝人者、我靈登云法、飯八葉、餅八所、生猪宍八椿、淸酒八坏、以甲子々時、淸座置北方、向云、源公神靈祭云、了八遍拜云、午時憲問從夢寐語如法祭、即他勝不愁成也、

國史云、天平寶字二年三月辛巳〔紀〕詔曰、朕聞孝子思親、終身罔極言、編竹帛千古不刊、去天平勝寶八歲五月、先帝登遐、朕自遭凶閇、雖懷感傷、爲禮所防、俯從吉事、但毎臨端五、風樹驚

心設席行觴、所不忌爲也、自今已後率土公私、一進重陽永停此節、大同二年九月九日、幸神泉苑觀射、詔曰、今詔久、弓射都可波須事波、本與利正月乃行事奈利、但正月者、三節豐樂聞食シ雜事毛繁久无〔類〕支、假寸月奈利、此月者時毛涼久、射禮都可波須爾毛便爾在利、又九月九日者、菊花豐樂聞食日爾在止毛、忌避所〔類〕有爾依氐、比年之間停寸〔類〕支奈止毛闕行叡、然時節止云物者、不可虛擲止、自昔云來留事毛在依天奈毛、此豐樂聞食之始賜布、故是以御酒賜倍惠良支退止之天奈毛、酒幣乃大物賜久止宣、賜親王已下文人已上物有差、大同四年九月九日、幸神泉苑觀射、兼命文人賦詩、賜物有差、弘仁二年九月九日、曲宴前殿、命文人賦詩、其文人五位已上賜被、自餘五位幷文人六位已下衣、天長格抄云、太政官符、宮內省、應九月九日節進三月三日事、右被右大臣宣偁、九月九日節、每事准三月三日節者、省宜承知之、自今以後依例永行、弘仁三年九月九日、同格抄云、太政官符、五畿內、志摩、近江、若狹、紀伊、淡路等國司、應進九月九日節御贄事、右被右大臣宣偁、件節御贄、准據三月三日節令進之、諸國承知、自今以後依件進之、弘仁三年九月十六日、國史云、天長元年三月丁巳〔類七十三〕詔曰、朕以不天、幼罹哀煢、未奉懷袖之敎、已違勤斯之恩、歲月崢嶸其積久、音容眇邈、不能逮曉、紫極以推、屏營白雲、而隕越靡潛、愼終之道、禮制有限、而追遠之悲、胸襟无洩、其五月四日、皇太后昇遐之日也、何輙忌景、逞恣良遊、五月之節、宜從停廢、夫拉絕覲覽理、資武備、防鬩討究、寶屬或照、國之大事、不可再闕、思欲依舊事以閱人徒、

是則居安慮危之道也、卿等宜〈議〔類〕〉指曰奏聞、公卿覆奏曰〈言〔類〕〉、玄功播氣、群生臭貴守人、紫極提衡、聖德詎加於孝、伏惟皇帝陛下、情深罔極、事功〈切〉終身、對颯風以无忌〈忘〉、瞻寒泉而永慕、愛臻忌月停此娛遊、凡厥群臣不任悽感、但馬射之道、於武尤要、冀北龍駒不調、則難馭山西、猿臂資習而增氣奇哉、夫九月九日者、所謂重陽也、龍沙廣宴之晨、馬臺高賞之序、風至時涼、馬肥人假〈段〔類〕〉、古之王者、多以茲日、有觀馬射、伏望乘此良節、以臨射宮、臣等請奉詔、附〈付〔類〕〉外施行、〈辛未〔文德實錄〕〉

齊衡元年十月、召刑部大輔春澄朝臣善繩、文章博士菅原朝臣是善、民部少輔大枝朝臣音人等、於藏人所、評重陽節文人所上之詩、

典藥式云、九月九日、呉茱萸〈廿把〉花附藥司供之、中務式云、藥司九月九日、裹呉茱萸料、緋帛一疋、緋絲二絢〈約〉、〈皇后宮亦同、〉

太政官式云、九月九日、御神泉苑、賜菊花宴於次侍從已上及文人、大臣行事、所司供設如常、〈事見儀式、〉

式部式云、九月九日、菊花宴、

應召文人者、前二日省簡定文章生幷〔式〕學生、〈十九无〉諸司、官人堪屬文者、造簿預令宣告、當日質明、召文人者准此、〈九月九日、文人畢式進奏但（且）令召入、又獻詩人省點之、移中務省、同注記其名、丞錄共至積祿所、授大藏省、即共監給祿事、〉

應掃部寮設座如常、輔以下就座、計列文人、即造名簿、卿若輔以名簿、奉進內侍、〈事見儀式、〉餘節

以七尺爲間

又云、諸衞官人、預文會者、五位已上不帶弓箭、六位已下勿著脛巾、

大藏式云、諸節祿法、九月九日節、皇太子綿三百屯、〈預文人者加一百屯、〉一品一百九十屯、〈文人加七十屯、〉二品一百七十屯、〈文人加六十屯、〉三品一百五十屯、〈文人加五十屯、〉四品一百卅屯、〈文人加卅屯、〉无品七十屯、〈文人加六十卅(式)屯、〉太政大臣二百五十屯、〈文人加七十屯、〉左右大臣各二百屯、〈文人加六十屯、〉大納言一百卅屯、〈文人加五十屯、〉中納言一百屯、〈文人加卌(卅サ)屯、〉三位參議七十屯、(式无文人加五十屯、)四位參議五十屯、一位一百卅屯、二位一百屯、三位五十屯、〈已上文人各加卅屯、〉四位卅屯、〈文人加廿屯、〉五位廿屯、外從五位下五屯、〈十サ〉〈文人加十屯、〉六位已下〈文人、十屯、(式作大書サ)〉

裝束記文

九月九日、紫宸殿宴會裝束、

前一日、所司裝束如七日儀、但傳臺三面、四角樹菊花、掃部寮立文臺二基、〈一基立南殿東第五間簀子敷、參議已上料、一基立版位西二許丈、四位已下料、案下敷虎皮、案上置筆筥、並內藏寮供之、〉內藏寮官人等、置殿上幷幄下紙筆、早朝中務錄率史生等、從日華門入、尋常版位北去一許丈、置宣命版位如常、〈雨儀、宜陽殿西庇如常、〉式部丞錄立標、尋常版位東二丈五尺親王標、次太政大臣標、次左右大臣標、次大納言標、次中納言標、〈三位參議、散四位參議、少退在此列、(儀サニ)〉次臣四位參議標、次王四位標、次臣四位標、次臣五位標、二宣命版位西二丈五尺、與王四位五位相對立文人王四五位標、次臣四位標、次五位標、次六位已下標、〈並以七尺爲間、若雨儀、宜陽殿西廂、自宣命版去三尺五寸大納言標、東去一尺五寸南折三尺中納言標、其南四尺、更東去二尺三位參議標、其南五尺散三位標、其南三尺、更東去一尺四位參議標、南參議標、承明門東西壇上東西兩行、立王四五位、臣四位五位標、並侍從列東、文人立西也、〉未明設中務

式部輔以下省掌以上及文人撿點座、(中務省設北便處、式部及文人設八省昭訓門外以北壇上、々本々、)

儀式貞觀

九月九日、菊花宴儀、

前二日式部省、點定文人作簿、宣示前一日、早旦所司裝餝紫宸殿、設參議以上坐如常、自尋常版南去三許丈構舞臺、承明門內左掖北進三許丈、立次侍從幄、右掖立文人幄、並横立雙幄、其日早旦中務錄、率史生省掌等參入內裏、置版幷立標尋常版以北進一許丈置宣命版、南去一許丈、更東折二丈五尺立(三〔儀式〕)親王標、次太政大臣標、次左右大臣標、次大納言標、次中納言標、三位參議、非參議三位、王四位參議、少退在此列、次臣四位參議標、次王四位「五位」(儀式无)標、次臣四位標、次五位標、二自宣命版西折二丈五尺、與王四位五位相對、立文人王四位五位標、次臣四位標、次五位標、次六位以下標、幷各相去七尺、掃部寮設中務輔以下、省掌以上座、於便處史生以上就座、次侍從以上就版受點、便差仰女樂前侍從二人、(侍從中若無其人、取次侍從帶劔者、若無帶劔者權帶、)設式部省輔以下、省掌以上及文人座、於八省院昭訓門外、以北爲上、(壇〔儀式〕)于時輔以下着座、錄文人見參、(五位以上遙點、六位以下自書、)造文人歷名四通、(一通卿進內裏、一通錄進太政官、一通史生送中務、一通留省、)內藏寮立文臺於舞臺西北、以虎皮敷地、立「其」(儀式无)上、臺上置革筥、唯參議以上臺在(殿)上、時刻皇帝御殿、諸衛服上儀、內侍臨東檻喚大臣、(大臣〔儀式〕)○稱唯、(伏サ)左近仗南謝座、升自東階就座、皇太子升自同階、○(謝座〔儀式〕)謝酒就座、中務省於長樂門前列立、次侍從以上式部省、於永安門前列立、○文

人五位以上六位以下立定、所司開承明門、訖大臣喚舍人二聲、舍人共稱唯、少納言代之、入自承明門東戶就版、大臣宣喚大夫等、少納言稱唯、出自同戶立屛幔外、北向喚之、親王以下依次〔儀式〕例稱唯、訖參入、諸仗興（親王以下次侍從以上自東戶、文人自西戶、式部省官人共引而入、錄一人行且稱容止）立定、大臣宣侍座、親王以下稱唯、謝座謝酒、參議以上升自東階就座、次五位以上六位以下、各以次就座、內藏寮給紙筆墨、少將參（時サコニ）議一人立南檻喚五位已上文人翹楚者一兩人稱唯。（自儛臺南度馳道、升自東階就大臣後宣進題、大臣）奏、訖復本座、文人成篇畢、進文臺下稱取〔儀式〕官姓名、跪開、置納之、先是內膳司益供御膳、主膳監益供東宮膳、大膳職益賜五位已上并六位已下文人饌、一兩巡之後、吉野國栖於承明門外奏風俗、少時女樂參入、奏樂訖、式部少輔進取文臺筥、自儛臺北度馳道、經左近仗（使サ）。東就廊、付內侍進之、无〔儀式〕經儛臺東南復座、掃部寮撤文臺訖、皇太子拜儛、次親王以下五位以上六位以下、出於庭中拜儛、无〔儀式〕訖復本座、于時大藏省積祿物於儛臺以南、（掃部寮頭、預ナ鋪賚祿床「上六」（儀式无））辨、大夫進奏祿數、內記進宣命文於大臣、外記亦進見參侍從及文人夾名、大臣惣取奏覽、尋事如常、訖、上下群臣避座〔儀式〕。列立、宣命大夫降殿就版、宣制曰、天皇「諸聞」（衍カ）我詔旨良麻止宣不、大命乎衆諸聞食倍止宣、上下群臣稱唯、再拜訖、更宣曰、旨〔儀式〕今日波九月九日乃菊花豐樂聞食日爾在、故是以御酒食倍惠良岐退止爲（弖奈元）、常毛賜酒幣乃大物賜久止宣、群臣拜儛復本座、賜祿有差、文人亦同、（或拜定詩等畢更加賜、）

清涼記、九日節會事（內裏式載神泉苑儀也、近代於紫宸殿行之、）

勒韵

探韵

韵坏　北山抄注寛平二年乍二坏先置殿上次將取之給將監令置者而延喜廿一年例如之

當日早旦、若有外任者、可預文人輩、大臣令奏事由、隨勅許召預之、左右近衛陣、列南階東西、如常。巳刻天皇出御南殿帳中御座、陣（衛〔北山〕）御稱警蹕、右置物御机南先供御硯、內侍臨其檻（東ニ）召大臣、々々謝座謝酒、參上着座、皇太子參上、謝座謝酒着座、（座北邊、先置紙硯机也、）次所司開門、闈司着座、大臣喚舍人、々々稱唯、退入、少納言替參入、大臣曰、大夫召世、稱唯、退出召之、親王已下參入自承明門東扉、文人參入自西扉、庭（詔サ）中左右相分列立、（我（或サ二）像仰右兵衛陣、令禁文人外出、）謝座謝酒、各着座畢、大臣起座、奏可令獻題之狀、勅許訖、大臣召參議一人、仰事曰（由）、令召文章博士等、參議臨南簀子召名、博士等、起自西幄、經舞臺南度馳道、昇自東階進跪、大臣仰可獻題、博士等、大臣座後跪書之、（北面西上、大臣給前紙硯令書之、兩人雖獻、尙書於一紙、）大臣進奏之、御覽畢、以其一爲今日題、（或更又令獻、又令勅韻、令付韻、臨時不定、或降給勅題、又令給文人獻韻、）大臣還座、令清書、進而奏之、大臣又令書一通、就皇太子座邊授之、博士等下殿還幄、若有探韻、博士還幄之後、大臣奉勅令置探韻、左近衛次將持盛韻坏、昇自東階、置文臺匣內、左近衛將監持探韻坏、進於陣置庭中文臺匣、（先是令藏人傳給於大臣韻字二坏、同書韻二紙、大臣寛平二年（元〔北〕）以盛探韻器先置於殿上、次將昇殿取給、右近將監令置之、而延喜廿一年例如此、）大臣起座、進就文臺下、以盛探韻器置匣蓋、進。（膝行〔北〕）捧候、天皇探訖、大臣返置坏還座、（天長八年例、大納言自進探而奉天皇、而延喜廿一年例如此、）次親王公卿屬文（文元サ一）文者就文臺而探韻、內記於階下、聞唱聲記之畢、次陪幄文人、以次一々進探、式部錄着西頭床子記之。內膳供御膳、次主膳給皇太子膳、大膳給公卿如常、三獻之間、內敎坊別當下殿、執舞妓奏付內侍奏之、（或二獻後奏之、別當不參、大臣奏之例也、）次內敎坊

奏樂、次大臣給詩（奏ナド无サコ）諸大夫酒、侍從四人就幄座（ト起サコ）、應召進立左近陣東南方、參議傳仰畢、其二人相
分經舞臺南、著文人幄、行酒、若有給氷魚、奉仰采女二人、一人執氷魚、一人執鹽梅、度御前、
就公卿座、授上座人、第一者座（東ナコ）受之、令內豎班給之（令サ）、獻詩畢、式部輔一人進經舞臺北、執文臺
匣、候東廊下、右近少將昇自南階、執殿上詩匣退下、令取庭中匣、更昇置大臣座東南邊、退下、
奏樂訖、內敎坊退出、上下群臣避座拜舞、（近代奏樂畢早（行サ）畢、待執文臺群臣拜舞、失錯歟、）有勅令稱所獻詩、大臣奉勅、
令參議一人召文章博士二人、二人（或召加他儒上萌者、）博士進、昇（列サ）自東階候南廂、親王公卿下座、候御帳
東邊、近衞次將二人、昇自東階到北御障子東戶下、秉脂燭、（殿司豫儲脂燭、候北御障子下、）照文、仰令博士一人
講詩讀序、幷五位已上詩、或及深更不讀之、先是大藏省積祿綿於庭中、爰辨官奏祿目錄如
常、大臣以宣命幷侍從已上見參文人夾（交サ）名付內侍奏之、（或文人不獻詩、不預給祿、）竟畢返給、大臣還座、召
參議一人、先授宣命文、召一人授見參文人夾（交サ）名如常、次上下群臣避座、宣命使就版宣制、畢
群臣再拜舞蹈（喚無サ）、訖各還座、中務省唱見參、親王公卿應召下殿賜祿、天皇還御、
兩儀、其儀大略同正月七日儀、但立文臺於承明門西第二間、文章博士應召參上、經承明門東
西廊、春興宣陽兩殿砌參上、獻詩後、式部輔取文臺匣、參進又同之、
若有損年、止此宴會、前一日勅其由於上卿（又コニ）、當日上卿奏請王卿已下侍從已上、可給菊酒之
狀、奉仰之後、就宜陽殿座行事、事終奏見參文章早朝書司獻菊花二瓶、（有臺、）典樂寮茱萸四囊、

紀略延長四年九月九日重陽宴題云折花香盈把

紀略延長八年九月九日無節會

（出御南殿、此花立南殿廂御前間、茱萸嚢結着紫宸、清涼兩殿御帳前南兩柱如例、（件サ二））

吏部記、延長四年九月九日、菊花宴、左大臣奉勅、召大藏卿、令公統博文朝臣仰召了、久不還、此失禮也、近衛中少將取脂燭、入東廂戸取之、而入障子戸、非先例云云、居御帳艮巽角下、（艮方小進、南漸進東、）王公及講師博文、進御床東、（講師在中、西嚮在御床東、親王講師北南向、公卿在講師南、西嚮數重、）先讀序、次自下讀〔民サコ〕十餘枚、上授御製、與左大臣撤先々所讀之詩、以御製置宮上、令讀上時之間詩、中義博文朝臣、應響對答、一二有不通、令公統朝臣釋之、（公統朝臣後到、故在講師後、）左〔西宮〕右中將英明朝臣詩有佳句、勅勸盃、彈正親王受之勸講師、有勅行講師滴瀝、次散三位只有佳句勸坏、每有麗句、令博文朝臣詠、到御製、群臣盛發共朗詠、中將宰相勸了、群臣復本座、口〔ト又〔西〕〕此日三親王及余得獻詩、先到御帳後、令內侍密〔審サ〕奉之、初酒觴數行賜供御、下氷魚於殿上、群臣、釆女二人就御臺盤、一人執氷魚、一人執汁、來授左大臣、（先年授式部卿、今年式部卿不〔中カ〕參、親王座上空、故賜大臣乎、）大臣取之置臺盤、（先年、式部卿親王、下座跪受、而今日大臣不動座、）內豎二人傳取、先行親王座、次公卿座、即各取小許魚、分入臺盤之器、次取汁沃、

紀略

延長七年九月九日、依異損停節會、唯侍從以上、享飯宜陽殿、左大臣問群卿、今日先例不讀見參歟、右衛門督云、先年有讀見參、准近年例、不見讀之、乃從其議、是日上下常服、不着魚袋、（唯諸衛佐等服闕腋袍、）

延長八年九月九日、候御前、不往宜陽殿會座、及〔晩サ一〕膔藏人式部少輔藤原在衡傳曰、所令奏之見

參文云、諸親王雖禁中不預會座、故不入見參、蒙勅將進退、即詔令入見參、

延長八年九月十一日朝、左大臣令奏「伊勢御幣宣命文、（以下四十二字原本缺之今以他本補之）書青帋、上盥洗、覽了所拜、大臣返賜、捧持罷出、後大納言仲平卿重令奏、誤也、上甚怪不覽、」

殘菊宴事（十月五日、令復舊用九日、然爲見往事、獨識此文、其儀又同、）

文粹二

詔、望五雲而穿服、汾水之遊不歸、攀九霞而摧心、荊岫之駕彌遠、九月。（九日〔文〕）者、先帝昇遐（霞〔文〕）之月也、故九日之節廢、而經年丹藥無驗、徒傳禦寒之方、黃菊失時、空綴泣露之夢、朕之長恨千秋無窮、爰洛水春遊、昔日閣筆（寔〔文〕）、商飈秋宴、今時卷筵、鹿鳴再停、人心不樂、詞客（人）才子漸呑吟詠之聲、詩境文場、已爲寂寥之地、孔子曰、文王已沒文不在茲乎、宜開良讌（燕〔文〕）於十月之首、。翫（以〔文〕）餘芳於五美之叢、凡厥儀式、一准重陽、主者施行、

　天曆四年九月廿六日、大江朝綱作、邑上御時號殘菊宴、行來久矣、安和元年、依詔復舊、

（祀署）詔、損益隨時、宿霧開（閞ヵ）於連山之上、沿革有日、皇風扇於四海之中、五月者、先帝昇遐之月也、端午之遊、縱在閱武、亂子之恩、何同臨文、五月之節、一切之吏、尋良辰而設宴、訖美景而命觴、豈（只ヵ）天君上以樂之期、誠是臣下布忠之處、而重陽廢於承平之初、踏歌停於天曆之末、雖復翫殘藥於（以ヵ）初冬、移射禮於三月、然猶露菊含過秋之恨、煙楊忌（忘ヵ）舞春之娛、追感徂儀、莫不惆悵、方今驪騵代遷、星霜稍隔、傷佳會之多廢、憶古典之更存、正月十六日踏歌、十七日射禮、九月九日節等、宜

復舊制、庶使登降之禮無違、文武之道不墜、主者施行、

安和元年八月廿二日高成忠作

西宮記引西記
天曆五年十月五日、文章博士橘朝臣直幹、依勘事不參入、仍召左大辨大江朝綱朝臣、蜷下第一博士也、博士三統宿禰元夏等令獻題、但此度依有御題、不用博士等所獻之題、其題云、方サ蘂香近菊籬、以長爲韻、件韻字有勅、朝綱朝臣所付進也、

天曆七年十月五日、天晴、時小雨、小雨改晴〔西宮記〕仍儀改晴儀、侍從文人等座、設於春興、安福等殿、中務錄入自日華門、改置版位、掃部寮改立文臺於承明門西第二間、今日左大臣申障不參、右大臣早參、于時從御所下給探韻案文二卷、一卷給內記、令記王卿所探字料、一卷令外記給式部省、令記諸大夫所探字料也、今日內記皆悉被召文、仍以外記春道有方爲內記代、即兩奏安文、皆給大外記多治眞人眞實、弁入韻器二坏、以土器入件韻、即以同器覆其上、以帋封其邊、但一坏之小一坏、御及王卿料、大一坏作參議以下料、以給折敷置件器二具於其上、大臣披見案文了、召大外記眞實眞人給之、次召右近衛將監藤原方儀、致サコ給入韻器、令候陣邊、文章博士橘朝臣直幹、三統宿禰元夏等獻題、而依不叶天意、更又令改進了、其題云、花寒菊點叢云々、次左近少將源朝臣兼材揷笏、取韻器自東階昇殿、從簀子敷趁進置案上、今案、開封可置筥中、退還、次右近將監方儀、撤弓取器、經安福殿砌、依雨儀也、趁進置文臺筥中、退還、次大臣立座、直出自東第三間、就案下、揷笏開韻器之封、置筥中、張〔西〕自第四間直進、到御座東方、膝行捧筥候御探、爰宸儀探給其一告サ字、即被仰云、得壽字也者、大臣承仰、如元還出置筥、拔笏自第三間二〔西〕還入復座、即菩去御探

紀略延喜九年九月九日依雨停重陽宴

字、次權中納言兼明卿、（非博士之者、特所採也、）有中納言在衡卿、參議大江維時、同朝綱朝臣、一々起座、自簀子敷就案下、披而插笏探韻、右傾開見了、立磬折、奏官姓名及字訓音給等之由、右廻還着本座、令探韻之間、（午二點、天皇御南殿、中四點、採韻々、）先置巳暮獻詩之處、夜更差闌、仍有勅不讀詩、但樂訖、即式部輔并左近少將兼材朝臣、取文臺筥、置御座東方、如常儀、（此間可有拜、而不注、）

詩題體樣其一端

七言初冬侍宴、同賦花寒菊、點葉分一字、應製一首、（探得開字、）（開サニ）權中納言三位源朝臣兼明上、

右王卿以下文人等、所書如此、但至于初獻時、只可書題目、

天暦九年閏九月廿一日、左大臣著左近陣、示告諸卿云、（大納言一人、參議一人、云サ）先日被仰云、今年秋間疫癘流行、人民病苦、來月殘菊宴、有無之由、諸卿可定申、抑去延長元年、依疫癘停九月九日節、（紀略）延喜廿年、依諸國損、不堪并疾疫等事、停止同節、（紀略）同九年、又依疫癘并樹木秋花等之事、停止云々、（大臣サ）外記所勘申如此者、今日依諸卿數少、不能一定奏聞、但太政官奏之、次奉勅召少外記御船傳說、仰云、來月五日殘菊宴、依疾疫事宜隨停止、今案、十月五日、（當御物忌云云、）

吏部記、天暦四年十月八日、（九日節、停止後、國文從自サ常「悲」（悲カサ）寂然、今「有」（日サ）新儀、以來月上旬可開食殘菊宴、其菊准玉燭寶典、十月五日可宜由、略定了、而彼日當內會九坎、識者有本文、可避、依暦道忌也、延五日以八日可被遂行、但明年已以五日可爲定日由、昨日被定下耳、）式部少輔三統元夏、執殿下文臺筥、到東階下、左少將藤原伊尹、空手進執殿上臺筥、還東（降自西）階、加執殿下筥、經殿東廂、入母屋東面第一間、置大

臣座西南、初伊尹私問、置文臺筥儀、即以延長例示誨之、少將之云、内辨大臣仰可置臺盤上由、答云、是敍位日置位記之筥例也、讀(講[西])詩之時就平座、仍更安盤上、雖(然[西])(ト又カサ)然大臣所仰必有所據、候氣色、可進止、仍伊尹捧筥、跪大臣座後候氣色、殊無處分、。後置之、又内宴例、次將加弓執筥、節會仗檜已立仗頭、仍拱手而進、(秉燭又如是、)又勅左大臣、召博士等、大臣即仰參議維時朝臣、令召朝綱朝臣、直幹元夏等、江宰相下殿、命(令召[西])告知博士等後、進南欄召之、左大臣云、仰御酒勅使者、所以降殿、依不知夾名也、今指名仰之、須直進召之後、下殿令告之、(云サ)左大臣展詩、右大臣擇之、(也[西])講詩儀如延長例、左中辨大江朝綱有佳句、令献(无[西])坏巡先及講師、(上献詩者[西])殿。上總太守章明親王、參議維時(朝臣[西])。并余也、參議就臺献之、親王所上之詩、及讀(講[西])詩之次、左大臣乞求之、仍付與之、其御製當扶給落置物御机下、左大臣就賜之令講之、朗詠未畢、左大臣奪御製懷之、右大臣云、先例當座第一人領之、今大臣強領、可恠之、

天曆五年十月五日、午終參入、上已就御座、左大臣降階、催闈司遲參、須臾召舍人、(西元)少納言大江朝望應召、即仰召大夫達、右大臣難云、大節召大夫等、(子コサ)重陽踏歌等、(陪コ一)或稱召侍從、(爲サ一)須仰召刀禰、而今日仰召大夫達可恠、是問招内豎、達遲參恐乎右大臣、内豎頭安倍申云、益饌前非召、(伏サ)難輙上殿、須觸外記將申、其由、有頃又申云、案内申、益饌之次可申由、羞索餅後、内豎來仗頭傳召、即昇殿陪座、以候藏人所(取[西])之花瓶二臺(基[西])、揷菊立南廂、先例以前供御讀經之大(花[西])。瓶揷之、右

大臣又以爲貼、其殿上文臺立東第四間也、云々 復舊例、今日當御物忌、而依無止臨軒、今朝分使七寺無讀詩事、又依御題無御製、親王就臺獻詩事、年來久絕、又不講詩、故無使披加入、仍不獻詩、

九月九日裝束

御服如例、王卿以下着魚袋靴等、諸衞督將佐等、服闕腋袍、槍杖番長以下服小儀、

○十一日奉幣伊勢太神宮事 屢務

始奉祭大神、見神今食部、

日本紀曰、伊弉諾尊、伊弉冊尊、共議云、何不生天下〔紀〕之主者歟、於是共生日神、號大日孁貴、大日孁貴、此云、於保比屢咩能武智、一書云、天照大神、一書曰、天照大日孁尊、孁音、力丁反、此子光華明彩、照徹於六合之內云云、一書曰、伊弉諾尊曰、吾欲生御寓宙〔紀〕之珍子、乃以左手持白銅鏡、則有化出之神、是謂大日孁尊、此間有脫文歟 然後洗左眼、因以生神、號曰天照大神、

崇神天皇五年、國內多疾疫、民有死亡者、且大半、矣〔紀〕六年百姓流離、或有背叛、其勢難以德治之、是以晨興夕惕、請罪神祇、先是天照大神、倭大國魂二神、並祭於天皇大殿之內、然畏其神勢共住不安云々、

垂仁天皇廿五年三月、天照大神、誨倭姫命曰、是神風伊勢國、則常世之重浪歸國也、傍國可怜國也、欲居此國、故隨大神敎、其祠立於伊勢國、因興齋宮於五十鈴川上、又謂礒宮、則天照大

戸座大炊部

神、始自天降之處也、一云、天皇以倭姬命為御杖、貢奉於天照大神、是。倭姬命、以天照大神、鎮坐於磯城嚴橿之本而祠之、然後隨神教、取丁巳年冬十月甲子、遷于伊勢國渡遇宮云云、

國史云、文武天皇二年十二月、遷多氣大神宮度會郡、弘仁式云、語、伊勢國大神宮封物者、是神御之物、宜准供神事、勿令濫穢、（大寶二年七月八日、）

官曹事類云、　右符案云、養老五年九月十一日、天皇御內安殿、以少納言正五位上紀朝臣男人、為舍人、引中臣從五位上中臣朝臣東人、忌部大初位忌部宿禰呰麿等、伊勢大神宮幣帛、呰麿、渡會神宮幣帛、無位中臣朝臣古麻呂訖、即以皇太子女井上王、為齋王、仍移於北池邊新造宮、其儀右大臣從二位長屋王、率參議以上及侍從并孫王等、而前從之內、侍從五位下播磨直月足、從五位下余比賣太利等、率女孺數十人而從之、乳母二人領小女子十餘許人、繞輿從行、中臣正六位上菅生朝臣忍杵、忌部從七位上忌部宿禰君子、輿前從行。輿人用左右大舍人六人、並著青摺布衣、正五位下葛城王、從五位上佐為王、為前輿長、從五位上櫻井王、從五位下大井王、為後輿長、從五位下石上朝臣勝男、領前內舍人八人、從五位上榎井朝臣廣國、領後內舍人八人、左右衛士從宮門至齋宮道、兩邊陣立至宮、安置訖、其威儀從者、及衛士各令却還、其齋宮任中臣從八位下中臣朝臣大庭、忌部從八位上忌部宿禰虫名、宮主少初位下伊吉卜部年麻呂、神部四人、卜部一人、戶坐一人、御炬二人、（神祇記文云、膳部四人、大炊部二人、酒部二人、馬部二人、）

太政官式云、九月十一日、行幸八省院、奉幣於伊勢太神宮、其使者太政官、預點五位以上王四人卜定、部、用卜食者各一人、大臣奏聞、宣命授使王、其神祇官中臣忌部發遣、（事見儀式、）

中務式云、奉幣伊勢太神者、九月十一日平旦、未行幸前、錄率省掌入大極殿院、置版位於後殿東南西庭、（事見儀式、）（无ノ无）

神祇式云、九月、伊勢太神宮神嘗祭、

幣帛二箇、（內藏寮供設、）絁三疋、絲八絇、倭文一端一丈、席二枚、鞍二具、馬四疋、籠頭料布一端一丈四尺、

右當月十一日平旦、（帛ヵ）天皇臨大極後殿奉幣、（事見儀式、）其使諸王五位已上、及神祇官中臣、忌部官各一人、給當色、執幣五人、使從者三人、各給潔衣布一端、但齋王初參入之時、設御座於大極殿、（事見儀式、）

祝式云、伊勢太神宮神嘗祭、皇御孫之尊、以伊勢乃度會五十鈴河上爾稱辞竟進奉流、天照坐皇大神乃大前爾申給久、常毛進流九月之神嘗乃大幣帛乎、某官某位某王、中臣某官某位某姓名乎爲使天、忌部弱肩爾太襁取懸持齋波利捧令持天、進給布御命乎申給久止申、

豐受宮同祭、

天皇我御命以天、度會乃山田原爾稱辭竟奉流、皇（无〔式〕）大神乃太（无〔式〕）前爾申給久、常毛進留九月之神嘗乃大幣帛乎、某官某位某王中臣某官某位某姓名乎爲使天、忌部弱肩爾太襁取懸持齋波利令持氐、進給布御命

乎申給久止申、

國史云、寶龜三年八月(十甲寅〔紀〕)。異常風雨、拔樹發屋、卜之、伊勢月讀神爲祟、於是每年九月、准荒祭神奉馬、又荒御玉命、伊佐奈岐命、伊佐奈彌命(荒)、入於官社、又徙度會郡神宮寺於飯高郡度瀨山房、

(下文載符)元慶六年十月、勅山城國司、令祇承奉伊勢太神宮幣帛使、先是神祇官言、撿格條奉伊勢太神宮、九月十一日神嘗(〔三實〕)、二月四日祈年、六月十二月々次等祭、及臨時幣帛使、出宮城之日、左右京職主典以上、率坊令兵士、相迎外門、遞(送〔三〕)出京城、近江伊勢等國每至堺、首目以上一人、率郡司健兒等相迎祇承、而出自京。(職サセ)城到近江國堺、無人祇承、不掃汚穢、望請、令山城國司相迎祇承從之、

貞神格云、應令掃清路次(按〔格二〕)雜穢幷目以上祇承事

右得神祇官解偁、撿案內、奉伊勢太神宮、九月十一日神嘗祭、幷二月。(四日〔格〕下文)祈年、(元〔格〕)六月十二月「(格无)十一日、」月次祭、及臨時幣帛使等、出宮城之日、左右京職主典以上、率坊條令兵士、相迎外門、遞於京極、近江、伊賀、伊勢等國、每到彼堺、目以上一人、率郡司健兒等、相迎祇承、而今件等國、頃年之間、不勞祇承、不掃汚穢、路頭多有人馬骸骨、骨既見穢惡、豈云清愼、望請、每遣件等祭使、依例令國司一人祇承幷掃清穢惡、若有致怠、准闕祭事科上祓者、右大臣宣、依請、

貞觀四年十二月五日(〔格二〕)

延神格云、應令山城國司祇承奉伊勢太神宮幣帛使事
右得神祇官解偁、謹案格條云、奉伊勢太神宮九月一日神嘗祭、并二月四日祈年、六月十二月月次祭、及臨時幣帛使等、出宮城之日、左右京職主典以上、率坊令兵士、元〔格〕相迎外門送於京極、近江、伊勢等國、毎至彼堺、目已上一人、率郡司健兒等、相迎祇承者、而今次出〔三格〕自京極至近江堺、無人祇承、不掃汚穢、望請令件國司祇承境內、謹請官裁者、大納言正二位兼行民部卿〔格二〕藤原朝臣冬緒宣、奉勅依請、若致闕怠、罪如貞觀四年十二月五日格、　元慶六年九月廿七日

裝束記文

九月十一日、八省院、小安殿、奉伊勢太神尋常幣裝束、前一日掃除如元日、元〔江〕從大極殿艮角、經小安殿北、至大極殿坤角、曳班幔、或ハコ（去壇下各三許丈、但大極殿艮、小安殿巽、開出入門、）當中戶「中央」東西幔柱立同處、曳了御輿幸時、主殿寮官人爲テサ開幸路、其班幔艮角、至北廊柱下、從昭慶門巽角柱下、亦至于班幔下、從坤角柱、亦至班幔、並懸幔、小安殿北戶東西掖、南北行並曳班幔、又從殿中央〔江〕戶東西掖、至于大極殿北戶東西掖、南〔江〕北行曳班幔、（懸以大藏省綱、（綱セ）內自柱內、並廊自柱外、小安殿）同殿中戶東西掖、南北行立信濃布障子、南方馬道四間內三間、東西行傍柱立同障子、（東第一間不立、）西四間內三立同障子、其東四間內西二間、敷一ス滿折薦、其上敷廣筵、其東北立亘御屏風、西方南北各立御屏風一帖、從其御屏風南北端、西去二許尺、立御屏風一帖、（東向、爲屏代、）其內中央鋪二色綾毯代、立大床子御座、其上鋪高麗褥、其

東二間敷葉薦、御座東御屏風東、立御屏風一枚、(巽向)其前敷東筵一枚、其上置錦端半帖一枚、(奉御座、)其巽差去敷葉薦一枚、(巽向)其上置(置〔江〕)御幣小机二、(神祇官供奉、)其巽壇下敷白砂。中臣版位、其東去一許尺、小退南置齋部版位、御座乾角鋪小筵二枚、立御屏風二枚、(南向開閉セ戸、)其內立赤綠(漆サセ)倚子、(為御粧物所、)其南方北行鋪黃端疊二枚、(內侍候所、)中戸馬道敷葉薦、其上敷兩面筵道、(幸路也、)其筵道東方障子下、南北行敷疊一行、(女官、「御物」(祗候所、下且同、)〔江〕)西四間內北壁下東去一間、東西行敷內侍并女官座、(東內侍座、西女官等座、)其南方差東去一〔江〕南北行立信乃布障子一基、其西方敷座一行、(內藏寮候(作〔江〕)幣所、)其南障子南方砌上、東西行敷疊二行、(殿上人(作〔江〕)座、)西壁西砌上、敷葉疊一行、(藏人所、并御藥陪從座、)其壇下敷座二行、(一行出納等座、一行小舍人等座、)一承明、建禮門、東西北行曳幔、八省院照慶門內東方廊下、曳幔設公卿座、(東西行對座、)其東南北行曳幔、其東敷辨少納言、外記史、內記等座、(辨少納言座東西、外記座南西、內記座北面、)嘉喜門東掖曳幔、東西行敷外記史座二行、(北史座南、外記座對座、)其東南北行敷座一行、(外記官史生、并召使等座、)其東南北行敷薦一行、(使部等候所、)東福門南方西第一間、設大臣座、(南向)其南敷使王膝着座、照訓門內北第二(三〔江〕)間立置幣案、(其下敷葉薦、)東福門內。掖(東〔江〕)第一門敷辨少納言座、(西向)其東敷外記內記等座、(西向)其東敷史生、召使座、照慶門西掖、曳幔敷薦、(御輿候所、)

儀式貞觀

九月十一日奉伊勢太神宮幣儀

前四日、外記錄王氏五位已上四人歷名、封之令神祇官卜、(五世者不須、)神祇官卜畢、注合否進外

記執之、於大臣前開封令覽、訖喚卜食者仰之、亦告神祇官、其日昧爽、掃部寮於八省院小安殿東第三間中央鋪御坐、(東面其後施屛風、)東壁下鋪置幣葉薦、(豐受宮幣在南、太神宮幣在北、)西第一間北壁外置簀一枚、第二間鋪褁幣葉薦、其左右鋪長薦、(爲褁幣者座、)第三間北壁下鋪內侍座、其南少東鋪長疊、(爲闈司等座、)東廊鋪參議以上座、(西面南上、)北廊鋪少納言(十席〔儀式〕)辨座、(南面「南」(東サ)上、)其西少後鋪外記史座、其後鋪史生官掌座、(西面同上、)平旦內藏寮官。一人、(十八〔儀式〕)率藏部二人、將幣物候、內侍以下四人從大內出褁備官人、執置葉薦上、中務錄率省掌、入置版於小安殿東南庭、(自小安殿東南廉斜去二○丈二〔儀式〕尺、向乾置版、是○(爲〔儀式〕)前版也、又斜去一尺○(更〔儀式〕)東北去四尺、向乾置版、是爲後版也、)

乘輿御殿座、勅喚舍人二聲、舍人四人共稱唯、少納言代入就後版、(後〔儀式〕)勅喚中臣忌部少納言稱唯退出、云喚中臣、忌部共稱唯、入各就版、(中臣就前版、忌部就後版、)後執者一人、以官人充之、(卜〔儀式〕)隨忌部入立、勅忌部參來、忌部稱唯、昇殿跪、拍手四段、先執豐受宮幣授後執者、(无〔儀〕)次執大神宮幣、(拍手如前、)自持後版、(每執幣拍手一段、)訖勅中臣參來、中臣稱唯、昇殿跪持、勅好申テ奉禮、中臣稱唯、後版訖相引還出、(先忌部次後執者次中臣、)少間乘輿還宮、蹕而不警、即日使等、從神祇官發向、廿日使等、就內侍復命、

清涼記、十一日奉幣伊勢大神宮事

當日早旦、主殿寮供御湯殿、又上卿以宣命文、付內侍若藏人奏之、(以下十三字原本欠之依他本補之)覽畢返賜、又遣內侍女藏人各一人於八省院令褁御幣、

天皇御於紫宸殿、少納言不奏鈴持候之、又候大刀契如常、諸衛不稱警蹕、乘輿出自承明、建禮兩門、幸於大極殿後房、主水司供御盥具、端笏著御座、（東第二（一ヵ）間後（渡ヵ）平敷也、）先奉拜御幣訖、（兩段再拜、內裏式、不載此拜、近代所行如此、）喚舍人二度、舍人稱唯、少納言入就版、勅曰、召中臣忌部、少納言稱唯、出喚中臣、忌部、乃後取者惣二人、就版位立、勅曰、忌部參來、忌部稱唯、昇殿跪拍手、執幣退跪砌下、轉授後取者、後取受復本所、忌部復進執幣、復座如前、又勅曰、中臣參來、即稱唯、上殿向西北隅而侍、勅曰、如常能申氏奉、中臣稱唯、退下出閤外、可一許町、（以執幣者、不見爲限、）皇輿乃還宮、臨時奉幣伊勢大神宮儀亦同此、（但勅中臣詞、可無如常字、是延喜例也、）此日降雨不行幸矣、上卿就八省院行事、

政事要略第廿四

政事要略第廿五 年中行事二十五

十月

朔日視告朔事

同日旬事（已上見四月朔日、）

同日及十一廿一日著朝座事（見四月朔日、）

同日諸司幾内進奏考選幷雜公文等事（告朔〔念〕）

同日奏發鼓吹聲日事（鼓吹儀幷發聲試生事、見三月朔日）

二日宮人冬衣服文事（見四月二日）

同日奏可供新嘗祭官田稻粟卜定文事

三日以前點定五節舞姬事

四日刑部省進年終斷罪奏文事

五日中務省進妃夫人嬪女御冬衣服文事（見四月五日）

同日射場初事

十日中務省奏給後宮及女官冬時服文事

同日興福寺維摩會始事（不參氏人事、在[illegible][illegible]部）

十六日三省進秋季帳事

廿日以前奏大歌人名簿事

廿一日競馬負方獻物事

亥日餅事

初雪見參事

十一月

朔日着朝座事

同日內膳司供忌火御飯事

同日中務省奏御曆事

同日神祇官始奏御贖事（自一日至八日奏之、見六月朔日、）

同日諸國進考選文及雜公文事

朔旦冬至會事

十月

○朔日視告朔事

○同日旬事（已上見四月、）

紀畧

延喜十七年十一月一日丙子、皇太子參上着座、（但其座參上等儀未詳、）同日內豎立大盤於殿上、所司立大盤於宜陽、春興兩殿西廂、三獻之後、有仰召諸大夫未得解由者、皆預此座、（今案、色々奏事如例、但近衛府不奏音樂、其由不詳、）但是日朔旦冬至也、天皇未御南殿、公卿上表付內侍奏進、其儀具見日記、（今案、上表之間、公卿立陣座、列立軒廊北小庭、大臣一列、納言一列、參議一列、並西面北上、大臣付表文於內侍、了復本座、）

同十七日壬辰 新嘗會豊明有詔書幷敍位等事、
延喜廿年十月一日、右近少將藤原朝臣忠文、左近將監三宅冬貞、右衛門少尉藤原喜(嘉サ)會等、三人就版番奏、但左右兵衛衛門府不奏、爲乖舊例云々、
此一行金澤本注サ
天曆四年一、左衛門奏不候、督師氏有勘氣罷出、紀畧
紀畧
應和元年十二月庚寅朔、去月廿日遷宮之後、今日皇帝始御紫宸殿、御鎰(鑰コ)奏官奏、幷供御膳給臣下、下器(後カサ)渡諸衛番奏、恒例第二、下器「之」(渡〔金〕)後有番奏、少納言庭立奏等皆如常儀、畢即內侍(々〔金〕)出自御座後方、於御帳東方御屛風南妻召大臣、內侍無召詞、只進出許也、大臣立座、經東廂入自母屋北間、至御帳東邊跪、天皇勅曰、可令奉仕音樂者、大臣稱唯、還着本座、召出居左近中將源重光朝臣、右近權中將同延光朝臣等、延光朝臣、同候出居座、各稱唯、進立大臣座後簀子敷、 臣仰云、令奉仕音樂與、共稱唯、下殿之後、左右近衛府共發亂聲、恒例二孟旬雖無勅語、伺御酒獻、即左右奏音樂者也、而今日不待三獻發亂聲、是已有其仰歟、(立サ) 參入音聲(聲サコ)之後、舞各二曲、罷出音取了、次內侍又出於御座東方、大臣立座、經東廂跪候御座東方、如先進跪奉勅語、勅語不詳、仍不見(是〔金〕)記、 稱唯還着本座、召出居左近中將重光朝臣、稱唯、進立大臣座後、仰云々、召掃部寮、可令置草墪也、但其仰詞不詳、仍不注、 稱唯、自殿退下之後、掃部寮官人五人、各執草墪昇自東階、置列御帳東去一許丈、南地(北〔金〕)一行、但件草墪當東第四柱也、 次大臣立座、經東廂入自母屋南一間、就北第一草墪座、須臾召大納言源朝臣、起座稱唯、維(无サコ)經東廂入自母屋東面南一間、着草墪座、次參議藤原朝忠朝臣、源重信朝臣等、各被召曰着同

宇多法師
博雅

唱歌

法師親王敦實
親王也
內宴

座、自餘上達部猶皆在本座、今案、先例不被召人々、或立座退出了(行サ)、而今日皆悉從(候コサ)本座可有氣色、于時圖書寮女官等、執倭琴宇多法師笙及笛等出、自北障子戶一々授之、大臣以下訖吹笛彈琴、殊亦召右兵衛督博雅朝臣、令候上達部座後、又出居侍從大藏卿源盛明朝臣、右近少將藤原朝臣淸遠等、被召候同所、是則依唱歌事也、重有勅、召箏琵琶等、改給大臣及大納言、近衛少將等、取件箏(等コ)等授大臣以下、但至于倭琴、博雅朝臣奉仕、卽奏賀殿及此殿等之曲、此間中納言左衛門督師氏卿獻盃、右近中將延光朝臣執瓶子、師氏卿突片膝盃獻、而法師親王說曰、去延喜十六年、上達部幷侍從等、獻盃之儀乍立唱平、宛如內宴等時云々、而今日巡行往來如例、管弦一二曲之後、天皇有召大臣之氣色、今案、勅語之趣(隨サ)聞於本(今サコ)者起座、稱唯還着、可行仰事歟、大臣立座進跪候御座下、奉勅還着本座、卽召左近中將延光朝臣、仰云、御階下竪(豎コ)女與、稱唯、退歸之後、左右近衛將等、自障子戶取出被物、各賜大臣以下、白張綱長各一襲、但大臣以下等差、未詳其由、爰大臣以下降座取祿、一々退下、從東階之間、近衛將監等、又執辨少納言幷侍從等祿給之、件祿物入唐櫃、置宣仁(化イコ)門下、但其色目各黃衾一條也、今案、後必主上被仰、彼日出居重光(元コイ)朝臣曰、王卿降座取祿物北(小サイコ)拜、卽懸頸(領サイコ)把笏下殿、可有舞踏之事云々、大臣以下捧祿物、列立版位東邊、庭サイコ西上北面、參議以上一列、非參議以下一列、再拜之後、懸頸ト領サイコ舞踏、取笏再拜、了若イ退出、次天皇入御了、

今案、天皇若下從倚子尻サイコ御座、御平敷御座者、王卿皆下座可跪候歟、但至于被召候御帳東方之瞿、以圓座可其座歟、

吏部記、延長六年十月一日、旬前例、有召平鋪、余問其儀曰、御帳東西嚮、北上鋪座、指名召候

之、其時不被召之人、早罷爲善、若最屋座親王或久不退之時、出居仰合罷之、則甚無面目、昔諸葛中納言、知必可有召、而先召入條式部卿親王、及故左大臣等之時、早起罷出、或自陣召還之、是等知舊例者也、凡十月一日旬、內豎以下器內下御膳物賜之、先粟炊雜、以上抄（杪〔金〕）少許、置飯邊、次蔓菁（アラナ）茄物、以筯挾少許、置在臺盤器、次堅魚同前、次堅鹽（キタシ）又挾一顆加鹽器上、

延長四年十月一日旬、上出御後、未刻參入、不覩（観サコ）初儀、（左近中將公（久ダ）賴朝臣云、日晚參者例不上殿、却廻（以ノイ）刑部卿中將宰相等云、雖晚（唯コイ）置未下御箸之時、於聽上殿、中將再三返難、遂有召參、着最屋座、）其儀上御紫宸殿、群臣一列陪面廂階、以東二箇親王在座上、（西上北面、）其數外親王及後參、隨參設兀子、最屋東第三柱北、（北上西（十南〔金〕）面向、）是日彈正親王晚參、陽成院二親王先參在南座、則代着數外座、彈正尹親王即着南座、（事在參前、准傳（傳サ）說耳云云、）內豎四人持盤、度馳道版南到西、隨采女以下物置盤、內豎還先行南座、親王次行最屋親王、次公卿、次出居座、（此行酒如（効サコ））

延長六年十月一日、上出御陽成院三親王引群臣參昇、（以前事不（瓶サコイ）知、）次左近少將傳杖引出居侍從入日華門、昇殿着座、少將候氣色、喚掃部二聲、稱唯、執兀子、自東階下進昇殿立最屋、七親王即昇殿、自最屋東端入着座云云、南殿事了、參清涼殿上曰、承前例先官奏之時、大將先昇殿着座、次親王昇殿、若有奏之時、大臣兼（節サコイ）大將者奏了下殿、即出居先昇着座、後群臣昇殿、即（本マヽ）而今日親王先昇殿、是甚非先例也、凡御會等、皆上若中少將着座後、親王着殿座、唯四月十五日引駒者、退後開饗、是上入御、出居中將稱之乎、

近衛樂

承平五年十一月旬、近衛召儲樂人、而左大臣不參、右大臣使藏人權右中辨公忠問今日可行事、左大臣報云、承和十二年、有帝還御、王公退候陣座取見參之例、若可奏樂隨狀被定行耳云云、使還之間、逮申初、爰右大臣奏、太后因逮晩停御南殿、使公忠以不御狀仰公卿、是日民部卿伊望卿云、先例諸旬上酒三獻、即必有奏樂、故無樂時二獻、後帝還後寢、案、延長四年例、三獻後撤饌、帝御後房、未必如是、

承平四年十二月廿八日、左衛門督公賴朝臣來語次、陳云、昔仁和先帝爲親王時、每旬參入、或天子不御時、親王請試近衛樂、即於軒廊奏舞、若樂有訛賜其次將罸杯、二府激勵音聲舞也、

○同日及十一廿一日着朝座事見三月朔日

○同日諸司畿內進奏考選幷雜公文等事

式部式上

太政官式云、諸司及畿內國司長上考選文者、十月一日進辨官、事見儀式訖同日辨官惣計造目、申太政官、即下式部兵部、其太政官長上及番上考文、亦便同下、諸司及畿內番上考文者、二日共集送式兵二省、

太政官職事考課　天曆五年歲次辛亥、已下外題所注、

太政官符　式部省

合職事、天曆五年預考幷不考、新附遷任卒、總參拾陸人事、

不在考例二所

右不ㇾ在ニ考例一、顯（頭）注如ㇾ件、
預考十三人
不第四人
中上九人
　右孔目如ㇾ件
不考七人
新附八人
遷任二人
卒一人
　右不考新附遷任、顯注如ㇾ件、
不在考例二所
左大臣從二位藤原朝臣、（實頼ㇱ）　上日百十七
右大臣從二位藤原朝臣、（師輔ㇱ）　上日百九十七、
不第
中納言從三位藤原朝臣在衡、　上日二百六十八、

上文中上九人
此欠一人

恪勤匪懈善、獻替奏宣、議務合理最、
右少辨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周光、　上日三百廿、
並恪勤匪懈善、受付庶務處分不滯最、
大外記從五位上多治眞人實相、　上日二百六十六、
左大史外從五位下海宿禰業恒、　上日三百八、
並恪勤匪懈善、勤於記事稽失無隱最、

中上

大外記正六位上菅野朝臣正統、　上日三百廿、
右一人元少外記、今年正月卅日轉任、
少外記正六位上紀朝臣理綱、　上日三百五十一、
少外記正六位上春道宿禰有方、　上日二百卅七、
右一人元權少外記、今年二月卅日轉任、
左大史正六位上阿蘇宿禰廣遠、　上日三百十一、
右一人元右大史、今年二月卅日轉任、
右大史正六位上出雲宿禰蔭時、　上日二百九十九、

右一人元左少史、今年二月卅日轉任、

左少史正六位上粟前宿禰枝茂、（扶コイ）　上日三百十一、

左少史正六位上淺井宿禰守行、　上日三百十二、

右一人元右少史、今年二（定コイ）月卅日轉任、

右少史正六位上山直文宗、　上日三百卅二（一コイ）、

並恪勤匪懈善、　勤（勤コイ）於記事稽失無隱最、

上件等人、起從（卌カ）去年八月一日盡今年七月廿九日、

計上日二百卅已上、依令爲考、具件如前、

不考

大納言正三位藤原朝臣顯忠、　上日九十九、

大納言正三位藤原朝臣元方、　上日九十四、

中納言從三位源朝臣高明、　上日百七十七、

中納言從三位藤原朝臣師尹、　上日二百一、

少納言從五位上良峰朝臣統茂、　上日二百七（卅コイ）、

少納言從五位上大江朝臣朝望、　上日二百廿八、

少納言從五位上橘朝臣南金、　「上日二百十九。」

右人上日不定考限何居（依カ）不考、

新附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朝臣庶明、　上日百卅、

右一人元左大辨、今年正月卅日轉任、

左大辨從四位上大江朝臣朝綱、　上日二百卅七、

右一人元左中辨、今年正月卅（朝コイ）日轉任、

右大辨從四位上藤原朝臣有相、　上日二百七十五、

右一人元右中辨、今年正月卅日轉任、

左中辨從四位下橘朝臣好古、　上日百五十九、

右一人元民部大輔、今年正月卅日遷（轉コイ）任、

右中辨從四位下源朝臣俊、　上日百卅（廿コイ）九、

右一人元山城守、今年正月卅日遷任、

權右（中イ）少辨從五位下藤原克忠、　上日三十八、

右一人元左衛門權佐、今年五月廿二日遷任、

權少外記正六位上文宿禰武並、　上日百卌九、

右一人元民部大錄、今年正月卅日遷任、

右少史笠朝臣雅望、

右一人元掃部權允、今年正月卅日遷任、

遷任

前大外記從五位下雀部宿禰是連、

右一人今年正月卅日任二土左守一、

前左大史外從五位下物部宿禰廣連、

右一人今年正月卅日任二豐前權介一、

卒

左少辨從五位上藤原朝臣雅量、

右一人今年八月廿七日卒、

（右コイ）以前職事考課（左コ）如レ件、省宜下承知依レ件行上之符到奉行、

從五位下權右少辨藤原朝臣克忠　正六位上右少史山直文宗（定サコイ）

天曆五年十月一日

考牂等載

考課令内外官條冗矣、今行事官考文遠符下式部省、仍爲見其體裁、此符多具可見定考部、

天慶四年考文載、太政大臣如左右大臣、抑不入參議、依非職事歟、辭本官也、攝政關白雖（着サ仰サ）

署印文、盡且非職事、印不可載（仰サ）、考歟、印中妄其將考文、未求得之、

○同日奏發皷吹聲日事（皷吹儀并發聲試生事、見三月朔日、）

清涼記奏發皷吹聲日事

辨官預仰陰陽寮、令擇申其吉日、然後奏之、（无〔北山二〕）（申〔北山〕）

○二日。宮人冬衣服文事（見四月二日、）

○「清涼記、」（傍書）同日奏可供新嘗祭官田稻粟卜定文事、

神祇官率卜部、宮内省丞錄各一人、率史生、共向大炊寮、卜定可進稻粟國郡、訖即付

内侍奏之、覽了返給（退出）、内侍下於辨官、

○清涼記、（此三字不審）三日以前點定五節舞姬事（私案（云コイ）藏人式云、十日以前藏人頭定五節行事、藏人奏聞、其後頭藏人令出納一人小舍人三人等同關件事、）

藏人頭奉仰、召仰可獻五節舞姬之公卿、（或親王一）獻之、但后妃女御尚侍可獻之、別遣中使令仰示矣、

又殿上舞姬、召仰四位五位有女子之者、（殿上舞姬、或二人或無之、）

○四日刑部省進年終斷罪奏文事

唐律集解

唐律作秋分以前立春以後

獄令云、決大辟罪、五位以上在京者、刑部少輔以上監決、（謂雖是自盡之人、且在其家監決也、）在外者次官以上監決、餘並少輔及次官以下監決、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若犯惡逆以上、及家人奴婢殺主者、不拘此令、其大祀及齋日朔望晦、上下弦、二十四氣假日、並不得奏決（死ヌ）死刑、在京決死囚、皆令彈正衞士府監決、若因有寃枉灼然者、停決奏聞、（謂彈正奏聞、）

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唐律集解云、斬自軒轅、絞興周代、二者法（清イ）陰數也、陰主殺罰、固（因イコ）而則之、（有コイ）古大辟之刑、新撰陰陽書、春夏爲陽、不行刑殺、堪輿經云、立春至秋分之日不刑（行カサ）凶事、）

唐律三十、式日抄二

斷獄律云、（凡（抄））立春以後秋分以前、決死刑者徒一年、（依獄令、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違者徒一年、）其所犯雖不待時、若於（禁屠月及（唐律））禁殺日而決者、各（（唐抄）无）杖六十、（准令、犯惡逆以上、及家人奴婢殺主者、不待時、（不拘此令（唐））其大祀及齋日朔望晦、（唐（无））上下弦廿四氣假日並不得奏決死刑、（其所犯（唐））雖不待時、於此日亦不得決死刑、違而決者杖六十、）待時而違者加二等、（謂、秋分以後立春以前、於禁殺日而枉決者加二等、合杖八十、）

集解云、禁殺日、疏云、每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廿三日、廿四日、廿八日、廿九日、卅日是、

弘刑格云、應改申死罪期限事

右太政官、去延曆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下刑部省符偁、得省解偁、斷決囚徒令、有正文、順時肅殺、（須コ）不可虧違、命（令サニイ）撿承前行事、或遏（過サイ）秋分節延入立春、或輕罪之徒禁經歲月、是既乖法、或都無准的、望請依令條流罪者、不待時以且斷、申其死罪者、悉（悉（三代格））待年終斷申、謹請處分者、（者（格十二））右大臣宣、奉勅依請者、今被右大臣宣偁、奉勅於行大辟、秋冬無妨、而頃年有司必至于年終、乃奏刑（无（格十二））

酸醬、（廣志同也、）

○「清涼記」、五日射場初事（「始」イ）

裝束訖出御、先是中少將候座、（「傍書乎」）稱警蹕、次出居次將、召右近將監令懸的、次「出居中少將、」（〔北山二〕无）蒙仰召殿上王卿、王卿取弓矢着座、次矢取內豎十人、度自垜前着座、次「內藏寮賜酒饌、」（廿四字北山无）王卿侍臣受御廚子所供菓子干物御酒、先是拔召侍臣能射者令試射之、次依例有賭弓事、所掌取筒（簡イ）硯候上卿前、書別前後射手念人、（度數募物隨仰、）經御覽後、一一唱名、各稱唯、（念人不稱、）次召侍臣一人為的侍（附サ）內藏寮獻懸物絹射分錢、（絹付木枝、錢置机上、殿上六位持出置之、）其後次第射之、射畢、勝方王卿侍臣相率再拜、若有中科（料コ）者、依仰賜件懸物、或又別召懸物於后宮女御曹司、事畢還御、

吏部記、延長四年十月五日、殿上弓庭始、（〔西宮〕場）出居少將實賴、奉詔唱名召（无〔西〕）堪射之人奉仕、（不稱的、殿上童「擁花後」）（〔西〕无）更公卿前出居「座」（无〔西〕）後到南殿南、內豎來授矢童、即班射人也、先是左衛門督候侍蒙召着座、（此日公卿多參、）（候〔西〕）陣座、依無召皆罷出、先例殿上公卿、不待召參入、仍不召、（以下〔西〕无）「今日不參上、頗有疑恠之氣也、」

○十日中務省奏給後宮及女官冬時服文事（見四月十日、）

○同日興福寺維摩會始事（不參氏人事、有國忌部、）

（續日本紀二十、年中行事秘抄）國史云、天平寶字元年閏八月（壬戌サ）。紫微內相藤原朝臣仲麻呂等言、（南家祖武智麿大臣之二男也武智麿淡海公一男也）臣聞旌巧（功〔紀〕）不朽、有國之通規、思孝无窮、承家之大業、緬（ユカ）尋古記、淡海大津宮御宇皇帝、天縱聖君、聰明叡主、考正制度、創立章程、

于時功田一百町、賜臣曾祖藤原內大臣、哀厲臺庭宇內之績、世々不絕、傳至于今、爾來臣等因藉祖勳、冠蓋蓮門公卿攢世、方恐富貴雖久榮華易凋、是以安不忘危、夕惕如厲、忽有不慮之間、兇徒作逆、殆傾皇室、將滅臣宗、未報先恩之蘭叢敗、冀修冥福長保顯榮、今有山階寺維摩會者、是內大臣之所起也、顯主乘化三十年間、無人紹興、此會中廢、乃至藤原朝廷亂子太政大臣、傷構堂之將墜、歎爲山之未成、更發弘誓、追繼先行、則以每年冬十月十日、始開勝筵、至於內大臣忌辰、終口爲講了、此是奉翼皇宗、住持佛法、引導尊靈、催勸學徒者也、伏願以此功田、永施其寺、助維摩會、彌令興隆、遂使內大臣之洪業、與天地而長傳、皇太后之英聲、俱日月而遠照、天恩曲垂、儻允臣見請下、主者早令施行不任徵、願輕煩聖聽、戰々兢々、臨深履薄、勅報自備省來表、報德惟深、勸學津梁、崇法師範、朕與卿等共植善因、宜告諸司令施行、

舊記云、不比等贈太政大臣者、是鎌子內大臣之第二子也、

慶雲三年十月、大臣於宮城東第設維摩會、屬爲內大臣令講无垢稱經、自作願文云、几維摩會者、內大臣之所始也、大臣觀善根之遠植、慮慈蔭之弘覆、遂尋遺跡、冀廢此會、仍以每年十月十日始、至十六日畢、即是內大臣忌日也、

玄蕃式、興福寺維摩會、十月十日始、十六日終、其聽衆九月中旬、僧綱簡定先注、藤原氏長者定之、但專寺僧十人、待彼寺送名簿、請用其竪義者探題試之、及第者即敘滿位、省寮共向會庭行事、

仁和元年九月五日〔三實〕勅、如聞興福寺維摩會、藥師寺最勝會、竪義僧各一人、先是兩寺申牒偁、件二會者〔亨祿格二〕卅是佛教之肝心、法藏之脂粉也、天下名徳爲之披帙、海內學侶由其挑燈、今所請聽衆維摩會卅人、其十人爲興福寺分、最勝會廾一人（无サコイ）、其五人爲藥師寺分、其餘諸寺只兩三人（以セ）、尋彼根源（嘉サ）、以其本寺故也、假之物議聽衆既異、諸寺竪義何得同數、商榷彼此似有驕駮、望請屬此喜運、廣彼大會寺別各加立（豎）義一人、以示本寺異於諸寺、許之、

年中行事秘抄

延喜格云、太政官符、應加請維摩會聽衆九人事、

右右大臣宣、奉勅、興福寺維摩會竪義者九人（亨祿三代格二無其字サ）、元在聽衆卅人之內、而今依僧綱奏狀、始自今年、置聽衆之外、仍須其代者、擇諸寺智者名僧、加請天台宗一人諸宗八人、立爲恒例、貞觀十八年九月廿三日（亨祿格二サ）

清涼記、十月十七日、奏維摩會文事

勅使辨歸京、以聽衆僧名論義、注記竪義者問答得不、明年講師堂摹氏人見參等文、申氏長上卿、卿以上件文書、但堂摹不下給之、下給外記、外記以聽衆僧名豎義者問答得不文付內侍奏之、但件會講師氏長者、殊請智行具足、才勞推讓之輩、時先候天氣有撰請之、

群書類從四百三十五

興福寺緣起

寺家一院、在左京三條七坊、御門九字、南大門一字、東三字、西二字、脇門二字、堂塔雜舍百七十五字之中堂廿一字、寺東野（町サ）廿七町、

金堂一字、七間

毛人訓江美志此文可徵也又案令集解第十戸令義記沒落外蕃一年不還條穴云毛人抄畧亦放外蕃也亦與此同

右岡本天皇(舒明)即位十三年歲次辛丑冬十月、天皇崩、明年正月、皇后(皇極)即位、是爲天豐財重日足姫天皇(皇極天皇)、於是宗我大臣毛人之男入鹿、自執國柄、恣行威福、王室衰微、社稷傾危、于時藤原內大臣竊謂、立輕皇子(孝德)爲君、即計其事不洛、發願奉造釋迦丈六像一軀、狹侍(脇イ)菩薩兩軀、任(住イ)於四天王寺、事遂叶願、仍造茲像、至於天命開別天皇(天智 請御原天皇也)即位二年(即八年)歲次己巳冬十月、內大臣枕席不安、嫡室鏡女王請曰、敬造伽藍安置尊像、大臣不許、再三請、仍許、因此開基山階、始搆寶殿(堂)、遂乎神鴛南遷、改造廐坂、和銅三年歲次庚戌、太上天皇(元明)俯從人願、定都平城、於是太政大臣、相承先志、簡春日之勝地、立興福之伽藍也、

講堂一宇

右安置羂索菩薩像也、天平十七年歲次乙酉正月、正三位牟漏女王、寢膳乖和、造件像、幷寫神呪經一千卷、而藏山、遂遷不果其願、孝子從二位藤原夫人、正四位下民部卿藤原朝臣等、並願先志、堂造忌日、件尊像以弘仁四年長(內丸サ)岡右大臣奉造、未作南圓堂之間、假以安置之、

五重塔一基

右天平二年歲次庚午夏四月廿八日、藤原皇后發願、自臨興福伽藍、持簣運土、公主夫人、命婦婇女(采女歟)、咸皆從之、正三位中務卿兼行中衛大將藤原朝臣房前等、相率文武百官人等、共四部衆(示〔類〕)下杵等、基、搆立木塔、一歲之間、丹青已訖哉、塔內四方無(並イ)置(並〔類〕)四方畫淨土也、

大閤下
大殿門
先太政大臣

南圓堂

右安置不空羂索觀音像幷四大天王像也、長岡右大臣(内麿サ)殊發大願所奉造也、後閑院贈太政大(冬嗣)臣、以弘仁四年造立圓堂、所安置尊像也、故記文云、伏惟、故閑院贈太政大臣大閤下、播仁德以爲宇、裁忠孝以爲衣、在朝則周旦之輔君、皈釋則淨名之愛道、爰先考長岡右大臣(内麻呂)大殿門、殊發大願、敬以奉造不空羂索觀音爲像(尊〔類〕)、又常歸依妙法華經、尊重至深、渴仰至篤、而尊容功畢、假以安置、法門咸生、未遑講演、進疑之間、毋蟲忽遷矣、大閤下以爲尊親莫先於同心、酬往莫貴於述(遺コイ)志、仍占勝地於伽藍之中、建立堂宇於淸淨之刹、遂使八柱圓堂挺玉墀而表麗八臂金容映蓮座而居尊等云々、

維摩會

右先正一位太政大臣(鎌足)奉爲聖朝安穩、社稷无傾、謹發弘誓、始開斯會、然太政大臣、沉病既廻(萬〔類〕)方計時有百濟禪尼、名曰法明、自(白〔類〕)大臣、我持大乘、名維摩經、其中所說問疾品試奉誦、相公御惱平愈歟、未誦了一品之前、相公御病既以平愈、時大臣稽首合掌言、生々世々歸依大乘、又爲師禪尼、仍講維摩經、或講(忩サコ)三日、中間已絶、此會不行、慶雲二年歲次乙巳秋(七月)後太政大臣、臥病不豫、是日誓願、劣臣急緩不斷絶(繼〔類〕)先志、自今以後、躬爲膳夫、婦(敬コイ)依三寶、供養衆僧、轉維摩於萬代、傳正教於千年、遙捧芳因、永資先慈、至於養老四年、大臣薨(徂〔類〕)、但事稍荏苒轉讀、天

平五年春三月、皇后重願、如舊興復、講說七日、祖考之志、無妨咸熟、從彼已來至于今、相承不絕乎、（具在別記、）

法花會

右會於南圓堂所行也、弘仁八年、閑院贈太政大臣大閤（冬嗣サ）、奉為先考長岡相府諱名內丸所始行也、爰先考長岡相府、弘仁三年十月六日即世也、方今太閤下（良房サ）、搆仁德以為宇、裁忠孝以為衣、在朝則周旦之輔君、歸釋則淨名之愛道、仍今奉為先考忌辰、敬發大願、創開妙法大會（代コイ）也、始自九月卅日至于十月六日、七箇日間、講演妙法、討論深義、相府遷化之後、久世（良相サ）大亞相、是則大閤之連枝也、相承助行法會、故敬屬專寺龍象（屆〔類〕）為講匠、招才智德行為聽衆、簡研學者五人為立義者、爰故閑院大閤同氣之弟、故左兵衛督相（藤原[illegible]サ）云、加三論立義一人（二〔類〕）、令論無相義矣、料米七十二石六斗五升五合、以庶田地子所用也（遄〔類〕）、布施調布百五十段、從穀倉院所運送也、

長講會

右承和十三年歲次丙寅、故太政大臣贈正一位美濃忠仁公（良房）、奉為先考（冬嗣）先妣（藤美都子）忌日、於興福寺（西與サ）、始修長講會也、首尾卅箇日焉、先考贈太政大臣正一位閑院相府、天長三年七月廿七日遷化也、先妣（藤原美都女　眞作女サ）尚侍正一位、同年九月四日即世也、其初講涅槃經一部云、此會甚希有、只講一經、恐滯（二〔類〕）

於弘道、願依此良縁、講一切經、論諸宗義、轉大法輪、如環无端、檀越即隨衆望、開修年久、遂轉法輪之一故事也、嘉祥三年以來、太（嚫子）皇太后、依先考之忌辰、助講會資用、凡厥供施、莫不周給、貞觀十四年九月二日、忠仁公薨、自後太皇太后宮、專一次（决〔類〕）於堂講、而今年五月廿二日、長樂昇霞焉、此會無人承行、與時欲絶、弟子良世閑院台府之遺體、忠仁上公之末弟、位登二品、官歷三事、行年七十有八、懸車衡門、待今（命〔類〕）旦暮、上則悲先考忌日之永絶、下則患賢兄宿願之欲廢、夙夜思之、展轉反側、即得一謀、施于不朽、祖父長岡相府、有水田若干町、貽厥孫、承前之例、以此應輸、分其孫、今見存者不過七八人、又猶多其餘、然則割其遺餘、充此食（會〔類〕）料、是計之上者也、先訪於右（左ニ）丞（別コイ）相（時平サ）、々々同議、乃名僧學徒、見聞隨喜、（初コハ）仍分（恩サ）鹿田庄之地子、永充長講會之施供、其色目在副紙、庶幾不退法輪、長期龍花之私會、无生法忍普資鶴駕之先靈、敢貽此記、以爲後鏡、件長講會料米百五十石、以鹿田庄地子所用也、

昌泰三年歲次庚申六月廿六日

從二位致仕左大臣藤原朝臣良世

右縁起大略所注進如件

建立寺草創會具見此縁起也、仍抄要須文、附出部末、

〇十六日三省進秋季帳事見正月十六日、

○廿日以前奏大歌人名簿事　清涼記

大歌所錄可召人名簿、付內侍奏之、覽訖、付內侍下給諸司、

式部式云、被召大歌所之輩、起自十月廿一日、至于正月十六日、一向直所、若無故不上者、五位以上不預節會、六位以下奪季祿、散位雜色等責以違勅、

私案、諸衛官人者月奏、注（任ニイ）大歌所、凡諸司官人等散位之輩、不充衛前使及雜事、（使ニイ）不求本官宿直時預上日、

○廿一日競馬負方獻物事

國史云、貞觀六年十月廿一日、天皇御南殿、前〔三實〕右近衛右衛門右兵衛等、三府及右馬寮獻物、去五月六日、競馬走馬之輸物也、音樂備舉百戲、皆作極醉、方罷、宴竟賜祿各有差、

大藏式云、武官獻走馬輸物、目祿綿六十屯、若有遺即進內侍司、

嘉祥二年十月廿二日、參議從四位下藤原朝臣良相傳宣、右大臣宣、十月廿一日、走馬負物獻物方歟之日、准節會行之者、節會停止畢、臨時競馬勝物天安元年十月廿一日、於冷然院有獻物事、清涼記、廿日競馬負方獻物事、年中行事幷式注廿一日、而清涼記注廿日、近代不行此儀、

○亥日餅事

藏人式云、初亥日、內藏寮寮ナ進殿上男女房料餅、各一折櫃、自〔年中行事秘抄〕

內藏所進餅已見人給料、但又大炊寮出渡糯米、內膳司備調供御、雖不載式文、寮司供來

尙矣、

群忌隆集云、十月亥日、食餅除萬病、雜五行書云、十月亥日、食餅令人無病、（亥日之餅、本緣未知、此愛敬之詞、未詳其說、）

○初雪見參事

曆注云、小雪十月中、（今案、不依時節、只以初（糧イ）雪之日、注諸陣見參、）初學記大戴禮云、天地積陰、温則爲雨、寒則爲雪、（春秋元命苞曰、陰陽激（凝之）爲雪、曾子曰、陰氣勝則爲雪也、）書云、雪爲五穀之精、西京雜記云、太平之代、雪不封條、淩弭毒害而已、詩傳云、日上而下而雨雪、（雨音于具反）左傳、凡平地尺雪爲大雪、文選謝惠連雪賦曰、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褏）（文コイ）丈則表沴於陰德、

藏人式云、觸事有勅許、分遣侍臣諸陣、令取見參賜祿、（或不賜、但大雪之時、殿上男女房及內侍所、但朔旦、冬至時、諸陣及藏人所、校書殿、內豎所等、主殿寮男女官、同預見參、遣侍臣取見參、此等書、於上御代短尺文也、云々、）今之行事、初雪之日、遣藏人於諸陣、取見參賜祿物、凡厥預見參所、大略如式、但諸陣官人以下、舍人以上、其祿有差、（官人絹參、長以下賜布、各有等差、）國史云、（類史百六十五）桓武天皇延曆十一年十一月乙亥雨雪、近衞官人以下賜物有差、初雪見參、是其濫觴歟、往代之間、雨雪之朝、或王卿侍臣爲賜物有差、不別冬春、皆有此事、仍或爲稱大雪之時歟、具國史曆注等、

十一月

○朔日着朝座事（見三月朔日）
（淸涼記　早コイ）

○同朔日平旦、內膳司供忌火御飯事（同六月）

○同日中務省奏御曆事

日本紀云、欽明天皇十四年六月、内臣使（遣〔紀〕）於百濟、別勅醫博士、易博士、曆博士等、宜依番上下、今上件色人、正當相代年月、宜付還使相代、又卜書曆本、種々藥物可上送（付〔紀〕）、

又云、推古天皇十年冬十月、百濟僧觀勒來之、仍貢曆本及天文地理書幷遁甲方術之書也、是時選書生三四人、以俾學習於觀勒、矣陽胡史祖王陳習曆法、大友村主高聰學天文遁甲、山背臣日並立學方術、皆學以成業、

儒傳云、以（推古）小治田朝十二年歲次甲子正月戊（戊〔紀〕）申朔、始用曆日、右官史記云、太上天皇（持統）元年正月、頒曆諸司、

職員令云、陰陽寮頭一人、掌曆數、（謂曆數者計日月之度數、而造曆授時也、）曆博士一人、（掌造曆及教曆生等、）曆生十人、（掌習曆、）

集解云、曆數、（釋云、尚書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孔安國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也、掌天地之官、故堯命之、敬順昊天、昊大言元氣廣大也、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節〔集〕）敬記（記〔集〕）天時以授民也、大戴禮聖人眘（察〔集〕）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從、逆（逆ヲコイニ）謂之曆也、）

私問、以十一月朔日、爲奏（奏コイ）御曆期、若有故乎、答、雖無所見、但曆家說、白虎通云、周爲天正、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爲天正、色尚赤、殷爲地正、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夏爲人正、正月之時、萬物始達、字（字）（甲サイコ）申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也、三正之始、萬物皆微、故云三微、（名ヶ）各統一正、案

之、上件三月曆家、號謂二天正月、地正月、人正月一、今十一月朔奏二御曆一、是依下以二天正月一爲上始造
曆上歟、
雜令云、陰陽寮毎年預造二來年曆一、十一月一日申二送中務一、中務奏聞、（謂下不レ經二太政官一、中務直奏聞上也、）內外諸司各給二
一本一、（謂、被管寮司及郡司者、省國別寫給、）並令三年前至二所在一、
太政官式云、陰陽寮造二新曆一畢、中務省十一月一日奏進、其頒曆者、付二少納言一令レ給二大臣一、大臣
轉二付辨官一、令レ頒二下內外諸司一、
中務式云、十一月一日平旦、輔丞二人將二陰陽寮一進レ曆、（事見二儀式一、）
陰陽寮式云、造曆（用度〔式〕）者御曆三卷、（二卷具レ注、一卷七曜、）中宮東宮各二卷、頒曆一百六十六卷、曆本三卷、（具注、七曜、頒曆、）
寫御曆手單工十五人、（並圖書寮人、）寫頒曆手卅一人、（諸司史生廿三人、內竪四人、大舍人四人、並不レ在二給食之限一、）
已上料紙、筆墨、裝束、雜物、食料、米鹽之類、皆有二其法一、依多不レ載、
又云、曆本進レ寮、具注御曆八月一日、七曜御曆十二月十一日、頒曆六月廿一日、並爲二期限一、
又云、中星曆者八十二年一度造進、其用途者博士臨事勘錄進レ寮、寮即申レ省請充、
淸涼記、同日中務省奏二御曆一事
天皇御二紫宸殿一、旬儀如レ常、左近將曹率二近衞一開二左腋延政兩門一、次大舍人叩レ門、闈司就レ版奏云、御
曆進（牟止）、中務省官姓名（謂二輔已上一、）叩門、故（爾）申、勅曰、令レ申、闈司宣云、令レ申、（先レ是中務省陰陽寮、候二延政門外一、御曆盛レ函安レ机、頒曆盛レ櫃、）中務

率陰陽寮舁机參入、立庭中退出、中務獨留奏進、其詞云々、無勅答、省輔退出之時、闈司二人入自左腋門、持御暦机、安簀子敷上、卽內侍持函奏覽、闈司以机返置本處退出、皆同正月一日、次少納言率內豎六人、入自月華門、立暦櫃下、內豎舁机退出、次少納言令舁暦櫃退出、儀式元別、仍不取之、

但未文云、大臣卽以頒暦賜太政官、轉付闈官令頒下內外諸司、若不御南殿、及降雨付內侍所令奏之、

○同日神祇官始奏御贖事自一日至八日奉之、見六月朔日、

○同日諸國進考選文及雜公文事

太政官式云、諸國考選文及雜公文、附朝集使、十一月一日、進辨官、如諸司儀、事見儀式、訖辨官總計造目申太政官、及下式部兵部亦同上例、其番上考文二月送省、

○朔旦冬至會事

易通卦驗云、冬至、始人主與群臣左右從樂、從猶就也、(備ナ) 玉燭寶典云、十一月建子周之正月冬至、日南極、影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故有履長之賀、

史記、孝武本紀云、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禮書云々、

案件等文、朔旦冬至者、曆數之首、希代之瑞也。古今王者、每逢此期、皆有其祥、行賀尙矣、

裝束記文

朔旦冬至、紫宸殿裝束、

當日早朝、女官揚御簾子、男官自日華門參入、昇自殿東階、奉仕裝束如常、但高御座巽角立倚子一脚、皇太子座、（相去二許丈、）從南東一間至于第四間立倚子、又從母屋東一間迄于其北立同倚子、（皆是親王公卿座也、）其東立床子三脚、（出居座料、）又宜陽殿春興殿立床子、（侍從諸大夫座料、）殿下東西壇上平敷座、（東外記史座、西殿上藏人所等料、）中務版位、式部兵部兩省標如常節會、

西宮記朔旦冬至事

先天皇未御出之間、公卿進賀表函、其儀外記等、昇表案立軒廊西第一間、次內侍臨東階、次大臣進以下着靴、列立陣前小庭、西上北面、重行、大臣就案下、挿笏取函、登授內侍、拔笏還立本列、訖一々還退了、但兩儀日、公卿立軒廊東第一二間、西上北面、（延喜四年、立皇太子表之日如此、而元慶三年南面云々、）一點天皇御南殿、內侍臨東檻、（若有大臣之大將者先昇殿、次王卿參上之後、出居近衞府率侍從參上、）次近衞將着出居座、次王卿一々參上着南廂座、次出居侍從昇殿着座、次侍從等又入自日華門、就宜陽春興兩殿西廂床子座、次內膳司供御臺盤、采女傳供之間、出居將召內豎、仰可給御飯之由如例、次諸司立兩殿臺盤、次供四種以下、下〔西〕○器渡受粿等、叟下王卿、次御酒三獻之後有召、諸大夫自日華門參入、着兩殿床子、（有仰出居將可令召歟、）次近衞開左腋門、次闈司奏、次中務陰陽奏御曆如例、少納言入自日華門、令取案幷頒曆等了、次諸衞番奏如例、次上卿奏見參文了、召少納言給見參文、次召辨大夫給目錄、次少納言就版位召名、王卿下殿列立南庭、諸大夫同列立、訖、再拜舞踏如例訖、天皇入御、出居稱警蹕、

老子曰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但今日官奏音樂、幷庭立奏、厨家御贄等無所見、〔件朔旦冬至、是希有事、不可入年中行事之中、〕

國史云、聖武天皇神龜二年十一月己丑、天皇御大安殿受冬至賀辭、親王及侍臣等、奉持奇翫珍贄進之、即引文武百寮五位已上、及諸司長官大學博士等宴飲、終日極樂、乃罷賜祿有差、（各カ）

天平四年十一月丙寅冬至、天皇御南苑宴群臣、賜親王以下絁及高年者綿有差、又曲赦京及畿內二監、天平四年十一月廿七日昧爽已前、徒罪已下、其八虐劫賊、官人枉法受財、監臨主守自盜、盜所監臨、强盜竊盜、故殺人、私鑄錢、常赦所不免者、不在此例、其京及倭國百姓、年七十以上、鰥寡惸獨、不能自存者、給綿有差、

桓武天皇延暦三年十一月戊戌朔、勅曰、十一月朔旦冬至者、是歷代之希遇、而王者之休祥也、朕之不德得値於今、思行慶賞共（習〔類〕）悅嘉辰、王公以下宜加賞賜、京畿當年田租並免之、

延暦廿二年十一月戊寅朔、百官詣闕上表曰、臣聞、惟德動天則靈祇表瑞、乃神司契則懸象呈祥、伏惟、天皇陛下、則誓承基、窮神闡化、功被有截（載〔後紀〕）、德輝無方、伏撿今年暦、十一月戊寅朔旦冬至、又有司奏稱、老人星見、臣等謹案、元命苞曰、老人星者瑞星也、見則治平主壽、史記曰、漢武帝得辛巳朔旦冬至、公孫卿（弘〔後紀〕）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今與黃帝時等、（以下子皇社依一本カ）於是天子悅之、如郊拜泰一、玉律諧（諧カ）序、迎福之慶方長、金彩舒暉、定暦（延〔類〕）之期愈遠、豈非天鑒照明、不愛（愛〔類〕）其道、神心顯著、在感斯道（通〔類〕）乎、臣等生涯信幸、沾奉會昌、凡（允〔類〕）在人靈、疇無抃躍、

不任鬼藻之至、謹詣闕奉表以聞、壬辰詔曰、天地覆燾、順時播氣、皇王亭育、利物弘仁、朕以寡昧、嗣登鴻基、臨馭八紘、綏撫萬類、政道無洽、方思南薫、惠澤未淳、尚慙東戸、比有司奏偁、老人星見、又今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皇太子某及百官表賀曰、軒轅之年、寶鼎呈祉、陶唐之世、金精表圖、稽之前修、誠（試サ）合嘉瑞、天之所祐、古今寧殊、可久可長之功、不召而方至、太平大同之化、不言而自成、朕以靈徵之被臻、必資厚德休命之所感、乃通至仁、顧惟庸虛、但增慙歎、思施凱澤以答天情、自延曆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昧爽以前、徒罪以下。口〔類史〕無輕重悉皆赦除、但犯八虐、故致人、謀致人、强竊二盜、私鑄錢、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免コイ）限、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其王公以下宜加賞賜、但能盡忠力、先有勳効者、特（時サ）加爵賞、用申褒寵、內外文武官、主典已上、叙爵一級、正六位上者、宜量賜物、天下高年百歲以上穀二斛、九十以上一斛、八十以上五斗、庶恤隱之旨感於上玄、珍貺之應被於中壤、布告遐邇知朕意焉、是日叙位云々、

嵯峨天皇弘仁十三年十一月丁巳朔旦冬至、百官奉賀、詔曰、神功不宰、萬物藥其遂生、聖德无外、億兆匪其藏用、述〔類七十四後紀〕无〔後紀〕故能光宅區宇、經緯陰陽、大庇生靈、闡揚鴻烈、朕以眇身、忝膺司牧、履薄乘奔、常懷恐〔類〕慙懼、比有司奏偁、今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終而復始、得天之紀、灰飛寒律、節興微陽、踐長之慶、非無故實、延祚之義、抑有前聞、朕之寡德、何獨當仁、思與天下同享斯福、自弘仁十三年十一月廿四日昧爽以前、徒罪已下、无問輕重、咸從免除、但八虐、故致人、謀致人、强竊二盜、私

鑄錢、常赦所不免者、及欠負官物之類、不在赦限、若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其門蔭久絕、及才効早著者、特加崇班、用申光寵、內外文武官主典以上、敘爵一級、在京正六位上官人、及史生以下直丁以上、宜量賜物、庶施恩榮於赤縣、答靈貺於蒼天、布告遐邇、知朕意焉、

仁明天皇承和八年十一月丁酉朔、是日朔旦冬至也、公卿上表慶賀、丙辰　詔曰、賦象不忒、九玄施仁、與物爲春、一人救世、此〔紀〕故能功高、振古軒黃昊セ之化、允諸事美、傳還年勛華之業逾峻、朕以冥昧忝臨黎苗、撫事思傚、存〔紀〕每深懷抱、廼者有司奏言、今年十一月朔旦冬至、以イ當天統之嘉數、可〔紀〕發無疆之不基、歷觀說而希聞、佇上德而濡靦、夫乾蓋ハヨイ玄遠、必感聖荃、自顧朕非虛、何入睹〔紀本史〕靈貺、故今思與天下共斯休祉、自承和八年十一月廿日昧爽以前、徒罪以下、不論輕重、一從免除、但八虐、故致人、謀殺人、强竊二盜、私鑄錢、常赦所畢〔紀〕不免、及欠負官物之類、不在赦限、若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其門蔭久絕、及功才早著者、特加榮奬、式暢寵光、內外文武官主典以上、進爵一級、在京正六位上諸吏及史生直丁以上、宜量賜物、庶施愷澤於萌俗、答嘉貺於昊穹、布告遐邇俾知朕意、是日天皇御紫宸殿、宴于百官、詔曰、天皇我詔旨良萬止勅、大命乎衆聞食止宣、朔旦冬至波歷代天希値爾、王者休祥奈利、朕毛以不德天今爾得値太利、朕而已夜此乎喜備牟、卿太知百官人止、天下乃公民爾至萬天、相賀部止之所念行須、故是以仕奉獄乃隨爾、上治賜不人毛在、民乃中爾治賜人毛一二在、又諸司乃主典與利以上人爾、冠一階上賜比、又司司乃人爾止毛至萬天爾、大物賜比、又天下徒罪已下人毛止、免賜止久勅大

命乎、衆聞食止宣、叙位云々、宴訖賜祿有差、

撿國史、今年有此宣命、又貞觀二年、元慶三年、同載此宣命、

清和天皇貞觀二年閏十月廿三日己巳、勅、從四位下行文章博士兼播磨權守菅原朝臣是善、正五位下守權左中辨兼行式部少輔大枝朝臣音人、正五位下右中辨藤原朝臣冬緒、從五位上行大學博士大春日朝臣雄繼、從五位下守主計頭兼行木工助算博士有宗宿禰益門等、曰[サコイ]自今年一章十九年準據先例、當有朔旦冬至、而曆博士眞野无[三實]麻呂等、所上曆曰、冬至在十一月二日、若於經史有可進退之理乎、宜議而奏之。是善等奏議曰、謹案、眞野麻呂所執以爲、六大六小[三實]依日分小餘不定、不得合朔、論之曆術、理若當然、但案曆經注云、月行遲疾、曆則有三大二小、以日行盈縮、增損之云々、當察加時早晩、隨其所近而進退之、使不過過[サコイ]六大六小[三實]三大三小、其正月朔若有交加時、正見者消息前後一兩月、以定大小、令虧在晦者、以此書言[三實]之、既有進退之理、而今當年曆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閏十月小、然則以一小月爲大、自得朔旦冬至、夫朔旦冬至者、曆數之所始、帝王之休祥、既云、避凶而在晦、何不逐吉以退朔、昔唐太宗貞觀十四年、有閏十月、即得朔旦冬至、大史令傅仁均、以癸亥爲朔旦冬至、而宣義郎李淳風、案古曆、分日以爲、甲子宜在朔旦、詔下公卿及諸有識、於是[コイ]國子祭酒孔穎達等十有四人、尚書八座請從淳風議、頻[サコ]有詔可之、雖然至於後年不見晷耀之愆、爰知一日進退未足爲妨、又尚書百釋云、穎大消之、案其意義、毎至章蔀之歳、必

欲令得朔旦冬至、故頻置大月、至於三月四（四夫三〔類史〕）大三小者、曆術之常法、況今唯置二大（七〔三實〕）、既得合朔乎、又勅從五位下行曆博士兼備後介大春日朝臣眞野麻呂（四夫六大六〔三實〕）、外從五位下行陰陽助兼權陰陽博士笠朝臣名高等曰、今諸有識等僉議云、今年可置朔旦冬至、若依此說、遂（且イ）置朔、者於後年曆、得節氣不錯謬歟、眞野麻呂等奏言、謹撿術法、無依吉進退之文、仍今年不置朔旦冬至、但依（无〔三實〕）群臣議置之、可無弦望晦朔之差、於是詔從是善等之議焉、　廿五日辛未宣詔百官及五畿七道諸國云、今年當有朔旦冬至、而曆家偏依日分不足、置於二日、今稽之故實、既有改定之理、宜改閏十月（小〔三實〕）爲大、即以十一月一日（二〔實〕）丁丑爲朔旦冬至、　十一月丁丑朔旦冬至、公卿上表賀朔旦冬至曰、臣聞、乾坤不宰、日月無私、遵其道則躔次自差、順其常則禎祥暗叶、然則上元之歲（天イ）如正之辰、合璧和光、連珠緯彩、歷列辟而稀遇、待興王而合瑞者也、（中）（謝イ）伏惟、皇帝陛下、承天之序、纘聖之明、生知之德潛通、不言之化自遠、是以陰陽降祉、天人合應、慶雲連理、史不絕書、瑞烏嘉禾、府無虛月、而今律應北宮、漏移南至、五星同舍、均瑞彩於周臺、兩耀集辰、合昌耀於漢祀、（无イ）從々九霄以降祥、表無疆之嘉運、豈不以天地合德、日月齊明、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者哉、臣等傾心日帶、庇影璇闈、顧惟愚朦竊感顯遇、同陳思王（祿イ）之抗表、唯祝踐長、異翟亭伯之作銘、猶欽延祚、無任鳧抃之至、謹拜表奉賀以聞、是日帝御前殿、賜飲侍臣、錄文武官及校書殿內豎等見直者奏之、十六日壬辰詔曰、皇天無親、以萬物爲芻狗、聖人無心、以百姓爲耳

三代實錄第三十六本朝文粹第四文艸第十

目、是以資（元〔三實〕）生無涯、不言之化克隆、樂推不厭、無爲之業長逸、朕以眇眇之身、託萬民之上、涉道已淺、乘奔危懷、但賴群公卿士盡力叅翼眹弱、廼者公卿奏言、（上迄セ）今年十一月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連珠映五緯而懸芒、合璧（壁ヲ）疊二離而擒彩、雖理關恒筭、而必感至仁、朕之寡德、何鍾斯祥、肆思與天下共同休慶、宜自貞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昧爽以前、徒罪以下、不論輕重咸從免除、但八虐、故殺、謀殺、强竊二盜、私鑄錢、常赦所不免、及欠負官物之類、不在赦限、若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其門蔭久絕、及功才早彰者、特加榮擢、式暢寵章、內外文武官主典以上敘爵一級、在京正六位上諸吏、及史生以下直丁以上、又天下高年八等、宜量賜物、庶覃鴻霈於浹宇、答靈眷於昊蒼、布告遐邇、俾知朕意、天皇御前殿。宴（賜〔三實〕）群臣、賜文武官爵、策命云々、

陽成天皇元慶三年十一月、丙辰朔旦冬至。右大臣已下參議已上、抗表（菅丞相作）賀曰、臣基經等言、臣聞、潛鱗游泳、樂（元〔文粹〕）春水於和風、稚羽來賓、拂曉雲於秋月、彼微情之二物（家〔文草二實〕）、猶感奉天、况（溫ナニイ）在位之群臣、誰忘欽化、臣某等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三象知程、四騶得道、斯乃寒暑之平也、雙離合璧（〔文粹〕璧）五緯連珠、斯乃聖哲之事也、臣等謹案曆曰、十一月丙辰朔旦冬至、稽之舊章、理誠宜賀、伏惟、皇帝陛下、欽若無掩、昇權擧於昊天、敬授不偷、襲其㒵（臭〔三實〕）於黎庶、蓋古先王（帝〔文艸〕）之所希有、舊史氏之所罕言、陛下得之（垂〔三實文草〕）、明德至矣、猶歟日則南至、陛下向陽之美可觀、星惟北共、臣等詣闕之誠何切、聖壽無疆、明時有瑞、不勝抃舞、奉表以聞、「臣基經某等、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於宜

陽殿西廂、賜親王已下、次侍從已上飲、非侍從四位五位、及未得解由五位已上國宰、被喚預席、
宴竟賜祿各有差、云々、（菅丞相御作）
廿五日庚辰、詔曰、朕以眇身、託（寄身臣佐〔三實〕）臨百姓、蒼天可畏、赤縣猶賒、乃者有司奏言、（日〔御集〕）今月朔旦冬至、理誠
宜賀、「（文ニ九字无）矣、思之又思、兢々（御遇セニイ）而已、」夫一陽之可以歡、朕更增一日之愼、履長之可以樂、朕還切履氷
之憂、帶日休祥、何爲抑遏、自元慶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昧爽以前、徒罪以下、不論輕重、咸從寬
免、但八虐、故殺人、謀殺人、强竊二盜、私鑄錢、常赦所不免、及欠負官物之類、不在赦限、若以赦
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其門蔭久絕、才効先著者、特加榮賞、以穆朝章、內外文武官主典以
上叙爵一級、在京正六位上諸吏、及史生以下直丁以上、又天下高年者宜量賜物、欲俾彼出罪
科者、目見震雷之能作、解縻好爵者、耳聞陰鶴（雛ナイ）之不吞聲、其賜級賜物之徒、所司明加實覈、
布告遐邇、宜譯朕行、主者施行、天皇御紫宸殿宴于百官、大歌五節舞並如常、賜祿各有差、宣
命叙位云々。

醍醐天皇（卯畧）昌泰元年十一月丙申朔、公卿抗表曰、（紀長谷雄作）臣某等言、臣聞、惟聖則天、同冥符於影響、惟皇則
作極、由潜化於風雲、故能奏蹤相應、合璧揭非常之光、變數差、連珠繫希世之彩、臣某等誠歡誠
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皇帝陛下、乾坤比德、日月齊明、四海爲家、爭趨受朔之望、萬方如
草、皆偃入律之風、況復今月朔日、推得冬至、終而復始、致在自然、遂使一元呈瑞、遇陛下改元

韻會前杜詩傳士卒凫藻注和睦歡悅如鳥之戲於水藻
韻會云爾雅舊時和詩之玉燭李巡云人君德美如玉而明若燭是知人君德輝動於內則和氣應於外統而言之則謂之玉燭也

之年、九會發祥、當臣等嘉會之日、明哉靈貺、難得而稱、古云、黃帝合於久視、今知玄運、叶於長生、總列鳳庭、誰非凫藻、無任抃舞慶躍之至、謹拜表奉賀以聞、臣某等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朝野群載十二同年十一月廿一日詔、古之撫瑤圖、鑒寶籙之者、莫不在璇璣於七政、和玉燭於四時用能、三十六旬膏雨無破塊之聲、七十餘度協風、(徵コイ)(施タ)絕鳴條之響、朕以非寶、忝纂重光、每思(致コイ)敎令之不明、常恐節候之無信、適者有司奏言、今月朔日、推得各至、終而復始、數在自然、朕自惟、寡德何以會嘉辰、豈非祖宗之靈貺、臣佐保持之所致乎、思(爲須〔朝〕)與天下共此休祥、自昌泰元年十一月廿一日昧爽以前、徒罪以下不論輕重、咸從原免、但八虐、故殺人、謀殺人、強竊二盜、私鑄錢、常赦所不免、及欠負官物之類、不在赦限、若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其門蔭久絕、才勤〔朝〕効尤著者、特加榮賞、以穆朝章、又內外文武官、主典以上叙爵一級、在京正六位上諸吏、及史生以下直丁以上、并天下高年者、宜量賜物、應使出金科者、沐德澤於再生之年、延爵賞者戴恩光於一陽之日、布告遐邇、知朕意焉、主者施行、三善清行作

延喜十七年十一月一日朔、公卿表賀云、臣忠平等言、陰陽橐籥、聖人制推策之規、寒暑循環、皇王垂授民之典、故能璧日珠星、盈縮之度有序、銀衡玉管、分至之期無潛、臣忠平等誠歡誠喜、頓首死罪、伏惟皇帝陛下、德均(禔サ)提象、功優錫疇(疇サ)、不宰而亭毒、萬方無爲、而調和四序、長寒之谷日温(自濕歟)、寧待吹律之氣、荒服之鄉向化、遙候口(子タ)千之雲、況復宿(當コイ)此朔日之朝、推得冬至之節、階蓂萌其新集、

莊子秋水篇曰、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

文粹高野本以此文及次下文在其書卷四之慶三年十一月一日表下

解竹飛、其陽灰、交會有度、再致希代之禎祥、氣候合期、頻降上天之顯應、昔者軒皇得之而稱神、
漢武遇之而動色、見此於今日、蔑彼於曩時、臣等託七尺於聖德、露方寸於明時、濠梁之中、魚
樂自至、履屋之上、雀賀徒宣、無疆之算、誠協應於靈符、久視之徵、豈成疑於天貺、不任鳧藻之
至、謹拜表奉賀以聞、臣忠平等、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同年十一月十七日詔、先王制祀、候星辰而擧萬機、上帝施功、分寒暑而理群物、是以敎均平、
則居諸無僣、運行之節、陰陽協序、則啓閉不違、推步之期、朕以非虛、忝承洪業、臨深履薄、勤
勞股肱、常恐失月令於急務、迷時若之風雨、迺者有司奏言、今年十一月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
而復始、誠是王者延祚之祥也、眇眇之身、豈敢鍾之、思與天下共此休祥、自延喜十七年十一月
十七日昧爽以前、徒罪以下不論輕重、咸從原免、但八虐、故殺人、謀殺人、强竊二盜、私鑄錢、常赦
所不免、及欠負官物之類、不在赦限、若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其功臣末葉、及才
刻著聞者、特加褒賞、以穆朝章、又內外文武官主典以上、叙爵一級、在京正六位上諸吏及史生以
下直丁以上、幷天下高年者、宜量賜物、廣遍惠澤於四海、答靈貺於九天、布告遐邇、俾知朕意、
主者施行、

○公卿賀朔旦冬至表後江相公于時參議【文粹】　大江朝綱作

邑上天皇天曆九年十一月朔旦冬至、公卿抗表賀曰、臣實賴等言、中謝〔文〕臣聞二耀合璧、晴〔文〕晴顯明王之慶、
五星連珠、自契聖人之符、歷千歲而難逢、待一時而表瑞、以〔文〕臣實賴等「誠懼誠喜、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伏惟皇帝陛下、天地讓德、日月謝明、節候有信、還謗漢武〔王〔文〕〕之諧、昔年分〔方〔文〕〕至無僭〔愆〔文〕〕、更喜魯公之得、今禮〔祀サコイ〕雲行雨施、德澤遠千山之岫、鴻來鸞〔鶯〔文〕〕去、仁風翔四海之濱、況今月朔日當于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誠是先王〔帝〔文〕〕之希有、延祚之休徵者也、又司天臺奏、老人星見。即〔之〔文〕〕治平主壽、臣等逢此有慶之年、已〔以〔文〕〕獻無疆之壽、可以婆娑壽城〔域〔文〕〕之下、可以優遊福林之中、巍々蕩々、難得而名、中黃彌遙、臣等望南至而稱賀、大業可久、陛下當北極而不移、無勝鳧藻之至、謹拜表奉賀以聞、臣「實賴」〔某〔文〕〕等、誠懼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天曆九年十一月一日公卿連署〔文〕

同年十一月廿二日、詔、文質雖〔維〔大日本史〕〕移、承駿命者、先正寶曆、驪翰遞〔遞〔日〕〕謝、致鴻休者、必愼璣衡、故銅管之候同符、王燭之和合契、陽覆陰載、七耀變〔爰〔日〕〕呈無私之功、露潤霜凝、四騎〔時〔日〕駒コイ〕自成不言之化、朕忝繼丕緒、祇守睿圖、日旰勿休、歎風敎之難洽、夜分忘寢、恐月令〔朔サコイ〕之有違〔僭〔日〕〕、迺者有司奏言、老人星見、又今月朔旦當於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朕以非〔非サ〕德、遇此佳廟、非唯宗祧之助致、亦是輔弼之勤成、何使一人專其嘉祉、須與萬姓共其禎祥、自天曆九年十一月廿二日昧爽以前、徒罪以下、不論輕重、咸從原免、但八虐、故殺、謀殺、強竊二盜、私鑄錢、常赦所不免、及欠負官物之類、不在赦限、若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其功臣末葉、及才効著聞者、特加榮賞、以穆朝章、又內外文武官主典以上敍〔被イ〕爵一級、在京正六位上諸吏、及史生以下、直丁以上、幷天下高年者、宜〔令サ〕量賜物、庶黃砂之下、恩波蕩〔慶イ〕而洗茅心、赤縣之中、惠風扇而增草色、布告遐邇、俾得知朕意、

公卿賀朔旦冬至表菅三品于時式部大輔文章博士

周禮馮相氏鄭云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

主者施行、

圓融院天皇天延二年十一月、紀略朔旦（且〔文〕）冬至、公卿抗表曰、高野本本朝文粹菅原文時作　文粹在天曆九年表下臣兼道等言、臣聞、叡德上達、則耀輝是璧珠（緯〔文〕）也、皇化旁通、則風雲亦律呂也、即知玉燭之調和、諒隨金鏡之光彩、臣厶（兼通サイコ）等、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等謹案曆曰（日〔文〕）、今月乙亥朔旦冬至、惟天之瑞聖日、符爰顯焉（トモ是カ）、乃聖之奉天時、感其徵（徵〔文〕）矣、伏惟皇帝陛下、德配乾坤、仁覃動殖、受朔者自遠、四裔幾庶愼朝者有儀、諸侯萬玉（方〔文〕王コ）、寧非化之廣被乎、寧非令之能行乎、宜哉千載一遇之聖躬、擅此希値罕得之嘉節、猗（猗〔文〕）歟穆穆焉（トモ玉ニ）、皇盛德之事（トモ皇焉〔文〕）、賀其拾（拾サ）諸、臣等幸爲此（比サ）封之身、重以敬授之賜、窺圭（主コ）陰於南極、自赤羽（投ク向〔文〕）而競歌、聞磬聲於北宮、先百獸而率舞、萬壽之獻、一心無不疆、勝抃躍、拜表以聞、臣厶（兼通某サコイ）等、誠歎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天延二年十一月一日公卿連署〔文〕

同年十一月十八日詔、古明聖之世、辰星不忒、律呂克調、月草三旬、暗（時サ）知弦望晦朔之候、風條五日、長和七十餘二之聲、是則所以德達乾象、仁洽寰區（莫サ）之故也、朕謬以寡昧之身、託於王侯之上、萬機動違于月（日サ）令、四海未化于時邕、常恐司天臺之空奏休祥、馮相氏之無候至否、廼者公卿奏言、謹案曆曰、今月乙亥朔旦冬至、惟天之瑞聖日、符爰顯焉、乃聖之奉天時、感其徵矣、誠雖（唯コ）虛譽之過、抑是延祚之徵也、朕之不德焉獨鍾之、思與我民同享斯福、自天延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昧爽以前、徒罪以下、不論輕重、咸從原免、但八虐、故致謀殺、強竊二盜、私鑄錢、常赦所不

免、及欠負官物之類、不在赦限、若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其功臣末葉、方効著聞者、特加榮賞、以穆朝章、又內外文武官主典以上、叙爵一級、在京正六位上諸吏、及史生以下直丁以上、幷天下高年者、宜量賜物、冀分一章履長之光、普開兆民飽德之慶、布告遐邇、俾知朕意、主者施行、

一條〔紀畧〕

今上正曆四年十一月一日朔旦冬至、公卿抗表曰、臣道隆等言、臣聞、乾坤之心無體〔休、外記日記〕、唯以人心爲心、陰陽之氣不忒、能隨政施氣、是故聖哲在位、則二耀連璧、五緯編珠、皇天垂祥、烝福祚無疆、風俗有截、臣道隆等、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等謹案曆、曰、十一月甲寅朔旦冬至、三初相並、百僚宜賀、伏惟　皇帝陛下、仁被當今、德兼在昔、天惟致瑞、麟鳳充東、觀之毫地、乃貢珍丹青鸞〔變、外〕南宮之璧、矧乎聖曆履長之日、令〔合ッコイ〕萬壽以不窮、豐年呈美之雲、與〔自、外〕一陽以〔化イ〕俱起、臣等已遇唐虞撫運之時、復視殷周曠代之事、手足踏舞、暗和吹管之聲、身體靜安、日合垂衣之化、不勝欣躍、拜表以聞、臣道隆等、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紀畧〕同年十一月十五日詔、陰陽不測、宰之者明王、寒〔垂ヌ〕暑無忒、司之者哲后、故軒皇御曆、雙離之璧合光、漢徹乘時、五律之珠連彩、朕嗣守昌基、丕〔忝サ〕承叡業、七政未能在璇璣之數、四時唯恐失玉燭之和、廼者有司奏言、今年十一月朔旦冬至、履端於始、擧正於中、朕之素虛、雖鍾文質之澆季、天之玄應、苟遇章首之嘉期、斯乃宗祧祐福之効、臣佐燮理之功、已有其舊典、何違新休、自正曆四

常年十一月十五日昧爽以前、徒罪以下、不ㇾ論二輕重一、咸從二原免一、但八虐、故殺、謀殺、强竊二盜、私鑄錢、赦所ㇾ不ㇾ免、及欠二負官物一之類、不ㇾ在二赦限一、若以二赦前事一相告言者、以二其罪一罪ㇾ之、其功臣末葉、及才効著聞者、特加二榮賞一、以穆二朝章一、又內外文武官主典已上、叙二爵一級一、在京正六位上諸吏、及史生以下直丁以上、幷天下高年者、宜二量賜一ㇾ物、庶賀二禎符於一陽一、洽二慶賚於萬姓一、布二告遐邇一、俾ㇾ知二朕意一、主者施行、

政事要略第廿五卷

政事要畧第廿六 年中行事廿六

十一月二

上巳山科祭事

上申平野祭事已上見二四月一

同日春日祭事見二二月一

同日杜本祭事

同日當麻祭事已上見二四月一

上酉率川祭事用二春日祭明日一見二二月一

同日當宗祭事
同日梅宮祭事已上見四月
十日大藏省進源氏冬季衣服文事見五月
中子大原野祭事有二子者用下子見二月
同日夜五節舞姬調習事
中申吉田祭事見四月
中丑園幷韓神祭事新嘗祭前丑見二月上丑
同日宮內省奏御宅田稻數事
中寅鎭魂祭事猨女見此中
同日夜試五節儛事
上卯相嘗祭事
中卯新嘗祭事獻五節舞姬公卿年給官許二合事附出

十一月二
○上巳山科祭事

○上中平野祭事已上見四月、

○同日春日祭事見二月、

○同日杜本祭事

○同日當麻祭事已上見四月、

○上酉率川祭事用春日祭明日、見二月、

○同日當宗祭事已上見四月、

○同日梅宮祭事已上見四月、

○十日大藏省進源氏冬季衣服文事見五月、

○中子大原野祭事有二子者用下子、見二月、

○同日夜五節舞姫調習事

先十餘日、藏人頭定預藏人奏聞、當日下賜御衣預藏人、又奏下內藏寮造酒司穀倉院幷獻舞姫所門籍、晚景召大歌、差殿上侍臣爲垣下、入夜舞姫於常寧殿調習、

○中申吉田祭事見四月、

○中丑園幷韓神祭事新嘗祭前丑、見二月上丑、

○同日宮內省奏御宅田稻數事

多米宿禰本系帳

日本紀云、一書曰、保食神實已死矣、唯有其神之頂化爲牛馬、顱上生粟、眉上生蠒、眼中生稗、腹中生稻、陰生麥及大豆小豆、天熊人悉取持去而奉進之、于時天照大神喜之、曰、是物者則顯見蒼生可食而活之也、乃以粟稗麥豆爲陸田種子、以稻爲水田種子、又因定天邑君、即以其稻種、始殖于天狹田及長田、其秋垂穎八握、莫々然甚快也、又口裏含蠒、便得抽絲、因此始有養蠶之道焉、

又曰、天照大神以天狹田爲御田、長田〔紀〕

舊事本紀云、天照大神以天狹田爲御田、有三處、號曰天安田、天平田、天邑幷田、並皆良田之處、雖經霖旱而無所損傷矣、多米宿禰本系帳云、天皇御躬爲國、歆然之時、供御大飯已不聞食、仍召氏人等令作御飯持、被詔勅小長田命作備御飯、進御之日、午吉聞食、即乘詔偁、仕奉御飯、其有香美、平服聞食、故臣小長田命者、特賜嘉名、（朕御多米）負賜、被詔定多米无也、爾時賜大歆政、忝任御田之職、（姓氏錄多米宿禰參看）天皇御饋之政、掌以仕奉也、姓氏錄云、多米宿禰出自神魂命五世孫天日鷲命也、四世孫小長田、稚足彥天皇諡成務御世、仕奉大炊寮、御飯香美、特賜嘉名、負朕御多米、六世孫三枝連男倭古連之後、天渟中原瀛眞人天皇諡天武御世、改賜宿禰姓、同氏系圖云、志賀高穴太宮御宇若帶天皇御世、小長田命、以米入大籠而獻天皇也、因改命宗賜多米連姓、爾時天皇御

類聚國史百五十九年中行事秘抄

大和恐當作大倭

命贖乃人平四方國造等獻之、

日本紀云、應神天皇卌一年春二月、額田大仲彥皇子、將掌倭屯田及屯倉、而謂其屯田司出雲臣之祖淤宇宿禰曰〔紀〕、是屯田者、自本山守地、是以今吾將治矣、爾之不可掌、時淤宇宿禰啓于皇太子中〔紀〕、皇太子謂之曰、汝便啓大鷦鷯尊、於是淤宇宿禰啓大鷦鷯尊曰、臣所任屯田者、大仲彥皇子距不令治、大鷦鷯尊問倭直祖麻呂曰、倭屯田者、元謂山守地、是如何、對言、臣之不知、唯臣弟吾子之籠无〔紀〕知也、適是時吾子籠遣於韓國而未還、爰大鷦鷯尊謂淤宇曰、爾躬往於〔紀〕韓國、以喚吾子籠、其兼日夜而急往、乃差淡路之海人八十人爲水手、爰淤宇往于韓國、即率吾子籠而來之、因問倭屯田、對言、傳聞之、於纏向玉城宮御宇天皇御世、科太子大足彥尊、定倭屯田也、是時勅〔紀〕之旨、凡倭屯田者、每御宇帝皇之屯田也、其雖中〔紀〕帝皇之子、非御宇中〔紀〕者不得掌矣、是謂山守地非。也、時大鷦鷯尊、遣吾子籠於額田大仲彥皇子、而令知狀、大仲彥皇子更無如何焉〔紀〕、乃知其惡而赦之勿罪、類聚國史、以此文爲屯田始、

職員令云、宮內省卿一人掌官田、謂、供御稻田、分置畿內者、名爲官田也、及奏宣御食產、謂、奏者、官田顧池、當年所佃種色目、并收獲多少、（及氷室氷之干擲〔令〕）、皆申奏之也、宣者有勅語者、更傳宣告之也、

田令云、畿內置官田、謂、畿外無也、言在畿內也、无〔令〕、大和、攝津、各卅町、河內、山背、各廿町、每二町配牛一頭、其牛分令ヵ一戶養一頭、謂、養牛之戶、免雜徭也、取中々以上戶、

〔集解十二〕集解云、畿內置官田、〔釋云、案玉折（折）之內也、毛詩傳云曰、穡、彌也、音渠希反。（也〔集〕）穴云、謂〔彥〕（產〔集〕）穡〔集〕田謂之官田、古記云、畿內置〔屯〕（長〔集〕）田、不輸租、屯田謂御。（稻〔集〕）田、供御造食料田〔所〕（耳〔集〕）〕

考課令云、進供食產、〔謂供御雜膳、謂之食、官田及園池所生、謂之產也、言預量所有色別准擬、至於供用、皆能堪之也、〕催治諸部、爲宮內之最、〔謂少輔以上、〕

民部式云、官田者、山城國廿町、〔宮內省營八町、國營十二町、〕大和國十六町、〔省營十「五」（九ヵ）町、國營十「五」（七ヵ）町、〕河內國十八町、〔省營八町、國營十町、〕和泉國二町、〔國營、〕攝津國卅町、〔省營十五町、國營十五町、〕其營種料稻、町別一百五十束、〔和泉國一百廿束、〕所獲苗子五百束、〔和泉國、四百束、〕國別長官、主當其事、

田令云、官田應役丁之處、每年宮內省、預准來年所種色目、及町段多少、依式料功、申官支配、〔謂色目者、稻白黑爲色也、稻名爲目也、〕其上役之日、國司仍（乃〔令〕）准役月閑要、量事配遣、〔謂以雜傜充使其事也、〕其田司年別相替、〔謂宮內省差以營內雜任、令掌其事、是爲田司也、〕年終、省校量收穫多少、附考褒貶、

釋云、神護景雲二年二月廿八日、官符云、營造官田令、當時長官一人、主當爲佃町別定稻五百束也、

宮內式云、省營田卅町、〔大和國九町、山城河內二國各八町、攝津國十五町、〕穫稻町別五百束、割其苗子充營種料、其造酒司料米二百十二斛（石〔式〕）九斗二升六合九夕九撮、國司各割穫稻之內、充功賃、令舂運之、〔太政官符〔亨祿格十〕〕

貞宮格。云應令。（長〔亨〕）官身自撿察御稻事、

右式云、凡供御幷中宮東宮季料、稻粟糯等、並（既〔亨〕）用省營田、又云、官田者、國別長官主當其事者、然則。定其田、專委長官、何致未進、更有追責、今撿案內、件御稻定年料數（闕〔亨〕）、期內可進之狀、天安二年十月廿五日、下符已畢、然猶多逋未進、常闕供御、仍頻召長官、勘責其怠、而今或聞、長官歸國、即勘當郡司、決罸百（右〔亨〕）姓、責取私稻、動致愁吟、推之物情、已涉汚黷、夫御膳之物、尤欲淸潔、如此供進、豈（今カサ）言人臣。大臣宣、闕誤供御、法禁不輕、將考實其事、恐陷罪者多、仍暫從寬宥、欲視來効、令須隨御稻數、擇取其田、始自耕種、至于收穫、長官自親、勤加撿察、其所穫稻者、收於別庫、期內辨進、專令潔淸、莫觸汚穢、運進之夫、尤宜愼擇、

貞觀二年四月十九日、（亨祿本三代格十）

宮內式云、營官田者、當國長官專當行事、若有遺損者、省遣丞已下一人史生一人、巡撿其收穫多少及用殘數、並省奏聞、其詞曰、宮內省申久、內國今年供奉、三宅田合若千町、穫稻若千束、其年以往古稻若千束、（太政官符〔亨〕）惣若千。供奉（讀留）事乎、申給（波久）申、（東式）

貞宮格云。應定進御稻數幷日限事

山城國二千二百五十四束四把、

右九十十一十二、合四箇月料、八月廿日可進、攝津國二千二百五十四束四把、

右正二三四、合四箇月料、十二月廿日可進、

河內國二千二百五十四束四把、

右五六七八、合四箇月料、四月廿日可進、

以前撿案內、太政官去承和二年十一月九日、符偁、攝津國解偁、太政官去天長元九コ年六月一日、符偁、右大臣宣、件供御稻、獻納愆期、屢致闕怠、自今以後、宜國司一人專當其事、年中供料、冬季之初、一度進畢者、謹依符旨、一向進上、而大炊寮、稱無可貯之庫、經日不肯收納、擔夫將領、徒致辛苦、望請國別、定四箇月、年中供料將進究、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依請者、又天安元年十一月十一无〔亨〕日、下三箇國符偁、御稻米至未〔亨〕其期先一月進、若致闕怠、科闕供御罪者、諸國須遵行符旨、無致闕怠、而積習慣〔亨〕常事、運貢頻〔亨〕損絕、今被右大臣宣、闕儞〔亨〕乏供御、罪責尤深、宜改先例、件依依〔亨〕之定期、差掾已上一人、依員一度運進、但在國催責、事在長官、自今以後不得違失、

○貞觀四年二月十五日〔亨祿三代格十〕

民部式云、供御及中宮東宮、季料稻粟糯等、並用省營田所穫、待官符到、仰畿內令進、但粟、山城國進之、

大炊式云、諸國年料所進糯米、寮官撿挍、勿令他粒雜、糅又雜穀、隨到量收訖、即申省、諸司共收糯十斛、

又云、供御料稻粟、並用官田、（中宮東宮齋宮亦同、但齋宮者、在京之間供之、）其舂得米一束二把五升、糯米亦同、（一人日舂、但糯三束、）充內膳司、其舂米女丁八人、（宮并中宮各三人、東宮二人、）（各給衣服〔式〕）

件女丁衣服粮米、依多事不載之、

民部式云、畿內御酒米、舂切運賃、若有不足充用正稅、但有省營田稻用殘者、不在此限、

又云、十一月新嘗會、黑白二酒料米、九月下旬省下符畿內、即舂省營田稻、送造酒司、

內裏式〔四十〕文也

中丑日、宮內省持奏文、（盛納〔儀式內裏〕函安机上也、）候延政門外、大舍人叩門、闈司就版奏云、御宅田苅稻事申賜止、宮內省官姓名、（謂輔已上、乃〔內〕）叩門故爾申、勅曰、令申、（合〔內〕）闈司傳宣云、令申、姓名宮內省、擧机安庭中、輔已上一人留奏云、內國仕奉禮三宅田若干町、苅得稻若干束、去年以往古稻若干束、合若干束、仕奉禮留事乎申賜久止申、無勅答、退出、闈司二人入自左掖門、執机安簀子敷上、內侍取函奉覽訖、闈司亦持机安庭中、內豎進持机出給、省、

○中寅鎭魂祭事（猨女見此中、）

職員令云、神祇官伯一人（掌鎭魂、謂、鎭安也、人陽氣曰魂、魂運也、言招離遊之運魂、鎭身体之中府、故曰鎭魂、）

集解云、問、鎭魂祭何神、答、神祇官式云、鎭魂祭神八座、神魂、高御魂、生魂、足魂、魂留魂大宮女、御膳魂、辭代主、問、稱布制之由、答、古事記云饒速日命降自天時、天神授瑞寶十種、息津鏡一、部津鏡一、八握劒一、生玉一、足玉一、死反玉一、道反玉一、蛇比禮一、蜂比禮一、品之物

比禮一、敎導若有痛處者、令（合〔集〕）茲十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云、而布留（瑠〔集〕）部由良「〻」（由良止）布瑠部、如此爲之者、死人反生矣、所謂仲冬寅日鎭魂祭是也、鎭殿也、言如前駈後殿之殿也、凡人之陽氣曰魂、々運也、人之陰氣曰魄、魂白（白〔集〕離）魄、然則召復離遊之運白（魄）命（令〔集〕）鎭身體之中府、故曰鎭魂、唯擧魂爲例、則有魄可知、故不云魂魄耳、禮記郊特注云、凡祭愼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也、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合鬼與神、敎之至也、鄭玄曰、氣謂噓吸出入者也、口口耳目之聰明爲魄、令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敎致也、春秋昭公七年傳、及子産適晋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産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强也（也〔集〕）杜預曰、魄形也、魂陽神氣也、强物權勢也、孝經援神契曰、魂者芸也、魄者白也、宋均注云、芸除穢濁也、潔（也〔集〕）白情性、所以芸情白性者、時以苞合供奉之道也、易繫辭云、遊魂爲變、謝靈運曰、精氣之爲物、常遊魂變化、飄急在於天地之間、韓康伯曰、聚極則散、而遊魂爲變也、遊魂言其游散也、

古語拾遺云、凡鎭魂之儀者、天鈿女命。（之〔古語〕）遺迹、然則御巫之職、應任舊氏、而今所選、不謂（論〔古語〕）他氏、所遺九也、

神祇令云、仲冬寅日鎭魂祭、

神祇式云、十一月鎭魂祭、中宮准此、但更不給衣服、

神八座 神魂 高御魂 生魂 足魂 魂留魂 大宮女 御膳魂 辭氏主

大直神一座

太刀大コ一口、弓一張、箭二隻、鈴廿口、佐奈伎廿口、絁一疋、木綿五斤、麻十斤、筥一合、纏筥一合、明櫃一合、供御飯筥一合、御食析稻二束、案一脚、宇氣槽一隻、臼一口、杵二枚枝サ、槲四把、薦一枚、韓竈一具、杓四柄、盆二口、堝四口、裹葉薦一枚、

右其日御巫於官齋院舂稻、簸以篚筥、炊以韓竈訖、即盛陶笥、納積居案、神部二人、執向祭所供之、

又云、官人以下裝束料、中宮々主准此、

伯已下史已上七人、宮主一人、已上蓁摺袍、龜卜長上二人、彈琴二人、巫部神部一人、各賜青摺袍一領、袴一腰、史生四人、神部十三人、卜部十二人、使部三人、各青摺布衫一領、已上縫殿縫賜、御巫一人、中宮、東宮、御巫准此、御門巫一人、生島巫一人、各青摺袍一領、表裏別、帛三丈、綿二屯、下衣一領、表裏別、帛三條丈、綿二屯、單衣一領、帛三丈、表裙一腰、表裏別、帛三丈、腰料一丈、綿二屯、下裙一腰、表裏別、帛三丈、腰料一丈、袴一腰、帛三丈五尺、綿二屯、單袴一腰、帛二丈、帔一條、帛二丈、褶一條、緋帛四丈、紐一條、錦三丈、髻髮并襪料細布一丈、領巾紗七尺、櫛二枚、履一兩、座摩巫一人、青摺袍一領、表裏別、帛二丈五尺、綿一屯、下衣一領、表裏別、帛二丈五尺、綿一屯、單衣一領、帛二丈五尺、表裙一腰、表裏別、帛三丈、腰料一丈、

綿一屯、下裙一腰、（表裏別、帛三丈、腰料一丈、）袴一腰、（帛一丈五尺、）綿一屯、單袴一腰、（帛一丈、）帔一條、（帛一丈、）褶一條、（緋一丈五尺、）紐一條、（錦一尺、）領巾六尺、襪料細布五尺、履一兩、

右中寅日晡時、（中宮鎭魂、同日祭之、）五位已上及諸司官人參集、宮內省式部依例撿列、大臣若參議已上、就西舍座、神祇官人已下神部已上、着青摺衣、（官預受備頭給、）率御巫等入就廳上座、（御巫南面伯以下使部以上東面南上、）內侍持御服自內退出、大膳職造酒司、供八代物同時參、（中宮東宮准此、）縫殿寮令猨女參入、即大臣昇就座、（北面東上、）喚召使宣、喚式部、召使稱唯、退出喚之、即判官已上一人、進就版位、即大臣宣、諸司令參入、即稱唯、退出令參入、（五位以上就廳座北面、六位以下分就東西舍座、）座定、大臣命召使、令喚治部、令歌女參入、又喚大藏省、令賜藁木綿、並如上儀訖、神祇伯召御琴彈某甲、（二人共稱唯、）次喚笛工某甲、（二人共稱唯、）又命云、御琴笛會之、（四人共稱唯、）先吹笛一曲、即調御琴、歌者始（无コ）奏、神部於堂上催拍手、御巫及猿（猨サコ）女等、依例舞訖、即神祇官五位六位各一人、（中臣忌部、）及侍從五位以上二人、宮內丞一人、內舍人二人、大舍人二人、以次進舞於庭、訖就本座、辨官命官掌、喚宮內省令賜酒食、行酒三坏（无コ）以後、拍後手退出、巳日晡時供東宮鎭魂、

式云、御巫猨女依例舞者、御巫略見正月晦日御巫奉御贖部、但猨女、或記云、神武天皇始禋禮皇天、以答神祇之恩焉、於是中臣齋部二人、但掌祠祀之職、猨女君氏供神樂之事、夫猨女君所以供其事者、昔於天上、而天照大神閇石戸、而幽居之時、猨女君之遠祖天鈿女

命、古語、天乃於須女、其神强悍猛固也、(之[古語])故以爲名、今俗○(强[古語])女謂之於須者此緣也、以眞辟葛爲鬘、以蘿葛爲手繦、以竹葉飫憩木葉爲手草、手持着鐸之矛、而覆誓槽、古語、宇氣布禰、約誓之意、擧作俳優、而歌舞之緣也、今彼氏男女、皆號爲君、然有其緣矣、具在國史幷古語拾遺、

大政官式云、鎭魂、新嘗等諸祭之日、並辨及史等、向祭所加撿校、其鎭魂者、十一月中寅、於宮內省祭之、大臣以下赴祭所、中宮亦同、但東宮用巳日、中務式云、鎭魂祭前五日、簡點和儛人、侍從四人、其名移送式部、餘祭不須、內舍人、大舍人各四人、園、韓神、平野等祭、舞人准此、令赴宮內省、祭畢、即諸司依次奏舞、神祇官先舞、次宮內省、次侍從、次內舍人、次大舍人○(云々[式])其神祇官、榛摺帛袍十三領、袴十三腰、靑摺布衫三十二領、預前給之、

儀式貞觀

鎭魂祭儀、十一月中寅日、中宮○(祭[儀])准此、但東宮用巳日、

其日所司預敷神座於宮內省廳事、次設大臣以下无[儀]座於西舍南、少西設辨大夫座、其南外記史座、其南太政官及左右史生座、共東面、絕席、其南少東官掌座、北面、東舍有座三列、北第一間、設外記史、式部丞錄座、第二間、太政官幷左右史生、式部史生座、第三間、官掌省掌座、北面西上、西二點、大臣以下就西舍座、神祇伯以下率琴師、御巫、神部、卜部等、着榛摺衣、座供々一令持供神物、左右相分、入立庭中、神部昇自東階、置神寶於堂上、次昇神机、昇、御巫從之、次神部四人各持琴、左右相分、昇置堂上、神祇五位已上官人昇自西階、六位以下昇自西側階就座、伯以下使部以上、東面南上、御巫南面東上、次大膳職、造

酒司、供八代物、縫殿寮率猨女、昇（弟〔儀〕）自東側（階〔儀〕）。就座、次內侍令賚御衣匣、自大內退出、昇自東階就座、治部省率雅樂寮樂人歌女等、昇自西側階就座、訖大臣出自西舍、昇自西側階（无〔儀〕）就堂上座、喚召使二聲（无〔儀〕）、召使稱唯、趨就版、大臣問阿誰、召使稱姓名（位〔儀〕）、大臣宣、喚式部省、召使稱唯、趁出立南門外喚之、丞已上一人入就版。大臣問阿誰、丞稱官姓名、大臣宣、奉入刀禰、丞稱唯、出復本列、仰云、令奉入刀禰、錄稱唯。喚省掌名、省掌稱唯、錄仰云、奉入刀禰、省掌稱唯、少進云、大夫等參「進（拜〔儀〕）」五位以上先入就堂上座（音〔儀〕）、外記史率史生官掌等出自西舍、立於屏下、待式部省相引入、就東舍座、訖大臣喚召使二聲、召使稱唯、趁就版（无〔儀〕）、大臣問阿誰、召使稱姓名、大臣宣、喚大藏省、召使稱唯、退出喚之、丞稱唯、進就版、大臣問阿誰、丞稱唯姓名（官〔儀〕）、大臣宣、賜縵（鬘〔儀〕）木綿、丞稱唯退、丞率錄史生藏部等、賚木綿於筥、入先賜神祇官人、次丞賜大臣錄、賜五位已上、次史生賜判官以下主典已上、藏部賜史生以下（主典已上安藝木綿、史生以下凡木綿、）訖神祇伯喚琴師、各二人共稱唯、次喚笛工、各二人、共稱唯、伯命琴笛相和（詞云、美許登爾布曳安波世、）四人共稱唯、先吹笛一曲、次調琴聲、訖琴師彈絃、與神部共歌二成、次雅樂寮歌人同音共歌二成、神部二人候拍子、御巫始舞、每舞巫部譽舞三廻（譽云阿奈多布（垂〔儀〕）止、）大藏錄以安藝木綿二枚賚於筥中、進置伯前、御巫覆宇氣槽立其上、以拜撞槽、每十度畢、伯結木綿縵（鬘〔儀〕）訖、御巫舞畢、次諸御巫猨女舞畢、次宮內丞一人、次侍從二人、次內舍人二人、次大舍人二人、舞訖復本座、辨大夫喚官掌二聲（音〔儀〕）、官掌稱唯、趨就版（无〔儀〕）、辨

洗人
內侍式

大夫問何誰、官掌稱官姓名、辨大夫命喚宮內省、官掌稱唯、退喚二聲、丞（音〔儀〕）稱唯就版、辨大夫問何誰、丞稱官姓名、辨大夫命御飯早速（タコ趁〔儀〕无）令賜、丞稱唯、退出喚膳部、（〔儀〕无）膳部五六人、共稱唯、丞仰云、賜御饌、膳部共稱唯、大膳進屬以下共起、先賜神祇官、次大臣以下訖、大膳進就版、申云、御飯賜畢、共拍手三度、（先後稱唯、）觴三行、亦拍手一度、（不稱唯、）訖各々退出、（江次第十）

清涼記、中寅日、鎮魂祭事、（中宮同日行之、）當日薄暮、內侍經奏、率藏人一人御匣殿、藏人女孺洗人等、（內侍式云、率婦女藏人二人、諸官女孺各二人者、近代所行載此員、）令內藏寮（殿々 傍書）持御服（置机上、）向宮內省衛守氣之間、藏人開御服箱振動訖歸宮、明日奏返事、

○清涼記、同日夜試五節儛事、

申剋所司御殿東廂、并孫廂裝束訖、五節舞師參上、次令問舞姬列立、次第舞姬參上、次大歌人自仙華門參入、賜酒肴如常、五節舞畢、內侍宣可返御歌之狀、事終、藏人頭問大歌人等稱其名退出、舞姬退下、

○上卯日相嘗祭事

神祇令云、仲冬上卯相嘗會、（謂、大倭、住吉、大神、穴師、恩智、意富、葛木、鴨、紀伊國日前神等之類是也、神主各受官幣帛而祭之也、）

○中卯新嘗祭事（獻五節舞姬、公卿年給官許二合事、附出服中儀見朔日宴會事、）

日本紀云、（第一注文、）素戔烏尊之爲行也、甚無狀何見、天照太神當新嘗時、則〔紀〕陰放屎於新宮、（私案、新嘗之文、始見之、）

于此。

日本紀云、雄計天皇白髮天皇二年冬十一月、播磨國司山部連先祖、伊豫來目部小楯、至於赤石郡、親辨新嘗供物、一云、巡行郡縣、收斂田租也、適會縮見屯倉首縱賞新室、以夜繼晝、爾乃天皇謂兄億計王曰、避亂於斯、年踰數紀、顯名著貴、方屬今宵、億計王惻然歎。其自導揚見害、孰與全身免危也歟、天皇曰、吾是去來穗別天皇之孫、而困事於人、飼牧牛馬、豈若顯名被害也歟、遂與億計王相抱、泣涕不能自禁、億計王曰、然則非弟誰能激揚大節、可以顯着「乎」、天皇固辭曰、僕不才、豈敢宣揚德業、億計王曰、弟英才賢德、爰無以過、如是相讓再三、而果使天皇自行稱述、俱就室外居于下風、屯倉首命居竈傍左右秉燭、夜深酒酣、次第儛訖、屯倉首語小楯曰、僕見此秉燭者、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撙者猶趍也、相從也、止也、可謂君子云々、壽畢乃起節歌曰、伊儺武斯盧哿簸泝比野儺擬、寐逗愈凱麼、儺弭企於己陀智、曾能泥播宇世儒、

高橋氏文云、六鴈命、七十二年之秋八月、受病同月薨也、時天皇聞而大悲給、准親王式而賜葬也、於宣命使遣藤河別命、武男心命等、宣命云、天皇加大御言良麻止宣波久、王子六獦命、不思保佐佐流外爾卒上太利止聞食迷之、夜晝爾悲愁給「比川」、大坐須天皇乃御世乃間波、平天爾之相見曾胡奈波佐牟止思保須間爾別由介利、然今思食須所波、十一月乃嘗乃會毛、膳職乃御膳乃事毛、六雁命乃勞始成流所奈利、是以六鴈命乃御魂乎波、膳職爾伊波比奉、春秋乃永世之神財止仕奉志迷牟、子孫等乎波、長世遠世乃膳職乃長止毛、上總國乃長

止毛、淡路國乃長止毛、從餘氏波口介佐麻子乎佐女太麻波牟、若膳臣等乃不繼在朕加王子等乎志天、他氏乃人等乎相交天波亂夏志女之、和加佐乃國波、六鴈命爾永久子孫等可、遠世乃國家止爲止、定天授介賜天支、此事波世々爾之過利違倍志、此志乎知太比天、吉久膳職、內毛外止護利守利太天、灾患乃事等毛无久在志女給太戶度奈無思食止申止宣太麻不、天皇乃大御命夏麻牟、虛御魂毛聞奈止申无止宣太麻不、

神祇式云、新嘗祭奠幣案上神三百四座、並大社一百九十八所、

前一百六座、

右中卯日（祭サ）於此官（宮コ）齋院官人行事、諸司不供奉、但頒幣及造供神物料、度中臣祝詞料、准月次祭、

太政官式云、鎭魂、新嘗等、諸祭之日、並辨及史等、向祭所加撿挍云々、新嘗者中卯祭之、齋日申官如常、致齋之日、諸司各宿本司、仍錄名申官、至夜左右史生等、分頭巡撿、若有不宿、依法（酒コ）（君コ）勘當、臨時行事、聽經宿者、亦准此、辰日賜宴於五位已上、大臣行事如常、事見儀式、

儀式依豐樂院儀不取之、

應附送税帳（大帳〔格二〕）朝集使諸社不受新嘗祭幣帛事、延神格、貞觀十七年三月廿「六」（八〔格〕）日、在新年祭部、

十一月新嘗祭、應殊加撿察敬祀（禮〔格〕）事、延神格、寛平五年三月二日、在新年祭部、

新嘗祭幣物應勤行宣旨、延長四年五月廿七日、在新年祭部、

中寅日、令卜明日侍臣小忌合不、一同神今食、同日夜有五節試、其儀先垂東廂御簾、其內南第

群書類從欠

女御

雷公祭

三間鋪二色綾毯代、立侍御倚子、其南北鋪疊、（多少隨仰、若儲皇后御座、當晝御座前、立大床子二間、）次掃部寮立五尺御屏風四帖、（孫廂南第二間至第五間、）南北兩方、又各立一帖、其內鋪長筵、南第一間鋪兩面端疊、爲舞姫來集座、御屏風內鋪菅圓座四枚、爲舞姫座、（各相去五許尺、）其南〆鋪同圓座、爲師座、每舞姫前立燈臺、（圓座燈臺用所、）又南廊壁下鋪黃端疊、爲大歌座、裝束畢、舞姫參上、藏人頭進南長橋東端、裝（无一）禁察陪從闌入、其後主殿寮供炬火、次大歌人等、自仙華門參入、爰所辨備酒肴、（共各カ）賜大歌人等、殿上侍臣勸盃、（召內藏寮菓子、酒殿御酒、贄殿干物等賜之、所雜色等益送、）事畢、藏人頭問大歌人等、各稱唯、其名退出、次舞姫退下、

中卯新嘗祭、行幸中院、一同神今食、但侍臣着日蔭蘰幷小忌衣、（縫殿寮進件（狩タ）衣八領、）

中辰日、豐樂（トヨラカ）節會御南殿、（十事コ）及于黃昏、五節行事、藏人催促舞姫令參上、其間同禁察陪從闌入、（藏人頭候北面西戶、六位藏人（无サ）一人候西面南戶、）事畢還御、

新嘗、大嘗、名異實同、事之由緣、見下大嘗、

寬平御遺誡云、每年五節舞人進出、迫期日經營尤切、今須公卿之中令貢二人、雖非其子、必令求貢、殿上一人選人召之、當代女御又貢一人、公卿女御依次貢之、而復始以爲常事、須入十月即召仰、各身在前令用意、勿有故障、臨時取替、比年朕之所煩、仍誡新君、

又云、新嘗會、神今食、幷九月伊勢御幣使日、必可幸八省中院、以行其儀、雷公祭、年來有驗、不闕之、

右大臣宣、奉勅、參議治部卿正四位下兼行伊豫守藤原朝臣齊敏、參議左大辨從四位上兼守大藏卿行備後權守藤原朝臣文範等、去年十一月三日、奏狀偁、謹撿案內、大臣已下參議已上、所勤公役、專無差別、所賜封祿、甚以懸隔、其參議之封、只六十戶、仍爲優勤勞、殊賜兼國、而諸國公事、多申減省、無擧本數、處分之奉已少、國司之員倍多、適所當之料、動致物貪、難支急用、就中五節之事、所費不少、彼茅土高貴之家、猶傾資產、而多營華戶、闕素之輩、還損公威而有恥、方今雖募二分之年給、曾無一八之企望、僅要判官、更辭主典、世俗所變、人心難奪、然則年官月俸有名无實、望請、殊蒙天恩、早降二合之宣旨、將支五節之用途者、奏請之旨、尤可許容、抑奉五節舞姬女、非宰相之職、納言以上同營此事、自今而後、大臣已下、參議已上、今年獻五節舞姬者、其明年、殊許給二合、但納言以上、若當二合年、廻充他年、立爲恒例者、〔江次第四〕

安和二年二月十四日　　大外記兼播磨權少掾菅野朝臣正統奉

內裏有穢、行新嘗會例、

承和十八年、　十四年、　嘉祥元年、　元慶七年、　昌泰二年、　延喜元三七年、

貞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甲辰〔三實〕中務省不置版位、中卯日、新嘗祭事

神祇令云、下卯大嘗祭、謂、若有三卯者、以中卯爲祭日、更不待下卯也云々、今案、一代一度祭、謂之大嘗、每年祭謂之新嘗、

中院裝束、神嘉殿裝束未詳、但以東壁龕為神殿、以西廂為侍座、

神嘉殿西南有四間屋、其北壁下敷小忌親王座、南面一間南去敷納言座、西面與親王絶席、第三四兩間敷辨少納言座、並西面北上、又同北第一間敷參議座、東面與納言連接、經第三四兩間敷侍從幷中務宮內等省輔座、並東面、與辨少納言對座、東庇北第三四兩間壁下、敷外記史、中務丞、內舍人等座、並西面北上、當辨座後也、南庇敷造酒司、侍從、厨家、別當幷召使等座、一列、東上北面、但侍從、厨家、豫辨備俎上之物、神嘉殿東南有四間屋、南有四間屋、南方神祇官祗候、辨備供神物、中間大膳職計渡神物、北妻宮內采女司采女等祗候、南門前立臺、其貌宛如中取、但若雨降可立門中、積神座、中和門外南腋、立七丈幄二宇、為忌部座、南北內妻列棟、北幄北妻三間、敷親王公卿座、北上對座、就中親王東面、同幄北第四五六七四ヶ間、敷辨少納言座、以幕隔、南幄敷外記史以下座、北上對座、就中外記西面、豫官厨家調備酒食、入夜之後、卜食諸司着青摺日影縵等、天皇未御中院以前、大忌親王、公卿、自陣座經階下、着大忌幄座等、小忌親王、納言、參議、起陣座、於便所着同摺衣縵等、候宸儀、帶衛府者、不論大忌少忌、着弓胡簶等祗候、駕輿經月華、陰明兩門、御中院、不警蹕、陣列等如常儀、王卿列鈴前、乘輿入中和門之間、大忌親王、公卿起座、列立幄艮角、西上北面、乘輿入門之後、還着本座、天儀欲御神嘉殿間、小忌王卿暫列立西炬屋北邊、東西北上、左右近衛陣、引南階東西、天皇御神嘉殿、畢親王以下着西屋、納言以上用東北戶、參議以下自東南戶出入、若納言不卜食者、參議二人、一人着納言座行事、若事可及大忌、差外記令申大忌上卿、辨少納言、中務宮內輔、侍從、中式云、四位一人五位二人、外記史、中務丞錄、內舍人、中式云、內舍人四人、官掌、召使等各着座、次供神物辨備、諸司具足、御湯沐

調度

打掃宮板枕

名對面

畢、亥二點、近衞亞將各一人、於南階左右壇上、解脫調度昇殿、居南戶左右、即褰御幌、次大舍人叩門三聲、闈司自南門、(擬在門掖座)就版位奏申、(親王納言姓朝臣、參議其名、朝臣等、今申給申、)稱唯傳宣、大舍人稱唯、先是開門之比、小忌親王以下起座、出自西掖門、至南門前、(所司豫設(置ヵ)親神座、於門東柵上、帶劍之者、供奉之間、解脫隨身、但衞府者、雖把(於ゝ)劍不脫綏之、)大舍人退去之後、先親王就打掃宮、納言參議、相對昇板枕、(上﨟立西、若親王不參者、納言相代著打掃、參議并昇板枕、)辨少納言、中務、宮內輔、侍從、內舍人、相共昇神席、一々進神殿、(取轉敷之、)參議以上自殿還下、列立南階西掖、六位以下更還昇、撤疊供了、六位退出、次親王以下列退出南門外、經掖門還著本座、(帶劍之者、更帶劍之、)次諸司供神膳、頃之徹去、其儀具式文也、丑二點、(若子、)供曉膳、撤去畢後、近衞開門、參議(左右衞亞將、如初候戶掖、)大舍人叫門、闈司傳宣、大舍人稱唯之間、親王以下入南門、徹打掃板枕疊等、參議以下自掖門還入、(帶衞府并帶劍之者、此間撤物、更著調度、)候天儀、如初儀、乘輿出中和門之間、大忌參議以上起座、列立如初、于時副御輿、近衞亞將問云、誰曾、(左近衞亞將使問、)大忌王卿、依次稱名、乘輿至南殿、天皇入御之間、近衞亞將問云、誰曾、小忌參議以上、名對面畢、各々分散、(王卿或乍著摺衣罷出、衞府之者、於便所解脫調度、)延中式(中務式)、凡可供奉神今食并大嘗(嘗〔式〕)、小忌(齋〔式〕)侍從、次侍從前(祭〔式〕)。一日平旦、於神祇官南門外點檢、訖、省輔相率就同官廳卜食、四位一人、五位二人、省輔(宮內輔〔式〕)各一人、若其日不參者、不預節會、但親王者書歷名、付神祇官令卜之、

弘貞中式云、凡大嘗(新〔中務式〕小〔式〕)祭。齋、諸司青摺布衫者、親王一領、太政官十一領、中務三領、侍從三領、內舍

[illegible]東記

人四領、監物一領（内記リ）、内記二領（監物サ二〔式〕）、主鈴、典鑰一領（領〔式〕）、中宮十五領、大舍人十六領（二〔式〕）、內藏四領、縫殿四領、宮內三領（五〔式〕）、木工七領、大炊二領、主鈴廿二領、典藥四領、掃部七領、內膳八領、造酒二領、主水八領（二領）、左右近衛府各卅七領（中宮〔式〕 卅〔式〕 各十二領、中宮陣〔式〕）、左右兵衛府各十領（各八領、中宮陣〔式〕）、藏人二領、御膳前采女二領（氏〔式〕）、女孺以下百二領（內豎八領〔式〕上〔式〕卅〔式〕）、卅人（八〔式〕）（領〔式〕）中宮女孺外記日記云、依降雨御膳自東細殿供之、神座從西近廊進之云云、雖然此事未詳、於神祇官行之儀、宛如神今食祭、但內侍皆可相具、中院同、

元慶五年十一月廿三日丁卯、公卿以下、諸衛府舍人已上不卜、但供奉神事諸司、七十二人卜食諒闇也、但准據承和七九兩年之例也、

延喜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辛卯、是日新嘗祭也、仍無政、晚頭右大臣以下、參議以上參入、就左近陣座、其後於殿上有敍位儀訖、大臣以下就議所座、召內記令入名於位記訖、大臣昇殿覆奏、此間時及戌四剋、覆奏之後、依有神事、　天皇御神嘉殿、大臣以下扈從、仍不請印位記、　延裴東記文、（見神今食部）

清涼記、中卯日、新嘗祭事、（應務、）

當日、早旦供御浴、幷卜可供奉女官、內膳奏兆人（カクヒト）簡、改供忌火、行幸中院、神嘉殿內之儀、一同六月神今食、但小忌親王以下、所司皆着青摺日蔭蔓、（侍臣料、縫殿寮進件衣八領、）

又十姬供奉、高橋、安曇兩氏、（供養同六月、）其供物盛陶器納於筐、（第一姬執神食（薦カサ）薦、次御食薦、御飯四盛、窪手二口、同入筐、菓子四、種八干物四種六、鮮物種七、菓（葉カサ）盤三、）

御箸五、供物次第如此、十姫供奉之中、二姫供副(副ヲ)巾陪、同神今食、又天皇御飯十度、又御盛物干物十度、姫受給、毎度加盛魚味汁物等、次御盛菓子十二度。天皇白黒酒、灑神食上四度、次供御酒八坏、自餘皆同神御食、

吏部記、延長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癸卯 新嘗會雨降、上不幸中院、是夜小忌參議治部卿左少辨元方、少納言俊房、內膳正忠茂王、左馬頭齊時、左衞門佐有正、座定。大舍人賜摺頭及摺衣、於余及民部卿、自餘大夫、先衣之、大納言召外記、問前儀例及上不幸之時行事例、外記曰、書依仰勘日記、无此例、唯神祇官人云、先年有此例、雖然年月行幸不分明、小忌大夫等云、先有此例、又甚不分明、又外記云、內膳官人稱有此例、謂供神物云々、供御疊之後、主殿設短燈置碁盤、於親王□□□□□□□□□□□十五日以白黑酒賜群臣、小忌內豎賜拝手受掌、先白、次黑、小忌王公、不拝手、

延長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新嘗祭、乃立圍碁局、親王座東、辨元方召掃部、令鋪疊於局東、侍從朽盛居、大藏卿與元方賭牛、與左馬頭賭馬、此時少納言伊扶、因勸坏著座、見後副座、左右隨勝行酒、

延長五年十一月廿一日、戊辰 新嘗會雨降、有勅以左近府平張、雨降召左近平張 令張大歌座、而府唯儲幄料一條、仍遣之間雨止、即有勅分歌者之半、移宜陽殿令歌繼、而卽移座同殿、而暫止之間、左近平張持來、改歌者座、不動張設、上移諸大夫座、春興安福殿、今夜左大臣令行酒、々正利茂便挑燈、彈新嘗會禮服人々入裝束正親王及余有故、兵部卿親王之喪、唯依會日即吉服、唯彈正親王服元(元ヲ一)文純白下襲、白綾表袴袍、及反ヵ叙組如例、

通曆以承平三年十一月爲癸

延長六年十一月廿一日新嘗祭、余當小忌、參入着左近陣座、大忌公卿一二、先左少將伊扶進請云、府將監等皆有障不參、行幸契陣、將用誰人、公卿議云、度用右近將監是便也、因令右陣官人、而右陣小忌將監有一人、即令召右大忌將監用意候、即令小忌納言奏、其小忌、入條中納言令藏人頭時望朝臣奏之、勅旨雖大忌官人候、不可奉仕神事、須以左府小忌將曹（三カサ）令奉仕、即將曹尾張遠岑仕小忌座、立獻後、左少辨元方、請中納言召諸司、左衛門督仰於宰相座北、圍碁唯一番而已、

廿一日、會王公着外辨座後、小忌王公進、辨少納言等不動座、余問左衛門督、々曰、先例上着座、後辨少納言不動座云々、進粉熟之時、余問左衛門督、此諸節所用是餛飩乎、是粉熟乎、督曰、傳稱索餅云々、忌公卿座預下、如去年右大辨召式部卿親王賜（中納言同佐）酒大忌之座之例、上曰、是甚有興之事、（北山抄二作注）舊例須行之今日也、（无〔北〕）大臣奉勅仰之、余則依右衛門督說、進自東階、入家屋東端勸之、「小忌內豎執瓶子」則到大臣座頭稱平、大臣揖即半跪飲、（受〔北〕）更酌與大臣、大臣（者サコ）勸式部卿親王、（日〔北〕）以後依勸唱往來之法、大臣云、勸坏須自小忌座上來、而更自東廂着非例云々、後上曰、今饗小忌、而勸盃（小忌タサ坏サ）大忌、（大忌〔北〕）之須勸之小忌座者、（也〔北〕）雖然遂不行之、

承平三年十一月廿一日、（丙辰）新嘗會、南殿施簾、左大臣陪簾內、右大臣內辨、

承平四年十一月廿日、新嘗會、申一剋、上御簾中、三獻畢、內辨大臣歷座北進簾下、使內侍奏

酉朔据此廿一日恐廿日誤廿壬辰也

手奈良之召御琴五節舞數

无大將時上卿警蹕

中將進相撲奏例

可賜請大夫酒事、奉行了復座。雨降、歌者避雨。音聲斷絕、右大臣經殿仰、移歌者座於宜陽殿、大臣謂余云、思先年有此例移、然問外記、確執无例、抑如何、答云、實見此例、在延長五六年間乎、大臣語次陳云、昔寬平七年、有間命平敷之故事、其後此事已絕、彼時爲中將、奉供出居、勅召書司、即就障下召之、書司稱唯、仰云、御手奈良之萬爲禮、書司即取朽女(倭琴名)、出障戸、則取轉置之御前、爰召堪事王公、有遊安云々、五節舞畢、右大臣令問歌數、云卅終、大臣年來多奏五六十終、而近年如是舞急也、上已饜、內侍然不留、藏人頭師輔在簾中執之、

承平五年十一月九日、右中將師輔朝臣來語次陳云、新嘗會夕、上起座、于時无大將、即依无近年例、暫不警、大納言恒佐卿、顧麾命警、即警蹕、无大將時、中將參議警蹕、是舊例、聞故左大臣時平公、爲宰相中將時、故左大臣融警蹕、物議以爲越職、余問、殿上无大中將時如何、中將云、第一公卿可警、又問云、秋相撲設、中將之初、蒙相公命云、延喜廿一年有故、右衛門督兼輔卿、爲左宰相中將進奏之例云、先帝御日記云、未有中將進奏、而依寬平例、令進之、但須守官次、兼輔朝臣先奏、而右大將藤原朝臣(定方大臣)、先進、可謂失云々、左唯有此蹤、右曾无彼例、加之去年左大將加進右奏、然則汝必不奏、而彼日右大臣、因稱去年不奏仰下進由、即陳无例由、大臣之蹤、去年雖設奏、今已有公卿中將、何得辭讓、即問大納言恒佐卿、對曰、左已有此例、右進何妨、仍奉耳、即以此狀諮相公、即云、當日日上所行下、何輙違戾云々、

光公

承平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新嘗會、上固御物忌、不御南殿、施簾、是夜王公依左近陣座、師輔朝臣仰、太政大臣家、五節處進小酒肴、中將諾、次陳云、宇多院奉先帝御賀時、家公告故式部卿親王、依酒式進御酒、余問其儀、中將云、親王立座前、二聲召采女等、采女即進御酒、臨御、親王跪稱平、○畢歸座西、下南階拜舞、自東階就座、親王須待行酒者賜酒下殿、而早起不待賜酒、故先皇因違式、罸親王一盞、家公忽由擧罸觴、是儀寛平年中旬日、故右大臣光公替八條式部卿親王行之、非常事也、

承平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新嘗會雨降、宜陽殿標、小忌參議以上、并大忌親王爲一列、睛儀大忌標、在小忌後、有疑問諸卿、民部卿伊望卿云、依殿廂地窄、改從權儀也、群臣就座畢、太政大臣升東階著座、下索餅筋後、右大臣奏後參、式兵部彈正尹親王、讃岐守長鑒卿召之、

元〔外紀日記〕　丁卯〔外記日記〕

天慶九年十一月廿四日、施簾、因御物忌不臨軒、群臣謝座酒如、○小忌右大將實賴跪倚右脚、起倚左脚、失儀不便、三獻後、內辨民部卿伊望、就東簾北邊奏可賜酒、然而內侍不候、內辨量程進如奉勅、稱唯退、右大將出門、召歌者、入候承明門東廊、先例雨儀候門壇、雖供張雨儀无番、即依睛儀、此間露、若依年來例、可候臺南、若依雨儀、即可陪門壇、而候門東廊下、進退失據、若上代有此例歟、初妓進後、小忌府猶不下、即右衞門督清蔭卿、令內豎取、而小忌公卿、而不動座、先例內辨、先催大忌親王避座、余亦誨止令待小忌避座、

天慶二年十一月廿五日新嘗會、上御南殿、々施簾、未及三獻後、小忌式明親王、中納言源是茂卿就座、先例不預者、〔壬辰〕〔外記日記〕三獻奏讚、昇殿、今不奏可恠、左大臣退罷、仍左衛門督師輔卿內辨、三觴後、就簾下付內侍、奏可賜諸大夫酒狀、從北簾南戶、（敦實ィ）式部卿親王降殿、召大歌親王、依宣旨不就列、群臣座定後昇殿、又初乘輦入宮中、從美福門扶入、至東宮西門乘輦云々、（宅ィ之カ）左衛門督問云、舊說、令奏見參之間、退候東第三柱下、是則故左大臣稟宣云說、唯不審、從母屋柱數及從庇數事、（致ィ）或說云、立處（ママ）思道下、母屋障子東第三柱東有思道像、仍立此柱下、唯寬平年中、遮障施屛風、然則思道所難辨知畢、是則奏見參事也、今因御簾內、御酒勅使及召式部卿事、付內侍可奏、待報之間、可准彼乎、若非見參、不可就柱下哉、先例如何、答云、問是奏事待報之儀、何不相准乎、但故右大將保忠卿、令奏御酒勅使事之間、雖不至柱下、猶差退待報耳、奏大歌一節後、內辨就簾下、（勅ィ）令奏可召式部卿狀、待報之間、差退候之、初御酒勅使時不退候、令召參議藤原元方朝臣喚之、至于召大歌於臺北、有待勅及奏狀之疑、即示左衛門督云、延長間或有勅召之、承平年中、雖无勅、內辨令仰近仗召之、左衛門督即令參議仰近仗召之、

天慶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庚辰ィ）內膳司著位服供御膳、諸衛用當色、而縫服〆不著小忌、似非例、酒司賜群臣酒、先白後黑、又稱曰、宜用先黑、則稱名非謬、而去延長四年、似先白、則黑似失例、未知何爲善、內辨右大將實賴仰、民部卿是茂召大歌、先是右大將陳云、大歌別當式部卿及僕也、而彼親王不參預、以此疑諮大相公、々內辨兼召大歌非便、若式部

定方公

申宿直

卿不參者、差次諸令召宜歟云々、仍預示告民部卿云々、年來無他公卿、召大歌例、又公卿役多先參議、抑必可召者、先奏其由宜歟、仍大將付藏人令奏、而後令召之、（案式、召大歌、是別當大夫職也、至于內辨參議已上可通用、今失其職、全守可議人之事、竊所未決也、）內辨奏、令左中將敦忠朝臣仰給酒勅使、中將奉仰、右廻及召名、近東第三柱立（非立例）、比、大歌參入、上動座、此間大中將不在殿上、無警蹕、左衛門督云、無大中將時、他公卿警蹕、是例也、而在座公卿闕其事、可恠、但小忌無預他事、仍不稱耳、（年來不見他公卿警蹕例、但去承平二年大嘗會、太政大臣爲左大臣、不兼大將、獨稱之、又延長有小忌參議平伊望、伊望召大歌、別當之例、若雖不帶大將、無妨警蹕、於爲小忌有妨畢（乎カサ））奏大歌一節後、內辨仰內豎召大歌於臺北、右大將云、年來例、或宰相起座令仰、然而內豎傳召、是叶理也、左衛門督師輔卿云、昨夜撿延喜以來日記、小忌公卿昇御疊事、近年多出中門、賚疊還入、遠年例出西掖門、今案事情、舍人叫門立中門外、其所申、即小忌貫首名也、而從其門出、頗非理、仍與辨相定、依出夾門例、

天慶五年十一月廿四日、（甲辰）行幸中院、余幷大納言師輔卿、依例欲立幄前、而右大將實賴―、權中納言敦忠―等云、例多候本座、忽奏幄北幔、近則去年例如是、余云、先朝一候此座、故右大臣定方公忽在座、彼時避座列立、去元年六月神今食、左大臣忽在座、彼日列立忽如此、未見候本座例、又諸衛皆立幕外、謂理立候似宜、大將云、先例誠有不起例、而論理避座尤宜、即共立幄北如常、右近衛就大將邊申宿直、先令府生諮宿申候由、大將問名、府生諮、凡常茂也、大

將問、將曹不候畢、常茂申候由、大將許令申、爰將曹播磨文仲申之、大將云、文仲須申候由、令府生申乖例也、是夜左右近衛大忠幕數唱神歌、或散樂猥雜、公卿仰召使令敎止之、

廿五日新嘗會、右大將實賴卿、殊諸國司申權政及未赴任等、可申宣旨者爽名、于右大辨相職朝臣令奏、又參維摩會彈正大弼藤原中正、病故申文間殊令奏、件朝臣病由、大將知之、故令奏、其餘不分明者皆除、相職朝臣云、先例若奏維摩會不參者歟、大將問諸卿、然不分明、即且取返其申文令奏其餘、相職朝臣即仰、大將云、春道宿禰秋成、播磨宿禰武、遣錄使宜入見參、大將召大外記三統公忠問奏維摩不參者障之例、申云、差文及參不勘文等皆奏之、大將云、然則必可奏之、即仰秋成等可入見參由、右大辨奏了、仰大將云、有例者可入見參、大將即重告可奏中正朝臣障由、左中辨小野好古－－請大將云、年來親王東第三柱下、而又前年例進第三間、與大忠座平頭也、今日暫依近年例立之、隨仰將進出、大將余答云、延喜三四年奉仕小忌時、在第三間臨舞姬進暫起座令下、而同六年爲小忌預下如近年、爾來多如此耳、大將云、今日暫可依近例、後唯氣色將定之、仰左大辨在衡、在衡仰御酒勅使大辨立南欄小向西北、余問大納言師輔－云、不向正面是例也、右大將問余云、召大歌於舞臺、此事可奏歟、答云、先朝或有仰、令旨殊不見內辨奏之、年來日上直仰令召之、大將有即仰內豎召之、

天慶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新嘗會群臣座定、內辨右大將實賴－奏、大納言師輔－有所勞不候列

由召之、先例或三獻後、奏後參者、而未御膳奏之、大旱〔早ヵ〕也、

天慶七年十一月廿三日〔戊辰〔紀略〕〕、新嘗會、是日不立皇太弟倚子、似所司失也、

天曆元年十一月十八日、新嘗會、及國見參、大外記三統公忠申大臣云、治部卿仰云、玄蕃頭橘宗臣爲總官有怠、召勘之間、申日上可除見參、大臣云、仰公卿有所陳試難相違、然而御前事非上進退、未定其怠、又難〔雖ヵ〕及奏人已候例、難輙除之、又散位橘々々最茂撿非違使下召名、而裁見參、仍請別當顯忠〔夫〔北〕〕問〔由〔北〕〕之、下召名在赦前、非常赦不免之、犯仍預之、先是大外記「里」〔北山ニ无〕朱雀院所賜「之」〔〔北〕无〕殿上大（夾名、于大臣云、院仰云、申日上、可入見參者、大臣許之、又太政大臣不參、入見參事、殊藏人奏之、依勅令載之、

天曆三年十一月廿七日〔丙辰〔紀略〕〕、上又臨軒、施簾南殿、中納言在衡卿行内辨事、兩大臣二大納言、皆重服、民部卿元方不參、左衛門督高明卿稱病早退故也、

天曆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庚辰ヵ〕、新嘗會、就殿座後、内辨左大臣告今朝下補大歌別當宣旨由〔先ヵ〕、右大臣不候列座、祥臣座定、仍升殿、左大臣問其故、右大臣答云、依有所勞不就列也、非有免列宣旨、雖大臣猶可就列、其不候列者、供膳後、内辨奏其由、可召者也、而内辨不奏直進、頗可怪、若殊内侍令奏歟、

天曆五年十一月廿二日、新嘗會、省權大輔維時朝臣在仗下、諮云、閤外可列、丞可列左右、而大

丞方頼使事未畢、不良省事、少丞幹時重服、大丞懐忠少丞季平可奉仕、而皆稱小忌摺袍就列、傾有其疑、改服奉仕、又不作書理、望蒙處分、答云、彼例可行、但公卿辨官皆祭服從事、省官何獨有妨、輙改祭服、又無所據畢、右大臣口云、内辨獨有改服之例、丞祭服就列、有何妨乎、權大輔就殿上案内、還來告云、勘例祭服就列、蹤跡已多、恐候天氣、（表）奉依例可奉仕之、仰畢、右大辨藤原有相、依申文就陣座、參議西綱者、分候南北面、宮吏申畢、大辨退後、宰相復本座、王卿就外辨、官外記不動座、大納言元方－云、前例第一親王進時起座、其次不動座、及于大臣又更起立、其座召座口雖見親王不動座、（朝臣）至于大臣之起座初起立、是例流也、今不動座、甚乖例、右中辨源俊朝臣先在座、少納言良峰－統望後參、俊－起就床子南頭、令少納言在此、諸卿告令少納言就南、依同位者因官次、（末吉）少納言在北、今已四五品異、故令辨就上也、待歌人參、畢擊鐘鼓、其就座、奏歌一節後、右近衛來告召畢由、即升殿復座、（聞）初右大臣云、永從本說、左近官人口立座前北面傳召云、其說不慥、事依乖不據用之、右大臣聞云、別當歌人自進臺北乎、答云、待召可參、（帽）大臣即召内竪令召歌人、其小忌王卿座、年來例預下東二間、今日大臣依舊、令與大忌平頭誤之至于此、奏云、故太政大臣（下）卜申舞姬、欲進時先下小忌座、加等賜、群臣追、令賤其眼是例也、即勅令下座、歌人進臺北、良久不奏歌、余告内辨大臣云、先例唱歌待舞姬進、而年來執待舞人進可唱、早催令奏宜歟、大臣即令内竪催之、右大臣奏見參、候毋屋東第三

桂東、先立楹西、今退東似遠、
天暦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戊辰サ新嘗會停止、依在太上天皇心喪内也、
西宮記臨時八
新嘗會裝束
天皇服帛御衣、小忌王卿以下着青摺布袍、幷日影縵、淺履等、扈脊〔西〕從乘輿、小忌近衛將以下、幷殿上
侍臣因着青摺、日影縵。等〔西〕諸衛服上儀、但大忌王卿以下如恒例、西无衛府公卿已下不論小忌帶弓
箭、

本朝文粹二
封事十二條。善サコ

一請減五節妓員事
右臣伏見、朝家五節舞妓、大嘗會時、妓五人无〔文〕即皆預叙位、其後年々新嘗會。□四人無預叙位之
例、由是至于大嘗會之時、權。貴〔文〕之家競進其女、以充此妓、尋常之年、人皆辭遁、可闕神事、爰有新
制、令諸公卿及女御輪轉進之、其費甚多不能堪仕、伏案故實、弘仁承和二代、尤好内寵、故遍
令諸家擇進此妓、即以爲還納之便也、諸家僥倖天恩、不顧糜費盡財破產、競以貢進、方今
聖朝、修其帷薄、立其防閑、此等妓女、舞了歸家、無預燕寢、然則此妓數人遂有何用、重案舊記、
昔神女來舞、未必有定數四五人、伏望、擇良家女子未嫁者二人、置爲五節妓、其時服月糧稍令料〔文〕
饒給、節日夜裝衣〔文〕悉給公物、若貞〔文〕節不嫁經十箇年者、退預女叙聽令出嫁、若願留侍者、預之於郎〔文〕

藏人之列、即擇置其替人、忩如前年、

延喜十四年四月廿八日　式部大輔

雖不被用之、爲見損益之理載之、

奉左金吾藤納言書善八

某謹言、伏聞今年依穢、停止新嘗會事、准先例、於外記局、點諸大夫見參、可充給其祿、伏以所謂先例、頗異當時、何者彼例、偏是有穢停會、即爲優恩、隨其見參給祿而已、今年疫瘡流行、庶苦沉其五位以上、或其身困篤、或妻子喪上、纔得痊愈者、容顏氣力猶未如人、而口剋期點參者、必忍病扶力、爲祿妄進、恐犯禁忌、重招憂患、恐沉困之人不勝冠帶、若求見參、則北賜無畢、此非朝恩惻隱之本意也。加以近日京洛之中、家々有死喪之穢、縱令貪求之輩、忍穢猥着外記之座者、恐重妨今月廿八日（甲申ヵ）之神事也、伏見近有恩赦、已蕩大辟以下之罪、由是諸大夫雜怠、事無（滿ヵサ）大小、不可責求、然則除未得解由之外、唯隨歷名充給此祿、不更點其見參、庶幾雨露恩漏、病樹更榮、吹煦仁深、枯骨再肉、伏惟台閣、聊以奉幸令施行、此則聖朝寬弘之美、台閣陰德之至也、某謹言、

延喜十五年十一月廿一日　式部大輔三善朝臣

藤原定方
左金吾大將軍幕下

政事要略第廿七 年中行事二十七

十一月三

辰日節會事

巳日東宮鎭魂事見中寅日

同日賜女王祿事見正月八日文下文

十五日奏給位祿事

十一月三

○辰日節會事 本朝月令 江次第十

五節舞者淨御原天皇之所制也。相傳曰。天皇御吉野宮。日暮彈琴有興。俄爾之間。前岫之下。雲氣忽起。疑如高唐神女。髣髴應曲而舞。獨入天聽。他人無見。擧袖五變。故謂之五節。其歌曰。乎度綿度茂。乎度綿左備須茂。可良多萬乎。多茂度邇麻岐底乎度綿左備須茂。

國史云。天平十五年五月癸卯。宴群臣於內裏。皇太子親舞五節。右大臣橘宿禰諸兄奉詔。奏太上天皇曰。天皇大命爾座而奏賜久。掛母畏岐飛鳥淨御原宮爾。大八洲所知志聖乃天皇命。天下乎治賜比平賜比所思坐久。上下乎齊倍和氣无動久靜加爾令有爾波。禮等樂等二都並志平久長久可有等。隨

神母所思坐豆、此乃婬乎治賜比、造賜比岐等聞食氐、與天地共爾絕事無久、彌繼爾受賜利波行牟物等之天、
皇太子某王爾學志頂令荷天、我天皇皇太子。前爾貢事乎奏、於是太上天皇詔報曰、現神止御大八洲
我子天皇乃掛母畏伎天皇朝廷乃治賜比造賜留倍、寶國寶氐等之、此王乎令供奉賜波、天下爾立賜比行賜
倍流法波可絕岐事波無久有止家利、見聞壽侍止奏、賜等詔大命乎奏、又今日行賜布態乎見行波、直迹止乃味爾
波不在志天、天下人爾君臣祖子乃理乎、教賜比趣賜布止有奈良志止所思原、是以教賜比奈何受賜波
持天不忘不失可有伎表等之天、一二人乎治賜波奈毛止所思行須等奏賜止詔大命乎奏賜波久那毛止奏、因御製
歌曰、蘇良美都耶麻止乃久爾波、可美可良斯、多布度久安流羅之、許能末比美例波、又歌曰、阿麻
豆可末毛乃爾己止乃、登理母知豆、許能等與美岐、伊可多豆末都流、又歌曰、夜須美斯志、和
己於保支美波、多比良氣久、那何久伊末之豆等、與美岐麻都流、右大臣橘宿禰諸兄。詔曰、天皇大
命良麻等勅久、今日行賜比供奉賜態爾依而、御世御世當天供奉留、親王等乃大臣等乃子等乎始而、可治
賜岐一二人等選給比治給布、是以汝等毛今日詔大命乃、君臣祖子乃理遠忘事无久、繼座牟
天皇御世御世爾、明淨心乎以而、祖名乎以戴持而、天地與共爾長久遠久仕奉禮止之冠位上賜比治賜
不止勅大命衆聞食宣、又皇太子宮乃官人爾、冠一階上賜布、此中博士等任賜倍留、下道朝臣眞備波、冠
二階上賜比、治賜止波久勅、天皇大命、衆聞食宣、上々。云カナ

叙位

六尺爲間

清涼記

群書類從〔七十九〕

內裏式、十一月新嘗會宣命、(緣法見正月七日)天皇我詔旨良萬止宣不大命乎衆聞食止閇宣、皇太子已下稱唯、再拜

(云〔內〕)更宣上、今日波新嘗乃直相乃豐樂聞食(日〔內〕)爾在、故是以黑岐白岐乃御酒、赤丹乃穗爾食惠良岐罷止爲天(奈無)(毛〔內〕)

常毛賜御(酒歟)物賜久止宣、

裝束記文

辰日紫宸殿豐明宴會裝束

前一日、所司裝束如七日儀、但南廂額間東第三鋪毯代一枚、立(大床脫歟)子二脚、中床子一脚、小忌親王納言參議座、(北面西上)其前立六尺大盤一脚、(大盤)八尺一脚、(六尺親王納言料、八尺參議料、)又從殿南階西間柱少東進、經舞臺西頭、迄于同坤角、斜敷筵道、中務錄率史生省掌等、參入從永安門、尋常版位北去一許丈置宣命版位、次式部丞錄、率史生省掌等、參入自同門、立親王已下五位已上行立標、自尋常版位東去一丈四尺、南折四尺、立小忌親王已下參議已上標、其東去六尺、南折去二尺、立親王行立標、南去立太政大臣標、南去立大納言標、南去立中納言標、(三位參議、非參議三位、在此例、〈列イ〉)南去立四位參議標、南去立王四位五位標、南去立臣五位標三、(六尺爲間、)版位西去一丈四尺南折四尺、神祇官及小忌四位五位標、(此標者四位參議標、)南去王四位五位標、南去臣四位標、南去臣五位標、(相去同、)同舞臺北立床子、(大歌座、五節昇殿之時、大歌發絲竹聲、此臺東頭反立、)臨晚立祿案、同七日儀、

清涼記、中辰日節會事

天皇御紫宸殿、御座定後、内侍喚大臣、大臣謝座昇殿着座、（内豎若供奉昨夜小忌、更改着位袍行事之、）次皇太子參上、謝座謝酒着座、次開門、闈司分居、大臣召舍人、少納言替參入、大臣宣令召大夫、次小忌親王已下參議已上、次大忌親王已下參議已上、次小忌五位已上、東西相分參入、謝酒着座、次内膳司羞供御膳、次主膳羞供皇太子、次大膳羞送群臣、次供白黒御酒八坏、毎度拍手御飲、次給皇太子并群臣、次供御酒、次皇太子供之、次群臣觴行一兩、次吉野國栖於承明門外奏歌笛、進御贄、訖大臣奏請、令參議召四大夫、給御酒如常例、三獻之後、大歌別當下自東階、出承明門、召大歌人、（大歌別當、若爲不候時、令他納言行之、）内豎二人「開拜」大歌人參入、候舞臺南、奏歌笛一節、終頭大臣起座、奏可召大歌別當之狀、勅許畢、令參議一人召之、即進立南檻召之、別當參上着座、大臣宣、令内豎傳仰所司移大歌座於舞臺北、大歌人進着座奏歌、此間又令内豎令移於少忌王卿座於南廂東第二間、（元在第三間、）次五節舞妓入、（殿司四人、執脂燭、立舞臺廊下、）四人進立南廂、（闈司四人引導、從母屋西第三間出之、先是本階上候西第一間御屏風後、）舞畢還入、大歌退出、所司撤其座、次皇太子先避座、次小忌王卿及在西幄小忌五位已上先避座立、次大忌親王已下避座、但拜舞、次掃部寮立祿臺於庭中、大藏省置祿、辨官奏目錄、少時大臣進宣命文及祿法并見參大夫等數、近江國俘囚等交名、内侍轉取奏覽訖、大臣召參議一人、授宣命文、受即還座、宣命大夫下自殿就位、宣制、皇太子已下稱唯、再拜更儀（若有官人不具考、不取諸司本司歷奏、同依勅額宴會、若有諸國司爲申權政入京、并来赴作贄、共出御前、大臣奏其由預之、若不在此間準使京外貢、身雖不久侍、勅額具參之、）

烏曹司

嫡子者謂皇太子歟

雨儀

其儀同正月七日、但大歌人座先在承明門、及于舞妓進舞、移着於宜陽殿西廂座、

西宮記、辰日新嘗會、豐明賜宴事、此日早旦、但(供ナ)解齋。御手水粥之後、經服人着吉服參入、

內外辨裝束同正月七日、但南殿庇東第二間、三間コイ 立小忌親王以下座、北面西上。舊例 件座立第三間、

臨舞姬列立之期、諸司更改座立第二間云云。而年來之例、自始立第二間、已爲流例、

當日早旦、諸司裝束、殿上幷庭中外等如常、于時天皇御南殿、左右近衛將曹各一人、率中將以下近衛以上、中少將執弓箭、近衛服上儀、入自日華、月華兩門、進立紫宸殿南階東西、即宸儀御於御座、右左陣共稱警蹕、然後居胡床、于時大臣起自陣座、着靴就內辨兀子、此間親王公卿、共(率イ)起自南坐、到烏曹司、着靴就外辨座、其昇時、納言以上用西階、參議用東階、但其降時、親王參議皆一同用西階、凡今日之事、始自就外辨座、至于給祿之時、皆以小忌人爲先也、王卿未就外辨座、少納言辨北、少納言南、史外記官掌外記史生等着座、式、兵、兩省輔以下、列立於承明門左右、式東、兵南、各候○(護コイ)行諸大夫史、引列庭上之由、須臾內侍臨東檻、大臣起座稱唯。出從軒廊東第二間、而折西行進、立左仗南頭、當中少將等胡床、今案、六寸許可西進、南去七許尺、若雨儀者、大臣立壇上稱唯、指南傍行二三度、乃謝座、訖昇殿云云、向座再拜一揖、右廻同階、於殿南自母屋西行、於嫡子東謝(對ス)座、十廂サ 庇東第三間、向乾謝座謝酒、采女奉盞、訖着座、次左右近衛將曹各一人、率近衛各八人分、到承明門、長樂、永安等門、次闈司二人出自殿西、經校書、安福、兩殿前、進而分居於承明門左右草墪、次內辨大臣、召舍人二聲、大舍人四人、於承明門外壇下、同音稱唯、退歸。須臾少納言起座、入自承明門東扉、經舞臺東頭西行、更北進就版位、大臣宣云、刀禰召世、少納言稱唯、退出、於承明

櫻樹 居突左膝

國栖歌笛詞

門外、(此間小忌親王參議以下、一々退出、列立於左兵衞西頭、先是、大夫等又左右列立云々、)立壇下、召(當東扉去壇二許丈、)召畢退出於屏幔外、爰小忌親王以下、自東戸一々進入、(此間諸仗起居、内裏式云、(此文内裏式无也)參議以上、或自親王五許丈、四位或自參議七許丈、五位與四位差遠、但參議已上列行之間三許丈、今案、親王徐步、參議朔行、遲速不同、須其出進以心消息、)經舞臺各立標下、(小忌以下、各由立標、)諸大夫左右相分列立舞臺東西、(其參議以下小忌者、神祇官爲上、列立於右、)立定、内辨大臣宣侍座、(其詞云、伎(使)コイ、爲爾、)小忌親王以下共稱唯再拜畢、造酒正把空盞、自櫻樹下趨進、跪授貫首人、貫首人共跪、(右突左膝、立企右足、卑各押其膝、爲起居之力、)置笏把盞、以左右手把之、造酒正持盞、趨還於本所、此間貫首人持盞、乍跪小拜起、群官共再拜、々訖即立、于時造酒正持盞趨進受盞、貫首人相跪授盞、把笏乍跪小拜而起、(每立定、各有揖、)即以次昇自東階、各着座、諸大夫各就幄下座、先是殿上及幄下羞饌、諸司豫辨備畢、上下座定、式部錄二人各執簡、相分入自長樂、永安兩門、點撿諸大夫參否、而退出、次酒部内竪等、入自日花門、群立軒廊、次幄下酒部内竪、入自長樂、永安兩門、群立左右蹲下、(盞コイ)于時采女正并令史、率内膳正奉膳并進物所膳部等、(膳イ 盞イ)從南階羞供御膳、(此間采女令史等立版位、左右稱警蹕、殿上階下共起座、供畢共居、)供訖退出、供太子饌、次羞從群臣、次供白黑二種御酒、次供太子、隨又賜群臣、(稱酒名等賜之、欲取盃先唱平(拍手コイ))次供例御酒、供每度賜太子及群臣、觴行一兩巡後、吉野國栖、於承明門外奏歌笛、(其詞云、賀芝乃不爾與古羽須邊惠利天、賀女多於保美支(岐サ)、味良止於世古世、丸賀咲、)(古事記中)進御贄御酒、三獻之後、内辨大臣起座、磬折、(拆コイ)奏曰、大夫達爾御酒給天、更許訖(モイ)稱唯、復座、即召參議、(其詞云、某朝臣、)參議起座稱唯、進立於大臣後、(出去六七許尺、磬折西北面、)大臣宣曰、大夫達爾御酒給部、參議稱唯、左廻降自東階、仰外記云、可令御酒勅使者、外記注御酒勅使等名、授參議、

萬戸　塗手　紙燭

左右二人選高聲(戸サイ)者爲之、或說曰、其名簿押參議畢昇(元コイ)自同階、進立座南簀子敷、東第二間、舊說云、去第二柱坤柱四許尺西北着於笏、即令近衛等察見否之由、畢昇殿召之、面、一々召御酒勅使等名、大夫等遙稱唯、進立左右仗頭(北上北)、參議宣云、大夫達(爾)御酒給(部)、大夫等稱唯、各退歸幄下、參議右廻、還着本座、次大歌別當(今案、侍大臣氣色、別當可庭虞、若底(低サ無歟)別當之時、以納言爲代、但大臣自御後令奏事由、勅許畢可定遣、)降自東階、出自軒廊東一間、斜行出自承明門東扉、着同門外壇上床子、仰左兵衛陣、令召大歌人、(候永安門西腋、)勅歌人等訖、初發音之後、大舍人曳鼓鉦琴等、(鐸俀訓塗手、)列立於承明門内壇下、掃部寮以床子數脚立同門内、別當進立壇上召之、歌人等共稱唯、即別當及歌人等入(人コイ)自同門、着此座待召、(別當座在舞臺巽角、)須臾又發鐘鼓之聲、一節之後、昧畢、大臣起座磬折、奏聞可召大歌別當之由、(可奏官姓朝臣、可奏本官、)稱唯復座、即召參議、(參議召詞同上、)立座稱唯、進立大臣後、大臣仰可召大歌別當之由、(其詞、譬猶左乃靭乃府督(今案、於可臣召本官)藤原朝臣召、)參議稱唯、右廻立南簀子敷、(東第二間也、)召大歌別當、(召畢即退還、但件別當或親王或納言以上、故其日詞不同、若召親王、則云某官乃美古、若召中納言、則云中乃物申官乃藤原朝臣、又別當若不參入、內辨大臣令熟(義コイ)奏聞事由、訖以納言爲代官可示仰、)別當參上、(儀、)如初、次掃部寮移床子、羅立於舞臺之北頭、次歌人等、自舞臺東西就件床子、(各着當色、天曆五年、大臣仰參議令候、)即令發笛琴等聲、(若俄降雨則歌者彈琴笛吹等、半分相分到宜陽殿、掃部寮隨立床子、發歌笛之後、遣人々行而(與々)着同殿床子、是則不絕歌聲之、)次舞姬未進立御前之間、仰內豎令下小忌臺盤并座、次女官等秉紙燭進立於御前柱下、(秉燭之者立柱下、即大歌臣始、)次五節舞姬、出自御座西方、列於御前庇、(每舞姬各有引導姬、)舞訖、舞有五節、々々別一廻、令五廻畢、舞姬一々退出、次樂人等退出、掃部寮撤床子、訖皇太子起座、出自母屋東第四間、立同間庇、(乾面、)次小忌以下降自東階、列立於

左仗南頭、北上西面、異位重行、次諸大夫列立左右幄下、北間諸仗輿、內裏式云、舞訖、小齋參議及非參議三位以上、及(乃ヨ)在西臺(堂ヵ)小齋五位以上更避座下階立、次皇太子更避座、(自承和年中五節舞訖、皇太子先避座)次大齋親王以下、避座下階拜舞、(更令小齋大夫「三」[內]」)兩人令奏倭舞)訖、治部雅樂「寮々」(率二)人等參入奏立歌(或本)勅停之、)等訖太弟更拜舞、或云、具拜舞了、次親王以下共拜、訖各還着本座、次左近陣進俘囚見參、式部錄進諸大夫見參、外記挿諸大夫見參并俘囚見參目錄等於書杖、於左近陣座奉覽大臣、訖、今案、或先內記奉宣命、大臣見了見參之次、相加給之外記、他皆如此、次內記挿宣命文、同奏(奉ヵ)覽、訖授外記、々々受之、以宣命文並見參俘囚見參目錄等挿一杖、候於東階下、此間掃部寮、樹祿臺并床子等於舞臺左右、大藏省積祿畢、辨一人立於舞臺艮角、北面奏曰、絹若干疋、綿若干屯、進上、申訖着座、次大臣執挿見參之書杖、昇自東階、經親王座後、到御帳艮角授內侍、把笏還立於障子戶西柱下、西南面、內侍奏覽訖、大臣進倚、返取見參書杖等退下、授書杖於外記、持宣命見參并目錄及俘囚見參等昇殿着座、召宣命使、以納言參議隨時用之云々、被召者起座稱唯、到內辨大臣後、賜宣命、々々使指笏賜文右廻、暫復本座、次大臣又召參議、々々起座稱唯、到大臣後、大臣賜見參目錄等文、參議給之、左廻降自東階、斜行着祿所床子、以目錄等文授辨大夫、次太子起座之儀如初、小忌以下降自殿上、列立於左仗南頭、如前、諸大夫同之、立定之後、宣命使降自東階(揖イ)、出自軒廊東第一間南行、此間諸仗立、當日華門北扉、乍南面揖、而西折斜行、就宣命版位、揖(揖イ)而指笏披文、右披(被イ)而捧之、宣制一段、先太子可拜舞、親王以下共再拜、々訖又宣制、披捧之儀如初、親王以下共舞踏、宣命使卷文挿笏、揖而左廻還、當日華門北扉、乍東向揖而北行、昇殿着座訖、太子可復座歟、小忌

蹤（字彙曰、除行也）

以下以次昇殿着座、諸大夫還着本座、次式部輔代執笏、立於左右舎人前、唱親王以下名、爰小齋親王以下、隨召起稱唯、降自東階、到日華門下、一々進蹤（曉ヵ揖ヵ）搢笏、取祿一拜、自日華門退出、事訖、宸儀御本殿、（但皇太子、退還之祿〔儀ヵ〕未詳、）

豐明日裝束（辰日）

御服如例、王卿着魚袋靴等、但小忌王卿着青摺布袍、赤紐日影鬘等、諸衛督將佐搢仗、又着靴魚袋等、番長以下服上儀、

○巳日東宮鎭魂事（見申寅日）

○同日賜女王祿事（見正月八日）

天暦四年十一月、不治（給ヵ）王祿、依日上不參也、有勅定後日給乎（畢ヵ）、參議師氏朝臣行事、

○十五日奏給位祿文事

祿令曰、其五位以上、不在食封之例、正四位絁十疋、綿十屯、布五十端、庸布三百六十常、從四位絁八疋、綿八屯、布卅三（卌ヵ イ三）端、庸布二百常、正五位絁六疋、綿六屯、布卅（廿イ）六端、庸布二百卅（卌ヵ 廿イ）常、從五位絁四疋、綿四屯、布廿九端、庸布一百八十常、女減半、其无故不上、二年者則停給、（謂兼爲封祿立例、）

太政官謹奏

内外五位位祿（之〔享〕）准諸令條（非公式令、五位應叙條云、又令條内稱階位者、「階」（无〔令〕）正從上下、各爲一階、義解云、令條内云從四位正五位之類者、皆是混上下階之文、即給貴人位田位祿等上下）

案從五位條法脱缺今據祿令集解所引補入

同、養、故立此法也、

正五位

絁六疋〈格員八疋〉綿六屯、〈格員八屯、〉絲廿六絢、〈格員令（令〔集〕）停、〉布卅六端、〈格員（卅〔集〕卅イ）八端、〉庸布二百卅（卅イコ）常、〈以二丈八尺爲段、二（一〔亨〕）當從一百十一段（端ナ）二丈二尺、格員五十四段、今定二一百十段（六尺〔集〕）〉

從五位

絁四疋、〈格員六匹、〉綿四屯、〈格員六屯、〉絲廿絢、〈格員令停、〉布廿九端、〈格員卅（卅〔亨〕）六端、〉庸布一百八十常、〈以二丈八尺爲段、布廿三段一丈六尺、格員卅（卅ナ）段今定八十段、〉

右據祿令所定如件、

外正五位

絁四疋、〈格員綿四屯、格員絲十二絢、格員令（令〔集〕）停、〉布廿四端、〈格員庸布六十端〔集〕段今定格員廿七端、〉

外從五位

絁三疋、〈格員綿三屯、格員絲十絢、格員令（令〔集〕）停、〉布廿端、〈今定格員十八端、〉庸布卅（卅段ナ）端、〈今定格員二十端、〉

右准大寶元年格、並折中祿令、所定如件、

以前撿案內、太政官去大同二年十「一」（集无）月十九日、奏、一品已下食封、幷四位位祿等、並依令條、而內外五位未有所定、偏據格員還忘祿令、臣等商量良須折中、伏請依件定以爲恒例、其女祿

忩准此減半、謹錄事狀、聽天裁、謹以申聞謹奏、（伏〔逸〕）（聞〔祿令集解〕）

「大同三年十一月十日」（依祿令集解廿三享祿本三代格六補之）

貞式格云、應賜借五位郡領位祿事（叙〔享〕）

絹三疋綿三屯、

調布廿端、　庸布廿段、（卅〔享〕卅イ）

右太政官、去年八月廿日下式部省符偁、撿正三位行權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陸奧出羽按察使（逸无）良峰朝臣安世奏狀偁、郡領者今之縣令也、親民行化、實在斯人、時澆俗薄、（薄イ）稱格者希、伏望善政爲國司所擧申者、借（授〔享〕）榮汲（級サ）令足自展、然後考績依實、與奪者依奏者、左大臣宣、奉勅宣、且賜（无〔享〕）件祿使自勸勵、但位田資人幷子蔭不立此限、

天長二年七月八日〔享祿本三代格六〕

太政官式云、給位祿者、中務、式部、兵部三省、祿應給人物數、十一月申太政官、即造總目、十五日少納言奏之、廿日官符下大藏、廿二日出給、事見儀式、其身在外國及國司者、以當國正稅給之、

西宮記、十日三省申位祿文事

少納言辨到入、（列サコイ）輔隨之、外記史亦入置錄隨之立定、大臣宣、世召五位六位以次稱唯、各就座、訖辨起申云、司々乃申セ流政申給止申、訖復座、三省依次讀申目錄訖、大臣總判曰、縱與之、詞云、輔

以下共起稱唯、訖自下退出、然後辨官申政如恒、

式部式云、位祿者、毎年十一月十日、申太政官、二十二日給之、預具錄歷名移彈正臺、其四位五（无〔式〕）位者、自參而受、（參議及散位、年七十以上、不在此例、）若當日不參者、總錄歷名移大藏省、

又云、五位以上卒者、聽給當年位祿、其十二月卒者、不給明年之祿、

又云、在外五位已上位祿者、准當土沽、便給正稅、

又云、給位祿、毎年十一月總撿目祿、同月十日申太政官訖、寶錄名帳申送辨官、注可給祿物數、下符大藏省、二十二日、省輔已下向大藏就座、大藏積祿物於庭中、掃部寮敷座於祿下、大藏積祿畢、即申辨官、令官掌召省錄、稱唯進、辨大夫命曰、位祿速令給、錄稱唯、退而就座、舉申本省、訖輔已下依次就祿下座、輔命史生曰、給之、史生稱唯、執簿唱之、藏部給之、訖史生申其狀、輔以下起去、其後本司注殘物數、移送烈（亦〔式〕）如上例、

大藏式云、諸司給春夏祿者、式部兵部唱名、省司班（因〔式サ〕）給、（位祿准此、但不宜命、）

件式在二月二十二日於大藏省給春夏季祿部、子細之由見彼文也、

民部式曰、季祿、位祿、時服之類、及諸國地子等、承知官符、省加奉行、直下所司、

民部式云、年料別納租穀、

伊賀國二千石斛（〔式〕下同）石　伊勢國四千五百斛　駿河國三千五百斛　伊豆國一千五百斛

甲斐國三千五百斛　相摸國(三千五百石〔式〕)一千五百六、五斛　武藏國一萬二千斛　上總國四千六百九十斛
下總國一萬四千斛　常陸國一萬二千斛　信濃國一萬二千斛　上野國一萬七千卌(卌ヵ)五斛
下野國一萬一千斛　能登國四千斛　越中國四千斛　越後國七千斛
丹後國九百八斛　但馬國二千九斛　因幡國二千五百斛　伯耆國四千六百卌(三十ヵ)斛
出雲國四千五百斛　石見國二千五百斛　長門國二千卌七斛　紀伊國三千「二」(〔式〕无)百斛
淡路國一千六百斛

右廿五箇國、各別納租穀、內隨官符到、充位祿季祿衣服等料、

依延喜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官符、始是件別納租穀、其數頗有增減、立(在ヵ)公務、要事、位祿、王祿、衣服、充國宰中、

位祿事二月(十一月ヵ)中旬行之、

一上卿着陣座、左大辨執申位祿文可申之由、大臣諸、史筥入諸大夫、命婦、歷名各一卷、主稅寮別納租穀勘文又(无ヵ)一卷、官充文一卷、注位、皆不注名、目錄一卷、去年書出二枚之中、一枚注其國若干、具四位若干、

右狀注一世源氏、女御、更衣外、衛督佐、左右馬寮頭助、二寮頭、助、外記史等斯、但件狀隨時可取捨、一枚、其國若干、具四位若干、五位干(千ヵ)人、右狀注殿上分、進上卿前、上卿一々略見、目錄一卷入筥、付殿

上辨若藏人奏聞、返給之後、以大辨令書一世源氏等書於一枚、殿上人書於一枚、大辨書畢奏上卿、々々召位祿行事辨給件書、史參入、撤筥文硯等、若一上卿經日有障之時、隨大辨申次上卿奉行、

十五日奏、給所司春夏祿及皇親時服目錄文事

廿二日於大藏省給春夏季祿事

勘解由使勘判抄

一別納租穀事

延喜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符云、別納租穀事、

案之、去年別納當年充用、

常陸菅原兼茂

常赦判云、非理分用、事涉盜犯盜、須令前司同任之史及和許郡司塡償侍畢放還、天慶元年判、例

過用

伯耆小野高峯

又云、前司之怠、事在恩前、物非入己用、經官符、須見任申官、以後年物勘補之、

非常赦判云、不蒙裁許、何充他用、然而前司卒亡、同任會赦、況經言上、須見任相赦、重申官、聽

裁行之、承平三年判、

丹後使藤（使サニ）

又云、見納之後、所致之無實也、執狀之旨、事涉諂詐、而前司卒亡、同任會赦、須從赦免、若干者案執狀、依損官（空イ）爲（孝コイ）未納者、須見任徵率支配本色、承平三年判、

出雲前司藤原惟房

又云、他用別納租穀、非有官符、難可輙用、誤充之愆、前司何脫、然而物經公用、愆需恩渙、須從原免、延長三年判、

主税式云、祿物價法、畿內絹一疋、直稻卅束、絲一約六束、綿一屯三束、調布一端十五束、庸布一段九束、鍬一口三束、鐵一廷五束、伊賀、伊勢、志摩、相摸四箇國、絹六十束、絲十束、綿六束、調布卌（卅サコ）束、庸布廿束、鍬三束、鐵七束、餘國不顯物直者、皆准此、尾張、參河兩國、絲八束、遠江國絹八十束、駿河國○（絹〔式〕）八十束、絲八束、鐵五束、伊豆國、絲八束、鐵五束、甲斐國、絹八十束、絲八束、武藏、上總、安房、下總、常陸五箇國、絹八十束、綿八束、近江、美濃、兩國、鐵五束、信濃國、絹九十束、綿八束、鐵六束、上野國、絹九十束、綿八束、下野國、絹九十束、綿八束、鍬二束五把、鐵五束、陸奧國、絹百六十束、綿十三束、絲十五束、調布五十束、庸布卅（廿イコ）束、鐵十四束、出羽國、絹百五十束、綿十五束、絲十五束、調布五十束、庸布卅束、鐵十四束、若狹、越前、加賀、能登、四箇國、鐵六束、若狹國、糸八束、越中國、絹七十束、鍬一束五把、鐵七

束五把、越後、佐渡、兩國、絹七十束、綿八束、鍬二束、鐵六束、丹波、丹後、因幡、伯耆、播磨、美作、備前、備後、周防、長門、淡路十一箇國、絹五十。束、糸八束、鐵六束、十一束、備後國、糸但馬、備中、兩國、絹五十五束、糸八束、鐵五束、出雲、石見、隱岐、三箇國、絹五十五束、絲八束、鍬二束、鐵四束、安藝國、絹五十五束、絲八束、○鐵四束、紀伊國、絹五十。束、絲八束、鐵四束、鍬四束、阿波國、絹五十五束、鐵五束、讃岐國、絹五十一束、鐵六束、伊豫國、絹五十五束、鐵五束。土佐國、絹五十五束、鐵十束、大宰及管內國、絹八十束、糸十束、綿六束、調布卅束、庸布卅束、

右位祿價直、各依前件帑物、并布施法服、季祿等直、亦准此、其官交易准當時估、但畿內諸國、布絁法服直、絹五十束、糸八束、綿四束、(民部式云、諸國交易進上、雜物(絹綿布〔民〕)等類、所司准品定直、郎附返抄、令塡當直、此依在雜交易部、)

又云、五位已上位祿、給諸國者、東海道駿河以東、東山道信濃以東、北陸道能登以北、山陰道伯耆以西、給運賃、自餘諸國、及在國司者、不在此限、

弘式格云、應送五位已上歷名事、

右得彈正臺解、偁、去延曆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曰勅例賜位祿季祿時者、諸五位已下、自參大藏省受、若別不參者、彈正糺之者、而依無歷名、不便勘之、謹請處分、右右大臣宣、奉勅、式部省寫五位已上歷名、臨時送彈正、其弋六位已下者、專預彼省者、宜承知依宣行之、自今以後永爲恒例、

弘仁二年五月十三日

弘雜格云、一聽運〔太政官符〔亨〕〕位祿季祿料米事
右得太宰府解偁、謹撿太政官去神護慶〔景〔逸、亨〕〕雲二年七月廿八日符偁、得府解偁、五位國司及帶國諸
司〔宜〔亨〕等歟〔亨〕〕。人「符」云、擬所賜位祿幷季祿料舂米、上京欲資親族者、府撿辭狀不可不申、仍。請官裁〔前例不便更加〕
〔准定〔亨板本〕〕者、官判依請者、謹依符者〔旨ヤ〕行亦久矣、而依「同〔太政官延暦十二年八月十四日〔亨〕斷〔亨〕〕前」符旨、亦同禁、此資養之徒、困〔因〔亨〕〕之亦憂府司
商量不可不申、仍請官裁者、符旨灼然、即禁有限、而共從禁斷、府官所〔所〔亨〕〕責〔〔亨〕失〕、宜依舊聽〔「用イ〕之、以前
右大臣宣、奉　勅如件、
　　　　正〔亨祿格六及四十當從〕
大同四年五月廿六日
太政官式云、遷替之輩、錄申交替延期引、及給位祿限不在給例、
太政官符民部省、
應勘會稅帳諸大夫〔符ナタ〕位祿事
右得神祇伯忠望王等解狀偁、年中給物最在位祿〔季ヲ〕、而諸國司等、只事申返無意下行、依斯或徙
疊數年官符、永苦生計之難、或空疲一人行李、難免亡路之嶮、其窮困尤甚者、既至餓死衙門、
謹撿案內、諸家封租及諸司大粮、皆是以租穀分行之也、然而依勘會抄帳、無申返之例、但至
位祿物難〔雜ヲサコ〕同色、以不預勘會、自懸國司之進退、仍常粮留曾無充行、非有新制、何休衆歎、望
請始自今年、令備勘會、將斷申返之累、然則爲公無損、爲人有慶者、右大臣宣、宜以本主請

諜幷使者請文、副承知官符、勘會稅帳者省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右少辨源朝臣　　　左大史大藏宿禰

承平七年十月十六日

應勘會公文、參議遙授兼國公廨位祿季祿事、

右得參議正三位行左兵衛督兼皇太后宮權大夫美濃權守源朝臣時中等、去年十一月十七日（廿イ）奏狀偁、謹案兼國之起、爲潤恩澤所被拜任也、而今國宰等、寄言左右、無心充行、徒有遙授之名、愁少受用之實、是則依無勘會之文、使（便イ）（宰イ）致牢籠之計而已、望請被下宣旨於所司、准之封戶、以返抄勘會公帳、國司縱有臨時申請、永停越訴、將塞他用、然則虛無之詞、日斷徵倖之數、自今（全カ）不勝積惕之催、俯仰天裁者、左少辨源朝臣扶義傳宣、左大臣宣、奉（吏イ）勅依請者、

永祚二年二月廿二日　　左大史忠信奉

應准參議申請例、左右近衛中少將遙授公廨幷位祿季祿、永以返抄勘合公文事

右得從三位行右近衛權中將兼尾張權守藤原道綱卿等、去年十二月三日奏狀偁、謹案事情、預兼國之者、以近衛次將爲先、是則適近之役、勝於他之故也、而其公廨等、國司不敢辨行、遙授之名徒（隨イ）殘、受用之實已稀、望請被下宣旨於所司、以返抄永勘會公帳、國宰縱有臨時申請、更停越訴、將令徵倖矣者、左少辨源朝臣扶義傳宣、左大臣宣、奉　勅依請者、副本解、

右少辨史肥田宿禰維延奉

永祚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應依官符以各請文勘會公文紀傳、明經、明法等、四道博士等、兼國、公廨、位祿、季祿事

右得彼道々博士等、今年八月二十三日奏狀偁、謹撿案内、請諸道儒士無有給俸、況以遙授之潤聊爲奉公之資、而近代國宰素易儒者、空送任限不充俸料、申返位祿季祿、徒有兼國之名、曾無給俸之實、三遷四壁、彌歎荒蕪、季祿筆料、已慙墝埆、凡道之陵夷、只有若斯、又無兼國間、所給位祿、國司稱有先來官符、動以申返、若于儒者位祿、不論先後、必可充行之狀、同欲蒙宣旨、方今近衛中。少將、先日申請裁許已了、文武之用、何親何疎、以彼准此、盍蒙優恤、望請蒙天恩、任傍例被下宣旨於所司、以各請文永令勘會公文、將補稽古之疲、但國宰縱雖申請他事、立用公帳、停其勘義、令求請文者、右中辨源朝臣俊賢傳宣、權中納言源朝臣伊陟宣、奉　勅依請者、

正暦四年十月七日　左少史安。茂忠奉

勘解由使勘判抄

一位祿季祿事

備前藤繁時

无赦判云、件位祿季祿析若干、案勘執狀、皆是遙授官之析。非是立用未下之无實、可謂未免

行之口也、須後司相承、以後年正稅租任官符充行之、承平五年判

命婦從四位下保子女王問、天慶三年二月四日、

大判事惟宗朝臣公方答、

答、律云、負債不告〔唐〕失官司、而强牽財物、過本契者坐贓論、〔唐雜律廿六〕又條云、亡失官私器物備償者、〔唐律廿七〕今如問狀、甲先年買在信濃國乙位祿、不行返送官符、乙欲返直錢之間、甲客遊外國、爰乙去年位祿、依例申請信濃、但馬等國之間、申送消息云、信濃申「云」返位祿二代申成官符於駿河國已了、今准直品、信乃先年直十餘貫文、駿河當今直五貫文、然則遺直乙可辨償者、由是言之、乙位祿申請信濃之間、「申暗」申成駿河、即稱先年所買位祿之、是謠壽財物者也、然而依不可過本契、無可科罪之理、但若干直物之不足者、居任乙申請信乃者、縱難補先年所法、而有何不足、准之法條、涉失乙物、方今於失物者、既可備償、無則以可償之物、申使可補不足之直、依祿主乙不可更償、

政事要略卷第二十七

政事要略第廿八 年中行事廿八

十一月四

下酉賀茂臨時祭事

廿二日、於大藏省、給秋冬季祿事（見二月、）

十二月上

朔日、內膳司供忌火御飯事

同日、神祇官始奉御贖事（已上見六月朔日、）

同日、補任入外記事

上卯、大神祭事（見四月上卯、若有三卯用中卯、）

五日、中務省奉親王冬衣服文事

七日、中務省申諸司冬衣服文事

九日、同省奏同衣服文事

十日、奏御卜事

十一日、月次祭事（歷務）

同日、神今食祭事（已上見六月、）

十三日、預點元日侍從及奏賀等事（付云朝拜習禮、）

同日、點定荷前使參議以上事

御佛名事

廿日以前、式部省、諸國主典已上、史生博士醫師、秩滿帳進二藏人所一事年來廿日進ㇾ之、勘二申諸國受領吏史ヵ功課一事

貢蘇事

十一月四

○下酉賀茂臨時祭事

外記日記云、寬平三年十一月廿四日庚午休也、此日於二鴨明神一有ㇾ奉二幣帛、并走馬一之事上、勅使右兵衛督藤原朝臣高經、率二遊男廿人一參二上下社一皆着二青摺一歌舞如ㇾ例、其遊男、左右近少將侍從殿上藏人衛府判官等奉仕、見ㇾ之者車馬甚衆多也、

紀畧昌泰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己酉、自二內裏一奉二遣鴨使一是朱雀院太上天皇恒例、奉ㇾ遣二臨時使一也、今上相傳、始自二今年一被ㇾ行也、

十一月、賀茂臨時祭宣命、在二內記所一

天皇我詔旨止、掛畏支賀茂大神乃廣前爾、申賜倍止申久、寬平御代與利奉ㇾ出賜不、宇豆乃大幣於、官位姓名乎差使天、奉ㇾ出賜爾、掛畏支皇大神此狀於聞食天、天皇朝廷常磐堅磐爾、夜護晝護爾、守幸へ給

樂所

平文鞍

作物所挿花

葉薦

比遠近、

藏人式云、下酉日、賀茂臨時祭前三十日、藏人頭於御前、定使一人、並舞人十人、陪從十二人、（使用四位五位、舞人用五位帶劒者、若殿上人不足時、選諸司帶劒五位六位堪舞者補之、陪從選殿上並諸衞堪歌者用之、）及其裝束可調進之人々、其後擇［尾カ］日次、於樂所調習歌舞、（每調習之日、內藏寮設酒饌、臨昏黑時、主殿寮擧炬火云々、）前四日、召左右馬寮、十列御馬御覽焉、選其［瓦］毛體美好十疋、點定彼日走馬、（左右馬寮、隨點定馬數、各請所平文鞍緋鞦手綱、一日）前三日、先垂東廂御簾、孫廂南第三間、鋪二色綾毯代、立侍御倚子、第一二間鋪疊子、鋪所管圓座、爲王卿座、南廊壁下鋪疊、爲侍臣座、舞人陪從自北戶參入、歌舞畢、樂所當日早朝賜使御衣、（蘇芳御下襲、綿綾表御袴也、）賜舞人陪從等裝束、（舞人、竹文青摺袍、蒲萄染下襲、地摺袴、陪從、欀欄文青摺袍、柳色下襲、白表袴、合大口、侍前賜之、但赤紐自所給之、又人長裝束、仰內藏寮令給也、）作物所進挿頭花廿三枚、［鼓カ］（藤花一枝使料、櫻花十枝舞人料、山吹花十二枝陪從料、先給料物令作之、）於是先下東廂御簾、掃部寮孫廂南第三間、鋪小筵二枚、其上供半疊、（面、）北當南階北端、庭中鋪葉薦、爲御幣机下敷、其南去一許丈、鋪菅圓座二枚、爲使及宮主座、（相去六七許尺、宮主座在西、使座差東在、東南雨濕之時、候仁壽殿西下、）次內藏寮、人自仙華門、立高机二脚、次捧持御幣、安置机上、（御幣六裹、東西各置三裹、以西爲上、）時剋出御、因寮奉御贖物、藏人［同サコー］自侍方傳取供之、［笛サコー］次使及宮主、自仙華門參入着座、次舞人牽御馬、自北廊東戶參入、御禊畢、陪從於北廊外、發歌曲音、宮主退出、次御馬、次撤御贖物、次使起座就机邊、捧御幣而立、奉拜畢、使退出、即撤御幣及机、次撤御座、次撤庭中座、次鋪二色綾毯代、立侍御倚子、（御座所如初、御神樂時若同、亦皇太子參入時、御御座南間鋪茵、爲御座北面、）次掃部寮、鋪黃端疊東庭、爲使舞人陪從座、（一行西面南上、但陪從座、頗以絕席、）又使等座南邊、鋪

綠(緣カ)端疊、爲垣下王卿座、(北面西上、雨雪之時、仰大藏省、木工寮南北四間令立幄、使舞人座、二行西面南上、王卿座、在使等座南、北面西上、陪從座、在仁壽殿西砌下、西面南上、若雨雪不休、不撤件疊、爲歸參也、)內藏寮辨備酒饌、所雜色等盆送之、上卿參射場、可給宣命、使之馬場邊、令奏宣命、御座(覧サ十)之後返給、出御之後、依召使、率舞人陪從等、自北廊戶參入着座、(候召之間、戶外歌遊ミ。(ミミ))殿上王卿勸盃着座、(陪從之座、侍臣勸盃、若殿上公卿多不候時、召非殿上公卿、候及陪從座上勸之、所管頭座、所衆勸盃侍臣座、)御厨子所供御酒等、(皇太子候時、同賜太子、御厨子所辨備、高坏「白木」(西本サ))七八巡之後、王卿侍臣、各取挿頭華賜之、次所(「以北山」)螺盃銅盞、各賜一巡、(螺盃使舞人等、銅盞陪從料、藏人奉仰、取件兩盃授勸盃者、)使等起座、雜色等撤饌、掃部寮撤座、主殿寮掃除、而後殿上王卿、依召參上候之、(數所管圓座、南第一二間簀子爲其座、皇太子若侯王卿座南長橋、)使更率舞人陪從等、奮歌遊參入、立呉竹頭、依例歌舞事畢退出、參進社頭、穀倉院辨備酒饌於下社邊、賜使以下、宛着遣(差歟サ以下十字傍書歟サ)「或仰中務省」差遣侍從等、之、垣下侍臣五許人、(多少隨時。(時サ)仰遣公卿之、)或有同院亦備酒肴於上社邊、入夜使等歸參、(待祭之儀不休、)(卅サ)即御神樂事、掃部寮鋪疊東庭爲御座、二行、南北對座、以西爲上、主殿寮宜燎、內藏寮辨備酒饌、所雜色等亦以盆送、殿上王卿侍臣、遞勸坏酌、王卿勸坏之後、依召候御前、(其座如其、)事畢、賜祿各有差、(使白袙一領、舞人陪從各白單衣、人長正絹、召內藏寮賜御衣王卿了、)

臨時祭無御神樂事、(延長二年十一月廿七日、明日有前事也、)

日本紀第九、神功皇后紀云、九年二月、足仲彥天皇崩、(神サ)時皇后殤(傷サ)不從神敎、而早崩、以爲知所(祟「日本紀」)「出祟」之神、欲求財寶國、三月皇后、選吉日、入齋宮、親爲神主、則令武內宿禰令撫琴、(命「紀」)喚中臣烏賊津使主、爲審神者、因請曰、光日敎天皇者誰也云云、(欲討新羅之始也、或云、審神者、言審察神明託宣之語也、云々、)

在日本紀私記歟、可尋、云々、

神樂譜云、散簸、此云産波、又云美止利、下採簸同、古老云、昔卧箕攪其背遊、或作採簸、但於御前人長云、召可奉仕御琴之士、此云、緒止古、

今案、謂神者、與散簸以審神可爲本文、散簸未詳其說、但今以彈琴之者佐爾波止云、偏以供奉神遊、漸訛以經彈琴所搆歟、

清涼記下、酉日賀茂臨時祭事、

前月下旬、定使一人、舞人十人、陪從十二人、使用四位、舞人五位六位、帶劍者若殿上人不足時、選諸司帶劍五位六位堪舞者補之、陪從選殿上並諸處堪歌者用之也、及其裝束、可調進之人々、其後於樂所、調習歌舞、前四日、召左右馬寮、十列御馬御覽之選其良善十疋、點定彼日走馬、前三日試樂、東孫廂裝束訖、出御南第三間御倚子、鋪二色綾毯代、殿上王卿依召參上、着簀子敷菅圓座、舞人陪從自北戶參入、舞畢還樂所、

當日早朝賜使御衣、賜舞人陪從等裝束、此間所司供御浴、又供奉東孫廂御裝束、南第三間鋪小筵二枚、其上供牛疊、時剋於是洗沈ナ御、內藏寮安置御幣於机上、當南階北端、庭中鋪葉薦、爲御幣机下敷之、同寮供御贖物、侍臣傳取供之、使及宮主、自仙華門參入着座、庭中鋪菅圓座二枚、宮主在西、使在東也、次舞人牽御馬、次撤御贖物、次使起座就机頭、捧御幣而立、先捧上社御幣一褁、次下社松尾社加取(收ナ)之、天皇端笏御拜、先後各兩殿再拜、畢使退出、即入御、又撤御幣及机、次撤御座幷庭中座、次即替供御座、侍御倚子、鋪三色綾毯代、又敷庭中座、此間上卿參射場邊、令

奏宣命、御覽之後返給、時剋出御、（改御鈍服、着御青色、）依召使率舞人陪從等、自北廊戶參入着座、（御禊了、即次酒口候）
（召之間、戶外歌遊、使舞人座西面南上、陪從絕席、內藏寮豫備酒饌之也、）殿上王卿、勸盃着座、（使等座南邊北面西上、或召加候陣、非殿上公卿、）七八巡後、王卿侍臣、各取
挿頭花賜之、（作物所、當日早旦獻之、）次以螺盃各賜一巡、使等起座、宸儀入御、內藏寮官人、藏人所雜色已下
撤饌、所司撤座、掃除之後、更亦出御殿上、王卿依召參上候之、使率舞人陪從等奏歌舞、事畢
退出、參進社頭、差遣垣下侍臣五六許人、（或有仰遣王卿、又差遣侍臣等、）入夜使等歸參、即有御神樂事、（歌管之聲不休、所司預
敷東庭座、）供庭燎、辨備酒饌、出御之後、殿上侍臣、遞勸盃坏、事畢給祿有差、（下殿王卿給御衣、使以上祿如常、）

雨儀

使宮主座候於仁壽殿西砌下、又立幣案其北、又預仰所司、立五丈幄（第カ）於中庭、（東西妻也、爲立舞人也、）御禊訖、
宮主等退出、宸儀入御之後、所司敷使舞人及垣下王卿座於仁壽殿西砌下、敷陪從「南廊壁（座於南〔北山二〕）
下」、

吏部記、延長三年十一月廿日、（己酉〔北山〕）鴨臨時祭、宮主供奉、御禊畢退、（侍從庶明サ）使起座、進捧第一幣之上起拜、次
捧第三幣、次第五幣、御拜畢、使拜畢、使等退、第一觴、內藏助賜之、（王公未着座之前勸之、）有勅、式部卿彈正（敦慶サ）
親王侍從殿東欄、其間長階南座、酒巡至大納言、有勅令勸式部卿、舞畢退向御社、入夜使等
還參、式部卿彈正親王下殿、賜使等酒、（式部卿南、彈正尹北、）次常陸親王及余（余）北、使等奉仕御神樂、式部卿親王
奏起座、召御厨子所也、左近將曹上毛野時見奉仕人長、至戈男伊衡朝臣代之、召式部卿親

王、雖然給不應、樂前伊衡朝臣數進舞、使侍從熙明朝臣、舞人左少將源靜、藤言行、左衛門佐藤原有正、左兵衛佐藤原朝賴、右馬助藤原有良、左衛門尉源俊、右衛門尉藤原正秀、左將監藤原朝正、將監源俊、左兵衛尉橘實利、

承平二年十二月二日夕、天子召臨時祭調樂人、覽歌舞及神宴、到曉賜祿云云、

北山抄

天慶三年十一月廿四日、乙酉賀茂臨時祭、藏人木工助藤原尹風取挿頭、告余候　進止、因未慣其事、讓次人、即授右大將、實賴々々已下諸卿大夫、以次賜使已下挿頭、畢使等分枝挿公卿頭、使已下退、右大將稱故實、引王公、相携使等向北廊下、上暫入簾中、藏人所撤肴饌、所司掃庭敷薦、固庭濕備席、使陪從調絃歌進、是間殿西欄賜圓座、左少將師氏朝臣來、召王公卿、復使等後參進、是間藏人重傳召、即進陪殿上、駿河舞畢、右大將起座、賜舞人酒、其間舞者欲奏求子、進即於仁壽殿砌下給之、兩三人飲未畢、巡停盃進、舞了、右大將催迫、使淸平朝臣進舞、使即小擧袖而退、大將亦稱故實、催率王公向下社、執垣下役云云、垣下王公殿上大夫等雜座、其座間數盞後、歌管數終、使等起座向社垣下、王公各退歸、是日微雨數降、大陽間照、庶事元緩、諸人云、今日事似吉時、有神明之感歟、

天慶五年十一月九日、賀茂臨時祭、戌四刻、使等從社還、余與右大將共勸坏、即依召候御前、餘卿隨進坏、同召令候、給酒肴如常、藤原淸行彈琴、舞人堪歌者、並陪從依次試之、仰令分進

此爲吏部王記
余重明親王時爲中務卿紀畧天慶八年正月天暦元年正月
式部卿爲敦實親王紀畧天慶二年十一月元暦元年正月曲宴

本末方、（琴取在座頭之（也カ））大忌時臣、又依勅試一兩人、庭火試畢、以右近將監平安直爲本方琴取、（即用殿上侍琴也、）（侍カ）

天慶六年十一月廿三日、賀茂臨時祭及于賜插頭、式部卿上野大守不動座、余即賜使蔣、使等起座、式部卿親王稱例、休長橋南侍臣座、諸王卿同候之、須臾有召陪殿上、及求子舞進、右大將降殿、賜酒舞人、（半脫袖進）舞畢起雌拍義方朝臣就邊喩正之、（奉勅整舞）大將行酒、次韙立陪從列、有頃、還候殿上、御厨子所進御酒云々、示之式部卿親王、々々陳非殿上人難先供、即催上野親王供之、次式部卿供之、使等退後有曲宴事、（令サ）全供第三御觴、招近江守公忠朝臣執銚、語云、先例第一親王或賜御盃、前度式部卿供時無此事、（余カサ）頗冷淡、此度供、次卿可候氣色、公忠云、二献以上例無此事等、（寫サ）予即供進之、次公忠候天氣、上卿賜式部卿、余即端笏而退、親王受御盞復本座、召土器移酒、返御盞了、飲之、置器座側、降西階舞踏左而退、從南橋復座、乃流其巡、臨昏式部卿起見興、有令背候之勅、即起座、傳仰扶親王還、昇殿之間、藏人頭左中將師氏朝臣來告、式部卿被聽昇殿由、彼親王奏慶之間、作醉不候、

天暦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臨時祭、及神事（神事及サ）賜使以下饗、插頭如常、但不舉音聲、使退出、左衛門陣、初發聲吹（歌ヌ）、于時、還參賜饗祿、無神宴云云、是依太上皇心也、但依神事、不闕歌舞者、至社可發音、今在宮中、舉樂、猶忌陣內、頗無所據、

位袍江次第十
魚袋
挿笏

臨時祭裝束

天皇服ニ位御服一把レ笏、拜ニ給御幣一、但饗宴間、服ニ青白橡御服一、其使四位裝束除ニ表袴等一也外皆以ニ御衣一、從ニ殿上ニ所レ給也、著ニ魚袋淺履等一、但衛府者、可レ著ニ闕服腋袍一、舞人裝束、青摺布袍赤紐著ニ左肩一、小忌時着ニ右肩之一、地摺袴蒲萄染下襲合袴糸鞋、除レ袙之外、自ニ殿上ニ所レ給、牽ニ御馬ニ之時、以レ鞭挿ニ腰底一、又陪從裝束、青摺布袍赤紐表袴合大口淺履、除ニ袙之外、從ニ殿上ニ所レ給、其舞人雖レ卷レ纓不レ著ニ綏一、但陪從尚垂纓也、又舞人舞俯之間、其笏挿ニ腰底一、

○廿二日、於ニ大藏省ニ給ニ季祿ニ事 見ニ二月一

十二月上 或記云、九日以前、奏ニ佛事ニ無ニ何妨一、

○朔日、內膳司供ニ忌火御飯ニ事

○同日、神祇官始奉ニ御贖ニ事 已上見ニ六月朔日一

○同日、補任入ニ外記ニ事、或記云、依ニ仁壽元年七月十四日宣旨一、又進ニ藏人所一、而依ニ仁壽三年六月十七日改一、正月十二日內進、

○上卯、大神祭事 見ニ四月上卯一

○五日、中務省申ニ親王冬衣服文ニ事

○七日、中務省申ニ諸司冬衣服ニ事

○九日、申ニ同省奏衣服文ニ事

○十日、奏御卜事

○十一日、月次祭事（廢務）

吏部記、承平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夕、參神祇官上忌殿、進豊（備サ）畢、共進座、召碁局、使源國淵朝臣、源朝臣衆望圍碁、中納言仰諸錢兼盛居、

承平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云云、先是召少納言藤原俊房、與右中辨藤原在衡令圍碁、

承平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少納言藤原俊房、大膳大夫橘朝臣公彦、圍碁、是間參議顯忠朝臣、有障罷出、右中將師輔朝臣、仰外記勘無參議已上一人昇板（坂サ）枕例、無分明迹、即相定第一侍從進之、師輔朝臣語次陳云、今日伊勢幣加臨時、而納言以上皆有障、即准（從サ）仁和例召觸穢大納言扶翼于左衛門陣外、因御物忌不奏宣命、覽太政大臣後、大納言前而後內記、手授使王曰、上作立撿行之、

○同日、神今食祭事（已上見六月）

○十三日、預點元日侍從及奏賀等事（付出朝拜習禮）

太政官式云、元日天皇受皇太子及群臣朝賀、辨官預仰（諸サ）所司、辨備庶事、裝束辨史等行事、（餘節准此）（月〔式〕）前○十三日、大臣預點殿上侍從四人、左右各二人、三位二人、（或以親王爲之）四位二人、少納言二人、（若有闕者推任）奏賀　奏瑞各一人、（簡四位已上堪事者爲之）奏聞定之、（事見儀式）（權〔式〕）

膝行　禮服　版位

○十三日、預點元日侍從奉賀等事

此日大臣差定付藏人奏聞之、覽訖返給、

吏部記、延長六年十二月廿八日、朝拜習禮、所司供其事、公卿依雨濕用後日、廿九日、左侍從陽成院二親王及奏賀、按察大納言（仲平）、集八省院習禮、即共昇大極殿、令外記日記、定位程步儀、外記曰、先年日記、侍從進南榮、西折入第二間、立臺右、亦如之、禮記右侍從進南榮、到第五間西柱、南北向傍、行跪膝行、稱禮畢、按察大納言云、先例左侍從進、來到馳道間、二三間步儀漸差俯、外記同跪御前、膝行北上、稱之奏賀、即降殿、習禮畢就東廊座、飲數巡、余問禮服裝束法、按察大納言曰、摺上袴端三許寸、袍上褶六七許寸、差見爲善、（卷廿）左綬々帶眞結、自下返如（緒）劒結、右玉佩小進當膝上、欲行步時、當膝有聲、進佩劒法、不慥憶記、唯綬或帶著、或自帶下而上帶寸許云々、數巡後起着殿上、（續）侍見御綬其色目授袴帶、即定此說爲善、按察大納言曰、今式部立壁下位、誤立右大丞位於左大臣位後、其說云、省式无太政大臣時、右大臣度東者云云、是案誤也、所以者、式部式意、太政大臣內辨、右大臣外辨位、須在其東、無太政大臣之時、左大臣內辨、右大臣外辨之位、須在東、在西不宜、然則右大臣不就本位、左大臣位、就行外辨大臣度東、又立右大臣位於左大臣南、甚乖式意、

○同日點定荷前使參議以上事

今案、點定件使、未詳其文、但事之子細、見荷前部、

西宮記、十二日、點元日擬侍從及荷前使事、（延長八十二三、只有荷前差文、不定擬侍從、諒闇也、）

大臣着座、召外記、令進年々差文幷大間書硯等、（擬侍從幷荷前使年々差文兩卷、中務省解文、五位已上歷名帳等、）因令入一筥奉、置大臣前、但擬侍從及荷前使大間書等者、令盛硯筥、居參議前、令參議書之、（先定擬拜職掌、次定荷前使、）訖以兩卷差文幷中務省解文等、（省預令陰陽寮擇申大神（祖せ）祭、後立春前吉日進、官令加件差文奏聞、但兩日之間、依勅定日、抑件解文在官、令盛一筥、大臣或作居、令付辨若藏人奏聞、）付辨若藏人奏覽、返給之後、即給外記、令仰行、（若當仍上卿仰史令進之、御物忌定乎、乞候外口、又仰辨大夫、下遇御物忌之後奏聞、）又仰辨大夫、下管物宣旨、

淸涼記、同日點荷前使參議已上事、（若立春在近、不待此日、神今食齋日以前定奏、）大臣件差文、相加中務省擇申日文、付藏人奏聞、其日有勅定、仰下之、

○御佛名事

佛名經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三世三劫諸佛、世尊名號、歡喜倍樂、恃諷誦而不誹謗、或能書寫、爲他人說、或能書作、立佛形像、或能供養香花伎樂、嘆佛功德、至心作禮者、勝用十方諸佛國土、滿中珍寶凉摩尼珠、積至梵百千劫中布施、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已曾供養是諸佛、已後生之處、歷侍諸佛、至于作佛、而无窮盡、皆當爲三世三劫中佛而所授決、所生之處、常過三寶、得生諸佛刹上云々、六情完具、不墮八難、當得諸佛卅二相八十種好、

　具足莊嚴、若能五體投地、作口宣言、我今普禮一切十方三世諸佛、願三墮（途サ）休息、國豐民安、
　邪見衆生、廻向六道、發菩提心、持此功德、願共六道、一切衆生、无量壽佛國立大誓願、使
　　諸衆生悉生彼刹、身諸相好智惠辨方、如阿彌陀佛、所護果報、魏々堂々、壽量无量、
官（曹敏サ）書事類云、寶龜五年十二月、屈請僧十口沙彌七口、設方廣悔過於宮中、々々方廣自此始也、
三寶御布施、綿十屯、導師絁三疋、布三端、綿四屯、定沙彌布二端、沙彌爾布各一段、國史云、弘仁
十四年十二月、請大僧都長惠、少僧都勤操、大法師空海等於清涼殿、行大通方廣之法、終夜而
畢、天長七年（戊寅サ）閏十二月、延名僧十口於禁中、三箇日夜懺禮佛名經、承和（二年〔紀〕庚寅サ）。十二月、聖上始於清涼
殿、限三（紀无）「日」夜裏、禮拜佛名。（經〔紀〕）、承和五年十二月、天皇於清涼殿修佛名懺悔、限以三日三夜、律
師靜安大法師願安。（實〔紀〕）（定サ）（昌〔紀〕）敏願之道口等遞爲導師、內裏佛名懺悔、自此而始、承和十三年十月。（廿七日〔本書五十六〕）勅、仰
五畿七道諸國、限以三（箇〔紀〕）。日、令修佛名懺悔事、其布施者、三寶穀七斛、衆僧各六斛、供養准例、並
用正税、
貞觀十八年六月。（廿一日丙寅一〔三實廿九〕）、萬三千佛像廿九鋪、各廣五幅、高一丈六尺、分置東海、山陽、南海、三道諸國、々
別一鋪、先是興（元興〔三實〕）福寺僧賢護（入間〔三〕）申牒、僻先師故律師傳燈大律（法〔三實〕）師位靜安（安〔三〕）、承和年中、奉勸國家、禮拜
佛名、始行內裏、漸遍天下、遂詔諸國、並令勸脩、又本作是念、書寫佛經、鎮護國家、仍寫經典、
安置諸國、末（未サ）「書（畫〔三實、一本、下文〕）寫」佛像、奄然殞背、遺敎在耳、追思增悲、苟爲弟子、當述師志、由是發心致

誠、奉造尊像、望請、分置內裏及諸國諸國〔亨祿本三代格二〕、每至御願懺悔之會、展張眞容、於前修之、許其所請、〔三〕爲

貞觀格云、太政官符、應行。佛名懺悔事、右內典有禮懺之法、所以改往脩來、滅惡與善者也。

人之在世、恒與罪俱、已因三業而成過、亦役從〔亨〕六根而致咎、罪相所緣若干無數、唯應慚愧而

陶出我心、豈合覆藏而滋滂漫〔本書五十六、亨〕他魔、夫萬三千之寶號、二十五之尊名、聽之者□□自脫、仰之者煩塵勞〔亨〕

障永除、枯暴河之鮠水、研羂鏁之對金剛〔五十六〕、大矣无〔五十六、亨〕「至」哉、淨業不可得而稱。承和初有自〔五十六、亨〕勅、每到年修、〔五十六亨〕終

大內常修此。護法〔亨〕持寶〔亨〕宇、饒益黎甿毗十雖雖恩情慊切已無厚薄、而功德靈濡〔五十六、亨〕。恐殊內外、大納言正三位

兼行右近衛大將民部卿藤原朝臣良房宣、奉勅、宜令天下一種修行、合四方合刀力〔五十六、亨〕共民苦心者、〔五十六亨〕

諸國須每年自十二月十五日迄十七日三箇日夜、別於廳事灑掃莊嚴、屈部內名德七僧、禮懺〔五十六亨〕无

「悔」佛名、大乘凡慈悲、爲佛性敬信、是道場宜齋會之間禁斷殺生、長官率僚下、盡誠致信如

法、祇奉其布施者、三寶穀七斛、衆僧各六斛、供養准例、並用正稅〔亨〕、承和十二〔三〔續後紀〕〕年十月廿七日、太政官府、應

改佛名懺悔日事、

右依太政官去承和十二三〔本書五十六、亨祿本三代格二〕年十月廿七日下五畿內七道諸國府、懺悔之日、空定從十二月十五日、

迄十七日三箇日、下知既訖、右大臣宣宜〔亨〕、自停前件日、改定從十九日迄廿一日三箇日、仁壽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延喜格、太政官符、應安置一萬三千畫佛〔江家次第十二〕像七十二鋪事一〔亨〕各闊六幅、高一丈六尺、

太政官一鋪　圖書寮一鋪　五畿內五鋪　東海道十五鋪　東山道八鋪　北陸道七鋪　山陰

佛經共寫亨本三代格全　亨本三代格作忽隨冥期方今

道八鋪　山陽道八鋪　南海道六鋪　西海道十一鋪（律〔上文亨〕）　太宰觀世音寺一鋪　八幡神宮寺一鋪　二〔亨〕

右得元興寺傳燈大法師位賢護牒偁、先師故法師傳燈大法師位靜安、承和年中、「奉勅、」（寫〔江〕）。國家禮拜（〔上文亨〕）。佛名、始行內、漸遍天下、遂詔諸國、並令修之、又本作是念、。佛經「共寫」（書寫〔上文〕上文无。奉勸同家〔亨〕）鎭護國家、仍（〔上文〕）安（〔上文〕）即寫經典、分置諸國、未畫佛像、「忽隨奄期于今」（奄然殞背〔上文〕）遺教在耳、追思增悲、苟爲弟子、當述師志、由是（〔上文〕）因茲發心致誠、奉畫如件、望請、分置內裏並諸國、永付公帳、每至御願懺悔之會（今ｻ）、即便修此像前、但內裏稱納圖書寮、然則國家安樂、祉祚延長、謹請、

官裁、者從三位守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行陸奧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基經宣、依請、

貞觀十三年九月八日

藏人式云、十二月十九日、御佛名、（自今日至廿一日、但三ヶ日擇吉日初行也、）前一日、藏人頭奉御導師並次第僧交名、賜內藏寮、令請用、（其請書、內藏寮進所出納、奉（舞ｻ））藏人仰召校書殿給之、）當日早朝召供奉諸司、所々仰可調供雜物之由、（色目見所例也、）爰差定三箇夜堂童子、（每夜五位二人、六位多少隨有分配、而後兩夜用五位藏人二人也、）藏人令所雜色等先撤晝御座並帳臺御疊、又運納御厨子御調度等於仁壽殿、內匠寮放母屋御障子四間、（南第一二三四五間、但第四間不改、依懸佛也、）及東廂御障子、移置仁壽殿西廂、主殿寮男女官掃拭御殿、掃司女孺褰御帳帷、（西面褰之、）又令雜色等懸御簾母屋廂合六間、放御障子之間及孫廂額此間也、掃部寮鋪小筵、帳臺爲下敷、母屋內鋪滿長筵、南第二間鋪兩面端疊爲僧座、（適母屋東柱下鋪之、西面北、）東廂南王卿座、（西面北上、）孫廂南一二三間、鋪黃端疊、爲侍臣座、同第六間簾中鋪緣（繧ヵ）

削花

竹形燈臺

端畳、爲内侍所、南廊小板敷、鋪黄端畳、爲出居座、孫廂南第一間至第六間、立御屏風六帖、亦南妻立一帖、(南地敷御屏風)、此妻便立御障子、雜色等移仁壽殿御佛安置帳臺上、其艮巽兩角置獅子形、(木座口下而便御稚)圖書御佛南北立机、其上安置佛像塔形、(佛像在北、塔形在南、)佛前立香花机、其前立佛供机、獅子形傍各口、削花瓶、帳外南面傍立經机、散花机、(敷花在西、散花在東、)北傍立聖供机、行香机、(聖供在西、行香在東、)佛前立禮盤、其前立拜經机、帳後間及母屋南面懸曼陀羅、母屋東面同廂懸彩幡、主殿寮垂班幔、孫廂南五箇間東簾并出居座東邊、木工寮作假庇三間、孫廂外爲所衆座、大藏省懸度緇幔、掃部寮鋪折薦畳、(從書所書手二人、圖書僚此間可敷花、)至于昏黑、東廂南第一五間、及孫廂南第二三四間、各懸燈樓、(廂燈樓下、有打數用所、)拜經机南北立竹形燈臺、御帳四角下、立灯臺各一基、母屋西邊二基、(南第一二間也、)南邊一基、(當曼陀羅前、作燈基有打)敷、拜經机上敷紙置經一卷、亦如「是」(无ヵ)意一柄、同置此机上、錫杖三枚置僧座前、(如意錫杖、召校書殿、)亥一尅、侯(堂童子)、用六位藏人奉可名僧之仰、先仰圖書寮令打鐘、向僧房召之、便告仰可奉仕初後御導師法用並勉限、(第一第二夜、六位藏有作夜、但錄聞、非藏人者不召僧、)同刻、中少將着座、次王卿依召參上、(打鐘之後、藏人召之、不待召、)出居中少將同之、各稱名着座、次僧侶參上、次侍臣、次所雜色等、次堂童子五位二人、行花筥、法用之後、賜火(火ヵ)櫃、僧並王卿、但侍臣則左大、(作法同前、)作畢、僧侶退下、(六位藏人召之、但非殿上、有中少將出居座、殿上六位之次稱名、雜色等稱名了後、又瀧口人稱名、)是夜於南廊出居座間、勸酒肴王卿、用酒殿御藏甘栗栗子干柿(棗ヵ)、(通貧前、但内藏寮備酒肴、)

廿日、如昨夜、

名對面

申時儀

下起座列跪簀間孫庇(可禄由侍臣〔昔進止〕)各挿笏取禄物、(黃衾一襲、)六念之後、(此間衆僧立座、)後唄之先、始從導師隨次給之、(第一人衣(取サ)導師給禄之儀、自前方可給云々、第一二夜無此事、五位藏人昇殿下、持笏(禄サヲ)物授王卿、次導師襪子並衲、召僧大掛、)且還着本座、次衆僧退出畢、殿上近衛、亞將問云、誰々加侍、親王以下至瀧口人、各依次名對面了、(但地下亞將者、殿上六位次之可稱之、)六位等執突重、居王卿以下前、(内藏寮調酒肴、並署預卷等、)二獻之後、給署預卷、三獻畢、親王公卿退出分散、(不可必足三獻、但第一二夜無酒部名對面、直退出、)

近衛府申時儀、(自亥至于子四點、左近、丑時以後、右近、)立御前庭、打絃二度之後申時刻、

貞觀元十二三、大般若御讀經、並佛名云々、(十八〔三實三〕)諒闇、

同十四十二十九、於大極殿有御讀經並佛名事、(西宮)

同十八年十二廿四、停佛名、受禪之後、先行神事也、(元慶サ　於〔三實〕)

元年正月三日、天皇即位。豐樂院、(大極殿)未作、

延長二十二廿八、有御佛名、恒例三夜、而依神事一夜所被修也、

天長二年之例云云(廿三〔西宮〕)

天曆四十二三、御佛名竟夜也、曉御導師淨藏、錫杖之間、簾中調琴音、三禮之間、藏人頭雅信朝臣自簾中以御衣一襲給之、(十三年例御導師景鈴〔西宮〕)次召上達部侍臣於簀籠中、有御遊盃酒倭歌之後、各給禄有差、延喜例、

水乳
以雲晴爲律師
西宮記無延喜
十九年十二月
廿一日

昌泰元年、御導師權少僧都延窮、老不レ堪二行步一、乘二肩輿一參上、

延喜十三年十二十九、有二御佛名一、廿一日竟夜、御導師景鈴、誦二錫杖一之間、調二琴及和琴一、導師和二音韻一如二水乳一、仍給二御阿古女一、恒佐朝臣給レ之、僧退出下之後、天皇出二御侍所一、有二盃酒管絃事一、次給レ祿有レ差、四位綾、五位以下絹、十九日、廿・廿一日、以二導師雲晴一任二權律師一、褒二老年一也、召二御前一給レ酒、次折二削花一爲二侍臣拜一、右大臣折二一枝一、奉二天皇一云、雲乃內乃山乃路仁雲晴天發スル花乃散由毛無、即被レ仰云、此夜轉二付雲晴法師一云、言爲口花乎折天ハ歸道仁見天迷ム山乃白雲、中云云、依レ仰也、

天德四十二十九日（无サコ）廿廿一、於二冷泉院一有二御佛名一、廿一日夜半諸卿參、丑時候二御前一、御物忌之

應和元十二廿二、御佛名竟夜、諸卿不參、仍被レ問二右大臣及不參人々一、

延曆三年十二月廿二三、幷三夜有二御佛名一也、雖二諒闇一有二名謁竝近衞府奏時一事、又白木御帳懸二角鏡等一也、

吏部記、延長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夜、御佛名如レ例、群臣稱名、後內藏（欠无サコ）設二衡重一、酒未二兩巡一、公卿等皆罷出、

延長五年十二月廿日、 上謂二侍臣一曰、舊例、初夜早（畢ナ）始早終、中夜、曉始早終、終夜終始俱曉、

承平元年十二月十九日、依二左相公消息一、參二向內裏一御佛名、先參二左近陣一、左衞門督恒佐卿、先陣

若甘糟、目曰栢梨、余問其梨、仰以其地利、宛官人以下酒醪析、于今傳其風、故目之、

承平二年十二月廿一日夕、參御佛名、先到左近衞院住處、謁中務親王、諮云、先皇大漸之間、余等三人預奉顧命三事、而二事已行、唯以左大臣（忠平ｻ）爲太政大臣之事、公家未被行、年來謂右大臣（定方ｻ）可奉行、而大臣已薨、其事未行、若大臣已奏、公家未被行歟、將大臣脫不奏聞歟、是誠有從（疑ｶｻ）、中務卿親王云、大臣嘗此說其趣、似被傳申、唯坏酒之間、諸人雜亂、仍未了其語、故不能憭（健ｻ）詳、唯三人已奉遺勅、而大臣已薨、事猶（片ｻ）未行、同奉之人、今因事不審、令洩奏、可無殊難、余云、愚意所思忽復如是、即定可令左大將奏之由（曰ｻ）、

○廿日以前、式部省、諸國主典已上秩、史生、博士、醫師、秩滿帳、進藏人所、（年來廿日進之、）

式部式云、內外諸司主典已上、及諸國史生、博士、醫師、陰陽師、弩師、補任帳、每年正月一日七月一日、進太政官、（但藏人所料、六月、十二月廿日進之、无〔式〕）若有政官（改〔式〕）及歷名錯謬者、以朱側注、其解闕帳者、正月一日進、（參議以上、不注解闕、）又諸國秩滿帳者、正月一日進之、藏人所料（无〔式〕）各十二月廿日進、

兵部式云、武官補任帳、進式部省每年正月七日進太政官、若有遷宮卒死之類、以朱注側、（其內裏料更寫一通、六月十二月進藏人所、）

已上有正月朔日、式兵兩省、進補任帳、部爲（事歟ｻ）詳、今日之事、重載上件之式、相並藏人式、會釋可知者也、

藏人式云、十二月廿日、式兵兩省、進内外官主典已上補任帳、但式部省、加進諸國一分已上秩滿帳、二省參所進之、藏人相過取解文、

○勘申諸國受領吏〔上文〕。功課事〔賀茂祭祈物、進齋院司、可勘申之由、見賀茂祭部、功課勘文、可麗口絹綿數之由、交替調庸了、〕

功課之字、其意如何、

考課令義解云、謂考者考校功過也、課者課試才藝也、玉篇、課音恪過反、野王案、課猶訂也、訂平議也、説文、課試也、廣雅、課第也、訂音唐鼎反、説文、平議也、弟音徒禮反、爾雅、男子後生爲弟、在弟部、

第達計反、賈逵曰、第次也、野王案、所謂甲第也、即諸侯王宅舍之名也、以兄弟之弟字爲次第也、

第字在草部、第徒計反、廣雅、第次也、在外□□□案之□此字有平議之義、有次第之意、惣而言之、功次第也、

延喜十五年十二月八日、奉勅、宣旨云、諸國受領吏、進解由之輩、宜仰主計主税寮、每年十二月廿日以前、令勘申其功課、立爲恒例者、〔小野宮年中行事下〕

應勘申諸國不與解由狀實錄帳事

右左中辨小野朝臣好古傳宣、右大臣宣、奉勅、諸國受領吏、進解由之輩、其不與解由狀實錄帳

所注正稅不動穀、並糯等之欠、宜下知。(勘脫歟カ)解由使、毎年十二月廿日以前勘申之、立爲恒例者、

天慶八年正月六日　左大史御船濟江奉

右中辨藤原朝臣文範傳宣、奉(上文)勅、諸國受領吏、進解由之輩、可令主稅主計兩寮、毎年十二月廿日以前、勘申功課之狀、去延喜十五年十二月八日仰下先了、又不與解由狀、幷實錄帳所注正稅不動穀幷糯等之欠、可令勘解由使、十二月廿日以前同勘申之狀、天慶八年正月六日仰下了、隨即待解由下、各勘申往年、是則爲明功過定褒貶也、而進解由之輩、非必彼期以前、或及窮臈之末、或臨議定之日、二官勘申、諸司无程案據議定、公家有煩沙汰、今須解由雖(勘ケ由主稅主計)未下使寮、依先例勘畢、解由下日乃以進官、豫備急務、不可緩怠者、

天德三年十二月四日　左大史我孫有口奉

右大辨藤原朝臣在國傳宣、左大臣　宣、奉　勅、諸國受領吏、進解由之輩、交替官物、爲明其欠剩、使勘解由使、十二月廿日以前進勘文、而忩寫前後勘陳之狀、不明欠負功課之由、勘判之吏、理豈可然、自今以後、勘解由使勘文、令注進功課欠負者、

永祚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左少史大友忠信奉

應令五畿七道諸國、毎任修造國分二等、諸定額寺破損、拾分貳參定功過日、所司勘申造不。(之脫カ)由事

右得治部省去七月廿六日奏狀偁、國分尼寺由緣至重、本願之旨具見于格條、而頃年以來、諸國所進朝廷公文、唯注諸寺之破損、不見一任之狀、造鎭護國家之地、丘墟而已、是則公家不立懲勸之制、所司不致勾勘之求之故也、謹案事情、建立新寺、則不如修舊寺、供養全儀、亦不如補壞、功德勝倘、教典已詳、望請、給官符於五畿七道諸國、々分尼寺諸定額寺、每任修理破損十分之二三、定功過之日、令所司勘申造不之由、以其勤功以加抽賞者、權右中辨源朝臣道方傳宣、左大臣宣、奉　勅依請、給官符於諸國、令勸修造、兼下宣旨於諸司、加載功過勘文、明其造否、隨彼勤惰、可行賞罰者、

長保四年十月九日　　左大史小槻宿禰奉親奉

作宣旨、被下勘解由使、

像法決疑經云、有衆生見他舊寺塔廟形像、及以經典破落毀壞、不肯修治、善男子一切衆生、造立新者、不如修故、其福甚多、

○貢蘇事

本草云、酪蘇微寒、補五藏、利大腸、主口瘡、注云、蘇出外國、亦從益州來、本是牛羊乳所爲作也、自有法、佛經稱乳成酪、酪成蘇、々成醍、々々色黃白作餅、甚甘肥、亦時至江南、謹案、蘇抱酪作也、性猶與酪異、今通言、恐是陶之未達、然蘇牛蘇、勝於羊蘇、其牝牛復優於家牛、

又云、牛乳微寒、補虛羸、止渴下氣、注云、榛牛爲佳、不用新被飲竟者、謹案、水牛乳云、造酪、
右案須之言、作酪濃厚、味勝榛牛乳性、爭飲令人利、熱飲令子微似溫、馬乳、驢乳、羊依多文无用不取之也、

右官史記云、文武天皇四年十月、遣使造蘇、

太政官符七道諸國司

蘇事

右自今以後、納籠進、不須檜杉等櫃、今以狀下符。

養老六年閏四月十七日

民部式云、諸國貢蘇番次

伊勢國十八壺 七口各大一升 十一口各小一升
尾張國十五壺 五口各大一升 十口各小一升
參河國十四壺 四口各大一升 十口各小一升
遠江國十四壺 四口各大一升 十口各小一升
駿河國十二壺 四口各大一升 八口各小一升
伊豆國七壺 並小一升
甲斐國十壺 並小一升
相摸國十六壺 六口各大一升 十口各小一升

右八箇國爲第一番 丑未年

伊賀國七壺 並小一升
武藏國廿壺 七口各大一升 十三口各小一升
安房國十壺 並小一升
上總國十七壺 七口各大一升 十口各小一升
下總國十壺 八口各大一升 十二口各小一升
常陸國廿壺 十口各大一升 十口各小一升

右六箇國爲第二番 寅申年

近江國十八壺七口各大一升十口各小一升　美乃「濃〔式〕」國十七壺七口各大一升十口各小一升　信乃「濃〔式〕」國十三壺五口各大一升八口各小一升

上野國十三壺五口各大一升八口各小一升　下野國十四壺五口各大一升九口各小一升　若狹國八壺並小一升

越前國十五壺六口各大一升九口各小一升　加賀國十五壺六口各大一升九口各小一升

右八箇國爲第三番卯酉年

能登國九壺三口各大一升六口各小一升　越中國十壺四口各大一升六口各小一升　越後國十一壺四口各大一升七口各小一升

丹波國十一壺三口各大一升八口各小一升　丹後國八壺二口各大一升二口各小一升　但馬國十一壺三口各大一升八口各小一升

因幡國十一壺三口各大一升八口各小一升　伯耆國十一壺三口各大一升八口各小一升　出雲國十一壺三口各大一升八口各小一升

石見國八壺三(二〔式〕)口各大一升五(六〔式〕)口各小一升

右十箇國爲第四番辰戌年

太宰府七十壺十五口各大一升卅五口各大五合廿口各小一升

右爲第五番巳亥年

播磨國十五壺六口各大一升九口各小一升　美作國十一壺三口各大一升八口各小一升　備前國十壺二口各大一升八口各小一升

備中國十壺二口各大一升八口各小一升　備後國七壺二口各大一升五口各小一升　安藝國八壺二口各大一升六口各小一升

「周防國六壺並小一升」〔式〕十壺(四口各大一升六口各小一升〔式〕)　「長門國八壺並小一升」〔式〕　紀伊國七壺二口各大一升五口各小一升

淡路國三壺並小一升　阿波國十壺四口各大一升六口各小一升　讃岐國十三壺五口各大一升八口各小一升

伊豫國十二壺（四口各大一升 八口各小一升）　土佐國十壺（四口各大一升 六口各小一升）

右十四箇國爲第六番（子午年）

又云、諸國貢蘇、右依番次、當年十一月以前進畢、但出雲國十二月爲限、輪轉隨次、終而復始、其取得乳者、肥牛日大八合、瘦牛減半、作蘇之法、乳大一斗、並（煎〔式〕）得蘇大一升、但飼秣者、頭（日ｻ）別。四把

太政官符〔亨祿三代格十〕

貞臨挌云。應責違闕例貢蘇事

右案、太政官去承和十二年八月七日符稱、太政官去弘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下民部省符偁、右大臣宣、奉勅、諸國所貢之蘇、須十一月以前俾悉進之、若有物實不好、幷貢進違期者、國司科違勅罪、使者五位已上亦處同科、六位已下不論蔭贖、決杖六十者、而頃年國司、輕蔑憲章、或督延乃貢、或洞（調適〔亨〕）這太麁、所司漏刧（却〔亨〕）、多賖其罪、今擬據前、恐多滔（昭〔亨〕）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衛大將民部卿陸（壹ｻﾉｲ）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結〔亨〕）臣良（積ｻﾉｲ）房宣、宜申明舊制、須（頒〔亨〕）下諸國、已往在寬、將來必罪者、而曾不愼遵掌（常〔亨〕）致違闕、是則法罪稱稍重、不忍必行、國宰經（積〔亨〕 怠ｻｲ）貿、弃而不勤之。（所脱ｶｻ）致也、右大臣宣、奉勅、有法不行、還同無（无〔亨〕）法、宜改（更〔亨〕）前恪文、立新制、五位已上全奪位祿、六位以下折取公廨五分之一、

貞觀七年三月二日

政事要略第廿八

江次第抄載政事要略國忌官符二通參看

政事要略第廿九 年中行事廿九

十二月下

荷前事

晦日奏瑞有無事

同日宮內省進二御藥一事

同日縫殿寮奉二荒世和世 御服一事

同日神祇官奉二荒世和世 御贖一事

同日大祓事 東西文氏人進二祓刀一有二祝詞一、

同日追儺事付出二土牛并夜中變鬼一（異サニ）事

午日宮賣祭事 事見二正月一依二日不一レ定只付二月終一

十二月下

○荷前事

職員令云、諸陵司正一人、掌レ祭二陵靈一、謂、十二月奉二荷前幣一是也、釋云、天平元年八月五日、有レ詔改レ司爲レ寮、祭二陵靈一、墓案、養解、所レ謂荷前者、四方國、進二御調（詞サ）荷前一、取互（乎カサ）故云二荷前一、見レ式、

太政官式云、季冬獻幣於諸山陵及墓、皆用當年調物、中務省預擇大神祭後、立春前之吉日、十二月五日以前申送「差文」(式无)進太政官、又式部點(從五ナ)散位已上進其交名、爲補侍從不參之闕、當日參議已上、少納言辨外記史等、著別供幣所幄行事、其幣者內藏寮供擬、色數見內藏寮式、至時剋、天皇御建禮門前幄、禮拜奉班、但常幣者、參議已上一人、辨外記史等、向大藏省奉班、其使者、中務式部差定、移送治部、事見儀式、

陰陽式云、獻荷前日者、預擇定大神祭後立春以前、十二月五日申省、

陰陽家說、荷前日取四仲(孟ナ)四季日、不取四季日、四孟寅、申、巳、亥、四仲子、午、卯、酉、四季辰、戌、丑、未、

中務式云、十二月奉諸陵幣者、令陰陽寮擇日、訖即申官、其別貢幣者、臨幸便所奉送、其使參議以上、及非參議三位、太政官定之、自餘省點之、山階、柏原、長岡、深草、田邑、鳥戶、後田邑、小野、八陵、參議已上、若非參議三位一人、四位若五位一人、內舍人、內豎、大舍人、各一人、後田原、八島二陵、後宇治、愛宕、後愛宕、葛野、後葛野、小野、後小野、七墓、四位若五位二人、內舍人、內豎、大舍人、各一人、多武峯(岑〔式〕)墓、藤「原」(式无)氏內舍人一人、內豎大舍人一人遞參、其使侍從、四位已下差文、以十二月五日入太政官、當日平旦、丞錄率史生省掌等、候御在所幔外、史生微聲、計列內舍人幷大舍人等、丞率內舍人等、入就幔內座、即遙點五位已上、訖使人進執獻物、著帶劍者、暫解從事、入置御所、出候御幔外、隨闈司告、進執幣物退出、授內豎大舍人等、但諸墓獻物、不置御所、便執退出、

此式所載陵墓、隨時可有改易、然而依存式文、不除載之、今之所定見下官符、

又云、供諸陵幣使大舍人者、依治部移、令本寮差定、移送歷名、

又云、荷前使、次侍從已上、若有闕怠者、移式部省、不預正月七日節、兼從解却、

又云、從田原八島二陵、荷前使侍從、次侍從往還定五箇日、若此內當元會者、雖身不參、猶預見參、

又云、荷前使內舍人、有闕怠者、奪一年季祿、大舍人奪夏冬衣服、

式部式云、點散位五位已上十八人、補荷前使、侍從不參之闕、其名簿預前進太政官、

又云、闕荷前使之侍從及次侍從者、待中務移、無預正月七日節、非侍從者奪位祿、忽無預同節、

諸陵式云、

日向埃山陵、天津彥々火瓊々杵尊、在日向國、無陵戶、

日向高屋山上陵、彥火々出見尊、在日向國、無陵戶、

日向吾平山上陵、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在日向國、無陵戶、

已上神代三陵、於山城國葛野郡田邑陵南原祭之、其兆域東西一町南北一町、

日本紀云、伊弉諾、伊弉冊尊、共為夫婦、共生日神、號大日靈貴、天照大神是也、天照大神所生神號

曰、正哉吾勝々速日天忍穗耳尊、天照大神曰、豐葦原中國、是吾兒可王之地也、方當降吾兒矣、且時（將サ）降間、皇孫已生、號曰天津彦々火瓊々杵尊、時有申奏曰、（无サ）欲以此皇孫（ナシサコ）代降、故天照大神以五部神使配侍焉。　今案、伊弉諾尊不見終焉之由、伊弉冊尊有入黃泉之文、天照大神、正哉吾勝々速日天忍穗耳尊、共可坐天、始自天津彦々火瓊々杵尊置山陵、爲見事始、聊載此文、具見天皇次第六月大祓等部、

人代

畝傍山東北陵、畝傍、柏（橿サ）原宮御宇神武天皇、在大和國高市郡、兆域東西一町南北二町、守戸五烟、人代第一帝仍以載之、

狹城盾列池上陵、磐余稚櫻宮御宇神功皇后、在大和國添下郡、兆域東西二町南北二町、守戸五烟、

惠我藻伏山崗陵、輕島明宮御宇應神天皇、在河內國志紀郡、兆域東西五町南北五町、陵戸二烟、守戸五（三〔式〕）烟、

已下神功皇后人代第十五、應神天皇人代第十六御宇天皇也、爰雖有數陵、依多不載、但此二陵、今依爲神、爲知古今之事、別所載也、

山科陵、近江大津宮御宇天智天皇、在山城國宇治郡、兆域東西十四町南北十四町、陵戸六烟、

年代記

此帝御代始撰律令式、年代記云、辛未、此年天皇（乘爲サ）乘馬行事、幸山階（科ゟ）鄕（或カサ）之間、更不還御、交山林不知其崩所、以沓落地爲陵云云、依有奇（異（擣本））事、亦別所注也、人代卅九、

柏原陵、平安宮御宇桓武天皇、在山城國紀伊郡、兆域東八町「南五町西三町」（西三町南五町〔式〕）北六町、加丑寅角二（峰岑〔式〕）一谷、守戸五烟、

平安宮移都帝也、仍忝載之、人代第五十自餘陵可見式、

多武峰墓、贈太政大臣正一位淡海公、藤原朝臣、在大和國十市郡、兆域東西十二町南北十二町、無守戸、

淡海公者、内大臣鎌足之長子也、依爲藤氏之先、雖多他墓、別所注也、自餘墓可見式、

又云、毎年十二月、奉幣諸陵及墓、其陵別、五色帛各三尺、庸布一段一丈四尺、倭文三尺、木綿四兩、麻布一斤、近陵別、五色帛各一丈、絁一疋、絲一絇、調布一端、倭文一丈、木綿十三兩、麻三斤、五兩、裹料、薦五尺、黒葛三兩、遠墓及近墓幣、各同遠陵例、其別貢幣物色目、見内藏式、

同月上旬、録幣物數并伊勢近江紀伊淡路等國使名、及鈴數申省、國別二尅、驛鈴一口、不限位高下、省申官、頒幣、日差各陵墓預人奉、但神功皇后陵、差寮主典已上奉、其日依時刻、省輔丞録各一人、率寮屬以上及使者、集大藏省、參議已上一人、率辨官就版位、大藏省進申積幣物訖、事見大藏式、即參議以上、令召使喚治部省如常、丞進就版位、即宣曰、率使者等參來、兩省輔寮屬已上、進共就座、省掌率使者等列於庭中、西面北上、先是大藏丞録各一人、就頒幣之座、治部輔先就稱陵號之座、然後寮允取使人名札授輔、々以次擧諸陵號、始擧陵號、群官下座、及唱使名、大藏授幣、使人受退、事畢群官共退、其頒幣之時、申詞、陵稱獻出、墓稱申出、

太政官符中務省

應毎年荷前山陵并墓事

一山陵十所

山階山陵、近江宮御宇天智天皇、在山城國宇治郡、

後田原山陵、平城宮御宇天皇、高（光仁サ）紹天皇在大和國添上郡、

柏原山陵、平城（安サ）御宇桓武天皇、在山城國紀伊郡、

長岡山陵、贈太皇○（大サ）后藤原氏、在山城國乙訓郡、

八島山陵、崇道天皇、在大和國添上郡、

深草山陵、仁明天皇在山城國紀伊郡、

鳥戸山陵、贈皇太后藤原氏、在山城國愛宕郡、

後田邑山陵、光孝天皇、在山城國葛野郡、

小野山陵、贈皇太后藤原氏、在山城國宇治郡、

後山階山陵、後太上（醍醐サ）天皇、在山城國宇治郡、

一墓八所

大和國一所多武峰七［江次第］

山城國一所

一所贈太政大臣（忠仁公サ）藤原氏、在愛宕郡、

一所贈一品太政大臣仲野親王、在葛野郡（江次第注云或云高畠墓）

一所贈正一位當宗氏、在葛野郡、

一所太政大臣贈正一位藤原氏、（昭宣公）在宇治郡、

一所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藤原氏、（高藤公）在宇治郡、

一所贈正一位宮道氏、在同所、（郡サこ）

一所贈正一位王氏、郡サハ（班子女王）在同所、

右左大臣宣、奉勅、依件定之、自餘停止者、省宜承知依件行之、符到奉行、

祀畧是日上奏参看　江次第ニ

延長八年十二月九日

新加太政大臣正一位藤原氏在宇治郡、諱脱カサ

太政大臣諱實賴　太政大臣。伊尹

今案、有新加墓之時、如陵不除先墓歟、又堀川相府道（通サこ）可入歟、可尋知、カサハ　四右　兼

陵音刀神反、爾雅、大阜曰陵、廣雅、陵冢也、喪葬令云、先皇陵、謂、先代以來、帝王山陵、皆是也、帝王墳墓、如山如陵、故謂之（之サ）山陵、本云二○（皇〔令〕）而、皇太子墳、在令無文、須依此式也、置陵戶令守、非陵戶令守者、十年一替、謂、徭役准陵戶、義倉同庶民也〔令〕令无　其兆域內、謂、兆亦域也、墓大夫掌邦（墓〔令〕）墓之地域、為之圖是也、不得葬埋及耕牧樵採、集解云、釋云、兆、葬地也、音治小反、域、營域也、孝經、其卜其宅兆而安措之、注云、兆謂營域、宅謂穴措置也、

墓音武故反以下恐係律集解文

名例律云、八虐、一曰、謀大逆、謂謀毀山陵及宮闕、〔唐律七〕

賊盜律云、謀大逆者絞、　衞禁律云、闌入山陵兆域門者、笞五十、（徒二年〔唐〕）（謂、周兆故爲塋域者、（此注唐无））越垣者杖（徒三年）（守衛〔唐〕）一百、陵戶不覺減二等、（謂專當者、公卿（主帥〔唐〕）又減）一等、（謂親監當者、）故縱者各與同罪、—集解云、附釋（謂〔唐律疏〕）云、三秦記云、秦。天子墳爲山、漢之（云〔唐〕）陵木（亦通〔唐〕）道言山陵、

賊盜律云、盜山陵內木者杖一百、草。（者〔律〕）減三等、（謂、帝王山陵、草木不合芟刈、而有盜者、）若盜他人墓塋內樹者杖七十、（若其非盜、唯止斫伐者、准雜律云（律、唐无）、毀伐樹木稼穡、各准盜論、）—墓、音武故反、周禮、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域爲之圖、鄭玄曰、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所也、方言凡葬而无墳謂之墓、郭璞曰、言不封也、案禮記、古者墓而不墳、是也、墳音扶雲反、周禮、大司徒職掌辨其丘陵墳隰、鄭玄曰、水涯曰墳、毛詩導（遵サハ）彼汝墳、傳曰、墳大坊也、爾雅亦云、郭璞曰、謂隄也、方言、青幽之間、凡土而高且大者、謂之墳、又曰、秦晉、謂冢爲墳、白虎通、天子墳高三丈、樹以松柏、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无墳、樹以楊柳、—喪葬令云、三位以上及別祖氏宗、（謂、別祖者、別族之始祖也、氏宗者、氏中之宗長、即繼嗣令聽勅定是也、）並得營墓、（謂、墓之言纂也、言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者也、）（无〔令〕）以外不合、雖得營墓、若欲大藏省聽、（者〔令〕）—集解云、疏云、（跡〔集〕）別祖謂、假令土師給秋篠姓之類、古記云、別祖謂本同族今別姓也、假令藤原內大臣、橘右大臣之類、始別一身也、　又條云、墓皆立碑、（謂、碑者刻石銘文也、）記具（具〔令〕）官姓名之墓、

（唐律十三）戶婚律云、盜耕人墓地杖六十、（田〔唐〕一百〔唐律〕）傷墳者杖一百、（一年〔唐〕）（謂、宅寄之所、聚土爲墳、傷者合杖一百、）即盜葬他人地者（田〔唐〕）

江次第抄國忌引政事要畧及東寶記六有國忌事當參看

笞五十。墓地（田〔唐〕）加一等。謂、將屍（尸サ）柩盜葬他人地中者笞五十、若葬他人墓地中者、加一等合杖六十、如盜葬傷他人墳○（者〔唐〕）亦同、盜耕傷墳「久男」（之罪〔唐〕）仍各令移
葬、若不識盜葬者、告（正〔唐〕）里長移埋、違者笞卅、不告而移亦「者」（失〔唐〕）屍柩合笞卅、集解云、釋云、窀穸、上猪篘反、下
辭夕反、左氏傳、窀穸之事、杜預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長夜謂埋也、

賊盜律云、發冢者徒三年、發撤即坐、已開棺槨者遠流、發而不撤者徒二年、其塚先穿及未（未〔律〕）殯、
而盜屍柩者徒一年半、盜衣服者減一等、器物者以盜論、
集解云、古答云、屍謂露顯之名。謂納「循」（柩サ）（衍カサ）棺之名、
禮記云、在床曰屍、在棺曰柩、
弘雜格云、應禁制壞墳墓事、（聞〔格十二〕）
右被內大臣宣偁、奉勅、如聞、造寺、悉壞墳墓採用其石、非唯（及〔格〕）○苦鬼神、忽致憂子孫、宜
布告天下、盡令禁制、自今以後莫令更然、寶龜十一年十二月四日　私令制壞墳墓之間、可
有妨佛寺、々報（元サゴ）、如此之事、可致用意、

太政官符治部省
皇后（安子ナ）山陵壹所　今上嫡（國融カサ）「女子」（母カサ）皇后、右大臣藤原朝臣師輔之女也、
右山陵奉置山城國宇治郡小栗栖鄉木幡村者、從二位行大納言源朝臣高明宣、奉勅、宜依例
下知所司者、省宜承知依件行之、符到奉行、

左少辨紀朝臣　　　左少史井原
村上天皇
康保元年十二月四日
太政官符山城國司
應ㇾ充ニ假陵戶伍烟一事 行ナ
右宇治新陵𣂷所ㇾ仰如ㇾ件、國宜ニ承知依ㇾ件行一ㇾ之、但隔ニ十箇年一依ㇾ例相替、符到奉行、
左少辨紀朝臣　　　左少史井原
康保元年十二月四日
爲ㇾ見ㇾ置ニ山陵一體ニ載ニ此符一案、帝王山陵、其法如ㇾ此、醍醐山陵號ニ後山階一寄ニ陵戶五烟、傜丁廿五人、以往之例、臨時可ㇾ尋、

木幡寺鐘銘并序　　　江匡衡作

木幡山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之勝地也、四方似ㇾ城、百里不ㇾ絕、元慶太政大臣昭宣公、相ニ地之宜一、永爲ニ一門埋骨之處一、爾來氏族彌廣、子孫繁昌、帝后必出ニ於此門一、王侯相將濟々焉、爰皇朝親舅左丞相、准ニ襄祖墓域一、多武峰側建ニ立妙樂寺一、修ニ常行三昧一之例、茲山下創ニ建道場一、修ニ法花三昧一、額曰ニ木幡寺一矣、寛弘二年歲次乙巳、九月丙午朔二十八日癸酉、命ニ彼鳧氏一鑄ニ鐘一口一、雖ㇾ制器之志出ニ自ニ一心一、然鎔範之功、多緣ニ衆力一、盡使ニ四恩一結ニ七寶蓮之緣一、三界庇ニ千金蘇之蔭上也

夫寺有鐘、々有銘、非鐘音何以驚衆、非銘文何以示人、以功德助幽明、重宣玆義爲裁銘曰、

龍門銅冶　鳧氏鐘懸　貴廟酬祖　驚聖集賢　孝情廣被　妙響遙傳　遠無間地　及有頂天

現當蒙益　自他結緣　增法日映　覺長夜眠　六時鼓苦　四恩登蓮　滅罪生善　功德無邊

爲左大臣供養淨妙寺願文〔文粹〕

木幡寺被始法花三昧願文　匡衡作

弟子大日本國左大臣正二位藤原朝臣道長前白靈山淨土釋迦尊言、風聞、天上天下妙覺之理、獨因ナ圓三千大千無緣之慈、普被佛法之沖邈、不可得而稱者也、弟子自竹馬鳩車至而立强仕、不好獨善、企兼濟、不忘敬始願善終、昔弱冠著緋之時、從先考大相國慶詣木幡墓所、仰三重瞻矚〔文〕四域、古塚纍々、幽遂寂々、佛儀不見、只見春花秋月、法音不聞、只聞溪鳥嶺猿、爾時不覺淚下、竊而カ作斯念、我若向後至大位、心事相諧者、命化イ於玆山脚造一堂、修三昧福助過者、恢去〔文講〕方來、思以涉歲不敢語人、爰承累ハ重葉之慶、浴皇華之恩、年三十極人臣之位、十一年忝王佐之任、○賞過於皇帝之爲舅也、皇后之爲父也、榮餘於身〔文〕因〔文〕矜、如履虎尾、如撫龍鬚、自玆雖趁朝廷、雖居私廬、發菩提心、凝道場觀、行住坐臥事三寶、造次顚沛如隨〔文〕一乘、抑撿家譜萬歲之榮、所以違卓ヰ犖〔文〕躒萬姓、其〔文〕理可然、何者始祖內大臣、扶持宗廟、保卜必ハ安社稷、淡海公手草詔勅、筆削律令、興佛法詳帝範、其後后妃丞相、積功累德、寔繁有徒矣〔文〕、建興福寺、法花寺、開勸學院、施藥院、忠仁公始長講會、昭宣公點木幡墓所、貞信公建法性寺、修三昧、九條右相府、建楞嚴院修三昧、先考建法興院修三昧、此外傍親列祖之善根德本不遑稱

計、方今（單〔文〕）時、詣墳墓（ト々〔文〕）、爲（鍾サ）建寺指點形勝、向彼松下、則礙二恩父母之廟壇、問此巖頭、忽變同胞
兄姊之芳骨、雖至孝鍾愛子孫、不能晨昏（一〔榮花〕）、雖近習舊勞之僕妾、不能陪侍、山嵐朝拂庭、溪月
夜擧（斷サ）燭而已、仍自長保六年三月十日、結華（記〔文〕）搆僨、初心不材之所企、造普賢（跡ハ）而爲刻（償ハ）木拜貌
之志、匪石之所思、書妙法而代、立碑隆德之文、是以勵拙掌而馳筆區、以信爲嘉手、倩眦
（擇曜宿、〔始法華三昧ハ〕刻十月、定星之朔、迴萬代〔文〕）（違〔文〕）
首而加意匠、移孝禮尊顏、今日。不朽之計、于時蒙霧開愛日暖、可謂天地和合風雨不迷、祖考
感應、垂冥助之令然也。別忽奉書法花經百部千軸、般若心經百卷、屈百餘口賢聖衆、以香花梵
唄洪鐘浮磬寶蓋幡幡名衣上服七珍百味、供養之演說之、青苔鋪設、自展七淨瑠璃之茵、紅葉亂
飛、暗成千花錦繡之帳、玉軸星羅（丹誠〔文〕）、見崑山之積玉、金言（五サ）流布、知提河之有金、夫寺廟者、如來之墳
墓也、實相者、法身舍利也、山城獨勝、有便於弘一乘、王舍不遠、無煩於萃群僚、丹丘（亦〔文〕）青塚、忽具
如來之眞色（動〔文、墻〕）、萬籟百泉（日カ）、皆唱妙法之梵音（耳カ）、疑是靈（端サ）鷲山之乘五色雲、以飛來歟、將若法龍池之鷲
六種（晉〔文墻〕）、〇以涌出歟、覗耳未嘗覗、聽（北サ）目未會聽（象〔文〕）、彼瑞（知サ）木者（議サ）、魯之賢士也、移家於孔子之墓傍（伴〔文〕）、王劭者、
魯之重臣也、築寺於祖父之廟（衣〔文〕）、此聚龍像、以弘（部〔文〕）智峰識、羊太傅之絕後胤、仵槐棘以高法棟、擬
王丞相之拜先塋、累白衆之雲集（于〔文〕）、豈唯三州五部之淺契、內外戚之影從、抑忽見佛開法之大緣、功
德遍于法界、利益及一衆生（光〔文〕）、我願已滿、衆望忽足、以此一善、回向四恩、天下安穩、萬民快樂（等〔文〕）、敬禮
釋迦多寶、妙法花大乘、妙見法師普賢薩埵、入此道場、證明功德、天神地祇、及茲山幽靈善神。被

如來之衣、著菩薩之座、仰歸三寶增益一念、嗟乎煖塞不於大智之日、涙變蒼柏之煙、露朽壞於甘露之泉、手播白蓮之種、劫石雖磷、願主之印不刓、芥城（埵）縱盡、不退之輪長轉、願共諸衆生、上征兜率、西遇彌陀、弟子道長、歸命稽首敬白、

木幡寺咒願文

相公菅輔正作

釋導遺敎　報恩作先　仲尼微言　顯親爲大　顯親之道　不如菩提　報恩之功　須資妙法
夫有勝地　號木幡山　三光昭臨　四神具足　元慶貞相　謚昭宣公　近超一身　長期萬代
門族骸骨　悉以埋之　爾來所經　百有餘載　光華被世　子孫滿朝　便知斯山　靈勝無比
爰左相府　遠慮深謀　起一伽藍　修花三昧　其志所至　其旨可喜　擬多武峰　摸妙樂寺
是則幽顯　廣博施仁　寧非現當　異寶謝德　木石自古　恐有精靈　經營在今　定犯上禁
邪不勝正　德能伏妖　一善（宜）兼弘　百部和解　前年草創　今冬功終　吉日良辰　恭敬供養
春鳥山鶴　不唱法音　夜泉洞壑　無害滿迦　鯨吼曉洞　螺吹寒木　佛事作聲　良因拔苦
若男若女　或現或蹤　貴賤（入）幽靈　新舊枯骨　就中考妣　及以弟兄　別名奉酬　東三條院
門排玄牡　車駕白牛　凡人栢城　皆登蓮臺　芥城雖盡　我氏不衰　海田雖變　我寺無廢
國作功德　先獻國恩　家殖善根（日續扶桑略記自作曰）　自爲家福　引導萬姓　商略九原　倂如此場　同到彼岸

寬弘二年十月十九日

皇后大臣陵墓、多在木幡山中、此願文爲見寺之草創、便付墓之末、

裝東記文

十二月建禮門前荷前裝東

先一日、令掃除建禮門幷大庭、敷砂、當日早朝、其門台去三許丈東西行、立合字五丈幄二宇、（幄中調度等供奉、諸司安置置（共サ）於寺幣、）東西妻並東西北面懸班幔、其內北幄張苫、其下鋪滿歩板、（及南幄北端、）其上鋪滿葉薦、其上鋪滿廣筵、其中央立錦輕幄、其東西北立御屛風、其內鋪錦端御帖一枚、其御屛風後鋪疊二枚、（女官候所、）南幄下板敷、其外鋪滿葉薦、（无サハ）幄東西去三許丈、各南行更東西折、各至于御前、曳班幔、（南屛幔與幄相去一許丈、但西幔端寄北進、東幔端寄南進、西使公卿以下、開昇案出入之路、）御在所巽角去十許丈南北行、立七丈幄一宇、（本ママ、如二間爲幣案調備所、隔以幔、南五間敷大臣以下、使五位以上座二行、前二許丈二行、大臣以下座、後一行少納言使五位以上座、其幄後立七丈幄一宇、其下（東ゞ）北二面造酒司白（甘カサ）糟辨備所（隔以幔之、）其南五間敷座二行、前一行外記史中務丞録內舍人等座、後一行外記官史生官掌召使等座、）中務省北門前去三許丈、立東西行五丈幄一宇、（立列幣案、使公卿等昇所、兩儀裝飾御座於宜陽殿西廂公卿板敷以南四間、鋪滿折薦、其上鋪廣筵、額次南立輕幄、（幔ゞ）幄、）其東西北立御屛風四帖、其西額間並次南間立御屛風二帖、（東面、）輕幄後東西鋪疊各二枚、南北行內侍女官座、南第一間東西行鋪葉薦二枚、西砌上從坤角、至軒廊北、鋪葉薦、又軒廊內從紫宸殿東階至于宜陽殿西廂砌下、鋪葉薦、其上鋪兩面筵道、以爲幸路、紫宸殿巽角柱砌灘南、至于宜陽殿西廂、曳班幔、又從軒廊東第一二柱南、至于長樂門前橋東間柱、同曳班幔、從紫宸殿東階北欄干下、至于宜陽殿西廂板敷西鄰、同曳班幔、從其班幔南端、至于額間南北行、

曳班幔、同板敷南端同曳班幔、同板敷西前砌上鋪疊二帖、（殿上人座、）春興殿西廂北妻撤時案、鋪疊四枚、（南二枚、北二枚、）立置幣斮八足八脚、其疊南鋪菓薦一枚、長樂門東鋪公卿以下內舍人以上座、（東西行對座、）其東南北行、官外記史生大舍人座、

十ノ六

儀式貞觀

奉山陵幣儀

十二月上旬、諸陵寮錄幣物數、幷應擇日之狀申送治部省、省申官行下、中務省仰陰陽寮擇日、（用立春前大祀祭後吉日、）前十日、中務省差定使、次侍從以上、內舍人、大舍人、惣錄名薄進太政官、式部點非侍從五位十人進之、（補侍從非常闕、）同月十三日、大臣定參議以上使、（令少納言就內侍奏、定元會之（儀无）侍從之次、同定件使、其次侍從以上五位以上、同使（儀无）共奏之、）其使山階、此一陵中納言以上、柏原、深草、田邑、後山階、五陵、參議以上若非參議三位以上各一人、四位若五位一人、內舍人一人、大舍人一人、楊梅山陵、四位一人、五位一人、大舍人一人、田原、後田原、八島、三陵、宇治、後宇治、愛宕、三墓、四位若五位二人、大舍人一人、多武峰墓、內舍人一人、大舍人一人、別貢物、內藏寮預前具錄色目申省、省即申官、官下符所司、請受練染、前一日、大藏木工等省寮建禮門外橫立五丈班幄二宇、（北一宇、其下備輕幄設御座、南一宇爲陳設幣物之所、）其東三許丈縱立七丈幄一宇、（北頭與陳幣幄相當、北二間爲乙陳不置御所、幣之所、南五間設大臣以下五位以上座、）其東縱立五丈幄一宇、設外記史以下座、先是縫殿寮南庭、立五丈幄一宇、懸幔設內侍以下褁別貢「幣」物座、大藏省正倉院中庭、縱立五

召使稱唯下儀式有就版參議宣喚治部省召使稱唯趨出喚之稱唯十九

次幄一字、懸幔設參議以上一人座、其南横亦立一字設辨官座、大藏省官人、率藏部等裝備幣物、「幣漸納當年調之日別收(設サ)正倉」(儀式作注)、又內藏寮差史生四人、令賫幣物於縫殿寮南庭候之、內侍以下從內裏退出、通夜裁。(盛サハ遣〔儀〕)達、繞裝畢、所別盛楊筥一合、裹以纐纈表淺綠裏、結以縹帶二條、更納漆櫃、安漆高案、(トス成〔儀〕)杷以紫綾表緋裏、其雜給料所、(儀无)別筥一合裹、以(黄〔儀〕)薰長帛裏、結以縹帶二條、更以縹帶著木、但多武峰漸者、裹以葉薦半枚著木、陵別以(十繼サ)簒輿丁三人充擔夫、(二人幣物、一人雜給、但多武峰一人、)其擔夫皆着橡衫布袴、(衫事了返上、)其日平旦、大臣以下就座、時剋乘輿御輕幄、訖使公卿以下進執幣、(若帶釵者整解供事、)入置物所、復本座、隨內侍宣、進執幣物退出、授大舍人、多武峰、宇治、後宇治、愛宕、四處、幣物不置御所、使執退出、同時治部輔丞錄各一人、率諸陵寮屬以上及使者、集大藏省、參議以上一人、并辨外記史各一人、率史生官掌等、各就幄座、大藏省錄進就版、申陳幣物訖、(部裹幣物引率庭中、)即參議以上喚召使、召使稱唯、丞代進就版、參議宣、率使者等參來、丞稱唯趨出、治部大藏兩輔、率諸陵寮屬以上進就座、省掌率使者等、(神功皇后陵、寮屬以上二人、自餘各陵墓預人、)列于庭中、西面北上、先是大藏丞錄各一人、進就頒幣座、治部輔「起」(〔儀〕无)就唱陵號座、諸陵允取(トス陵〔儀〕)墓使者歷名札授(臣〔儀〕)輔、輔以次唱諸陵號、(始唱陵號、群官下座、)及唱使「者」(〔儀〕无)名、大藏取幣、(近陵丞取之、自餘錄取之、)授使者、即受退、事畢群官倶退、其頒幣之時、申詞貴所稱獻出、凡所稱奉出、墓稱申出、

西宮記、荷前事(國忌日行荷前事、)元慶七年(十二廿三〔西〕)、延喜十五年、天長四年、早朝大臣(若無大臣、當日第一公(上サ)卿行事、)着座、使大納言以下

主殿寮居四字摛本有爲本文可從歟弘雜格

各著座、主殿寮〔后〕（居イ）火爐於參議以上前、造酒司盃身糟荏褁小柑子柿等、皆調實盃、造酒正獻盃於上卿座、佐以下獻盃、侍從座之、巳刻、天皇出御帛衣、見弘雜格、（摛本接續下文）廿八

行幸建禮門前、次主水司供御手水、左右近衛陣列御幄東西、『列』（元サ）左右兵衛陣於南幄東西、左右衛門列立中務省北垣下、腰輿居中庭、擁守同候所之、次使等幣了、若使公卿有障、大臣當時定處、仰外記並召使等、中務丞、内舍人、内豎、大舍人等、至幣物所、各昇幣物、經上達部幄後、進移南幄了、使大納言以下起座、經左兵衛陣前、渡於南幄、侍從之者、於庇脫劍履、使各奉次官内舍人、各挿笏昇幣案、出自幄西第二間北行、長次官相對昇之、（長官東、次官西、）内舍人捧人給幣、追（進イ）從、長次官立案之間、皆留立南幕外、長次官還出（立サ）之後、内舍人置幣、入自御在所坤角幕間、當御前入、自薦上膝行、樹案於御在所、東上、但所立案上立一、隨便左右回耳、更不脫履、把笏還出、長（次イ）官先退、次（長イ）官後退、經右仗東頭、列立西仗舍坤角、參議以上列立右仗北頭、（南西東上）、或東面南上、侍從等列立同南西邊、内舍人列立次官之□西、各東上南面重行之也、夫〔山〕陵次第、山階、後宇治、山階、田原、柏原、八嶋、長岡、深草、後田邑、以上納言可參、但於長岡者、上卿參議若中納言參向、但延喜七年、中納言參向云々、小野、後山階、後宇治也、懸手之人、先昇初幣立御前、列立右仗頭、相待懸手幣物持來、但後幣者、次官與内豎所々昇、又進昇懸手之幣、立御前、復本所、若可相兼者、柏原與田邑、鳥戸與小野、或相兼三所、十陵幣物樹畢、諸墓幣不進御前、自中幄各持散、（同上接續）

天皇拜禮、兩段再拜、拜禮畢之由、或内侍令藏人奏、奏上達部、依内侍日記所付書也、次使等各奉次官内舍人等、一々日出自右仗東頭、進跪昇幣案、退還於南幄、懸手之人昇幣、立南幕外、拜還本所、次官、内豎等昇取、持去之後、又奉次官等昇後幣、退還於南幄、但陵次第可相隨者、隨狀進退、年々使等當日申障、必不具足、如是等時、甚多違例之事、記、天皇御本殿、延喜七十二廿一、内藏寮有火、死其穢入由、莫而猶有行幸、

清涼記御前事

前一日、外記以五位已上夾名、加書使參議已上差文、付內侍令奏之、覽畢、返給、此夕內侍女藏人各一人、率女孺等、向縫殿寮荷前殿、請備幣物、藏人一人奉仰、向彼寮監臨其事、（同上接續）

當日早旦、供御浴、御南殿、御腰輿、行幸建禮門前幄、（着御帛御衣、諸衛不稱警蹕、）主水司供御盥、訖執幣者、（納言以下五位已上、及內舍人、或有着靴文、今不着、但帶劒者暫解從事、）前置幣於疊上、（其置幣次第、以東爲上、盛机者大夫二人舁之、盛宮者舍人執之、惣十陵料也、）膝行而出自下而退、皇帝端笏再拜兩段、訖闈司出告執幣者、亦膝行而前、執幣退出、事畢還宮、

雨儀

御宜陽殿西廂輕幄、使等自長樂門執幣參入、立春興殿西廂北妻壇上、東上

西宮記有裝束不御出儀

三代實錄七

貞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建禮門前、荷前日記、此日早朝、大藏省依例裝束大庭東西、南方立布垣代、其內立五丈班幄二宇、爲御齋所、今日天皇不御出、又子午妻立七丈幄二宇、西第一幄座有二行、一行西面爲公卿座、二行西面爲孫王及四位以下座、南端妻切北面在儲使大夫座、東次幄儲座二行、西面一行爲外記史並中務省丞錄等座、西面一行外記史生官掌召使大舍人等座、辰一剋、右中辨丹墀眞人貞岑、少外記御室安常、左少史都憲。等、着幄座行事、同二剋、公卿以下就事、諸大夫及六位以下參入着座、內藏寮隔公卿幄北面一間爲辨備幣物所、造酒司隔六位幄北端一間爲行精交幷甘酒所、已二剋、上着座、即內舍人脫劒、捧廩宮、大舍人內豎等取韓櫃、

就垣代邊北面立役、即使公卿以下共立、各昇分配韓櫃、進「御前置」、薦上、內舍人等捧筥隨參入、同置其還出、須臾即參入。隨次待出立本所、各々分散、須臾之後、上還向內裏、諸司各同分散、（ヒ所ハ）

天慶三年十二月廿四日天晴、午一點、入於荷前所、今日雖不降雨、而以積雪不消地各潤濕、於中戶被行事、是雨儀也、先是大納言藤原實賴卿參入、着座行事、其座在於長樂門外、在左右（无ナハ）上卿以下參議以上座在西、（東上南面、但參議南北對座、）（本ヽ）大夫侍從辨少納言內舍人等座在東、（西上南北對座、同上接續）（文ハ）今日被參公卿、權中納言源淸蔭卿、中納言藤原師輔卿、右衞門督同忠光朝臣、左兵衞督同顯忠朝臣、左近中將同敦忠朝臣等也、自餘諸大夫等。不遑具記、爰造酒司依例、勸甘糟䊑等於上卿以下內舍人以上、今日左右兵衞、夾承明門陣列與其前矣、上卿喚外記伊福部安近仰云、今日（无ヘ）依雨儀、（无ハ）天皇不即御於大庭、然則只開長樂門、不開承明門、而此陣背長樂門、列於承明門前、其儀何乎、外記安近奉仰退去、頃而歸來申云、引閱延喜十五年承平口年兩度日記、件陣在長樂門內外、但左右近衞、左右兵衞在外者、即仰彼兵衞陣避承明門、令立長樂門外、（致御ハ）但近衞陣、左者在長樂門內、右者在永安門內、東西相分、終始如一、（今案、如外記安近所申日記者、左右近衞在內、左右兵衞在外、惣是一長樂門耳、而兵衞獨准彼例、近衞各分其陣、事之有疑、思而難決、須依勘其例矣、又件陣是立陣也、不可置胡床、今日置之失也、）未二點、天皇御宜陽殿、（設御座於殿西南角、天皇欲御之間、暫開長樂門、若是先例歟、）使公卿以下一々起座、列立於承明門外、（參議已上西、列於壇上、大夫以下各、準內舍人、用大舍人之由見於弘仁格、）內藏寮置列幣物於其間、（垂界、同）

刻、使等於承明門（天慶六年、參議以上、自長樂門外昇之、內大舍人等、先例九如此、懸手幣者、次官二人出來門外昇之、長自左腋門下昇之、）巽角壇上、長官次官相對、一々
昇其案東進、（上薦昇右、下薦昇左、）入自長樂門、經左腋門前、列（到）春興殿乾角、膝行樹案於薦上、抽笏而退
歸、東為上、又內舍人執人給從幣從之、但樹案之間、相去二許丈、暫立於其後、樹案畢、後進置薦上、
但帶劍人者解而從事、又其行列只隨陵次第而進、不依人品秩而退、又案諸陵次第、鳥戶、後田
邑、小野、後山階云云、以上諸陵、以參議以上、若非參議三位為使、田原、八島二陵、以四位若五
位二人為使云云、然則年來其使、雖非參議以上、田原使在第二、八島使在第四、隨山陵次也、
而今年八陵之下、置件二陵失也、每置幣物、使等退歸、（若兩陵可相兼、懸手長官、於左腋門昇懸手幣、但左腋門以外、次官昇之、天慶六年、懸手幣物、次以官內豎）
等昇、而來春興殿南廊下、參議以上轉昇立御前、此間　天皇拜給御幣、拜給畢、（御（仰）拜之由、藏人令近陣官人示上達部、）後使等進而搢笏、跪而昇
案、一々退出、內舍人等、執人給幣退出、只如前儀、使等自長樂門到承明門、各授幣物於內豎
大舍人等了、今日愚官為長岡山陵使也、次官侍從源兼材朝臣、內舍人藤原輔道也、未四點、歸
宮勸數盃之後、申四點參向彼陵、事畢又歸宮、于時夜亥點也、或人云云、今日着座、頗異于常、
天曆六年十二月廿一日辛卯（癸カ）、是日有荷前事、午一點、參着建禮門前幄座、（去十八日、依姑喪進廿箇日假、而昨日被召參入、）
中納言藤原在衡卿、同師尹卿、源庶明卿、參議大江維時朝臣、源正明朝臣、小野好古朝臣、同參着、
同刻有勅、改晴儀為雨儀、依有雨氣也、同二點、上達部以下立大庭座、着中重座、今日左大臣
可被參入云云、仍使上達部祗候之間、左近衛番長笠眞見、出自長樂門、申云、右大辨有相朝

臣仰云、宸儀御出也、早々可參進者、令申云、左大臣可被參云云、仍未補使等申障闕所者、重
參來申云、左大臣被申障出已了、早々可定行者、件事若大臣不參、當日上卿可定行之由、須
仰外記、而今令近衞舍人、忽然所作、理不可然、于時公外記奉遣有方、仰可進使差文之由、
即有方進差文、即申云、申身病大夫等、依例候待賢門、又不申障由之人、其數若干人也、若一
々令申其由了、仰云、若有擬補件闕之人々哉、若擬補之由、有方申了、(以諸大夫及墓所使次官等補十陵使闕也、)陵使
等夾名奉覽、是則仰宜令進也、而依件差文、上達部以下一々參進如恒、申一刻、使等發遣了、上
卿退出畢、今日雨脚滂沱、終宵不休、是日親王不參入、而八條式部卿供奉行幸、便著上達部座
上云云、荷前班幣、(大藏省、貞觀六年十二月十四(八[三]己)日省例、)班幔二字、七丈幔一字、立南大庭、五丈幔一字、立縫殿寮、
五丈幔二字、立正倉院大庭、(一字參議料、一字辨官料、)懸幔用條、但荷前彩帛、廿日以前、有勞受取、(預錄一人、史生一人、省掌一人、藏部
等、)諸陵寮率陵戶等、辨裝授省令納、以當日朝、參議辨外記官史等、未著座之前、諸陵寮率陵戶
等、幣物依員運積大庭、積幣物了、參議著座、相次辨外記官史等著座、于時省丞就版位、(北面)
申積裝物之狀、(但無者、)丞錄著大庭北端座、參議喚召使二聲、召使稱唯、就版位、參議宣、喚治部
省、召使唯退出、喚治部省、進就版位、仰云、率使等以參來、稱唯退出、即輔錄等、率諸陵寮官
人相共著座、省掌使等立治部省後、于時輔進著於別座、諸陵允取名名札、進授於輔、即輔始喚
次省丞錄共起著、積幣薦端、丞著西方、錄者東方、始自北方、隨召各膝行、散授畢時、還著本座、

次參議退出、次辨外記官史等退出、次省輔丞錄退出、使公卿參御陵、次官內竪大舍人等、舁立幣物等、如御前儀、畢內竪大舍人取出幣物、置棚上之後、長次官端笏兩段再拜了、內竪以燭燒之了、長次官又四位、畢歸却、次官獨就內侍所申返事、

貞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丙子(三寳)、此日於大藏省、有荷前班幣事、昧早所司預各行事、西幄東向、參議春隆朝臣座、南幄北面、左少辨藤原良近、外記善淵愛成(戒ハ)、右少史宍人永繼(倉ハ)、幷史生官事(衍カサ)掌召使座、東幄敷茵於版位、以南幣薦、東北敷大藏省(達脫カサ)〇(內上南面)、幣薦之東、敷治部諸陵省寮座、先是大藏省以鷹曩幣物、每曩著陵名并使名、北上南行列置、辰一刻、大藏省(少カサ)藤原淸瀨、趍就版位北面立、申云、物置奴止申、還出、即參議喚、召使二聲、召使稱唯、趍就版位、北面立、參議宣、治部省召須、召使稱唯、退出、治(ヲサムルツカサ)司召須、少輔橘朝臣忠宗稱唯、起(起ハ趍ニ)就版位、北面立、參議宣、大藏省官人、自治部省座後趍座、治部省率諸陵寮就座、治部省掌率使等行稱威儀、列立於東方、治部少輔趍著版位南座、即大藏丞錄、共趍就幣薦北端、丞西、錄東、丞南面、諸陵大允印南野滋成、授名籍札於少輔、受札讀、召使等稱唯、受曩幣、大藏丞錄扶而授之、少輔始唱陵名之時、諸司上下皆共下座前席、幣物奉分、四剋各退却、荷前裝束、天皇服帛御衣、使公卿以下如恒、又諸衛督將佐等、猶著縫腋壺籙淺履等、各陪陣、

晦日奏瑞有無事

治部例

上書詐不以實

儀制令云、祥瑞應見、若麟鳳龜龍之類、依圖書合大瑞者、隨即表奏、（謂、祥瑞所出之官司、勘據圖書、合大瑞者、不待元日、即時表奏也、）

（注サ）「其表唯顯瑞物色目、及出處所、不得苟陳虛飾徒事浮詞、」上瑞以下並申所司、（謂、申治部、凡上官以下、皆先申官、瑞付治部、而此稱申所司、者、據其應掌驗之所也、）元日以聞、其鳥獸之類、有生獲者、仍遂其本性、放之山野、（謂、凡鱗甲羽毛產自山水之氣、飲啄飛栖、不服人之馴養、故放令遂生、若有馴人含哺、保其喘息、違在穿紲而不可觸死者、皆待報、然後放之也、）餘皆送治部、若有不可獲、（謂、雲氣之類、不可親附者、）及木連理之類、不須送者、所在官司案驗非虛、畫具。（畫サ）圖上、其須賞者、臨時聽勅、

二十九

集解云、祥瑞應見、（釋云、祥瑞釋、見考課令、古記云、祥瑞謂瑞也、瑞、寶也、信也、應見、謂、天以瑞而應人之德、故云應見也、或云、陸賈云、瑞者寶也、行也、天以寶爲應人之德、故云瑞。（也【集】）今案所定祥瑞者、尚瑞耳、謂吉瑞也、但稱惡瑞者、稱イ祥之瑞了（耳サ））隨即表奏、（釋云、案、大瑞以下、皆先申官、官付治部、依圖書合大瑞者、隨即治部表奏、上瑞以下、元日以聞、治部例云、養老四年正月一日、辨官口宣、依改常例、太政官申符瑞者、大瑞以下、皆悉省加勘當、申送弁官、但上瑞巳下、更造奏文、十二月終進太政官、穴云、表奏、謂治部奏也、（與義解殊、表奏、爲表而奏、故注云其表也、遺式、見公式令、釋跡云、隨即表奏、謂、大瑞以下、皆先申官、官送治部、治部勘定、則奏聞、但上瑞巳下、不造表耳、大瑞不待元日而表奏、故云、隨即表奏也、）也【集】

私案、晦日奏瑞有無事、未詳其文、但此令、說者之中、引治部例、顯（預ハ）十二月終、進太政官之由、仍稱晦日奏瑞有無歟、

【唐律】廿五

詐偽律云、詐爲瑞應者徒一（二【唐律】謂應條、流有大瑞及上中下瑞、今但云、詐爲瑞應、即明不限大小、年、但詐爲者即徒一年、若已奏聞者、自徒（從サコ）上書詐不以實論、）若災祥之

史官【唐】

類、而所司不以實對者、加三等、（二【唐】災謂禮診、祥謂休徵、所司不以實對者、謂應凶言吉、應吉言凶、加三等、徒二年半、稱之類者、此外有善惡之事、勅問而所司、不以實對者、亦加三等、）

治部式

祥瑞

萐莆下式有蒿柱（蒿茂大可爲宮柱）金牛（瑞器也）玉馬（瑞器也）玉猛獸（大如六十日犬子食鼠飲露也）

式赤兎在九尾狐上其角云々爲赤狡注

景星。德星也、或如半月、或如大星而中空。慶雲。狀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黃眞人。金人也、又曰玉女也。河精。人頭魚身。麟。仁獸也、麕身羊頭、牛尾一角、角端有肉。鳳。狀如鶴、五綵以文、鷄冠鷰(鷩サ)喙蛇頭(頸〔式〕)龍形、鸞。狀如翟、五綵(彩サコ)以文、比翼鳥。狀如鳧一翼一目、不比不飛、同心鳥、永樂鳥、五色成文、丹喙赤頭、々上有冠、鳴云天下太平、富貴、鳥形獸頭、吉利、鳥形獸頭、神龜、黑神之精也、五色鮮明、知存亡明吉凶也、龍、被五色以遊、能幽能明、能小能大、騶虞、義獸也、狀如虎、白色黑文、尾長於身、不食生物也、白澤、一名澤獸、能言語知萬物情、神馬、龍馬長頭、額(斵〔式〕)上有翼、蹈水不沒、騰黃、其色黃、狀如狐、背上有兩角、飛兎日行三萬里、騕(騕サ)褭赤喙黑身、日行三萬里、澤馬白馬赤鬣(驄〔式〕)白馬赤髦、青馬白髦、騶騃狀如馬、出於北海、駃騠、自能言語、周匝、神獸也、知星宿之變化也、角端。日行萬八千里、能言語、曉四夷言、獬豸、(廌〔式〕)如牛一角、或狀如羊有青色、知性曲直、有罪則觸、比肩獸、前足鼠、後足兎、不比不行、六足獸、瑞獸也、茲白、形似白馬、鋸牙食虎豹、白象、其形皎身六牙、一角獸、麟首鹿形龍鱗共色、天鹿、純靈之獸也、五綵(色〔式〕)光耀洞明、一角長尾、鼈封、若彘前後有首、酋耳、身若虎豹、尾長於身、食虎豹、豹犬、鉅口赤身、四足三目、露犬、能飛食虎豹、玄珪、明珠、夜有光、如月之照、及珠鏡珠英並同、玉英、不琢自成光若明月、玉璧同、山稱萬歲、慶山、山車、自然之車山藏之精也、象車(卓サ)山精也、烏車、山精也、根車。山木根連象車也、應載養萬物、金車　朱草、如小桑栽(裁〔式〕)長三四尺、枝葉皆丹、莖如珊瑚、屈軼、生帝之庭、若階佞人入朝、則草屈而指之、蓂莢、夾階而生、隨日生死、平露、樹名也、其形如蓋、生於庭、以候四方之正也、一方不正、則應一方而轉傾也、萐莆、樹名也、其形似蓬、枝多葉少、葉如扇不搖、自動轉而風生、玉甕、不汲自滿、神鼎、不汲自滿也、一云、不爨自沸、銀甕、不汲自滿、丹甑、不炊自熟、醴泉、美泉也、其味美甘、狀如醴酒、浪井、不鑿自成之井、而騰波浪者也、河水清、河水五色、江水五色、海水不揚波、

右大瑞

三角獸、瑞獸也、白狼、金精也、赤羆、神獸也、赤熊、赤狡、赤兎其角如牛、音如犬吠、九尾狐、神獸也、其形赤色、或曰白色、音如嬰兒、白狐、岱宗之精也、玄狐、神獸也、白鹿、仁鹿也、色如霜雪、白麞、白鹿之流、兕、形如牛、蒼黑色、或青色、有一角、重三(二〔式〕)千斤、玄鶴　青烏、南海輸之、赤烏、三足烏、日之精也、赤鷰、赤雀、比目魚、出於東海、不比不行、甘露。美露也、神靈之精也、凝如脂、其甘如飴、一名膏露、廟生祥木、生(木〔式〕)赤木名同、福草、瑞草也、朱草別名也、生宗廟中、禮草、萍實、

式白兎下有注云月之精也其壽千歲

萍、水草也、大如斗、圓而赤、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大貝、貝白海出、其大盈車、白玉、赤文、紫玉、玉羊、瑞器也、玉龜、玉牟、玉典、瑞器也、玉瓚、瑞器也、黃銀

金勝、仁寶也、不斲自成、光如月、一名金稱、珊瑚鉤、瑞寶也、駭雞犀及戴通天、有一白理如線、又其角有光通天、鷄見之驚駭、故一名通天犀、璧琉璃、不琢自成、質有光耀、鷄趣、

「一名通天犀、」（无之）

右上瑞

白鳩、白烏、大陽之精也、蒼烏、烏而蒼色、江海不揚洪波、東海輸之、白澤、白雉、岱宗之精也、雉白首、翠烏、羽有光耀也、黃鵠、小烏生大烏、朱

式以蒿柱金牛玉馬玉猛獸爲大瑞

鴈、五色鴈、白雀、赤狐、黃羆、青熊、玄貉、赤豹、白兎、蒿柱、蒿茂大可爲宮柱、金牛、瑞器也、玉馬、瑞器也、玉猛獸、大如六十日犬子食

氣飲露也、（以下八字式爲白兎注）「月之精也、其壽千歲」、九眞奇獸、駒形麟色牛角、仁而愛人、流黃出谷、土精也、澤谷生白玉、琅玕景、玉有光景者、碧石潤

色、地出珠、陵出黑丹、威委、瑞木也、可爲琴瑟也、威綏、延喜、瑞草也、福并、瑞草也、紫脫、常生、瑞草也、賓連達、樹名也、一名賓連闊達、其狀連

累相承生、房戶象繼嗣也、善茅、其頭若雄（鷄〔式〕）雉、僂之不昧一茅三脊、草木長生、草木有益於人者、長生以養人、

右中瑞

秬秠、秬者、黑黍也、秠者、一稃二米也、嘉禾、或異畝同穎、或孳連數穗、或一稃二米也、芝草、形似珊瑚、枝葉連結、或丹或紫、或黑或金色、或隨四時變色、一云、一年三華、食之令眉壽、華平、其枝正平、王者德強則仰、

弱則低也、人參生、是上皆生、竹實滿、補成也、椒桂合生、木連理、仁木也、異木同枝、或枝旁出、上更還合、嘉木、戴角麀鹿、牝鹿而有角也、駿鹿、如鹿疾走、

神雀、五色者也、又大如鷃雀、黃喉白頸、（頸〔式〕）黑背腹斑文也、冠雀、戴冠者也、黑鴙　白鵲、

右下瑞

○同日、宮內省進御藥事

朝服立於以下邢昺本皇侃本不載恐非論語注文

陽暑

十左
宮內式云、十二月晦日、平旦、輔以上率典藥寮、奏進年料御藥幷人給白散及殖藥樣、色目、見其詞本司式、
曰、宮內省申久、典藥寮能供奉禮留、元日御藥、臘月御藥、人給白散、又殖藥樣進登申、
造件御藥、見典藥式、依多不載、臨事可見、

○同日、集御藥事式載南殿儀也、

○同日、縫殿寮奉荒世和世　御服事

○同日、神祇官奉荒世和世　御贖事

○同日、大祓事東西文氏人進祓刀、有祝詞、(已上見六月晦日大祓部、)

○同日、追儺事付出、土牛并夜中變異事

同サ
舊記云、周官、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師百隸而時儺、論語、鄉黨云、鄉人儺、〔論語〕无「孔子」朝服而立於阼階、注云、儺〔注疏〕无「者」、謂驅逐〔注琉〕疫鬼、朝服立於阼階者爲鬼神、或驚怖當依人、今世打細腰鼓、戴胡公頭、及作金剛刀士逐除、即其遺風也、
盾サ 帥サ
論語疏云、鄉人儺儺者逐疫鬼也、爲陰陽之氣不即節、時退疫〔皇侃〕癘鬼、隨而爲人作禍、故天子使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執戈揚楯、玄衣朱裳、口作儺儺〔侃〕々之聲、改以サ毆〔侃〕歛疫鬼也、一年三過爲之、三月、八月、十二月也、故月令季春云、令命〔侃〕國儺、鄭玄云、此儺陰氣也、陰氣至此不止、害將及人、癘〔侃〕鬼隨之、而出行到至サ仲秋、又云、天子乃儺、鄭玄〔侃〕云、儺々陽氣也、陽〔侃〕暑到此不衰、害亦將及人、厲〔侃〕癘鬼

儺逐疫也至厲十四字文選无

只隨、（強〔侃〕）而出行到季冬、又云、命有司大儺、鄭玄云、此儺々陰氣也、「至此不止害將及人、」（〔侃〕无）厲鬼將隨、殆陰出害人也、侃案、三儺二是儺陰一是儺陽（陰陽〔侃〕）々陰乃異、俱是天子所命、春是一年之始、彌畏災厲、故命國民家々追儺、（悉〔侃〕）八月儺陽、々是君法、臣民不可儺君、故稱天子乃儺也、十二月儺雖是陰、既非一年之急、故民亦不得同儺也、今云鄉人儺、是三月、朝服而立於阼階者、（也云〔侃〕）阼階東階、主人之階也、孔子聞鄉人逐鬼、恐見驚動宗廟、故著朝服而立於阼階、以侍先祖、爲孝之心也、朝服者、玄冠緇布衣、素績（積）裳、是卿大夫之祭服也、

文選東京賦云、卒歲大儺、敺除群厲、（儺、逐疫也、論語曰、鄉人儺、疫鬼爲厲、臣善曰、漢舊儀曰、昔顓頊氏之有三子、「生而已去」（已而〔文選〕）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爲〔文〕）小兒、於是以歲十二月使方相氏蒙熊（虎〔文〕）皮、黃金四目玄衣丹裳、執戈持楯、帥百隸及僮子、而時儺以索（索〔文〕）室中而毆疫鬼也（也、〔文〕））方相庾（秉〔文〕）鉞巫覡操茢、（丹〔文選〕）（臣善云、周禮曰、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盾〔文〕）「國語觀射文云」（〔文選〕无）曰、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左氏傳曰、襄公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杜預曰、茢。（乃〔文〕）黍穰也、）侲子萬童。首玄製、（侲子、僮男僮女也、玄製、皂衣也、臣善曰、續漢書曰、大儺、「謂之」（〔文〕无）逐疫、選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二十」（十二〔文〕）以下百廿人爲侲子、皆赤幘皂製、以逐惡鬼于禁中、）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礫雨散、剛癉（癉〔文〕）必斃、（薄（癉〔文〕）難也、言鬼之剛而難者、皆盡死也、臣善曰、漢舊儀「曰」（文〔无〕）常以正歲十二月、命（令〔文〕）時儺、以桃弧葦矢且射之、赤丸五穀播灑之、以除疫殃、（殃〔文〕）左氏傳曰、桃弧棘矢以除其災、說文曰、臬射埻的也、「臬牛列反」（四字〔文〕无）埻之尹反也、）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赤疫、疫「門惡鬼者」（鬼惡者也〔文〕）四裔謂四海也、臣善曰、續漢書曰、儺持「炬火」、火炬（〔文〕）送疫出端門外、騶（騎〔文〕）騎傳炬出宮、五營騎士傳火棄洛水中、星流言疫也、左氏傳曰、投諸四裔、以御魑魅、「也」（〔文〕无）

侲（僮子也謂養馬曰候）
コハヲレベ
ムマカヒハラハ

東京賦注云、十十二（文乙）歳以上二十以下、百廿人爲侲子、皆赤幘皂製、

陰陽式十三 本條式云、侲子八人紺布衣、但依唐說圖之

方相氏

論語圖云、以熊皮蒙其頭、黃金、達四目、自執戈楯、今世謂之魅頭、

(附紙)

周禮　夏官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隷而時儺、以索室毆疫、

疫鬼

漢邦廉品、大儺賦云、絃桃刻棘弓矢、斯張赭鞭朱杖、擊不祥、彤戈丹斧、蕁（或サ）夷凶殃、投匿于洛裔、連絶限千飛、漢舊儀曰、東海之中、朔（卷サ）山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東北間曰鬼門、群鬼所出入也、上帝使二神人、一名鬱壘、一名菴（子サ）王、萬鬼之惡言者、執以葦索而（給コ、席コ）飴（貽カ）虎、於是皇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戸書（是〔紀〕）荼鬱壘與虎之象、以懸葦索焉、

國史云、慶雲三年十二月、此年天下諸國疫疾、百姓多死、始作土牛大儺、疫癘始發見、崇神天皇五年、死亡者且大半矣者、

〔續後紀二〕天長十年四月（丙子サ）、勅喚大舍人穴太馬麿與內豎橘吉雄、雙立量其身長、吉雄其（甚サ）短〔紀、西宮〕、而其頭首不及馬麿腋下焉、

貞觀八年五月、下知相摸、武藏、上總、下總、常陸等國、選進長人六尺三寸「以上」者、〔三代實錄十二〕无

太政官式云、十二月晦日、儺者、中務預點親王及大臣以下、次侍從已上、分配諸門、丞錄「內」舍人〔式〕大舍人 并〔式〕等亦同、事見中務式、當日戌時、親王并大臣已下、著承明門外東庭幄座、少納言辨外記史候之、依例行事、事見儀式、

中務式云、年終行儺者、前晦二日、少輔已上、點定親王并大臣已下、次侍從已上及丞錄內舍人等、應預事者造奏文、當日平（早サコ）旦令內侍進奏、又仰寮令進大舍人歷名、其分配閤（閣コ）別參議以上二人、侍從十人、省丞一人、錄一人、內舍人四人、史生四人、大舍人五人、昏時省輔丞錄、率史生省掌等、列於承明門外東庭、點撿儺人、依次列立、錄喚四位五位、史生喚丞及內舍人、但史生大舍

人者、計列總數、開承明門、闈司傳宣時、率侍從大舍人內舍人入而列立、未傳宣之前、以桃弓葦矢桃枝、陰陽寮頒[式]作進之、分宛儺人、事見儀式、
又云、親王以下、次侍從以上、闕追儺陣者、不預元日節祿、
又云、○供[式]奉十二月大祓之公卿者、不可更責儺陣之不參、
大舍人式云、年終追儺、前一日錄供事官人舍人等名申省、及裝束御殿前、進舍人十人、當日戌刻、官人率追儺舍人等、候承明門外、待省處分頒記四門、東宣陽門、南承明門、西陰明門、北玄暉門、亥一剋、舍人叩門、其詞曰、儺人等率參入止、某官親王門候止申、即方相「爲」[式]无首、親王已下隨次入立中庭、陰陽寮儺祭畢、親王以下、執桃弓葦箭桃杖、儺出宮城四門、東陽明門、南朱雀門、西殷富門、北達智門、其方相假面一頭、黃金四目、復被赤、兩面四尺、若有損壞者、內匠寮修理、緋皂袷袍各一領、緋皂單裳各一腰、並皂緋帛各一疋、侲子八人、紺布衣八領、並紺調布四端、楯一枚、長五尺、廣一尺八寸、桙一枚、長九尺、緋幘[式]一號、並帛二尺、並納寮庫、當時出用、侲子裝束、度主殿寮、事畢返納、若有破壞、申省受替、其弓箭杖受陰陽寮、
兵庫式云、年終行儺者、鼓十二面、付左右京職、職別六面、擊者各一人、夫「各」[式]无一人、但夫馬職備、
陰陽式云、儺祭料、
五色薄絁各一尺二寸、飯一斗、酒一斗、脯醢堅魚、鰒乾魚各一斤、海藻五斤、鹽五升、柏廿把、○薦五枚、「乾魚各一斤、海藻五斤、鹽五升、柏廿把、食薦五枚」[式]无匏二柄、缶一口、陶鉢六口、松明五把、祝料

當色袍一領、袴一腰、

右預前申省請受、依件辨備、十二月晦日昏時、官人率齋郎等、候承明門外、即依時剋、共入禁中、齋郎持食薦、安庭中、陳祭物訖、陰陽師進讀祭文、其詞曰、今年今月今日今時時上直符（府〔式〕）時上直事時下直符（府〔式〕）時下、直事及山川禁氣、江河谿谿（谷〔式〕）、二十四君、千二百官、兵馬九千萬人、（已上音讀）位置衆諸前後左右、各隨其方、諦定位可候、大宮內爾、神祇官（宮〔式〕）。主能、伊波比奉里敬奉留、天地能諸御神等波、平久於太比爾伊麻佐布倍志止申、事別弖詔久、穢惡伎（久コ）疫鬼能、所々村々爾藏里隱布留乎波、千里之外、四方之堺、東方陸奥、西方遠値嘉、南方土左、北方佐渡與里、乎知能所乎奈牟多知、疫鬼之住加登定賜比行賜弖、五色寶物、海山能種々味物乎給弖、罷賜移賜布所々方々爾、急爾罷往登追給登詔爾、挾姧心弖、留里加久良波、大儺公、小儺公、持五兵弖、追走刑殺物曾登聞食止詔、

又云、追儺析、桃弓杖葦矢、令守辰丁造備、其矢析蒲葦各二荷、攝津國每年十二月上旬採送、

裝束記文

晦日追儺裝束

主殿寮持燈階、率僚下參入、打立南庭並御在所及殿前庭、于時女官擧南殿隔子、

西宮記、追儺事、（宰相行列、承平二年、橘公賴、實賴等、天暦九年、有相、天德元年顯忠等、）

中重裝束

長樂門外東廊、設王卿侍從內舍人等座、（西上對座、就中親王南面、大臣北面、）以紺幔曳度柱外、（右兩儀、）晴時廊前庭中、立七丈幄二字、（東西爲妻列字、）戌刻、王卿以下着座、（督府者帶弓箭、）亥一點、中務丞執分配簡、（四枚就藤実進上卿、見了授次人、次第見了之後、自侍從座、如本返上四枚簡、上卿返取給丞、（分配人不具者、上卿于時定、）次中務錄執簡、於長樂門前壇、（雨儀）召追儺五位以上、次史生「中立」（衍カ）代召六位以下、次陰陽助以下、以桃杖弓葦矢等、班進王卿以下、次王卿起座、列承明門巽角壇上、（雨儀、）此先近衛帶弓箭陣階下、次開門、（大舍人叫門、闈司傳宣、）次陰陽屬於門外壇上、授桃弓葦箭於闈司、入折（壇、）次方相氏參入、（從八把有司、童八人有後、）不及版位三許丈留立、次王卿各將士卒、（侍從大舍人等、）列立南庭、（去承明門二許丈、西上北面、士卒隨便列立、但雨儀列立承明門壇上、）次陰陽下部八許人、出自安福殿、給饗於方相、次同寮官人趁立方相前、宣命、其詞見陰陽寮式、詔了、次撤饗如初、次方相揚聲擊楯三度之後、王卿以下率眷屬、東西南北相分追儺、（流執笏、）于時方相、經（々サ）宣華、名義等門、自北廊中戶出矣、（縫殿起、超サコ一）北門之人、隨方相渡御前、衛府於便所脫調度、各（部脫カ）分散、

清涼。同日追儺事

當日中務省、以分配文付內侍奏之、

諸所司裝束訖、亥一刻、天皇出御南殿、（或不出御、御帳內、）諸衛開門、大舍人叩（叫サコ下同）門、闈司就版奏曰、儺人等率參入止、其官姓名等、（淵親王以下誤、以上、）叩門故申、勅曰、萬都理禮、（或誠勅答、今則無之、）闈司傳宣云、令姓名等參入、

此間闈司二人、各執桃弓葦矢、昇自南階、授內侍、即班給女官、(式云、大舍人未卯門之先、桃弓葦矢、授內侍者、今之所行如斯、)中務省率侍從、內舍人、大舍人等、各執桃弓葦矢、參入、次方相一人、(取大舍人長大者爲之、)侲子廿人、(取官奴等爲之、)共入列立殿庭、(其裝束等、見式文也、)陰陽寮陰陽師、率齋郞、執祭具、入自月華門、奠祭、(式、侍從、內舍人、大舍人、執弓矢、陰陽師齋郞、執祭具者、然則自南門可奉參也、今之所行不必率列、)陰陽師讀呪文(古跪讀、今立讀、)訖、方相先作儺聲、即以戈擊楯、如此三遍、群臣相承、和呼追之、即以還御、侍臣相分御殿內、並四角驅追尤盛、方相入自仙華門、經御殿前、出自北廊、

西宮記、天曆八年十二月晦日、晴、雖諒闇(有追儺脫カ)也、作法如常、左衛門督師尹、行事追儺奏之、□日、中務省錄、付內侍奏聞、(無內侍付藏人、)

塗履

吏部記、延長二年十二月晦日、大儺、雪降、□□群寮親王以下着塗履、自壇上從儺人入、立南庭云云、此夜諸卿曰、儺無雨儀云云、

外記別日記

延曆九年閏三月十五日、外記別日記云、延長八年十二月廿八日辰時、皇太夫人崩於中宮、今上即位之日、尊爲皇太夫人、被(元ｻ)事、神[illegible]宮、天慶元年記文云、(應〔紀略十二〕長保三年十二月丁未)未御葬送、仍止大祓、又不追鬼者、朝議以爲有(殿ｻ)喪解除者也、世俗所爲以此論之、大被何妨、仍不停其事、進御麻事、傳授內侍、進於御所、不用常儀式、

正月朔日蝕

正月一日、依日蝕停擧哀、六日、獻卯杖、其朝庭者、直進勅所、中宮者一如平生、皇后、春宮、南宮者、進衛、七日、停御覽靑馬、十二日、陪葬衛府者、依勝寶六年例、定其數、着商布、(案、件記依未御葬送、不追鬼歟、)

紀略
長保三年閏十二月廿二日、東三條院崩、今上母、廿四日、御送、停追儺了、但有大祓、雖御送葬了、(送葬事)依近日被停喪、後被仰從四位下安倍朝臣晴明来申、又可有追儺之由、私宅行此事之間、京中響(諾)共以追儺、其事宛如恒例、晴明陰陽達者也、

追儺夜裝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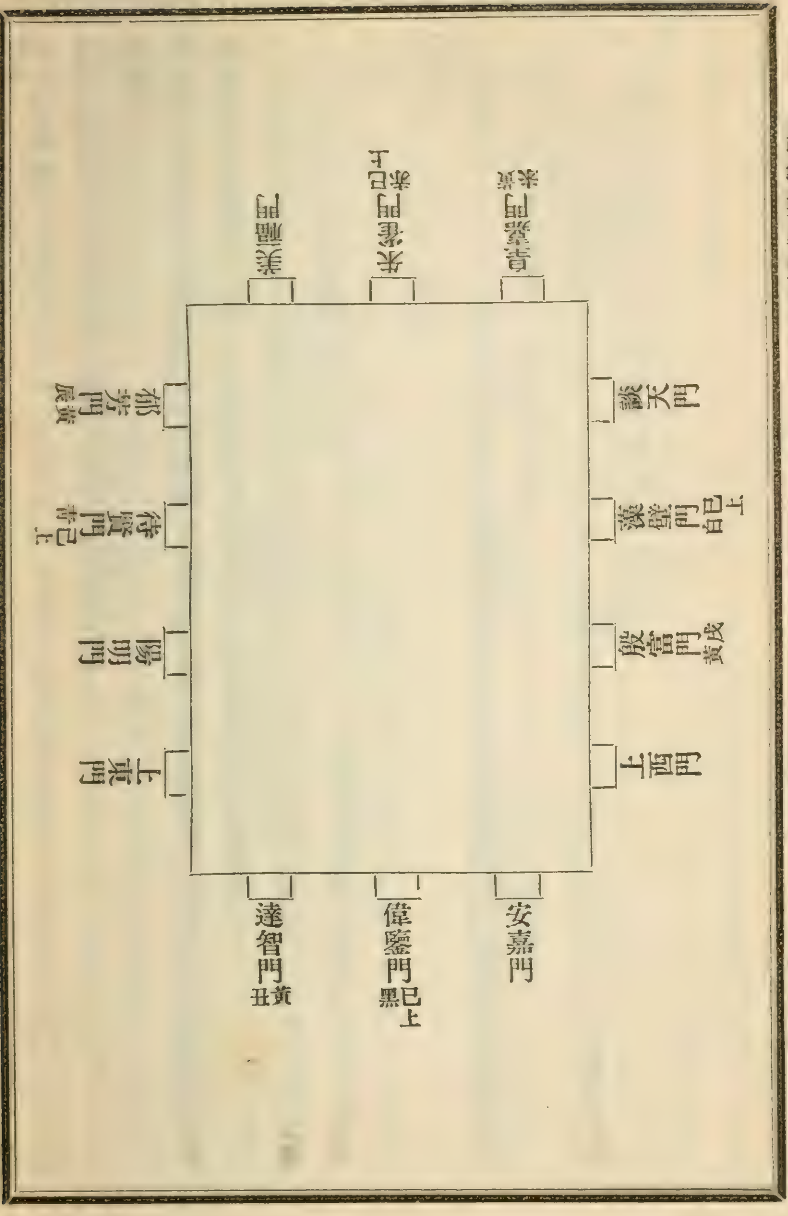
天皇御南殿之時、服直御衣、王卿如常、但衛府之公卿、著弓壺胡簶、就中戶座、諸衛督將佐等、著縫腋壺胡簶等、番長以下服小儀、追儺之間、王卿以下、持桃杖并桃弓葦矢等、

私問、諸節會日、御出南殿之時、衛府公卿不帶弓箭、而何追儺之陣、著弓壺胡簶哉、答、法式之中、無有所見、今此追儺、方相爲首、已執楯桙、入立中庭、異他節會、仍備不虞、若有此儀歟、

土牛

陰陽式云、土牛童子等像、請內匠寮、大寒之日、前夜半時立於諸門、謂明待賢二門、各青色、美福朱雀二門、各赤色、郁芳皇嘉殷富達智四門、黃色、談天藻壁二門、白色、安嘉偉鑒二門、黑色、立春之日、前夜半時乃撤、

土牛之色、諸門之中、八門方色、四門黃、黃是土色、五行大義云、未辰丑戌、土之位者、具見拜四方部、今此四門、已當土位、偏爲視情、作圖注記左、


美福門
朱雀門 赤巳上
皇嘉門 赤未
談天門
藻壁門 白巳上
殷富門 黄戌
上西門
安嘉門
偉鑒門 黑巳上
達智門 黄丑
郁芳門 黄辰
待賢門 青巳上
陽明門
上東門

金谷園記云、土牛送寒、禮云、季冬之月、磔（碟サ）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晩也、若立春在十二月望、則策（策サ）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若立春有（在ィサ）十二月晦日及正月初、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平也、若立春在正月望、則策牛人近後、（移サ示ィサ）示農晩之也、

變異、左近衛式云、儺夜分遣近衛四人、聞夜中事、記奏之、兵衛〔式〕云、十二月晦日、差兵衛四人、令聞見夜中變異、其名簿午刻以前進內侍、酉刻候陣、隨召帶兵仗、參入近衛陣、分頭退出、元日平旦、錄夜中見聞之事、進左近衛〔式〕陣、

近衛陣雜例、儺儀云、晦日酉四刻、主殿寮參入、設油火於殿上并大庭、左右近衛、左右兵衛、聞使等候（預サ）敷政門外、于時中將若少將、率將曹一人、出敷政門外、分配之、將曹取札召列訖、少將宜須方之、謹聞夜中事、明日申之、

清涼記、同日差分物（モノキ）聞事

戌刻左近衛次將一人、若不參、右次將行之、於敷政門前、京邊（聞サ）東西南北、分遣左右近衛兵衛各一人、今夕左。（右脫カサ）近衛、左右兵衛各四人、副差文、進左近衛陣、仍次將任差〔文〕（之サ）召計、差加本府近衛分遣之、正日初門記夜中事、進左近陣、仍總注一紙、付內侍所奉之、

○午日宮賣祭事、事見正月、依日不定、只付月終、

政事要略卷第廿九

政事要略第卅 年中行事卅

御畫事阿衡事在此中、

○御畫事阿衡事在此中、

一詔書、勅書、及勅符等、並用畫日、（用脫歟ｻ）

一詔書等覆奏之、並。畫可、

一論奏及諸衛擬舍人奏、並用畫聞、復任者無聞、

公式令

詔書式 謂、詔書勅旨同是綸言、但臨時大事爲詔、尋常小事爲勅也、

蔡邕獨斷云、詔誥也、（誥〔獨斷〕）

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旨、謂、以大事宣於蕃國使之辭也、云云、咸聞、

明神御宇天皇詔旨、謂、以次事宣於蕃國使之辭也、云云、咸聞、

明神御大八洲天皇詔旨 謂用於朝廷大（太々）事。（之辭即〔令〕）立皇后皇太子、及元日受朝賀之類也、云々、咸聞、

天皇詔旨、謂、用於中事辭之、即任。（左〔令〕）右大臣以上之類也、云云、咸聞、

詔旨、謂、用於小事之辭、即授五位以上之類也、云云、咸聞、〔釋名曰、詔猶云々、衆（泉ｻ）咸也、女御覽第五皇部〕

年月御畫日

中務卿〈謂、某（其〔令〕）於大少輔重注中務者、詔書事大、所以重其責、即勅旨式既不重注、是制作之情、固（同ッ）有差別也、〉位臣姓名宣、

中務大輔位臣姓名奉、

中務少輔位臣姓名行、〈謂、凡詔書者、内記於御所作訖、即給中務卿、々受詔書、更宣大輔、大輔奉以付少輔、令送太政官、故曰「故」（无〔令〕）宣奉行也、〉

太政大臣位臣姓、〈謂、自是以下、皆是外記之於自中務來詔書之後所注記、故外記職掌云、勘詔「書」（奏〔令〕）也〉

左大臣位臣姓、

右大臣位臣姓、

大納言位臣姓名等言、〈謂、大納言四人、皆共連名、於最後名下乃注等言也、〉

詔書如右、〈謂、依下條、詔字是合（令ォ）闕字、而今平出、即是誤失也、〉請奉

詔付外施行謹言

年　月　日

可御畫

右御畫日者留中務省為案、〈謂、御畫日、依勅旨式取署、留為案、為顯宣奉行故也、但以御畫別寫一通〔令〕印（令）輸、不可更、即（印〔令〕）下文云、畫可訖、留為案者、亦准此也、〉以一通〈謂ッ〉署送太政官、〈謂、以寫一通者、大少輔自寫、為引官以下不得奉預也、〉大納言覆奏、畫可訖、留為案、更寫一通誥訖施行、〈謂、凡施行者、省（令〔令〕）於在京諸司、直寫詔書、副（頒ナ）官符行下、若其外國者、更謄官符施行、故下條云、太政官施行、詔勅案成、以符頒下者、各給寫程也、〉中務卿若不在、即於大輔下注

宣、少輔姓名下注奉行、大輔又不在、於少輔姓名下併注宣奉行、（謂、若卿一人「省」（在者〔令〕）亦准大輔也、）若少輔不在、餘官見在者、並准此、（謂、大少丞並在者、亦以次注宣奉行、爲准少輔以上故也、前令云、少輔不在者、丞見在者准此、今改云餘官見在者、故知錄亦得也、）

西宮記臨時二

詔書事

上卿、奉勅仰内記、令作詔書、即令齎内記、就御所奏聞、（今案、先以草案可奏歟、）御畫日（印サ）畢、著本座、召中務輔若丞、於陣膝突給之畢、省寫一通進外記、々々連書、大臣以下署所、即署訖、大納言覆奏、（外記進文、大納言至東階下、付内侍等之儀如常、）御可訖、返給、大納言（至階下、取奏杖給外記、此注〔西宮〕作本文サ）還著本座、外記跪於陣前小庭、候上卿氣色、稱唯、持退畢或外記雙（持〔西〕）候於膝突、上卿取以開（披〔西〕）見、御可之有无了、返給外記、々々持退了、

賜詔書

〔紀略〕

天慶元年五月廿二日戊辰、天晴、上卿遲參无政、未四刻、左大臣中納言藤原實頼卿、參著左近陣座、（左大臣幷中納言早朝先參入、太政大臣家人、）參議源清蔭卿、同是茂朝臣、藤原顯忠朝臣、同師輔朝臣、在前候陣座、于時左大臣召大外記三統公忠、仰云、合（令歟サ）召内記者、仍差使部、遣彼所令召之、大内記菅原庶幾參入、（廿二、廿三日、内裏御物忌也、仍廿一日、藏人右少辨源朝臣相職蒙太政大臣仰、召仰大外記公忠（志サ）云、明日可被行改年號之事、而當御物忌、宜今夜召内記令候彼所、經（徒サ）宿之後、可令書詔書者、即差彼所使部、召遣内記等、仍庶幾參入、今夜宿彼局也、）大臣給書草、仰云、清書可進者、（在前左大臣、依太政大臣宣命、仰左少辨兼文章博士大江朝臣朝綱、令作詔書、又文章博士二人、勘申年號字云了、）清書之後、庶幾持參、奉置大臣御前、退出候陣座、大臣乍在陣座、召藏人右少辨相職朝臣、令奏件詔書、（雖云御物忌、大臣猶向御所、可令奏此詔書、而乍在陣座令奏聞、是不可爲例、）奏聞之後、相職將歸、奉於大臣、大臣召中務少輔源

七ヶ日
七々日

朝臣還給之、自敷政門參入、又外記兼召還朝臣、令候陣邊、還朝臣持罷本省、更令寫一通、書宣奉行捺印、差少錄御立維宗、令進外記局、外記等、即詔書與續紙、令書公卿名所、差史生一人、令給公卿御名、自上﨟令給其御名、

天慶五年三月十日甲子天晴、大納言藤原實賴卿、中納言同顯忠卿、參議藤原元方朝臣、同忠文朝臣、同在衡朝臣、着宜陽殿西廂座、被行意見詔書事、大內記橘直幹、以草案奉（擧サ）覽大納言之後、預奏已了、次清書爲奉覽上卿、即復奏之、給中務大輔源國淵朝臣、子刻上卿已下退出、〔外記日記〕

天慶六年五月廿七日甲辰降雨、午時、大納言藤原「朝臣」師輔卿、中納言源淸蔭卿、參議源高明朝臣參入、着宜陽殿西廂座、即召外記十市有象、參入、上卿仰云、可召中務輔幷內記者、仍令召（放サ）中務少輔橘朝臣南金、依召參候、但少內記菅原文時（已カサ）、去廿五日、奉上卿仰已了、而今日爲問、故右大辨源相職朝臣七々日態、罷向普明寺云了、仍執申此由於上卿、仰云、先日奉仰已了、而他行不候、早差幹了使部、可召遣者、差使部馳遣畢、須臾文時馳參、進上卿御前、承仰奉覽詔書、上卿即令賫內記文時、進於御所、付藏人左近衞權少將敦敏、奏件詔書、奏聞之後、上卿還着本座、召外記有象、參入、上卿仰云、召中務省、少輔南金朝臣參入、着膝突座、給詔書退出、

詔書覆奏、

天慶元年五月廿八日（十サ）甲戌、大雨地震、中納言藤原實賴卿、參議是茂朝臣、藤原顯忠朝臣、參入着左仗座、被行去廿二日改元、詔書復奏之事、其儀大外記三統公忠、以詔書入筥、先奉覽上卿、

覽後、公忠參進、返給詔書、更挿文刺候之、午時、掌侍橘朝臣平子、參上南殿、出東階、隨即上
卿起陣座、向內侍候所、爰外記捧文刺詔書、祇候御共、候軒廊道、（邊サ）至于東階下奉上卿、（ト於ヶ）々々取之
授內侍、（此間外記還入、）內侍受取之後、上卿暫還着陣座、內侍參御所、（謂常寧殿、）奏聞天皇、依例書可字、即返
給、內侍持歸出、初所候之、上卿即又進起、外記同追從、上卿返受件書、即給外記、受後少退、當
軒廊西第二間、倚南向北而立、待上卿過、（還サ）乃追候之、持出敷政門外、更又入宮奉覽上卿、是爲示天皇可
（字之由也、）即返給、令持使部還局、加封、差加案主史生一人、送於辨官、受直史一人案主史一人、送
於辨官、受直史一人案主史生等、共相侍、（兼送消息、令相待之、）史受取開封、令辨官史生寫一通了、其本加
史封、付史生返上已了、外記待取之、開封、令續（ト讀サ）收如常、
天慶（暦歟サ）八年七月廿八日庚子、天晴、大納言藤原顯忠卿、參議同師氏朝臣聽政、次大納言源高明卿、
共着左仗座、有詔書覆奏事、即權少外記安倍衆與參陣、申詔書覆奏之由、挿奏文刺、候藤实座、
奏覽顯忠卿、覽了給外記、又挿文刺立小庭巽角、上卿起座經階下、參御所付藏人式部少
丞大江證（澄サ）景、令奏之後、返給、上卿還着陣座了、外記還局加封、史生海（大サ）董季送辨官寫一通、更
加封還送、即續收如常、是日內侍不候、仍上卿所奏也、
職制律云、稽緩詔書者、一日笞卅、（謂、詔勅在令、各給寫程、五十紙以下、一日程、過此以外、每五十紙加一日程、所加多者、總不得「過」（大无サ）三日、其放（赦〔律〕）書計紙雖多、不得過二（三カ）〔律〕日、軍機急速事、有促限者、皆當日出了、此外仍停者、是爲稽緩、）［謄詔勅符移之類皆是］（謂、奉正詔勅、更謄以出、符移解牒皆是、故言之類、）一日加一等、罪止杖一

百、其官文書稽程者、一日笞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官文書、謂、在曹常行、非詔勅論奏者、依令、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廿日程、徒以上辨定須斷者四十日程、除此之外、皆准事稽程者、又云、被詔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八十、失錯、謂失其旨、其勅及論奏、得罪亦同、依上條稽緩詔書、注云、謄詔勅符移之類、皆是即明詔勅之義、輕重不殊、其論奏「者」(〔律〕无)御親畫聞、則承旨宣用、御畫不輕承旨、理與勅旨義同、

又云、受詔忘誤、及寫詔書誤者、事若未失「者」〔律〕无笞四十、已失「者」〔律〕无笞五十、轉受者減一等、謂、承詔之人、忘誤其事、及寫詔書、脫乘文字、○(并文字〔律〕)錯失事、若未失者謂未失詔書之意、已○(失〔律〕)謂已失事意而施行、轉受者減一等、若宣詔忘誤及寫詔失錯、轉々受者、雖自錯誤、爲非親承詔勅、故減一等、未失其事者、(〔律〕无)合笞卅、若已去(失ヵ)「者」(〔律〕无)合笞卌、(卌〔律〕)故云、轉受者減一等、又云、詔書有誤、不即奏聞、輒改定者笞五十、謂、旨意參差、或脫乘文字、於理有失者、皆合覆奏、然後改正施行、不即奏聞、輒自改定者笞五十、(官文書誤不請〔律〕)官司而改定者笞卅、謂、常行文書、有誤於事、改動者、皆須請當司長官、然後改正、若有不請自改定者、笞三十、知誤不奏請而行者、亦如之、謂、知詔書誤者(〔律〕无)不奏、知官文書誤不請、依錯施行亦知之、謂、詔書誤「者」(〔律〕无)得笞五誤「者」〔律〕无、得十、官文書笞卅、依公式令、詔勅宣行文字脫誤、於事理无改動者、勘驗本案、分明可知、即改從正、不須覆奏、其有官文書「脫誤者詔」脫誤者詔(〔律〕)長官改正、

三左

賊盜律詔書條、盜詔書罪、詐僞律、詐爲詔書條、對詔條、詐不以實罪、已上三條、在盜詐部、可見彼部、

公式令

勅旨式勅旨云云、謂、施行之法、「勅、音恥力反、孔安國注、尚書曰、勅、正也、蔡邕獨斷曰、」同詔書也、或成書戒勅(刺〔獨〕)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獨斷〕)勅文曰有詔「其」(勅某〔獨斷〕)官是爲「識」(戒〔獨斷〕)勅也、

年月日

中務卿位姓名、

大輔位姓名、

少輔位姓名、
奉勅旨如右、謂、自奉勅至少辨位姓名、皆是辨官史所注也、符到奉行
年月日史位姓名〔令〕
大辨位姓名、
中辨位姓名、
少辨位姓名、
右受勅人、宣送中務省、中務覆奏訖、依式取署留爲案、更寫一通、送太政官、謂、准詔書印署送、是詔書勅書、互相發明者也、少辨以上依式、連署留爲案、更寫一通施行、其勅處分五衞及兵庫事者、本司覆奏、謂、雖中務覆奏、而本司又覆奏、宮衞令云、中務衞府俱奉勅者、不可覆奏、故俱衞府奉勅者、中務不奏。（之〔令〕）皇太子監國亦准此式、以令代勅、私云、式令、式様如右、又職員令、內記職掌云、造詔勅詔書式、義解云、詔勅、同是綸言、但臨時大事爲詔、尋常小事爲勅也、又勅旨式、中務卿位姓名、大輔位姓名、少輔位姓名、說者云、少輔以上有姓名〔令〕闕、其所全闕哉、爲當盡名所哉、答、全不盡、詔書式云、中務卿若不在、即於大輔。下注宣、少輔姓名下注奉行、以下十七字衍文カ大輔又不在、於少輔姓名下、併注宣奉行、若少輔不在、餘官見在者、丞ダカ並准此、「義解云、前令云、少輔不在者、見在者並准此、」義解云、前令云、少輔不在者。見在者准此、今改云、餘官見在者、故知錄名得也〔令〕。奉勅旨如右、符到奉行、義解云、自奉勅至少辨位

姓名宣、辨官史所注也、說者云、大辨以下不稱左右者、隨事色錄也、又云、非專當史不署、
又云、勅書案、（皆是〔令〕）可在辨官、右受勅人宣、送中務省、說者云、受勅人不見其色、臨時有中務覆（以下令文）
奏訖、依式取（无〔令〕）署留爲案、說者、（云脫歟）依式取署、謂、先不署、奏訖乃署耳、或說者云。（不）詔書式、義解
云、以御畫日爲驗、不可更印者、然則於元御畫、勅旨式、可印署之寫一通送太政官、義
解云、謂、准詔書印署送、是詔書勅書互相發明者也、說者云、此亦少輔以上可送、何者爲、宮
衛令云、詔勅未宣行者、非司不得輙看、故又云、送太政「大臣」（官〔集脫〕）謂、送於辨官。辨官申官（也〔集〕）
（官〔集〕）（〔集〕无）長施行也、獄令云、右大臣以上、並爲長官、少辨以上、依式連署留爲案、更寫一通施行、說（長）
者云、少辨以上、謂大辨以下也、史略文也、又少辨以上、依式連署留爲案、謂不捺印也、詔
書式、說者云、送太政官、後度宣行訖、仍不禁者、勅旨亦同、少輔自送、防他人見矣、勅旨云、（式歟）
義解云、施行之法一同詔書也、詔書式、義解云、施行詔書者、於在。（京〔令〕）諸司、直寫詔書、副官
符行下、若其外國者。（更〔令〕）謄官符施行者、案此等文、臨時大事爲詔、尋常小事爲勅、但勅書、不見御畫日之由、
即受勅之宣、（人）送中務、々々覆奏訖後、不見畫可之由、依式唱署、并捺印、留省爲案、少輔更寫一通、自
可送辨官、若少輔以上不在、餘官見在者可承行、何者詔書重、勅書頗輕、准而所知故也、少辨以上隨勅旨可注左右辨、史亦同、但人署耳、連署申右大臣
以上、留爲案、不捺印、更寫一通施行、史不可必自寫、何者送辨官後、爲宣行訖故也、至少輔自寫送者、「省」（方カ）未宣行之間、爲不令見他人也、其下諸司
者、直寫勅書、副官符行下、若遣外國者、更謄官符施行、但或說云、如本條外記不可知、

西宮記未詳其趣下有以近衛次將爲使或遣于孫康子內親王辞准三宮之時以中納言兼明卿遣家初勅答或遣外衛佐云々四十一字注文

式御曹司

雖然今行事外記知之者、若送案文令見歟、爲當相共知行歟、如此之趣、尋當時事能會可行而已、天祿四年八月十五日、（紀畧天祿三年十二月廿六日）依官吏用勘送此旨資子（村上皇女）內親王年官爵准三宮勅書可施行之事也、

〔西宮記〕
勅書事

上卿奉勅、令內記仰勅書、先可○（內〔西〕）奏草案歟、以下〔西〕无「但若无內記之時、仰辨令作、謂博士辨而已」令賫內記、就御所奏聞、御畫畢、案、年中行事文、詔書勅書、同皆可有御畫日幷御可也、覆奏之儀、事異詔書也、○（勅書可有御畫云々、〔西〕）即給中務、其儀可同詔書歟、但如令（令サ）文者、同詔書云々、○（而〔西〕）至于勅書者、无大納言覆奏之事、公式令云、受勅人送中務覆奏、依式取署留爲案、更寫一通、送太政官云々、仍今案、上卿給中務、々々付內「臣」（侍サ）覆奏返下歟、但无御○（可〔西〕）如令文者、勅書者不見畫可等事、抑表勅答「等」〔西〕无差中使遣臣家、更（「吏サ」）不下中務、如此（「之〔西〕」）。事未詳其趣、年中行事御障子等文云、詔書勅書（書〔西〕）等覆奏之（又〔西〕）、○並畫可、而詔書給中務省云、了勅書之事無所見、仍案之、可布告遐邇之勅書、可給中務歟、今案本司覆奏、太政官不覆奏歟、

給勅符

天慶三年二月廿七日、癸亥天晴、中納言藤原師輔卿、參議同元方朝臣聽政、此日大內記三善文明、草陸奧飛驛勅符、先令覽式御曹司、覽了返給、先是中納言師輔卿、參議源高明朝臣、着宜陽殿西廂座、戌尅、內記文明持來勅符、置上卿前、外記持副於勅符承知之官符、同置上卿前了、上以官符加入勅符筥、令持大內記紀朝臣在昌、參入御所、付右中辨藤原朝臣在衡奏聞、御畫日了、還着陣座、內記於上卿前、置勅符等退出。此間掃部寮敷疊二枚軒廊北庭、（東上南北相對、）又立印

案、主殿寮當兩座間西方生炭了、上卿令陣官人召內豎、入自日華門、來立軒廊南方、上（卿脫カサ）○仰云、召少納言、痛少內豎稱唯退出、少納言橘朝臣實利、率中務大輔源國淵朝臣、大內記在昌朝臣、文明、並（率カサ）主鈴二人（物申）、參入著座、（少納言中務輔主鈴等著南座、內記著北座、）先是將監候陣座、上曰、近衛司、將監稱唯、進候庭中、上曰、印、稱唯、退出從宣仁門、上又曰、少納言、稱唯、進膝突座、（物進者、皆候膝突、）上曰、印、少納言稱唯、率主鈴經軒廊著南廊、此間主鈴暫留日華門外、取飛驛使之所隨身鈴追從、此間將監入自內相從、（先是外記隨身鈴納局、臨事令主鈴受件鈴、令持（待夕）司人候、日花門外、件事不見式文、據日記、而今依式、御書司御所定候、）退以件鈴納印辛櫃、取印、少納言、還著案下、主鈴置印退立、上曰、少納言、稱唯、進候、上曰、問時、少納言稱唯、還案前、召內豎二聲、內豎稱唯、未進之間、少納言仰云、問時、內豎即申云、時戌三、（式云、少納言召內豎、々々○（稱脫カサ）唯、進、少納言仰云、問時者、而未參進之前、仰、此事已違式文、）少納言又進申云、時戌三、即著本座、上曰、內記、內（記司）乃內記稱唯候、上賜勅符云注、內記稱唯、還本座、御畫日、左邊記時刻、進置上前、又還本座、上曰、中務省、大輔源國淵朝臣、稱唯候、上賜勅符、（作納筥給之、）國淵朝臣退立案許、上曰、少納言、稱唯進候、上賜承知官符、（作納筥給之、）少納言先摽印於勅符、中務輔取其端、捺印訖、輔以勅符返置上前、了著座、此間少納言、令主鈴捺印於官符了、少納言持官符、還本座、請印、（官符可留置上前云々、而今案式、卽留便不復奏者、因此案置上前著非也、）上令持勅符於內記、（此度召內記不舉名、令眼召之、非也、）復奏了、召少納言賜勅符、少納言還著座、令主鈴函封了、即令內記於函上頭記賜其國之字、押緘之處書封字、其緘下右注飛驛之字、左注日月時刻、令內記於

革嚢短冊記賜其國飛驛函字及年月日時刻、又函左注副官符一通字、(印符副在函外、同納嚢中、)記着已訖、令主鈴納於嚢中、少納言與輔、主鈴一人留、餘皆退出、上(出サ)者、經(日華門出授、)少納言取嚢申云、封了、上曰、取鈴、少納言稱唯、授嚢於輔、率主鈴取嚢、申云、封了、上曰、取、少納言稱唯、取(授サ)嚢於輔、率主鈴並將監、着辛樻(櫃サ)納印、取鈴還着本座、輔以嚢授少納言退出、少納言令主鈴着鈴了、返授、(此間、主鈴退立、)少納言進候、申云、着鈴、(如式者、乍居屋可申也、而進申者非也、)上曰、賜陸奥國、少納言稱唯、還座(前サ)召主鈴名、主鈴稱唯、少納言後以函(丞サ)授主鈴、々々還又立軒所、少納言仰云、賜陸奥國飛驛函給之、主鈴稱唯、鳴鈴走出、少納言共出、仰事由給使、(此事已在式文、而月來不被行、)

阿衡事

賜攝政太政大臣關白萬機詔

詔、朕以涼德奉茲乾符、臨鳳扆而如履薄氷、撫龍軒而若渉淵水、自非太政大臣之保護扶持、何得(眇サ)(以サ)悏寶命於黃圖、正旋機於紫極哉、嗚呼三代攝政、一心輸忠、先帝聖明、仰其攝錄、朕之冲以重眇孤煢、其萬機巨細、百官惣已、皆關白於太政大臣、然後奏下、一如舊事、主者施行、

仁治三年十一月廿一日

左大辨橘朝臣作之、事皆載宣命、而此廻有別勘載之詔書、

太政大臣辭攝政第一表、紀

尙書顧命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臣基經言、伏奉去月廿一日詔書、萬機巨細、關白於臣者、臣再三揣己、遂知不堪、臣基經誠恐誠惶頓首々々死罪々々。臣性固庸疎、器亦灌落、期以早退、如秋葉之待風、顧而自危、喩春氷之向日、況亦老隨老及、病乘衰侵、筋骨難支、驚空穴於虎嘯、行步易失、若平地於羊腸、然臣猶扶殘喘、未（无ヵサ）散敢乞骸、將爭載營之暫留、以効乃心之不貳、今幸逢无爲之代、庶作少事之臣、何忘昧暮之身、更滯明時之政、臣雖欲自勉、力難隨心、无如水流（无水如サ）、不寒而慄、伏願、陛下特賜允許、及（吸ヵサ）汗寵章、慰微臣流（汗ヵサ）行之意、垂恩苦請、免微臣叨恩之譏、元任慊懇之至、謹奉表陳請以聞、臣基經誠恐誠惶頓首々々死罪々々、

仁和三年閏十一月廿六日（扶桑畧記ナ）

答太政大臣辭關白勅、橘納言（廣相ナ）作

勅、太政大臣藤原卿、中務省昨進表函、披而讀之、有辭攝政、撫（憮ヵサ）然方寸、不知所爲、卿自天成德、惟岳降神、風槪延時、忠貞衛國、爰從貞觀、化諧蕭曹、洎乎元慶、寄重周霍、爾來三代緝熙、萬邦用能、崇（衍ヵサ）業極於隆平、驅蒼生於仁壽、先帝承渭橋之拜、是卿之功、朕厚翼室之延、忽誰之力、伏案、先帝詔命、今以爲卿勳効之高古今未有、將議其賞答其勞、卿素履謙光、常懷撝（挹す）抑、受寵有憂色、臨勞有退情、若其讓章勅答、比相往還、恐一日萬機、或致稽壅、故言不及賞、心在分憂、況朕愚未學政、孝何改道、卿乘鈞當世、佐命受遺、所謂社稷之臣、非朕之臣、宜以阿衡之任爲

卿之任、先帝右執卿手、左撫朕頭、託以父子之親、結以魚水之契、宛如在耳、豈而忘乎、援筆哽咽、言不多及、

仁和三年閏十一月廿七日

阿衡任事

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傳曰、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鄭義云、阿、倚也、衡平也、伊尹湯（湯カサ）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也、）

尚書曰、在太甲時、則若保衡、格于上帝、（孔傳曰、大甲繼湯（湯カサ）時、則有如此、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依安所取平焉、）

正義曰、阿衡、保衡、倶三公官名也、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官號伊尹也、

儀禮曰、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鄭注曰、諸公大國、有孤卿一人、與君論道、亦不典職如公矣、）疏曰、與君論道、亦不典職如公矣者、尚書云、大師、太傅、太保、茲爲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是三公論道无職、大國立孤一人、論道與公同、亦无職、故云、不典職如公也、周禮曰、或座而論道、亦通及三公矣、據件等文、阿衡者三公之官也、坐而論道、「具」是其任也、

仁和四年四月廿八日

助教兼讃岐權掾中原朝臣月雄

博士　善淵朝臣愛成

勘申阿衡事

晉書、詔曰、丞相錄尙書事會稽王昱、明德劭命、阿衡三世、廣相案、三世謂穆帝時、昱錄尙書事、專總萬機、（不脫歟）次哀帝時、進位司徒、統內外衆務、次海西帝時、進位丞相錄尙書事、加入朝不趍、贊拜。名等禮、又阿（河）閒王顒（顒）、上表曰、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宜爲宰輔代齊王同阿衡之任、於是進頻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錄尙書事、執朝政、无巨細皆就諮也、據件等文、上公（士无）攝萬機者、謂之阿衡、廣相偏見其成文、著於詔草、而經家勘云、阿衡准周三公、可无典職者、是極所不安也、何者伊、尹爲殷三公、殊號阿衡、構（用）家宰兼卿士、无所不統職務、而引周三公、稱无典職、是不安一也、三公之職周也、獨无典職、至後代及大唐三公之職、无所不統、然則殷三公、准周代耶、准唐代耶、而无猶指的、妄准周无典職、未見所據、是不安二也、屬文之躰、會（命）釋首尾、乃成其儀（義）、未聞以二字（雖）破（攸）一篇、古人有言、書不書言、々不書意、又言得魚忘筌、得意忘文、然則文章之雖聖人欣歎、廣相方拙文章、職非起居、乍奉詔（命）、今不得辭退、輒草件文、無敢所追、

撿阿衡官所職事

毛詩曰、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毛傳曰、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鄭義云、阿倚也、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故以爲官號也、正義曰、尙書君奭、注曰、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至大甲改曰保衡也、阿衡、保衡、皆公官、然則阿衡、保衡一人也、彼注、阿衡爲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

尙書君奭曰、在昔成湯受命、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
　正義曰、阿衡保衡、此並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
又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其祖、百官摠己、以聽冢宰、孔安國傳曰、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也、
又周官曰、太師、太傅、太保、玆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師天子、臨師法專々相〔所カサ〕天子、保安天子也、）宋書、百官志曰、殷大甲時、伊尹爲大保、今撿此等文、阿衡者、三公官名也、然則阿衡所職、可同周官三公也、范曄、後漢書廿八將論曰、或崇以連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注云、樊噲封爲舞陽侯、灌嬰爲丞相、封爲潁陽侯、晉書、簡文帝紀曰、皇太后詔曰、會稽王、阿衡三世、道化宣流、又曰、朕居阿衡三世、不能濟彼時雍、又曰、會稽王道子傳曰、阿衡之重、言何容易、齊王冏傳曰、河間王顒、上表曰、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宜爲輔代、同阿衡之任、晉中興書曰、泰和元年、詔曰、會稽阿衡、孝宗有保太子之名也、今勘諸史、斯文甚多、不可勝記、或以丞相稱阿衡、或以大司馬稱阿衡、或以攝政稱阿衡、或以錄尙書事稱阿衡、凡作文之斷章爲義、迭有不同、无可適從、未可據件等之文決定其任、然則阿衡職、可依經家之義、
以前勘申如件、
　　仁和四年五月廿三日

正六位上行少外記紀朝臣長谷雄
從五位下行大内記三善宿禰清行
從五位上守左少辨兼式部少輔藤原朝臣佐世

一撿阿衡官事

右阿衡、即三公官名、前日勘申既畢、不更重勘、

一撿三公典職事

右撿尚書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玆惟三公、從(論〔書〕)道經邦、燮理陰陽、注曰、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逆コヌ)、經緯國事、和理陰陽、正義曰、三公俱是教導(道〔書〕)天子、輔相天子、總其事而爲之名、三公皆當運致天子、使歸於德義、天子立三公、曰大師太傅、太保、无官職、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任職、故曰、作而行之、謂之卿、又晉書職官志曰、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署歟ナ)、大夫知人事、烈士去其私、今案此文、三公无典職、殷、周(同歟ナ)。制、經史明文、无可更疑、

仁和四年

一撿伊尹攝冢宰事

右撿尚書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日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其祖、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也、注曰、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也、又毛詩曰、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正義曰、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今案此文、伊尹兼卿、猶如周制、但說阿衡者、指謂之三公官名、不謂兼卿士者之惣號、然則三公兼卿者、可有典職、其不兼者、可无典職、是知伊尹制百官之時、以其暫攝冢宰也、非據阿衡之職焉、今稱阿衡、即是三公、更忽有何典職、

以前勘申如件、

仁和四年五月卅日

正六位上行少外記紀朝臣長谷雄

從五位下行大内記三善宿禰清行

從五位上守左少辨兼式部少輔藤原朝臣佐世

或本、仁和四年六月日、助教中原月雄、博士善淵愛成者、可勘據之、

御日記云、仁和四年五月十五日、太政大臣進奏狀、偁、可被定行雜務事、太政官奏事、右國家之事、一日萬機、而自去年八月迄于今日、未奏太政官所申之政云了、臣伏奉去年十一月廿一日詔書、萬機巨細關白於臣、幸遇无爲之世、當作少事之臣、由是上表辞謝、不敢曰當、又奉同年閏十一月廿七日勅旨、宜以阿衡之任、爲汝之任者、其矜臣以阿衡之任、是增臣以素飡之

責也、但未知阿衡之任如關白、何得持疑久矣、伏聞、左大臣令明經博士等勘申云、阿衡之任、可無典職者、以其可無典職、知阿衡之為貴、以臣比擬、非所克堪、抑至于无分職、知暗合臣願（恐脫之字ヵ）為少事（宰ヵ）臣之請、伏聖（望ヵ）、早仰執奏之官、莫令擁滯萬機、去六月朔日、左大臣侍簾前、召參議文章博士橘廣相朝臣、右少辨藤原佐世、助教中原月雄、有所對論、先是太政大臣上表、有辭攝政、有勅不容、其中有以阿衡之任為卿之任句、爰世論嗷々、大閤持疑、左大臣聞之、不私勘之、輙使道々博士等勘申之、爰申云、阿衡、殷三公官名、准周代不典職、然則大閤者、不可聽政者也云了（々ヵ）、夫周代三公不典職之謂者、彼周代有六典職、所謂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也、彼三公之尊、與王同職、不以（恐脫名字ヵ）一職官、故與六典之分職、理（致ヵ）政相殊之謂也、非惣三公不為政之謂也、又既云、與王同職、然則王者不為政者、從佐世議、若王者、謂可惣天下之事、者、三公何因不總天下之事哉、事具周禮疏、仍去五月廿九日、召左大臣、以愛成佐世等勘文及作勅人廣相朝臣勘文等、於左近陣頭、令辨定件兩疑、大臣言曰、彼此是非忽難理也、答曰、知書之大義者誠難、但聞彼此之辭論相定非（是ヵ）、仍迄于今日、召件人於殿上、述兩人之義、聽其言、各有道、是日暑熱、心中煩苦、仍不辨了、萬機之事、无巨細皆雍（壅ヵ）滯、諸國諸司、愁恨萬端、使左大臣「就太政大臣」（衍歟）就太政大臣之第曰、如前詔、心且（旦ヵ）行萬事、一日早朝左大臣還奏曰、昨暮仰彼太政大臣、奉詔已畢後、語奏此事、未定阿衡之趣者、不能行政、朕以為不可然、先日先帝、左

執愚之手、右執相國之手、託曰、我日衰耗、不知是據何事、此人必知卿子爲輔弼耳、於是帝
崩、以後朕謂彼大臣、今無親可憑、既成孤未覺知政事、更屬誰人、惣無善惡、皆以當知、況卿
從前代猶攝政焉、至朕身親如父子、宜攝政耳、答曰、謹奉命旨、必能奉、何大臣出如是異議
哉、甚（其ｻ）爲不便、五日廣相朝臣奏五條愁文、其文云、一愛成、月維、勘文曰、尚書正義曰、阿衡、保衡、
俱三公官名、非常人之官名、蓋（羞ｻ）當時特以官號伊尹也、者即引儀禮疏曰、三公論道不典職云
々、是極不安也、何者既稱非常人之官名、當時特號伊尹也、然則殷國之世、只在伊尹一人、殊
受斯號、何更引他三公論道之義哉、仍以此事難問諸儒、佐世申云、除伊尹之外、無他阿衡
之狀申了、二儀禮、是周事也、以周事證殷事、忽所不安、仍以此事難問諸儒、佐世勘申云、晉
書職官志、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以此論之、殷周一同云々、廣相伏思之、甚不安、何
者調陰陽、通寒暑、非指三公无職、九卿之謂也、只引殷時有三公九卿之名證也、而以此文證
殷周同三公无職掌、未分明也、按、殷官二百、周官三百、大略惣有此異、何必一同、三公无職、是
周世也、至後代則三公之職、无所不統、而今諸儒申三公无職、極不安、佐世申云、所申只阿衡
之任也、未被（召ｻ）問古今三公之職、故不指申後代之事、是忽不安、何者欲稱无職、則引晉書志、至
有職之文、則申非被問之事、極不安、曰、佐世申、後代稱阿衡者不定、或謂爲丞相者、或謂爲
大司馬者、或謂錄尚書者、或謂攝政、然則後代之事不定、不足爲信、惣可據經家之義云々、

是亦不安、何者稱阿衡者、非謂爲丞相大司馬等職也、指謂執朝政者耳、故其官不定、揚駿以大尉錄尙書事、會稽王昱晉穆帝時、以撫軍錄尙書事總萬機、哀帝時、以司徒統內外務、海西帝時、以丞相尙書錄事、是晉詔所謂三世阿衡者也、成都王穎、以大將軍錄事尙書事執朝政、齊王冏以大司馬輔政、件等諸公、以執朝政、謂之阿衡、是一同也、何以其官異、而稱阿衡之名不定哉、至廿八將論是文藝、欲論灌嬰非其人居其官、故推崇丞相、謂之阿衡耳、非嬰身生被稱阿衡也、嬰死後五百餘年、范曄所作之文也、不可爲此事之證、五佐世申云、勅答若稱伊尹之任、則可謂有典職、今稱阿衡之任、則可謂无典職、云是最臨不安、何者史記曰、伊尹名阿衡、又除伊尹外、無他阿衡之狀申畢、而何以伊尹阿衡爲列、最臨不安也、爲恐判書不省、

九月十日云々、朕之博士是鴻儒也、當以太政大臣令攝政之詔書、令此人作之、其詔文華雖遺麗、而徒有阿衡之句、是則群耶所託意、於是公卿以下、枉稱有罪之人、于時在六月晦日、有大祓之事、其日无公卿一人、外記等至太政大臣官請處分、即仰云、當告廣相朝臣、外記告廣相朝臣、答云、間奏龍顏仰云、莫罷行云了天下嗷々、自此始也、但其實否所不知矣、十七日、朕博士之事、命送太政大臣、其辭曰、先日太政大臣參入時、以其事示時平朝臣、厥後世間嗷々萬端、況乎復朝政壅滯、天下愁苦、以是等事問左大臣、即答曰、此事如是、諸務猥集、一日希

曰、爲陳官事罷向大臣家、昨日以前、設官史座、今日无也、仍令人每事通陳、返答曰、阿衡之趣、當案以否哉、何以來耶〔邪カ〕、希答曰、能脩无案、問口徒還去了、厥後召明經博士愛成、助教月雄、左少辨佐世等、與廣相朝臣相對、使各許〔詳カサ〕指其正條、愛成等奏曰、阿衡者三公官名、无所執當、但三公之事、件人等所引言違謬、吾博士所指明、左大臣曰、彼是有所執不伏、須罷退陣頭退〔无サ〕辨問之耳、俄而還奏曰、元〔无カサ〕智而兩論難辨、喧嘩不斷者、又其〔具カサ〕問之博士、所問如故、佐世所答又如先、問答猶未悉詳、朕內心欝憤、頃之左右云了〔々カサ〕、嗽了〔々カサ〕轉起、爰未定其事耳、如此之旨、示送太政大臣、十月廿七日云了〔已カサ〕、朕博士月來蒙冤屈、隱居不仕、朕傷之日深、仍今賜書於太政大臣、述朕本懷、其報奏曰、御書具奉云了〔已カサ〕、又廣相朝臣事先日奉了、而重賜仰示矣、基經從始无何意、然前詔者有可關白大少事之恩命、後詔者以阿衡之任爲卿任者也、微臣疑先後之詔、其趣一同、暫不觀官奏、敬愼之懷、更无他腸〔賜サ〕、而去六月有不善之宣命、可謂當時之一失、謹奏、首〔酉カ〕二尅、勅遣使召博士廣相朝臣、即使參入、召於龍顏、勅曰、依不善事、久〔又カサ〕以隱居、中心悼念、然而事遂歸理、早就本職、勤仕官事、即下階再拜、十一月三日、先度詔書、參議廣相朝臣所作也、次一度詔書、同人所作也、而諸公卿依不先觸及於己、毀讀〔譜サ〕作者、右少辨希、詩〔持カサ〕官奏詣太政大臣許、大臣先問曰、先詔旨者、先關白太政大臣、而後奏下者、後詔以阿衡之任爲卿任者、此事如何、是彼大臣逢希而所言之事也、答曰、關白奏下幷阿衡之由、憶念依內其義、而先所白也云々、朕聽其

言、召希問之、希具奏。其趣、仍召對廣相朝臣與佐世等、詳問其事、佐世以爲引阿衡者、是不預
政事之義也、以此答之欲定其事、公卿等皆稱病退出、明日左大臣進奏白（曰カサ）、太政大臣不聽事
已久、連出權謀政、詔書可施行、朕聽此言、不肯容許、大臣同請（固カサ）、（然カサ）豈則不可知、速誅錯可防之未
然、朕遂不得志、枉隨臣請、濁世之事如是、可爲長大息也、
天皇加詔旨良萬止宣、御命乎衆聞食止宣不、太政大臣藤原朝臣、先々乃御世「々々」（扶桑畧記无）與利國家乎濟助ケ、
朝政乎摠攝奉仕賜倍利、又援立先帝保護朕躬、「天」（仁波〔扶〕）功大德高己止、古之周霍與利毛超多利、朕即位之初（天〔扶〕）
仁、所念行之「保已」（〔扶〕无）異代乃聖明毛猶仰其輔助利、況乎末少子仁之天、何不倚賴委付止（无）所念行。去
年（〔扶〕）。十一月廿一日下詔書云、萬機巨細皆關白於太政大臣、然後奏下、而上表天固執閑退之志、爰（天〔扶〕）（〔扶〕敢）
即令左大辨橘朝臣廣相作勅答而下之、其結句云（宜〔扶〕）、以阿衡之任爲卿之任、而倚持疑。不肯
視事、天下之務皆盡擁滯多利、於是使明經記（紀〔扶〕）傳之道人々等勘之、申云（无〔扶〕）、阿衡者是殷世三公官名、
三公者座而論道无（所〔扶〕）。典職止申世利、然則以三公之貴天更煩碎之務乎閑給倍久毛不在奴（奈利）、然而朕之
本意波、萬政乎關白天、欲賴其輔導止之天（奈毛）前詔波下世流（奈利）、而奉（之〔扶〕）旨作（无サ）勅答之人廣相加引阿衡波、已
乖朕本意（多流）（奈利）、宇倍「母」（〔扶〕小字）彌固辭退之（久〔扶〕）坐奈利介（利止）、驚支御坐「時之」天、更重天述御意天宣久太政大臣自
今以後、衆務乎輔行比百官（乎〔扶〕）。總賜倍、應奏之事、應下之事、如先（必〔扶〕）諮禀與、朕將垂拱而仰成止宣、御命乎
衆食止宣、

仁和四年六月二日

勘申左大辨正四位下橘朝臣廣相犯罪事

右被上宣偁、萬機巨細、關白太政大臣之狀、詔書下訖、而上表固執閑退之志、爰「令（作勅答カ）」之人廣相引阿衡之文、仍令道々人了（々カサ）勘申云、阿衡无典職者、而廣相猶申有典職不伏、仍今年六月七日、重下詔書偁、詔本意、萬政關白、欲頼其輔導、前詔下也、而奉旨作勅　答之人廣相引阿衡、彼已乖勅本意、宜勘申其罪者、謹撿詐僞律（唐律廿五ノ七）云、詐爲詔書及增減者遠流（絞〔唐〕）、注（唐律疏文）云、謂因詔勅成文而增減其事（宇〔唐〕）、名例律云、五位以上犯流罪、以下減一等、又條云、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位以上以一官當徒二年、仍解見任「職事」（律无）、又條云、以官當徒者、罪輕不盡其官、留官收贖、又條云、三流同爲一減者、今引无典職阿衡、已乖勅本意、准撿律條、不異增減詔書、仍從遠流、請減一等徒三年、身帶正四位下、以正四位下一階、當徒二年、餘一年、合贖銅廿斤、仍解見任職事、仍勘申如件、

仁和四年十月十五日

左衛門少志櫻井貞世

右大史兼明法博士凡春宗

勘解由次官兼大判事播磨大掾惟宗直宗

件勘文未進之前、有　恩詔被免、仍不進之、

奉昭宣公書 菅丞相讚州刺史時

某白、不信而諫謂之訕、過而不改謂之過、某去年與平季長共陳讜說、是訕也、今日不堪愚款、獨進狂言、是過也、某萬死再拜、願賜縱容、某今月日偷入皇城、適有或人告以一事、曰、左大辨廣相朝臣、奉勅、作答大府上章之勅書云、以阿衡之任爲公之任、明經善淵愛成等、引毛詩、尙書君奭之義、即述其說云、阿衡者三公之官、座而論道、紀傳藤原佐世等、摘後漢書、論晉簡文紀之句、更釋其意云、阿衡者或稱丞相、又名攝政、六月七日宣命云、作勅答之人廣相引阿衡、以乖朕之本意、去十月、大臣命明法博士云、定廣相所當之罪名、諸人云了、廣相忌避阿衡、久不口仕、某自愛或人之語、寒心酸鼻、寢食不安、先爲己業、次爲大府、所聞者一、而悲者二、所言者近、而所慮者遠、何者失作文者、不必取經史之全說、雖避逅取之、或斷章爲義、遺辭之所膏液、弄聖賢於筆頭、隨手之所剪裁、破經典於毫上、況遇膠黏之數字、得旁影之成文、偏是其言詞、不知觸於忌諱、自有風雅篇章以來、孰敢能免斯弊者乎、廣相探伊尹之舊儀、當大府之典職、本義雖與詩書反乖、新情自與漢晉冥會、視其所以、親其所由、非挾於異心以作斯文、蓋因同躰而倒彼義也、若起于廣相、留爲流例、後之作文者、未必免罪科、々々不免、則緣情躰物、豫設對吏之詞、言泉思風、先書入宰之簡也、當是時、法官論曰、尋有舊章、理宜遵用云了、大府寧爲作文者、廻哀惜之情乎、又去夏到國者皆曰、上自公卿大夫、下及婦人兒子、知之不知、无

揚名

尙侍殿下

不談廣相爲口實、如行人言、唯以爲、其爲衆毀所歸之、故天下共罪之也、若令他人坐此同罪、因其罰深過淺、必有爲彼訴者、可哀則毛羽創病遞生輕重之手、春雨秋霜交出愛憎之口也、當是時、法官論曰、刑无二科、理宜一定云了、大府寧爲被訴者、立敢降之議乎、如是則世之特好文章者、爭避網羅、爭避網羅、則无家學之人、无家學之人、則文章自茲而廢矣、某自非橫草之後、家少代永之親、官爵則詐朝廷、以家風聲價忽嚇世人、以祖業、仰思先進、伏見當時、雖云文士之多、人未若奬內之累代、昔者楚君外發歎於墜屨、野婦零涕於己簪、非物之貴、不忘故也、況某父祖揚名之業、子孫出身之道、一朝停廢、豈不衰乎、是其爲已業所悲者也、廣相爲當代所立者、大功一、至親三、何以謂之、閭里言曰、先皇欲立今上爲太子者數、而大府不務奉行、其間小事、人皆聞之、廣相內結婚姻、外託師傅、萬方祈請、无不盡誠、斯事雖出于街談巷語、或萬分之一可採用矣、詩曰、无德不酬、无言不報、小言小德、猶可酬報、況爲聖致精誠者乎、是廣相所立之大功也、廣相外孫皇子見有二人、今上龍潛之日、相視褻近、父子天愛也、豈无顧念乎、既愛其孫、故其祖之不可惡者可知、其至親一也、廣相女子者、今上在邸而所娶、々後四年乃爲天子、雖可不專後廷之夜、何以乍割前日之恩、既親其子、故其父之不可疎者可知、其至親二也、尙侍殿下者、今上之所母事、其勞之爲重、雖中宮而不得、其功之爲深、雖大府而不得、而廣相始以女子附屬尙侍、轉自尙侍奉進今上、婦人以仁爲性、不必思其大義、

始屬之志寧不哀憐、故尙侍爲廣相之意亦可知、其至親二也、又聞、去年先皇晏駕之朝、今上承
嗣之夕、功成漏剋議定須臾、因緣貴府之持重、无有傍人之出言、宜哉先皇之寄顧託也、史曰、
非上聖不能大知、故拘常品、々々之人亦有常識而已、大府臨時爲社稷之器、寫(曷カ)若廣相積
日有祈禱之功、大府居位爲師範之儀、曷若廣相信有講授之勞、大府大唯爲大臣之貴(貴サ)、曷若廣
相家中有皇子之親、大府攝政、爲家宰之臣、曷若廣相承恩有近習之故、縱使聖主被逼外
議、豈不相近、揆其內情、未失(必サ)爲嗛、然則廣相、逾揩陰怨於大府、聖主窓(宜サ)餙外形於大府、爲大府
計之、甚无謂也、又藤氏功勳、勒在金石、公侯將相、冠盖如雲、近代而降、漸似蕭索、位高德貴者、
年齒衰老、年壯才聞者、位望畢(卑サ)微、雖有非常、无人可備、雖有不虞、无士可謀、儻憑大府神明
之德、未墮顯祖不朽之名、夫百丈之木、爲一蠹所傷、萬尋之堤、爲一蟻所决、廣相(有才脫カサ)有智、有謀、
有慮「有慮」(衍カサ)有親有故、有功有勞、伏惟大府裁察、勿爲有才智謀慮者爲怨有(府カサ)、勿爲有
親故功勞者爲摧首、是其爲大府所悲者也、廣相者、某先父相公之內(門カサ)人、然而未曾聞爲某
有恩怨、約而言之、魏文帝所謂文人相輕也、今之所陳无他用意、不勝己(慶カサ)業之欲度、續以狂
昧之拙誠、伏惟、大府深思遠慮、再三反覆、又近者如聞、明法奉宣之後所論各異、或云、職制律云、
被詔書〔唐律〕廿五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八十、注曰、失錯謂失其旨、廣相是失詔書旨也、或
云、詐僞律曰、詐爲詔書、及增減者遠流、疏曰、意任(在〔唐〕)詐僞、而妄爲詔(制〔唐〕)勅、及因制敕成文、而增減其

令義解聞御畫次有大納言位姓五字

事、苟廣相是詐爲詔勅也。如是則兩家之說、有重有輕、不知誰能得其實論、謹案職制律、謂、
文[歷]
施行詔書、失錯其旨者杖罪、異于廣相作詔以乖主上之旨、詐僞律、謂、不據勅命、妄自爲語者
遠流、反于廣相奉勅、以違人君之意、々律文遂无正條、將以因准論之、因准論之、疑罪自徒
輕々、則廣相之无患明矣、若法之所當罰不足患、則大符先於施仁之命、諸卿早停斷罪之宣、
若世之所爭、不得已則託以放逐邪臣之議、莫用詐爲詔書之律、古人有言、可斷不斷、還受
其咎、其恐事旨變生、後悔无及、某萬死再拜謹言、

公式令

論奏式

太政官謹奏　其[令]
　某事　謂乙假令注云、太政官謹奏用正税事之類也、

太政大臣位臣姓名

左大臣位臣姓名

右大臣位臣姓名

大納言位臣姓名等言、云々、謂假令注云、爲充軍粮、用其國正税之類也、謹以申聞謹奏。　聞御畫

　年月日

聞御畫

右大祭祀、謂神祇令所言大祀及臨時大祀之類也、支度國用、謂、太政官、准年豐儉增減用度、假令年事不入家宰留用、年事皆入乃復其初之類是也、即(與〔令〕)計主與寮、支度國用、同文異義也、增減官員、謂增減省職寮司及主典以上員數也、斷流罪以上。(及〔令〕)除名、謂、此所司不得專斷、事必須議奏者、假令獄令、犯罪應入議請者於官議定、雖非六議、但本罪應奏、處斷有疑及經斷不伏者、亦衆議定之(之〔令〕)類是、但刑部及諸國斷流以上、及除免官當者、連寫案申太政官、雖是流以上而非可議者、故入奏事也、問、免官以下、處斷有疑者、依獄令云(合〔令〕)議定、且得入此條哉、答文云除名、不稱免官、輕重已異也、廢置國郡、謂、廢者廢也、置者置也、差發兵馬一百疋以上、謂、差發騎兵也、文唯舉馬不言人者、其馬不可獨用、必有人須知、故若差發步兵百人、亦准此式也、用藏物五百端以上、錢二百貫以上、倉粮五百石以上、謂、其自餘貨物、准價相當者亦准此式、「若」(〔令〕无)牛五十頭以上〔令〕朔節所用、威儀兵仗及位祿季祿等、「雜」(雖〔令〕)物多數、事是尋常、故入下條也、奴婢廿人以上、馬五十疋以上。若勅授外應授五位以上、謂除勅授外、官議合敘者、其選敘令、計考應至五位以上奏聞者入奏事式也、及律令外議應奏者、謂假令依年凶荒、議奏給復之類、此以「即」(〔令〕无)其无正文即爲律令之外。(也〔令〕)並爲論奏、畫聞訖留爲案、御畫後注奏官位姓、

論奏事、々々、廢置山陵、「官職公卿」(〔西宮〕无)依病不上。(職〔西〕)等之類、其數多端、延喜三(元〔西〕)年十月十六日、致害論奏事、其由不詳、

太政官修論奏、公卿連署了、其文外記直可付內侍歟、當上卿「可」(〔西〕无)別奏歟、未詳、但諸衛舍人擬補之奏文、本府附內侍及藏人、御畫訖、各返給本府、子細未詳、

太政官謹奏

參議從四位上藤原朝臣元輔

右謹案、選敘令云、職事官患經百廿日解官者、今件人依病不上滿百廿日、仍准令條、其狀奏聞、

謹以申聞謹奏、

天祿三元〔西〕誤年九月廿七日

正二位太政大臣臣藤原伊尹

左大臣從二位兼皇太子傅臣源兼明

正三位守右大臣兼行左近衛大將藤原賴忠

大納言正三位兼行陸奥出羽按察使源朝臣雅信

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衛大將臣藤原朝臣兼家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朝臣重信

中納言從三位兼行中宮大夫藤原朝臣朝成

權中納言從三位臣藤原朝臣兼通

中納言從三位兼行左衛門督春宮大夫源朝臣延光

中納言從三位兼行民部卿藤原朝臣文範

參議從三位行大藏卿兼右兵衛督臣源朝臣重光

參議從三位。行〔西〕左兵衛督。兼〔西〕讃岐守藤原朝臣濟時

參議正四位下行右衛門督藤原朝臣齊敏

參議左大辨正四位下兼式部大輔。備〔西〕前權守臣源朝臣保光

參議從四位上（以下〔西〕无）行左近衞中將兼備中守臣藤原朝臣（无サ）爲光

今案、件狀、頗相違令文、是若舊例歟、公卿依病不仕論奏、今案、申於攝政歟、先大臣名之故也、

職制律云、上書若奏事而誤者笞五十、口誤〔律〕无「者」減二等、口誤不失事者勿論、上書、謂書奏特達、奏事、謂面陳、有誤。（者〔律〕）笞五十、若口誤「者」（〔律〕无）減二等、合笞卅、若口奏雖誤、○（事〔律〕）意无失者不坐、上太政官而誤笞卅、餘文書誤笞廿、誤謂脫剩文字及錯失者、上太政官而誤者、謂內外百司、應申太政官而有文字脫剩及錯失者合笞卅、餘文書誤者、謂非上太政官、凡「是」无ダ）官文書誤者合笞廿、即誤有害者各加二等、有害、謂當言勿原而言原（之〔律〕）當言千端（而〔律〕）言十端之類、謂上書奏事誤有害者、合杖七十、上太政官誤有害者、合笞五十、餘文書誤有害者、合笞「卅」（卅ダ）是各加二等、注云、有害謂當言勿原而言原之、當言千端而言十端之類、稱之類者、自須以類求之、類例既多、事非一緒、假有犯罪、當言原之而言勿原、當言勿原而言原之、承誤已行決、及原放訖者此即當條雖有罪名、所爲重者自從失出入論、不可直從有害加二等、若誤可行、非上書奏事勿論、可行、謂案「者」（省〔律〕）可知、不容有異議、當言甲申而言申甲之類。（謂〔律〕）上太政官以下、雖誤案驗可行者皆不坐、可行者、謂案驗其狀、省察是非、不容更有別議、當言甲申、○（之日〔律〕）而言申甲。（之日、如此）之類、是案省可知、雖（朱サ）誤皆不合罪、

物云、奏事者、公式令云、論奏便奏事等皆是、宋云、上東宮誤減一等、未奏者依詐僞律減一等、私詐僞律云、〔唐律廿五〕奏事上書、詐不以實者徒二年、未奏者各減一等者、依此未奏者可減一等、

職制律云、稱律令式不便於事者、皆須申太政官議定奏聞、若不申議、輒奏改行者徒二年、謂律令及式條內有事不便於時者、皆須辨明不便之狀、具申太政官議定、以應改張之議奏聞、「若」（〔律〕无）不申太政官、直述所見經奏改者徒二年、即詣闕上表者不坐、謂、詣闕上奏、論律令及式不便於時者不坐、若先違令式、而後奏改「年」（亦〔律〕）徒二年、所違罪重者自從重「罪」（斷〔律〕）

〔集解〕三十一

論奏式條、穴問律令、不便於事者、皆議定奏聞者、雖議不入論奏哉、答、然耳、師云、可入此條、何者申太政官、議定可奏聞之故、（此所謂、律令外議可奏、）

已上詔書論奏、皆有御畫、至于勅書、不制御畫、竊尋先例、或有御畫、或無御畫、但年中行事、已經御畫、未詳、其文能可尋撿、（但可无御畫乎、何者有無不定之故也、）注サ

近衛式云、擬近衛者、預擇定便習弓馬者、入色卅人、已下白丁十人已上、修奏進內侍、下〔式〕

兵衛式云、擬兵衛者、預擇定便習弓馬者、入色廿人已下、白丁五人已上、修奏進內侍、奏 下〔式〕衍カサ

諸衛擬舍人、修奏進內侍、雖存舊府之式、未見畫聞之由、但年中行事、幷注御畫、未知其說、同可尋撿、

政事要略卷第三十

調庸未進事 違期麁惡拒捍、付出租税拒捍、文在此中、

○調庸未進事 違期麁惡拒捍、付出租税拒捍、文在此中、

交替式云、太政官符、一調庸未進事

右去延暦八年五月十五日、下諸國符偁、得備中國朝集使介從五位下下毛野朝臣年繼解状偁、去年□月奉使入京、而當年調物使附年繼、依有未進雖數遣催、在國之官曾不存心、謹撿太政官去寶龜十年八月廿三日符偁、入京公使无返抄者、不預釐務、奪祈申送者、今國司等偏存此符、專累使人、無心催領、奉使之徒勞苦京下、遷任之日即奪公廨、在國之宰曾无相催、班祈之日競望優給、未進不絶則由於此、望請、如此之類、不論彼此同奪其祈者、判官目已上公廨共奪申上、但遥任便附者、不在奪例者、

〔十[交替式]　主タ　云サ　使サ　還サノイ　因サノイ　田サ　過附[交]〕

以前承前條例、如件、今被右大臣宣偁、奉勅、依少奪多事實不穩、而斛米疋絹一切未進、則偏稱格式悉奪公廨、於事思量深乖弘恕、自今以後、宜國司史生以上各作差法、准未進數割其公廨、竝色辨備進納京庫、但其未進之物、徴收以充公廨、其省寮計會、毎年勘出、然則未進之源、從此而絶、自餘事條一依先符者、省宜承知准勅施行、

〔藤繼繩　任[格]　大[格]　物[交格符宣]　十[符宣]无　納[格]　此[交]〕

今被至勘出三代格卷八貞觀四年九月廿二日官符中載之

依少至京庫符宣抄卷八寛平六年八月四日官符載之

太政官符至十二月廿九日三代格卷八載之此符本卷二百八十頁重出三代格卷七承和十一年七月廿六日官符中載之

唐律諸應輸課稅及入官之物而廻避詐匿不輸或巧僞濫惡者計所闕準盜論主司知情與同罪不知情減四等

唐律同遠流作冊端加役流五十端加作唐律同但唐律並作匹

唐律諸部內輸課稅之物違期不充者以十分論一分笞四十一分加一等注州縣皆以長官爲首佐職以下節級連坐疏議全違期不入者徒二年

延曆十四年七月廿七日

私記云

太政官符

應調庸麁惡及違期未進、依律科（犯サノイ）罪各令塡納事

右（拔〔格八〕）。廐庫律云、應輸課稅及入官之物、而巧僞濫惡者、計所闕準盜論、主司知（至タ）情與同罪、賊盜律云、竊盜一尺杖六十、一端加一等、五端徒一年、五端加一等、冊（卌イ）端遠流、是麁惡之罪也、戸婚律云、輸課稅之物、違期不宛（充〔格七〕）者、以十分論、一分笞冊（卌イ）、一分加一等、國郡皆。（以〔格八〕）長官爲首、佐職節級連坐、注云、全違期不入者徒二年、是未進之罪也、被右大臣（內麻呂）宣偁、奉　勅貢調違期、輸物濫惡、法有恒科、理合遵行、而國郡怠慢不憚憲章、仍承前立（〔格七八〕）格數施嚴制、主典已上差充專當、如有違闕解任決罰、使無返抄不預釐務、相代奉使同奪（十之イ）公廨、而國郡官司曾不改悛（換イ）、空設（朝〔格〕）條章何能懲肅、加以使未畢事偏不預釐務、傍官有故「誰（唯詎サノイ）」可從政、夫罪不在重法貴（罰〔格八〕）必行、准據法律實足懲革、自今以後宜改前格、一依律條、更莫寬宥、但使差主典以上公勤幹了者充之、若有未進者、宜依延曆十四年七月廿七日（四〔下文〕）符、上下作差割公廨析辨備令進、

大同二年十二月廿九日（三代格八）

交替式

又條云、太政官符、應准未進調庸數沒國司公廨幷調使歸國事　右撿案內、太政官去仁壽二

零疊見令義解卷三五葉

年四月二日符偁、右大臣宣、奉勅、調庸之物輸貢有期、而今諸國遠者數十年、近者五六年、皆作
未進、一無返抄、因茲深法嚴科前後重疊、加以一差調使之人、永無歸國之期、若有不上、隨名
解官、諸使之中譴責殊深、雖違式不備、責在奉使之小吏、押(狎イ)法不勤、罪歸執事之官長、今須諸國
調使、雖有未進、期(勘ナ)損益畢、便遣歸國、與官長共催督未進、兼以公廨辨備、速令納訖、其使政(サノイ改)
惣成之日勘會抄帳、并受返抄、並如常式、若今年未進來年不究納者、所司別錄過期不納之
國、申送民部省、即沒使及長官一年公廨、夫罪依一重、不可再科、先有計日奪俸之格、今則從
停止、但貢調限〔交〕无「月」日之後、損益未畢之前、若有依病及无故不上之輩、即依法條處之解官
者、今被右大臣宣偁、奉勅、夫改張法式、爲濟公途、而格後數年未進見成(衍ナ)事、推尋其意、緣人
不堪、凡國中之政上下共知、獨沒長官公廨、頗不愜人情、去延曆十四年七月廿七日格偁、依少
奪多事實不穩、自今以後、宜國司史生以上各作差法、准未進數割其公廨、隨色辨備進納京
庫、省察計會每年勘出者、然則勘納之格彼此分明、而所司無意勘出、不勞辨納、又式云(民部上)、貢調
庸使者、物之與帳同領入京、不得先後零疊者、由是言之、調庸之物領將可貢、不可留落致
怠、但所司勘返并有損之國、得引歲月頗置未進、因茲制格問施催責、無(休ナ)伏、今須當年未進來
年不究者、主計寮具錄未進數、明年三月以前移主稅寮、即准未進數沒〔三實五十ノ十左〕作即沒國司公廨國司史生以上公廨、兼上而〔五〕
復命、未進調物依數辨納、但事不得已便附在京司、不在沒公廨之限、某(其ナ)使違期不到、科責如

十一日下脫以後二字按此說誤當從舊刪以後二字

恒、又無返抄者、依寶龜十年八月廿一日格、奪料申送、頃年貢調使公文下寮始責着到、雖公文遲下所司、而不上之責無加其身、十一日[下]有イ 因茲延引年月、不勞催下、須公文進官之後一向直寮、縱令稽留不下者、使等錄狀申官省、無故拘留者、各尋所由、將處科條、其公文進官身不直[交]置寮者、外題下時計不上日、若無故滿[下文、交]二イ滿卅五、依病經百廿、所司具錄申省、其勘損益之間、上日不足三分之一、責如先格、勘畢歸國、催未進并勘會抄帳、請返抄並如仁壽符、

齊衡二年五月十日（貞觀交替式復出當參看）

交替式
又條云、右大臣宣、去齊衡二年五月十日格云、當年未進來年不究者、主計寮具錄未進數、明年三月以前移即[四右]主稅寮、而准未進數、沒國司史生以上公廨、兼復令未イ未進調物依數辨納者、今聞、所司案據件格、執論各異、或云、以十二月為來年之限、然則入正月來、當為違期、或云、三月以前為移寮之程、當此中間、究進調物、而處之違期、恐乖功[七葉]格意、然則三月十一日以前猶為合期、上件論者、或拘文以略義、或案義以忘文。格辭之不切、誠當有發明、夫稱來年三月者、實是延緩期程、欲填未進之謂也、假令寮移未送之前、進[廿葉]調物已進於本司、責此以為違期、奪其公廨、則頗涉苛酷之義、非制格之元意、然則雖有逾年之怠、須免違期之責、又稱三月以前者、三月卅日為限、今須三月十一日「以後[廿葉]為納官之限」卅日以前為送移之限、若十一二サ日以後卅日以前、有調物進於本司者、辨官須令本司勘申、即注外題下於民部省、雖即先載移文、而莫以為違期、

應令至九月十五日三代格卷八載之 仁和四年七月廿三日符見三代格卷五 貢進調庸至留請格無

又租帳者調使所進也、事〔因(下文)〕須彼〔廿〕帳下所司、則早自備勘以絕後累、而今聞或國使等棄之、不以爲意、勘損〔稅サイ〕益畢、則爭自歸國、至勘移帳遂成大妨、爲使之道理豈合然、自今以後有如此輩、省宜仰主稅寮、拘其使料以懲將來、

貞觀二年九月十七日〔貞觀交替式得出〕

問、國司史生已上各作差法、准未進數割其公廨、隨色辨備進納京庫、但其未進之物、徵收以充公廨者、所疑縱令公廨作差辨備、進納已了徵未進間、逢調庸未進狂民身者免除之赦者、加何處分進納公廨返給哉、答、可返行之、何者赦書免所負百姓、何免民身沒國司公廨哉、或人難云、調庸年內可成而不成之、怠在國司、由是所納公廨、何更返給、是即依怠被沒納、故此條好可案之、更案、沒官公廨、混合正稅者、以此見之、與入京庫何長〔異歟サ〕、答可求、

太政官符〔格八〕无「七道諸國司」

○應令後司辨濟前司任終年調庸雜物未進事 和〔格八〕 三〔格八〕

右太政官去仁壽四年七月廿五日、下五畿內七道諸國符偁、得大宰大貳從四位上藤原朝臣保則解狀偁、貢進調庸既有程限、支度國用最爲大要、因玆違期僉惡等之責載在格條、而或國司頻致未進、動闕國用、至于遷替、適被放還、承前之例、所以知其有怠猶收解由者、爲令〔格五〕後任之吏相代辨塡、然而當任之務、每多擁〔擁サ〕滯、以往之事不遑兼濟、是以調庸未進、逐年猥積、公家支

三代格卷五太宰府作五識內七道諸國彼符大貳以下至闕乏望請百十五字左大臣至此者十七字无爲下本符有令字是也然此書寬平二年九月十九日符同引此文亦无令字不可强爲脫字

用臨事闕乏、。政途理須乖例、望請、國司進解由之日、若有任中調庸雜物未進者、返却「其」〔格〕无解由、令愼（塡ｻﾀ）將來者、「論之〔格五〕左大臣宣、奉　勅、依請者、今被同宣偁、奉　勅、格出之後順法者少、。以諸國（加〔寬平八年九月十九日符、格同〕）司等申請稠疊、斯「源融即緣時俗彫弊人民難任也、爲政之道事尙寬恕、施令之本宜存（在〔格〕）必濟、今須任終（年〔下文〕）。調庸未進、「朔令後任吏辨（濟〔格〕）進、雖未取返抄、而莫致物累、但據式貢調庸使者、物之與帳同領入京、不得先後遷（零ｻ）疊、然則雖（如大同格〔格〕）辨濟未進寔在後司、而催發調物事屬當時、若寄事後人、專闕乃貢者、加其科責、「一如前符者、諸國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寬平二年九月十五日〔格八〕〔格〕五无

太政官符「七道諸國司」

○應勘却不受調庸惣返抄國司解由事

右太政官去仁和四年七月廿三日、下太宰府符偁、彼府大貳從四位上藤原朝臣保則解狀偁、貢進調庸既有程期、支度國用最爲大要、而或國司頻致未進、動闕國用、至于遷替、適被放還、承前之例、所以知其有怠、猶收解由者、爲後任之吏相代辨塡、然而當任之務、每多擁滯、以往之事不遑兼濟、是以調庸未進逐年猥積、公家支用臨事闕乏、望請、國司進解由之日、若有任申（中〔格五〕）調庸雜物未進者、返却「其」〔格〕无解由、令愼（塡ｻﾀ）將來者、左大臣宣、奉　勅、依請、自餘諸國亦皆准（宜ｻ）此者、而諸國或偏（遍ｲ）進調庸二色、未必貢（例〔格〕）。進雜物、或僅（勤〔格〕）。納官料物、遂無勞封家調庸、如是之漸、積

寬平二年九月十五日符見本卷二百七十八頁

大同二年云々蓋指大同二年十二月廿九日符已見上

習成レ常、論二之政途一理不レ可レ然、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傅民部卿陸奥出羽按察使源朝臣能有宣、奉レ勅、不レ受二任中調庸惣返抄一諸國官長解由、自レ今以後、宜レ從二返却一、但前司任終（格五无）「之」年、返抄者依二去寬平二年九月十五日符一、旨令下（宜サ）後任之吏辨濟上（受取〔格五〕）「者、諸國承知依レ宣行レ之、符到奉行、」

太政官符七道諸國司

寬平八年六月廿八日 〔格五〕

○應レ科三責任終年調庸未徵符（前カサ）司一事

右得二越前國解一偁、撿下太政官去寬平二年九月十五日、下二五畿內七道諸國一符上偁、格出之後順レ法者少、加以諸國司等申二請裥（期サ）疊一、斯即緣二時俗凋弊一、人民難レ任也、爲レ政之道事尙二寬賒一、施レ令之本〔民部〕宜レ存二必濟一、今須下（彼イ）任終年調庸未進令三後任吏辨進一、雖レ未レ取二返抄一、而莫レ致二物累一、但據レ式貢調使者物之與レ帳同領、入レ京不レ得二先後零疊一、然則雖下辨二濟未進一寔在中（彼イ）後司上、而催二發調物一事屬二當時一、若寄二事後人一、專關二乃貢一者、加二其科責一、一二如前符一、謹案二格旨一、凡謂レ令下後任吏（衍カサ）辨進上者、前司徵貢之物、後任究二成其務一之意也、又謂下寄二事後人一專關二乃貢一加二其科責一、一二如前符一者上、又大同二年、言二違期未進等罪之格一、其文明矣、而或前司至二于任終一、特二新任人一、徒過二徵納之限一、遂違二貢進之期一、交替之日分付之時、不レ備二實物一、無レ定二綱領一、新司雖レ注下不レ與二前司解由一、「解由」狀上言上一、而更被レ拘下後

齊衡二年符載在第二百七十六頁、九月十五日五恐七字誤、第二百七十七頁第二百八十九頁可撿、又按貞觀二年九月十五日貞觀當作寛平、同頁右可考、大政官符至十二月廿九日見本卷第二百七十四頁

吏可辨進之格、官物逐年次第輸貢。今之新任者後之前司也、前楷後分國司共徵一身兩役、百姓何堪、望請、有前司不勘徵任終年調庸、而致無實者、專任法條將被科責（失ナサ）、然則致緩怠者且（畏ナサ）罪（責ナサ）科專、守公平者彌增激勵者、遣唐大使中納言從三位兼行民部卿左大辨春宮權大夫侍從菅原朝臣宣、奉勅、凡違期未進之怠、隨（責カサ）其形迹、據大同格、莫寄前司、唯（衍カサ）辨濟究成之勤、勸彼功績、從寛（平ナサ）平符、須委新任幷戒新司、併見前司、少許未進依無他累、適與待新吏之可究、不責前司之有怠、自今已後宜為永例、五畿內七道諸國承知。宜（依宣脫ナサ）行之、符到奉行、

寛平八年九月十九日

私案、齊衡二年五月十日格云、當年未進來年不究者、主計寮具錄未進數、明年三月以前移主稅寮、而准未進數、沒國司史生以上公廨者、件格依（去サ）上貞觀二年九月十五日、同八年六月廿八日、同八年九月十九日官符、任中未進不可有之、然則可謂毀之、但越後隱岐兩國、准（因准カサ）因齊衡二年格、十二月卅日以前為未進之限、抑忽々可案之、

交替式云、太政官符、應調（濫イ）庸麁惡及違期未進依律科罪、各令塡納事　右廐庫律云、應輸課稅及入官之物、而巧偽濫惡者、計所闕准盜論、主司知情與同罪、賊盜律云、竊盜一尺杖六十、一端加一等、五端徒一年、五端加一等、（卅端〔格〕）遠流、是麁惡之罪也、戶婚律云、輸課稅之物、違期不充者

貞觀四年十一月廿一日交替式當看三代實錄六貞觀四年三月廿日條

以十分論、一分笞卅、一分加一等、國郡皆以長官爲首、佐職節級連坐。云、（註〔格〕）全違期不入者徒
二年、是未進之罪也、被右大臣宣（（卅イ）內麻呂）偁、奉勅、貢調違期、輸物濫惡、法有恒科、理合遵行、而國郡
怠慢、不憚憲章、仍承前立格數施嚴制、主典已上差充專當、如有違闕、解任決罰、使無返抄（徵夕）
不預釐務、相代奉使同奪公廨、而國郡官司曾不改悛、空設條章、何能懲肅、加以使未畢事、偏
不預釐務、傍官有故詎可從政、夫罰不在重、法貴必行、准據法律、實足懲革、自今以後、宜改
前格、一依律條、更莫寬宥。（但）使差主典以上公勤幹了者充之、若有未進者、宜依延曆十四年七
月廿七日符、上下作差、割公廨料、辨備令進、

大同二年十二月廿九日〔唐律同〕

私記云、廐庫律云、應輸課稅及入官之物、而廻避詐匿不輸、（隱而〔朝野群載十二〕）或巧僞濕（濫〔朝〕）惡者、計所闕、准盜論、又戶
婚律云、輸課稅之物、違期不充者以十分論、一分笞卅（廿イ）、一分加一等、國司（郡〔「葉〕）皆。（以〔格〕）長官爲首、佐職
節級連坐、註云、全違期不入者徒（從ヵ）二年、今案兩律、廐庫律、廻避詐匿不輸者百姓罪、戶婚律者
罪者國郡司違期罪也、而今此式只擧巧僞濕（濫ヵ）惡句、稱（餘ナ）鹿惡之罪者、爲科國郡司制也、至于百姓
不輸之罪、可科廐庫律罪、然則此式爲郡司所制條也、不及百姓之罪、同文云、若有未進者、
宜依延曆十（四〔上文〕）年七月廿七日符、上下作差割公廨料、辨備令進者、今案、史生以上作差辨備所
疑、貞觀四年十一月廿一日交替式云、博士醫師等、准史生責解由者、由是同類差分哉、答、不

應調庸至三月十三日三代格巻八載之此格第二百八十五頁重出三月當作十二月廿七日格作廿九日誤

此格載于三代格巻七大同二年十二月廿九日符載本巻二百七十四頁

可預差、何者、式云、所有博士醫師、正員之外權任多數、是皆非練道之輩、受業之人、徒費俸新、
無益生徒、望請件人一准史生、差宛綱領運進雜物、還國之日若無返抄、責其解由令塡交
負、凡非業之輩皆責解由、但拘解由者、只追(責カサ)身犯不預他怠者、右大臣宣、奉　勅云、自今以後
件二色人、若預雜事有身犯、一准史生者、然則雖差雜役、非有身犯不可預差分、同(問カサ)、史生雖
非四等之官、依稱國司預件差分、口(問カ)、任博士醫師准史生者、因何不可預口(差カサ)、答、史生雖非四
等之官、本自入國司例、由是得預差分、博士醫師依式准史生例、然非有身犯者不可預之、

延大格云、應調庸精好事

右調庸麁惡者罪止遠流也、違期不入者當徒二年也、有一於茲、則罪在不寛(宥〔格〕)、是以依律科
罪各應塡納、大同二年三月(十二〔格〕)廿九日、承和十四年十月十四日、格文炳(灼サ)焉、延暦十四年七月廿七日(九〔格〕)、
〔格八〕承和十四年符
承和十三年二月廿一日、官符丁寧、而諸國緩怠、貢進麁惡、左大臣(藤時平)宣、奉　勅、格制屢立、違越猶
聞、誠雖國宰(卿イ)之抑怠、抑亦所司之疎略、宜特下知令貢精好、若勸誡之後、尙致違犯、依法科罪、
不會寛宥、一如式文、符到奉行、〔格八ノ廿二〕

延喜二年三月十三日

太政官符〔格七〕
民貞格云、應復舊勘諸國貢調〔格七〕元「國」郡司違期事〔格七〕
右得民部省解偁、被太政官去承和九年七月五日符偁、得彼省解偁(云サ)、太政官去大同二年十二

廿四日當作廿七日

月廿九日符偁、案廐庫律云、應輸課税及入官之物、而巧僞濕惡〔格七濫〕者、計所闕准盜論、主司知情與同罪、賊盜律云、竊盜一尺杖六十、一端加一等、五端徒一年、五端加一等、卅端遠流、是麁惡之罪也、戶婚律云、輸課税之物、違期不充者、以十分論、一分笞卅、一分加一等、國郡皆以長官爲首、佐職節級〔格七全〕連座、註云、〔上文全〕違期不入〔格七充〕者徒二年、是未進之罪也、○右大臣〔上文被〕藤內麿宣、奉勅、貢調違期輸物濫惡、法有恒科、理合遵行、而國郡怠慢不憚憲章、仍承前立格數施嚴制、主典以上差充專當、如有違闕解任決罰、使無返抄不預釐務、相代奉使同奪公廨〔解ｻ〕、而國郡官司曾不改悛、空設條章、何能懲肅、加以使未畢事、偏不預釐務、傍官有故、誰〔詎ｻ〕可從政、夫罪不在重、法貴必行、准據法律、實足懲革、自今以後宜改前格〔格七〕一依律條、更莫寬宥、但使差主典以上公勤幹了者充之、若有未進、宜依延暦十四年七月廿四日符、上下作差制公廨料、辨備令進者〔格七勘〕、而天長八年六月十六日宣旨云、奉勅、准據法意、陷罪者衆、宜專當國司送刑部省科斷之、郡司官當〔格七情〕徒罪及贖銅之類、上〔格七无〕送刑部省、惣於民部省伕〔決ｻ〕罰之者、今熟撿案內、精搜事意、大同之格出而不用、天長宣旨行而有妨、何者、有罪郡司、深畏嚴罰參〔奉ｻ〕省者寡、還〔格七遑〕國者衆、因茲年中勘決不過十八、逋〔連ｻ〕逃之徒隨以申官、即付國司使令決罰、曾不懲革、遂〔格愈〕致緩怠、此之爲事實非公勤、謹案天應元年〔格七長〕八月廿日騰勅符、以專當國司〔格七无〕郡司爲首、由斯言之、不可必以長官爲首、望請、件使并郡司等、所犯具錄申官、官付諸司令科斷、隨申斷罪下官符、然則輕重能別違闕自

式格謂式部格

仁和四年七月廿三日符見第二百七十七頁

止、在國之吏理須相勞、若有可勞而不勞者、使殊修解申官下知、至有違犯節級科附、謹請官裁者、正三位行中納言藤原朝臣吉野宣、奉　勅依請者、省宜始自今年依宣行之者、遵行未幾緩怠還倍、案其事緒良有以矣、斷罪之科責雖重經年月而始知、身決之宣事、俱輕優彼膚而立受、以此二課誡彼萬人、畏輕寘者衆、謹重科者寡、朝章之用備於懲肅、望請復天口八年六月十六日宣旨、依前行之、謹請　官裁者、左大臣宣、奉　勅依請、

承和十一年七月廿六日

延喜式格云、應立程限解任不受返抄貢調郡司事

右得讃岐國解偁、謹案交替式偁、收宰之輩就使入京、或無返抄獨歸任所、或稱身病益日都下、自今以後若有此類、國司奪料郡司解任、所積未進一令書進者、然則調綱郡司無返抄者、之科往年已立又太政官去仁和四年七月廿三日符偁司進解由之日、若有任中調庸雜物未進者、返却解由令愼將來者、爰知國司有調庸未進者、拘留之責新制重存、凡調庸雜物者國宰任色徵備、郡司依數受取、非有姧犯可無欠失、令朝章已爲國司特施新符、國司何於郡領專忘舊制、但符式直稱解任不立程限、若不延廻恐渉苛酷、望請調綱所領調庸雜物、至于申參之日一物以上不進去年返抄者、依式解任都不寬宥、擬任郡司無職之徒、隨未進數計贓科罪、其未進者並備償如常、即解任之由科罪之法、同附朝集使言上、謹請　官裁者、左大臣宣、奉　勅依請、諸國准此、

寛平二年六月十九日〔格七〕

民部式云、違期調庸、郡司應決罪者、徒罪止杖一百、杖罪以下各減一等科決、但期月後十日致喩不坐、

延大藏格云、應調庸精好事、（厚〔格八一本〕）右調庸麁惡者罪止遠流也、違期不入者當徒二年也、有一於茲（兎イ）者則罪在不寛、是以依律科罪各應塡納、大同二年十二月廿九日（三イ）、承和十四年十月十四日格文炳（灼ナ）焉、延暦十四年七月廿七日（九〔格八〕）、承和十三年二月廿二日（一〔格八〕）官符丁寧（了ナ）、而諸國緩怠、貢進麁惡、左大臣（藤時平）宣、奉勅、格制屢立、違越猶聞、誠雖國宰之狎（押ゟコ）怠、抑亦所司之疎略、宜特下知令貢精好、若勸誡之後尚致違犯、依法科罪不會寛宥、

延喜二年三月十三日〔格八〕

交替式云、太政官符應准未進調庸數沒國司公廨并調使歸國事、右撿案內、太政官去仁壽二年四月二日符偁、右大臣宣、奉勅、調庸之物輸貢有期、而今諸國違者數十年、近者五六年、皆作未進一無返抄、因茲深法嚴科前後重疊、加以一差調使之人永無歸國之期、若有不上、隨亦解官、諸使之中譴責殊深、雖（使ナ）違式不備責在奉使之小吏、狎法不勤罪歸執事之官長、今須諸國調使雖有未進、勘損益畢、便遣歸國、與官長共催督未進、兼以公廨辨備速令納訖、其使政惣成之日、勘會抄帳、并受返抄、並如常式、若今年未進來年不究納者、所司別錄過期

不納之國、申送民部省、即沒使及〔貞交〕无長官一年月〔貞交〕公廨、夫罪依一重、不可再科、先有計日奪俸之格、今則從停止、但貢調限日之後、損益未畢之前、若有〔貞交〕依病及無故不上之輩、即依法條處之解官者、今被右大臣宣偁、奉勅、夫改張法式、爲濟公途、而格後數年未見成事、推尋其意緣人不堪、凡國中之政上下共知、獨沒長官公廨、頗不〔三左貞交〕愜底サ人情、去延曆十四年七月廿七日格偁、依少奪多事實不穩、自今以後宜國司史生以上各作差法、准未進數割其公廨、隨色辨備、進納京庫、省寮計會每年勘出者、然則勘納之格彼此分明、而所司無意勘出、不勞辨納、又式云、民部上凡貢調庸使者、物之與帳同領入京、不得先後零疊者、由是言之、調庸之物領將可貢、不可留落致怠、但所司勘返幷有損之國、得時サ引歲月、頗置未進、因茲格制間施催責無休、今須當年未進來年不究者、主計寮具錄未進數、明无サ年三月以前移主稅寮、即准未進數沒國司史生已上公〔貞交〕无廨、兼復令未進調物依數辨納、但事不得止已、使附在京司、不在沒公廨之限、其使違期不致、科責如恒、又無返抄者、依寶龜十年八月廿一日格奪料申送、頃年貢調使公文下寮始責着到、雖公文遲下所司、而不上之責〔貞交〕无無加其身、因茲延引年月、不勞催下、須公文進官之後一向直寮、直イリ縱令稽留不下者、使「等」錄狀申官、省無故拘留者、各尋所由將處科條、其公文進官身不置寮者、外題下時計不上日、若無故滿卅卌〔貞交〕五、依病經百廿、所司具錄申省、其勘損益之間、上日不滿三分之二、足〔上文〕責如先格、勘畢歸國、催未進幷勘會抄帳、請返抄並如仁壽二年四月二日符、符被同宣偁、奉勅依件行之者〔貞交〕

齊衡二年五月十日（貞觀交式替上文既出）

私記云、問文云、今須諸國調使雖有未進、勘損益畢使遣歸國、與官長共催督未進、兼以公廨辨。速令納訖者、由是式文、勘損益畢、使人歸國可預務哉、答、如式無妨預務、但未勘損益之前不可下國、問、今年未進來年不究納者、所司別錄過期不納之國申送民部省、即沒使及長官一年公廨、但貢調限月之後、損益未勘之前、若有依病及無故不上之輩、即依法條處之解官者、又寶龜十年八月廿一日、交替式云、責國郡司受使無返抄條云、國司奪料附帳申送郡司解任、更用韓了聽計之、司亦同此例者、由是案之、格式、沒國司料不沒郡司口、疑綱鎮郡司尤是近民勘納人也、而今亦解口不奪料物、若有所據哉、答、勘判云、有調庸未進者沒國司郡司物者、未知其故、格式之中可求、問、當年未進來年不究者、主計寮具錄未進數、明年三月以前移主稅寮、即准未進數沒國司史生以上公廨、兼復令進未進調物、依數辨納者、依撿此文、被公廨之上、重復令進未進之調物哉、答、延暦十四年七月廿七日交替式云、其未進之物、徵收以充公廨者、依是案之、（國司〔二百七十四頁〕〔四葉〕无）未進之物被沒公廨之代可行、二遍不可進官、但齊衡二年五月十日式、沒。史生以上公廨之上、兼復令未進調物依數辨納者、以是言之、罪代被沒公廨、未進依數可究上也、或人云、齊衡式、所謂更毀延暦式歟、何者公廨依惡怠沒之、未進令究進心歟、口口（以下虫）

貞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符見清和天皇紀

口答、罪代者沒公廨、未進依式可進、非二遍勘納之、

太政官符、應調庸未進代沒非業博士醫師公廨事、　右得若狹國解偁、太政官去齊衡二年五月十九日下諸國符偁、當年調庸來年不究、明年三月卅日〔日ヵ〕以前、主計寮具錄未進之數移主稅寮、進未進之數沒國司史生以上公廨者、謹案符〔格〕旨、只爲史生以上〔格〕立制、博士醫師不入沒例、謹案、太政官去貞觀四年〔格〕元三月廿日下諸國符偁、件色准史生責其〔貫〕解由者、然則雜役已同史生公廨、何得「令」全給、望請除授業練道人之外同沒公廨、謹請官裁者、右大臣藤良相宣、奉　勅依請、〔格八〕

貞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貞觀交替式
交替式云、右大臣宣、去齊衡二年五月十九日〔上文〕十日、格云、當年未進來年不究者、主計寮具錄未進數、明年三月以前移主稅寮、而准未進數沒國司史生以上公廨、兼復令未進調物依數辨納者、今聞所司案、據件格之〔貞交〕號論各異、式云、以十二月爲來年之限、然則入正月未當爲違期、式云、三月以前爲移行〔上文〕寮、程當此中間、或カ究進調物、而處之違期、恐乖功サ格意、然則三月十一二〔貞交〕日以前猶爲合期、上件論者、式拘文以略義、式案義以忘文、格辭之不切誠當有發明、夫稱來年三月者、實是延緩期程、欲塡未進之謂也、假令寮移送〔貞交〕未進之所、調物已進於本司、責此以爲違期、奪其公廨則頗涉苛酷之義、非格制之元意、然則雖有逾年之怠、須免違期之責、又稱三月以前者、三月卅日爲限、今須三月十一日「以後」爲納官之限二〔上文改〕卅日以前、爲送移之限、若十二一〔上文〕日以後卅日以前、有調

寛平二年九月十五日符載在第二百八十頁八月當作八年六月二百七十八頁可考寛平八年六月廿八日符載右第二百七十八頁寛平八年九月十九日符載在第二百七十九頁

物進於本司者、辨官須令本司勘申、即注外題下於民部省、雖即先載移文、而莫以爲違期、又租帳者調使所進也、事須彼帳被下所司、則早自催勘以絶後累、而今聞或國使〔便〕等弄之不以爲〔者〕意、勘損益畢、則爭〔自上文〕因歸國、至勘稅帳遂成大妨、爲使之道理豈合然、自今以後有如此輩、省宜仰主稅寮拘其使料以肅將來、

貞觀二年九月十七日〔貞觀交替式 上文既出〕

私記云、文云、三月十一日以前、猶爲合期、寮移未送之前、調物已進於本司、責此以爲違期、奪其公廨、則頗涉苛酷之義、非制格之元意、然則雖有逾年之怠、須免違期之責者、今案、寛平二年九月十五日、同八月廿八日、同八年九月十九日符、任中未進不可、後司當任年可究濟之、私案此條、依後々〔之カ〕官符、不可必依從之、

貞臨格云、應立率徵赦前舊年調庸幷〔格〕元進官物未進事

右往年外吏不愼法式、勤公者寡、陷憲者衆、緣此去承和元年八月□□日、殊降非常之恩、咸免已往之罪、左大臣宣、奉　勅、如聞、赦後斂宰多羅先怠、專優前司、累貽後人、議之政途、良非均平、宜立率法、每年相承徵十分一、若堪徵者莫拘此率、自餘雜物亦宜准此、

牧〔塙格〕羅　九〔格當從〕廿七〔格〕　三〔格八〕　十〔格〕

承和十○年八月廿七日

延民格云、　應定諸國調庸未進徵率分法事

過半三代格八作過年輸

右太政官、去寛平三年十月廿八日下民部省符偁、彼省解偁、主計寮解偁、謹撿太政官去仁和（无イ）四年七月廿三日符、（偁〔格〕）得太宰大貳從四位上藤原朝臣保則解狀偁、（十得〔塙、格八〕）調庸租稅國之大事。其租稅者允有徵率之例、至于調庸未必有例、重望准租稅徵率、以爲當時之務者、左大臣（源融）宣、奉　勅依請者、今依符旨執論縱橫、（端〔塙、格〕）或云、依廨本（公〔格〕）顯爲之徵例、或云、計未進物數爲其率分、疑論兩端當有一定、者依（省〔格〕）省解狀謹請官裁者、同宣（宜准〔塙、格〕）「旨」承和十三年八月十七日格、計未進之數、每年徵十分之一者、（〔格〕无）而或國中請未進之物觸色居多、率分之數殆過（其カサ）。半、仍不堪徵納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傅陸奧出羽按察使源朝臣能有宣、奉　勅、政貴變通、理當沿革、事須自（彼〔格〕）。出格之日、每年令徵當年應輸十分一（〔格八〕）、封家未進准之、

寛平五年五月十七日

貞民格云、應令主計寮下知諸國調庸并副物封家未進數事

右得伊勢國解偁（省サノイ）、撿案內、此國調庸稅帳返抄、經年未給、至于稅帳主稅寮例、若有勘出不與返抄者、寮具錄勘出色目副官符、每年下知於國、至于塡納勘出及有可請裁其跡甚分明、至于調庸主計寮例、調庸并雜交易等物納畢之日、郡司綱領受取諸司（稽サ）諸家返抄收文付授雜掌、々々爲請返抄與寮官共勘會抄帳、若寸絹撮米有未進者不與返抄、「今」（〔格〕无）爲知未進數搜勘年々返抄收文、半是紛失、無由勘知、尋其失由、或爲計會抄帳、雜掌受取入京、其身死去不

返上、或不全繕收在國紛失、如是之類觸事多端、夫諸司收文須就出納諸司寫取為驗（證〔格〕）、至
如封家無更可然、何者縱有可輸納絹百疋、就中擇納九十疋、稱麁惡勘返十疋、須所納
絹且與返抄、而稱物不究抑而不與、郡司綱領私記其數、還（向〔格八〕）。於國、若封家有薨卒者、無由受
返抄、如是等煩不可勝計、然則調庸返抄何以可得、謹案（撿〔格七〕）太政官去天長三年五月廿五日、下諸
國（司〔格七〕）符偁、和泉國解偁、進官雜物依期入京、至計返抄還多未進、何則綱領之貢若欠（員〔格八〕）錙銖、本司
之例必拘返抄、至乃綱丁死亡本司遷代、謹據（撿〔格八〕）失便終為未進、室家弊於重輸、國郡困於再貢、吏
之與民弊莫大焉。請令（望〔格八七〕）撿納諸司錄其見納、捺本司。印（宣サ）且與返抄者、左大臣（藤冬嗣）宣、依請、凡厥
諸國亦同此例、而件符未令下知諸神社、諸寺、諸院、諸家等、因是所納之物、因循舊例不與
返抄、望請依件下知、且隨所納之物數令與返抄、即令主計寮毎色勘會、具錄未進色目、毎年
下知於國、如是者雖不勞（營〔格八〕）收文、有何可煩、寮無勞計會、國易知未進、雖經年序、事跡不惑、
謹請官裁者、右大臣（源常サ）宣、依請、諸國忽准此例、

承和十年三月十五日〔格八〕

民部式云、未進調庸物、長門國、伊與國、宇和、喜多兩郡、明年六月卅日、越後、佐渡、隱（依〔式〕）岐等國、十二
月卅日以前進訖、（自餘具交替式）主計式云、諸國（調〔式〕）。庸年料雜物有未進者、毎年勘錄申送省、（當年調庸、明年四月內、雜物及舊年調庸、六月內錄申、）

大同二年符見第二百七十四頁三十端當作四十端

太政官符七道諸國司

[illegible]應令調庸精好兼合期進納事

右大同二年十二月廿九日格偁、廐庫律云、應輸課稅及入官之物、而巧僞濕(濫イ)惡者、計所闕准盜論、主司知情與同罪、賊盜律云、竊盜一尺杖六十、一端加一等、五端徒一年、五端加一等、三十端遠流、是麁惡之罪也、戸婚律云、輸課稅之物、違期不充者以十分論、一分笞卅(卌イ)、一分加一等、國郡皆以長官爲首、佐職節級連坐、注云、全違期不入者徒二年、是未進之罪也。右大臣宣偁(被〔本符〕)、奉勅、貢調違期輸物濕(濫イ)惡、法有恒科、理合遵行、而國郡怠慢不憚憲章、仍承前立格數施嚴制、主典已上差(充サ)宛專當、如有違期(闕サ)解任決罸、使無返抄不預釐務、相代奉使同奪公廨、而國郡官司曾不改悛、空設朝章(條〔二百七十四頁〕)何能懲肅、加以使不畢事偏不預釐務、傍官有故誰可從政(之〔二百七十五頁〕)、自今以後宜改前格一依律條、更莫寬宥者、式云、凡貢調(庸)。使者、物。與帳同領入京、不得先後零疊者、今撿案內、調庸之物進納有期、麁惡之罪法條不輕、國郡官司須令備精好合期參進、而多過其期使人不參、空送年月貢無備、因茲調綱郡司進退任意、調物麁惡逐日彌倍、或以甲年之物稱乙年之浙、或闕綱官之數成顧私之計、積習之漸多致公損、左大臣宣、奉勅、調庸麁惡法條既存、若有致違失須任法科責、然而事有(推サイ)權變、沿革隨時、罸不在重法貴必行、仍須調庸雜物撰備精好將令進納、所司勘申之日、若有麁惡之色隨其數之多少定功過褒貶、又違

延暦十四年符見第二百七十三頁

期之罪朝章炳(灼)焉、宜令加下知依式勤行之、若無心愼悛、猶致乖違、依法科處、不曾宥寬者、
諸國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延長五年十二月廿六日 十三日〔上文〕

左大辨藤原朝臣邦基傳宣、左大臣宣、奉　勅、調庸之物進納之日、民部省先撿見物、次移大藏
省、然後本司相共可撿納之狀、條(法)己存、而延喜十四年四月廿六日、爲省綱丁留難、停勘見物
及移送也、其後乃貢不勤空致違期、調庸麁惡逐年彌倍、仍以土產精好、可令合期進納之狀
下知已了、口須依式撿見物及移送者、

延長六年閏八月廿八日

左大史錦部春蔭奉

貞民格云、應責太宰府貢物麁惡幷違期事
右撿案內、二〔格〕貢物麁惡及違期者可處重科之狀、延曆十四年七月廿七日、大同二年十二月廿九
日、承和十三年二月廿一日、數度下符既訖、而府司等不遵符旨鎭致違期、非唯闕國用還押(狎)
慢朝章、論之格條罪在不宥、左大臣宣、頃年州吏、不勤公途不愼憲法、曾省任中累全企得
解由、今須新張嚴科殊懲將來、脫不悔先愆猶致〔格〕麁惡違期、府司及管內國宰奪公廨四分之一、
但郡司准諸國貢調綱領、決杖八十曾不寬宥、

承和十四年十月十四日〔格八〕

練字上下恐有脱字

太政官符雜事十三箇條

一應調庸雜物違期未進科責府司事

右撿案内、貢調參期法見令條、違闕犯惡罪明格制、而頃年彼大宰府所進調庸貢物、藏人所例進雜物、幷臨時召物舂米或纔進半分、或默無進納、而間管内諸國牧宰去任入京之日、所濟功績併載府解、正稅不動悉申擧塡新委之由、調庸雜物皆載合期見上之勤、懈怠之責偏在府司、方今有令不行、不如無法、管國已成輸貢之節、大府盍致進納之勤、論之法條、罪科不輕、左大臣宣、奉勅、重加下知、宜致誠催貢上調庸、猶有違越、重加科責、不曾寬宥、大貳已下永停敍用、又奉使府司入京之日多致欠失、降身刑官任法彈罪、□□□□以前雜事下知如件云々、若乖新制無悛舊弊、隨其狀迹將加積責、

寬和三年三月五日

太政官符太宰府　六箇條之内

一應管内遊蕩放縱致調庸租稅之妨者、捕勘其身任理科決事

右大貳從四位下小野朝臣好古奏狀偁、謹撿案内、管國司等、率隨子弟成調庸租稅之妨者、可捕其身言上之狀、具在太政官去承平六年閏十一月七日符、然則國司子弟徵捕無妨、而今如聞者、遊蕩放縱之輩、不必國司子弟妄假威權多成黨類、練兵器聚養人馬、或託言田獵或寄

掠取下恐有脱字

延長五年符載在第廿四葉而十三日作廿六日

事負續、威切郡司、壓略民庶、淩辱妻子、奪掠牛馬。彼産業爲己利潤、昨左徒步單衣之輩、今率肥馬輕裘(ト賃駄)之身、是養暴狂、稱聚勇敢、蔑侮官吏(史イ)、侵漁(ト以カサ)細民、時俗染化稍爲(ト爲カサ)土風、田畝荒蕪賦稅虚耗、國弊民亡莫不由斯、若無懲肅何救此費、望請、重被下知管内諸國、若非府國使妄入部内、又多率人衆、輙帶弓箭、威却人民、掠取物者、准之强盗捕禁其身。(所カサ)取雜物以贓論之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者、以前雜事、

左大辨藤原朝臣在衡　　　　左大史氷宿禰方盛

天慶九年十二月七日

太政官符、東海、東山、北陸、山陰、山陽、南海道諸國司、

應調庸合期進納兼令精好事

右調庸進納之期、量遠近而定限麁惡、不入之罪明章條而設科、去延暦十四年七月廿七日、大同二年十二月廿九日、承和八年(格八)十月七日、同十一年(上文)七月廿六日、同十一年(格八)二月廿二日。同十四年十月十四日、嚴制頻下旨在不宥、諸國懈緩如無憲法、近則去延長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同)符偁、大同二年十二月廿九日格偁、廐庫律云、應輸課稅及入官之物、而巧僞濫(濫カ)惡者計所闕准盗論、主司知情與同罪、賊盗律云、竊盗一尺杖六十、一端加一等、五端徒一年、五端加一等、卅(卌[上文])端遠流、是麁惡之罪也、戸婚律云、輸課稅之物、違期不充者以十分論、一分笞卅、一分加一等、國郡皆(宛タ)(卌[二百九十二頁])

辨濟使者

以長官爲首、佐職節級連坐、注云、全違期不入者徒二年、是未進之罪也、左大臣宣、奉勅、貢調違期輸物濫〔二百七十四、二百九十二〕惡、法有恒科、理合遵行、而國郡怠慢不憚憲章、仍承前立格數施嚴制、〔右二百七十九、二百九十二〕主典已上差充專當、如有違期解任決罪、使無返抄不預釐務、相代奉使爭奪公廨、而國郡官司、曾不改悛、空設朝章、何能懲肅、加以使不了事偏不預釐務、傍官有故誰可從政、自今以後宜改前格一依律條更莫寬宥者、式云、凡貢調使者、物與帳同領入京、不得先後零疊者、〔二百九十三〕今撿案內、調庸之物進納有期、麁惡之罪法條不輕、國郡官司須令備精好合期參進、而多過其期、使人不參空送年月、乃貢無備、因茲調綱郡司進退任意、調物麁惡逐日彌倍、或以甲年之物稱乙年之新、或闕納官之數成顧私之計、積習之漸多致公損、左大臣宣、奉勅、調庸麁惡法條既存、若有致違失須任法科責、然而事有權變沿革隨時、罪不在重法貴必行、仍須調庸雜物撰備精好將令進納、所司勘申之日若有麁惡之色、隨其數之多少定功過褒貶、又違期之罪朝章炳焉、宜令〔二百九十二〕加下知依式勤行之、若無心愼悛猶致乖違、依法科處不曾寬宥者、今撿案內、前格後符炳誡重疊、過而重過難改古弊、凡調庸使者、物之與帳同領入京、式條已存、而近年以來諸國之司、有置辨濟使者、非公家之所知、納官物於其所成私計於其中、頽風一扇利門爭開、調使空帶此處之號、公物多失奔競之間、成返抄之時合計於在下史生、補欠剩之日矯事於愚暗綱丁、府庫爲之空虛、公用依其闕乏、又因幡・但馬等國纔貢土產、不依蠶匣之縷交織

野草之皮、徒有貢進之名、不中公私之用、惣是牧宰不加督察之所致也、循良之寄委任已深、營公於私、何乏之有、左大臣宣、奉　勅、重加下知、貢調庸使必令精好、物之與帳合期入京、一如式條、麁惡違期科責之法、依延長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符行之、偏慣納因之疎、莫忽逆鱗之害、又私置辨濟使、一切停止者、諸國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左中辨大江朝臣朝綱　　左大史海宿禰業恒

天曆元年閏七月廿三日

左中辨大江朝臣朝綱傳宣、左大臣宣、奉　勅、諸國調庸雜物、各守參期、全可貢進者也、而不勤見納、巧成返抄、公用闕乏、莫不依斯、仍去天曆元年閏七月。三日、精好合期可進納之由下知諸國了、淩遲之漸積習不悛、大同三年正月七日格偁、輸納調庸、節制分明、勘責違期、科條嚴峻、而所司怠慢鮮有遵行、不知督察、何以懲肅、宜仰大藏省、諸國所貢調庸等物、全精好濫惡之品、幷見進未進合期過期等事、國別細勘具錄上奏、各期限月後卅日。奏盡、即當隨事黜涉以勵將來、兼下刑部、依法科處者、而件格出。不行、所司弄而如忘、今須見進未進合期過期等事、細錄上奏、一如先格、隨其進納之多少、將定功過之褒貶、縱有他功、不勤見納之輩、抑其慶賞、將示懲誡、省。始自今年、依宣行之、若有違越處之重科者、

天曆四年二月十日　　左大史海宿禰業恒奉

日收亦見三代格卷七齊衡三年六月五日官符

在下

太政官符　五畿七道諸國司

應合期進納調(庸カサ)。交易雜物中男作物等事

右得大藏省去十一月廿九日奏狀偁、撿去天曆四年二月十日下諸司宣旨偁、左中辨大江朝臣朝綱傳宣、左大臣宣、奉勅、諸國調庸雜物、各守參期全可貢進者也、而不勤見納「々々」(前頁无)巧成返抄、公用闕乏莫不依斯、仍去天曆元年閏七月廿三日、精好合期可進納之由、下知諸國了、凌(陵イ)遲之漸積習不悛、大同三年正月七日格偁、輸納調庸節制分明、勘責違期科條嚴峻、而所司怠慢鮮有遵行、不加督察何以懲肅。宜仰大藏省諸國所貢調庸等物、全「精」(格七无)好濫惡之品并見進未進合期過期等事、國別細勘具錄上奏、各期限日(月サ)後卅日。奏盡(内〔一本書入〕)、即當隨事黜涉以勵將來、兼下刑部隨法科處者、而件格出而不行、所司弃而如忘(假〔前頁〕)、今須見進未進合期過期等(事〔前頁〕)。細錄(納〔前頁〕)上奏一如先格、隨其進納之多少、將定功過之褒貶(襃サノイ)、縱有他功不勤見細之輩、抑其慶賞將示懲誡、省宜始自今年依宣行之、若有違越處之重科者、今如宣旨文、見納未進合期過期等、理須每國勘錄經上奏者也、而是省所掌繁多、件勘奏事懈緩不行、加之被定行國司功過之旨、專爲據二寮及勘解由使勘文也、望請自今以後、成調庸日收之日、定三等法注其面書、令所司勘申、依彼勤惰分別褒貶、仍須合期見上之國(爲ニカサ)第一功、違期見納之吏亦爲次功、但至過期請在下。收(日カサ)之輩、既非勤公、猶以爲劣、然則國宰自勵見納之勤、公用將省闕乏之煩、又太宰

貢綿

率分

府所貢絹綿、頃年之例、空奉解文不塡物實、或出代物巧請返抄、因玆節會之祿見給既稀、諸大夫愁迭年不絕、今須解文下省之日先納物實、奏其勘文置之在下、暗致用盡勞成日收、一切禁過長絕違濫者、件調庸交易雜物等、可合期進納之狀、先格後符嚴制稠疊、而頃年不守參期多致違越、僅濟率分之法數、都忘其餘之見上、倉廩已空職此之由、爰至于神事有限國用無止、仰充在下暗成日收、論之政途尤多公損、非加懲肅何改之弊、權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衞大將春宮大夫陸奧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師尹宣、奉 勅重下知諸國、始自明年、各守參期全令進納、兼仰下諸司日收之面明注見上、隨其勤惰殊加褒貶、一如去天曆四年二月十日宣旨、又年析舂米雜穀、同准此例者、諸國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從四位上行左中辨兼內藏頭美作權守藤原朝臣文範

右大史正六位上海宿禰董仲

應和三年閏十二月廿八日

太政官符雜事十三箇條

一應調庸雜物合期見上事

右調庸進納、參期立限、違期麁惡、精好設法、而諸國牧宰得替之後取濟、勘文皆注合期見上、諸司納物勘中之日、輸貢雜物悉稱未納虛耗、是即出納所司與進納國司無心勤公偏好諂詐

案日本紀畧作天元五年二月十九日皇太子於南殿加元服云々詔書云天

之所致也、左大臣宣、奉　勅、自今以後、年料率分調庸雜物、每至參期解文進官、先經奏聞、即下所司、全以正色令勤進納、國有興亡、政有沿革、正色之間有難濟色、國宰申請聽其裁定、若慣舊貫無改流弊、出納所司全以科處、但當日所納調物、辨官造目錄別以奏聞、□以前雜事下知如件云々、若乖雜(新カ)制無改舊弊、隨其狀迹將加科責、

寛和三年三月五日

太政官符雜事十三箇條

一應調庸雜物違期未進國司任格解却見任事

右調庸雜物違期未進解却見任之法、先格後符嚴制重疊、而年來之間懈緩不行、國司慣其(且サ)如此勤闕進納、只好私門之益、永忘公府之弊、因茲令下勘所司納物之日、依無其勤、生上總、能登、兩國守介解却見任、自餘諸國須將勘一一糺彈、但積習之漸流弊未改、左大臣宣、奉　勅、宜下知諸國令知此意、

以前雜事下知如件云云、若乖新制無改舊弊、隨其狀迹將加科責、

寛和三年三月五日

丹波國守藤原爲雅問、□天元五年十一月廿五日、皇太子御元服日詔書偁(復イ)、天元三年以往、調庸未進咸從免除者、件年、當前司任終年、又依國宰申請被免一箇年、擧國給複、

三元年以往調庸未進咸免除之

令集解舊說云作釋云

又云令集解所引古記文也

說者云令集解作穴云

件年々、或說、中男作物、封丁、官丁、衞士、仕丁、不可逢詔幷給復云々、又神、寺、一院、三宮新、不可同除云々、就二寮案內可案內法家者、

明法博士惟宗允亮答

賦役令云、封戶者皆以課戶充調庸全給、舊說云、天平神護元年〔集解十三〕。勅偁、頃年以來王臣封戶、或緣損田應免調庸者、便以餘鄕滿數充給、是則徒損官物、獨益カ。私門、闕〔集解〕自今以後諸家食封、有損田戶者宜見ナ依令條除免、不得通計滿給、

又云、會恩復文、不見臨時處分以下〔本書〕耳、遭水旱合令〔集解〕免、又條云、田有水旱蟲霜不熟之處、十分損五分以上折ナ免租、損七分。免租調、損八分以上課役俱免、若桑麻損盡者各免調、也〔令〕其已役已輸者、聽等〔集解〕折來年、義解云、集解无來年若有恩復及遭水旱蟲霜者、亦須待後年免。說者云、衞士仕丁。戶〔式〕之類、不熟年不免仕免除以〔式〕「見進之物也、縱遇恩復年々不免仕耳、民式云、封丁以正丁四人中男一人爲一戶、率租每戶「率穀但〔式〕」卌束爲限、每鄕每滿課口二百人、中男五十人、依五六丁之例〔式〕租稻二千束、若不滿此數通計國內令塡、但遭損之年、不聽通計滿給、其神寺封丁。准人封不可增減、

又云、中宮封若當有損年、令當國以正稅交易辨進、春宮坊准此、

承平四年八月廿四日符云、應不令減損神寺封戶課戶課丁條イ事、右撿式條、神寺封戶若有增益隨即減之、死損不須更加者、夫分入封戶先給供祭、年料日用支配有限、而偏稱式文動損課

丁、如此減損若不休止、至末代恐盡廢絕、宜准食封隨損令填、但制式之後年代已口所減之丁忽難填滿、仍須不填既往之欠、勿致將來之填、

〔格八〕
嘉祥元年十二月廿七日格、應以正稅充諸家封租事、右案今年六月十三日詔書、令天下無輸今年田租之半、然則。件封租忝須除半、「宜」准寳龜例以正稅滿數充之、

案之、隨時立制每色異法、諸家食封有損之戶、依令免除不必滿給、若會恩復之日、可蒙臨時處分、舊說所讀一已以如此、但逢不熟之年、先役輸之者、更過復年、後年可免、即知復年全可蠲除、又衛士仕丁之類雖不免仕、至于見進之物猶以可除、神寺封戶遭損之年、相准人封不可增減、中宮春宮御封以正稅可交易、又被免田租之時、諸封租之代充正稅之由存格條之中、調庸等物不見其文、方今恩詔給復、皆是恤民也、雨露因極何可空聖朝之恩、支配有限豈忝棄封家之愁、抑非吏之進退須待時之處分、

弘民格云、一應徵寄住親王及王臣庄浪人調庸事、
右浮宕之徒集於諸庄、假勢其主全免調庸、郡國寬縱曾無推徵、黎元積習常有規避、宜令國宰郡司勘計見口、每年附浮浪「人」帳全徵調庸、其庄長等聽國撿挍、若有庄長拒捍及脫漏一口者、禁身言上科違勅罪、國郡阿容忝與同罪。
以前被大納言從三位神王宣偁、奉　勅如件、宜早下知、

延暦十六年八月三日〔格八〕

延臨格云、應科罪居住所部六衛府舍人等、對捍國司不進官物事

右得播磨國解偁、調庸租稅國之大事也、此國百姓過半是六衛府舍人、初府牒出國以後、偏稱宿衛不備課役、領作田疇不受正稅、无道爲宗（事〔格〕）對捍國郡、或所作田稻苅收私宅之後、每其倉屋爭懸牓札（牒〔格十二〕）、稱本府之物號勢家之稻、或爭不獲已收納、使等認懲（徵カ〔格一本〕）之時、不辨是非捕（補サ）以凌轢、動招群黨恣作濫惡、於是租稅專當調綱郡司、憚彼威猛不納物實、僅責契狀空立里倉、因茲調庸過期未進、正稅違法返擧、前後之吏遷替之時、件未進返擧等色、勘負前司遂爲無實、官物欠失國宰羈絆、許此强梁安期興復、望請官裁張「之」（格无）制科罪、調庸租稅合期令進者、左大臣宣、免除課役理待羈符、班收正稅尤據耕田、如聞諸衛舍人未知皇憲、「怙」（怡〔格〕）（卜專サ）宿衛蔑爾國郡、既爲所部之民、何扞宰吏之政、宜加敎喩令勿違背、若下制之後猶有違犯者、捕身及錄名言上、隨「旱」（即〔壙、格〕）事重解却、犯（輕〔格〕）科罪、其未進官物「立」（格无）令貢納、曾不寬宥、諸國准此、

昌泰四年閏六月廿（十〔格ノ一本〕）五日

左辨官下撿非違使

應任法禁斷糺道（遁イサノ）五畿內近江丹波幷（等イ）國調庸租稅翟事

右得五畿內近江、丹波等國司、今年三月廿七日奏狀偁、謹撿法條、廐庫律云、應輸課稅及入官

調庸雜稅唐律作租調地稅

准此者下脫又字

之物、。廻避詐匿（十而〔律〕退サ）不輸、或巧僞濕（濫カ）惡者、計所闕准盜論、疏云、調庸雜稅之類、及應入官之物、而廻（依〔律〕）避詐匿「作逗留、」（假作逼〔律〕）遂致廢闕、及巧僞濕（濫カ）惡欺妄官司、皆據計所闕入官物數、准（盜〔律〕）論科罪「仍」法陪（便イ）塡、寬平七年九月廿七日格云、得美濃國解偁、凡諸國例、分（配〔格十二〕）郡司充（究イ）租稅調庸專當、駈使土浪差進官雜物綱丁、若有損失官物、取領（頭〔格〕）人私物塡納其欠負、而此國人心多巧只事奸欺、至于欠失官物、國司沒其私物、臨欲運納官舍（倉〔五十三〕宮サ）、忽就官家假爲寄進、請其家牒送於當國、或云是家之（出〔格五十三〕）。擧物、或云寄進借物之代、或時懸札、或時打杌、如此違濫不可勝計、國司詳知非家物、爲恐權勢擊目閉口、是故官物已致未進、國宰罹其負累、國之難治莫大於斯焉、望請元來無由稱其家物者、雖有家牒不更許容、然則部內肅淸、官物全納、謹請官裁者、大納言正三位兼（司〔格〕）行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傅民部卿陸奧出羽按察使源朝臣能有宣、奉　勅依請、又如聞諸國雜任以上王臣僕從之中、居（ステニ）住部內業同編戶之輩、或假威本主或寄事本司、春給正稅則乍置官舍涉月不受、秋徵田租忩爭運穫稻過期無輸、如此之類不論（本主倉〔格五十三〕）土浪、任理勘責不得許容、若逆（〔格五十三〕）。不（〔格〕无）順國郡之敎喩、事須具錄其本司（二〔格八〕）「忽」以言上隨事科罪、國司忍而不言同加重責、諸國准（管イ）此「者、」　同六年二月廿三日格云、得紀伊國解偁、班擧正稅若有對捍（遊〔格八〕）。者、勘收所營之稼穎（稻〔格〕）、塡補不受之官稻（足〔格〕）、以爲懲肅、曾不寬縱、謹請　官裁者、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從三位行春宮大夫藤原朝臣時平宣。依請（奉勅〔格〕）、若懲肅之後猶不悛改、京「上」（格无）戶子弟及浪人者、依寬平（格十二）三年九

月十一日格、勤還本郷、及移配遠處、不復留住、其當國人怙終之者、不論有官无職及院宮勢家人、無名言上、殊處重科者、諸國若有此類、同亦准之者、今如律條者、姧通官物之輩其罪准盗論之、又案格旨、京戸子弟及浪人者、勤還本郷、及移配遠處、不復留住者、謹檢案内、事有朝章、人須德貴、而民之不良狼口多端、只假一時之威猛、不知百王之憲法、姧通巧僞倍舊、彌盛調庸租税逃年難濟、爰國使郡司等適勤行勘徴、或搆封其宅、忽懸札打、杭僞稱其家物、請下暴惡之使、凌轢勘徴之人、即令強進不付、徴官物之過契、即以此狀彌爲驗、國司僅捕負人、適國禁彌請使者、使長國宰、爲憚權勢之威、猶緩勘決之法、禁網難張、遂免其身、爰姧通之輩一人、所負五六千束、揺計其積已以巨萬、國之凋殘吏之負累、莫不同斯、本須如此之輩爲懲楚者、召捕其身進上公家、永被下宣旨於撿非違使、隨國移文被禁其身、任法斷決、然則官物全收姧詐自絶者、左大臣宣、奉勅、依請者、宜承知依宣行之、不可違失、

天暦元年閏七月十六日　　大史三國眞人是隆

中辨大江朝臣朝綱

政事要略第五十一

五十三下恐脱交替雜事十三字名郊當作各部本卷第三百十一頁可検

此文又在御田部糺彈田地部（一本首書）

政事要略第五十三

春請位田不耕作、秋徵地子、稱荒廢之由不辨、法家引已（去イ）失官私器物條、判可備。（口サ）之理、他之田、君（若カ）有此類、道忩如可判之、

公田私田分別

田令荒廢條、義解曰、位田、賜田、及口分田、墾（无サ）田等類、是爲私田、自餘者皆爲公田也、

墾（治サ）田位田、文累義同、

墾、玉音、枯很反、蒼頡篇、墾耕也、方言、墾萬也、郭璞曰、耕墾用力者也、廣雅、墾治也、從卷首至爰一本无

政事要略第五十三

雜田事租（佃イ）穫位田、官田、國營田附出、諸國散在國郡（卯イ）（部イ）名「郊」官厨家雜事之中、見地子稻例、進内例進外別、仍爲見件事、惣（載イ）裁厨家雜事地子交易使可見田租勘判在、

田租未納立（垣イ）率徵垣力（塡事カサ）

在徵塡率分事封戸租調部

○雜田事

日本紀曰、第（云カ）一素盞嗚尊之爲行也甚無狀、何則天照太（大サ）神以天狹田長田爲御田、時素盞嗚尊、春則

謂田賦爲租也義解在段租稻下

玉字下恐脫篇字又按玉郎謂玉篇非脫篇字上下文皆然說文作田陳也樹穀曰田町原防見左傳襄二十五年說文田踐處曰町

藥寮田式作典藥寮田

重播種子、重播種子、此云璽(璽サ)枳磨枳、且毀其畔、毀此云波那豆、秋則放天班(斑イ)駒使伏田中、

又云、第廿五 天萬豐日天皇謚孝德天皇、高向玄理爲國博士、定阡陌班田授戸立法制、但九條數(類サ)耳、

田令云、長卅步廣十二步爲段、十段爲町、謂、段地獲稻五十束、束稻舂得米五升也、即於町者須得五百束也、段租稻二束二把、町租稻廿二束、謂、田賦爲租也、

田音ハ玉徒(從サ)賢反、周易見龍在田、玉篇(云サ)曰、處於地上故曰在田、聲類「人之所」(云所陳力〔令抄〕曰、田〔令抄〕)也、釋名。塡也、五稼塡(別サ)滿其(廿イサ)中也、野王案(踐カサ)說文曰、陳樹稻穀曰田、廣雅、田陳也、町音徒鼎反、左傳町原防、杜預曰、引爲小頃町也、田。處曰町、蒼頡篇、田區也、

問、治田官物、可付徵何色乎、

答、主稅式云、其神田、寺田、布薩戒本田、放生田、勅旨田、公廨田、御巫田、采女田、射田、健兒田、學校田、諸衛射田、左右馬寮田、飼戸田、賜(賑イ)急田、勸學田、典藥寮(寮サ)田、節婦田、易田、職寫戸田、膂力婦女田、悍獨田、船瀨功德田、造船瀨析田、並爲不輸租田、其位田、職田、國造田、采女田、膂力婦女田、賜田等、未授之間、及遙授國司公廨田、沒官田、出家得度田、逃亡除帳口分田、乘田、並爲輸地子田、自餘皆爲輸租田者、據此式文、除不輸租輸地子田之外、至于懇田之類、皆入自餘之內、須輸租稻以爲官物、

格見續紀天平十五年五月乙丑

弘仁十一年十二月廿六日格載在本卷第三百十二頁可撿

問、以租爲官物有所據乎、

答、賦役令云、土毛臨時應用者、並准當國時估〔價【義】〕價用郡稻、義解云、謂割置田租以充雜用、是爲郡稻也、〔云【義】〕下條、諸國貢獻物者、皆以官物買充、亦是郡稻也、凡官稻之源出自田租、即分爲三、〔義无〕分、一曰大税、二曰〔梁サ〕粱穀、三曰郡稻也、者以田租稱官物見此義解文也、

問、治田可在主税式稱自餘田之內、仍可徴租云々、案之、格云、墾田任爲私財无論三世一身永年莫取云々、稱治田者是墾田歟、已爲私田何徴官私物乎、稱自餘者本載圖籍租田歟、又如此私田、无本穎之國付負正税哉如何、

答、田公云、公私田荒廢三年以上、有能借佃者、經官司判借之、義解云、謂位田、賜田、及口分田、墾田等類是爲私田、自餘者皆爲公田〔集无〕也、當條穴云、説者云、私田及墾田、輸租於空閑地、輸租无疑、田長條釋云、〔集无〕又云民部例、神田、寺田、戒本田、放生田、國司公廨田、以上爲不輸租田、无主位田、闕郡司職田、闕國造田、闕采女田、射田、公〔集无〕田、乘田、已上不輸租田爲地子田、見任國造田〔田【集】〕、郡司職田、采女田、位田、口分田、墾田、已上爲輸租田也、又同條穴云、租賦也、土地所生謂之賦言。給、即所生之物進〔進【集】〕君耳、問、租何人出、答、佃人出〔出【集】〕耳、責〔可サ〕退之、田主不輸也〔也【義】〕又條云、神田即不税田也、神祇令義解云、租税者並是田賦、唯新輸曰租、經貯曰税。字書云、墾、音枯很反、蒼頡篇、墾耕也、方言、墾力也、郭璞曰、耕墾用力者也、廣雅、墾治也、

弘仁十一(三サノイ)年十二月廿六日

貞觀民部格、應留田圖除田籍事、　右得民部省解偁、格云、天平十四年、勝寶七歲、寶龜四年、十此文錯亂據格文訂之
延曆五年四度圖籍皆爲證驗、其庫內先有墾田籍、亦從簡留、自今以後、下知諸國停籍進圖、

主稅式云、出擧官稻者皆據人多少、若可加減者正稅公廨各須同數、

寬平六年十二月廿二日

延喜臨時格云、應准耕田數班擧正稅事、右依民不堪躬耕沽却口分田、良田多歸富豪之
門〔格〕
間、出擧徒治給〔格〕貧弊之民、收納難濟官物自失、因斯准量田疇之數班擧買耕之人者、據此等文、
至于墾田雖云私田、爲輸租田、其證既多、租稅之義自顯、墾治之字亦明注載圖籍、就說可知、
但出擧之與其來尚矣、或依式イ人數出擧、格准作田班擧、偏稱墾田非可遁避、彼反經制宜、猶不
拘文法、況改式存格尤可從寬恕者歟、

問、公田、私田以何爲別、公田徵何色、私田免何色乎、

答、公田、私田之別見、

田爲私田是依徵、

重述文分別公私田、令義解云、謂位田、賜田及口分田、墾田等類是爲私田、自餘者皆爲公田也
者、所謂自餘爲公田之田者、式云、神田、寺田、布薩戒本田、放生賑カ田、勅旨田、公廨田、典藥寮〔主稅式〕御巫田、采
女田、射田、健无ナイ兒田、學校田、諸衞射田、左右馬寮田、飼戶田、賙急田、勸學田、藥療田、節婦田、易田、開ス
職寫戶田、膂力婦女田、惸獨田、船瀨功德田、造船瀨料田、並爲不輸租田等是也、其位田、職田、國

造田、采女田、膂力婦女田、賜田等未授之間、及遙授國司公廨田、沒官田、出家得度田、逃亡除帳口分田、乘田、並爲輸地子田、自餘皆爲輸租田者、今件輸地子田之中、公田、私田、輸租田、不輸租田相交也、所以爲不輸租田者、爲優給人并當所也、未授之間无給人、優誰人乎、二束偏令輸租、主税式上公田獲稻上田五百束、中田四百束、下田三百束、下々田一百五十束、地子各依田品令輸五分之一者、縱雖中田一町所當地子八十束、未授之間令輸地子、尤存公益推而可知、隨時行事有徵免耳、

寛弘三年九月八日、府督賜第一問、注進大略之後、九日重有疑問、仍又注進此文、但爲令見子細更作問答載之、

主税式云、公田獲稻上田五百束、中田四百束、下田三百束、下々田一百五十束、地子各依田品令輸五分之一、若惣計國内所輸不滿十分之九者勘出令塡、但不堪佃田聽除十分之二、其租一段穀一斗五升、町別一石五斗、皆令營人輸之、

雜令云、度地五尺爲步、三百步爲里、

儀制令云、春時祭田之日、集郷之老者、一行郷飲酒禮、使人知尊長養老之道、謂、郷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即令郷黨之人親自執禮、於國郡司者唯知其監撿也、其酒肴等物、出公廨供、

主税式云、其神田、寺田、布薩戒本田、放生田、勅旨田、公廨田、御巫田、采女田、射田、健兒田、學校

謂郷飲酒之禮云々義解在一行郷飲酒禮下

田、諸衛射田、左右馬寮田、飼戸田、賑（ト賑ス）急田、勸學田、典藥寮（ト寮ス）田、節婦田、易田、職寫戸田、膂力（ト右〔式〕十力）婦女田、惇獨田、銷瀬功德田、造銷瀬析田、並爲不輸租田、其位田、職田、國造田（无サイ）、釆女田、膂力婦女田、賜田等未授之間、及遙授國司公廨田、沒官田、出家得度田、逃亡除帳田、口分田、乘田並爲輸地子田、自餘皆爲輸租田、

爲見田色目、載件式、又在公文部、具（其カサ）由見彼部、

主稅式云、諸國出擧正稅公廨雜稻（タサ冊）、公廨（譬サ）欠（久サ）負之補也、等其〔數〕類（サノイ）歟、山城國正稅公廨各十五萬束、國分寺析一萬五千束、嘉祥寺析一千七百卅六束四把、海印寺析三千束、元慶寺析一千束、圓覺寺析一千束、東光寺析一千束、文殊會析二千束（也〔式〕）、修理驛家析一千束、池溝析三萬束、救急析六萬束、交易藭直八千三百卅三束三分。

五畿七道諸國出擧、正稅公廨雜稻、依國大小雖有多少、至于色目大略如此、此中正稅公廨國分寺、文殊會、池溝救急等析、諸國共必所置也、自餘雜稻隨國觸色各有其法、具臨式可見、在國郡各部、田〔格十五〕

（四證圖）貞民格云、應留（〔正〕〔格〕）圖除田籍事

右得民部省解偁、格云（據格補之）、天平十四年、勝寶七歲、寶龜四年、延曆五年、四度（據格十五補之）圖籍皆爲證驗、公式令云、文案、詔勅及婚田、市沽等案、如此之類常留、以外年別揀、簡三年一除、目錄（具〔令、格〕）事目爲記、其

額云々集解不載
祿料一作粮料或云々集解不載
交替式無太政官符至右字十

須為年限者、是事留納限滿准除者。今撿諸國田籍、偏注戶頭姓名口分町段、輸一班之後不必相同、但圖者公私有用〔格〕。永存可見、望請、內外田圖悉置擬備比挍、畿內田籍。除〔格〕證年外、每經一班為例〔格〕。除棄、其庫內先有墾田籍亦從簡留、又有七道諸國進籍不進圖、自今以後下知諸國停籍進圖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冬嗣宣、奉勅依請、

弘仁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舊サ

交替式云、田令、凡在外諸司職分田、交代以前種者入前人、若前人自耕未種、後人酬其功直、闕官田用公力營種所有當年苗子、新人至日依數給附、

私記云、田令、凡在外諸司職分田、交替代〔令〕以前種者入前人、若前人自耕未種、後人酬其功直、闕官田用公力營種所有當年苗子、新人至日依數給附、義解曰、謂大納言以上職分田亦准此例、但闕官田者不在此例、又謂、公力者雜徭也、當年者自正月至十二月也、假有新人後年正月到任者、去年苗子不可更給也云〔之イ云カサ〕額云、但九十月交代者准入耳、穴云、郡司終身任「也、」〔集无〕不「可」(合〔集〕)有交代、故郡司者不「空、」(云〔集〕)問、於京。(官〔集〕)以何日為交代日、答、以任官日耳、若於任符給之訖、一如外官也、「式」(跡〔集〕)云、謂依任府至之日為限、若同符有二人相代、而一人種訖、一人下苗而未種者已種人者得之、未種之人者不得耳、但養老八年正月二十二(三〔集〕)日格、凡新人外官、五月一日以後至任者、職分田入前人、其新人給「粮」(祿〔集〕)料、限來年八月卅日、若四月卅日以前者田入後人、功酬前人、即粮料限當年八月卅日、或云、用功力營種「者」(前サ)料(折イ)給耳何、答、不折非也、額答(云イ)不折、私案本非也、官物用功力營種故不折之、

交替式太政官符立在外官人給職田及粮限事

七字新任外官上有民部省例四字

任卽恐便則誤官又恐官文誤

三代實錄貞觀七年五月十六日條及三代格卷五貞觀七年三月十九日官符參看

右新任外官、五月一日以後至任者、職分田入前人、其新人給粮限來年八月卅日、若四月卅日已前者、田入後人、功酬前人、即。粮〔式〕新限當年八月卅日、

（養老八年正月廿三日）

私記云、文云、新任外官、五月一日以後至任者、職分田入前人、其新人給粮限來年八月卅日、若四月已前者田入後人、問、新人四月卅日已前至任出待任卽身死者如何、答、可行後人、又問、官文「及」（衍カ）自至任人於行无妨、而雖身至任依病身自不出、只官又（人サ）尙行之哉、答、尙可行之、何者雖身依病不出、而已至任所、何不行哉、

田令曰、在外諸司職分田、太宰帥十町、大貳六町、少貳四町、大監、少監、大判事二町、大工、少判事、大典、防人正、主神博士一町六段、少典、陰陽師、醫師、少工、竿師、主船、主厨、防人佑一町四段、諸令史一町、史生六段、大國守二町六段、上國守、大國介二町二段、中國守、上國介二町、下國守、大上國掾一町六段、中國掾、大上國目一町二段、中下國目一町、史生如前、謂物也

以職田號（云サイ）公廨田、

集解古記曰、公廨田不輸租、問、國司公廨田以誰（雜イ）人作、答、役（使サ）事力作也、私依此說、以職田號公廨田之由、見此說又下官符狀中、

太政官符

應定新（新サ）置介掾公廨田事力分法〔亨〕公廨事力法、同在。事此內、分各置其所、

中斐 「周防」 能登 丹後 石見 長門 土佐 日向
十三貫亨格並在石見下

據三代實錄一箇國下當有掾一町二段五字

此格亦載續日本紀而文有少異此格原文有闕損今據三代格補之

案三代格此云格者弘民格也

右八箇國分二町六段。（事力五人〔亨〕十（介公廨四分公廨田〔亨〕））

飛驒國

右一箇國段（掾、公廨三分、公廨田一町三段、事力四人、〔亨〕）

以前得能登國解、偁、案令、公廨田、大國守二町六段云々者、案件格令未（不〔格〕）見中國介之分法、謹請官裁者、官判新置介掾、諸國宜同依件行之、

〔亨祿三代格〕

貞觀八年三月七日

太政官謹奏〔格十五〕

弘民格云、。按察使并記事給職田及仕丁事、

右國郡官人、漁獵黎元、蠹害政法、故置件司、糺彈非違、肅淸奸詐、既定職員、令（合〔格〕）有公廨仕丁、

伏請按察使給公廨田六町（町〔格〕）仕丁五人、記事給公廨田二段仕丁二人、謹置（量〔格〕）議如前、伏聽勅裁、

謹以申聞謹奏、奉勅依奏、

養老五年六月十日〔格十五〕

同脫カサ太政官符〔格十五〕

。格云、。應賜信濃國。監（坂原イ）牧公廨田事

右被大納言從三位神王（□〔格〕）宣。奉勅、監牧之司雖非正職、而離家赴任有同（因サ）國司、宜（宣サ）以坂原（埴〔格〕）

牧田六町爲公廨田、自今以後永爲恒例、但以當土人任者不在賜限、其新任之年、便以牧田

稻給佃新町別一百廿束、

此格逸史欠

此格亦欠損不少依三代格補之

貞兵格按亨祿本三代格十八天長三年十一月三日官符文也

延暦十六年六月七日〔格十五〕

民部式曰、（云サ）甲斐國牧監給職田六町、上野國牧監職田亦同、

弘民格曰、（云サ）應給軍團（毅〔格十五〕）職田事、大毅四人、小毅八人、主帳四人、

右得東山道觀察使正四位下兼行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緒繼解偁、陸奥國四團、軍毅十二人、常直城中、不顧私業、旣備機速、曾无微祿、准其勤勞、理可優濟、今見國內乘田、牧多佃食者（數サ）少、伏請、准郡司將給職田者、右大臣宣、奉　勅依請、

大同五年五月十一日〔格十五〕（云サ太政官符〔格十五〕）

弘民格曰、。應「出羽國軍毅賜」（ト給軍毅〔格〕）職田事、大毅一人田六町、小毅一人田各「六」（四〔格〕）町、

右得征夷將軍參議從三位左衛門督兼陸奥出羽按察使勳四等文室朝臣綿麿解偁、出羽國司解偁、件「軍」（〔格〕无）毅等、常直軍團、不顧私第（業〔格〕）、量其勤勞、實須優恤、望請以校出公田、准陸奥國軍毅給件職田者、使加覆勘、「事如」（所申〔格〕）有實者、。（源サ）宜（被右大臣宣偁、奉勅）依件給、

弘仁五年正月十五日〔格十五〕

貞兵格曰、（云サ）應廢兵士置選士衛卒事（卅サ六サノ）

選士統領卅二人

府八人、番別二人、六國各四人、番別一人、三國二島各二人、番別更上、

右太宰府奏狀偁、隊伍之整必資領帥、今商量依件置（疊サ）之、々々（名之イ）（號〔亨〕）曰統領、准陸奥國軍毅各賜職二町云々、

民部式曰（云サ）、志摩國司不充事力、其職田五町、以伊勢國田給之、又云、權任郡司不給職田、但太宰府書生、帶郡司者（諸サ）不在此限（例〔式〕）、又云、陸奥鎮守太宰等（府サ）府國府掌各二人、每人給職田二町、又云、佐渡國雜太團（准大國サ）、給軍毅職田二町主帳一町、又云、遙授國司醫師已上、不給公廨（无イ）田並事力、

田令曰（云サ）、在外諸司職分田、交代以前種者入前人、（謂、大納言以上職分田、亦准此例、但闕官田者不在此（准〔義〕）例、）若前人自耕未種、後人酬其功直、闕官田用公力營種所有當年苗子、新人至日依數給付、（謂、公力者雜傜也、當年者自正月至十二月也、假有新人、後年正月到任者、去年苗子不可更給也（之サイ））

又云、應給職田位田人、（謂案、職田位田者、據先既給訖、不可更稱應、或是衍文乎、其職田位田、得職位則授、去者則収、皆不待班田年也（集无サ））若官位之內、有解免者、從所解免追、（謂、解解官也、免免官也、假有正三位位田卌町、犯免官者、三載之後降先位二等、叙正四位上、即依正四位給廿四町之類也、若解官者追亦如之也（集无））其除名者依口分例、若有賜田者亦追、（謂、此亦爲除名者立文也、）當家之內有官位、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廻給、（謂、口分田者、待班田年乃給也、）有乘追収、又云、位田一品八十町、二品六十町、三品五十町、四品卌町、正一位八十町、從一位七十四町、正二位六十町、從二位五十四町、正三位卌町、從三位卅四町、正四位廿四町、從四位廿町、正五位十二町、從五位八町、女減三分之一、（謂、此依町減、不至段歩也、）

位田爲二分給外國事

不置位田之國

民部式云、任官、叙位及薨卒、應レ收二給封田一者、官下二符省一、「々」（式无）造二奏文一、付二内侍一令二直奏一、訖即施行、（得二直奏一者、他省准レ此、）皆量レ便給レ之、不レ得二阿容一、

太政官符民部省

從五位上令宗朝臣允亮

右可正五位下　長保五年正月五日下

從五位下令宗朝臣允亮

右可從五位上　〻〻（元ナ）五年正月五日下

以前得中務　例申送者、省宜下承知符到奉行上、

從五位下守右少辨藤原朝臣廣業　正六位上行右少史船宿禰隆範

寛弘元年十月廿七日

件叙符又下二式部一、其狀亦以如レ此、（授田之時求二件符一、）薨卒符可レ續、

民部式云、位田、功田、賜田及神寺等田者各據二本地一不レ須二輙改一、又云、外五位々田者減二内位半一、

又云、位田者各爲二二分一、一分給二畿內一、一分給二外國一、其一所所置不レ得レ過二十町一、但授給之後偏號二成川一不可二必改（改サンイ）給一、若非常流損之國、明成二淵潭一之處、依レ實許二相換一、荒田不レ在二此限一、

又云、但馬、紀伊、阿波等國不レ得レ置二位田一、

又云、別勅賜田者、其人授位、便滿位田之數、職田又同、
又云、位田者薨、卒之後一年勿收、
又云、授品田者親王、內親王、其數一同、
又云、乘田可充品位田者以全町給之、
又云、六月、十二月、御體御卜之間不得奏授封戶及田、
又云、諸國品位田帳附税帳使毎年進之、
又云、无主品位田移穀倉院令收其地子、
太政官符、近江、丹波國司、
　應令穀倉院勘納(奏俻カサ)无主位田地子稻事
右得彼院今月十日□謹案式條俻、无主品位田、移穀倉院令收其地子□□(稻者カサ)如此文者不論畿內外國、院可收地子者也、而只收畿內不勘(勤サ)外國、然則或與所行彼此相違(遣々)、加以授給位田各爲二分、一分給畿內、一分給外國、受(爰カサ)民部省所行、件國號准畿內、普給諸大夫、若其不給之間、□□爲无主位田、至于其地子物拜□附帳言上而□□□□□年々稅帳曾不附帳、无主位田地子□□□國宰者、依不下「收」(衍カサ)給省符不勞(營サ)勘納、作□□焉无其主、无心辨濟之所致「之致」(衍カサ)也、損之甚、空爲人有、重撿事情、此院可(給サ)納諸國交易商布、年來之間國宰稱无直之由、曾不勤

進納、又畿内調錢依度々官符宣旨充色々雜用、適以所遺錢充度々宣旨、召□□幷饗料、不足
甚非、无物煩、況乎臨有急事、募□□前物公用闕乏、職此之由、望請天裁、准畿内、彼□件國无
主位田、勘納其地子、將爲公用之資者、□大臣宣、奉　勅依請者、國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
行、從五位下守右少辨藤原朝臣國光　外從五位下行右大史海宿禰業恒

天曆五年十二月廿七日

應永定置撿非違使一人、令勘徵畿内无主品位田「地子□□□□」拒捍未進輩事

右得穀倉院去□□□八日奏狀偁、撿案内、稱倉田畝之輩、須致地子之辨、而澆季之俗、土浪之民好募權勢、動成拒捍、春時稱舊作、以充他人爲愁、秋收致姧計、以遁徵使爲事、適示懲誡、還及鬪乱、因之畿内國司幷左右京職、申請捍使令入勘、官物□之未進已爲流例、望請、天裁准件例被下宣旨、又撿非違使廨、永定置使官人、勘徵件拒捍未進之輩、將令知皇憲之不怪者、□□辨藤原朝臣行成傳宣、右大臣宣、奉　勅依請者、

長保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左大史小槻宿禰奉親奉

同四年十月十九日　右衛門府生竹田種理奉

民部式云、畿外諸國无主職田者每有其闕、式部省移送主稅寮、納其地子、混合正稅、

田令云、應給位田、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子孫不合追請、

拒捍使朝野群載十一承平五年十二月四日

又云、給口分田者、男二段、女減三分之一、五年以下不給、其地有寛狹者、從鄉土法、謂、受田足（定サ）二段者爲寛、不足者爲狹也、言、依上文男女口分既有定法、若鄉土少田者不可必滿其數、故云、從鄉土法、卽雖寛博而有餘、亦猶依二段法不須過越也、易田倍給、謂、易田者、其地薄埆隔歲耕種也、倍給者、假令應給二段者即給四段之類也、給訖具錄町段及四至、謂、田之四面、所至表驗也、

今案、時行事甲郡人、授乙郡田、謂之授田、

貞（弘サ）觀格云、應交野丹比兩郡課丁口分爲易田倍授事（太政官符〔格十五〕）（〔格〕无）
右得（穎〔格〕）河內國解偁、件兩郡司課丁口分爲易田授之、幷百姓等申云、當郡土地墝薄、屢（動〔格〕）旱災、所（一町〔格〕）苅穎三百束以下二百束已上、若兩年頻（穎サ）作者不復及此率、是以去年耕田今年不作、每年易田耕營得實、即此兩郡百姓口分塞有二段之名、只作一段之實、所以百姓窮弊公役難堪、望請、准播磨國（比〔格〕）折爲易田、依令倍賜者、國（國〔格〕）加覆勘、所申有實、謹請官裁者、被右大臣宣偁、奉（恩サ）勅、如聞此年此、衰弊殊甚、宜課丁口分特依請給、但民息之後、仍復舊例、

弘仁十二年六月四日〔格十五〕

又云、應置易田五百町事（太政官符〔格十五〕）

大鳥郡一百（七〔格〕）十町　和泉郡二百町　日根郡一百卅町

右得和泉國解偁、此國地勢墝埆、良田少數、若遭旱災、擧國焦損、民煙（氓〔格〕）彫弊、无不由斯、望請、准河內、播磨置件田者、正三位行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春宮大夫良岑（峯サ）朝臣安世宣、奉勅依請、

天長四年六月二日〔格十五〕

封事十

請勅諸國隨見口數授口分田事

右臣伏見、諸國大帳所載、百姓大半「大」以上此无身者也、爰國司偏隨計帳充給口分田、即班給正稅徵納調庸、於是有其身者、纔耕「作」件田頗進租調、无其身者、戶口一人私沽件田、曾不自耕、至于租稅調庸遂无輸納之心、謹撿案內、公家所以班口分田者、爲收調庸擧正稅也、而今已姧其田終闕厥貢、牧宰空懷无用之田籍、豪富彌收幷兼之地利、非唯公損之深、忽成吏治之妨、今須令諸國開實見口班給其口分田、其遺田者國司收爲公田、任以沽却、若納地子以宛无身之民調庸租稅也、猶所遺之稻委納不動、今略計其應輸之數三倍於百姓所進之調庸也、爲公有利爲民无煩、此皆國宰專行應无殊妨、然而事乖舊例恐有民愁、伏望申勅諸國試令施行、

延喜十四年四月廿八日　式部大輔

爲見損益載之、

田令云、給口分田務從便近、〔謂從其家居便近而給也、遂求外遠、不可隔也、〕不得隔越、若因國郡改隸地入他境、及犬牙相接者、〔謂隸者附著也、犬牙者謂犬牙之牙不相當而相銜入也、〕聽依舊受、本郡无田者聽隔郡受、〔謂、隔郡傳帶也、〕

三代實錄貞觀十七年八月廿二日壬申太政官處分題告左右京絕戶田者所顯告田半令告人得三年耕食若隱認絕戶田爲他人所告者依律科罪

延民格云。一應以京戸女戸分田加給畿内男事、
〔太政官符〔格十五〕〕
右正三位行中納言兼民部卿藤原朝臣冬嗣奏狀偁、田令云、凡給口分田者、男二段、女減三分之一、然則女分可給一段百廿步、而天長給法卅步、至于承和其數廿步、奏聞已畢、有議不行、此般所行忽當卅步、今撿案内、京戸之女事異外國、不知農菓〔桒〔格〕〕之勞、都元杵臼之役、加以言其所當最爲微少、名。是口分、實非身糧、況忽公卿子女、王孫、妻妾、得此尺土、其有何益、但畿内百姓雖貢賦輕於外國、而傜役重於京戸、今豫許口分一段百步、不足支給以酬勞苦、夫事貴權變政存弛張、如有守常不改恐非通方之謂、伏請依件加增、爲一段半、「以前」〔者〔格〕〕從二位行大納言兼左近衞大將陸奧出羽按察使源朝臣多宣、奉勅依請、

元慶二年十二月四日〔格十二、三實、本書五十九〕

延京格云、應六年以上不進計帳戸准逃走例除帳改〔收〔亨〕〕地事
右得右京職解〔或〔亨〕〕偁、撿案内、式戸經十餘年注年之職〔々〔亨〕〕寫帳即知、若不死亡、必是逃走、而不立責法恒置職寫、遂令奸猾之浪人爲冐名之戸口、緩濫之搆、莫過自斯、案〔謹〔亨〕〕戸令云、戸逃走者令五保追訪、三周不獲。除帳其地還〔亦〔亨〕〕公、戸内口逃者。六年不獲亦除帳、望請、六年已上不進。〔計〔亨〕〕帳之戸、准戸口逃法以爲除帳期、其口分田還收公家、謹請 官裁者、右大臣宣、依請已、左京職准此、

三代實錄貞觀十八年六月三日戊申制左右京職百姓六年已上不進計帳戸准逃走例除帳收口分田自天長五年經四十六年則此爲貞觀十五年格

此格原文錯雜甚今據亨祿本三代格訂之

〔亨祿三代格十七〕

太政官符〔亨祿三代格十七〕

又云、「一」應令顯申絕戸田人三箇年間免半地子耕食其田事、

右得右京職解偁、撿案內、自天長五年至于今茲惣卌六箇年、班田之事絕而不行、其間或擧戸盡死、或半存半亡(實ヵ)、而姧濫之輩不除籍帳、僞進計帳、貪隱戸田、因茲无實之戸空附公帳、口分之田徒入姧人、頃年如聞、五畿內百姓、姧隱絕戸、私領其田、多者五六百畑、少者八九十戸、各貪地利无心顯申、公家之費職此之由、謹案、承和十一年三月一日格、具設賞顯(罰〔亨〕)罰懲(厭〔亨〕)之條、而民求眼前之利、忘位階之貴(賞ヵ)、令須有顯申絕戸之人、三箇年間免半地子、令其耕食、然後全(公〔亨〕)收地子、又未(末ヵ)班之間不預他人、若致未進、隨即追却、然則民間之姧自絕、以家之利已倍、〔亨祿本三代格十七〕

一應隱領絕戸田爲他被告者依法科罪事

右同前解偁、妄認公私田者律條立科、而頃年愚暗(晉ヵ)之輩不熟法意、隱絕戸田姧爲耕食、若不加科責恐爲積習、今須有姧領絕戸田爲他所告者、依律科罰〔格〕以懲將來者、

以前右大臣宣、依請、左京職准此、〔三代格十二〕

貞觀十七年八月廿二日(云ヵ)

民部式曰、志摩國百姓口分田便班授伊勢、尾張兩國、唯伊勢神郡者不在授限、

田令云、田租准國土收穫早晚、謂、收穫者收斂也、獲刈也、早晚者、九月爲早、十一月爲晚也、九月中旬起輸、十一月卅日以前納畢(止ヵ)、其

勘物云、毛詩箋四耕種曰稼、收領(納サ)曰穡、列子云、稼嫁也、五穀於出發使吳蓄息、猶人嫁女而生子孫、接三代格作搆

續紀慶雲三年九月丙辰、遣使七道、始定田租法、町十五束、及點役丁

舂米運京者、謂、輸租之家(處〔集〕)均出脚方、送大炊寮、猶如運送調庸也、正月起運、八月卅日以前納畢、

倉庫令曰、凡受地租、謂、段租稻二束二把、町租稻廿二(二〔令〕)束是也、皆令乾淨、以次收牓(牒〔在京集解異本〕)、同時者先遠、京國官司、謂次官以下分當撿明者也、共輸人(云サ)執籌對受、謂算籌也、在京倉者、共主稅(寮〔主稅寮、集解〕按〔令〕)接撿、〔主稅集解〕國郡則長官監撿、謂、長官更押撿次官以下所收納者也、

貞雜格曰、應設乾稻器事

右被右大臣(源常サ)宣偁、國以民(氏サ)為本、民(氏サ)以食為天、是以春雨初降、老弱赴畝於東、秋露稍飛、丁壯收斂於西、保茲五穀、濟彼萬事、如聞、諸國百姓所營稼穡、偏恃陽景、既忘霖雨(霪〔格〕)、如逢雲影難(雑サ)露雨足不歇、置稻中庭、見(倦サ)之且飢、庶民甚愚、一至於茲、大和國宇治郡(陀サ)人、田中接(構サ)木懸曝種穀、其穀之慘似當火炎、俗名謂之稻機(イナハタ)、今諸國往所有在(在有カサ)焉、宜仰諸國廣備此器、專緣利人、不得疎略、

承和八年閏九月三日　二サ一〔格八〕

田令曰、諸國公田、皆國司隨鄉土估價賃租、謂、公田者乘田也、賃租者凡乘田限一年賣、春時取直為賃也、與人令佃、至秋輸稻者為租、即(節サ)今所謂地子者是也、其價送(云サ)太政官、以充雜用、

弘民格(云サ)曰、勅、一凡田租取(收サ)令前束、擬令內把、令條段租(租〔格十五〕)其實猶益、朕念百姓有食萬條即咸(成〔格十五〕成サ)、民之豐饒猶同、充倉、宜段租一束五把、町一十五束、

慶雲三年九月廿日　〔本書六十參看〕

令與當作令與格田令集解（十二ノ二）參看

三百六十尺即六十歩以一歩卅六尺乘當作除目所加恐當作自所乘

勘田租束積事

右被右辨官宣偁、慶雲三年九月廿日格云、取令前束擬令內把、令條段租其實猶益、宜（直サ）田一町十五束令輸者、未知令前束、令內把、格爭各其積體損益之數何而可會、又令與（與サ）熟（孰カサ）後孰前者、撿舊說、令前租法、熟田五十代、租稻一束五把、以大方六尺（案十寸之尺也）爲步、々內得米一升、此大升也、（案是地子也則一段）二百五十步爲五十代、慶雲三年格曰（云サ）、准令以「大」（田令集解无）方五尺爲步、々內得米一升、此升「稱」（積サ）減大升、三百六十步爲段者、令案（案當十二合之升（サ本作例十合之升））、五十代與令段步積一同、則所得米其數同、然則段內得米三百六十升（案當十二合之升）、實此大二百五十升也、因步多少積增減、是以准量令前束、與令內把非无增減、計筭其積（格カサ）、令內十四把三分之二、當令前一束稱量一同、其令有新古、惟格新之前古之後也、

弘仁十三年（トニヤ）十一月五日　明法博士額田國造今足

私案件勘文、田步數、稻束把、米升法、難得其意、仍勘筭術以注左、

田一段廣六步（以六尺爲步）、長六十步、并積三百六十步也、令舊說、二百五十步者廣五步、（以一尺二寸爲尺、則當六尺爲步、）長五十步、（可知、）以上法置廣五步、以長五十步乘得二百五十步、更置步五尺以一尺二寸乘得六尺（爲正步、是知五尺步則六步也、）以一段廣六步乘得卅六尺、以所長三百六十尺乘得萬二千九百六十尺、以一步卅六尺乘得三百六十步也、

一說、置一尺二寸（尺數）加二寸四分、（置一尺二寸、目所加之數、）并得一尺四寸四分、置一步方廿五尺以一尺

升法二字當作提行

四寸四分乘得卅六尺以三百六十步（一段之步也）乘得萬二千九百六十尺以段法三百六十步除知一、更置今田三百六十步以昔田二百五十步除得一步二百五十分之百十、即通分內子得三百六十步也、升法置十合升米三百六十升以十二合升米二百五十升除得一升二百五十升之百十、即通分內子得三百六十升也、〻置二百五十升更置一升二合加二合四勺并得一升四合四勺乘止積得三百六十升也、

束法

置廿二束以十五束除得十四把不盡十與法十五求等數得五、以五除法得三、除不盡得二、然則一束所當十四把三分把之二也、

主稅式云、諸國申過分不堪佃田年田租者納官封家一同削充之

又云、國內官稻數少出擧雜用不足者預前申官聽當年租收穎諸封戶租只聽收穎、

太政官符五畿內七道諸國司

應免得六餘內更減半分去年田租事

右得近江國去年十一月廿三日解偁、撿案內、太政官今年十月十九日、下當道諸國符偁、依今月八日詔書令天下州郡半減今年田租國司四分損分更免一分大郡通計免五分狀下符諸郡既訖、而今得郡司解偁、百姓等愁申云、見得之戶須露恩詔例免之色不可通計者、國司伏

封内丢亦聽收頴出在主税式主亦作只

加覆勘所請有理、望請、官裁早被處分者、左大臣宣、奉勅依請、諸國宜承知依宣行之、

寛平四年　月廿二日

貞民格曰、〇應言上王臣家幷諸司官人等不進田租歷名事（云ナ太政官符〔格十五〕）

右太政官去年八月廿一日下山城國符偁、得國解偁、諸郡（郡サノイ）司解偁、收納之事、令條立程、賃租之物須依法進、而王臣家幷諸司人等、多接部內耕營雜田、至徵其租不肯辨備、租稅未納大槩由之、郡司入罪是非己怠、仍請處分者、國司加覆勘事是有實、望請、王臣家幷內外官人等（諸サ）所營田租、十一月卅日以前〔格〕進。猶有未進者勘錄彼數言上、其所賜俸祿准未進數便留京庫、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凡撿納〔格逸元〕「元」官物非无程期、勘（對サ）勘加勘責何致稽違、宜（首サ）嚴加勘徵、猶有未進實錄其名言上者、左大臣宣（業冬明サ）、宜令畿內諸國一同行〔格十五〕〔格〕「之」无

天長二年十月廿日（太政官符〔格十五〕）

延民格云、〇應禁止田租徵頴事

參河　遠江　近江　美濃　若狹　越前　加賀　丹波　播磨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伊豫　讃岐　土佐（左サ）

右式云、國內官稻數、少出擧雜用不足者、預前申官、聽當常租收（年サ）頴「諸封戶租亦聽收頴者、諸（以下廿一字以格文補之）國須出擧雜用不足、以收頴」〔格十五〕者、先申其收〔格〕（狀）隨裁收之、而偏見式文、輙稱徵頴不行

「大行」大粮无充封租、其尤甚者不勞言上、晏然平居、雖加譴責、再三申請、爰事不獲已、揣不〔格〕无動倉行大粮料、以正稅穀充封租代、公損之甚莫過於此、左大臣藤時平宣、奉　勅、宜仰件等國別加制止、若妄稱徵穎不行本色者、處之重科、不曾寬宥、〔格十五〕

延喜二年三月十三日

延喜格云、應准京職進計帳手實日沒不貢調物百姓戶田為國寫田事

右得河內國解偁、撿案內、此國調錢未進經年猥積、是則百姓諂詐不遵憲法之所致也、謹案戶令云、造計帳、每年六月卅日以前、京國官司責所部手實者、於是左右京職准據是法、進手實日令貢調錢、至不進戶、必沒戶田、號為職寫、以充公用、而國例計帳之日、不進手實无備調物、只便使郡書生勘造計帳、至于勘會、多有紕繆、輸貢調物已致違期、望請、行計〔格〕帳務之日、且令進手實、且令貢調物、若不進者沒彼戶田為國寫田、然則輸貢叶期、國吏免累謹請　官裁者、右大臣宣、奉　勅、依請、四畿內亦同、〔格八〕

寬平三年七月二日

延臨格云、太政官符〔格十二〕○應禁斷郡司百姓私物假稱官家〔格〕○物、并科責不受正稅不輸田租之輩事

右得美濃國解偁、凡諸國例、分配郡司充租稅調庸專當、駈使土浪差進官雜物綱丁、若有損失官物、取預人私物塡納其欠負、而此國人心多巧、只事姧欺、至于欠失官物、國司沒其

私物、臨欲進納官舍〔倉〕、忽就官家假〔借〔格〕〕爲寄進、請其家牒送於當國、或云、是家之出擧物、或云、寄進供物之代、或時懸札、或時打杭、如此違濫不可勝計、國司詳知非家物、爲恐權勢、擊〔〔格〕无〕目閉口、是故官物已致未進、國宰罹其負累、國之難治莫大於斯焉、望請元來无由稱「其家「物」者雖無家牒〔牒〔格〕〕不更許容、然則部內肅請官物合〔全〔格〕〕納、謹請 官裁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傅民部卿陸奧出羽按察使源朝臣能有宣、奉 勅、依請、又如聞諸司雜任以上、王臣僕從之中、居任部內、業同編戶之輩、或假威本主、或寄事本司、春給正稅、則乍置官倉、涉月不受、秋徵田租、忽爭運獲稻、過期无輸、如此之類不論土浪、任理勘責不得許容、若遂不顧國郡之教喩、事須具錄、其本司本主忿以言上、隨事科罪、國司忍而不言、同加重責、諸國准此、

寬平七年九月廿七日 〔格十二、本書五十一天曆元年閏七月十六日符〕

應禁斷官物未納前運稻京內事

右得山城國解云、檢案內、此國八箇郡、就中乙訓、葛野、愛宕、紀伊四箇郡、左右前後尤接土、凡其地戶京戶田、皆諸司雜任以上、王臣僕從之輩、寄事本王所强買作也、春稱束租不受正稅、秋偸苅運不輸租、令國司始爲收早稻、巡撿城邊農業下部、希苅獲之稱稻機懸運、或門裏積置、或曳運、雖國知不可、然而不能輙拘制、但事依无止、追稻在所、責徵租稅、論以縱理不承

任用分付實錄帳

田租率分

狀、經一二日更問彼宅、舉門无人、何況於稻哉、遂无認勘、不由徵納、官物未納、職此之由也、望請官裁、自今以後起自七月下旬迄十一月、下知彈正左右京職、左右撿非違使等、遙撿京內、被禁斷運取乾收家々門々、若値路中則見者。若乾京門內、則其罪同京作田、然則國得徵租稅之便、人失偷。運之計者、右少辨藤原朝臣清貫傳宣、左大臣宣、宜仰左右京職撿非違等依件令行者、

延喜三年九月四日　右大史御船宿禰有方奉

太政官符勘解由使

應田租未納立率徵納事

右得彼使今年三月三日解偁、謹撿案內、稻之本出自田租、年輸之數明法公帳、而今諸國所言上、不與前司解由狀、撿交替使帳、任用分付實錄帳等、注載田租穎并租舂米等、未納尤多、並皆當時國郡司等所徵納之、而付留之時空爲負累、遷替之後无由辨塡、重案物意、懈緩之怠雖在前人、徵納之勤宜屬後任、況復前司適逢赦免、後司專勤辨塡、但徵納多少未定章程、古今勘判大同少異、或口　今見任吏徵塡率分、或云、後司相承依數徵塡者、事分兩端、判非一定、諸國牧宰何決狐疑、方今欲偏守率分、則格式之文未見準的、欲全責徵納。辨塡之務後司難堪、望請田租未納、土率令徵納之、其率法者准正稅率、每年令塡之、立爲判例、永令遵行、然則官

擬從疑狐疑從誤

職寫田

物塡眞納於此可期、國司擬從令永斷者、右大臣宣、奉　勅、依請者、使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左中辨藤原朝臣　　右大史凡宿禰

延喜十九年七月十三日

太政官符五畿內諸國司

應依左京職移文勘會租帳京戸口分田事

右得彼職去年二月廿一日解偁、謹撿案內、管戸計帳不進。口分田依格職寫其帳、下宣旨差職使勘納地子、國依件免除租帳、而年來畿內國司、或減本從、故下符、或及未許使入部、據无程職納實乏、謹案太政官去延喜七年十月十三日符偁、以諳國司一人專當其事、與郡司共臨田畔定荒熟、職使共令勘之徵地子、若蔑爾符旨不勤遵行、注其由言上、隨將決者。而年來寛宥日久、積習費多、望請下宣旨於主稅寮、以職移文勘會租帳、將存公益者、從三位行大納言兼中宮大夫源朝臣高明宣、奉　勅、依請、宜仰畿內國以彼職移文勘除租帳、十月卅日以前移送之期、依件可勘會之狀、且下知主稅已了者。國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右中辨藤原朝臣　　左少史井原宿禰

應和三年六月七日

御稻田

田令法云、因王事沒落外蕃不還、有親屬同居者。〔謂、五等以上親布而居者也、〕其身分之地、十年乃追、〔謂、恐其沒落不歸生死无聞、是以十年之後、其口分從追收、若有位田賜田者、亦十年之後、乃合追還、但職田者不可久曠官職、以待十年也、〕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即身死王事者、〔謂、戰場身死、是爲死王事、〕其地傳子、〔謂、若无子者、雖有親屬同居、不在給限也、〕

官田〔官田之興、明見下條、但御稻田同號官田、然而名號雖同、田度各異、御稻田事、見年中行事中、〕

延民格云、○一應割置田四千町事〔太政官符〔格十五〕〕

山城國八百町　大和國千二百町　河內國八百町　和泉國四百町　攝津國八百町

右正三位行中納言兼民部卿藤原朝臣冬緒奏狀偁、近代以來一年例用位祿〔實錄无〕王祿、准穀十七萬餘斛、又京庫未〔來〔實〕〕行衣服月粮、必給外國、其斷〔數サ〕亦多、並是正稅用盡終行不動、當今年中所用卅五六萬斛、況亦有損之年、多費不動、件田散班於人者〔三實〕、○口分爲之不饒、混入於公者〔三實〕。國用由是可給、伏〔實〕重請依件割置、若獲稻若地子、量其便宜以支公用者、

以前從二位行大納言兼左近衞大將陸奧出羽按察使源朝臣多宣奉　勅依請、

元慶三年十二月四日〔格十五〕

延民格云、○〔太政官符〔格十五〕〕

一官田營析〔耕サ〕事

右不論上中、町別百廿束所定如件、宜春時充用正稅、秋時返納本倉、

一同田獲稻事

右獲稻之數自有恒法、然而欲令農民不建〔格〕有倦心、仍減定上田三百廿束、中田三百束、又若有營田之地、去倉稍遠、國司隨其便宜、量途小院、令易出納、以省民煩、

一營田預人事

右濟事之道在於得人、得人之方惣資牧宰、宜不問土人浪人、擇取力田之輩、若爲正長令預其事、又正長等。縱有家業、不必〔格〕。其人臨於辨事、恐致欠負、仍須擇諸司官人幷近衛兵衛二宮舍人及雜任等、爲鄉里所推讓者、每鄉配置號云惣監、令加催督、其名帳別錄申官、若有從事恪勤多致公益者、國司錄狀言上、隨即褒賞、

以前官田、依太政官元慶三年十二月四日符、割置五畿內諸國、每國有數、當今盡欲營佃、慮此〔格〕吏民之難堪、全爲地子、恐公家之少利、因茲折中商量、令佃半分、如有堪佃不拘。限、但遺田者、或地子或價直、任民所欲、隨宜辨行、其地子之法自有式文、價直之數宜依國例、如有惣監正長、欲得兩色之田、先以行之後及他人、凡細民之愚、必昧權變、偏懷求利之意、不知得利之〔格〕之謀、宜牧宰存情能加教喩、令知公私共利之趣、正三位行中納言兼民部卿藤原朝臣冬緒宣、奉勅宜早下知依件令營、但穫稻地子等帳勘造別卷、附稅帳使每年進上、

元慶五年二月八日〔格十五〕

太政官符民部省

應諸國乗田暫停置上田定三分法事

右得（民部下五右）厨家去二月十九日解偁、謹撿案內、太政官去延喜十四年八月八日（下文三百三十五頁）下厨家符偁、案（者〔式〕）式條云、諸國地子帳、具錄田上中下及損益、附正稅帳使申送、若不塡去年勘出物、拘留稅帳返抄者、凡乗田者上中下品各有等差、國司須均置其法注進彼帳、而少置上田多注下田、或載中下全脫上田、因玆勘減地子、殆闕例進、況平生至于官符用、鎮稱過進、靜撿事情、國內之田何必下田。數少（數多上田〔三百三十五頁〕）是不設章程之漸也、望請每國率七分法將置田品、若上田同率者、恐習俗忽難改、仍須注上田一分、中田二分、下田二分下々田二分令進其帳、无上田國令進中田二分、下田二分、下々田二分、若違此法拘勘稅。（帳〔三百三十五頁〕）但至于未進撿田帳之國、依先年班符幷近年租帳等、將令勘申、然則進彼帳之日、可勘注其數、又自餘雜田依國例之法、將令進彼帳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藤原朝臣忠平宣、奉　勅、（七分之率法）闕例用雖加口責、猶難塡備、即（濟サ）言上云、年來地口漸減、上田甚希、適有少計之上腴、不及七率法田、由是年輸地子、不堪塡進者、今案事情、雖置件品、不進其新、寄事上田之不足、常闕公用之有限、與其徒設章程、責彼（雖サ事カサ）不進、不若頗加優容、全其定數、望請率三分法、定中田、下田、下々田、將令進帳、自餘雜下一如先符者、左大臣宣、奉　勅依請者、省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右中辨平朝臣　右大史物部宿禰

延長六年十月十一日

太政官符諸國司

應以例納乗(新イ)鹽舂米、幷以例進外地子稻、加舂例進内米千四百卌(卅イ)二斛例進内鹽代米九十三石九斗、例進外地子稻米千三百卌(卅イ)八斛一斗事

參河國三百斛、二百石例進、百石令(今ヵ)加舂、　遠江國三百七十斛四斗、三百七十三石例進、百廿石加舂、

美濃國五百九十斛一斗、三百卌一石(石一斗ヵ)例進、二百六十石加舂、　丹後國二百十八斛、五十八石舂例進、百六十石令(今ヵ)加舂、

播磨國二百五十斛、二百石例進、五十石令(今ヵ)加舂、　備前國五百九十二斛、二百八十石例進、三百十二石令(今ヵ)加舂、

備中國百卌(二ヵ)斛、五十石例進、八十石令(今ヵ)加舂、　備後國百卌斛、五十石例進、八十石令(今ヵ)加舂、　紀伊國六十斛、政(改ヵ)例進鹽舂米、

讃岐國一百五十斛、百八十石例進、廿三石九斗改鹽舂米、　伊豫國二百十斛、六十石例進、百五十石令(今ヵ)加舂、

右得廚家解(文イ)偁、謹撿案内、廚家雜用官人月口惣在件未進少數、用途多端、以年中之所納、充例用之支度、所不足米千四百卌二斛、因斯常食屢絶、資俸尙乏、況自餘雜事、動致闕怠、凡件等國、例進内鹽充用有餘、例進外地子其數居多、至令加舂可无責、望請早被下知、將令加舂、然則廚家省煩公用易濟者、左大臣宣、奉勅依請者、諸國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右少辨藤原朝臣　左大史留宿禰

延喜十年十二月廿七日

太政官符厨家

應勤行雜事五箇條事（式サ）

一依或例可行年中例用幷色々雜事等事（載式サ例在別、）

右得厨家去延喜十二年八月十三日解狀偁、撿案內、年中所納每色有限、例用之數何无色目、而延暦十八年十月廿一日、只定大辨以下季料米數、幷兩雜事未有子細、條例仍履行之間、尙多疑殆、望請具立式例永以遵行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衞大將藤原朝臣忠平宣、依請、

一隨遺數可充行諸國例進外地子稻事、

右同前解狀偁、撿案內、年中所充列見定考祿、幷夏冬須給料、商布三萬八百卅段、晦料油雜穀等、直稻卅三萬九千五百卅三束五把、爰以前例進外稻相准彼料、所遺之數十萬九千餘束、而年々之例不論多少、監以下符、仍過用之愁諸國難免、望請先勘稻之多少有无、即遺數乃後下符、抑前件雜用之遺猶有其數、況斑田數增加、應輸地子有增无減、加以度者逃亡、除帳等田忽在此外、但隨時增減、无有定數、須令所司勘申、隨即加充、然則地子无過用之煩、俸祿有用給之便者、同宣、依請、

鼓
東蚫
細布

一定諸國例進地子雜物事

伊勢國　米百二斛絹六十疋、

尾張國　米百五十斛油二斛、

參河國　米三百(二ロ)斛油二斛、

遠江國　米三百七十三斛四斗七升三合七勺、(二サ)甘葛煎二斗、種薑一石、

駿河國　甘葛煎二斗、堅魚(光イ)六百斤、(十五コナ)「甘葛煎二斗(シイ)」、商布五百段

伊豆國　堅魚三百卅(卅ロ)二斤、固煎一斗、甘葛煎二斗、絁十疋、紙五十帖、

甲斐國　絁卅五疋五丈、商布四百五十九段九尺、

相摸國　綿五百斤、

武藏國　調布九百廿六端、細貲布卅(廿サロ)張、豉一斛、

安房國　調布百六十端二丈八尺、東(東ロ)鮑二百斤、

上總國　細布廿端、東(東ロ)鮑百廿斤、商布二千八百端、

下總國　調布千五十端、

常陸國　商布二千五百端、

近江國　米九百九十四石一斗三升六合九勺三撮、白米二百石、黑米七百九十四石一斗三

升六合九勺三才、
美濃國　米五八九十一石一斗、白「米」(无ヵ)百石糯米十八斛一斗四升、黒「米」(无ヵ)四百七十二石九斗六升、
飛驒國　商布五百端、
信濃國　商布千百二(千カサ)段六段、細貫筵二百張、
上野國　商布九百八十段、細貫筵十枚、小町筵七百六十枚、食筵廿枚、
下野國　調布千段、
若狹國　絹廿疋、
越前國　米四百廿石、白○(米脱ヵ)百五十石、黒米二百五十石、糯米二十石、
加賀國　鮭卅隻、(喉ヵ)鮭兒三斗、米五十石、
能登國　米六十九石六斗八升、
越中國　「黒(イ本小字)葛(筥カサ)苦(「若ナヵ)二合、鮞兒鮭五十隻、楚割鮭百隻、米六十三斛、」白「米」(无ヵ)卅一石五斗、黒「米」(无ヵ)卅一石五斗、
越後國　絹卅四疋、
佐渡國　調布八十段、
丹波國　米二百十八石、黒「米」(无ヵ)二百三石、糯「米」(无ヵ)十五石、絹九疋、墨十廷、油三石、
丹後國　絹五十疋、

但馬國　絹卅疋、海藻大五十斤、

因幡國　鮨（鮓ナ、卅ナコ）年魚六斗、雜魚脂（腊ナ）百廿斤、絹卅三疋、

伯耆國　鐵六百廷、

出雲國　海藻百十斤、鍫千二百口、

石見國　綿三百五十四斤、

播磨國　米二百五十石、白「米」（无イコ）百石、黑「米」（无イコ）百五十石、油七石、上紙二千張、

美作國　絹卅疋、油六石、

備前國　米五百九十二石、白「米」（无イ）二（百脫ナ）卅石、黑「米」（无イ）四百六十二石、油六石、

備中國　米百卅石、白「米」（无イ）五十石、黑「米」（无イ）八十石、鍫四百口、鐵二百九十廷、油二斛（斗イセ）、

安藝國　絹廿疋、油一石三斗、米卅五斛、

周防國　白米六十斛、

長門國　綿三百九十八斤、「米三百斛」（ナシコ）

紀伊國　油一斛五斗、米六十斛、

阿波國　堅鹽九斛、小麥十斛、大豆十石、油一石、小豆五石、

讃岐國　煎鹽二百九十二石六斗六升、見（給サ）絹一石、鯖百隻、米二百五十石、白「米」（无イ）百卅石、黑「米」（无イ）百廿石、

伊豫國　油三石、絹十四疋、米二百十石、
土佐國　煮鹽鮎二石、押鮎百隻、鯖漬鮑一石六斗、薄鮑卅斤、白米百五石、
太宰府　絹五百疋、綿四千屯、
右同前解狀偁、撿案內、件雜物等、天安二年正月廿九日官符、元慶三年十月十七日定等、具定色數、其後時々下符、頗有改定、因之謹勘前後之官定符、量前進之色數、望請下知民部省、令下諸司依件數進納、若有未進依式物勘集調庸稅帳等返勘者、同宣依請、

一定晦料油幷夏冬頒給斮及雜穀等事

右同前解狀偁、撿案內、列見定考料、已載式條、而晦斮油幷雜穀等、未有所據、辨行多疑、然而充行之例年序尙矣、望請因准舊跡、得定件數、但夏冬頒給斮、依延暦十八年十月廿一日宣旨、固爲定行者、同宣依請、

一合納家可備勘據云文八卷事

式例一卷、　例進雜物勘文一卷、　造地子帳例一卷、　剩田勘文一卷、　夏冬頒給晦油雜穀等勘文一卷、　地子交易直勘文一卷、　度者除帳田勘文一卷、　返進田勘文一卷、
右同前解狀偁、行公文所司、本無勘校、宜有其備、而年來之間、曾无公文執行雜事、動有疑殆、是則勾當之官不備其要、幷遷替之人无身累之所致也、望請、永置件公文、將備勘據遷

替之日、若致紛失、必處重責、不更寬宥、後人不勘領、科責不同之者、同宣、依請、
以前條事所无知件、厨家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右中辨藤原朝臣　　　左大史酒井宿禰

延喜十四年八月十五日

太政官符民部省

應行雜事五箇條事

一應返進諸國雜田二千二百六（卅イ）十六町九段五十二步、其地子稻混合正稅事

无主采女田卅八町

尾張國　六町、元三人新田九町、今定一人新田三町、遺二人新田六町

上總國　三町、不載格、　　下總國　六町、不載（格脫歟）

近江國　十五町、元八人新田廿四町、今定三（二イ）人新田九町、遺五人新田十五町、

加賀國　六町、不載格、　　出雲國　三町、不載格、

備中國　六町、元三人料田九町、今定一人料田三町、遺二人新田六町、

紀伊國　三町、元二人新田六町、今定一人新田三町、遺二（一イ）人新田三町、

右采女田、改定數之道依格旨、一身之間爲其料田、闕之後不補、其替可爲无主田、但上總、下

總、加賀、出羽、幷四箇國不ㇾ載ㇾ格、仍同可ㇾ爲ㇾ无主田ㇾ、
國造田四百十（「雲ノサ）一町五段
伊勢國七町　尾張國六町　參河國四町六段　遠江國十三町
駿河國六町　伊豆國六町　相摸國十三町　武藏國十二町
上總國十八町　下總國十八町　常陸國十三町　近江國八町
美乃（濃サコ）國廿四町　飛驒國六町　信乃（濃サコ）國六町　下乃（野サコ）國六町
若狹國六町　越前國六町　加賀國十一町　能登國六町
越中國十二町　隱岐國一町八段　丹波國六町　因幡國六町
伯耆國五町　石見國十二町　美作國六町
備中國十八町六段　備後國十八町　安藝國六町　長門國六町
淡路國六町　讃岐國六町　伊豫國六町　土佐國十一町五段
筑前國六町　筑後國十二（三サ）町　豐前國六町　肥前國□如本
肥後國十九町　日向國六町　壹岐島（國イ）六町
脊力婦女田廿七町三段
尾張國二町　參河國一町三段□以下欠

下總國二町　常陸國二町　美濃國二町　越前國二町
越中國二町　伯耆國二町　備中國二町　周防國二町
日向國二町
賜田八町
下總國四町　美濃國一町　因幡國三町
功田
播磨國九町六段七十二歩
唐人田
信濃國二町四段
俘囚田廿三町四段二百歩
上總國八町一段三百廿歩
下總國五町一段二百四十歩
備後國十町
〔左〕益田
近江國二町七段百卅歩

闕郡司職田千八百卅町八段

伊勢國　十八町延喜九年帳所レ注、
尾張國　二十二町延喜七年帳所レ注、
參河國　五十町延喜十年帳所レ注、
遠江國　二十六町延喜八年帳所レ注、
駿河國　六十六町延喜七年帳所レ注、
伊豆國　三町延喜六年帳所レ注、
甲斐國　卅一町七段延喜八年帳所レ注、
武藏國　廿四町延喜七年帳所レ注、
安房國　九町六段寛平七年帳所レ注、
上總國　八十八町四段延喜三年帳所レ注、
下總國　卅二町延喜七年帳所レ注、
常陸國　百五十二町延喜八年帳所レ注、
飛驒國　二町二段延喜七年帳所レ注、
信濃國　六十六町二段延喜十年帳所レ注、
上野國　八十六町延喜六年帳所レ注、
下野國　八十六町延喜七年帳所レ注、
越前國　五十二町延喜九年帳所レ注、
加賀國　□□延喜六年帳所レ注、
能登國　卅町延喜九年帳所レ注、
越中國　卅九町六段延喜五年帳所レ注、
播磨國　廿五町四段延喜八年帳所レ注、
美作國　卅四町延喜八年帳所レ注、
備前國　□□□延喜九年帳所レ注、
備中國　廿七町二段延喜八年帳所レ注、
備後國　卌四町延喜九年帳所レ注、
安藝國　三町延喜七年帳所レ注、
長門國　三町七段延喜五年帳所レ注、
丹波國　十町二段延喜九年帳所レ注、

延暦恐延喜誤上文三百卅五頁表參看

丹後國	二町寛平五年帳所注、	但馬國	廿二町延喜七年帳所注、
伯耆國	廿五町延喜七年帳所注、	出雲國	六十八町延喜二(七ヵ)年帳所注、
隱岐國	十八町延喜六年帳所注、	紀伊國	六町延喜八年帳所注、
阿波國	十五町延喜九年帳所注、	土佐國	卅二町昌泰二年帳所注、
筑前國	六十四町齊衡二(三ヵ)年帳所注、	筑後國	八十八町寛平九年帳所注、
豐前國	卅九町貞觀「十」(元ヵ)三年帳所注、	豐後國	廿八町元慶三年帳所注、
肥前國	卅二町延喜二年帳所注、	肥後國	廿五町六段昌泰六年帳所注、
壹岐島	八町寛平九(元ヵ)年帳所注、		

右得厨家去延暦十二年八月十三日解偁、案主税上式條、位田、國造田、采女田、膂力婦女田、賜田等、未授之間、輸地子田者、案内、元慶六年八月廿五日、下民部省符偁、大納言以上并諸「道」博士、儀外无主職田地子混合正税、又偁、國郡司職田地子、同混合正税者、又案内、七年五月十三日、下諸國符偁、得厨家解、郡司職田地子、元來無主之間、付地子帳、檢納厨家、而去年八月廿五日、以其地子稻可混合正税之狀、官符被下民部省、々即下符諸國已了、今檢案内、任權官者每口過半、預禁偁者每年寄倍其位田、公廨田以乘、被宛行、因玆諸國地子頻稱減少、厨家用途常以闕乏、望請、如舊納、件地子以充厨用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但民部省符、下知諸國、早令返

進者、而年來地子帳加注大納言以上諸博士等職田、仍令民部省勘申、其由云、依太政官元慶六年符旨、以大納言以上并諸道博士及郡司職田地子、可混合正稅、省符（十符イ）下知諸國、而依同七年官符、令返進、可以郡司田地子、可混正稅之狀、省符爰（故サ）依載一符、返進兩色、其後未有改給、依式履行者、望請、大納言以上并諸道博士无主職田、依元慶符、早被下知、抑以乘田地子充年中例用度之遺頗有其數、然則前件等田、徒爲地子田混納其輸、於公有損、爲廚无益、重望、請、返進件等田地子稻混（之カサ）合正稅、但闕郡司職田之數、隨時增減无定數者、此據近年帳所（可イ）令勘申、至於采女田、定額无外、先補之輩、准據格條、一身之後爲无主田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藤原朝臣忠平宣、奉　勅依請、

一應諸國乘田置七分法事（民部下五右）

右得同前解（出物者拘〔三百三十三頁〕）偁、案式條云、諸國地子帳、具錄田上中下及損益、附正稅帳使申□□若不塡去（送〔三百三十三頁〕）年勘□□□□□留稅帳返抄者、凡乘田者、上中下品各有等差、（茲〔三百三十三頁〕）。（國〔三百三十三頁〕）司須均置其法注進彼帳、而少置上田、多注下田、或載中下、全脱上田、因之勘減地子、殆闕例進、況乎至于官符用、鎮稱過進、（〔三百三十三頁〕）靜撿事情、國內之田、何必下田數多、上田數少、是不設章程之漸也、望請每國率七分法、將置（注〔三百三十三頁〕）（一〔三百三十三頁〕）田品、若上田同率者、恐習俗忽難改、仍須。上田一分、中田二分、下田二分、下々田二分令進其（上田〔三百三十三頁〕无）帳无。國令注進「上田二分、」中田二分、下田二分、下々田二分、若違此法、拘勘稅帳、但至于未

絹疋六十束
商布段十束
甲斐絹疋六丈

進檢田帳之國、依先年班符幷進年租帳等、可令勘申、然則進「彼帳」。者、同宣、奉勅依請、〔近〔三百三十三頁〕之日可勘注其數、又自餘雜田依國例之法、將令進彼帳、〔同上〕〕

一應諸國地子帳立式例令造進事 式例、在別、

右得同前解偁、諸國地子帳、其例各異、未有定法、或「不注」（无サ）田品上下難辨、或交易之直貴賤无定、此外違庭觸類有數、望請 處分依件將令造進、即載□□條立爲恒例者、同宣、奉 勅、依請、

一應制止諸國地子田混合租田事「延喜十四年八月八日」（无サ）

右得同前解（推サ）偁、地子田數每國有限、一班之後豈有增減、而諸國司等、好爲以地子田混於租田、實雖所司勘出、徵地子稻、而空置（書サ）勘出、无期塡納、時遷吏替遂從免除、地子減少莫不因斯矣、望請下知諸國、將停混合、若習常不改、將烝拘稅帳者、同宣、奉 勅依請、

一應定諸國地子交易、絹綿調布商布鐵鍫等價數事

伊勢國	絹六十疋	直三千六百束、疋別六十束、
駿河國	商布五百端（段カサ）	直五千束、段別十束今定充六束、
伊豆國	絹十一疋（卅イ）	直六百六十束、疋別六十束、
甲斐國	絹卅五疋五丈	直二千七百五十束、疋別六十束、商布四百五十段九尺、直四千五百九十三束六把、段別十束

綿斤八束
調布段三十束
調布段四十束
調布段二十束
商布段二十束
絹匹七十束
絹匹五十五束

相摸國 絹（ト綿サ）五百匹 直四千束、斤別八束、
武藏國 調布九百（ト斤一サ）廿六段 直二萬七千○（七脱カサ）百八十束、段別卅（卌サ）束、
安房國 調布六十六段二丈八尺 直四千九百九十束九把、「段（无サ）別卅束」
上總國 調布廿段 直八百束、段別卌束、商布二千八百段 直二萬八千束、段別十束、
下總國 調布千五十段 直萬千（ト二萬千カサ）束、段別廿束
常陸國 商布二千五百段 直萬五千束、段別廿（十サ）束、
飛驒國 商布五百段直 五千束、段別十束、今定充六束、
信濃國 商布千百二段六尺 直萬千廿二束三把七分、（ナシサ）
上野國 商布九百八十段 直九千八百束、「段別廿束」
下野國 商布千段 直二萬束、段別廿束、
若狹國 絹廿疋 直千二百束、疋別六十束、
越後國 絹卅四疋 直二千三百八十束、疋別七十束、
佐渡國 調布八十段 直二千四百束、段別卅束、
丹波國 絹九疋 直四百九十五束、疋別五十五束、
丹後國 絹五十疋 直三千束、疋別六十束、

鐵毎廷六束
鐵口五束

鍬口三束

綿斤六束
綿屯十束
絹疋八十束

但馬國　絹四十疋　直二千四百束、疋別六十束、
因幡國　絹卅疋　直二千三百六十五束、疋別五十五束、
伯耆國　鍬六百六廷　直三千六百卅六束、廷別六束、
出雲國　鐵千二百口　直六百束、廷別五束、
石見國　綿二百五十斤　直二千卅二束、斤別八束、
美作國　絹卅疋　直千六百五十束、疋別五十五束、
備中國　鍬四百口　直千二百束、口別三束、鐵二百九十廷　直千四百五十束、廷別五「十」束
備後國　鍬五百口　直千五百束、口別三束、鐵二百五十廷　直千五百束、口(廷サ)別六束、
安藝國　絹（綿イ）廿疋　直千二百束、疋別六十束、
長門國　綿三百九十八斤　直二千三百〇十〇束、（八サ八）斤別六束、
伊豫國　絹十四疋　直七百七十束、疋別五十五束、綿四千屯　直四萬束、屯別十束、
筑後國　絹卅三疋　直三千四百卅束、疋別八十束、
豐前國　絹廿一疋　直千六百八十束、疋別八十束、
豐後國　絹卅疋　直二千四百束、疋別八十束、綿千屯　直百束、屯別十束、
肥前國　絹廿疋　直千六百束、疋別八十束、綿五百屯　直五千束、屯別十束、

右得同前解偁、諸國物價各有差別、勘納之亦例何得一同、而承前之例、不依國法、不論貴賤、定納絹一疋、直稻五十束、綿一屯、「百束、」調布商布鐵鍪等之無准的、「凡」物直高下國例各異、何依一例爲諸國法、加以件物價、未有所據稽之政途、似无提防、望請因年來所進地子帳價數便爲定法、但收物之日、令主計官人准定價法注載日收、有歲惡者即減其□□□□□□□、雜物依同帳價將爲勘定、若物直過限、幷不塡□直同税帳者、宣、奉勅依請、以前條事、所定如件者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右中辨藤原朝臣　　左少史錦宿禰

延喜十四年八月八日

主税式云、五畿內伊賀等國、地子混合正税、其陸奥充儲糒幷鎭兵粮、出羽狄祿、太宰所管諸國、充對馬司公廨之外、交易輕貨送太政官厨、自餘諸國交易送亦同、但隨近及緣海國舂米運漕、其功賃便用數內、

已上官厨家雜事

民部式云、畿內國營田稻、除營料外舂米、每年運送內藏寮、其收納帳附税帳使進官、使至彼寮勘之、即取返抄、就主計寮勘會抄帳、又云、畿內國營田地子米、有未進者拘請返抄、

內藏式云、畿內諸國々營佃收納帳、每年進寮、稻除營料之外、舂米「每年」送寮、

貞臨格曰、太政官謹奏、

應令太宰府管內諸國佃公營田事

一合九國口分幷乘田七萬六千五百八十七町、

口分田六萬五千六百七十七町、　乘田一萬九百十町、

應割取佃一萬二千九十五町、（國別有數、）

口分田五千八百九十四町、　乘田六千二百一町、

隨色可輸地子、而府解惣申輸租、宜依本色、

應役徭丁六萬二百五十七人、（五人作一町、）

右班田之歲擇收百姓口分及乘田、水旱不損之田、（間〔遺、令〕）依件割置號公營田、牽徭丁五人令營一町、給功幷食一如民間、（丁〔遺、格〕）以正税充營料、秋收之後返納本倉、每國令有乘田、若有年中益町者、隨亦捕加、擇村里幹了者、各爲正長、量其所堪、令領一町以上。（頭〔格〕）（上イ）緣田之事惣委任之、（使サ）若遭風損虫霜之害、依實免損。（出損）其百姓居、各建小院、所獲之稻除田租納官、兩色以外便納此院、令易出納、（頭〔格〕）

獲稻五百五萬四千一百廿束

三千六百二町、（町別四百六十束　肥後國）八千百九十三町、（町別四百束、）

除、三百九十七萬三千六百九十七束、　佃功、一百卅五萬一千四百束、町別百廿束、

租料、一十八萬一千四百廿五束、町廿束、　調庸料、一百五十萬七千七百九十束、人別調廿束、庸十束、

傜丁食料、七十二萬三千八十四束、　修理溝池官舍料、一十萬束、國別有差、

納官、一百八萬四百廿一束、

右國雜也、今納官之數、是於定之息利、須以租納官二色爲營之功、率以十束給一束、令易成事

一應免調庸事

課丁、六萬二百卅人、九國合數、

全輸、三萬二百九十九人、

半輸、二萬九千九百卅一人、

調庸准穎、一百五十萬七千七百九十束、

右課役之民率多貧窮、備貢調庸極爲大難、逃亡之由更亦无他、今須調庸者、夏月以正税充寛價而交易、秋收之後、以營田之穫返納、夫貧乏之民、夏月作調庸等物、迫於无食減直賣、失臨貢調日、更倍價求、民之大弊故有此議、

一應給傜丁粮事

傜丁六萬二百五十七人、(役人卅廿(卅〔格〕日)) 粮稻七十二萬三千八十四束、(九國各有數、)
右貧下之民朝不給夕、身當公事、且求且使、飢餓之輩、十而七八、今商量以營田之獲、依件充
給、
一應(置〔格〕)修理池溝官舍新事
新稻二十萬束、(九國各有數、)(差〔格〕)
右百姓減少破壞彌多、計卒傜帳、每國无餘、今商量(置〔格〕)以件料、將充役夫功食、其新亦可用穫
稻以前。(太政官去二月廿一日論奏偁、〔格〕)案參議太宰大貳從四位下小野朝臣峰守表云、洪水滔天大旱鑠地、自然之數大聖无
免、唯堯湯之世有十年之蓄、不聞道謹相望弃捐溝壑者、積蓄多故也、方今頻年不稔、雜以疫癘、
臣所忝。道非常被害、賑恤數加、府庫稍罄、寬政頻行民猶不足、比屋无囊炊之烟、連戶多荒涼之
門、因斯薄賦省傜、既闕支□公用、守常責民、輸貢之費无任、非有變治恐難□□、易曰、通其
變使民不倦、劉子曰、明主務修其法因時制宜、苟利於民不必法古、害於事不可循舊、夏
商之衰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興不相襲而王、由此觀之、法宜變動非一代也、今法者溺於故律、
儒者拘於舊禮、若擬一世之法以傳百代之民、猶以一衣擬寒暑、以一藥治痤瘕、臣變易常
制、椽上新議、事之由趣具□表左、既免調庸兼給粮食、於民爲優、又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
食、以卅年通雖有凶年水溢民无菜色、今之所議九國卅年之積、三千一百餘萬、以之混合正

逸史作二月丙午即廿一日也

稅、永代之蓄不謝上世、伏賞倉廩之實（匱〔適〕）、詐斯可待、（朝〔格〕得サ）禮節之知不在遐年、无任悃款之至、謹詣朝

堂上表以聞者、伏奉去正月廿七日勅、峰（岑サ）守所言、便宜議定奏聞者、臣等才量淺短、无稱天旨、但

（或サ）政式有宜於古而不利於今、（我サ）或有便於後而不待（侍サ）於此、然則峰（岑サ）守所言抑有可取、但古來所

行（十行ニ〔格〕）誠傳（偉〔適〕）（政〔適〕）卒改臣等商量、（式〔格〕）請限四年依件行之、伏聽天裁、謹以申聞謹奏、

（十偉〔格〕）弘仁十四年二月廿一日（二〔格〕）

此條又在田地部

民部式云、墾田作宅、換以新開者、同品已上聽之、又云、私墾田用公水者、不論多少収爲公

田、但水饒无妨處者、不論年之遠近聽爲私田、

勘解由使勘判抄

一田事

遠江　匡（サ本小字）勢共頼

无赦判云、件年々過分不堪佃、不免一分等、不徵塡息、前司何免、然而其身依格入京、須與前

司任居職之吏共徵塡、待了放還。延喜十四年判

越中「前司葛井清明」（イ小字）

常赦判云、過分不堪佃田租地子穀頴、案勘執狀可謂未納、須且前司差分附帳言上、其遺者未

辨之息、事在恩（サ）思前、須見任相承、租穀者徵塡牽分、地子頴者依數徵納、承平七年判

伊勢在原一貫云々

又曰、國司設以不堪佃田、加注損田內、官使之所勘、甚得其理、抑前司之怠、適霑恩蕩、其身亦

卒、須見任申官聽、（サ木小字在原行之朱）「延喜」十四年判

越前（前司中臣利世　サ木大守　トロサ）

又云、依官符所定佃二百町、獲稻无實、前司陳云、依无見稻不行營料、牽作田下徵也者、勘

知不注物數、執狀忽不分明、勘判難決、須見任尋物（拘ナサ）放、天慶六年判

石見「前司」藤原望見（サ木小字　トロサ）

又云、國分寺施入田帳遺稻、案執狀、可謂其年料也、而勘錄注見納、執狀陳損不堪佃之由、事

有相違、甚難信用、七年交替、欠若干者、彼七年不堪（獲イ）發、何會八年恩赦、抑不撿按、意在前司、

而去任之後其身卒去、如格式文、令三綱耕營之田也、然則三綱可辨申之色、而曾无所勘、并

失由不明、須見任相承令三綱辨塡充用本料、（田ナ）承平七年判

駿河前司惟原守兒（サ木大字）

又云、國司公廨田、獲稻无實、案執狀、物寄入已、爲濟郡司數也者、事在恩前、須任依實

免之、延喜廿二年判

越前 前司藤遠成 サ本大字

非常赦判云、公廨佃獲稻、須丁後可(司カ)相承令丙郡司辨乙進充行料甲。主莫レ拘ニ前司一、承平四年判

丹波 前司高橋元蒋 サト大字 諸兄 使藤

又云、未班田怠在ニ恩前一、須下見任申ニ下班符一勤中行之上、承平三年判

一地子事

文德實錄 嘉祥三年四月官宣云、今月十七日詔、頒ニ下京畿諸國一云、今案ニ詔旨一、去年己。上言(往言サ)、租稅未納悉可ニ免除一、宜下令ニ官長一分明搜撿上(「保サ 命)、見在民身即從ニ免除一、又雖レ非ニ別錄一、申ニ官所司一、文簿載ニ未納之由一者、然同ニ言上之例一云々、但地子未納不レ在ニ免限一者、

上總 前司紀「貞」助 サ本大字 員サ

无赦判云、无實、延長二年例進內地子稻未進、前司陳云、彼年料遭ニ異損一、不レ堪ニ徵納一者、未進之怠前司難レ脫、然而去レ任(任サ)之後入レ京卒去、須下與ニ前司之同任吏一、共徵ニ納支配本色一、待了放還上、延喜七年判

播磨 藤智泉 サ本大字

又云、件地子過用者、須下見任以ニ後年地子一勘補上、寛平五(十一イ)年判

越中 葛井清明 サ本大字

常赦判云、不レ混ニ合正稅一雜色地子穎、如レ勘執狀者、是未レ納之、須下顯ニ前司所レ塡差一付帳言上上、其

貴(責イ)者不究(充イ)濟怠、適會鴻恩、須後司依數徵納、

駿河(使上裁行)

又云、不徵疫死百姓口分田地子稻、依官符旨、交易調庸幷中男作物、可進納色也、勘狀相違、抑如執狀者、是未納也、不徵納怠事經恩蕩、須見任相承尋作田人徵納支配、(天慶四年判)

延長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符云、以疫死幷流百姓口分田地子稻、充價直、令交易進調庸中男作物等者、(件符旨、本載勘判抄、但本符在損戶交易部、具見彼部、)

阿波○紀延年

非常赦判云、无身百姓口分田、无人營作、因之件地子无所勘濟者、所執失理、流死百姓已无其身、至口分田誰有寄作、然則國充行堪者、殊令營作以其地子、交易進調庸中男作物可叶新制、而只稱无人營作、其事不明、然而前司卒去、事在恩前、須見任相承尋徵耕作人交易、件流死調庸物等可辨進、若遂无人營種者、申官聽裁、隨裁行之、(承平三年判)

貞民格云、○應營陸田事(太政官符〔格八〕)

右撿案內、去養老七年八月廿八日格偁、麥之爲用在人尤切、救乏之要莫過於此、是以藤原宮御宇太上天皇之世、割取官物播殖天下、比年以來多斷耕種、至於飢饉難辛良深、非獨百姓懈緩、實然國郡罪過、自今以後、催勸百姓勿令失時、其耕種町段、收穫多少、每年具錄、附計帳使

上〔下文〕申送者、今被右大臣〔藤三守〕宣偁、頻年旱災水田不稔、黎民窮飢无所取活、往年詔格雖〔已〔格〕〕設條章、近代牧宰曾无遵行、宜〔宣〔格〕〕擇已上一人專當其事、使民因天之時、就地之利、播殖黍稷稗麥大小豆及胡麻等之類、是則所以富國贍民支給凶年者也、若懈怠无勤、隨狀科責、唯不得因斯不務水田變爲陸田、

承和七年五月二日〔格八〕

弘民格云、○太政官符〔格八〕畿內七道諸國、耕種大小麥事

右麥之爲用在人尤切、救乏之要莫過於此、是以藤原宮御宇太上天皇之世、割取官物、播殖天下、比年以來多虧〔割〔格〕〕耕種、至於飢饉艱〔難〔格八〕〕辛良深、非獨百姓懈緩、實亦國郡罪過、自今以後催勸百姓、勿令失時、其耕種町段、收獲多少、每年具錄、附計帳使申上、

養老七年八月廿八日〔格八〕

貞民格云、○太政官符〔格八〕應種大小麥事

右「撿〔格无〕」太政官去天平神護二年九月十五日格偁、大納言正二〔三〔格〕〕位吉備朝臣眞吉備宣、奉勅、麥者繼絕救乏、穀之尤良、宜令天下諸國勸課百姓種大小麥、即勸國郡司格〔恪〔格、逸〕〕勤者、各一人專當其事、其專當人名附朝集使申上者、今被〔既〔格〕〕大納言正三位藤原朝臣冬嗣宣偁、奉勅、今聞黎民之愚、棄而不顧、至有絕乏、徒苦飢饉、或雖耕種、既失其時、空費功力、還不得實、是則國郡官

有共格作其有

司、不慎格旨、（挍ロ）拔時乖方、此而從政、誰謂善吏、月令云、仲秋之月、乃勸種麥、毋式（或サ）失時、其有失
時行罪无疑、宜自今以後始（如ロ）自八月、勤（勸〔格〕）令播種、不得失時、自餘事條一依前格、若有乖犯
科違勅罪、

弘仁十一年七月九日〔格八〕

太政官符〔格〕

又云、應勸課播種蕎麥事

右蕎麥之爲物也、（已〔三〕）不擇土沃瘠、生熟有繁茂、孟秋始播季秋乃收、稻粱之外能足療飢、右大臣（藤三守）宣、
奉 勅、宜（平サ）仰諸國、爭時勸種、令國司介以上一人、專當其事、勤加巡撿、

承和六年七月廿一日

太政官符〔格十二〕

弘雜格云、○禁斷賣買麥蔦（菅〔格〕）（ト蔦〔適〕）事

右去天平勝寶三年三月十四日格偁、大小麥寔能助夏乏、恩擬百姓不慮後欠、輙苅靑蔦、（麥イ菅〔格〕）徒爲
（沽サ）活失、自今以後、堅固禁斷、若有違犯、必科重罪、又太政官去大同三年七月十二日、騰勅符偁、（三〔格〕）（ト蔦〔適〕）如
聞、富豪之輩、不顧憲式、无賴之民、尙暗法令、賣[illegible]忘食、積習爲常、不革前失、依法科處、所司容
（將サ）隱隨獄貶已、又太政官今年三月十四日、下左右京職五畿內符偁、去年不登、百姓食乏、至于夏
時、必有飢饉、救飢之備不可不備、職國承知、依件禁斷者、今被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衞大
將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冬嗣宣偁、奉 勅、所在之官忘制无顧、愚闇之民忍法有犯、既違

朝制忽失民粮、靜論其弊深乖濟民、又式。寄事坐臥過前其好、偏計少直不顧多損、凡是播蒔之時、不圖地膏、生臥之日狎致此費、宜。長自臨蒔時、撿按示以此旨、莫致後損、若有違犯并播種乖宜者、所由官司隨事、撿考違犯之人、依法推決、

弘仁十年六月二日

彈弘正式云、凡禁斷刈大小麥青苗爲馬草、賣買并桑棗不敷橋、掌侍安倍朝臣鳳子傳宣、左右馬兩寮買飼麥草事、仰撿非違使及看督等已了、寮宜承知以和市法買飼者、　承和七年四月十六日、仰馬寮宣旨、

貞民格云、應進青苗簿帳事

右撿案內、太政官去弘仁十年五月十六日、副樣式一卷上〔格七ノ六十八〕下五畿內七道諸國符偁、靈龜三年五月十一日勅書本書六十格十五偁、自今以後宜造苗簿、養老元年八月十日格偁、自今以後納租之事、依青苗簿令進手實者、今案、勸租之道先由苗簿、苗簿之興年紀既久、而今諸國不造彼簿、至勘田租事多疏漏、假令甲之戶田沽與於乙、々戶田亡損自得免調、甲之得直於甲无損、苗簿之意令甲輸調、而今勘損之日依无苗簿、漏稱戶主不徵甲調、凡此不作苗簿所致之弊也、非唯爲怠還失官物、。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衛大將陸奧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冬嗣宣、不作之怠、理須科附、宜仰諸國勸令勸作、若有使至无帳者、科罪貶考、一從法律者、今被右大臣宣偁、凡厥苗簿之起、

所以徵揚國郡之淸濁、沙汰田畝之損得者也、如聞或詐寫田籍〔簿〔丙〕〕、或損而不存、是以朝使撿按之日、既多乖實之訴、官物收納之時、還少充倉之實、此祇國宰怠慢之所致也、宜下知諸道撿樣造備附大帳使、必令進官者、若不進者不聽申田〔〔格〕无〕損、但太宰管內諸國、便進彼府〔府〔格〕〕之使撿按、不得疎漏、

承和九年六月九日〔格七〕

又曰、應停每年進上靑苗簿帳事

右得相摸國解偁、撿案內、依太政官去承和九年六月九日符勘造件帳、附大帳使每年進上、今商量有損之年、有申勘會、无損之歲未見其用、望請、當有損年勘造進上、自此之外將從停止、謹請官裁者、大納言正二位兼行右近衞大將民部卿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良房宣、奉勅依請、自餘諸國亦宜准此、

承和十二年九月十日

雜式云、百姓被雇刈稻之日、不得牽人撿稻〔拾穗〔式〕〕、

政事要略卷第五十三

案宿衛器仗條在宮衛令此云軍防令云云未詳

政事要略第五十四　交替雜事十四

器仗戎具事
修理神社事付出神社帳事付釋奠事付
修理官舍事
溝池堰堤事詐申堤坊損事、在官舍部附出水車事

○器仗戎具事

軍防令云、宿衛器仗條、義解云、謂宿衛器仗者、衛府及內舍人所帶之仗也、又條云、兵士每火紺布幕一口云々、若上番年、唯將人別戎具、義解云、人別戎具者、弓以下鞋以上是、〔義〕也。此條在軍團部、具可見彼部、

已上題目所講器仗戎具、義見件等文、宮衛令儀仗軍器條云、義解云、謂用之禮容爲儀仗、用之征伐爲軍器、即同實而殊號者「也」〔義〕无、又獻軍器條、義解云、謂弓箭刀稍之類爲軍器、也〔義〕○鼓吹幡鉦之類爲戎仗、也〔義〕。軍防令出給器仗條、義解云、謂、器者軍器也、仗者儀仗也、已上此部所載軍器之仗義、又見件等文、

軍防令云、國司每年孟冬、簡閱戎具、謂戎具者、國內百姓、隨身弓箭刀劍等之類也、集解釋云、閱簡也、音翼雪反、此俗所

按禮玉藻纊爲繭縕爲袍註纊新綿也縕舊絮也衣之有著者用新綿曰繭用舊絮曰袍

謂氣彌也、周禮仲冬大閱、鄭玄曰、簡閱軍實、古記云、簡居限反、周禮、正歳簡稼器、鄭玄云、
簡猶閲也、爾雅、簡擇也、簡閱謂試也、農隙講大事也、或云、問、簡閲行事何、答、加勘當令(合サ)
備弓箭刀、并試練馬弓步弓乎、此令不見試練也、但試練无事耳、
私問、馬弓歩弓以何分別乎、答、同令上條云、兵士各爲隊伍、便弓馬者爲騎兵隊、餘爲歩兵
隊者、依此可知具、公士要雜事、兵士部之、
交替式云、軍防令、凡在庫器仗有不任(任サ)者、當處長官、撿實具(〔義〕无)狀申官、隨狀(弄〔義〕)處分除毀、其鑽及袍
幡弦麻之類、(准サ)即充當處修理軍器用、在京庫者、送兵部「省」、任充公用、若弄掌不如法致有損
壞者、隨狀推徵、
私記云、義解云、除毀者除去也、戟矟之屬曰鑽、刀劍之屬曰及、纊綿之屬曰袍、藁苧之類(屬サ)曰
弦麻也、
問、隨狀推徵者、徵何人哉、答、倉庫令云、倉出給者、毎出一倉盡、乘者附帳、欠者隨(事〔令〕)徵
聞、又條云、倉藏受納於後出給、若有欠者、均徵給納之人、已經分付徵後人者、依准此條
推徵耳、
軍防令云、在庫器仗、有不任者、謂任堪也、言不堪用也、當處長官驗(撿サ)實、具狀申官、隨(在〔義〕)狀處分除毀、謂除去也、其鑽
及袍幡弦麻之類、謂、戟矟之屬曰鑽、刀劍之屬曰及、纊(縞)之屬曰袍、藁苧之屬曰弦麻也、即充當處修理軍器用、京庫者、送兵部「省」〔義〕无

任充公用、謂亦充修理軍器之用、即申兵部、然後受用「之」(也〔義〕)若弄(弄〔義〕)掌不如法、致有損壞者、謂、弄猶藏也、隨狀准(推〔義〕)徵、集解釋云、國語曰、中刑鑽鑿、說文、所以穿也、音子算反、字書、及兵也、音如振反、爾雅、袍幡也、野王案、以纊著(主イ)袍、則爲襺袍、音薄褒反、案、戟矟之屬曰纊、刀劍之屬曰及、菉苧之屬曰紘麻、

古記云、及謂大刀之刀也、袍謂甲下之袍也、或綿袍、或布袍也、基案、纊襺者(者纊サ)可綿甲袍絮纊、

玉音曠、(曠イ)、左氏傳、皆如挾(挾サ)纊、禮記、纊爲襺、襺玉公孫(殄カサ)反、禮記、纊爲襺縕爲袍、鄭玄曰、衣有著之異鄭玄曰、纊今云綿也、說文、纊絮也、廣雅、紵絮謂之纊、襺名也、野王案、以纊著袍、則各(名カサ)爲襺、左氏傳、重繭衣裘(裘イ)是也、說文、以絮曰襺、以縕曰袍、

又云、軍器在庫、皆造棚閣安置、謂、棚棚閣也、閣樓閣也、色別異所以時曝涼、謂歳一曝涼也、

營繕令云、貯庫器仗、有生澁綻斷者、謂、柔鐵生衣、是爲生澁、即刀劍生衣、「生」(出〔義〕)納(內サ)雜澁之類也、衣服縫解爲綻、假令鎧甲斷貫之類是(也〔義〕)三年一度修理、若經出給破壞者、並隨事料理。在京者所預調度人、力申太政官處分、在外者役當處兵士及防人、調度用當國官物、

又云、營造軍器、皆須依樣令鐫題年月及工匠姓名、謂、樣者形制法式也、鐫者鑿也、題者書也、若有不可鐫題者、謂弓箭等之類、不用此令、關(開サ)市令云、弓箭兵器、並不得與諸蕃市易、其東邊北邊不得置鐵冶、謂治(冶)練鐵之處也、

交替式云、明法曹司解、

(〔式〕无)撿兵士備糒鹽幷戎具等事 私案、糒以下物「數」(致サ)在之(兵數)要雜事兵士部、

「右」前國司等、以虛帳遷撿無其實、如何處分者、謹案、軍防令云、凡兵士人。(別〔令〕)備糒六斗鹽二升。(〔式、令〕幷)

水火云々雜律之文也法曹至要鈔借物等條引之

當火供行戎具、（无ｻ）並（等〔令式〕）貯當色庫、（事ｻ）行軍之日計火（大ｻ）出給（毀ｻ）者、今案令文、兵士簡點之次、先須儲備若前日
塡畢、然後國司等致有費損、理徵欠損之人、其軍毅終身之任、國司遷代之人、國司遷替軍毅須
塡、若兵士來備（弊〔式〕）者、後人依員徵備、准國司幷軍毅等（料ｻ）科、公力（事〔式〕）（刀ｻ）不行之罪、

寳龜四年正月十三（廿〔式〕）日〔交替式〕

私記云、問、案令文、兵士簡點之次吉（告ｻ）須儲備、若前日塡畢、然國司等致有費損、理徵欠損之
人者、若令失火者如何、所以疑者、律云、水火有所損敗、故犯者徵償、誤失者不償、故答、依
格不問。神火入火、令當時國司軍毅等塡償、何者、雖兵士所出、納庫之後可官物故、

延兵格云、應辨置兵庫器仗（者ｻ）事

右軍防令云、凡在庫器仗、有不（有損〔令〕）任者、當處（軍〔令亨〕）長官、驗實具狀申官、在京庫者、（送〔令亨〕）兵部任充公用、若
弃〔令亨〕。掌不加法致壞者、隨狀推徵、又云、庫器在庫、皆造柵閣安置、（擢〔亨〕）色別異所、（混淆〔亨〕）以時曝凉者、而牧（向ｻ）
宰等不勤曝凉、无意辨置、滿庫擁積、徒致擁損之費、五兵澁錯、難應警急之用、前後之司、點（黙カｻ）
然付領、安不忘危何怨其備、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從三位行春宮大夫藤原朝臣時平宣、奉（昭〔亨〕）勅、
宜自今以後、曝凉隨時辨置異所、交替之日莫致欠損、在京所司亦同准此、

寛平七年七月十一日〔亨祿三代格十八作廿六〕

勘解由使勘判抄

一器仗戎具事　格文在神社條

无赦判云、无實者、失由不明、事涉盜詐、須令前司幷同任及主守人等修塡（備カサ）待了放還、

伊賀　前司源昭

又云、失由不明、事涉盜犯、須（頒ナノカ）領前司所塡差分、其遺者令彼同任（或カサ）吏部司主守人等塡償、若在國庫欠失者、不可責部司、破損者或不注損色、依式爲全、式雖注而是少破也、見任以脩修理、

承平四年判

伯耆　前司橘家肥

常赦判云、无實者失由不明、事涉盜犯、須令前司幷同任之吏（主守〔大澤本〕）守宰人備償、待了放還、

承平七年判

但馬　前司藤原師範

非常判云、无實者失由不明、然而事經赦令、須見（任脫カサ）量其要否、申官修理、

承平七年判

○修理神社事　付出神社帳事　付釋奠事

交替式云、（格一无集解同）太政官符、應令神戸百姓修理神社事（役〔集〕）

右、被右大臣宣偁、奉勅、諸國神戸、例多課丁、供神之外不赴公役、（宜役〔格〕）其身修理神社、隨破且

此符弘仁三年符上恐當從三代格令集解作弘仁二年
弘仁二年當作三年日本後紀可據
國依符旨行來倘矣而九字私記不載蓋从省畧也

五月四日當作五月三日日本後紀可據

修葺致大損、國司每年巡撿修造、若不遵改更致緩怠者、隨狀科處、〔政〔三〕集同〕二〔撰、集〕

弘仁六年九月廿三日〔格一〕

私記云、貞觀十〇年正月廿八日格云、撿案內、太政官去弘仁二年五月三日符偁、有封之社令神戶百姓修造、无封之社命禰宜祝部等、永加修理、國司不存撿挍、有致破壞。遷替之日拘其解由者、今有封神社已有治力、无封神社全無修料、仍撿神苗裔本枝相分、其祖神則貴而有封、其裔神則微而无封、望請以无封苗裔之神分付有封始祖之社、則令有封神主領无封祝部者、右大臣宣、奉 勅依請、

交替事云、太政官符、應無封神社令禰宜祝等修理事

右有封之社、應令神戶百姓修造之狀、下知已訖、至于件社未有處分、今被大納言藤原朝臣園人宣偁、奉 勅、宜仰諸國自今以後、令件人等永加修造、每有小破隨即修之、不得延怠令致大破、國司每年屢加巡撿、若禰宜祝等不勤修理令致破損者、並從解却、其有位者卽追位記、白丁者杖一百、國司不存撿挍有致破壞者、遷替之日拘其解由、但遭風火非常等損難輙修造者、言上聽裁、

弘仁三年五月四日　三〔格二ノ十二〕〔三代格〕

私記云、案无封之社破壞、令有封之社修造之事、明上條也、但非苗裔之社、如本令禰宜

三代實錄貞觀五年九月廿五日甲寅勘解由使廳請二條其一曰神社帳准官舍帳勘了之日令移式部省其二曰奴婢生益附帳之日令太政官注父母名太政官處分並依請

祝等修理氏、

太政官符〔格七ノ八十二〕

貞神格云、應神社帳准官舍帳、勘畢之日令移式部省事

右得勘解由使解偁、官舍器仗池堰、國分寺神社等類、中破已上前司出料、并修理之狀、每年申上明立格制、而諸國言上不與解由狀內、多載神社破壞、因茲〔格〕。即仰神祇官、令勘破損色目、申云、或國雖進社帳不具色目、或國不進其帳、无由據勘者、是則无。科責積〔格〕之所致也、夫有司勘事文案爲本、不撿彼帳、何辨眞僞、令〔格〕令撿弘仁十一年二月十九日格偁、民部省解偁、官舍池溝等帳、式偏載修理之色、不顯其惣目、或不見修理之由、只〔格〕且注其惣目、望請下知諸國、上件色目〔格〕二一。令无〔格〕申、進官之日即有〔逸、格〕下二寮、召朝集使爲例勘合、勘〔格、逸史〕。了之日省移式部省、待移文到乃與爲〔逸格〕上日、如此則諸國進省據之帳、使者致勘出之帳、謹請官裁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陸奧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冬嗣宣、奉　勅依請者、望請神社帳因循件格、令神祇官爲例勘會、即下知諸國具〔格〕其注色目、并移式部省等事、一同官舍帳者、右大臣宣、依請、

貞觀五年九月廿五日〔格七〕

太政官符神祇宮內官省

應修理神社事

右修理神社具在格條、而時世漸久、憲法頗緩、爰件禰宜〔新无〕祝等、不修小〔新〕少破、遂致大破、是則

只持〔新〕
「待」公家之修理、不加私功之纖芥之所致也、左大臣宣、奉勅、自今以後差公使令修理之
〔新〕无
「狀、社修理之」時、禰宜祝。部〔新〕幷社預等、相共撿知、請覆勘文同加署名、仍須十年爲限、其間少
破、禰宜祝幷社預等、即加修理、立爲恒例、不得違失者、官省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參議右大辨藤原朝臣　　左大史阿刀宿禰

延長四年五月廿七日　〔新抄格勅符長保元年七月廿五日符載〕

勘解由使勘判抄

一神社事

備前　藤繁時

今撿件官符、奉幣讀經料稻、主税寮勘申狀云、立用延長七年帳、勘濟已了者不可カ了更論、

承平五年判

安房　前司笠辨

判云、神税穀穎无實、盜人既脫禁逃亡、須尋盜人及令後イ防援等備償、

寬平五年判

美濃　島田忠臣

常數判云、神税過行若干、前司云、以帳外之雜物乘欺、量充帳外之神社云々、前司之怠、事在恩前、須

從免除、

仁和四年判

可尋之
神社大中臣破

无赦判云、令前司幷同任出料、見任修理、待了放還、　少破、无赦判云、有封神社。見任之吏、令神戸百姓造、无封神社令禰宜祝等造、

淡路前司伊勢春支死去　新司菅野直躬　使藤包生

常赦判云、无實者失由不明、須令前司幷同任禰宜祝等修理塡、待了放還、

延喜六年判

又云、无實者不修塡、怠雖在前司、去任之後依格入京、須見任與彼同任居職吏共催責郡司禰宜祝等修塡、若非國司自犯者、勿責赦前司、破損者、中破以上者未修之怠、事在恩前、彼司相承、同令禰宜祝等修理、莫拘前司、

淡路前司伊勢春支死去　新司菅野直躬　使藤包生

又云、大中破損、大風大雨、異損之由、已經言上、須見任相承、有封之社者、以彼封物、令禰宜祝等修理、無封之社令禰宜祝等修理、若多損少料者、申官聽裁、

延喜六年判

大學式祭器弊則埋祭服弊則燒

下野　使藤方高 尚サ

非常赦判云、前司卒去、同任會レ赦、須ト見任相承、无實者令ニ禰宜祝及神戸百姓等ニ早修填ト、若无封少小サ社者、分ニ祖神社封戸ヲ、令ニ同前人等ヲ修造修填ト、

○釋奠事

勘解由使勘判抄

一釋奠事

石見　藤望見

常赦判云、禮器无實者、失由不レ明、事涉ニ盜犯ニ、然而前司卒去、博士死亡、无ニ人可レ責棺サ、抑式云、祭器幣弊サ則理埋サレ「之」祭服〔式〕穢則作據者、爰知ニ如在之禮、潔齋爲レ先、須ト見任相承、不レ論ニ无實破損ヲ早以造備ト、

承平七年判

伊勢　小野葛根

又云、先聖先師像、如ニ執杖ニ者、是古弊之甚、破壞自成者、然則不レ寫ニ替怠ニ、前司會レ赦、須ニ見任相承、申ニ官圖替ニ莫レ拘ニ前司ニ、

延喜十六年判 元サ

丹波　使藤請見

非常赦判云、廟像并雜器破損者、不注損色、依式爲全、无實者事在恩前、拘數不幾、須見任量要否申官修除、

承平三年判

倉庫令云、倉皆於高燥處置之、側開池渠、謂、或池或渠、可停火(水〔令〕)以防火炎者也、去倉五十丈内、不得置館舍、

弘民格云、應造倉庫事

右被右大臣宣偁、奉勅、如聞諸國倉庫、犬牙相接、儻〔縱〔格〕〕〔儻ヲ各〔格塙本〕〕一倉失火者、百庫共被焚燒、於事商量理不合、然今欲改舊倉、恐勞百姓、自今以後新造倉庫、〇相去必須十丈已上、地有寛狹、隨便〔便ヲ〕議置、但舊倉者、修理之日、宜改造、

延暦十年二月十二日〔格七〕

又云、應建置倉院事

右被右大臣宣偁、奉勅、如聞諸國建郡〔部ヲ〕无〔十倉〔格〕〕置一處、百姓之居去郡僻遠、跋〔陟ヲ〕涉山川、有勞納貢〔受〔格〕〕〔貢〔三逸〕〕加以倉舍比近、甍〔不〔三逸〕〕宇相接、一倉失火百倉共燒、言念其弊、有損公私、宜須毎郷〔格无〕更置一院、以濟百姓、兼絶火禍、始自今年、所輸租税收納浙院、但前所納郡家不動物者、依舊莫動、其用盡倉者、漸遷新院、置倉之法、一依延暦十年符、各相去十丈量便置之、

延暦十四年閏七月十五日〔格七〕

太政官符　又云、應改行建正倉院事

右被右大臣宣偁、奉　勅、去閏七月十五日、毎郷更建倉院之狀、下諸國畢、追尋此事、頗乖穩便、今須彼此相接比近之郷（者）、於其中央同置一院、村邑遙阻絶隔之處、宜量地便毎郷置之、自餘之事一依前符、

延暦十四年九月十七日〔格七〕

貞臨格云、應修理正倉事、右案、天政官去延暦廿四年四月「廿」〔格七〕元四日符偁、右大臣宣、奉　勅、奉爲崇道天皇、諸國造正倉、小〔後紀十二ノ廿八〕收納正稅者、仍須國司掾已上一人專當其事、郡（別〔格〕）則造倉納稻卅束、其造「制者」物〔格〕准納物數、所須料者、宜用正稅者、今被正三位行中納言兼左兵衛督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良房宣、奉　勅、件倉若有損失者、隨即修造、自外之事一依前符、

承和九年二月廿五日九〔格〕

交替式云、勅、諸國正倉如造理不（理不造〔式〕）多有破壞朽損、稅穀久就（借〔式〕）村里、備用他倉、自今以後勤加修蓋、若有怠緩（慢ナイ）、國郡官人依法科罪、

天平勝寶元年八月四日〔交替式〕

私記云、問文、正倉者一端所謂敷（舍歟）、屋等久同哉、答、正倉者屋倉皆同、官舍耳、

交替式云、勅、比見伊勢美濃等國所奏、爲風被損官舍數多、非但毀頽亦失（亡〔史〕）人命、昔不問馬先

建件仁（達深仁令〔式〕）、今以傷人、朕甚悽歎、如聞國司等朝委未稱私利、畢（早〔式、續紀〕）着倉庫懸磬（磬〔式〕）、稻穀爛紅、已忘聖勞、永逸之心、遂致雀鼠風雨之恤、良宰莅職豈如此等（乎〔式、續紀〕）、自今以後永革（芟〔續紀〕）斯弊、宜令諸國具錄歲中修理官舍之數、附（付〔式、續紀〕）朝集使每年奏聞。國分二寺亦宜准此。假事神異、「不（不得〔續紀〕）得驚聽（驚人耳目）、」主者施行、

天平神護二年九月五日〔交替式〕

私記云、私案、國分二寺者定額寺名同、上條云、勤加修蓋若有怠緩、國郡官人依法科罪、又下條云、郡司出料者准（唯）郡內破損者、然則國郡司出料同共可修理之、（〔格卷七〕无）

弘（傳）民格云、應修理官舍事　右撿案內、太政官去（行〔格〕）延曆十九年十月「十」三日、下五畿（內〔格〕）七道諸（〔格〕）國符偁、得東海道問民苦使式部大丞正六位上紀朝臣廣濱等解偁、上總國諸郡百姓「疑主」（歎云〔格〕）計帳之時、狩追（馳逐〔格伴本〕）人夫修（致〔格〕）理正倉、男女老少皆悉赴役、而時當六月倉物「絕」（〔格〕无）之、空腹馳驅、无糧涉旬、望請當此之時被給公粮者、依問國司申云、百姓之憂事寔灼然者、今下彼國符偁、破壞尤甚、須功數多者宜先申用度依請給粮、但少々破壞、功少事閑及除夏月外並不「在」給限（給粮〔格丙〕）、諸國承知准此行之者、而諸國所（理〔格〕）行多違此旨、或不修少損終成大破、至于修理多用正稅、或一屋之損一倉之破、聊所修造无不用粮、如此之弊不可勝言、今右大臣宣、奉勅、自今以後宜停給粮所損之物、隨且令修、不得怠致大破更盡公粮、但有非常損者言上聽裁、

弘仁二年九月廿四日〔格七〕

此官符逸史不載

閏正月在弘仁十一年此云十二年者誤

又云、應早修造前國司時破損雜物事

右被右大臣宣偁、奉　勅、畿内七道諸國官舍、正倉器仗池堰、國分寺神社等類、隨破損（格无）修理、各立條例、至有闕怠拘以解由、今聞、前後國司交替之日、撿按破損載不與解由狀、及交替帳等言上、因（自〔逸〕）玆厥後舊人者、緣無其勢不堪修造、新司者、稱非己怠弃而不顧、稍經年月彌致大損（別〔上文〕）、此之爲弊不可勝言、自今以後交替之日、所有破損、宜令後任（乃〔逸〕）早加修造、其新者作差割留前司主典已上公廨充之、如無公廨者徵用私物、仍待修理訖仍許解由、又郡司之職、撿察所部郡中破損須勤修理、若有破損不勤修理者、作差徵物亦同國司、但驛家破損者、一依延曆十九年九月二日格、庶令前後共勤官物无損、

弘仁四年九月廿三日〔格七〕

交替式云、太政官符、應修理官舍事

右諸司（三〔貞交〕）官舍破損不少、覆勘其（其〔貞觀交替式〕）由、怠在官人不勤修理、遂致大破、遷代官人解由有煩、大納言正二位兼行右近衛大將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冬嗣宣、奉　勅、永置其料（之後〔貞交〕）、隨破修理、未請料司（新〔貞交〕）、隨其舍數樽節、請修理料、即每年出擧、割利且用修造、三年。積利爲本、本即返庫、

弘仁十二年（一〔貞交〕）閏正月廿日〔貞觀交替式〕

私記云、問、永置其料隨破修理、於諸國雖有料物、至于遷替之日、中破以上、前司出料

此符逸史不載

後新司修理、待了放還、未知於京官者、中破以上者、同亦前司出料、後司修理哉、答、於京官者、不見申官、所司修理之故、私案可徵料事見下條也、依下條可案、

交替式云、太政官符、定官舍雜物破損大小事、右勘解由使起請偁、太政官弘仁四年九月廿三日騰勅符偁、諸國官舍、正倉器仗池堰、國分寺神社等類、隨破「損」（格无貞交替）修理各立條例、至有闕怠拘以解由、今聞、前後國司交替之日、撿校破損、載不與解由狀及交替帳等言上、因玆厥後、舊人者緣无其勢、不堪修造、新司者稱非己怠、弃而不顧（領〔貞交〕）、稍經年月、彌致大損、此之爲弊、不可勝言、自今以後交替之日、所有破損、宜令後任早加修造、其料者作差別、留前司主典已上公廨充之、如无公廨（外〔下文貞交〕）者、徵用私物、仍待修理訖乃許解由者、今撿此符、直稱徵修理料、不顯破損大小、因斯內。百官遷替之日、雖是小破、猶拘解由、夫物非金石、不（去〔下文、貞交〕）能无損、一向拘留、事恐刻薄、望請中破以上、依格徵料、小損之色、後任相承、以傜修理、不勞言上者、左大臣宣、奉勅依請、

天長二年五月廿七日

私記云、私案、內外百官遷替之日、雖是小破猶拘解由、夫物非金石、未（不〔上文〕）能无損、望請中破以上、依格徵料、小損之色、後任相承以傜修理、不「能」（上文无）勞言上者、以此案之、於京官者中破以上、同共徵料、後司修理了放還、私案、後任相承、以傜修理者、就之見者、於京官无

條、然則申官可修理之、但文稱內外百官也、以此案之、內外可同、此文好々可（之サ）案、新（貞觀交替式）案、
物計一屋以爲十分、四分以下爲小破、五六分爲中破、七（八〔貞交〕）分以上爲大破、器仗戎具等、亦
准此例、但溝池堰堤者、支度功程、不滿「有功而」（五切即〔貞交〕）爲小破、並須申官之日、具錄破損色
目、（至于〔貞交〕）日至不錄、則爲全物、

交替式云、太政官符應早修造前司時破損辦物事（雜〔貞觀交替〕）

右去弘仁四年七月（當作九月）廿三日、下五畿七道諸國騰勅符偁、官舍正倉器仗池堰、國分寺神社等類、隨
破（貞交无）「損」修理、各立條例（「九〔上文貞交〕」）、至有闕怠、拘以解由、「令」（今聞前後國司〔本卷上文〕）交替之日撿挍破損、載（裁〔貞交〕）不與解由狀、及交替
帳等言上、因茲厥後、舊人者緣无其勢不堪修造、新司者稱非己怠、弃而不顧、稍經年月、彌（領〔貞交〕）致
大損、此之爲弊、不可勝言、自今以後、交替之日所有破損、宜令（无サ）後司早加（任〔上文〕）修（造〔貞交〕）、其料者作差割
留前司主典已上公廨充之、如无公廨、徵（者〔上文〕）用私物、仍待修理以訖乃許解由、又郡司之職、撿察
所部郡中破損、須勤修理、若有破損不勤修理者、作差徵物亦同國司、案天長二年五月廿七
日符偁、中破以上、依格徵料、少（小〔貞交〕）損之色、以條修理者、今被右大臣宣偁、或國宰等言、上不與解
由狀之後、寄事報符遲（開〔貞交〕）下、不勞任中早修、因茲中破者便爲大破、百功者殆及千功、又國內之
條、國司所行、而偏弃前時之事、還取當時之煩論乎、吏道大乖公平（立〔貞交〕）、斯則稽違格旨、不愼（塡サ）條例
之所致、宜甲（乙〔貞交〕）時破損之即修竟、不得以乙之怠轉於丙（夾サ）、若猶不勤、「更」倍（倍破損〔貞交〕）料物、乙即出之、又

三代格卷一六十一右弘仁八年十二月廿五日官符中載此符常加修理勿致損壞交替之日如有損失交替式三代格並與此同貞觀交替式亦同三月九月誤三代格可徵

郡司出料者、准郡内。損破〔貞交〕者、諸國承知、依宣行之、立以爲例、

承和八年十月十九日〔貞觀交替式〕

私記云、問、交替之日、所有破損、宜令後司早加修造、其料者作差割留前司主典以上公廨宛之、郡司亦同者、稱郡司者、少領以上歟、所疑部内、田疇開、產業脩循ィ祀サ、禮敎設、禁令行者、爲郡領之能、入其境人窮遺匱カサ云々云歟、爲郡領之不、又郡司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云々、少領以上者、由是言之、此條郡司々少領以上歟、答、此條主帳以上、但戶令及考課令、課少領以上者、爲進考所云耳、

但雖郡司所者、主帳以上皆入亦〔貞交〕之、故此條可稱主帳以上、

新案、郡司作差徵物、乙一同國司者〔貞交〕。謂物十惣〔貞交〕據郡中破損〔貞交〕无サ、則國司郡司、中分其料物、各作差出之、

交替式云、太政官符、應修理驛家、常令全固國カ交替國司、分明付領事、

右被右大臣合ヌサ宣偁、如聞諸國驛家、例多破損壞〔格一同、交同、貞交同〕、國郡怠慢、曾不修理、若有蕃客、便損國威、旣乖公平、豈令吏道、自今以後國司存心、常令全固〔交交〕常加修理、格一同勿致損壞、十〔格一同〕交替之日。分明付領勿致損壞〔交文〕如有損失、前人造畢、了〔貞交〕然後放還、事緣勅語、不得闕怠。者、諸國承知依宣行之、〔交〕

延曆十九年三九〔裏、交、貞交〕月二日〔交替式、貞觀交替式〕

私記云、問、案二上條一、於二官舍一者、國司郡司、中二分其料物一、各作二差出一之、於二驛家一者同二官舍一、國郡司同共作二差出一料哉、答、於二驛家一者、可レ預二郡司一之由不レ明、何者、格式无二比附因准一故、

交替式云、太政官符、應レ令下後任之吏催二督前司不一レ作驛家破損上事

右勘解由使起請偁、撿二案内一〔壞〔上文、貞交〕〕、太政官去延曆十九年九月二日、下二諸國一符偁、被二右大臣宣一偁、如レ聞、諸國驛家例多二破損一〔加二修理一勿レ致二損壞一〔上文〕〕、國郡怠慢曾不二修理一、若有二蕃客一〔〔上文〕无〕便損二國威一、既乖二公平一豈合二吏道一、自今以後國司存レ心、常「令全固」〔上合〔貞交〕〕〔〔貞交〕无〕交替之日、「分明付領勿レ致二損壞一」、如有二損失一、前人造了然後放還、事緣二勅語一不レ得二闕怠一者、今「撿」諸國不與解由狀、甲時破損乙時不レ作、至二於丙丁一猶稱二前損一、是則不レ立二程限一〔合〔貞交〕〕之所レ爲也、望請、前司修造不レ改二前格一、新吏催督更施二新制一、仍須レ言二上不與解由狀之後、若不レ令二任中造了一者、得レ替之日拘二留解由一、然則國威全存、公平自著、仍錄二事狀一聽二天裁一者、右大臣宣、奉 レ勅、依レ請、

承和八年二月廿三日〔二〔貞交〕〕〔貞觀交替式〕

私記云、同文云、須レ言二上不與解由狀一之後、差任中〔若カサ〕不レ令二造了一者、得レ替之日拘二留解由一者、所レ疑、若有二蕃客一、即損二國威一者、而今待二任中作了一者、倉卒蕃客入朝、於二國司一无レ怠哉、答、稱二任中一者、任中作畢心也、然則蕃客入朝之日〔可サ〕、彌勤不二修造一了〔耳カサ〕、

太政官符、南海道諸國司、應レ立〔令サ〕レ合後司辨二濟前司時雜怠一條例事

所破損本卷三百九十一頁作前有破損

一國分二寺、神社官舍、驛家池溝〔三百九十頁〕堰、戎具器仗條、右勘解由使奏狀偁、謹撿仁和四年七月廿三日格偁、得太宰大貳從四位上藤原朝臣保則解偁、管內諸國、調庸未進、租稅未納、及所司勘出、種々雜怠、觸類繁多、前司分付之日、後司〔本符〕具注不與解由狀言上、勘解由使勘判云、前司同任後任相共辨濟、待了放還者、而諸國凋殘、百姓衰弊、當時庶務、尚難營辨、往年雜怠、何暇究成、望請、國司若有任中雜務辨濟无闕者、特寬以往之怠、勿拘絆其身者、左大臣宣、奉勅依請、自餘諸國亦宜准此者、今謹案、交替式〔下〕云、勘解由使起請偁、弘仁四年九月廿三日、騰勅符偁、諸國官舍、正倉器仗等、隨破損修理、各立條例、交替之日撿挍破損、載不與解由狀言上、舊人者緣无其勢、不堪修造、新司者、稱非已損、弃而不顧、稍經年月、彌致大損、自今以後交替之日、所○破損、○令後任早加修造、其料者作差制留前司主典已上公廨充之、如无公廨者徵用私物者、望請、中破以上隨損徵料、少損之色後任以徭修理者、又同式云、勘解由使起請偁、諸國驛家例多破損、國郡怠慢曾不修理、自今以後如有損失、前人造了然後放還者、撿諸國不與解由狀、甲時破損乙時不作、至於丙丁猶稱前損、是則不立程限之所爲也、望請、前司修造不改前格、新吏催督更施新制、仍須言上不與解由狀之後、若不令任中造了者、得替之日拘留解由者、如此者前司之所怠、後任必可濟、而據仁和格、件式停廢、令撿諸國言上不與前司解由狀、官舍驛家、器仗戎具、

承和八年十月十九日符見三百七十七頁

破損无實之色、多少雖殊無國不有、凡仁和格出之後、官物失者衆矣、何者、無實者總負前司、无煩後任、破損者无所轉付、誰能辨濟、如此之事若爲處分者、中納言兼左近衛大將從三位行春宮大夫藤原朝臣時平宣、奉　勅、前件雜怠、載不與前司解由狀言上、厥後舊人无勢修理、新司弃而不顧、彼此不勤〔懲〔下文〕〕、誰能濟事、仍承和八年十月十九日、頻下嚴制、甲時破損乙時不修、拘其解由以徵將來、然而徒有科責〔咎サ〕之名、曾无辨濟之實、何則弘仁格偁、中破以上前司輸料、後任修理、承和符偁、前司破損後吏修理、爰後任依格徵料、前司曾无〔无ヲ〕塡進、既无料物、何以修理、今須言上不與解由狀後、新司具注支度申請正稅、若无正稅不勤〔勤サ〕動者、省〔除〔下文〕〕不急之例用、修造有要之官舍、不得稽延以致倍損、莫必待不與狀之報府〔符カサ〕徵官物之日限、縱新司修理辨濟无闕、若前司不輸料物、猶拘解由、

寬平九年四月十九日〔下文〕

弘民格云、一詐申官舍〔舍〔格〕〕堤坊等破損、幷詐增支度數事

右案交替式偁、官溝池等破損、年中所修每年奏聞、交替之〔之〔格〕〕日依帳撿實、如有闕損、仍停解由、太政官去弘仁四年九月廿二日符偁、前司時破損後人作之、其料物者割前司公廨充之、如无公廨徵用私物、待修理訖乃許解由、其於部司〔司〔格〕〕作差徵物名同國司者、而或國阿容前人不求其損、[illegible]國交替撿按濫而不勘〔數〔遂〕〕、如此之類修理之日、後人出料依格可作、既隱前怠巧稱後損、

事乖公途、多失官物、又營繕令〔格云〕。凡有所營造及和雇造作之類、所司皆先錄所須惣數、申太政官者、其支度之數依實、須申、不實之罪名同上條、而。諸國所申支度〔格令〕、遣使覆撿、多有不實、假令國申單功萬人〔格人〕、使。搜實只此五千〔格亦〕〔格七〕、如此之行諸國不（无サ）免、公廉之吏豈其然哉、

弘仁十年五月廿一日、以前狀有事趣、見損不堪佃事（部イ）（伯）

勘解由使勘判抄

一官舍事

无赦判云、中破以上、令前司同任輸料任修理、待（侍サ）了放還、少破見任以傜修理、撿官舍破損使、還去之後、更倍損例判云、前司須（預サ）在使等支度帳申請料修理、而延怠更致倍毀、仍須使等帳所定者、見任請料修理、所倍損者、令前司并同任輸料、見任修理了放還、

筑後　紀宗守

又云、破損者、只注破品、不錄損色、依式爲全、但至无材木事涉姧僞、須令（符サ）前司同任及郡司修塡、驛家見任依格行之、遭大風所損、只須（預サ）見任重申府　聽裁、其國府限无實破損、不可責郡司、貞觀十三年判

甲斐　藤望紅

常赦判云、无實者失由不明、事涉盜犯、須令前司同任及郡司主守人等修塡、待了放還、但國

府（符ヵ）院者莫責郡司、破損者中破以上怠（急ヵ）在恩前、須見任（相脱ヵ）承中破以上申官請料、少破者以修
理、莫拘前司、

天慶元年判

越中　葛井清明

又云、彼狀多數、此狀少數、前司修塡修理也、見任領之、新注此狀、无實者失由不明、須前司差（着ヵ）分
之遺、令彼同任并郡司等修塡、待了放還、

承平七年判

山城　藤公利

又云、執狀云、爲群盜所燒亡也、則注其由言上也了者、是依式可塡償之色也、仍須同領彼所
塡、差分其遺者、未塡之怠適會恩詔、須見任相承量物要否申官條除、

承平七年判

丹波　使（徒ヵ）諸兄

非常赦判云、无實失由不明、然而前司率（卒ヵ）去、同任會赦、須見任相承不論前後、量其要否申官
條除、燒亡倉如執狀、院守丹波、本見新犯、倉稻所放火也、故犯定之罪科其不輕、然而犯人死去、
彼時之吏適經鴻恩、須見任相承申守請料修造、

續紀同坐下有並解見任永不敍用八字逢赦下無放之二字

承平三年判

勘中內外諸司官舍无實會赦否事

延長八年紀略

去二月廿四日詔書偁、今日昧爽以前、大辟以下、罪无輕重、悉從免、但犯八虐、故致、謀致、私鑄錢、強竊二盜、常赦所不免者、不在免限者、

詐僞律云、詐欺官私、以取財〔唐律〕物者、準盜、論注云、詐欺百端、皆是若監主詐取者〔唐五十九〕。自依盜法、

全文載在本書五十九

延曆四年七月廿四日格云。其國司如有一人犯用、餘官同坐。。贓物令共塡納、不在免從〔唐卷五十九〕死逢赦並解見任永不敍用〔格〕

〔格十二〕无「放」之限、

全文在本書五十九

天長二年五月廿七日格偁、內外諸司所申、不與解由狀、式、皆。交替欠名〔卷五十九〕、不顯欠失細由、事涉詔

卷五十九无

詐、科「附」「料ナ」科附乖實、宜欠損犯用色目、具錄載申不得隱漏、三〔格五類史〕

太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格云、在京諸司紛失公文、不撿紕目或館舍破損公廨欠失、自今以後遷立〔類史〕替之人、宜責解由、其件三色之物分付受領過限等類、准狀科罪、一同國司。「自」今以後永爲恒例、

〔格〕

解勘由使官例云、今撿件損舍會サ、无實破怠等。未修之怠、前司會赦、須見任以其料物修理、若其新物遂无實者、申請料修理莫拘前司、无實者失由不明、事涉盜詐、須令前司同任吏

及主守人等修填待了放還、

私案、件勘判存上件格律意、先爲國司所勘判也、諸司欠損、依大同格責其犯失（解）亦同國司、然則所謂無實、若不顯欠失細由者、尤是失由不明之色也、恩蕩難及、但顯細由者既指（之カ）失由不造立怠事在恩前須見任量其要否申官造除、仍勘申、

延長八年四月一日主計助兼明法博士惟宗公方依官宣勘申、

溝池堰堤事　注申堤坊損事、在官舍部附出犯事、水事〔本書目錄〕

職員令云、民部省卿一人掌渠池事、集解云、伴云、渠其於反、爾雅、河渠、并一千七百一〔集〕川、一川色黄〔集〕、野王案、渠亦川瀆也、

私案、禮記、門問渫（深サ）渠必出是也、説文、水所居、溝古（侯カサ）集反、周禮、凡治野十夫有溝、鄭玄曰、十夫二隣之田也、溝所以通水循川者也、考工記、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又集解伴云、池除知〔集〕反、尚書、渡池修服、孔安國曰、停水曰池、

曆錄第一云、崇神天皇六十二年乙酉秋七月、詔曰、農者天下之大〔紀〕本也、然待溝（溝サ）渫池乃成、宜作池溝、冬十月造依羅池、十一月造苅坂池及折〔紀〕池、

營繕令云、堤内外并堤上、多種楡柳雜樹充堤堰用、謂堤所以畜水而流者也、集解古記云、堤都奚反、説文、堤無也、管子作樹以荊棘林是也、楡部此間俗稱爾禮木也、釋云、野王案、堰畜水而流也、音於建

反、領野王。（匱〔集〕作〔集〕）堰字、古記云、堰謂井塞、又云、近大水有堤防之處、謂、大水者江河及海也、堤坊者堤塘。（家サ）也〔義〕）防障（隣サ）也、國郡司以
時撿行、若須修理、每秋收訖、（說サ）量功多少、自近及遠、差人夫修理。若暴水汎溢、謂、甚雨爲暴「云」也、〔義〕汎者浮也、溢者滿
也、毀壞堤防交爲人患者、先即修營不拘時限、應役五百人以上者。謂、役雜傜也、人數已多、故申送、其於正役者、雖不滿五〇（百
〔義〕）人理必申上、爲折其庸故也、且役且申。若〻要急者、軍團兵士亦得通役、謂上番之所役不得過五日、謂既是要兵士也、（黎〔集〕）月故不
過五日、若秋收之後、不必拘此限、籠事役之、其準秋收之後、而應役五百人以上者、多不得過五日、集解釋云、說文、隄塘也、音度郎反、賈逵注、國語曰防障、
日本紀云、仁德天皇元年、都于難波、十一年夏四月戊寅朔甲午、詔群臣曰、今朕視是國者、郊澤
曠遠、而田圃少乏、且河水橫逝、流「末」（以〔紀〕末カ）（金サ）不駃、聊逢霖雨、海潮逆上、而巷里乘船、道路多泥、故群臣
共視之、決橫源（濡イ）而通海、塞逆流以全田宅、冬十月、掘宮北之郊原、引南水以入西海、因以號其
水曰堀江、又將（頸イ）防北河之澇以築茨田堤、是時有兩處之渠（築〔紀〕）、而乃堰（壞〔紀〕）之難塞、時天皇夢、有神誨
之曰、武藏人强頸、河內人茨田連衫子、衫子、此云莒呂母能古「也」、与〔紀无〕二人以祭於河伯、必擿（獲〔紀〕）塞、則覓二人而得
之、日（因〔紀〕）以禱于河神、爰强頸泣悲之沒水而死、乃其堤成焉、唯衫子取全瓠（匏〔紀〕）兩箇、臨于難塞水、
乃取兩箇瓠投於水中、請之曰、河神祟之、以吾爲幣、是以今吾來也、必欲得我者、沉是瓠而
不令（合〔紀〕）泛、則吾知（直サ）眞神親入水中、若不得沉瓠者、自知僞神、何徒亡吾身、於是飄風（飄風〔紀〕）忽起引瓠
沒水、瓠轉浪上而不沉、則瀇々（潝潝〔紀〕）沉以遠流、是以衫子雖不死、而其堤亦（且〔紀〕）成也、是因衫子之幹、
其身非（耳〔紀〕）亡乎、故時人號其兩處曰强頸斷間、衫子斷間也、是歲新羅人朝貢、則勞於是役、

不好格同嗟字下續日本紀有此者國郡司等使民失時不修隄堰之過也自今以後若有此色自目廿七字三代格同但堰作防爲異此格逸史不載延暦十九年符交替式及三代格卷一弘仁八年十二月廿五日官符中載之文見本卷下文

雜令云、取水漑田、謂漑灌注也、皆從下始依次而用、其欲緣渠造碾磑、經國郡司、公私无妨者聽之、即須修治渠堰、者〔令〕先役用水之處、實〔令〕集解古記云、先役用水之家、謂不堪修理者、差發人夫修治、以丘及造、假令葛野川堰之類、是以用水之家、不合堤修治之、宍云、役用水之家、謂久役其水、作田之人不堪、乃依營膳令、役人夫乎、朱（未サ）云、臨時量宜役乎、不充傜分、不求正中男也、又覓日限者、凡此役人食私糧、不可給官食者、若作物多、用水家可有妨（乃サ）農業者、互量若役餘人乎者、宛作物少用水家多量便、各偏役一時等乎、凡此心推可知者、

秦氏本系帳云、造葛野大堰於天下、誰有比檢、是秦氏率催種類所造構之、昔秦（養サ）昭王、鶱（塞サ）堰洪河通溝澮（滄サ）、開田萬頃、秦富數倍、所謂鄭伯之沃、衣食之源（原サ）者也、今大井堰樣、則習彼所造、

弘刑格云、勅、疫死。多〔續紀 格七〕數、水旱不時、神火屢至〔續紀〕有、徒損官物、此者國郡司等、不好於國恭〔續紀〕神〔續紀、格〕之咎也、又一句亢〔續紀〕。旱致无水苔、數日霖雨抱（汜サ）流已亡〔續紀〕嗟、。已上宜悉遷替不須久居勞擾百姓、更簡良材速可登用、遂使拙者歸田賢者在官、各修其職務无民憂、

此者國司郡等、使民失時不修隄防之過也、自今以後若有此色自目〔續〕

天平寶字七年九月一日〔格七〕

貞（臨カ）雜格云、應不修溝池農人決杖八十事〔十〔格十六〕〕

右得和泉國解偁、撿案內事〔格、式〕、太政官去延暦。九年九月十六日、下五畿內七道諸國符偁、右大臣宣、奉勅、富國安民是歸良田、々々之開實在溝池、如聞溝池不修田疇荒廢、宜特立條例以懲

天長元年符見上

遂犯者、諸國承知、存意修理、惣計池堰、載朝集帳、每年言上、遷替國司據帳撿實、如有闕怠、仍
停解由者、此則爲國吏立格、不責農民、今用水之家、不勤溝池、或憑(溝サ)位蔭、狎慢國郡、或挾姧
僞不事營作、田疇焦萎、職此之由、望請、准(溝サ)禁酒格〔格〕无、不論蔭贖、決杖八十者、右大臣宣、奉勅國
家「農隼」(疊阜〔格〕)農務爲本、溝池不勞(營〔格〕)何期順成、宜「成」令諸國一同行之、但位蔭之輩、依法聽贖者、
仍須其贖物者、銅代收稻、國司撿納、便(使サ)充修勞(營〔格〕)溝池料、撿察如法、不得究(寛〔格〕)容、

天長元年五月五日

延臨格云、應令神寺王臣(諸〔格十六〕)。家屋(庄〔格〕)并請閑地(請〔格〕)諸人修理隄防事

右得河內國解偁、謹案、太政官去天長三年五月三日符偁、別當正三位行中納言兼左(右〔格〕)近衛大將
春宮大夫良峰朝臣安世奏狀偁、往年之間、堤坊侵(浸〔格〕)決邑居凛(漂〔格〕)沒、良田久荒農夫失業、方今提防(坊〔格〕)漸
修水門一定、地脉新分百姓競點、若是任意聽其耕作、富强專利貧弱少得、望請、隨得地之
〔格〕无「地」數定多少之法、令各修理提坊、假令給一町之地、修理一丈之堤、不加公勞、令隄防
全之術也、若得地之後、不事隄防、隨則還公者(使サ)、中納言從三位兼行左兵衛督淸原眞人夏野宣、
奉勅、依奏狀(者〔格〕)、國司須遵行符旨、而件符徒出「來」〔格〕无不載格條、因玆國宰怠而不勤、頑民弃而
不顧、提坊之害无不由斯、望請、新被下符、使(便〔格〕)神寺王臣諸家庄并諸(請〔格〕)閑地。類、當家(之〔格〕)人民等〔格〕、隨彼
分法、每年加修理、若有拒捍輩者、依天長元年五月五日符、准不修溝池之農人、決杖八十、令

勤修理（右〔格〕）、又憑位蔭遁此制之徒、聞（同〔格〕）依先符還收其田、但至于禰宜祝等解却見任、望（謹〔格〕）請官裁者、左大臣宣、依請、

天慶（元〔格〕）三年七月七日（九〔格〕）〔格十六〕

太政官符五畿七道諸國司

應早速修理溝堰堤事

右勸督農業王政所先、載在格條先後重疊、凡農務之要尤在溝池可決、溝之可灌漑則灌漑之、雖遭水旱不成損傷、如聞、牧宰等習年來之無事忘時運之非常、河隄弃而不修、池堰壞而无理、適有乖宜先受其害、使之不良還煩公私、況凶年之後餘蔭子可堪、若无其備臨時、仍爲左大臣宣奉　勅、下知諸國早令修造（修）、仍須長官專當其事、巡撿部內溝池、農月以前依數修了、即言上其由、若破損數不堪速證者、且修其至要相次造了、同然言上、遣使實撿之日、若有致緩怠者、科長官以違勅之罪者、諸國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延喜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交替式（式无）云、太（右〔式、貞格〕）政官符應修理溝池堰堤事

「右」被左大臣宣偁、奉　勅、富國安民事歸（怠〔式〕）良田、良田之開實在溝池、如聞諸（國宜〔格〕）國溝池多有不（存〔式〕）修、田疇荒廢職此之由、宜令改既往急成將來勤、特立條例以懲違犯者、「諸國」承知在情

修理、自今以後惣計池堰、載朝集帳、每年申官、交替國司據帳撿實、如有闕怠、仍停解由、其
不修已久崩壞久大、當時國司不堪輙修者、支度功程言上聽。裁〔式〕隨。事〔式〕修造不得更怠、〔貞觀交替式〕

延曆十九年九月十六日

應。且〔貞交〕令修造溝池破損事

右得武藏國解偁、被太政官天長二年十二月廿一日符偁、左大臣宣、奉　勅、如聞諸國溝池破損者衆、修造之煩每年不息、宜出擧正稅令宛其料、大國四萬束、上國三萬束、中國二萬束、下國一萬束、須年中少破先盡用水。小之〔貞交〕家、若作物多數不堪修造、支度勘錄先言、後司用〔貞交〕、但先擧之因依件增減成〔貞交〕者、須依符旨支度功程言上乃造、而前途遼遠、往還。經〔貞交〕日、待報之間輙難修造、小破損〔貞〕之既〔貞交〕據就爲大損、百功之勞更及千功、望請、自今以後破損溝池、國司實撿且加修造、即〔貞交〕山載朝集帳每年言上、其作物并用度等帳、遷替之日勘付後任者、左大臣宣、依請、諸國且亦〔貞交〕宜准此、

天長二三〔貞交當從〕年七月十五日〔貞觀交替式〕

應立令後司辨濟前司。時〔上文〕雜怠條例事

一國分二寺、神社、官舍、驛家、池溝堰、戎具器仗條、右勘解由使奏狀偁、謹撿仁和四年七月廿三日格偁、得大太宰大貳從四位上藤原朝臣保則解偁、管內諸國、調庸未進、租稅未納、及所司勘出種々雜怠、觸類繁多、前司分付之日。後司〔上文〕○具注不與解由狀言。上〔上文〕、勘解由使勘判云、前司同任後任相共

辨濟、待了放還者、而諸國彫（凋〔上文〕）殘百姓衰弊、當時庶務尚（向イ）隨勞辨、往年雜怠何假（諸暇イ）究成、望請諸國司、
若有任中雜務辨濟无闕者、特寬以往之怠、忽（勿令〔上文〕）拘絆其身者、左大臣宣、奉勅、依請、自餘諸國
忽（下〔上文〕勿）宜准此者、今謹案、交替式云、勘解由使起請偁、弘仁四年九月廿三日、騰勅符偁、諸國官倉正（舍〔上文〕）
倉器仗等、隨破損修理、各立條例、交替之日撿挍破損、載不與解由狀言上、蕃人者緣无其
勢不堪修造、新司者稱非己怠、弃而不顧、稍經年月、彌致大破、自今以後交替之日、所有破
損宜令後任早加修造、其料者作（損イ）差割留前司主典已上公廨宛之、如無公廨者、徵用私
物者、望請、中破以上隨格徵料、小破之色、後任以俸修理者、又同式云、勘解由使起請偁、諸國
驛家例多破破、國郡怠慢曾不修理、自今以後如有損失、前人造了然後放還者、撿諸國不與解
由狀、甲時破損、乙時不作、至於丙丁（吏施新引、サコ）猶稱前損、是則不立程限之所爲也、望請、前司修造不
改前格、新吏催督、吏施雜例（式コ）、仍須言上不與解由狀之後、若不令任中造了者、得替之日拘
留解由者、如此「或」（〔上文无）者、前司之所怠後任必可濟、而據仁和格作式停廢、今撿諸國言上不與前
司解由狀、官舍驛家器仗戎具、破損无實之色、多少雖殊无國不有、凡仁和格出之後、官物失耆
衆矣、何者、无實者惣負前司无煩後任、破損者无所轉付、誰能辨濟、如此之事若爲處分者、
中納言兼左近衞大將從三位行春宮大夫藤原朝臣時平宣、奉勅、（前〔上文〕）件雜怠、載不與前司解由
狀言上、舊人无勢修理、新司弃而不顧、彼此不勤誰能濟事、仍承和八年十月十九日、頻

下嚴制、甲時破損乙時不修造、拘其解由、以徵將來、然而徒有科責之咎、曾无辨濟之實、何則弘仁格偁、中破以上前司輸料後任修理、承和符偁、前司破損後吏修理、爰後任依格徵料、前司曾无塡進、既无料物、何以修理、令須言上。不與解由狀、後新司具注支度申請正稅、若无正稅不動者、省除不急之例用、修造有要之官舍、不得稽延以致倍損、莫必待不與狀之報府徵官物之日限、縱新司修理辨濟无闕、若前司不輸料物、猶拘解由、

一不動用備穀粟輕介不法稻、并所司勘出條、此條、在後司辨濟部、以前事條如在、諸國承知依件行之、

寬平九年四月廿九日

應依式修造前司時破損、官舍驛家器仗池堰、國分二寺神社事

右交替式偁、交之日所有官舍、正稅器仗。國分寺神社中社以上、及溝池堰堤五百功以上者、後任加修造、其料者徵前司、待修理訖乃許解由者、而太政官寬平九年四月十九日符偁、今須交替之日所有損物、言上不與解由狀。新司具注支度申。正稅、若无正稅不動穀者、省除不忽之例用修造有要之官舍者、左大臣宣、奉勅、宜改寬平符依交替式行者、諸國承知依宣行之、

延喜二年三月十三日

勘解由使勘判抄

一池堰事　格文在神社忝〔條カ〕

无赦判云、大中破令前司幷同任及郡司等出料、見任修理、待之放還、但少破者、見任以新稻修造、

上總　前司紀眞助

又云、式只注大破、不注損色幷功程、依式爲全、或雖注損色五百以上、是少損也、須見任相承、〔以カ〕。例料修造、及令用水家修固、

肥後　前司多治是則

常赦判云、不修實意〔怠カ〕前司會赦、須見任相承以例料修造、兼令用水家修固、

延喜十七年判

貞雜格云、應作水車事

右被〔在(格八ノ三)〕大納言正三位兼行　右近衞大將良峰朝臣安世宣偁、耕種之利水田爲本、水田之難尤〔之(格)素サ〕在〔地(格)〕。旱損〔苦(格)〕、傳聞唐國之風、堰渠不便之處、多構〔以(格)〕水車、无水之〔平サ〕。以斯不失其利、此間民業无此備、動其〔之(格)〕焦損、宜下知民間〔作サ〕作備件器。爲農業之資、其以手轉、以足蹋〔踏服(格)〕、眼牛廻等、各隨便宜、若有貧乏〔仰(格)〕。輩不堪作備者、國司作法、經〔給(格)〕用破損隨亦修理、其料用救急稻、

天長六年五月廿一〔七(格)〕日

百濟王本系
日本決釋記
太子傳

政事要略第五十五　交替雜事十五

馬牛事、婦女乘馬如男夫事、付出　牧監秩限在此中、但通可見、八月七日國飼馬事、在公務給復部、

講讀師事、解由與不事、在諸寺交替幷解由事部、

國分二寺事、應諸國每任修造國分二寺、諸定額寺事、在受領吏功課部、

○馬牛事、婦女乘馬如男夫事、牧監秩限在此中、但通可見、八月七日、國飼馬事、在公務給復部、

古事記云、百濟國主肖〔照［古事記］〕古王、以牡馬一疋牝馬一疋、附阿知吉師以貢上、此阿知吉師者、阿直史等之祖、百濟王本系云、牡始此馬種蕃息於天下也　日本紀云、保食神已死〔矣［紀］〕。唯〔有［紀］〕。其神之頂化爲牛馬、日本決釋〔擇〕記曰、今案、保食神已死、神之頂化爲牛馬、爰難者云、倭國无馬牛事見書傳、故〔弘［紀］〕應神天皇之世、百濟進牛馬、自此而後倭國有牛馬、若本无〔［紀］无〕牛馬者、古先君臣寧杖策徒步乎、雄計天皇二年十月、天下安平、民無徭役、歲比登稔〔合サ〕「牛」馬被野、私案、神代有馬、又見交替雜田部、

太子傳云、推古天皇六年、太子令〔命［平氏傳］〕左右求善馬〔平頁サ〕、爰甲斐國貢一烏〔馬ヨ驪［今本］〕駒四脚白者、數百疋中太子指此馬曰、是神馬也、令舍〔千［平］〕人調使麻呂加之飼養、試馭此馬浮雲東去、侍從仰觀、麻呂獨在御馬之右直入雲中、衆人相驚、三日之後廻轡歸來、謂左右曰、吾騎此馬躡〔蹄サ〕雲凌霧、直至附神〔富士〕嶽［平］上、轉至信濃、飛如雷震〔電［今本］〕、經三越、竟今得歸來云々。

呉普本草

併滿

日本紀云、天武天皇十一年四月、詔曰、自今以後男女悉結髮、十二月卅日以前結訖之、唯「紱」〔紀結髮〕之日、亦待（待〔紀〕）勅旨、婦女乘馬如男夫、其起于是日也、　私記云、從此以前女子騎馬蹬於一方也、

廐牧令云、官私馬牛（謂、文云、附朝集使、即知京內馬牛、不在此限也、）帳、每年附朝集使送太政官、（謂、自太政官更下兵部、即兵馬司職掌云公私馬牛是、）又云、官馬牛死者、各收皮腦角膽、（謂、腦者馬腦也、膽者牛膽也、此皆置所在、依處分用之也、）若得牛黃者別進、（謂、不待處分、隨得「公」（〔令〕无）即進、故云別進、）呉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申（甲イ）者有之「夜」（衣イサ）有光走角中、凡入膽中、如鷄子黃、神農本草、療驚病、除邪逐鬼也、）或云、別進官也、　私案、後漢書注、傳第五十四云々　又云、因公事乘官私馬牛、以理致死證見分明者、並免徵其皮宍、所在官司出賣送價納本司、（謂、雖是私畜、其皮宍皆納官司（◦宦〔令〕）以本畜曾替故、）若非理死失者徵陪、

又云、官畜在道、「有」（〔令〕无）羸病不堪前進者、（謂、官馬牛、上京及向軍所、在道僵病之類（也、〔令〕））留付隨近國郡、養飼療救、草及藥官給、差日遣專使送還所司、（謂、不更達前所、「便」（便サ）送還本司也、）其死者充當處公用、（謂、上條云、送價納本司者、據驛傳馬、此文非爲驛傳、故云、死者充當處公用、）

廐庫律云、驗畜產不以實者、一笞卅、（廿サ）三加一等、（四十唐律）罪止杖一百、（依廐牧令、驛傳馬每年國司揀簡、其有太（〔大〕〔令〕）老病不堪乘用者、隨便貨賣、揀簡者並須以實、不以眞者即當此科、）若以故價有增減、贓重者計所增減坐贓論、入己者以盜論、（謂、以揀簡不實之故、令價有（〔唐〕）增減者、計增減之贓、○（重〔唐〕）坐贓論、若因此增減之贓、將入己者、計「罪名同以盜、」（贓以盜論、〔唐〕）仍徵倍贓、監主「三端」（加一等「三」（一サ）匹以上〔唐〕）除名、其中有增減不平之贓、有入己不入己者、若一處犯、便是一事、分爲二罪、罪法不等、即以重法併滿輕法、須將以盜之贓累於坐贓之（上（ダサ））科之、其應除免倍贓各盡本法、）

又云、受官羸病畜產、養療不如法、笞卅、（唐三十）（依廐牧令、官畜在道、有羸病不堪前進者、留付隨近國郡、養飼療救、（粟〔唐〕）草及藥官給、而所在官司、受「領」（〔唐〕无）之、須養療依法

有不如法者即得此坐以故致死者、一笞卅、四〔四十三〔唐〕〕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一百〔唐〕〕、交替式云、厩牧令、凡在牧失官馬牛者、並給百日訪覓、限滿不獲、各准失處當時估價十分論、七分徵牧子、三分徵長帳、如有闕及身死、唯徵見在人分、

私記云、厩牧令、在牧失官馬牛者、並給百日訪求、限滿不獲、各准失處當時估價十分論、七分徵牧子、三分徵長帳、如有闕及身死、唯徵見在人分、義解云、皆據首從法徵之、若首從難定者、即須均徵、謂、未失之所有闕者、若已失之後去任〔仕ｻ〕者、不在此限也、問於在牧失官馬牛者、只徵牧子及長、不徵監牧國司哉、答、可徵監牧、何者令無監牧之徵牧子、

今〔上四十二左ｻ〕有監牧者何不備償、

主稅式云、國飼馬秣米者、畿內外國共、起十月迄三月疋別〔日ｻ〕。四升、起四月迄九月二升、其牽靑馬夫者、畿內及近江丹波、起十二月二十五日迄正月八日、〔起〔式〕〕人日米一升二合、鹽一勺二撮、牽走馬夫者、畿內及近江丹波、起四月廿五日、伊勢美濃等國。同月廿一日迄五月七日並給食、交替式云々、

太政官符、停徵課欠駒直事

右〔右〔貞交〕〕參議左近衛中將 從四位上兼行近江守 淸原眞人夏野奏狀偁、有格徵諸國課欠駒直、牧子等不堪其苦、競〔竟ｻ〕逃他鄕、諸國雖共彼〔被〔貞交〕〕此弊、而信濃尤甚「成」〔威〔貞交〕〕依監牧與課闕、伏望請、停徵駒直依

法科罪、永罷監牧、令國司掌者、奉　勅、今所徵稻每駒二百束、宜減百束徵百束、國司者政事總己、不可兼掌、牧事源〔須〔貞交〕〕監牧二員、省一員留一員、國司一人相共撿挍、其監牧歷以六年爲限、遷替之日准國司責解由、

天長元年八月廿日〔貞觀交替式〕

私記云、問、今所徵稻每駒二百束、宜減百束徵百束者、徵監牧不徵牧子哉、何者有格諸國課國駒直、牧子不堪其苦、競逃他鄕、故減折其直、然則不徵牧子哉、答、尙不徵牧子、以上依減折直、不可免牧子之、

太政官符〔享祿三代格十八〕

延宮格云、應復舊行昧〔原ｻ〕原牧乳牛課法年限之事〔享〕

右得〔倫ｶ〕宮內省解偁、典藥寮解偁、勘作乳牛課法、元來起自四歲停十二歲、行來年久、而前頭源朝臣道偁偁、令條自去元慶五年、勘發十九歲之課、中載勘解由使、報符下寮已畢、今按〔按〔享〕〕〔□ｲｻ〕事情、乳牛院立飼牛惣十四頭、就中母牛七頭、其息七頭、遞相輪轉、以充供御、因茲蕃息之牛、不同餘牧、望請從勘發年、被免件課、復舊將勘四歲已上十二歲已下之課、然則供御之儲自備、逃散之輩更歸、謹請　官裁者、左大臣宣、奉　勅、依請、

元慶八年九月一日〔享祿本三代格十八〕

廿五左ｻ

典藥式云、昧原牧爲寮牛牧、其生益牡牛、便充耕作藥園幷爲父牛、

又云、味原牛牧死、牛皮者賣用、寮修理料、但所賣得數、附年給帳申送之、
十二右兵部式云、任牧監者、甲斐國一人、信濃國二人、上野國一人、並令把笏、秩限六年、准國司責解由其考左右馬寮挍定、十一月卅日以前送省、「終〔式〕」

太政官符兵部省

應勅旨諸牧別當以四年爲秩限責解由事

右撿交替式、牧監既定秩限、責其解由、至于別當未立此法、因茲動致緩怠、不勤預事、御馬減耗、職此之由、況乎職掌是同、拘放何異、論之政途、理不可然、左大臣宣、奉　勅、自今以後、諸牧別當四年爲限、遷替之日、准牧監責解由、但至于課闕亡失、准寛平五年三月十六日格同令塡償者、省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延喜四年五月廿四日

勘解由使勘判抄

一厩牧事

課闕駒直

无赦判云、令前司幷同任及牧子長帳等塡償待畢放還、

信濃　前司小乃清貫

常赦判云、件駒直不收之怠、前司會赦、須見任相承、令監幷長帳牧子等依格辨備、莫拘前司、

延喜十二年　判

信濃　小乃清貫

又云、件勘出赦前之事、須從免除、

課闕遇死、幷異損御馬、

甲斐　藤滋根

無赦判云、闕損之怠、難責國司、而塡償之理、總在牧監牧子長帳等、須見任催勘彼牧監牧子等令早塡償、莫拘前司、

延喜八年　判

武藏　前司藤善方卒（乖カ）

非常赦判云、官馬天（失カ）賓、適會鴻恩、須從原、但給失者、依法命（令カ）免、若限滿不獲、勿從原免、

承平六年　判

○請講師事　解由與不事。在諸寺交替幷解由事部、

交替式云、太政官符、　應簡任諸國講（讀〔格三〕）師（二カ）及相替六年爲限事

右、（得〔格三〕）僧綱牒偁、案太政官（去〔格〕）延曆十四年八月十三日符偁、右大臣（藤原繼繩）宣、奉勅、如聞、諸國々師任限六

雖三代格作然

年、兼預他事、煩以解由、自今以後宜改國師曰講師、每國置一人、擧才堪講說、爲衆推讓者、
申官奏聞、或〔格三〕然後聽補、一任之後則〔格〕不得輙替、但讀師者、導〔格三〕國分寺僧依次請之者、今撿諸講師、或身
期老死、情無知足、自倦講席、何堪誨道、遂使汚法墮罪背師弃資、加以當國司等、撿掌少〔格、下文〕伽
藍限〔格〕諸寺、綱維趍走府廳、此非道俗異形、寺〔格三〕魚鳥殊性之意、伏望、存〔格三〕簡大智而任講師、擧小識而補讀
師、以六年爲秩滿期、其部內寄附件師、外〔格三〕然則用本〔格〕人之策永在、媚俗之辱自息、謹請處分者、擢〔格〕右
大臣宣、奉勅、所以撰用講師、特居永任者、欲人能弘道教以利民也、而今名應簡推實乖
委寄、然〔格〕雖則昧進之可責、豈非採擢〔格〕擇之乖方、宜准所請折中處分、其講師年限一依來請、之〔格〕但淺
學之輩未練戒律、等〔格〕年少之人時開違犯、宜簡年卅五以上心行已定、始終不易者補之、以〔格〕簡才用
讓申官經奏、○一同前符、若有自事衒賣妄求俗擧者、永從擯出、○懲後輩、如僧綱受囑、〔格〕无「亦」
擯情論之、其讀師者依舊用之、○又部內諸寺者、講師國司相共撿挍、不得獨恣、

延曆廿四年十二月廿五日〔格三〕四〔下文四百四頁〕

私記云、問、延曆十四年八月十二日「下文四百七頁同」符偁、諸國々師任限六年、兼預他事、煩以解由、自今以
後、宜改國師曰講師、每國置一人、特擧才堪講說、式カサ爲衆推讓者、申官奏聞、然後聽補、一任
之後不得輙替者、案此文曰、國師時任限六年、而下文或「式〔法曹類林〕」身期老死、情無知足、何時期老
死、未知所據如何、答、講師一任期老死事不見、可求、問、兼預他事、煩以解由、自今以

後、宜改國師曰講師、後不煩解由哉、答、依此式文不煩解由、依此〔法〕。下條更勘解由、一
依舊例者、問、擧才堪講說、爲衆推讓者、雖堪講說、無衆推讓者不擧哉。又稱衆者、道俗
衆歟、答、雖有才無行、雖有行無才不擧、二色相待擧耳、又於任僧綱、待道俗欽仰、於講
師者、但爲道被推讓耳、何者、下文云、若有自事御賣（衒ヵ）、妄求俗擧者、永從擯出故、

太政官符讃岐國司

應從長德二年（戊戌ヵ）計歷令滿六夏讀師傳燈法師位聖圓事

右得彼國去長德四年十一月廿一日解偁、謹檢案內、件聖圓、去正曆四年（癸巳ヵ）任當國讀師、同年九
月二日（丙申ヵ）官符、長德元年（乙未ヵ）十二月十日著任、計其六夏可滿來長德七年（辛丑即長保三年ヵ）、仍言上如件。望請　官裁、
從長德二年（将ヵ）計歷。滿六夏令勤御願者、中納言從三位平朝臣惟仲宣、依請者、國宜承知依宣
行之、符到奉行、

權左中辨藤原朝臣　　右少史惟宗朝臣

長保元年（己亥即長德五年ヵ）十月廿九日

太政官符甲斐國司

應從正曆二年（正曆四年癸巳ヵ）計歷滿六夏講師傳燈法師位平世事

右得彼國去年二月一日解偁、平世款狀偁、去永延元年（丁亥ヵ）十二月廿一日簡定、永祚元年（己丑ヵ）十月廿一

日官符、正曆（二年脫カサ）〇十月廿五日到國奉行、然則從正曆三年（壬辰サ）、計曆可勤六夏（辛卯）、望請、早被言上、因准傍例、全滿六夏、勤修御願者、國加覆審、所申有實者、正三位行權中納言兼太皇太后宮權大夫右衞門督源朝臣伊涉宣、依請者、國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左中辨藤原朝臣　右大史多米朝臣

正曆五年（甲午サ）九月廿六日

（廿四右）玄蕃式云、諸國講讀師者、寮與僧綱、俱孟冬一日、簡定牒送省、（其牒僧綱盡署、便捺綱所印、）但其牒不留寮家、副寮解送省、省亦加解文、共進官、即經奏聞、明年二月以前下任符、其裝束程准俗官法、若有事故安居以前不到、便令前講師或國分僧攝之者、（讀師卅已上〔式〕）且爲講說、其供養布施料者、隨各講經日數分充、又云、諸國講師、擇年卅已上者補之、但雖階業已滿之輩、而年限未（及不〔式〕）。可擬補、

延治格云、應置十一箇國讀師事

山城國　攝津國　伊賀國　參河國　伊豆國　若狹國　加賀國　（能登國〔格〕）〇　越中國　丹後國

淡路國

右得僧綱牒偁、謹案、齊衡二年八月廿三日格偁、頃年之例、（格三无サ）「別」立五階三階、「令」補講讀師、是恊（行サンイ）（格无　而今有司偁、格無試業之階、任意忿擧、少智之輩、已乖制旨、多涉濫吹、〔下文〕）格意、量才委任「也」。凡厥諸國置講。（讀〔格〕）師者、將令邦家照於戒珠之光、天下讓於禪定之化、若非智非行、如此道何、宜自今以後緣件階業俾申補任者、而今至件等國亦補講師不任讀

師、每修御願、以國分僧爲之讀師、件僧等既無階業、安有智行、又立用施供不異正職、加以
七大寺外加來（如〔格〕）、立義得業者數不少、階業之人八宗是、多補任之國七道數少、或年及七十僅任
（講〔三〕）讀師、或算至八十被補講師、遂衰老之身亡於中路、耆年之眼暗於說經、望請、被（右〔格〕）補任件等國
讀師、以修御願、然則講讀之任自協格制、修學之輩莫愁身老、謹請　官裁者、左大臣（源光）宣、奉
勅、除和泉、志摩、飛驒、隱岐等國之外依請、

延喜三年六月廿日〔格三〕

貞治格云、應眞言宗僧每年任諸國講讀師事
右被權中納言從三位兼〔格三〕行左兵衛督藤原朝臣良房宣。偁〔三格〕奉　勅、眞言法敎、須（格无）雖始行京城、而未
遍邊境、宜撰彼宗僧堪講讀及修法（法〔格三〕）者、任諸國講讀師、依。薰修、但其僧不限年臘撰堪能
者、

承和四（八〔格三、類聚國史百七十九〕）年六月五日〔格三〕

又云、應定試業之階補任諸國講讀師事
講師五階
試業　複維摩立義　夏講　供講
讀師三階

試業　複維摩立義

右案、太政官去延暦廿四年十二月廿四日（五〔上文〕）下治部省符偁、僧綱牒偁、太政官延暦十四年八月十三〔格〕二日符偁、右大臣宣、奉（格三元）勅、改國師曰講師、毎國置一人、擧才堪講説爲衆推讓者、申官奏聞、然後聽補、但讀師者、國分寺僧依次請之者、伏望、簡大智而任講師、擧少識而補讀師、謹請處分者、右大臣宣、奉勅、講師依請、但淺學之輩、未練戒律、年少之人、時聞違犯、宜簡年（三）卅五以上、心行已定、始終不易者補之、其讀師者依舊用之者、又案、太政官（去〔格三〕）天長二年五月二〔下文〕日、下同省符偁、僧綱牒偁、撿案内、諸國講師夏中死去、無人修法撿知庶事、隨忽爲怠、伏請、（且〔格〕）擇有能者補任讀師者、右大臣宣（藤緒嗣）、奉勅依請者、今被右大臣宣偁、補講讀師具存前格、而選擧之日未必其人、因去承和四年十一月廿六日仰、僧綱必令盡署、加以頃年之例、別立五階三階、令補講讀師、是協格意量才委任也、而今有司稱格無（濫〔格三〕）試業之階、任意恣擧少智之輩、已乖制旨、多渉濫吹、凡厥諸國置講讀師者、將令邦家（業階〔格三〕）照於戒珠之光、天下護於禪行之化、若非智非行、如此道何、宜自今以後緣件階業、俾申輔任、

齊衡二年八月廿三日〔格三ノ三十三〕

又云、應以滿位已上僧擬補諸國講讀師事

右被右大臣宣偁、自今以後依任行之、

貞觀七年四月十五日〔三代格卷三同〕

延治格云、應令元慶寺度者經階業幷補任年中所闕講讀師（中〔格〕）。一人事

右權僧正法印大和尙位遍照奏狀偁、伏撿案內、依太政官去元慶元年十二月九日牒旨、胎藏金剛頂止觀業學生等、試度受戒其來尙矣、凡撰（授〔格〕）業撰（選〔格〕）人、是與法利邦之由也、故諸寺皆令經階業以備器用、望請、此寺年分僧等、複試夏講於當寺令行之、立義一階於延曆寺、六月法華會令行之、階業方畢、准諸宗例、即敍滿位、既有出身之始、豈無擢用之終、縱剸諸寺之分、頗有人法之煩、令（今〔格三〕）尋擧用之閑地、唯有年闕之講讀（說イ）、然撿太政官去元慶六年六月三日符偁、年中所闕講讀師者、將令僧綱因次薦擧補任者、今案事意、年闕不定、若無闕之時、雖一年空過、而多闕之年、應諸綱頻擧、緬想朝恩、猶有餘慶、至剸一人、更有何愁、仍須前件年中所闕之內、或講師或讀師、最初闕者每事（年〔格〕）隨剸一人、以此寺階業僧依次申官補任、然則不減僧綱恒例之簡定、永建當寺授業之始終、佛日再中、扶衛寶祚、聖化遠傳、彌鎭國家、謹請恩裁者、正三位行中納言兼民部卿陸奥出羽按察使在原朝臣行平宣、奉勅、依請、

仁和元年三月廿一日〔格三〕

又云、應天台眞言兩宗定次擬補諸國講讀師事

右從二位行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源朝臣多宣、奉勅、雖天台眞言名號有異、而冥助潛衛、効驗

講師恐日講師說

惟同、如聞、件兩宗僧等、至〔格三元「于」〕擬補諸國講讀師、各爭宗業已致諠譁、論之彼道、豈謂平等事、須次第相承彼此遞補、絕其競情、勿令違越、縱雖國有甲乙人、有優劣〔格三元「者」〕、然猶初之講讀、以天台共補、後之講讀以眞言同任、自今而後、知此代補永爲常事、

元慶五年九月十六日〔格三〕

〔廿五右〕玄蕃式云、天台眞言兩宗僧、幷元慶寺年中最初闕〔以〔格〕〕所、補諸國講讀師者、解文官經奏補任、然後〔〔式〕〕下知於省、〔廿五左〕又云、太宰觀世音寺講讀師者、預知管內諸國講讀師所申之政、

交替式云、太政官符、應置讀師幷充講〔師〔貞交〕〕「讀」供養事、〔續紀三十七ノ三十三左延曆八年類史百八十六(二右)十六年四年符〕

右得僧綱牒偁、撿案內、去延曆十三年已往、每國置大小國師、令講安居、兼撿部內諸寺〔上文廿四年〕、改國師稱講師、每國置一人、任〔住カ〕持正法、不預他事、但讀師者、國分寺僧依次請之、廿四年更令講師撿〔校〔貞交〕〕。部內諸寺、而今或講師夏中身死、無人修法撿知庶事、隨忽爲怠、伏請、擇有能者、補任讀師、其歷任限一准講師、供養者用國分寺供料若不足者、充部內寺物、講師供養同亦准此、謹請處分〔定カ〕者、左大臣宣、奉勅依請、但正月最勝王經悔過幷安居等供養料、依舊用正稅、

天長二年五月三日〔〔貞交〕〕〔二〔上文〕〕

私記云、問、上條講師舉才堪講說爲衆推讓者、申官奏聞、然後聽補、今此條讀師、擇有能

者二補任一者、今所レ疑者、上條簡二大智一而任二講師一、擧二小識一而補二讀師一者、大智小識、其別如何、
答、齊衡二年八月廿三日格云、五階爲二講師一、三階爲二讀師一、由レ是案レ之、五階者爲二大智一、三階者爲二小識一既明也、問文云、講師夏中身死、無二人修一レ法條云、延暦廿四年十二月廿五日式、讀師者、國分寺僧依レ次請レ之者、則雖二講師死一、而國分僧堪者、依レ次令レ修レ法者如何、　答、天長五年二月廿八日格云、大法師光豐牒云、國分僧、依二太政官去弘仁十二年十二月○廿六日符一、令レ度二六十已上之人一、既以老耄之極、始入二甚深之道一、勤學修行更無二如何一、至二於梵唄散花用音之事一、令レ會集者、掩レ口大唉者、以レ此言レ之、國分僧者、不レ携二講說修法一、由レ是所レ謂也、問、延暦二年四月廿八日格云、奉二去天平十三年二月十四日　勅一處分、毎國造僧寺、必令レ有二廿僧一者、仍取二精進練行操履可レ稱者一度レ之、其雖レ可レ稱、不レ得二即度一、必須下數歲之間、觀二彼志性一、始終無レ變乃聽上レ入レ道者、而國司等不レ精二試練一、毎レ有二死闕一、妄令二得度一、今被二大納言○正三位藤原朝臣是公宣一○奉レ勅、國分寺僧死闕之替、宜乙當寺僧之中擇下堪レ爲二法師一者上補甲之、自今以後不レ得二新度一者、據二撿此文一、於二國分僧一可レ請用一、而何修行、更無二如何一云「々」哉、　答、天平格前也、延暦格後也、依二後格一不レ請用一歟、抑好可レ案、

上廿八石
主稅式云、諸國講師年中供養、白米二升四合、二升飯料、四合餅粥、鹽六夕、醬酢各六夕、未醬一合、海藻三兩、大凝○菜芥子各一兩、從沙彌一口米一升五合、餘物半減、童子一人米一升、鹽一勺、其新用國分寺物、若

(廿[格三]　下文　擢[下文]　稱[下文]　[法]无　菜[式])

不足者、用二部內寺物一、讀師名同、

太政官符治部省

　合雜事八箇條

一應レ令三綱所一頒（頒サ）二行諸國講讀師任符一、幷度者度緣上事

右律師法橋上人位仁敎、去年八月十九日奏狀偁、諸國講讀師、孟冬簡定之後、綱所造二擬補帳一、省寮押レ署進レ官也、鑯符捺印之後、綱所請符頒行、是承前之例也、而年來諸國講讀師鑯符、或留二於官外記一、不レ（下ニ カサ）可綱所一、是頗以違例、又寺（年サ）々分及臨時度者、各師主作二度緣一、或威從付二省寮官人一令レ成、即各度緣表注二付勞人名字一、三司押レ署進レ官、請印之後、綱所請レ之、頒二行各師主一、年代已久世、但省官寮人之勞、便請留レ之、而年來件度緣多留二於省一、非本勞人之史生、省掌請取、或（無サ）行二師主一或與二度者一、於レ是或度者、不レ令下師主一知上之、私從レ省請二所度緣一逊去、所レ謂神護寺寶塔院七禪師、平淑法師弟子平綱等是、爰師主爲二弟子一被レ奸二取度緣一之狀、愁二申綱所一、沙汰之時（間サ）、所レ煩多端、望請、依二前例一、綱所請二件講讀師任符幷度緣一、將レ頒二行之一者、從三位守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行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實賴宣、奉　レ勅依レ請者、以前事條如レ件、省宜二承知依レ宣行一レ之、符到奉行、

左少辨源朝臣　　左大史尾張宿禰

國掌

官底

天慶四年三月廿日

太政官符五畿内諸國司

應早言上講讀師死闕解文事

右得綱所今月廿三日牒偁、謹案格條、年中最初所闕講讀師之中、其人爲元慶寺分、以第二闕爲醍醐寺分者、爰無闕之年、空不置彼寺分、多闕之年、置兩寺分、尚有其餘、而諸國々掌須講讀師死闕、將早言上其由、然而至如伊豆國者、讀師平久死去之後、弟子童子著素服皈本寺、是大安寺也、爰大安寺副弟子童子、申文言上綱所、々々亦注事由言上官底、官稱無國解不被下可擬補替之宣旨、因玆國宰以提奬無業僧爲讀師代、空過一任也、若有進講讀師死闕解文之國、則早被仰下綱所、若有本寺幷弟子等解文進綱所、則綱所因准天曆已往之例、言上於官、擬補彼替矣、若年中所闕多數者、依格以一二闕、隨次置兩寺分、以其遺餘復擬補諸寺階業僧矣、望請、蒙官裁擬補言上者、左大臣宣、奉　勅、宜下知國宰、若死闕令言上解文擬補彼替者、諸國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左中辨藤原朝臣文範　　　左大史物部宿禰安國

應和三年十月卅日

寛平御遺誡云、諸國權講師權撿非違使等、朕一兩許之、不可爲例、又講師讀師孟冬簡定、可任

諸階業僧等之類、不可以他人妨之、二三朕之新君愼之。

太政官符五畿内七道諸國司

雜事三箇條

一應懃行講讀師并僧尼布施供養料、連署請文勘會公文事

右左大臣宣、奉勅、國分二寺年中諸僧者、所以攘災難祈年穀也、而年來宰吏怠慢不必造修、徒費官物、空忘精勤、宜加下知、自今以後、全令行件布施供養、取其連署請文勘會公文、但國宰慥加監臨、分明勤惰、令御願者、下知民部省已畢、諸國宜承知、符到奉行、

以前條事仰下如件、諸國承知、符到奉行、

右大辨藤原朝臣　　左大史小槻宿禰

長保三年五月十九日

○國分二寺事（應諸國每任修造國分二寺諸定額寺事、在受領吏功過課部、）

弘治格云、勅、朕以薄德忝承重任、未弘政化、寤寐多慙、古之明主〔王〔格三〕〕皆能光〔先〔續紀〕〕業、國泰人樂災〔灾〕除福至、何修何務能致此道、頃者年穀不豐〔普〔格三〕〕、疫癘頻至、慙懼交集、唯勞罪己、是以廣爲蒼生遍求景福、故前年馳驛增飾天下神宮、去歲〔年サ〕令天下造釋迦牟尼佛尊金像高一丈六尺者各一鋪、并寫〔穰サ〔格〕〕大般若經各一部、自今春已來至于秋稼、風雨順序、五穀豐稔、此乃徵〔徵カサ〕誠啓願〔願サ〕靈貺如答、載惶載

水上三代格有
可施二字是也

懼無以安寧（殄〔格〕）、案經云、若有國土講宣讀誦恭敬、供養流通此經王者、我等四王常來擁護、一切災障皆使消除（殄〔格〕）、憂愁疾疫亦令除差（去〔格〕）、所願遂心、恒生歡喜者、○（宜〔格〕）令天下諸國、各「令」（敬〔格〕）造七重塔一區、幷寫金光（明〔格〕）最勝王經妙法蓮華經各十部、朕又別擬寫金字金光明最勝王經、每塔各合（令〔格〕）置一部、所羨（冀〔格〕）聖法之盛、與天下而永流、擁護之恩、被幽明而恒滿、其造塔之寺、兼爲國華、必擇好處、實可長久、近人則不欲薫皀（臭〔格〕）所及、遠人則不欲勞衆歸集、國司等各宜務存嚴飾、兼盡潔淸、近感諸天、庶幾臨護、布告遐邇、令知朕意、又有諸願等、條例如左、

一每國僧寺尼寺各水田一十町

一每國造僧寺、必令有廿僧、其寺名爲（各〔格〕）金光明四天王護國之寺、尼寺一十尼、○（其サ 各〔格〕）寺名爲法華滅罪之寺、兩寺相去宜受教戒、若有闕者、即須補滿、其僧尼每月八日、必應轉讀最勝王經、每至月半誦戒羯磨、

一諸國置上件寺者、每月六齋日、公私不得漁獵殺生、國司等恒加撿挍、

一願天神地祇共相和順（將〔格〕）、恒以福慶永護國家、

一願開闢已降先（大サ）帝尊靈、長幸○（珠〔格〕）林、同遊實刹、

一願太上天皇太夫人藤原氏、及皇后藤原氏、皇太子已下、親王及正二（三イ）位右大臣橘宿禰諸兄等、同資此福、俱向彼岸、

一願藤原氏先後太政大臣、及皇后先妣從一位橘氏大夫人靈識、恒奉先帝而陪遊淨土、長領（顧〔格〕）後代而常衛聖朝、乃（自〔格〕）至。古來至於今日、身爲大臣、竭忠奉國者、及見在子孫、倶因此福、各繼前範、堅守君臣之禮、長紹父祖之名、廣給（洽〔格〕）群生、通縁（該〔格〕）庶品、同解憂惱、共出塵籠、

一願若惡君邪臣、犯破此願者、彼人及子孫必遇災禍、世々長生無佛法處、

天平十三年二月十四日

交替式云、太政官符、應令諸國講師撿挍國分二寺事

右撿案內、太政官（去〔格〕）。天平十六年十月十七日勅偁、國師親臨撿挍、務令早成、用粮造物子細勘錄以申綱所、一切諸寺亦復如之者、自（因カ）兹以降遵行既久、至于延暦十四年、改國師稱講師、專任講（說〔格〕）。不預他事、堂宇頽壞不存修葺、尊像。（損〔格〕）汚無情改餝、孰論其理、事不容然、今被大納言正三位藤原朝臣園人宣偁、奉　勅、自今以後、宜與國司共令依件撿校、其中送用度并勘解由、一依舊例、

弘仁（十〔格〕）三年三月（廿〔格〕）十日

私記云、問、改國師講師格、延暦廿四年十二月廿五日、而今此條云、至于延暦十四年、改國師稱講師、兩條文渉相違如何、答、是兩條失錯明白、可勘本官符「之」（也カサ）（今案、延暦十四年八月十二日、改國師曰講師、廿四年十二月廿四日下省官符曰（日カサ）也、無有失錯、）問、案上條（上文七）、宜改國師曰講師、毎國置一人、擧才堪講說、爲衆推讓

者、申官奏聞、然後簡補者、由是案之、補國師曰〔日カサ〕不求智行、又不講說哉、答、就延曆格、
可求智行講師、但國師勘下條、延曆十三年已往、每國置大小國師、令講安居經、兼撿部內
諸寺者、依此之可有行事已明、但不見簡求才行、抑可案之、

弘治格云、應定國分寺僧死闕替事

右撿案內、去天平十四年五月廿八日、下畿內及七道諸國符偁、奉〔上文〕去天平十三年二月十四日
勅處分、每國造僧寺、必令有廿僧者、仍取精進練行操〔上文〕履可稱者度之、其雖可稱不得即度、
必須數歲之間觀彼志性始終無變乃聽入道者、而國司等不精試〔土【格】〕練、每有死闕、妄令得度、今
被大納言正三位藤原朝臣是公宣偁、奉　勅、國分寺僧死闕之替、宜當寺僧之中擢〔擇【上文】〕堪爲法師
者補之、自今以後不得新度、先申闕狀、待〔得【格】〕報施行、但尼依舊、

延曆二年四月廿八日

貞治格云、應補國分〔金光明【格三】〕寺僧闕事

右案、去天平十三年二月十四日格偁、每國造僧寺必令有廿僧、若有闕者即須補滿、延曆二〔土【格】〕年
四月廿八日格偁、今國司等不精試練、每有死闕妄令得度、理不可然、宜死闕之替擢當寺僧
之中堪爲法師者補之、先申闕狀待報符行之、自今以後不得新度者、頃年停前件格、簡
京諸寺〔寺【格】〕僧心願者補彼闕所、右大臣宣、奉　勅、如聞僧等或重〔在【格】〕去本寺、或喜從師主、至于入國

分寺心願者、蓋寡矣、因是法會之場僧員不備、先朝之制於茲有闕、夫消禍植（殖〔格〕）福、釋教爲本、弘道利物必由其人、自今以後、心願之外、宜擇當國百姓年紀六十已上、心行已定、始終无變者度之、

弘仁十二年十二月廿六日

又云、應納國庫國分二寺僧尼度緣戒牒事

右得佐渡國解偁、○（被〔格三〕）治部省去承和十年六月十四日符偁、○（被〔格三〕）太政官今月四日符偁、撿案內、太政官去弘仁四年二月三日、下同省符偁、右大臣宣、奉勅、僧尼有身死幷還俗、其度緣戒牒、早令進省、○即年終申官毀之、庶令姧人屛跡、法流自澄者、而今諸國請補僧尼死○（闕〔格〕）之日、不進度緣、是猶所司疎略所致也、今被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衞大將民部卿陸奧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良房宣（披〔格〕）偁、補國分二寺僧尼之闕、先進度緣、○（然後補之、若乖此旨、科違勅罪者、今國司等加覆審、僧尼度緣〔格三〕）或隨身遊行他國、或挾姧僞紛失、因此死○（亡〔格〕）之後無由搜求、望請、准國司任符、續收國庫、其身死補替之日、隨即○（將〔格〕）進官○（謹〔格〕）請官裁者、同宣、依請、諸國宜准此（此〔格〕）任、

承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格三ノ十五〕

玄蕃式〔十五〕左云、國分僧尼度緣无〔式〕无公驗者、不得預正月安居等、請勘解由使勘判抄、

度緣戒牒事

安藝　前司橘惟風　新司高階惟明

判云、不辨納怠、惣在前司、然而去任之後、被放還畢、須後司相承令各身辨進、若遂致无實者、是非可私備之色、申官聽裁隨裁行之、

承平六年判

攝津　前司源整卒　新司藤有相

使布瑠有平

常赦判云、无實之怠、適（遇歟）□（込サ）恩赦、今須見任相承未納、令各身并進之、若遂致无實者、是非可私備、申官聽裁、

天慶元年判

又云、朽失之怠、前司會赦、須見任（寺〔式〕）申官、聽裁行之、（馬食〔式〕）

主税式云、在京僧入諸國々分者、路次國充食馬、僧日米二升、鹽二勺、童子一人日米一升五合、鹽一勺五撮、

貞治格云、應諸國々分寺僧廿口之〔格〕无日內令得度年少五人事（分〔格〕）

右得太宰府解〔格三〕无偁、觀音寺講師傳燈大法師位光（毛イ）豐牒偁（廿サ〔格三〕无）、國分僧（上文同）依太政官去弘仁十二年十二月廿六日符（上文无）偁、令度六十已上之人、既以老耄（上文十六）之極、始入甚深之道、勤學修行更无、如何至於

梵唄散花用音之事、令會集者掩口大咲、加以三綱之職、事多米鹽、修理堂塔料濟供養曾无〔亡〔格〕〕
强堪者、破寺乏供、莫大於斯、望請、年廿五以上者五人、每寺聽度、固擇才行、嚴糺僞濫、死去之
替、相續將度、（庶〔格〕）。庶幾駐佛日於欲沒、建法幢於將倒者、府加覆審所陳有實、仍請（宜〔格〕）。裁者、中納
言兼行右（左〔格〕）近衛大將從三位行民部卿清原眞人夏野宣、奉　勅、依請、自餘諸國、夂宜准此、

天長五年二月廿八日〔格三〕

玄蕃式云、諸國々分。寺、依（二〔式〕）僧尼見數、每寺起正月八日迄十四日、轉讀金光明最勝王經、其施
物用當處正稅、（數見主稅式）主稅式云、諸國々分寺、各起正月八日迄十四日、轉讀最勝王經、其布施（式〔无〕）
三寶絁卅疋、僧尼各絁一疋、布七段、（綿一屯式廿六ノ廿六左端〔式〕）綿七屯、布二段、定坐沙彌、沙彌尼各布各二段（二端〔式〕）、但供養
布用寺物、

太政官符〔享祿三代格二ノ五右〕

延治格云、。應勤修吉祥悔過事

右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藤原朝臣時平宣、奉　勅、每年。（正月〔享、法曹類林〕）修吉祥悔過者、爲祈年穀攘
灾難也、其御願之趣、格條已存、而頃年水旱疫癘之灾、諸國往々言上、蓋神代澆薄（時ナイ）、人情懈倦、修（叔〔享、法曹類林作升恐叔字誤〕）
行御願、不如法乎、宜下知諸國、令長官專當其事、率僚下講讀師、相共至誠如說修行、廣爲（景〔法、享〕）
蒼生祈求置福、

昌泰元年十二月九日〔享祿本三代格、扶桑畧記、法曹類林〕

玄蕃式云、諸國起正月八日迄十四日、請部内諸寺僧於國廳、修吉祥悔過、（國分寺僧、專讀最勝王經、不預此法、）惣計七僧法服、并布施料物混合、准價平等布施、並用正稅、其供養亦用正稅、（並見主稅式、）但太宰觀音寺、於本寺修之、其布施法服、准諸國數用府庫物、「十五右

主稅式云、諸國自正月八日至十四日、請部内諸寺僧於國廳、行吉祥（悔ヵ）過法、惣計七僧、布施絁七疋（端〔式〕）、綿七屯、調布十四段、法服絁廿（一〔式〕）疋、綿十四屯、混合准價平等布施、其布施供養並用正稅、但太宰觀世音寺、法服布施、並用府庫物、數用諸（國〔式〕）例、佛聖供養料、稻五百卅（廿〔式〕）七束五把二分、以筑前國正稅充之、上廿六左

玄蕃式云、諸（國〔式〕）金光明寺安居、講說最勝王經、（居〔式〕）「尼」（曾同寺、）其布施用當處官物、（數見主稅式、）十五右

主稅式云、諸國金光明寺安居者、三寶布施絲卅斤、講讀師法服、各絁五疋、布施、講師絁十疋（端〔式〕）、綿廿斤、布卅段（端〔式〕）、讀師絁五疋、綿十斤、布十段（端〔式〕）、呪願散花唄等僧、各絁二疋（端〔式〕）、綿四斤、布四段、聽衆僧尼、各絁一疋、布一段、定座沙彌、綿二斤、布二段、講讀師從沙彌、各布二段、其供養講讀師、日米各六升四合、（飯料二升、餛飩四合、雜餅四升、）大豆小豆各五合、油二合、醬酢末醬各一合、海藻（滑海藻〔式〕）於期（日ヵ）各二（三〔式〕）兩、大凝菜（十菜〔式〕）芥子各一兩、紫菜一合、鹽一合二勺（「二〔式〕）、定座沙彌講讀師從沙彌、各一口米一升五合（飯料、）餘物減半、並用正稅、上廿七右

太宰觀世音寺、用筑前國正稅、上廿七〔左〕

主稅式云、志摩國講師、安居法服布施供養、以尾張國正稅充之、其所請用讀師、以參河國正稅

充之、正月轉讀最勝王經會亦同、
又云、諸國春秋二仲月各一七日、於金光明寺請部內衆僧、轉讀金剛般若經、其布施三寶綿
[十〔式〕　端〔格〕]
七屯、僧各布一段、但供養用本寺物、若无國分寺及部內无物寺者、並用正稅、
十五左
玄蕃式云、諸國々分寺僧尼、以去年定數勘注一卷、當年三月一日、移送主稅寮、
上廿八左
主稅式云、諸國分寺僧尼者、待玄蕃寮〔牒〔式〕〕牒隨其定數、計〔許〔式〕〕行布施供養、
十五左
玄蕃式云、僧綱每歲首、遍訪求諸大寺僧情願、國分僧者不論多少、細記年臈幷願國〔國〔式〕〕、正月卅日
[聞ヵ]
以前、經省寮申官、若申國分寺僧死闕即便補之、
又云、諸國々分寺。有死闕者、〔僧〔式〕〕簡擢京諸寺僧堪為法師者申省、々申官補之、諸寺僧無心願
者、擇百姓年六十已上者新度補之、但寺別合〔令〔式〕〕有壯年。〔者〔式〕〕五人、若見僧心願之內、壯年滿此數、不
十六〔左〕
聽更新度、其尼者講師、與國司簡定、申官度之、
二十一右
又云、國分。寺田、〔二〔式〕〕令三綱耕營、永奉三寶之用、
又云、諸寺燈油者、大寺用當寺物、但東西寺、〔用〔式〕〕。官家功德分封物、其諸國々分二寺、幷諸定額寺、別
稻一千束已下、五百束已上、出擧以息利買用之、長夜二合、短夜一合五夕、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為長夜、二月三月
四月五月六月七月為短夜、年別附稅帳使申送官、寮〔下寮〔式〕〕下勘會、
上廿六右
主稅式云、壹岐島々分寺、法會布施供養料、稻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一束一把一分五毫、最勝王經料、一千八百八十七

束五分(一五〔式〕)毫、吉祥。(悔〔式〕)過料、三千三百六十四束三把、崇道天王春秋讀經料、八百束、安居雜用料、六千九百十九束八把六分、。以管内諸國正稅、通計以充行、筑前國八百八十束、肥前國二千七百六十六束、肥後國三千六百廿束九把一分五毫、豊後國三千九百四束、日向國一千八百束、又云、壹岐島。(十太宰府〔式〕)分寺、佛聖供料、一千三百卌二束八分、講師常供「料」(十〔式〕无太政官府〔亨祿三代格二ノ五作〕)四千七百廿六束、(以上〔式〕)筑前國正稅(十島〔式〕)每年充行、

延治格云、。應令鎮守府講最勝王經幷修吉祥悔過事

一講讀最勝王經僧廿二口、

右布施供養、准國例充行、

一修吉祥天悔過僧七口、

右僧法服布施供養、同准國例充行、

以前得陸奥國解偁、鎮守府牒偁、撿案内、府去貞觀十四年三月卅日、申官解偁(云〔亨〕)、件法會諸國依(各〔亨〕)格、(爲〔亨〕)。於國廳講修、而此府未有其例、夫邊城。爲(无〔亨〕)「蝦夷」饑、依養夷俘、常事致生、加以正月五月二節、(〔亨〕守)。用俘饗、狩漁之類不可勝計、殺生之基啻在此府、因斯雖未裁下、永前(承〔亨〕)鎮將引唱僚下、於鎮。(修〔亨〕)府廳。來年久、然而依无新物、每事闕乏、望請官裁。(准〔亨〕)諸國例、將修件法、爲滅罪之業者、而于今未蒙報裁、重被言上者、國司覆審、所申最實(時〔亨〕)、望請、早被裁許、脱致生報、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宜請精行僧正月七箇日間、准國府例依件講修、其料同用正稅、

貞觀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卷五十九ノ三
十八

太政官符、五畿七道諸國司、

雜事三箇條

一應擧塡式數修理國分寺稻事 修舊寺功德、見受鎭(領)功課事、

右勘解由使解偁、謹、天平十六年七月廿三日詔書偁、四畿內七道諸國、國別割取正稅四萬束、以入國分僧尼兩寺各二萬束、每年出擧、以其息利、永支造寺用、但志摩國分充尾張國、壹岐島分充肥前國、多褹、對馬、不在入限者、神護景雲〔司〔格三〕〕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勅書偁、諸國々分寺塔及金堂、或既朽損、由〔實〔格三〕〕是天平神護二年、各仰所由〔理〔格〕〕、以造寺析稻、隨即令修、而諸國緩怠曾未修造、非唯露穢尊像、亦輕慢朝命、宜早隨壞修造不得更怠者、而今諸國每申未納、動減件析、或國僅擧半分、或國殆絕、本穎、伏撿言上不與解由狀實錄帳所注載、國分二寺堂塔、雜舍佛像資財等、大破朽損、觸色多數、不可勝計、縱擧塡或式數、猶難修理、況無彼料、更施何術、爰至〔運サ〕于不獲止之損色、申請正稅、宛用修理、是則減省式數、不勤〔動サ〕擧塡之所致也、旣而堂舍破損、遂歲月而彌倍、佛像暴露、隨風雨以易浸〔侵サ〕、先皇御願、豈可如此、水旱疾疫、恐自此生、望請、件修理析稻〔納サ〕、全擧塡式數、永預國司講讀師、將令勤行修治之事、須往年減省國々、以正稅并別約租穀例用遺、及通三寶布施析等、漸加擧令塡本數、若違新制、無意擧塡、不事修造、猶致破壞、拘留以懲怠慢、又有願〔願サ〕累年之損、成不日之功者、擢之不次、殊加優賞、

然則先朝堂搆致修治於明時、暴露尊容、期興隆於後代者、從三位守大納言兼行民部卿中宮大夫平朝臣伊望同宣、奉　勅、依請者、以前條事如右、諸國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右〔卷五十九〕

左少辨正五位下兼行博士伊與（豫サ）介大江朝臣（朝綱サ）　外從五位下行左大史尾張宿禰

天慶二年二月十五日

勘解由使勘判抄

國分寺堂舍破損

无赦判云、中破以上者、令前司并同任輸漸、見任修理、待了放還、少破者見任之吏、以修理料造、

又同堂全（舍カサ）并雜物破損無實、

同判云、堂舍并倉及資財者、前司同任并講讀師三綱等、出料物見任修理、並待畢放還、

同判云、見任申官、以通三寶施料修理、

筑後　前守紀宗守

資財雜物

又云、國分寺无實者、須令前司同任講讀師三綱填約（納サ）、定額寺无實者、令講讀師三綱檀越等填之、

肥前　小野保衡

常赦判云、无實者、失由不明、事渉盗犯、須見任令前司幷同任吏、講讀師三綱等塡償待畢放還、破損者、式々注(理脱カ)大中破品、皆是小破也、須後司相承、以例料修理、但佛像次(資歟)財等破損者、見任申請通三寶料修。莊嚴、莫拘前司、

甲斐　前司藤望江

又云、中破已上怠、經赦令須同共國分寺堂舍者、以料若例析山破損者、申官請析、

天慶元年判

加賀　守源中明

先例會赦者、中赦以上申官請料、而常時長官議、不別大小、以例料云々、又云、國分寺幷諸定額寺、佛像堂舍无實破損、稱前以往无實破損者放還、已上之事爲辨濟了、然則可謂前司任中所致也、无實者失由不明、事渉盜犯、須國分寺者令(今カ)前司幷同任吏、講讀師三綱等修塡待畢放還、定額寺者、令別當三綱檀越等修塡、待畢放還、講讀師破損者、不修理怠、前司會赦(教カ)、須見任相承國分寺堂舍者、以例析若不足者、申官請析、佛經資財者、申請通三寶布施料修理、莫拘前司、定額寺不論大中破、以田園地利與講讀師共加撿挍修理莊嚴、

天慶五年判

下野　使藤方尙

非常赦判云、不修塡息事、經恩蕩、須後司相承、不別前後、无實破損、佛菩薩破損、及資財无實破損者、申請通三寶布施料、堂舍破損者以例料、无實者申請料物、與講讀師共修塡修理、

政事要略卷第五十五

政事要略第五十六　交替雜事十六

定額寺事附十寺雜事、并度緣位記式資財帳事、在雜公文部、

四度使事雜使付出　爲勘濟四度公文、二寮竿師以上兼任大宰竿師事、在此中、

○定額寺事附出、諸寺雜事并度緣位記式資財帳事、在雜公文部、

交替式、太政官符、諸國定額寺燈分稻「便」可使〔格二ノ廿五〕預講師三綱事、

右被右大臣宣偁、奉勅、國內庶務、觸事繁多、宜其〔格〕。燈分新稻、停預國司、便令講師三綱、依件出舉、省察〔逸〕察依例勘之、僧綱然加撿挍、立爲恒例、不得濔失、

大同三年七月四日〔格三〕

法曹類林私記云、同文云、定額寺燈分稻、便預講師三綱者、於國分二寺燈分、不見國司預掌耳、問、令與講師三綱依件出舉、令有制法、何可出舉哉、答、令云、僧尼不得私畜園宅財物及興販出息者、然則依公出舉不可制之、

交替式云、太政官符、應修理莊嚴定額寺堂塔雜舍及佛像經論事、右撿案內、太政官去天平六今十〔貞交〕年。月十四日符偁、諸寺佛像經卷、安置穢所、露當風雨、理不可然、宜取集安置淨寺一處、以令供〔貞交〕施香禮拜供養、若擅越等請講置淨所、供養爲許之者〔貞交〕者、又弘仁十三年十二月廿六日符偁、撿去延

三代格卷三有延曆廿四年十二月廿五日官符可考

暦十五年三月廿五日格、偁、諸國〔格三ノ十五貞交〕定額寺資財者、國司〔格〕寺與三綱檀越共撿挍處分、其任三綱者、依檀罪〔格〕
越衆僧諸サ司〔格、貞交〕請國。覆勘充任、若寺家壇サ破壞及有餘犯失者、推上師〔貞交〕問所擧、衆僧檀越等、依法科罰者、
又撿延暦廿四年十二月廿七日格、偁、卷五十五ノ八丁廿五可從部內諸寺講師國司相共撿挍者、今右大臣宣、奉勅、如聞、
定額道場多有蕪穢、或堂舍破損、寺容露曝、或〔貞交〕惑資財已失、伽藍爲墟、此則三綱非其人、「擅檀越〔貞交〕倦修
善〔貞交〕蓋」之所致也、「一失口〔貞交〕」國道衆、講師所領、諸寺雜事、務〔貞交〕理須兼知、仍可撿挍状、先下知訖、而曾不遵行、如〔貞交〕
今ヵ令致斯敗、雖則三綱之可責、豈非講師之怠慢、宜自今以後、一事已上、相共預知、修理莊嚴、除
用〔貞交〕理田外、輙費資物者、准其犯贓科罪令塡、若不存勘知、令損寺家者、拘〔貞交〕隨即留講師解由、仍備
乃聽〔貞交〕償之後口放還、又充三綱者、講師共選〔貞交〕者、諸國承知立爲永例、自餘事條、一依前格「旨」者〔貞交〕、今被右大
臣宣、偁、奉　勅、修福滅罪、佛道丸〔貞交〕先傳法興教、人倫爲本、如聞、諸國定額寺、堂舍破壞〔貞交〕損、佛經曝露、
三綱擅越、無心修理、其由田ヵ國之利、不予〔貞交〕。必充寺用、頃年或水旱不調、或疫癘間發、靜言其由、恐緣彼
咎、宜下知諸國吏、勿〔貞交〕令然、仍須。每〔貞交〕寺立可修理之程、附朝集使言上、其猶充寺家田園地子、若
或寺元來無田園地子、具勘錄支度帳、早速言上、隨即裁下、國司講師不加撿挍、猶致破壞、及
三綱檀越習常不革、必科違勅罪、曾不寛恕、

嘉祥二年閏十二月五日〔貞觀交替式〕

私記云、問、若檀越等、請置淨所供養者許之者、所疑非私堂道ヵサ場、請置淨所歟、所以然者、

延暦二年六月十日符載三代格卷十二

內試業

令云、僧尼非在寺院、別立堂塲、禁制、延暦二年六月十日格、禁斷京職畿內諸國私作伽藍事、然則私不可有寺故答、依文、依檀越等請、(道〔令〕)置淨所供養耳、寺法不許故、問其任三綱、有依檀越衆僧諸國司覆勘充任、(請カ)若寺家破壞、及有餘犯失者、推問所擧、衆僧檀越等、依法科罰者、所疑只坐擧人致怠、三綱不坐哉、答、下文國司講師、不加撿挍、猶致破壞、及三綱檀越、習常不革、必科違勅罪、曾不寬恕者、然則犯人科口罪、(違勅カ)所擧之人科違式、案、(抑可)私案、宛三綱者、講師與檀越衆僧共選擧、三綱有犯、坐檀越衆僧、講師拘留解由、國司依上文科責耳、問、寺家破壞、及有犯失者、講師備償之後、乃聽解由者、於國司不備償哉、答、有欠失者、有責講師、責國司從文可案、抑可案、

延治格云、應令諸大寺安居講師、必講法華最勝仁王三部經事、右右大臣宣、五畿內七道諸國、(太政官符〔享祿本三代格二〕)講師每年安居所。(講者〔享〕)法華最勝仁王等三部經也、如聞諸大寺安居講師、或講法華仁王不講最勝、或講最勝仁王不講法華、如此參差不具三部、豈可謂國講師內試業哉、(件三部、庶、〔享〕)宜仰下諸大寺、自今以後不廢各寺本願之經、必令加講前「口瘢」使聖法彌興隆、(益〔享〕)天下。安泰、

元慶元年五月廿二日〔享祿本三代格二〕(二〔享〕)

貞治格云、。應行佛名懺悔事(太政官符〔本書廿八〕)

右內典、有禮懺之法、所以役往脩來、滅惡與善者也、(改カ)人之在世、恒與罪俱亡、因三業而成過、(已〔廿八〕)

亦從六根而致咎、罪相所緣、若干無數、唯應慙愧而陶出我心、豈合覆藏而滋漫他魔、夫萬三千之寶號、至〔廿八〕二十五之尊名、聽〔廿八〕无之者塵勞自脫、仰之者煩鄣永除、拈暴河之鮑水、斫䃭裏〔廿八〕錍之對〔廿八〕「之剛」金、大矣哉、淨業不可得而稱、「自」承和初有勅、毎到年終、大内常修此法、護持。宇饒益黎甿、雖恩情慊切、已無厚薄、而功德霑濡、恐殊内外、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衛大將民部卿藤原朝臣良房宣、奉　勅宜令天下一種修行口合力民共心者、諸國須毎年自十二月十五日迄十七日三箇日、夜別於廳事灑掃粧嚴、屈部内名德七僧、禮懺佛名大乘、凡慈悲爲佛性、敬信是道場、宜齋會之間禁斷殺生、長官率僚下盡誠致信、如法祗奉〔廿八〕。其其布施者、三寶穀七斛、衆僧各六斛、供養准例並用正稅、

承和十三年十月廿七日〔續後紀十六〕
太政官符〔本書廿八〕

又云。應改佛名懺悔日事、右太政官去承和十三年十月廿七日、下五畿内七道諸國符、懺悔之日、定從十二月十五日迄十七日三箇日、下知既訖、右大臣宣、停前件日、改定從十九日迄廿一日三箇日、

仁壽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太政官符〔享祿本三代格二〕

貞治格云。應毎年令講仁王最勝兩部大乘事

右少僧都傳燈大法師位明福表偁、轉災成福、尤般若之勝力、護國利民、是大乘之冥助、仍須毎

續日本後紀載此事

年〔寺、享、令、法令〕夏初一日二時講讀仁王般若稽首、一七日間開演最勝王經、使水旱無至、耕農得所、風霜有時、穀實豐稔、望請、下知京畿有食諸寺、〔選、享法〕智行者、將講〔講、法〕件經者、〔知サ之、享〕權中納言從三位兼行左兵衛督藤原朝臣良房。奉〔宜、享〕　勅、宜下符所司依件令行。

承和三年三月廿五日〔享祿本三代格二〕

貞治格云、應置下野國藥師寺講師事

右得彼國解偁、撿案內、件寺。〔者、格齊〕天武天皇所建立也、坂東十國得度者、咸萃此寺受戒。今。〔尋、格、下文〕建立之由、與大宰觀音寺一揆也、而只有別當、無講讀師、令國講師勾當雜事、求諸故實、未觀〔親、格〕所由、望請、准彼觀音寺、簡擇戒壇十師之中、智行具足、爲衆所推者、充任件職、便爲授戒之阿闍梨、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奉　勅、講師依請任之、其秩限幷布施供養、准國講師用寺家物、但讀師臨事次第、充用彼寺僧中智行兼脩者、別當職早從停止、

嘉祥元年十一月三日〔三代格三〕

太政官符治部省

應〔上文〕以律宗僧補任下野國藥師寺講師、幷太宰府觀音寺講讀師事

右嘉祥元年十一月三日格偁、下野國解偁、件寺、天武天皇所建立也、坂東十國得度者、咸萃此寺受戒、今尋建立之由、與大宰觀音寺一揆也、而只有別當無講。〔讀、上文、格〕師、令〔今サ〕國講師勾當雜事、求

諸故實、未視所由、望請准彼觀音寺、簡擇戒壇十師之中、知智【表】行具足爲衆所推者、充任件職、便
爲授戒之阿闍梨者、右大臣宣、奉勅、講師依請任之、但讀師臨時次第、宛用彼寺僧、中智行兼備者六【上文】別當職
早【格嘉祥元年符】從停止者、而年來之間、作講讀師、只階業之人、還忘格條之意、既非其宗、何授戒律、左大臣
宣、仰下所司、自今以後、須令戒壇和尚羯磨教授三色僧、薦擧本師中智行兼備之者、綱所加
覆審、補任兩寺講師、但觀音寺讀師、寺擇小十師同以補之者、省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
行、

右大辨藤原朝臣　　　　左大史阿刀宿禰

延長五年十月廿二日

太政官牒東寺

應擇補太宰府四王寺四僧事

右左大臣宣、奉勅、太宰府四王寺者、爲攘新羅兇毒、依最勝王經説、去寶龜五年創以所建也、
請淨行僧、依行發願之旨、勅命深重、而歲代推遷、解緩漸成、選置法師、不必精妙、或府司因緣之
者、或部內淫濫之徒、只貪施供、遂成競望、方今恠異屢示、告以兵賊、專仰法力、正是其時、師若
非名德、法何致神驗、今須眞言天台兩宗之中、殊擇其人、充補件職、眞言宗受學大法、名望稍
高、天台宗同習大法、兼異竪義、以上之業、並以修練超倫、呪驗有聞、擢如斯僧、隨闕薦擧、抑不

設勸賞、永居外土、人情難進、恐失法器、然則補入之後、六年爲限、准之階業、任國講師、願依持念精勤之新助、將與拂〔夾カ〕安靜之舊功者、寺宜承知依宣行之、仍須選定能者相遞申補、論旨已重、不得濫擧、但法侶之員、不可蹔闕、秩滿之者、得替歸〔罷サ〕。牒到准狀、故牒、

延長八年八月十五日　　外從五位下行左大史錦部宿禰春蔭

從四位下行左中辨兼參河權守紀朝臣

太〔大サ〕政官符治部省

合雜事八箇條

一應覆勘功課後重任諸寺別當三綱事

右律師法橋上人位仁斅、去年八月十九日奏狀偁、撿先例、諸寺若言上別當三綱功課、重任之日先經三司、然後進官、（事同寬平六年符）於是或被遣官使、或仰綱所、被遣威從一人、覆勘之後、若有實功課、或被許重任也、而年〔來脫カ〕。諸司功課、重任之解狀、不歷三司、直以進官、多蒙重任之賞、所中功課、或實或虛、唯任望人之意趣、勸加傍吏之署名、公家偏依傍吏之署名、間賜重任之官符、因之望重任之徒、不進一任四箇年帳、只恃後任之自由、望請、有申功課重任寺者、先被遣官使、若僧綱使實撿、覆勘之後、隨功課將賞黜之者、從三位守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行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實賴宣、奉勅、依請者、以前事條如件、省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此制見日本後紀

左少辨源朝臣　　左大史尾張宿禰

天慶四年三月廿日

弘治格云、俗。諸寺破壞事〔治（格三ノ十右）〕　右山階寺、玄基法師奏狀偁、嚴淨國家、無過伽藍、撥却災難、豈若佛威、今見國土諸寺、往々頽落、曾罔修。〔治（格）〕者、望請、仰國司檀越等、每年漸治者、奉　勅依奏、

天平寶守三年六月廿二日（三代格三）〔太政官符（格三ノ十六）〕

弘治格云、。禁斷王臣諸家稱爲定額寺檀越事

右被右大臣宣偁、諸寺檀越名、載在記已久、〔流（格）〕定額豈合輙改、〔人（格）〕如聞、五畿內及近江、丹波等國、愚闇之徒、假託權勢、以寺私付王臣、即詐稱爲檀越、遂乃有犯之。僧縱任三綱、寺田之類、恣情賣買、事多奸濫、深乖道理、宜嚴禁斷、依舊改正、自今以後不得更然、若猶不悛、錄名言上、事緣勅語、不得疎略、

〔大サ〕延曆廿四年正月三日（三代格三）

又云、太政官謹奏、右今聞、〔謂、〕諸國寺家堂塔雖了、〔成（格三）〕〔畢（格）〕僧尼莫住、禮佛无聞、檀越子孫、總攝田畝、專養妻子、不供衆僧、因作諍訟、〔十許（續紀）〕諠擾國郡、自今以後嚴加禁斷、其所有財物田園、並須國師衆僧及〔附（續紀）〕〔間サ〕國司檀越等、相對檢校、公明案記、充用之日、共判出付、不聽依舊檀越專制、謹以申聞、謹奏、奉勅依奏、

又云、可（應〔格三〕）禁制畿內諸寺除檀越已外（趣之〔格〕）、王臣家預寺事

靈龜二年五月十七日〔三代格〕

右被右大臣宣偁、奉勅、夫功德之興、因心各別、何則或甲搆堂宇、乙寧得爲己、是以大小諸寺、每有檀越、田畝資財、隨分施捨、累世相承、崇敬至今、如聞、王臣勢家、不顧本願、而追放檀越、改替綱維、田園任意、或賣或耕、名稱（各搆）己寺、還致（數）損穢、「宜早（後紀无）下知（知〔格〕）」若有斯類者、五位已上錄名奏聞、六位已下禁身進上、又縱雖有愚暗檀越、擅（搆）擧寺家、和意與他、而事既乖道、不得彼此相共付領（與〔格〕）、其檀越子孫、惣攝田畝、專養妻子、不供衆僧、先禁制訖、宜仰氏（民〔格〕）中情存弘道者充之、凡此庶事、仍勿致疎略、

又云、可（應〔格三ノ十八〕）禁斷七道諸國諸寺檀越等佃（或〔後紀〕田〔格〕納）寺田地幷費用雜物事

大同元年八月廿二日〔三代格三〕

右被右大臣宣偁、奉勅、如聞、檀越等種佃寺。不「佃」租米、或費燈分稻、不燃夜燈、或貸用錢物、經年不還、或駈使牛馬、兼役家人、如此之流、觸類繁多、加以寺山樹木、任意斫燃（損〔紀〕）、愛憎（自由〔格〕）。改補三綱、有一於此、豈謂檀越、從（後〔格〕）今而。始若有犯者、科違勅罪、國司三綱衆僧、知「與」（而〔格〕）容隱、亦與同罪、

延治格云、應令（今）諸寺三綱檀越禁止秩滿別當恣犯用寺家財物事

大同元年八月廿七日〔三代格三〕

右、右大臣宣、凡寺家流例、自在三綱檀越相共行其雜務、此外更置別當者、尤是爲令莊嚴伽藍、而起（赴〔格〕）擧之日、巧稱清廉、被（補〔格〕）之後、治迹希聞、只犯用資財、破損堂塔、伽藍爲墟、莫（今サ）不因此、尋（斷〔格〕）其意次（超ッ）、寔（寔イ）由任秩不立定限、遷替無責解由也、因玆秩以四年爲限、任終可責解由之事、已存式文、然則諸寺別當等、須守制旨、能治寺家、新司到日、乃取（收〔格〕）解由、而有聞（今〔格〕）、新司未到之前、競犯佛物（件〔過〕）、多利己私、專營眼前之爲、益不顧後日之取（所カ）煩、若早不加禁遏、恐寺家彌致頽損、宜早仰下莫令爲然、其新司未致（〔格〕无）到之間、三綱檀越相共勤加撿察、若或三綱越檀等、不勤撿按、令失財物、及己目同、彼有致違犯者、殊處重科、曾（嘗サ）不寛宥、

貞觀十三年九月七日〔三代格三〕

廿九右

玄蕃式云、度緣式、度緣樣在臨時佛寺部、

沙彌某甲（其サ）年若干（某サ）、某（其サ）京國郡鄕戸主、某（其サ）戸口里子、其（某サ）處、其（某サ）邑、

右太政官其年月日符偁、右大臣宣、奉勅、之若干人別得度、省寮僧綱共授度緣、如件（例〔式〕）、

云々〔式〕

年月日　　師主某寺僧位名

僧綱　　威儀師位名

僧正位名若無者、律師以上一人署、　　威儀師位名

玄蕃寮

頭位姓名　　允位姓名
治部省　　屬位姓名
輔位姓名　　丞位姓名
　　錄位姓名

又云判授位記式
僧某甲 申ナ 年若干 臈若干 某寺
　金授傳燈入位 今〔式〕
　年月日
僧正位名　　○威儀師位名〔式〕
大僧都位名　　○威儀師位名〔式〕
少僧都位名
律師位名

　右滿位以上勅授、入位以上僧綱判授、其依修行被授位者、以修行代傳燈、臨タ

三十三左
又云、諸寺佛菩薩像、若在穢所露當風雨者、取集二三寺像、安置一淨寺、以令燒香散花禮拜供養、若檀越等、願置淨所供養者聽之、

貞觀四年八月廿五日格見亨祿三代格二(三十三)

廿四右玄蕃式云、近都諸寺、東拜志以北西石仆作ナ以北停、預講師僧綱撿察、
廿四左又云、諸寺僧夏講供講者、依維摩最勝兩會、立義竪〔式〕之次第行之、然後擬補講師、又果三階之後、
講ナ任讀師之僧、秩滿歸本寺、即果遺二階、任講師者、歷一選之後擬補、—夏講者、夏中之安居講也、
供講者、元興寺法華供之類也、具見貞觀四年八月廿五日格、
玄蕃式廿六右又云、諸大寺幷有封寺、別當三綱、以四年爲秩限、遷代之日、即責解由、但廉節可稱之徒、不論
年限、殊錄示ナ功績申官褒賞、自餘諸寺、依官符任別當、及尼寺鎮並同左ナ此例、其未得解由輩、永
不任用、亦不預公請、但僧綱別、勅任別當者不在此限、廿六左又云、諸寺以別當爲長官、以三綱爲
任用、解由與不勘知、幷覺擧遺漏、乃依理不盡返却等之程、一同京官、其與不之狀、令綱所
知之〔式〕廿六左押署、又云、諸大寺別當、三綱有闕者、須五師大衆簡定能治廉節之僧、別當三綱共署、申送僧
綱、覆審具狀條ナ牒送寮、寮申省、省申官、然後補任、若與擧不實、无ナ送科責擧者、兼解却〔式〕見任、東大寺
廿七右知事亦同、又云、僧綱不得輙民ナ任諸寺別當、若不獲已者、待別勅任之、廿七左又云、諸定額寺別當、元來
依官符任者、有闕則檀越氏人等、擇定能治可稱之僧、連署陳牒〔式〕條郡司、郡司牒送講讀師講讀師〔式〕、○修狀
牒送國司、國司申官補任、

勘由使勘判抄

一佛事

備前　前司藤繁時　新司同興忠

判云、件別卷帳、遺粁稻無實、案執狀皆是未納也云々、通三寶料者、以未納物、何有奉施、前司之怠、尤在可責、然則令前司幷同任吏及郡司等依數塡納、待了放還、

永平五年判

上總　前司紀貞扶　新司藤朝範

又云、通三寶施稻無實、前司所陳、失由不明、須見任令前司之同任吏幷郡司稅長等塡償、待了放還、延長七年判

山城　前司藤公利　新司源公忠

常赦判云、定額寺燈分粁稻若干、前司被放還了、須後司相承、過行者勘補後年料未行者、以里倉物早辨行之、

承平七年判

武藏　前司藤原「方」（万ヵ）率　新司同「雅」（新ヵ）淺
使同茂實（賞ヵ）

非常赦判云、通三寶布施、失由不明、事涉盜犯、然而適會鴻恩、須從免原、　承平六年判

定額寺破損

無赦判云、見任之吏、幷講讀師相共撿挍、令三綱檀越等修理辨塡、待了放還、講讀師又同、寺資

財破損并无實、又云、破損者事同上條、無實者令三綱檀越等辨塡、

信濃　前司源師尚

又云、不加撿挍之怠、雖在前司、而去任之後、依格入京、須見任相承、而講讀師共加撿挍、不論無實破損、令別當三綱檀越等、有田薗之寺以其（甚カ）地利、無田薗（園カ）之寺申請渐物、修塡、待了放還講讀師・

延長五年判

越前　前司葛井清明

常赦（位カ）判云、無實者失由不明、須令講讀師別當三綱壇（檀カ）越等備償、待了放還講讀師・破損者、式雖往而不及中破、須見任相承令同前人、以田薗地利修理莊嚴、

承平七年判

淡路　前司島田良行卒　新司阿刀忠行
使（儀カ）和氣邦清（濟カ）

非常赦判云、須見任相承、不論無實破損、與講讀師共加撿挍、令別當三綱檀越等有田薗等者、以其地利修理・若元來无田薗寺、申官請料、修塡莊嚴、

承平三年判

○四度使事、雜使付出、爲勘濟四度公文、二察（卒カ）師以上兼任、太宰卒師在此中、

寛平六年九月廿九日符見三代格卷七

延暦廿一年八月廿七日格見三代格卷八（十七）

四度公文、二寮各異、見雜公文部上、

主稅式云、諸國四度使、依宣旨預他事、及不竟使事、還國之輩者、其斯混合正稅、

民部式云、諸國（太政官符七道諸國司〔下文〕）四度使、可就事還國者、待奉勅宣旨乃許、

延雜格云、應四度公文使、違期不上道者、不待所司勘申解却見任事

右得駿河國解偁、謹撿式條、四度公文、進官之期、各。「定限」（立〔格七〕）（「期月〔下文〕）牧宰之勤、不敢（不〔格〕）解緩、而件使等、左右紆避、動致違期、太政官、寛平六年九月廿九日符偁、件帳一任之內、或過時即進、或雖進不勘之輩、遷替之日、雖進解由、返却不取者。不處科罪、望請（雖新制彌重責在二官而奉使之人、〔格〕）、使人無故不上道者、。依（須〔格〕）實勘定、具狀言上、不待所司勘申（左〔格〕）、將被解却見任（春〔格〕）、然則人心頗愼、公文無撫（擁〔格〕）者、遣唐大使中納言從三位兼行民部卿右大辨東宮權大夫侍從菅原朝臣（道眞〔格〕）。宣、奉勅依請、諸國准此、

寛平八年十一月廿日〔格七、下文〕

民部式云、參議及左右大辨、八省卿、彈正尹、遙授國司者、不得差使（便〔格七〕）、

貞民格云、應停止諸使。附遙授人事

右撿案內、去延暦廿一年八月廿七日格偁、右大臣宣、奉勅、諸國調庸、專當歷名、附（附〔格〕）大帳使、依例申送、而使（國〔格〕）人頗知（所司〔格〕）物（今〔格〕）。惡（龎〔格〕）規求道（道サ）去遂稱病、故便付在京。司等、調物監惡、從此而生、即此法令、雖有科條、。罕能遵奉、令須如是之類、及在京司幷他使等、輙相代。者、同奪公廨（春使〔格延暦符〕）、務令懲

逸史引三代格作太政官符歷貶諸國貢調稅帳大帳等使者事三代格卷七後出與此同而使者作使考此符三代格卷七前後複出

革者、今被右大臣宣〔偁格〕奉勅、內官之吏、無祿之人、夙夜服事、身乏衣食、因玆或兼牧宰、須「直〔宜格〕或」本任、或拜外吏「身留」〔富身格〕京華、皆將潤以俸料、令得代耕、而諸國皆忘舊貫、便附〔使格〕。政公式惑於失錯、貢物煩於鹿惡、諸使擁塞、職此之由、宜下符諸道、勿令更然、

承和七年五月二日〔格七〕

交替式云、太政官符、應稅帳「貢調」〔大帳貢調格七後〕使、上日數少奪公廨兼不預考事

右〔得格〕。民部省解偁、撿案內、延曆九年十二月十日、左大辨紀朝臣古佐美宣、諸國稅帳、大帳、貢帳等使〔等格ヒ〕上日、頃年之間、民部滿落、不爲充行、自今以後、宜依舊給之者、而今奉使之輩、多非其人、或稱病避事、或肆情徇私、曾不參著、徒煩雜掌、衆務闕怠、從此而生、望請、勘公文間、無故不上、計其上日、不滿三分之二、即奪公廨、兼不預考、仍每上日移送式部、省〔省格後〕審加貶降、又所奪公廨〔數格〕、令與稅帳「共」〔格无〕中、則吏自公勤、勘帳无怠〔怠格〕。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

大同五年三月廿八日〔格七〕

私記云、有符主稅寮、應科責不勘正稅帳諸國司事〔上稅下〔ニ在〕〕〔廿〔下文〕〕、右被太政官去九月廿九日符〔本書九十七〕偁、省解偁、得寮解偁、謹撿式偁、進正稅帳者、諸國二月卅日、太宰管內國嶋五月卅日以前者、此誠所以辨去年雜用、知國內官物者也、今諸國、遠者廿年以下〔〔格七〕无〕、近者五年以上、或默〔點〔格七ノ八十六〕〕而不進、或進而不勘、因玆減結解帳、每年申送、而依無科責、猶致緩怠、「爰」交替時移之後、纔勘〔本書五十七同〕去年帳、雖古〔五十七同〕

此格既見四百三十八頁而文互有詳略

勘出物、其數萬々。而謂非當時、只事規避、徒有勾勘之煩、曾無塡納之勞、遂則在任之間、忿用公廨、去職之日、巧得解由、後任「吏等」〔之吏格五十七〕慣其如此、寄言前司、無心勤勘、方今年々勘帳之國、功過易顯、闕負難避、即知偏憚此事所致之漸也、夫正税者、國家之貧、非常之備、若有急用「據何」〔何得格〕勘申、論之公途、事渉疎漏、望請殊立科條、嚴誡將來者、省依解状、謹請官裁者、〔迎格〕左大臣宣、奉勅依請「者」〔格无〕今〔改以格〕須件帳一任之内、或過時不進、或雖進不勘之輩、遷替之日雖得解由、返却不收、將懲後人、唯依舊年闕、猶未塡納、且請取返却帳之國論實、是勘濟公文也、雖無返抄、理非可責、若有辨濟塡納、適取返抄、後之勤宜為功課、至于當任、若所司勘尤有理、而不辨塡者、怠在見任、不可優恕、又或國懈怠、不進公文、已歷廿餘歲、或國僅進、無意勘濟、忽過十箇年、既稱未勘前年公文、何以分別後人功過、如是之類、見任國司、依實言上、二辨濟、假令未及勘當時之辨、而勘濟前司公文八年已上者、從政既懈、勤公可稱、何依前年之怠、更為當任之煩、省宜承知依宣行者、察宜〔承脱カ〕。知依件勘之、符到奉行、

正六位上行少丞紀朝臣常直〔忌寸歟〕

正六位上行大錄秦己十經則

寛平六年十月十四日〔格七ノ八十六寛平六年九月廿九日符當參看〕

太政官符七道諸國司　件格在上、然後而依載私記、不除弃之、

應四度公文使違期不上道者、不待所司勘申解却見任事

右得駿河國解偁、被民部省去寛平六年十月十四日〔廿サ〕符偁、太政官去九月廿九日符偁、得省解偁、主稅寮解〔偁謹擬式〔偁、上文〕〕、進正稅〔帳〔上文〕〕者、諸國二月卅日者、今諸國遠者廿年以下、近者五年以上、或默而不進、或進而不勘、望請殊立科條〔條〔上文〕〕、嚴誡將來者〔進〔上文〕〕、左大臣宣、奉勅、依請者、今須件帳一任之内、或過〔期〕時不進、或雖進不勘之輩、遷替之日雖得解由〔〔廿同〕〕、返却不收者、謹案式、四度公文、進官之程、各立〔定限〔上文〕〕期月、牧宰之勤「會無」〔不勤〔上文〕〕懈緩、而件使等左右姧避、動致違期、今雖新制彌重、責在長官、而至奉使之人、更無罪法、望請、使人無故不上道「之輩」〔者〔上文〕〕、須依實勘定、具狀言上、不待所司勘申、將被解却見任、然則人心頗愼、公文無擁、仍去年九月十四日已畢、而未蒙裁下、重請、早蒙官裁、令勤公事者、遣唐大使大納言從三位兼行民部卿左大辨春宮權大夫侍從菅原朝臣宣、奉勅、依請、五畿内七道諸國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寛平八年十一月廿日

問、勘公文間、無故不上、計其上日、不滿三分之二、即奪公解、兼不預考、仍每年上日、移送式部、審加貶降者、律〔職制八左〕云、無故不上一日笞廿〔一サ〕、三日加一等、過杖一百〔〔律〕无〕「者」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因是七位已上卅〔卅サ〕五日、官當解〔任、カサ〕。八位已下卅五日、官當得任〔解カサ〕、而今此式、只奪公解貶降、不官當解官、其意如何、答、下條云、其公文進官〔進サ〕、身不直寮者、外題下時計不上

官當無七位八位之別今此云々未詳

大同五年三月廿八日官符見本卷第四百三十九頁

日、若無故不上滿卌五(卅イ)、依病不上經百廿、所力(司カサ)具錄申省、其勘損益之間、上日不足三分之二、責(貴サ)如先格者、據勘此文、無故不上、官當解任明也、

貞民格云、應大帳(稅帳〔格〕)使無故不上奪公廨兼解官事

右得民部省解偁、案(去〔格〕)大同五年三月廿八日解偁(格偁、省〔格〕)、撿案內、延曆九年十二月十日、左大辨紀朝臣古佐美宣、諸國稅帳大帳貢調使等上日、頃年之間、民部漏落不爲充行、自今以後、宜依舊給之者、而奉使之輩、多非其人、或稱病避事、或肆情徇私、曾不參省、徒煩雜掌、衆務闕怠、從此而生、望請勘公文間、無故不上、計其上日、不滿三分之二、即奪公廨兼不預考、仍每年上日、移送式部「省」(〔格〕无)審加貶降、又所奪公廨、令與稅帳(使〔格〕)共申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者、案件格旨、未見官(廉サ)等可至解官之義、而「去」(〔格〕无)承和十三年、淡路國貢調使掾淸「懲」(山魏〔格〕)世、越後國大帳使博士佐伯廣宗等、依(無〔格〕)故不上之罪、初被解却、是(據〔格〕)職制律所行也、謹案、太政官去仁壽二年四月二日符、諸國調使、若有依病及無故不上之輩、即依法條處之解官者、即據此格、調使獨有解官之文、「於」(格〔无〕)餘使等、未見所坐、而今責件使等不(上〔格〕)。同共處之解官、旣有先例(年サ)、難以抑留、但出於格外、本守律條、罪生所急(忽〔格〕)、終至解官、是以被坐之者、或未甘心、守格之徒、恨其峻法、借(措〔格律上〕)之議者、實非穩便(使サ)、謹請處分者、右大臣宣、奉　勅、疑罪從輕、國之茂範、解官惟重、人之深憂、宜自今以後依格行之、但專寬不上之罪、還成姧吏之計、今須無故不上滿百廿日、准依病不上行

之、

齊衡六年（二〔格〕）九月廿三日〔格七〕

貞觀式云、（民格〔本書五十七〕）應附朝集使進大帳事

右得出羽國解偁、件公文、依太政官去弘仁十年五月廿八日符旨差使、九月進官、朝集使且〔格〕亦依例十月上道、兩使駱驛（絡繹）路次多弊、望請、准陸奥「國」（格〔无〕）大帳、永附朝集使〔格七〕。進上、但税帳別差專使將進、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依請、

嘉祥二年閏十二月廿六日〔格七〕（太政官符〔格七ノ七十五〕）

貞民格云、。應貢調國司依病相替、病愈之日即令上道（進上〔格〕）事、

右案、實錄六年六月廿七日格云、貢調庸使。（者〔格〕）、必進專當國司目已上、縱不入京、追坐（巨〔格〕）專當、又天應元年八月廿八日格云、調庸專當國司、附計帳使申上。不（必令進上〔格〕）獲逗留相替者、斯則所以送（匡〔格〕）貢物之濫惡（亂イ）、絕送納之稽遲者也、此者（比サ皆イ）諸國所行、使人有病、差替言上事、須病愈之「內」（〔格〕无）日隨即催上、而不存格意、曾無進上、遂令替相（相替〔格〕）之人、累濫惡之責、逗留（遲イ）之吏、避嚴科之法、今被右大臣宣偁、自今以後病愈之日、必令進上（止〔紀〕）、如除行程之外、「分」（〔格〕无）滿百廿日、猶有不參者、依法解官、仍須待滿日數勘錄申官、

承和九年正月廿七日〔格七〕

逸史所引日本紀畧云弘仁六年十一月甲午令諸國正稅帳計兩使便附朝集使不聽別差驛郵驛送迎案日本後紀昨帳計作計帳送迎作迎送也三字

十七日當作廿七日

公式令云、朝集使、東海道坂東、東〔式〕山道山東、北陸道神濟以北、山陰道出雲以北、山陽道安藝以西、南海道土佐等國、及西海道、皆乘驛馬、自餘各乘當國馬、左〔式〕

民部式云、畿内諸國、差目已上一人、令申四度使政、

又云、志摩國、四度使、惣付一使、使〔式〕

又云、佐渡國、大帳聽使附去年貢調使、

又云、諸國朝集稅帳、雜掌各一人、上日百廿已上、免其調庸、

弘民格云、應差計帳使事

右案、太政官去弘仁六年十一月廿七日、使サ下諸國符偁、四度使外、分〔格七ノ六十六〕无臨時諸使、往還繁多、民疲迎送、宜正稅計帳二使公文、便附朝集使以省民弊者、令〔格〕以九年計帳使附從サ八年朝集使、即彼八年朝集稅帳之政、九年四月以前、並是勘畢、起者〔格〕自五月至于八月、爲左〔格〕待計帳徒居京下、因茲在國之吏乏之サ人、行事奉使之若輩、猶苦無粮。被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同イ近衛大將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冬嗣宣偁、奉勅、計帳公文、宜差專使自餘之事一因前符、

弘仁九年六月十七日〔格七〕

貞民格云、應計帳公文便附附〔格〕朝集使事

右得陸奥國解偁、頃年朝集使、例付稅帳公文、因茲朝集之政雖畢、稽滯之煩無息、遂超越サ年月、

此格三代格不載
弘仁五年正月廿三日符載在

復渉秋冬、今計帳使、九月上道進發、同時累路多苦、望請件等公文、附朝集使、爲例言上、然則路次省疲、驛丁息肩、只正税帳使、別差專使進上、謹請 官裁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

承和十一年四月一日〔格七〕

民部式云、官物運京、應差綱領者米三百石以上、差國司史生已上勝任者、充不滿此數、差郡司及子弟并百姓殷富、家口重大者、自餘雜物亦准此數、若有損失官物者、科家如法、其物以五分論、三分徵綱、二分徵脚、送〔式〕但漂失物者、惣計所乘之人、半分已上死者、經告隨近官司、諸證驗證〔式〕○署分明、乃從免除、承告之司、撿實與驗、若不加勘知、輙與公驗者、並與同罪、

主計式云、諸國貢調綱領郡司、入京之日、被牽便國司參察、

弘仁格
雜格云、禁制太宰府少貳已上、及所管五位已上就使入京事

右得山陽道觀察使正四位下藤原朝臣園人解偁、堺〔紀、三格〕西海道、年中上都雜使、入京〔紀〕其數繁多、而此道疲弊、殊於他境、撿察其由、率緣迎送無息、不得顧私、望請、西海道府司〔紀〕○五位已上、自今以後、自非秩滿解任者、不聽輒〔格、紀〕入京者、右大臣宣、奉 勅、依請、

大同元年六月一日〔格七ノ廿七〕

延式格云、應令主計主税兩寮助以下竿師以上兼任大宰竿師事

右得彼府解偁、謹撿太政官去弘仁五年正月廿三日格偁、得府解偁、管內公文、觸類繁多、

三代格券五（廿一）廿三日作十三日

「外」（「五格无）見任一人、專勞勸會、入都之使、遂差他官、至被勸出、不堪辨申、望請被加件官員、每年相
換、將令向京者、左（右〔格五〕）大臣宣、奉　勅、依請者、府須全守格旨、令辨申、管內九國二島公文、而代
々府吏無心勸濟、管「內」（衍カサ）國文簿、積年（未サ）來勸、元置一員、勸申無怠、今加一人、猶致懈緩、徒費公
俸、「空無」所濟、望請、停（彼サ）件一員、令兼任主計、主稅屬等、勸濟管國四度公文、然則辨申無滯、用
殘易知、況路次省煩、遞送脫苦、但停（唯カサ）留使攝、運送俸析、謹請官裁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
衛大將藤原朝臣時平宣、奉　勅、依請、准二寮官人、轉任有例、假令或屬兼之、至于遷（替カ）宛、改任
他屬、事頻移變、政且擁（壅カ）滯、宜助以下、笇師以上之中、慥選其人、永令兼任、

昌泰元年十二月廿一日

私案、大宰管國公文、於二寮勸之時事歟、今已停止此格無用、然而爲知古事所載而已、
自餘之事、亦有此類、准而可知、

雜式云、國司不乘驛傳馬、但正稅大帳朝集等使乘驛馬、國司新向國乘傳馬、其大宰（以〔式〕）。管內諸
國向府准此、

貞雜格云、（太政官符〔格七〕）。應陸奧、出羽、兩國、貢上雜物使等、以初位已下子弟差充進「上」（格无サ）事
右得美濃（使サ）國解偁、凡上下之使、隨其位階乘用人馬、詳立條章、而件兩國貢雜物使等、或以遷替
之國司、便差「充」（格无）綱領、或差遊蕩之輩、「量」（紀无）「令」（格无）得公乘、因此偏假使威、不憚憲法、驛子苦於

重擔、傳馬疲於過程、積習爲例、經代不停、人馬費亡、不可更論、望請下符彼兩國〔之〔格〕〕、除貢〔望〔格〕〕御鷹

幷四度使之外、諸使以初〔左〔格〕〕位已下子弟令差宛、然則貢御之事無怠、路次。費永絕、謹請官裁者、

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民部卿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良房宣、依請、

承和十二年正月廿五日〔格七〕

主稅式云、畿內按班田使食法、長官日稻七束三把、次官五束、判官三束、主典、筭師各二束、史生一束五把、傔人一束、〔長官三人、次官二人、判官、主典、筭師各一人、〕從三把五分、〔長官三人、次官判官各二人、主典、筭師、史生各一人、〕但造公文之間、准國司巡行法、

又云、撿損幷不堪佃田、賑給疫〔疫サ〕死等使程、限山城、河內、攝津、伊勢、遠江、駿河、甲斐、相摸、信濃、加賀、丹波、但馬、因幡、伯耆、出雲、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紀伊、阿波、讃岐、筑前、筑後、肥前〔前〔式〕〕、豐後〔後〔式〕〕、豐前等國、損田百日、不堪佃田八十日、大和、武藏、上總〔下總〔式〕〕。近江、美濃、上野〔下野〔式〕〕。出羽、越前、越中、播磨、土佐等國、損田百廿日、不堪佃田百日、和泉、尾張、參河、安房、能登、丹後、石見、日向、大隅、薩摩等國、損田八十日、不堪佃田六十日、伊賀國、損田五十日、不堪佃田卅〔卅〔式〕〕日、志摩國損田卅日、不堪佃田廿日、伊豆、飛驒、若狹、佐渡、隱岐等國、損田六十日、不堪佃田卅日、常陸、越後、伊豫、肥後〔〔式〕等〕等國、損田百卅〔卅〔式〕〕日、不堪〔佃田〔式〕〕百廿日、陸奥國、損田二百日、不堪佃田百六十日、淡路國、壹岐、對馬島。損田卅日、不堪佃田卅日、其賑給疫死、並准不堪佃田、

廿一日當作廿三日

格七ノ六十二

貞式格云、天長二年五月十日符云、定詔使官使事、右頃年之間、爲推民訴、遣使四方、或國司等、對捍使者、不承勘問、捍侮之辭、觸類多端、遂乃使旨不展（居サ）、徒然引歸、寃屈之民、累年懷愁、路次之驛、空疲迎送、稍尋其由、緣無使威、詔使臨界、豈如此乎、左大臣宣（右〔格〕）、奉勅、度時立制、古今攸貴、宜定以將來（使色〔格〕）、其巡察覆囚（問〔格〕）、撿稅交替、畿內、按班田、問民苦、幷訴等使、並准詔使之例、賑給、撿損田、他（池〔格〕）溝、瘦死等使、猶爲官使（但〔格〕）。遣使之旨、出於勅語、即是所謂詔使、而上不（已〔格〕）可更限事之輕重、〔格七〕

名例律云、八虐、六曰、大不敬、謂對（捍ダ）詔使而無人臣之禮、謂詔使者、奉勅定名、及令所司差遣者、是、

公式令云、諸使還日、皆責返抄、

交替式云、太政官符、應責國郡司受使無返抄事

右被內大臣宣偁、奉（所附公使之〔貞交〕）勅、牧宰之輩、就使入京、或無返抄（求〔貞交〕）、獨皈任所（件〔貞交〕）、或稱身病、「僉」曰「入京」（延〔續紀三十五〕）、不遂「々々」政、「犯」預考例（理〔紀貞交〕乖治道〔同〕）、兼得公廨、雜物未進、大槩由此、犲民規避、拙吏忘催、公用之日、還（〔紀貞交〕京下、）費正稅、於「々」量、甚「々」自今以後、若有此類、了政之間、莫預釐務、國司奪新（永〔貞交〕）、附帳申送、郡司解任、更用幹了、聽許之司、忽同此例者、省宜（宜〔貞交〕）承知、。爲恒例、所積未進一令盡進、其「寺（神）等〔貞交〕神」及諸家封物、未進忽准此、（五〔貞交〕）

寶龜十年八月廿一日〔貞觀交替式〕

私記云（上文サ）、問（格カサ）、了政之間、莫預聾務、國司奪新、附帳申送、郡司解任、更用蔣了者、上齊衡二年（在本書五十一）五月十日或云（五十一ノ三）、今（合サ）須諸國調使雖有未進、勘損益畢、便遣（五十一ノ十八）歸國、與官長共催督未進、以是々可聾務明也、而今此條、莫預聾務者、兩條如何會釋、答、上條、但歸國催勘未進、此條不預國務之謂也、抑可案之、同郡司解任、更用蔣了者、於郡司者、未成事內解官、國司使政成了預聾務、何於同使、國司責輕、郡司責重、其故如何、答、於國司沒公廨、於郡司但解見任、不沒俸料、故所立歟、抑隨文習耳、

主稅式云、諸使食法、官人日米貳升、鹽二勺、酒一升、番上日米二升、鹽二勺、酒八合、傔從日米一升五合、鹽一勺五撮、國司巡行食。（料〔格〕）准此、

政事要略第五十六

政事要略第五十七 交替雜事

付（イ）

○雜公文事上 越勘「々」（元サ）出等□□□□帳等在此中、附入之物 弓數免除之物「從」（徒サ）（了サ）少事又在此中、

○雜公文事 越勘々出、附出 詔勅文案、年終帳 同事又見公務要事五 又在此中、

植木帳所謂桑漆帳歟

賦役令（十一左）

公文　四度使者、正税帳使、大帳使、貢調使、朝集使也、案之、件帳可稱四度公文歟、民部式云（下文）、義倉及官田地子等帳、並附正〔式〕税帳使、（義倉帳付主計、官田帳付主税、）出擧帳、鄕戸課丁帳、並附大帳使、（鄕戸課丁帳留省、大帳付主計、出擧帳附主税、）〔式〕田租帳附貢調使、（但〔式〕明年貢調、國者付正〔式〕税帳使、）正倉官舍池溝（溝池〔式〕）桑漆（染ヵ）等帳、並附朝集使云々、以（无〔式〕）撿帳稱四度公文、頗似得其意、或云、主計四度公文、大帳、調帳、朝集帳、義倉帳、主税四度公文、税帳、租揔出擧帳、朝集帳云云、先說、以帳稱四度公文、治（後カサ）說、相交枝帳、相分二寮、稱四度公文、未得其意、故兩存之、（但朝集公文、相分二寮也、就公文、熟者（看カ）諸可尋知、抑下列大帳、朝集帳、調帳、税帳、尚以之可為口（无ヵ）度公文歟、）

是或公文私記所注也、戸令廿左

大帳（八月卅日以前、申送於官、）民部式下四右

陸奥　出羽（九月卅日以前、）　志摩　佐渡　大宰（五月卅日以前）　畿内（十月一日）　七道十一月一日

私案朝集公文

神社帳　禰宜税帳（已上神祇）　國分二等資財帳　讀經帳（已上治部）　僧尼帳（玄蕃）　殖木帳（主計）　應計

會帳　麥畠帳　放生帳（家ヵ）　池溝帳　官舍帳　諸邦鋪設帳　國器仗帳　公私船帳　郡司

器仗帳　驛馬帳　驛馬帳　百姓牛馬帳（已上主税、）

調帳

山城　大和　河內　和泉　攝津　伊賀　伊勢　志摩　尾張　參河　近江　美濃　｜

民部式上（九）
陸奥出羽兩國
便納當國西海
道納太宰府
其出納帳並附
正稅帳使申送
民部式上（九）
長門國限明年
四月

若狹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播磨　美作　備前　紀伊　淡路已上十月 以上並爲近國

遠江　伊豆　駿河　甲斐　飛驒　信濃　越前　加賀　能登　越中　伯耆　出雲

備中　備後　阿波　讃岐已上十一月 以上並爲中國

相摸　武藏　上總　安房　下總　常陸　上野　下野　陸奥　出羽　石見　安藝

周防　長門 以上並爲遠國

已上十二月

伊豫二月宇和 喜多三月　土左二月　越後　佐渡　隱岐已上七月

民部式下三左

稅帳二月卅日以前申官、今案、稅帳有二三二（上部脫カサ）取、令注二去年帳殘物一、中部（部カサ）令注二當年輸物一、下部（部カサ）令三新舊物一皆悉加載上也、大帳亦同之、但子未詳、

飛驒　信濃　上野　陸奥　越前　能登　越中　越後已上四月、

出羽　太宰已上五月、

已上公文期限如レ此、調帳之期、是稱二參期一、具見二調庸部賦役令、民部式等之文一、

大帳老小疾侍等帳、諸國人數可二勘勘一、「在二（无サ）此部一「來」（未ヵ）朝集事在二此中一、

私問、晄二大帳一若有二所見一乎、答、公式令云、受二「事」（无サイ）事一日受、二日付了、大事廿日程、注云二

問二計二年大簿帳一義解云、謂レ勘二大帳稅帳等一也者、取二大簿帳一之儀、略文稱二大帳一歟、問、如

義解ニ者、大帳稅帳等、共稱ニ大簿帳一、何除ニ稅帳一、獨號ニ大帳一哉、答、職員令中宮職條、義解云、謂ニ皇后宮一、其太皇大后宮「亦曰」（皇太后亦自〔義〕）一中宮也、舊說云、令意共云ニ中宮一、但事「叵事」叵レ辨、（集解无）然可レ謂ニ太皇太后宮、皇太后皇后宮一耳、（「同サ」）令ニ之行一事、三宮相並之時、謂ニ太皇太后宮、皇太后宮一、依ニ准此文一、雖ニ同稱ニ大簿帳一、爲ニ分別一、其名號ニ大簿帳一之中、事大者稱ニ大帳一、其次者稱ニ別名一歟、問、朝集調帳、又各有レ情乎、答、憶無ニ所見一、但朝集相ニ通所司一、其帳有レ數、主（主計式下ノ七左）計桑漆帳、鋪設帳、（「民部上ノ十二」）主稅官舍帳、（主計式上廿三左民部上十二）鷄類亦皆池溝帳、麥畠帳之類、（載レ之、「同上」）具由見レ上、惣號ニ之朝集一、民部式云、諸國大帳、朝集稅帳、公文從レ官、下レ之後云云、（具見レ上）（下カサ）此式大帳稅帳共有ニ帳字一、朝集獨除ニ帳字一案レ之、每色別帳、各注ニ其物一、朝集者依レ爲ニ摠名一、不レ加ニ帳字一乎、主稅寮進レ省、朝集勘了、解狀云、勘ニ朝集公文一事、以前其國其年、朝集公文、依レ例勘了、仍申送如レ件者、又是不レ注ニ帳字一、只稱ニ朝集一、凡官物之類、朝家所レ重也、惣載ニ其物一、仍號ニ朝集一歟、調帳以レ名可レ知而已

私案、大帳枝文、

目錄帳　鄕戶帳　浮浪人帳　中男帳　隱首帳（父カサ）　雜色人帳　高年帳　老丁帳　癈疾帳（上文）　學生帳　逃亡帳　神戶帳　多男文帳　中男殘帳　死亡帳　殘疾帳　遭喪帳　禰宜稅帳　老殘帳　陵子帳

主計式云、勘大帳者、○據（ト皆〔式〕）去年○勘（ト帳〔式〕）其出入、但死亡、篤疾、殘疾（ト廢〔式〕）、服侍、隱首、括出、井中男、鄕戸、課丁等色、計會別簿、其依符入課、及雜色等類、勘（合〔式〕）合省符、若違符過免、幷可進而不進者、並即勘出、徵其課役、次計會去年大帳後死帳與今年死亡帳、若名在後死帳、不載死亡帳者、亦勘出之、（勘〔式〕）次。神寺諸家封戸、幷應定納官人數及賦物、即勘抄損益惣目、明年正月一日、申省訖勘造、應給返抄之狀（狀〔式〕）送主稅寮、即勘出擧帳之。便錄主計狀尾、官人署名返送、許（訖〔式〕）即申省、其依符所免爲符損、八位蔭子、四位孫、大舍人、三宮舍人、諸司史生、專業藥生、歌舞琴鼓吹生、諸司雜部、番上工、左右近衞、兵衞門部、主政帳、軍毅、帶刀、帳內資人、神主、禰宜、祝部、陵戸、「木」〔式无〕太宰廚戸、吉野國栖、得度並爲不課、朝集稅帳、雜掌、衞士、仕丁、事力、軍士、鎭兵、采女、守鷹、採樵、復人、流人、徒人、美濃國坂本驛戸、信濃國河知驛戸、太宰陸奧漏刻守辰丁、爲見不輸初位、々子、學生、典藥生、價長坊、鄕牧、長帳、驛長、驛子、烽長、渡子、兵士、爲半輸之類、其選就幾內不復、依符所進爲符益、符損等人、依符還本之類、依議所免爲議損、逃亡滿六年除帳、多男父全免之類、依議所進爲議益、議損等人、選課及放賤從（爲サ）良之類、依例所損以爲例損、死亡、篤疾、廢疾、老丁殘中男殘、全免、正丁、老丁、調庸各半、正丁殘調半服侍逃亡半輸之類也、依例所進以爲例益、中男進正丁、小子進中男、隱首括出之類、又云、勘大帳損益者、皆須（〔式〕无）相折損進、撿其損益、其調丁有益、而庸丁「皆」〔式无〕有損者、調丁一人以補庸丁二人、中男「易」〔式无〕補損、一如令條也、若損進同數、無所增益者、即申也官省、返却其帳、但通計數年、有益無損者聽之、假令、二年有益廿人、三年有損十人、相准元年、有益無損之類、又云、諸國大帳課丁之數、有損者隨即返帳、若使等可塡之狀、申官被下外題、注載返抄、後年令（去サ）塡、又云、隱首、括責（出〔式〕）二色、先補例損、所餘爲功、假令、大帳注年中死二千廿人、隱首二千廿一人、相折損進、只置例益一人、而至進調帳、注後死六百十一人、率彼年中死、無有勘出、仍補損之餘爲功口、

又云、諸國所申、戸口增益、不得以不課爲功、

又云、諸國申ニ損田ト年損ト戸得ト戸、課丁彼此同、率ト（例〔式〕）。損戸亦唯ト此、

又云、諸國大帳後死。與ニ年中死ト相ニ准其數ト若過者徵ニ其調庸ト、（假令、近國貢調、限ニ十月卅日以前ト然則所ト謂帳後者、七八九三箇月也、行程日數、在ニ九月内ト其中年中死、○（一〔式〕）百廿人、○（分ニ充十二月ト月別各十人、准ニ後死月ト可ト有ニ卅人ト〔式〕）而今有ニ「百」（无ナ）卅一人ト所ト過一人、仍徵ニ調庸ト之類、）

又云、諸國申ニ損田ト（法ナ）年損戸三分論ト之、七分（分〔式〕）已上戸一。已下、五分已上戸二分已上（下〔式〕）、以爲ニ定例ト若過ニ此限ト者、執申返帳、

又云、諸國所ト申、疫死幷流死者、先計ニ其數ト進ニ（准〔式〕）平年死ト剖ニ流疫二死丁ト加ニ例損數ト損折（相〔式〕）損進、

又云、諸國言上、疫死幷流死人數者、惣計國所ト申三分論ト之、課口一分已下不ト課、二分已上以爲ニ定例ト若過ニ此法ト者、執申返帳、

又云、大帳六年一除、調庸死亡停（條 四〔式〕）日、隱首季帳、及諸司返上等帳者三年一除、雜任帳者一年一除、

又云、勘ニ公文ト附入之物得ニ多數ト（假令、至ト勘ニ大帳ト隱首、括出、損疾等丁之類、或大帳多數、名帳少數、則依ニ大帳ト以爲ニ定數ト或大帳少數、名帳多數、猶ト依ニ名帳ト勘付ト之類也、）除免之物從ニ少數ト（大帳後死損戸丁等之類○（也〔式〕）或大帳多數、名帳小數、此依ニ名帳ト或大帳ト數少ト（少數〔式〕）、名帳多數、依ニ大帳ト勘除之類、）並據ニ此例ト勘ニ申雜簿ト

民部式云、大帳調庸、正稅損益者、勘ニ抄惣目ト大帳稅帳、明年正月調ト帳、七月並申ト省、省即押ト署申ト官、自餘損益准ト此、（民部式下〔四右ナ〕）

又云、諸國大帳、正稅帳損益者、主計、主稅、勘定了、即可ト給ニ返抄ト之狀申ト省、省終（修カナ）解進ト官、但調帳者、待ニ収物訖ニ乃送、

此符既見本書五十六

又云、諸國大帳、朝集稅帳公文、從（官〔式〕）○下之後、依無使幷雜掌不得勘會、及遲怠違勘（期〔式〕）、具錄其由、載結解帳申官、
太政官符〔格七〕

貞民格云、○應申大帳調庸（并〔格〕）正稅等損益事

右得民部省解偁、主計、主稅、兩寮解偁、撿舊例、前件損益、或申總省、或申辨官、行來非一、事（格无）多廻故（攺ヵ）、終據式條、一定申官、令商議、勾勘之務、忩忙不給、（鈙〔格〕）難貪勸（勤ヵ）濟、猶致淹留、而經省申官、動延旬月、政非簡要、事是（格无）「是」煩勞、望請、自今以後、寮勘定畢、即申返抄、但損益帳勘抄惣目、大帳稅帳、明年正月調帳、七月並申省、省即押署、申送於官、然則寮吏、免延引之責、使人絕拘滯之苦者、省依解狀、謹請官裁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衛大將民部卿藤原朝臣良房宣、奉　勅依請、

承和十四年七月九日〔格七〕

又云、應附（月ヵ）朝集使進大帳事（且〔格七〕）　右得出羽國解偁、件公文、依太政官去弘仁十年五月廿八日符旨、差使九日進官、朝集使亦依例、十月上道、兩使騎驛（絡繹ヵ）、路次多弊、望請、准陸奧（格无ヵ）「國」大帳、永附朝集使進上、但稅帳別差專使將進、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依請、

嘉祥二年閏十二月廿六日〔格七〕

貞雜格云、應（撿〔格七〕）括浪人事　右太政官、延曆十六年四月廿九日（十六〔格〕「實錄同）、下太宰府符偁、從二位行大納言神（主ヵ）王宣、奉勅、括責浮宕、先已下知、今（令ヵ）聞、秩滿解任之人、王臣子孫之徒、結黨群居、同惡相濟、佞媚

官人、威凌百姓、妨農奪業、爲蠹良深、宜嚴撿括勤還本鄉、情願留住〔位サ〕、使〔使サ〕即編附〔去〔格〕〕留之事、夏月令畢、附大帳使「帳」〔格无サ〕別狀申上、若有犯者、不論蔭贖、科違勅罪、移配遠處、土人容而不申、官司知而不糺者、亦與同罪者、右大臣宣、奉勅、件格、年紀已久、風威陵遲、府司忘却而不爲情、土民許容而不忍申、宜重下知之、嚴令撿括、

齊衡二年六月廿五日〔格七〕

延臨時格云、應同牽神戶〔戶〔格〕〕。課丁〔官戶〔格〕〕事　右得紀伊國解偁、撿案內、官戶課丁少數、常煩所司勘出、尋彼由緒、官。〔七〔格〕〕悉爲神戶、百姓之所致也、何者此國有封神社、惣十一處、所充封戶二百卅二烟、可有正丁〔六〔格〕〕千二百九十六人、此則依式每戶以五六人所牽之數也、而今神戶所領正丁之數、或戶十五。人、或戶二三十人、官戶所有課丁之數、或戶僅一二人、或戶曾無課丁、詳撿其由、神戶課役頗輕、官戶輸貢尤重、因斯脫彼重課、入此輕役、謹案、式云。〔戶〔格〕〕以正丁五六人爲一戶、其神寺封丁、若有增益者、隨即減之、死損者不須更加「者、」〔格无サ〕而國造并禰宜、祝等、寄事神祇、曾無改正、積慣之漸、忽然難變、望請不論神戶官戶、惣計國內課丁、每戶同牽、貫附辨定之後、若有輙改替者、尋其所由、依法科罪、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依請、

寬平六年六月一日〔格八〕

太政官符民部省

雜事二條

一應諸國大帳准調庸丁大數置年中死十分一事

右得主計寮去年八月十日解偁、謹撿式條（主計下三）、凡諸國大帳後死、與年中死相准、其數若過者、徵其調庸、注云、假令、近國貢調限十月卅日以前、然則所謂帳後者、七八九三ヶ月也、行程月數（日カ）在九月內、其。（中（式））年中死一百廿八、。（分（式））充十二月、月別各十八、准後死月、可有卅人、而今有卅一人、所過一人、仍徵調庸之類者、女（如歟）今諸國、昌泰年中以往、大帳所注年死丁、或國二三百人以上、或國七八百人以下、延喜元年以來、大帳所注、或國五六百人以上、或國三四千人以下、即以中男進正丁、隱首括出等、勘其代、爰大帳面、無殊公損、但至于勘調帳、多致公損、其故何者、准式條率年中死數、免除死丁年、輸貢調庸、追年多費、此不立率法之所致也、司存之道、不能不申、望請、相准調庸丁數、以十分之一、爲年中死、全令造進大帳、若過此率法者、寮一直勘返、不置勘出、加見輸丁、但不及十分之一諸國者、據前例將勘定、若過例本數、則同勘返、加見輸丁、一如前件者、從三位守大納言兼中宮大夫藤原朝臣師輔宣、奉勅、依請者、以前條事如件者、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右（六十ノ三十）

左少辨藤原朝臣　　左大史尾張宿禰

天慶五年十二月廿九日

此文亦載在卷八十二

戸令云、男女三歲以下爲黃、十六以下爲小、廿以下爲中、其男廿一爲丁、六十一爲老、六十六爲耆、謂、凡服賦役之道、老壯異科、故還其年秩、制三等法、其女者非力役之例、故唯擧男、若可注帳籍者、自依丁老耆法也、無夫者爲寡妻妾、謂、夫已亡、及被出者、不限年長之「劣」（幼、〔義〕）皆爲寡也、

聖記經云、三歲以下爲赤子、以髓（鼠〔令抄〕）血成故也、五歲以下爲黃子、以色形、徐「々」（與〔令抄无〕）生長故也、產經云、八歲以下爲小、六歲以下爲少、聖記經又云、廿一以下爲壯士又强士、爲人定丁故、

弘民格云、勅、天下百姓、成童之歲、則入輕徭、旣冠之年、便當正役、量（愍〔續紀〕）其勞苦、用軫于懷、昔者先帝、亦有此趣、猶未施行、自今以後、宜以十八爲中男、廿二「歲」（〔集、亨无〕）成正丁、普造（告〔集〕）遐邇、知朕意焉、（〔集解九卷五同、亨祿格十七ノ十九全〕）已上〔續紀〕主者施行、〔亨祿格十七〕

天平勝寶九歲（年〔集〕）四月四日

又云、勅、東海東山道問民苦使正六位下（上〔集卷九五、續紀〕）藤原朝臣「淨」（伊〔亨〕）辨等奏偁、兩道百姓、盡頭言曰、依去天平勝寶九歲（年〔亨〕）四月四日恩詔、中男、正丁並加一歲、（〔亨祿格十七ノ十九全〕）老丁、耆老、俱脫恩私、伏請（望〔續紀〕）、一准中男、正丁、欲霑非常洪澤者、所請當理、仍須憫矜宜告天下諸國、自今以後、以六十爲老丁、以六十五爲耆老甲、（〔集續、亨〕）○主者施行、

天平寶字二年七月三日〔亨祿格十七〕

戸令云、一目盲、兩耳聾、手無二指、無三指、手足無大拇指、謂、拇、大指也、或手或足、無大拇指者是也、若手足共无者、自須從癈疾也、禿瘡無

髮サ

髻、謂、頭上生瘡、有白虫痂、其病（痂サ）甚「瘡」（瘻〔令〕）故其上「髻」（髮サ）禿落不生也、久漏、謂、身成孔穴、膿汁潰漏、久而不止、故曰久漏也、漏或作瘻、下重、謂、蔭頽也、陰核腹腫、得陰「之」口（无サ）即痿、其大如「升、」（斗サ）沈重行、故曰下重也、大瘻瘇、謂、瘻者頸腫也、瘇者足腫、嫌其小者、亦入此限、故加大字以別之、如此之類、皆爲殘疾、癡瘂、謂、不慧爲癡、不語爲瘂也、侏儒、謂、短人也、腰脊折、謂、腰脊不相「著」（須サ）也、若共折者、自合篤疾也、一支癈、如此之類、皆爲癈疾、謂、癲疾也、癈於人事、故曰癈疾也、悪疾、謂、白癩也、此病有虫、食人五臟、或眉睫墮落、或鼻柱崩壞、或語聲嘶變、或支節解落也、亦能注染於傍人、故不可與人同床也、癩或作癘也、癲狂、謂、癲者、發時臥仆地、吐涎沫、无所覺也、狂者、或妄觸欲走、或自高賢稱聖神者也、二支癘（癈サ）

兩目盲、如此之類、皆爲篤疾、

又云、年八十及篤疾、給侍一人、謂、其給侍者、不限貴賤、皆普給之、若篤疾之人、年亦八十者、猶給一人、不可累給、其九十百歲、亦准此例也、九十二人、百歲五人、皆先盡子孫、謂、假（縱サ）有子孫者、不限有官無官、皆先盡其子孫、然後及孫也、稱孫者、依律曾玄同也、若無子孫、聽取近親、無近親外取白丁、若欲取同家中男者、並聽、郡領以下官人、謂、主政以上、爲推決故也、數加巡察、若供侍不如法者、隨便推決、謂、量其情狀、便決以笞罪也、其篤疾十歲以下、有二等以上親者、並不給侍、謂、十歲以下者、三歲以上也、

又云、戶主皆以家長爲之、謂、「家長」（義无）、嫡子也、凡繼嗣之道、正嫡相承、將伯叔是爲傍親、以嫡子爲戶主也、戶內有課口者爲課戶、無課口者爲不課戶、不課、謂皇親及八位以上、男年十六以下幷蔭子、耆、癈疾、篤疾、妻妾女、家人奴婢、謂皇親四世以上、其五世王者、不蔭五位、雖非皇親、理宜不課也、六世王者、懸准本蔭、比五位子、亦是不課、七世王者、雖云絕俗、比五位孫、故輸調免徭、可得出仕、八世以下者、資蔭已絕、差科賦役、一准白丁也、蔭子、謂五位以上之子、其三位以上父祖兄弟、亦是不課、而侍特（義）以子爲文（父サ）者據其多者也、

私問、此條所稱妻妾女、其情如何、

答曰、令三歲以下條、穴云、稱寡妻妾、只顯先有夫也、先未嫁者、皆只稱女、不論年高下、

者、今此三色之中、已嫁之者、名謂二妻妾一、未レ嫁之者、只偏謂レ女也、惣其婦女之類、皆爲二不課之
情一也、非レ有二別義一、可レ無二異論一、

又云、老殘並爲二次丁一、

賦役令云、課口及給侍、老疾人死者、限二十日内一、里長與二死家一、注二死時日月一、經二國郡司印記一、謂、若不課之人死者、於二告朔及計帳時一顯申也、

主計式云、京畿内諸「惣」（式无カ）道、惣七十國、人物之摠數、自非レ有レ勅、輙不二勘申一、但十國已下、依二官宣一
勘レ之、又云、大宰管内、筑前、筑後、肥前、肥後、豐前、豐後等六箇國、大帳、調帳者、准二稅帳一、令下二當國雜
掌一勘申上、即附二雜掌一放二（收サ〔式〕）大帳返抄、并調帳損益等、朝集帳一、及自餘（國〔式〕）。島、四度公文、令下二府雜（掌〔式〕）。一勘上レ之、

太政官符太宰府

應下如二舊制一本國雜掌、令上レ勘二濟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一六箇國大帳稅帳上事

右得二彼府去年五月十日解一偁、撿二案内一、件六箇國公文、各制（副歟）本國雜掌、令レ請二所司勘定一、至二于朝
集公文一者、併令下二府雜掌一勘申上、是皆依レ式所二行來一也、而彼太政官去延長六年十月五日符（被カ）偁、得二
彼府解一云、此府惣二攝九國二島一、撿二納調庸雜物一、管國島司、差二使雜掌等一、令レ勘二濟四度公文一、調帳勘
出、任レ式塡納、勘二定抄帳一、放二惣返抄一、稅帳公文。（任カサ）式塡二率分一、放二返却帳一、專守二憲法一、曾无二違失一、即國
司功課、依二府司勘一定公文、更知レ無二事疑一、府司管國、更差二雜掌一、進二上往年公（文脱カ）。令レ請二二寮勘定一、令

年所當、四度使雜掌等、粮米前分析、令（合カサ）十六萬九千餘束、非只再勘之煩、兼費兩般之析、凡內外
之官、皆朝家之選也、各守職激勵從事、更有何疑及再勘乎、望請　官裁、特被改定者、省已往
之費、爲將來之勤者、令勘式條管內諸國島、大帳（調帳〔式〕）稅帳、令府雜掌勘申、但筑前、筑後、豐前、豐
後、肥前、肥後等國、制（司〔式〕）當國雜掌、各得勘辨（勤ナ）者、再勘之煩雖有、費式條已存、行來爲例、抑政貴簡
易、事有沿革、左大臣宣、奉　勅、須停六箇國雜掌入京、令（先ナ）府雜掌勘濟公文者、重檢案內、前
司申請之旨、爲省再勘之費也、而今據件官符、專遣申請之元意、彌倍府司之大煩、何者本國雜
掌、各競勘濟、猶多停滯、況府雜掌惣勘、何暇早濟、因茲管國公文、停一二寮勘定、以府勘定帳可
勘合用口帳之狀、從去延喜八年以來、數度言上、是則爲勘濟用度帳、懇切所申請也、而歲月空（總カサ）
移、「來」（衍カサ）未蒙裁許、已知事更何重所（无サ）申、然則件公文、須延長官符、九箇國二島、令府雜掌拘以
勘濟、而從延喜十三年以來、不勘件公文、已經廿箇年、今以諸人爲（副カサ）雜掌、以何物爲其料、追
濟積年之帳哉、事之難耐、不可勝計、望請延長新制、依式如舊、制本國雜掌、令各勘濟、以
省物煩、但管國帳、勘畢之國、被免府用度帳未勘之責、謹請　官裁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
右近衞大將陸奧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保忠宣、奉　勅、依請者、府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
行、

右大辨紀朝臣　　左大史坂上宿禰

日收
貞觀式

承平四年四月十九日

二寮官人、從去延喜十三年以來、不勘大宰公文、又（遂カサ）件承平官（符カサ）以後、雖不見停止之由、而

无勘公文之實云「々（无サ）」、然而知事情所（載サ）裁而（也サ）已、

太政官符民部省

應以中務省戸籍日收、勘會京職幷諸國大帳返抄事

右得彼省解偁、謹撿案內、此省所納職國戸籍、可備御覽、旣存令條、又貞觀式云、京職及諸國、所進戸籍、皆令染黃蘗、撿民部式云、（廿二ノ廿右）籍書國家重、案、其所須紙染黃蘗、必須堅厚有不如法、隨即勘却、又云、諸國例進圖籍、（戸籍、幷鄕戸、課丁、位田等帳、〔式〕）若有未進者、拘留帰。稅帳返抄者、（「幷〔式〕」）而今年來、諸國之吏、偏思公文、只進民部省科（料サ）、至于此省之料、依無拘留之制、無（拘カサ）心辨納、多致未進、因之「一比」（所カサ）進僅五六國、未進之數、不可勝計、是則勤公之吏、臨事有私、物制之法、彼此不同之所致也、非立懲肅之制、何改懈緩之費、苟備司存、不能不申、方今大帳者、是據戸籍所造進也、以戸籍之日收、備大帳之勘會、事之穩尤協遵行、望請　官裁、以件戸籍之日收、將被勘會彼返抄、然則職國守、期無愆此年之貢、憲章永存、漸變往日之風者、從三位守大納言兼行民部卿中宮大夫平朝臣伊望宣、依請者、省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從五位上守右少辨兼行內藏頭源朝臣　　右大史正六位上檜前宿禰

式中官下有者官二字

天慶元年十二月廿六日

調帳

調帳枝文

調帳　庸帳　租帳　中男作物帳(仕丁)　脚直帳　浮浪帳　神戸調庸帳　損田七分已上帳(以上廿)　租稅

交名帳　大帳後死帳　任丁資養帳

主計式云、勘調庸帳者、(皆〔式〕)據大帳人數、若大帳之後、更有出入、依實勘之、即除神寺諸家封戸、

據應定納官物、即造損益帳二通、一通留寮、一通下省、

又云、調庸雜物納官訖、即與使國司共勘會收帳、及神寺諸家、封物返抄訖、具錄事狀、送主稅

寮、即據勘租帳、(帳損〔式〕)便錄狀尾返送、主計即申省、

又云、調「庸」徃帳者、先令官調使進納調庸雜物十分之九、然後待主稅寮租帳勘畢移署印下

國、以爲憑准、(進二通、一通留寮、)

又云、諸國貢調、并雜物綱丁等、若夫諸司收文「者」(式无)可申官者、官先令所司勘之、即加外題、

經省下寮、更寫前公文具注其由、充屬共書探察印與之、〔式〕

左大辨橘朝臣澄淸傳宣、大納言藤原朝臣忠平宣、凡諸司行事須據律令格式正文、而主
〔古卷五十九、延十四年八月廿五日符〕

計寮勘畢損戸年諸庸例、與主稅勘過分不堪佃例、事出一式、勘例兩端、仍令民部省定申

件二寮勘例、彼省勘申云云、主税寮所申、隨官符旨勘來例也、主計寮所申全存式文、已有公益者、今如勘申狀、若有上符之旨(者サ)、理不盡者、主税寮須執申其由、而偏稱符旨、不守法令、自今以後任式勘定者、

延喜十三年八月十三日　　左大史酒井眞人奉

應勤行雜事貳箇條事

一可令(勘脫カサ)出諸大帳所注、往古不課幷半輸可除之色備進調庸事

右同日奏狀偁、謹案事情、諸國大帳所立用不課、八位(位〔主計下ノ二〕)蔭子、三宮舍人、諸司史生事業、左右近衛兵衛門部、主政帳、帶刀、帳內資人、神主禰宜、祝部、陵戶、半輸、初位。子、學生、典藥生等、皆依省符免調庸、爲符損、件符損等人、依符還本爲符益、然則損色之替目相補、可無增減者也、故式言、諸國大帳、課丁之數、有損者隨即返帳云云、而所司勞勘籍之符、不顧還本之旨、諸國經年積漸之貢、課丁減少、不課甚多、况乎年來諸國、無官省符、以往年數注載於帳、寮須勘出徵其調庸然而已爲勘例、不申難行、爰民部省、二院、四宮御封、諸公卿封戶、課丁不足、常煩點充、望請被下宣旨、勘出往古不課半輸等、所除色增益課丁、令進調庸、然則諸國有限辨濟、所司無煩充行者、

以前右中辨菅原朝臣資志傳宣、左大臣宣、奉勅、依請者、

左大史伴宿禰忠陣奉

永觀二年十二月五日

貞民格云、應勘陸奧出羽兩國用度帳事

右得民部省解偁、主計寮解偁、撿案內、寮去嘉祥二年十二月一日、申省解偁[格七ノ八十一]、撿承前例、件兩國調帳并度(用[格])帳、使附朝集使進之、勘兩帳訖、乃從放還、至有勘出、具載返抄、而去大長元年以前、只勘調帳、不勞返抄、所謂理非難辨、因茲明年雖勘發、而使等偏稱前例、無意勘營、是請朝集返抄、即得歸去之所致也、望請雖濟朝集事、無調返抄者、專從勘留、不許放還、然則所司存例、勾勘得的者、而未蒙裁下、今撿仁壽二年以往、頻經恩蕩、不可更勘、但自齊衡元年、勘作帳以申返抄、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依請、

齊衡三年三月八日[格七]

又云、應勘太宰府所進調庸度帳事[格七ノ九十]

右得民部省解偁、主計寮解偁、撿案內、去承和四年、件帳違例始注未進、自爾以來返却不勘、于今十九箇年、而省今年四月十九日符偁、太政官去嘉祥二年八月三日符偁、得太宰府解偁、准例管內諸國調庸、撿收府庫、隨用出充、即修用度帳、副調帳進官、所司勘「會」兩帳、知無未進、乃放返抄、因茲雖有未進、備注全數、不顧後累、唯勘事成、未進之責、具著格條、府司雖苦催勘、弊民猶致欠逋、然則依實言上、亡應穩便、望請、不獲已所致之未進、即注用帳、濟事之國、

且給返抄、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依請者、須勘年々帳申送返抄、而仁壽三年以往、頻經恩蕩、雖有（年々〔格〕）勘出之責、而無公家之益、望請、始自齊衡元年、將勞勘申、但不會赦之色、惣截後年返抄、然則勾勘省煩、官物無失者、令依解状謹請 官裁者、右大臣宣、依請、但須其用度帳、雖注未進、猶復勘會、同載返抄、若當年未進、來年不究納、明年用度帳、猶注未進者、令移主税寮、沒國司公廨、兼辨備未進、一如（太書五十一）去年五月十日格、

齊衡三年五月廿七日〔格七〕

太政官符五畿內諸國司

應調帳一通每年進穀倉院事

右得彼院解偁、太政官元慶五年五月十一日下五畿內諸國符（被カサ）偁、後院解偁、（下七右）主計寮式云、畿內諸國、所進調錢、勘（無サ）定調帳之日、「其」（具寫〔式〕）錢數、移送穀倉院令（納〔式〕）進者、而彼寮曾不勘送、因茲撿納日、進未難知、既收物實、何無其帳、望請、准大藏省調帳、一通加官外題、被下院家、但所司勘定之數、調帳勘畢之日、依式令移、謹請官裁者、從三位行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陸奥出羽按察使源朝臣多宣、依請、而件等國、頃年之間、乖忘官符旨、曾不進件帳、因茲納物之院、難知進未、望請重下知件等國、叶期令進件帳、勘知進未之數者、右大臣宣、依請者、諸國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左少辨藤原朝臣　　右大史菅野朝臣

延喜十五年七月七日

税帳

税帳枝文

目錄帳　公廨處分帳　文殊會帳治部　神封租帳神祇　救急帳　倉付帳　燈分帳治部　三寶布施稻帳治部　國分寺雜稻帳治部　修理國分二寺料稻帳治部　國分二寺造物帳治部　四度使帳　神税帳神祇

主税式云、勘税帳者、先據去年帳、勘會今年帳、次計會出擧、租地子、驛傳馬、池溝、救急、公廨夷俘、在路飢病、及倉附等帳、次亦待神祇、兵部、主計、玄蕃、左右馬等官省寮移、然後返抄送省、若當年勘出物、大國滿一萬束、上國八千束、中國六千束、下國四千束、即返但(租穀)帳、但造損益帳一通留寮、仍錄返出中省、某未納并交替闕、及去年勘出物未塡者、雖是束把、亦猶返帳、唯當年勘出、不滿差數、即顯勘出、不須返帳、(式元)(見〔式〕)

不能進署省勘文事

右、左大史海宿禰業恒仰云、右中辨藤原朝臣有相傳宣、左大臣宣、奉　勅、主税寮勘税帳、式所稱返帳事、彼寮大允下房三與寮官互有所申、依宣旨各進勘文、爰讃岐介伴宿禰彥眞重

總省式部省也
弘仁式

進房三勘文有誤失之由解文、幷件式勘文等、宜仰惣省令定申其理非者、撿件寮弘仁式（税上參看）云、凡勘稅帳者、先據去年帳、勘會今年帳、次（計歟）會出擧、租地子、驛馬等帳、訖待神祇、治部、主計等移、乃造損益帳二通、申官省各一通、然後返抄送省、若當年勘出大國滿一萬束、上國八千束、中國六千束、下國四千束、即返帳、但造損益帳一通留寮、仍錄返由申省、其未納幷交替欠、及去年勘出物未塡者、雖是束把、亦猶返（帳カ）。唯當年勘出、不滿差數、及餘年中出擧雜用之外、所殘穎不糙之類、並顯勘出、不須返帳者、案之、此式至于勘當年稅帳、隨勘出有無多少、或放返抄、或副返由、寮解返却其稅帳、令改正塡納之式也、細而言之、其義有四、無勘出之時、造損益三通、返帳送省、是一、勘出不滿差數之日、載勘出於返抄放之、是二、所謂未（納カサ）文不滿差數、不須返帳、幷貞觀格稱稅帳返抄、載徵物下國等也、又當年勘出、滿差數者、造損益一通留寮、副返却帳、申返本帳、是三、案其返帳字、是返本帳之意也、何者、返抄之義、無勘返之謂也、今對返抄之文、立返帳之文也、次復貞觀（况サ）（三年六月廿一日ト五年十二月廿五日）、延喜格式（格七ノ八十六ト格七ノ九十五）、迭引返抄之文、爲返本帳之義乎、又未納交替欠、去年勘出未塡者、日（省サ）須造返去帳、申返大帳、而令改正塡納、是四、故以此四義、爲放返抄與返本帳之式也、但返却帳成文、雖不見此式、案其理致、是錄返由、申省解文也、何者勘出色目、注顯此帳、是錄返由之義也、造帳之樣、既修以解、是申省之意也、即載返却帳稅帳、相（共サ）其申返色、不待後年、年內塡納、可請返抄、何者、此式上稱當年、下云去年、既依去年物、惣返

交替式貞觀交替式弘仁十三年八月廿五日官符也

當年帳、可謂塡納之期各不可及明年、加以今有諸使皆責返抄之文、律立諸使妄干他事之（職制十五右）制、案其如此、使不請返抄還國者、不可預釐務、既不預釐務、何課畢使事乎、爰知使請本帳還國之後、改正塡納、請其返抄、可預釐務、是皆使事法式、有限之故也、又稱去年勘出者、當年勘出、不滿差數之時、載於返抄下國之後、明年稅帳、進官之日、猶不塡納之謂也、所謂下文、稱顯勘出、不須返帳者也、又以未納交替欠之句、置去年兩字之上者、斯蓋謂當年未納交易欠也、就中交替欠者、據交替式、隨欠物數、有徵塡限、於未納者、水旱之年、蒙裁許所注不（未サ）納者也、有徵牵法、勘合帳面、不可返帳、此式所稱者、不經言上、不蒙裁許、所注載也、仍返帳之後、早可塡納、凡此式元意、皆是留非當年之事也、管見所及不出外、而今省勘申旨、或以（時サノイ）被返本帳、號返却帳、或以使預上日、稱勘畢之義、或以格式外例、爲案此式之備、或以有未（謂カナ）納交替欠之句、爲難塡納、勘出物之調、或以舊年勘出之格意、爲案讀此式之證文、近則寬平（格七ノ）（八十七）六年格、舊年勘出、依非當時、雖未塡納、而不責返抄、而偏引此格、不詳塡納當時勘出之理、即案云、至于返却本帳、專非國宰之苦、爲公爲國、無損無益者、既爲當時勘出之物、可塡而不塡者、是爲公有損、爲國有益、理之未盡、一端如此、仍不能進署、粗錄別狀、勘申如件、

天曆四年九月十六日　　少輔惟宗朝臣公方

件勘文依中納言藤原元方卿仰、催勘、奉依權大輔伴彥眞宿禰、偏執卿論云、件式意爲舊年勘出也、

非可謂當勘出、是甚不當論也。仍不奉、同亦々可案撿者、

主税式云、非。官符、輙減正税數者、返却其帳、令更改正、然後勘之、但除耗之分、不在此限、

又云、諸國税帳返却帳、雖多年帳、一度下而每年造申、不得惣造一卷、

又云、租税帳益帳者、以堅厚熟紙書之、即其縫、皆注其國某年其帳損益帳、

又云、正税倉附帳、租目錄帳、同損益帳、三年一除、官舍幷池溝、十年一除、

又云、諸國税帳、不立用別納租穀幷租舂粁及例交易雜物直者、返却其帳、

民部式云、穀倉院所納穀者、載京職税帳申之、其匙二枚者收掌、糒庫匙亦同、

又云、進正税帳者、皆限二月卅日以前、並申送官、但西海道諸國幷島、二月卅日以前、送太宰府、府以加覆勘、五月卅日以前申官、

貞民格云、應正税返却帳、以寮解加省押署事

右得民部省解偁、主税寮解偁、謹案、太政官去天長四年十二月二日符偁、正三位行中納言良峰朝臣安世宣、如聞、税帳、大帳、返抄、民部省勘載徵物、爲例申官、官更轉寫、下符彼國、轉寫之間、動名錯謬、觸類有疑、於公益宜自今以後准返却帳、副省解下知之者、望請因准件符、不改寮解、加省押署進官、即下諸國、仍請處分者、省依解狀謹請　處分者、右大臣宣、依請、

貞観三年六月廿一日〔格七ノ八十六〕

延民格云、應科責不勘正稅帳諸國司事

右得民部省解偁、主稅寮解偁、謹撿式偁、進正稅帳者、諸國二月卅日、太宰管內國島、五月卅日以前者、此誠所以辨去年雜用、知國內官物者也、今諸國遠者廿年以下、近者五年以上、或默而（移〔格七ノ八十七〕）不進、或進而不勘、因茲載（而〔格五十六〕）結解帳、每年申送、而依無科責猶致緩怠、更替時稅之後、纔勘去（事ナ）年帳、雖勘出物、其數千萬端、謂非當時只事、（規避、徒有勾勘之煩〔格五十六〕）曾無塡納之勞、後任之吏、慣其如此、寄言前司、（上〔格、下文〕）無心勸勘、夫正稅者、國家之資、非常之備、若有急用、何得勘申、望請殊立科條、嚴誡將來者、省依解狀、謹請官裁者、左大臣宣、奉勅、（將〔下文〕）依請、今須件帳一任之內、或過時不進、或雖（且〔格〕）進不勘之（是セ）（帳〔格〕）輩、遷替之日、雖進解由、返却不收以懲後人、唯依舊年欠、須未塡納、請取返却之國論實、。（也〔格〕）勘濟公文、雖無返抄、理非可責、假令未及勘當時之帳、而勘濟前司公文、八年以上者、從政匪解勤、公可稱、若有辨濟塡納、請取返抄、四年以上者、擢於等倫、特加褒弊、（賞セ）

寬平六年九月廿九日〔格七ノ八十七〕〔本書五十六寬平六年十月十四日主稅寮解〕

太政官符　民部省

應返却不立用別納穀幷租舂𥡴及交易雜物直之諸國稅帳事

右撿案內、別納租穀之數、去延喜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每國立限、（符ナ）田租舂米之國、同十年六月十九日、改定已畢、又年𥡴交易雜物「雜」詳載式條、而或國司等、乖違格式、不割置別納之數、不勤

別納穀充位祿王祿事
租舂米行諸衛大粮事

備租舂之色、位祿王祿、度年不行、諸衛大粮、逐日難納、加之年新交易物、頻言上正稅用盡之由、曾無貢進物實之勤、恣充國中之雜用、既忘公用之闕乏、不立新制、何改舊、右大臣宣、奉勅、件等三色之新、若有不立用稅帳者、宜返却其帳、令塡〔愼カ〕將來者、省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延喜十一年二月十五日

太政官符民部省

雜事二箇條

一應依格所勘濟稅帳、八箇年內、改入前任〔任脱カ〕。終一年、當任三年事

右得彼省去承平五年正月廿九日解偁、主稅寮、去年二月五日解偁、謹撿寬平六年九月廿〔廿六左〕九日格偁〔上文〕、得民部省解偁、主稅寮解偁、謹撿式偁、進正稅帳者、諸國二月卅日、太宰管內國島、五月卅日以前者。此誠所以辨去年雜用、知國內官物者也、今諸國遠者廿年以下、近者五年以上、或點〔默カ〕而不進、或進而不勘、因茲截〔去カ〕結解帳、每年申送、而依无科責、猶致緩怠、吏替時、移之後、纔勘古年帳、雜勘出〔物〔上文〕〕其數千萬、而謂非當時只事〔言〔上文〕〕規避、徒有勾勘之煩、曾無塡納之勞、後任之吏、慣其如此、寄事前司、無心勤勘、夫正稅者、國家之資、非常之備、若有急用、何得勘申、望請、殊立科條、嚴誡將來者、省依解狀、請〔謹〔上文〕〕官裁者、左大臣宣、奉勅、

依請、今須件帳一任之內、或過時不進、或雖進不勘之輩、遷替之日、雖進解由、返却不收、將懲後人、唯依舊年欠、猶未塡納、且請取〔上文〕。返却帳之國論實、是勘濟前司公文也、雖无返抄、理非可責、假令、未及勘當時之帳、而勘濟前司公文、八年以上者、從政匪懈、勤公可稱、。特加褒賞者、若有辨濟塡納請取返抄、四年以上者、擢於等倫〔上文〕今依此格、勘前司以往稅帳之諸國司等、偏謂不勘任中帳、任意注載、不擧欠失、兼亦加致非用稅漏、如此違濫、觸色數多、乃競及歟申无正稅用殘之由、減省出擧、免除年料例交易雜物、是則不勘當任帳之所致、後司之時、勘帳之日、只下宣旨、置之懲徵カサ物、然而前司以往誰以辨塡、抑太政官、格七ノ九十寬平九年六月十九日、下太宰府之符、立應先勘當任公文次勘前司時帳之制、雖縱下令之處、彼是各異、此名サ而猶布政之道、遠近一同、時務所宜、何不准的、仍預勘往年稅帳八箇年之中四年、依舊漸々勘來未サ四年、全入令サ勘前司任終年與當任三年、但勘舊帳之日、若有勘出者、任彼格、直加徵於新帳、然則官物之數全存、例進之色無闕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者、式云、偏隣勘八箇年稅帳、雖預賞例、縱如上格、有辨濟塡納、請取返抄四年以上者、擢於等倫、可加褒賞、□□然則上格、此符案二條、請可備朝議、

一應拘不勘任中去年稅帳國今年出擧租帳事

右得彼省去承平五年正月廿九日解偁。主稅寮解偁。檢延喜五年十一月廿九日格偁、格七ノ九十五 二〔格〕四度公文進官。之期、各立章程、違闕之科自有恆典、而或國經目サ年〔格〕。不進、或國過期僅進、仍每有解事、雖〔格〕勘會文簿、所司常稱未進公文、不得勘申其事、政之擁滯莫不由此、今檢案內、去實錄十

年八月廿〔格、五十六亦司〕一日、立國司受使、無返抄歸任、所停釐〔務〔格〕格无〕奪〔俸〕祿之格、又寬平八年十一月廿
〔三无〕一日、下四度公文使違期不上道者、解却見任之符、然則件公文、違期及无返抄者、科責〔格无〕
之法、先格後符、重疊嚴峻、而頃年國宰解緩、專忘遵行、若非加懲誡、何以肅〔格〕怠慢、左大臣宣、宜早
〔却〔一本、格加州本〕〕仰下四度公文一切合〔令勤〕期、若有慣常猶致違闕、必將〔格〕科處、不會〔督〔格加州本〕〕寬宥、又國司申請之事、相
觸公文之色、自〔白〔格〕〕非勘據、何輙辨定、仍須未進公文之間、更不理其所申者、是尤未進
公文不能勘會之故也、抑公文之中、稅帳爲本、自餘之帳、皆其枝條、勘濟之勤、宜先其本、
而今請調返抄之國、下勘出擧租兩帳不勘稅帳、至于減省出擧、免除年料例交易物、以
〔未カサ〕來勘帳、備其勘會、未交勘之帳、非无錯繆、因茲所司雖陳帳未口之由、而官省之責不許、
執申送年月、後勘帳之日、乃知欠失、脫〔漏脫カサ〕。非用等之色、仍須不勘任中去年稅帳之國物、勘
今年出擧租兩帳、然則公文无憑虛之用、勘據得覈實之使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者、
以前條事如件、省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左〔符宣ト〕右少辨大江朝臣〔朝〔符宣抄十ノ六左承平六年十一月廿九日宣旨〕〕綱。　　左少史檜前宿禰忠明
承平七年五月五日
太政官符民部省
應以職稅文〔移カサ〕勘會諸國稅帳雜交易物事

交易使

器作兒

延喜十一年

右得修理職解偁、謹撿案內、從諸國可進納魚、海藻、檜皮、赤土、石灰、紙、商布、藁等、每國率充物數、下知官符早畢而或國爲省物煩、不立用直物、或國乍用直物、不進正物、就中相摸國、年料交易、石灰厚紙千百五十張也、而惣計去延喜廿年以降、承平以往十四箇年、未進二萬五千張、言上於官之日、令下勘主稅寮、即彼寮勘申云、延喜元二三四箇年料、別年立用稅帳已畢者、注上件事由、以去承平四年八月廿九日給口責官符亦畢、而彼時之吏、或以其身卒去、或以得放還歸京、遂積未進、更無究濟、又安藝國檜皮、年料七百圍也、從去承平元年至于同六年料、四年千百圍、更忘進納、専無辨塡、仍以今年八月十三日申下譴官符、令請彼國守從五位上葛井宿禰清明、即其請文偁、去承平元二三四五 幷五箇年料、前司守從五位上高階眞人惟明任中未進也、即五箇年料、立用稅帳已畢、然而不運進一圍檜皮、仍交易使、具注其由言上畢、然則後司守葛井宿禰清明、非可辨進也者、從貪官物、爲國宰已被自犯也、凡如此違濫、令脫漏公物故者、不求職移文、暗勘合稅帳之所致也、望請官裁、被下宣旨於所司、准以器作兒役畢、稅文勘會於大帳之例、以職納畢移文、將勘合彼帳、然則絕失官物之計、兼令究濟件雜交易物、若不立用直物者、依去延喜十一年十二月廿五日官符旨、令返却稅帳、將塡將來者、從二位大納言兼行民部卿中宮大夫平朝臣伊望宣、宜仰所司、以職移文令勘會諸國稅帳、省宜承知依宜行之、符到奉行、

右少辨源朝臣　　右大史大窪宿禰

天慶二年閏七月五日

稅帳勘二合相折（置當年輸取雜用、）部歟下同

置中都合數、取先都合數、殘此年輸數也、

置後都合數、除先都合數、殘（爾）加見用穀穎數、即可見二年輸穀、

置後見納穀、加見用穀穎、取年輸穀穎、可見先都合定見納穀穎數、

置後定見納動用穀數、加見用穀、除年輸租穀、可見都合定見納動用穀數、

置後定見納動用穎、加見用穎、除年輸穎、可見先都合定見納動用穎、

勘解由使勘判抄

四度公文幷返抄事

大宰藤當幹

判云、件未勘濟四度公文、幷諸司用度帳、前司當幹朝臣、爲後司被放還畢、須見任相承勘濟、

延喜六年判

伊豆永原與影

又云、件未勘濟年之四度公文、大帳調帳者、主計寮勘申狀云、延長七八、承平元年、請調庸惣返

抄了者、朝集帳者、放許前司了、主税寮勘申狀云、延長七八、承平元年、幷三箇年稅帳勘濟已了者、並不可更論、承平二年者、前司任終、並須後司勘濟、（承平六年判、）

河內源榮望

又云、不勘究間、前司去任、須見任相承、延長二年以往者催勘了、年々使幷雜掌等令勘濟、同三年者、前司任終之年、並後司辨勘、（延喜五年判）

駿河惟原峯兄

常赦判云、未勘濟息、前司會赦、須見任相承催責、年々使雜掌等勘濟、莫拘前司、判、年々四度使、未請返抄例、

判赦判云、令使者申請、使者身宛（死ヵ）、若得解由、同時官返與解由、更相共請、待畢放還、

筑後紀宗守

又云、前司同任、及見任相共催使者、令請取返抄、待畢放還、但稅帳若有返却帳者、不可更論、（貞觀十三年判、）

伊賀源昭

又云、前司被放還了、須後司辨濟、（承平四年判、）

豐後前司[illegible]世武

常赦判云、未請之怠、同在恩前、亦須後任相承、令年々使專當郡司等請進、莫拘前司、（延喜十二年判）

租帳

租帳枝文

租交名帳　品位田帳　不堪坪付帳　沒官田帳　地子帳

（上一左）主稅式云、勘租帳者、皆據當年帳、即通計國內、十分以得七分已上爲定、若有不堪佃者、聽除十分之一、如過此限者、各申官聽裁、其神田、寺田、布薩戒本田、放生田、敕旨田、公廨田、御巫田、釆女田、射田、健兒田、學校田、諸衛射田、左右馬寮田、飼戶田、賜急田、勸學田、典藥寮田、節婦田、易田、職寫戶田、膂力婦女田、惸獨田、糒瀨功德田、造船瀨料田、並爲不輸租田、其位田、職田、國造田、釆女田、膂力婦女田、賜田等、未授之間、及遙授國司公廨田、沒官田、出家得度田、逃亡除帳口分田、乘田、並爲輸地子田、自餘皆爲輸租田、

（上卅四右）又云、諸國租帳、注過分損幷過分不堪佃田者、返帳令改正、然後勘之、

班符未下間、暫置勘出、勘濟租帳事

應班符未下間置勘出、勘濟永觀元、寬和元二、永延元幷四箇年租帳事

右得尾張國雜掌尾張成安、去永延元年七月十日解狀偁、謹撿案內、授田授口帳、合期勘造、進官先了、方今請官省外題、擬勘濟公文之間、主稅寮勘返偁、班符未下之國、租帳、非蒙宣旨、輙

不勝勘濟者、雜掌徒把（抱カ）公文、辛（告カ）苦寮底、望請官裁、被下宣旨、班符未下之間、置勘出、將以勘濟件年々租帳、省事煩者、權右中辨菅原朝臣輔正傳宣、大納言源朝臣雅宣、依請者、

永延三年十月廿三日　左大史多米宿禰奉

應班符未下間、暫置勘出、勘濟正暦四五、長德元二并四箇年租帳事

右得備前國雜掌右生吉倫解偁、謹檢案內、介從四位上藤原朝臣中淸、着任之後、爲勘濟公文、差雜掌等、令勘濟四度公文、受作租帳、請官省外題、勤勘濟之間、主稅寮返難（合勘カ）云、班符未下之國租帳、非蒙宣旨、輙難勘濟者、勘返之旨、尤有其理、抑此國授田授口帳、令勘期迫、進官先了、方今雜掌把（抱カ）公文、辛苦於寮底、資糧已盡、勘濟無期、望請官裁、被下宣旨於主稅、班符未下之間、暫置勘出、件年々租帳、將省公文之煩者、左中辨藤原朝臣說孝傳宣、中納言藤原朝臣公任宣、依請者、

長保三年十二月廿五日　右大史石城文信

出擧帳爲見錯誤之、

雜「維」（衍カ）稻帳

公式令云、文案、詔勅奏案、（義解云、謂便奏小事、不必常留也、）及考案、補官解官案、祥瑞財物婚田、（義解云、謂婚者、五位以上妻妾名帳也、田者田籍田圖）良賤市估案、如此之類常留、以外年別撿簡三年一除之、其錄事目爲記、（義解云、謂與上條納目同例、假令、爲記也、）

此義解文依令有限滿准除之上

云、除去年事條、合若干條、制注云、其事之類也、其須爲年限者、其事留納、其滿准除、義解云、謂長令、准合簿者、是三年一除之書、而事有縣遣、應須詢問其人、差使先向外處者、計其還程、更亦留納之類也、

勘解由式云、年終帳以弘仁十三年、天長四年爲證帳、自餘三年一除、

政事要略卷第五十七

政事要略第五十九　交替雜十九

雜傜事 傜事又見事力部、附婦女被差課事、

蠲除事 事多男父免課役、事見此中、

事力事

遷替送丁事 〔下文〕依犯解任者、不在給限事附出、

官物事 勘出附出

禁斷犯用官物事 斷罪付出 逢赦之「事」（文ナ）在此中、

赦書事 付出、應原免赦後在任吏赦前雜怠事、赦情并昧爽以下勾義糺彈赦降事、

賻物事 付出、殯斂事、藏人所出納小舍人喪病癬事、

准上條者歲役條歟

如斯之類下令集解作載在令條依文稱外明知非傜者非何者若此之類不入雜傜之文屬在何事云云

○雜傜事（傜事、又見事力部、附婦女被差課事、）

賦役令云、正丁歲役十日、謂、於京役者、（之〔義〕）即不給公粮、若留役者即官給也、若須收庸者、布二丈六尺、謂、其收庸者、須隨鄉土所出、不可以布爲一例、也、一日二尺六寸、須留役者、謂、正役之外、更名留役也、滿卅日、租調俱免、役日少者計見役日折免、謂、租調混合、惣作卅分、以卅分之一當一日之分、計役日折免也、通正役、並不得過卅日、（卅〔義〕）次丁二人、同一正丁、謂、次丁一人、歲役五日、若收庸者、布一丈三尺是爲一常、其留役十五日者、租調俱免也、中男及京畿內、不在收庸之例、其丁赴役之日、長官親自點撿、并閱衣粮、謂、歲役日粮、及往還程粮也、周備、然後發遣、若欲雇當國郡人、謂當國。（之〔義〕）當郡之人也、及遣家人代役者聽之、謂、奴婢亦同也、劣弱者不合、即於送簿名下、具注代人貫屬姓名、其匠欲當色雇巧人代役者、亦聽之、

又云、令條外雜傜者、謂、傜訓役、其正丁次丁歲役日數、在於上（玉〔義〕）條、皆立明文、即至雜傜不入此限、故稱外而起之、凡調庸之外、國中諸事不論大小、惣爲雜傜、其役法者准上條、次丁減正丁之半、中男減次丁之半也、每人均使、惣不得過六十日、

集解釋云、傜訓役也、音餘招反、其次丁雜傜減正丁半、少丁減次丁之半、何者、唐令烽條云、取中男配烽子者、免雜傜、故同一正丁、但格、中男出作物者、然則調及雜傜並无跡云、令條外謂除正役十日外、送驛傳、修理隄防壞類、惣不合過六十日也、也、或說、修理隄防、營造官舍、如斯之類不入雜傜、雜傜之文屬在何事、所謂酷吏深文、豈准刑獄乎、穴云、中男四人朱云、問、雜傜之人給公粮、不火給廝（又〔集〕）丁不也、津橋道路、每年起九月半、當界修理者、不知如此之類、皆以雜傜可役何、凡雖水旱恩復、年不免（合〔集〕）雜傜何、古記云、問、每人均使、未知課不課、（其〔集〕）皆使不、答、正丁六十日、次丁卅日、少丁十五日、令使、問、令條（外〔集〕）未知外字之意、答、田令云、某舂米運京者、賦役令云、調庸運脚、均出庸調之家者、軍防令云、軍團倉（庫〔集〕）損壞須修理者、十月以後、聽役兵士者、又條云、城

隍崩頽者、○役（兵士修理、若兵士少及无者、聽役人夫所〔集〕）人夫、皆不得過十日者、又條云、蕃使出入、傳送囚徒及軍物、須人防援者、
皆量差所在兵士遞送者、又條云、其城堡崩頽者、役當處居戶、隨閑修理者、營繕令云、貯庫
器仗（功〔集〕）、有生澁綻斷者、三年一度修理、在外者、役當處兵士及防人者、又條、營造雜作、應須
女巧者、皆令本司（宮〔集〕）造、若作多及軍事所用量、謂不濟者、申太政官役京內婦人者、又條、京
內大橋、及「當宮門」（宮城門前〔令〕）橋者、並木工（寮〔令〕）修營、自餘役京內人夫者、又條、津橋道路、每年起九月半
當界修理、十月使訖、（〔令〕无）其要路陷壞停水、交廢行旅者、不拘時月、量差人夫修理、非當司能
辨者、申請者、又條、近（差〔集〕）「河及」大水有隄防之處、國郡司以時撿行、若須（先〔令〕）修理、每秋收訖、量
功少、自近及遠、○人夫修理、其（要〔令〕）暴水汎溢、毀壞隄防、交爲人患（所役〔集〕）者、隨即修營、不拘時限、應
役（及征人〔令〕）五百人以上者、且役且申、若○急（流移人〔令〕）者、軍團兵士、亦得通役（官〔令〕）、○不得過五日者、捕亡令云、囚
「流人移鄉人、及」（提〔集〕）防人、衞士（士〔集〕）、仕丁、○逃亡者、（共サ）經隨近國司承告之處、下其「防里五」（鄉里隣〔令〕）（坊〔集〕）保、令加
訪投（捉〔令〕）者、又條、有（投サ）盜賊牽隨近兵、○及夫、登其（此〔集〕）追捕者、雜令云、取水漑田皆從下始、即須（將〔集〕）脩
治渠堰者、先（他サ）役用水之家者、以上諸條、皆○令條之內、不在雜傜之限、但臨時○有事、假令
新〔條〕
作雜池隄、及倉庫池界路橋御贄（揭贊送〔集〕）「遞」公使上下遞送從馬等類、皆是充雜傜也、又有令條內（賦役〔集〕）
充雜傜役處也、田令云、「云」（比田〔集〕）（官田〔令〕）依式、斷功（料〔集〕）上役之日、國司仍准役月閑要、量（須〔令〕）事配遣者、○令云、
供京藁藍雜用之屬、每年民部（事〔集〕）、預於畿內斟量科下者、又條、爲公事、○車牛人力傳送、而令

條不載者、臨時聽勅者、醫疾令云、藥品施典藥、年別支料、依藥所出、申太政官、敢下令隨時收採者、又條、國輸藥之處置、採藥師令以時採取、其人功取當處、隨近下配支者、營繕令云、官船行用、若有壞損者、隨事修理、若不堪修理、須造替者、預料人功調度、申太政云〔集〕官者、廐牧令云、「牧馬須按印」須校印牧馬〔令〕者、先盡牧子、不足量須多少取隨近者充者、喪葬令。皇親及五位以上喪者、。臨時並〔集〕「撿送喪」給送〔集〕葬夫者、和銅五年五月十六日格云、國司不乘驛傳而向下者、長官馬七疋、判官以下五疋、史生二疋、其還代者、長官馬廿疋、夫卅人以下、節級給之、其郡司向京國公事者、並給馬夫、其取海路者、水手准陸夫數以下、諸條並是充雜傜耳、一云、除十日役以外、役サ皆充雜傜、此爲長、但運調庸舂米、幷須修治渠堰者、先役用水之處者等、並不在雜傜之限也、

弘民格云、勅依令、雜傜者、每人均使、惣不得過六十日、如聞、京國之司、偏執斯「法」旨〔次文〕、差科之限、必滿六十日、是以富強之家、輸財物以酬直、貧弱之輩、役身サ自力而赴事、貪濁之吏、因而潤屋、中外之民、於焉受弊、薄賦輕傜、豈斯之謂乎、自今以後、宜以卅日爲限、均使之法、一如令條、其中二〔次文〕亨无。無事之歲、不必滿限、班告遐邇、令知朕意、主者施行、

延曆十四年閏七月十五日〔亨祿三代格十七ノ十四載之作閏七月五日非〕

交替式云太政官符應雜傜均使事

右撿案内云、延暦十四年閏七月十五日、勅書偁、雜傜、每人均使、惣不得過六十日、如聞、京國之司、偏執斯旨〈法〔上文〕〉、差科之限、必限六十日〈滿サ　十四〔貞交〕〉、是以〈依令〔貞交〕〉强富〈富强〔貞交〕〉之家、輸財物以酬直、貧弱之輩、役自力〈身サ〉而赴〈越サ〉事〈〔貞交〕同〉、貪濁之吏、因而潤屋、中外之民、於焉受弊、薄賦輕傜、豈斯之謂乎、自今以後〈右〔貞交〕〉、宜以卅日爲限、均使〈下文〔貞交〕〉之法、一如令條、其中〈上文、貞交〕无〉無事之歲〈年サ〉、不必滿限者、今被大臣宣偁、奉勅、法令一出天下遵行、如有違越、法設科條、如聞、諸國差科甚乖均平、何則富强之民、賂入輕傜、貧弱之輩、還〈徒〔貞交〕〉苦重役、或前年未役、後年更科、或不役其身、徵斂傜分、如此枉濫、不可勝言、非唯犯法蠹民、兼〈傷〔貞交〕俗〔貞交〕〉復化敗〈敗流〔貞交〕〉、此而不糺何〈下〔貞交〕〉、弊宜重〈輕イ〉、知嚴加捉搦、仍須計帳對勘之日、察其貧富强弱、均平差科、無有偏頗、年役一點、不得輙替、若不悛前過、復有後犯、國司科違勅罪、牓示村邑、令民庶知、

承和五年八月廿九日〔貞觀交替式〕

太政官符〔亨祿十七ノ十五〕

私記云、貞民格應〈目サ〉復百姓傜事、

右被右大臣宣偁、稽〈覈〔實〕〉今月七日詔旨、百姓傜宜復〔三實、亨〕十日。者、

。專任國司之自爲、實非公家所考覆、而或牧宰等、偏稱傜民不足、好用〈用〔實亨〕〉功粮、論之政途、豈〈是則下恩一時、垂制永年、但傜役人者、〔亨三實〕〉云良吏〈平〔三〕〉、宜乃眷公事、務廻方略、令民心深息肩之悅、國政少乏。稅之費、

貞觀六年正月九日〔亨祿格十七〕

私案令云、正丁歲役十日、須留役者滿廿日〈卅〔令〕〉、租調俱免、通正役並不得過卅日〈卅〔令〕〉、次丁二人、

薄德下類聚國
史百七十一有
靡昭兢心未高
至和有虧咎徵
荐臻頃者坤德
十八字亨祿三
代格十七ノ十三
四仝昭作照

同二一正丁一者、此外役使、故云、令條之外、雜徭者每人均使、惣不レ得レ過二六十日一、據二撿此等文一、稱二六十日一者、只爲二正丁一生レ文、次丁雜徭〓准可レ知、此文稱二六十日一者、依二貞觀格十日一耳、嚴加二捉搦一者、投搦之訓、可比、
(弱ヵ)(老ヵ)

弘民格云、勅、凡百姓、身役十日以上免レ庸、廿日以上、庸調〔集十三ノ十八〕俱免、○(役〔集、亨〕)日雖レ多、不レ得レ過二卅〔亨〕日一、其役廿日、乃給二公粮一、即筑紫之役十九日、即廿日以上、皆同二上文一、〔後紀廿二ノ六左同亨祿三代格十七ノ十四ノ左〕若レ應レ役二匠丁一者、國司預點二定匠丁一、用二十丁一爲二一大一、給二廝一丁一、二役之日、乃給二公粮一、還國之時、當レ酬二功直一、其一番役日雖レ多、不レ得レ過二五十日一、
(以〔亨〕)(上ヵ)(火〔亨〕)

慶雲三年二月十六日前格〔亨祿格十七〕

貞民云、詔、朕以二非虛一、不レ紹二睿業一、道謝二藏用一、化慙二中孚一、春氷競々日、愼無レ勸、秋駕懍々、夕惕何忘、而薄德傒叙、山崩地震、妖不二自作一、咎寔由レ人、疑是入政或乖、一物失レ所歟、靜言二厥過一、責在二朕躬一、寅〔逸史〕叅提二天威一、無レ忘二鑒寐一、其天下狴犴、有二寃滯一者、有司覆二審情狀一、令レ得二申理一、又收葬道橫、掩レ骼埋レ齒、班白不レ提、捐事使人、老丁之徭、永從二寬免一、八十以上、及鰥寡孤獨、不レ能二自存一者、節級賜レ。早以頒示、咸使二聞知一、○
(殘ヵ)(物ヵ)(指ヵ)(入ヵ)(告〔逸史〕)(矣〔國史〕)(〔亨〕无)

天長五年七月廿九日〔類聚國史百七十一亨祿格十七〕
太政官符〔亨祿三代格十七ノ十六〕

貞臨格云。應レ免二伎樂百姓一事　(徭二〔亨〕)
右得二治部治解一偁、雅樂寮解偁、百姓等申云、己等依レ例調二習伎

樂、而國郡司傜〔稱サ〕今年諒闇、差姓他役、望請、依舊被免件役者。依解狀、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依請、〔坊〔亨〕〕〔省〔亨〕〕

嘉祥四年正月十六日〔亨祿格十七〕

太政官符

應免役畢歸國匠丁傜事

右得宮內省解傜、木工寮解傜、飛驒國匠丁等申云、去年八月盡、今年七月、晝夜勤勞、專役寮下、如今事畢、歸向本鄉、而到國之日、國司依例、課當年傜、追責不止、已疲京都、即從國事、窮困之民、無由息肩、望請特准寬典、免當年傜者、省依解狀、謹請官裁者、左大臣宣、奉勅、依請、若不慎〔カサ〕「塡」符旨、尙差課、必科違勅罪、

貞觀六年九月十四日

太政官符〔亨祿三代格十七ノ十六〕

應免調健兒事

右得大和國解傜、依太政官去延曆十一年六月十四日符、差件弘兵格云、。人等、令守衞國庫、以五人爲一番、即分卅人作廿四番、一人所直六十箇日、而依〔上文〕延曆十四年閏七月十五日勅書、減省雜傜、卅日爲限、緣此分五人爲兩番、人數減少、不足分衞、更簡點之、加一倍者、恐傜丁欠少、不堪其員、望請、准承前兵士免調者、被大納言從三位神王宣奉勅、依請、山城、河內、攝津、和泉、亦准此、

選史欠載

宜下恐脱稱字

延暦十六年八月十六日〔享祿三代格十七〕

應重勘申諸國所申去年徭散事

右主計寮、去十一月八日勘申狀偁、省仰偁、官宣、諸國所申徭散帳、除進官下之外、惣計國斷料、乃爲三分、返其可許二分之事、宜勘申者、撿案內、件徭散帳、被度々官符仰、依弘仁十三年閏〔享祿三代格十六四十二〕九月廿日格、許可許之色、返勘申先了、而今只稱官宣仰可改勘也、其可返數、頗違格意、然則非蒙宣旨、何得改勘者、左大辨紀朝臣長谷雄傳宣、□大臣宣、宜重仰下早令勘申者、

延喜二年十一月廿七日

右大史御船有方奉

太政官符五畿內七道諸國司

應早速造進徭散帳事

右諸國徭人、雜散有限、而立用之數、彼此不同、至于差充、非無事疑、左大臣宣、宜下知國宰、令進件帳、仍須官符到後、五十日內、慥注其色、依實作進者、諸國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公行、

延長四年五月廿七日

太政官符應復當年徭十日事

右、太政官去十月十九日、下諸道符偁、今月八日詔書偁、其令天下州郡、半減今年徭役者、而或國宰等申云、庸之與徭、各可半減者、右大臣宣、奉勅、今案事意、徭役兩字、雖分爲庸徭之

由、非無舊說、而獨考雜徭之意、已有成文、須曹據嘉祥元年恩詔之例、只免半徭、不疑殆者、
諸國宜承知依宣行之、

寬平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勘解由使勘判抄

一徭事

隱岐前司吉備忠常

常赦判云、使勘云、高年侍人、以見丁可給、而以官稻下行云云、今撿件行高年者、百姓等代、掾良宗申云、徭丁尤少、無人充給、爲擅宗老所充物非入者所司須蒙官裁然後宛給、而輕(輙ヵ)以充行、科責難避、須見任申官聽裁、隨以物故、延喜十六年判、

無官符行日、次御贄徭丁

若狹平繼世

又云、前司之怠、事在恩前、須從原免、徵納徭分米、不充公用、不可赦免、須令前司幷同任及專當人備償、元慶元年判

同國藤數守

又云、募國使部、徭料所下稻、去年徭丁、皆役了者、須以後年徭補納、貞觀十五年判、

每年八月云々賦役令文也

○婦女被差課事 附出減折事、 六十三右

後宮職員令云、諸氏氏別貢女、其貢采女者、郡少領以上姉妹、及女形容端正者、皆申中務省奏聞、

同令、內侍司條伴云、女孺者、以采女幷氏女等補也、采女者、必仕主水。主膳司耳、（司〔集〕 令〔集解〕 集解十四ノ十六）氏女者、畢令仕縫殿寮耳、（而ナ）賦役令、仕丁條云、其女丁者、大國四人云々、釋云、養老四年格云、（三月十七日）仕丁、衛士、幷匠丁及厮並在役之日、免〔集解〕「无」當房雜徭、但獨女丁不稱也、（十月〔職員令集解六卷廿五〕）跡云、女丁充助丁事不見文、但免房內雜徭、朱云、女丁者（捨〔集解、國史〕）充厮丁不、大同元年。十三日官符云、應令貢氏女事、右云云、官途悤忙、獨難取給緩急之事、（怠〔國史〕）當有「同令」（集解无）援助、宜長者相補令得仕進、

同令云、每年八月卅日以前、計帳至付民部、主計計庸多少充衛士、仕丁、采女、女丁等食、

民部式云、衛士、仕丁養物者、隨鄉「土」（式无）所出、正丁七人半、惣所輸係分稻一百五十束、准當土（常ナ）沽價交易輕物、及舂米所得之數、専入正身、女丁ゝ同、

又云、貢采女郡者、各置養田三町、仍令郡司主帳已上作「差」（式无）其營種、各割獲稻、以充佃楷、所殘舂米、若交易輕物、送納其主、運賃便用稻內、路程僻遠、備費雖多、勿割二町之內、

又云、點女丁者、惣計諸國、不得過九十人、

又云、諸國所貢膂力婦女、免其房徭、幷給田二町、以充資粮、

戸令、三歲以下條、義解云、其女者非力役之例、

田令云、給口分田者、男二段、女減三分之一、（私案、依戸令、女者非力役之例、仍女（口カ）分田減於男歟、）

延喜民部格云、一應以京戸女口分田加給畿內男事

右正三位行中納言兼民部卿藤原朝臣冬緖、奏狀偁、戸令云、凡給口分田者、男二段、女減三分之一、然則女分可給一段百廿步、而天長給法卅步、至于承和、其數廿步、奏聞已畢、有議不行、此般所行、忽當廿步、今撿案內、京戸之女、事異外國、不知蠶桑之勞、都無杵臼之役、加以言其所當、最爲微少、名是口分、實非身潤、況亦公卿子女、王孫妻妾、得此尺土、其（有〔格〕）。何益、但畿內百姓、雖貢賦輕於外國、而傜役重於京戸、今豫計口分一段百步、又足（者〔格〕）支給以酬勞苦、事貴權變、政存弛張、如有守常不改、恐非通方之謂、伏請依件加增爲（多〔格〕）一段半。

以前從二位行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陸奧出羽按察使源朝臣。宣、奉勅依請、（元慶三年十二月四日、）

女被差課之役（二サ）、養物前後之定（注歟）、口分減折之事、具見上件之文、

寬弘二年九月廿一日、依師敎住件等事、

○蠲除事（多男父免課役事、見此中、）

賦役令云、人在狹鄉、樂遷就寬、（謂擧戸之人、即戸口求遷者、不可聽也、戸令既有此事、今此再發者、彼設就寬之法、此明賜復之制也、）去本居路程十日以上復三年、五日以上復二年、二日以上復一年、一遷之後不得更移、

附戶貫者復下脫三年二字并注文、三位以上當有又云二字、此條又在主要雜事部通可見

古記云、問、復與免課役、若爲其別、答、復者不限課役、雜徭悉免也、免課役者、或免雜徭、或不免雜徭、无定例、假令〔集解〕〇三位以上、父祖兄弟子孫、及五位以上、父子並免課役、如此之類无雜徭、又孝子等同籍、悉免課役、斐陁國課役俱免、如此之類、並合雜徭也、跡云、復謂令還本業也、去本居已絕其產業、故優復之〇業（其〔集〕）、除其調役雜徭（役〔集〕）、私案、漢書、刑法志云、師古云、復謂免其賦稅也、玉音方服反、史記、徒万家麗色、皆復不事、野王案、復、除也、謂不役也、漢書、給軍事勞者、復勿租稅是也、（在衣部、）復、音扶救反、左傳杜預曰、復、重也、野王案、復猶又也、（在彳部、彳音丑亦反、）案、復除之復、可作複字、只有重訓、无餘義之故也、

又云、沒落外蕃得還者、一年以上復三年、（謂、若被夷狄畧取、而得還者亦同〇（也、〔令〕））二年以上復四年、三年以上復五年、外蕃之人、投化（謂歸化也、）者復十年、其家人奴被放、附戶貫者復三年、（脫カ）〇三位以上父祖兄弟子孫、及五位以上（以サ）父子、並免課役、（〔令サ〕）（謂、爲男五位以上生文（父サ）、其婦女不同此例、其勳位者、准選敘令降法、但不帶五位以上者、不在此限〇（也、〔令〕））又云、舍人、史生、伴部、使部、兵衛、衛士、仕丁、防人、帳內、資人、事力、驛長、烽長、及內外初位長上、（謂无位內長上、准入此條、其外長上者、灼然不同、但勳位九等以下、預外長上者、理同初位長上、即亦合免也、）勳位八等以上、雜戶、陵戶、品部、徒人、在役並免課役、其主政、主帳、大毅以下、兵士以上、牧長帳、驛子、烽子、牧子、國學博士、醫師、諸學生、侍丁、里長、貢人得第未敘、勳位九等以下、初位及殘疾、並免徭役、其坊長、價長免雜徭、（謂取京畿人、故不勞庸、若取外國人、即合免庸、其坊令同里長、亦免徭也、）

太政官符民部省

白鳥鄉戶主戶口長上免課事

應免除彈正少疏大初位下阿蘇公廣遠輸調事

右得彼臺承平二年七月廿三日解狀偁、廣遠牒狀偁、廣遠、讃岐國大內郡白鳥鄉、戶主阿蘇豊茂（賦役十七右）戶口也、出自法曹、任於見職、而身帶初位、未免課調、謹撿令條、初位長上免課役者、今撿案內、式部省去延長四年以來、不造進季帳、若依先例、待季帳者、獨符到國、將期何年、謹□去延長四年五月十七日官符偁、阿波、讃岐等國勘籍人、暫以停止、但諸國雜色人、若有不獲止輩、隨本司申、將爲處分者、依件官符、諸司所申、雜色人等、不據季帳、特下官符、獨免課役、（國廿）是則令勸公之輩、無貢賦之煩也、今職事雜色其從事、而長上番上、勞逸差異、望請被早言上、免除課調者、廣遠所陳、非無其理者、中納言從三位藤原朝臣扶幹宣、奉　勅、依請者、省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右少辨源朝臣　　　　左少史善道朝臣

承平五年六月十三日

爲見長上免課例、載件符案、

勘籍

賦役令云、除名未叙人、免役輸庸、願役身者聽之、其應收庸者、亦不在雜傜及點防之限、（謂除名之人、輸庸之外、不得更亦點兵士及衞士。（也〔令〕））又云、遭父母喪、並免朞年傜役、

民部式云、諸國所貢、膂力婦女、免其房傜、幷給田二町、以充資粮、

三代實錄貞觀九年五月八日丙午勅定近江丹波兩國年中丁蠲符雜色人之數

又云、每年所載蠲符雜色人數、大國六十人、（式部省卌（卌サ）四人、治部省四人、兵部省十二人、）上國卌人、（式部省廿七人、治部省三人、兵部省十人、）中國卅人、（式部省廿一人、治部省二人、兵部省七人、）下國廿人、（式部省十三人、治部省一人、兵部省六人、）

又云、（太政官符〔亨祿格十七ノ廿〕）春季破除者全免、夏季破除者徵調、秋季（以サ）○後破除者全徵、（破除、義見年中行事季帳部、此條重在彼部、）

貞民格云、○應每年立限載蠲符雜色人數事

近江國一百人、（式部省七十四人、治部省六人、兵部省廿人、）

丹波國五十人、（式部省卅（廿イ）四人、治部省三人、兵部省十三人、）

右得民部省解偁、主計寮解偁、式云、勘大帳損益者、皆須相折損進、撿其損益、若損進同數、無所損（主計式）○益者、即申官省、返却其帳者、今案式意、相折去今年調庸丁、爲令有益有損、所立之文、但（亨）○至于符損、不責其代、而件等國、依蠲等（符サ）入不課雜色、近江國或年三百卌七、丹波國或年一百卅六、貞觀元年迄于今年、所損調庸丁、三千八百六十四、就中近江國三（二〔亨〕）千七百七十六、丹波國一千八十八、加以承和年中、近江國大帳定一萬四千一百卌（卌サ）三、丹波國（亨无）帳定七千五十八、以彼年符相折今年符、所欠調庸丁九千廿八、就中近江國五千（一百〔亨〕）六十四、丹波國三千八百六十四（亨无）丁、是則依蠲符、入不課丁數多例、進丁數少之所致也、夫隨時制宜、非無變通、司存之備、不可不申、望請自今以後、依蠲符入不課之丁、依件定聽、然則損進相補、貢賦無闕、仍請處分者、省依解狀、謹請官裁者、中納言從三位兼行左近衞中將藤原朝臣基經宣、奉（右〔亨〕）勅依請、

唐律作主司謂里正以上知冒戸情有課役無課役各與同罪

貞觀九年五月八日〔亨祿格十七〕

戸婚律云、應受復除而不給、不應受而給者〔唐十三〕徒二年、依令、人居狹鄕、樂遷就寬鄕、去本居「路程」〔唐无〕「十日以上」〔里外〔唐〕〕復三年、五「日以上復」〔百里外復〔唐〕〕二年之類、應給復除、而所司不「給」論〔唐〕〕不應受、而所司妄給者、徒二年、其妄給復除、及應給不給、准贓重於徒二年者、依上條妄脫漏增減、以出入課役、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贓重入己者、以枉法論、至死者加役流、入官者坐贓論、其不應受復除人、而求請主司妄得復除者、依名例若此監主爲犯、雖造意仍以監主爲首、卽是所司爲首。〔得〔唐〕〕復者爲從、若他人爲請求、妄得復者、自從囑請法、其「雜傜」者謂充夫及雜使、准令應免、不免應役不役者。〔合笞五十〔唐〕〕　小徭役〔唐〕　五十〔唐〕

戸婚律云、相冒「獨免」〔合戸者〔唐律十二〕〕徒二年、○〔無課役者減二等〔唐〕〕依賦役令、三位以上父祖兄弟子孫、及五位以上父子、並免課役、若詐同此色獨免者、合徒二年、主司知情、與同罪、主司、謂里正以上、知獨免之情、各與同罪、立〔唐〕卽於法應別。戸而不聽、別應合戸而不聽合者、主司杖一百、應別、謂父母終亡、服紀已闋、兄弟欲別者應合戸、謂流離失鄕、父子異貫、依令應合戸、而主司不聽者、各合杖一百、應別應合之類、非止此條、略擧爲例、餘並准此、

民部式云、人生五男、「皆」〔〔式〕无〕成正丁、免父課役、雖一人闕、猶從免除、

國史云、廢帝、天平寶字三年六月丙辰、百官及師位僧等、奉去五月九日勅、各上封「各」事、以陳得失、播磨大掾正六位上山田連古〔續紀〕吉麻呂奏、臣竊見、正丁百姓。五男以上、或生〔續紀〕其年。登廿已上、乃輸庸調、父子俱從課役、臣謂、合有優矜、伏乞、庶民生丁男、五口已上者免其課役、並〔サ〕付所司施行、

〔答〔イサ〕〕〔續紀无〕

玄蕃式云、應徵免度人還俗僧等課役者每年申省、

貞民格云、勅、周嘉公旦祚流七胤、漢禮蕭何一門十(十サ)侯、藤氏先祖、逐鳥(烏〔亨非〕)雀於朝廷、舒鷹鸇之輕翼、

見機微於曆數、勤鐘鼎之茂勳、以貞介(身〔亨〕)而立。以獻替而匡主、邦基以之彌固、帝業由其永寧、

自厥以來、台位不曠、繼佐王室、久爲龜鏡、書曰、先正保衡、作我先王、夫德有不報、則爲德者

弛〔亨〕絕、心勞有不圖、則爲勞者解體、是以褒賞封戶、歷代不絕、惣一萬五千戶、及彼子孫、不貳之美

既表於歲寒、有勞之勤逾著於竹帛、子能仕(之〔亨〕)父(文〔亨〕)敎之忠、父子相傳、連(綿〔亨〕)不絕、恭敬樽節、溫良懷謙、

前屢抗表、割還封戶、父(又サ遺〔亨〕)連(ト速カサ)朕君臨、惣求還入、凡弘貫(賞サ)宿勞、哲后通規、敦叙親疎、明王茂典、念惟

累世、輔弼之臣、往帝國家之助、況復爲朕保傅之族、兼居渭陽之地、思播殊恩、益旌淳烈。(故〔亨〕)奪忠

歟、抑而不聽、猶懷爲國之誠、頻效虛退之志、表疏重疊、懇懃不已、所以忘家思國「志」(忠操〔亨〕)彌篤者

也、即矜懇懃、遂隨所請、中心感念、不忘寤寐、宜自貫白丁、迄于五世、課役蠲除、永爲例、

以斯優恤、益彼洪勳、主者明之、稱朕意焉、

弘仁十一年正月六日〔亨祿格十七ノ十三〕

又云、勅、敦穆宗族、堯之攸先、廣樹懿親、周之直道、故麓扇藉寵(黄屏藉寵〔亨〕)葭莩之戚、克融朱邸、承恩鴟鳩之

澤、逾遠者也、夫王氏者、玉派(派〔亨〕)乃止於五世、資蔭不過於六世、典制斯存、沿來侵(在〔三代實錄元慶四年十月〕)久、今諸王等、以天

河末流、還(派〔實〕)少液流、若木下枝、早虧榮拂、仍抗章表、殊祈優恤、凡所稱引、抑亦可(滔〔三實〕且〔三實〕撿〔三〕)「採」、朕情在

(〔三實无〕)「稱」推惠、事尙德音、是以准(推〔三實〕)按古今、聽其所請、宜七世以下、計數至于五世、課役蠲除、其既賜(ト只〔亨〕)(ト十〔掖齋說〕)

延暦三年勅見續日本紀亦在三代格卷十五弘仁三年五月三日宣符中大同二年宣符在三代格卷十五

姓者、不論先後、一依王蔭、計世容之、然只〔亨〕同此例、豈非紊合枝幹、式雍帝載之義乎者明之、稱主歟
朕意焉、

天長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亨祿三代格十七ノ十一〕

○事力事

軍防令云、太宰及國司、並給事力、帥廿八人、大貳十四人、少貳佐サ十八人、大監、少監、大判事、六人大工少判事〔令〕大典、防人正、主神博士五人、少典、陰陽師、醫師、少工、算師、主船、主廚、防人佑四人、諸令史三人、史生二人、大國守八人、上國守、大國介七人、中國守、上國介六人、下國守、大上國掾五人、中國掾、大上國目四人、中下國目三人、史生如前、式〔亨〕一年一替、皆取上等戸内丁、並不得收庸、

貞民格云、應停國司作田給事力事〔亨祿三代格六ノ廿八〕

右得河内國解偁、撿案内、太政官去延暦三年十一月三日、下諸國符偁、國司等多營田園、妨民農業、凋弊之源、職斯之由、宜加禁制、不得使然者、而至大同二年七月廿四日、下符畿內、特聽作田、不給事力、在今商量營田之煩、觸事多妨、望請准據舊例、停止作田、被給事力、但以傜潤〔亨〕均使、不損貢賦、謹請官裁者、左大臣宣、奉勅、依請、四畿內同准此、

天長二年閏七月廿二日〔逸史不載、亨祿格六〕

民部式云、國司事力皆充副丁、人別六人、

十年恐當作十一年文云去閏正月々云閏正月在十一年民部式下（十七）

三代實錄十一（十八）

立丁三代實錄四十二

民部省符定諸國事力副丁事

右衞士仕丁、離土在京、以免調庸、更充食粮、兼給副丁五人、以爲遠資、至于事力、不去鄕國、量（其カサ）勞逸、理難一周（同カサ）、宜充副丁四人、永爲恒例、

以前被太政官去閏正月三日符偁、造式所起（起イ）請具件如右、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衞大將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冬嗣宣（宜カサ）、奉勅、宜附所司施行者、省宜承知依宣行之者、諸國承知、依件行之、

弘仁十年二月廿三日

民部省符　應加增衞士仕丁事力副丁事

衞士仕丁七人半、元五人、今加二人（半カサ）　國司事力六人、元四人、今加二人、

右被太政官今月七日符偁、得出雲國解偁、百姓之徭、卅日爲限、而貞觀六年正月九日格、改定廿日（无サ）、事力所使、已違格旨、何者立丁副（正數）四人、一年丁役百卅日、立丁調分廿日、庸分十日、徭分可廿日、副丁四人、徭分八十日、而惣責立丁一人、令驅使三百六十日、今撿案內、所乘之日二百卅日、黎元之弊莫過斯甚、夫有（補任カ）姓之徭、國吏所行、然而被拘式文、不得輒加、望請加增副丁、將省民弊、謹請　官裁者、中納言兼左近衞大將從三位藤原朝臣基經宣、奉勅、依請、件（依カサ）准加、自餘諸國亦宜准此者、省宜承知依宣行之、立爲恒例者、諸國宜承知依件行之、

本卷四百八十頁參考

依犯解任不給夫馬

貞觀十年十一月十六日〔格後〕

太政官符、一應停給國司已上下〔亨〕到任之後留京者事力幷公廨田事、右造式所起請偁、頃〔亨〕年國司到任所後、未拗知前、申請官符、規要留京、量其本情、無有他計、爲貪事力及〔亨〕公。公廨田、徒損公家、還潤私門、論之政途、甚無〔亨〕无謂也、伏望如此之輩、永停充給、以絕新〔亨〕。慮、但別有仰事、暫被徵召、未經〔亨〕无一年歸於一國〔亨〕无者、不在此限。以前事條具件如者〔亨〕右、從三位守〔亨〕无大納言兼左近衞大將〔亨〕无行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基經宣、奉　勅依請、

貞觀十二年。月廿五日〔亨祿本三代格六〕十二〔三代實錄、格六ノ卅一〕

○遷替送丁事依犯解任輩、不在給限、非附出、

交替式云、國司遷代者、皆給夫馬、長官夫卅人、馬廿疋、六位以下官長夫廿イサ人、馬十二疋、判官夫十五人、馬九疋、主典夫十二人、馬七疋、史生以下、夫六人、馬四疋、其取海路者〔下文貞交〕。水手之數、准陸道夫、但依犯解任之輩、不在給限、

新案、此式無次官給法、仍須次官同六位官長宛其充サ給之法、長官並依官位、又不論遠近、私案、次官給法在下、雜式同此式雜案（官サ）問、夫馬、長、夫卅人、馬廿疋、六位以下官長、夫廿人、馬十二疋、判官、夫十五人、馬九疋、主典、夫十二人、馬七疋、史生以下、夫六人、馬四疋者、所疑五位長官、六位長官各有其別、於判官以下、大國中國無別均給、未知其必如何、答、於五位六位長官有別、但於

依犯解任不注夫馬

口分下不問大少國均給是式意耳、問、五位行中國守、六位守上國守、作行守給哉、爲當依本位給哉、答、案下文、長官次官並依官位者、然則雖有行守、猶依本令式、國司經一二年、依要籍驅使給官符、召之雜給哉、答、案下條、有在任一二年而替者合給者、然則非得替解、不可給之、問、假令河內國守遷任大和國守者、尙給夫馬哉、答、不論遠近給者、然則尙可給之、私案、其充給之法、長官次官並依官位者、其心如何、答、從國大少、位階有限、然則依行守文、雖有上下、依本位可給、故制此文也、

雜式云、國司遷代者、皆給夫馬、長官、夫卅人、馬廿疋、六位以下官長幷次官、夫廿人、馬十二疋、判官、夫十五人、馬九疋、主典、夫十二人、馬七疋、史生以下、夫六人、馬四疋、其取海路者、水手之數、准陸道夫、太宰帥七十人以下、少貳以上五十人以下、判官卅人以下、史生十人以下、竝量事給之、不必滿數、但依犯解任輩、不在給限、

交替式云、太政官符、應給遷替人夫馬事〔官解十四ノ十五〕〔二〔交〕〕

右撿和銅五年五月十六日格、偁、遷替官人、給夫幷馬者、今有在任一〇年而得替者、若爲處分者、不論年數、替者令給、〔二〔交〕〕

天平八年四月七日〔交替式〕

私記云、問、遷替官人、給夫幷馬者、或國司患侍百廿日、及緣親患滿二百日、及父母合侍者、

寶龜十一年八月廿日依三代格五（五十六）廿日恐廿八日誤

在身宛恐在國身死誤

依舊給之下貞觀交替式有又案新格博士醫師八年爲限至于史生任舊四年須博士等料同從停止給史生之分依舊給之亦四十字

此等人如何、答、下文云、得替者、由是言之、依患解官不給、但尋式本意、外國司等給夫馬者、送妻子及隨身資具等也、今稱無（无サ）替不給者、何得歸鄕、加以身死國司妻子、還鄕之日給夫馬、然則雖無替給之爲長、「問、官」人（又カサ）致仕、遷還之日如何、答、强壯之人、既得夫馬、今老衰致仕之人、何不給哉、上答、稱不給者、頗乖式心也、忽々可案、

交替式云、太政官符（符〔貞交〕）、應停給諸國司歷任五年解任（退サ）「更」（「交替〔貞交〕）斯夫。馬（并〔貞交〕）事、右太政官、去大同二年十二月一日「並」符、五畿內、東海、東山、山陰、山陽、南海等道、觀察使奏偁、謹案、去和銅五年五月十六（上文）（「〔集解十四ノ十五〕」）日格偁、諸國司等遷代之日、給充（充給〔上文〕）夫馬、令送故鄕、因循爲例、于今未停、但太宰府、依太政官去寶龜十一年八月廿日符、增相替年、五年爲限、停「更」（交替〔貞交〕）料、以省民弊、而今諸國司等、秩滿之期、一依令條、六歲爲限、然則交替之斯、事須一例、望請延曆（歷カサ）之輩、准符停給、但未滿秩遷代之徒、及在身宛（任身死〔貞交〕）之家口、自非依犯解任之色、亦請仍舊給之、又案新格、博士醫師八年爲限、至于史生、任舊四年、仍須博士山（等サ）料固（因サ）從停止、史生之分依舊給之、太政官去天長元年正月廿日符（〔後紀廿四ノ廿四同、貞交同〕）偁、解（得〔貞交〕）、上野國解狀（偁〔貞交〕）、謹案（十格五ノ五十三承和二年符）、太政官去弘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十七日サ）符偁、國司遷（代〔貞交〕）。依慶雲之格、四考爲限、其博士醫師六考爲限者、然則慶雲之格、既有交替斯、而至于弘仁（〔貞交〕唯）准五年限（ト三年二月十六日〔集解十）、不具交替（十立サ）斯（六）事、遷代之人愁申、不少遂行、有疑輒難聽許（許〔貞交〕）、謹請官裁者、左大臣宣、奉　勅宜任舊給之令送故鄕者、今案此等格、西海道府、國史生已上、五年解退者、不給交替斯、而他道國

貞觀式
三代實錄七
（二十右）

博士醫師、秩滿六年、遷替復舊猶給、普天之法、彼此牴牾、自今以後、守介及博士醫師、歷任五年解退者、停給交替料、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衛大將良峯朝臣安世宣、奉　勅、依件行之、

天長五年十月十一日〔貞觀交替式〕

私記云、問文云、醫師博士、於受業練道者限六年、於權博士醫師任限四年、然則可給哉、答、於給無妨、問、今案式文、任限六年、不給夫馬、今所疑者、替人相待新人、而新人患經年月不來、由是前人以印文、受替之故、經年在任不給哉、答、是必不給之、但所疑是非公許延任、待印文間、新人依不來所延也、而准公許延任、不給之者、如何、可佃〔細カ〕案求、

捍捂者、捍音丁禮反、捂音吾故反、捍觸也、捂必敘相捍觸之、按今屋梁上、斜拄曰捂、是凡直觸橫觸皆曰捍、斜觸謂之捂、下觸謂口技、捍捂言其參差也、以言彼此二文同出一家而自相乖迕、史記、索隱序說也、

貞觀式云、凡陸奧、出羽、兩國國司、幷〔雜式〕八ノ右鎭守府官人已下、給遷替料夫馬、但延。任〔雜式〕之輩、不在此限、

亨欠

貞民〔式〔亨〕〕格云、應停給不歸故鄉國司、幷博士醫師交替丁事、右得越中國解偁、謹撿和銅五年五月十六日格偁、諸國司等遷代之日、充給夫馬、令送故鄉者、承前國宰偏依此〔亨〕格、浪人便任史生

以上、及土人被拜博士醫師之輩、充給仕丁、其來尚矣、夫交替丁者、既作送歸之資、非是輸物之備、而不熟格旨、歷世給來、因玆貪人求、利〔亨〕苛勘功物、凋弊之民、擧門逃亡、求之政途、又〔亨〕蠹害最甚、望請被從停止、濟此窮民、謹請　官裁者、右大臣宣、奉　勅依請、自餘諸國、亦宜准此、

貞觀八年十月〔三代實錄、格〕同十八日〔亨祿格六〕

八右
雜式云、陸奧出羽兩國國司、幷鎭守府官人已下、給遷替料夫馬、但延任之輩、不在此限、

雜式云、鑄錢司官人已下、准國司給遷替料夫馬、

○官物事勘出附出、儀制令、元日國司條、義解云、官物者郡稻也、案、官物者、萬物皆約也、然而此條、以郡稻稱官物也、彼條注文稱其食以官物充、依荒涼指其色稱郡稻也、以之偏以郡稻一色、不可稱官物、如此之事、得情可案、

倉庫令云、○出給者、每出一倉盡、謂每出一倉、必令盡訖、假甲乙兩倉遞有欠乘、亦不聽相通折、凡倉〔交替式〕乘者附帳欠者、隨事徵罰、藏亦准此、

又云、大藏准一季應須物數量出、「羽」集解三ノ十一元別貯、隨用出給、其內藏者、耳納即〔集解〕一年須物、每月別貯、出用並乘者、附帳欠者、隨事徵罰、

又云、倉藏給用、皆承太政官符、其供奉所須、謂、內藏年料、供御之物、即不開諸司出納、本司依宣供奉也、及サヌ幷要速須給、謂、事有急速、不合出勅旨者、中務先移所司是也、幷諸國依式合給用、謂、化外人歸化者、所在國郡、給衣粮具狀申奏是也、先用後申、其器物之屬、謂、鋪設雜器之類、以新易故者、若新物到、故物並送還所司、年「給」（衍サ）終兩司、各以新故物計會、非理欠損者、徵所由

格五（七十八左）

人、

廐庫律云、倉庫及積聚財物、安置不如法、若曝涼不以時、〔内外交式廿六右同〕致（十右〔唐〕）損敗者、計所損敗坐贓論、減二等、倉、謂貯稻〔唐无〕粟麥〔顯〕唐无之屬、庫、謂貯器仗綿〔絶〕絹〔唐〕之類、積聚、謂貯柴草雜物之所、皆須高燥之處安置、其應曝涼之物、又須曝涼以時、若安置不如法、曝涼不以時、而致損敗者、坐贓論減二等、

皆以長官爲首、以下節級爲從、

又云、放散官物者坐贓論、〔内外交替爲注文〕謂出用官物有所市作、及供祠祀宴會、乘（剩カ）多之類、物在還官、已散用者〔唐〕○勿徵、謂營造乘多爲物在、祀畢食訖爲散用、謂官物還充官用者、假有營造屋宅、及供祠宴會料度乘多、各計所乘坐贓論、若物在未用、各准所乘還官、若祠祀（禮〔唐〕）畢、宴〔會〕〔唐无〕）食訖、及營造事訖、皆勿徵、

又云、有所輸及出給、而受給之官、無故留難、不受不給者、〔唐〕一日笞卅、二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謂有應輸官之物及官物、應出給與人、而受物出給之官、无故留難、不受不給者、門司留難○亦准此、若請輸後至、主司不依次第、先給先受者笞廿、謂請輸後至、官司○（不依次第〔唐〕）先給、及請輸前至後給受者、

又云、出納官物、給受有違者、計所欠乘坐贓論、謂監主官物、或受〔納〕（唐无）或給〔人〕〔唐无〕而有違法者、或違謂重受輕出、及當出陳而出新、應受上物而受下物之類、謂稱量之物、出納須平、若重受輕出、即有餘乘、及當出陳而出新、或應受上物而受下物、此即爲欠、須計欠乘之價、准坐贓科罪、其有輕受重出、及應出新而出陳、應受上物而受下物、得罪與上文同、故云之類、其物未應出給、而〔出〕〔唐无〕給者罪亦如之、依令、應給職位祿者、春秋二〔明〕（時分〔唐〕）給、〔令〕〔唐无〕、未至給時而出給者、亦依前坐贓科罪、唐无〔若〕官物還充官用、而違者笞卅、卅〔唐〕其主司知有欠乘、而不言者、坐贓（畢〔唐〕）論減二等、

廐庫律卷五十五ノ三右

又云、官物當應入私、已出庫藏、而未付給、若私物當供官用、已送在官、及應供官人之物、雖不供官用、而守掌在官者、皆爲官物之例、謂、官物應將給與及借貸官人及百姓、已出庫藏、仍貯在官、而未付給之間、若私物借充官「用」〔司〔唐〕〕及應徵課稅之類、已送在官「守」〔貯〔唐〕〕掌、或公廨物及應供官人之物、〔官人月俸〔唐〕〕雖不供官用、而守掌在官、并撿披贓賄、或兩競財物、如此之類、「但」〔而〔唐〕〕守掌在官者、皆爲官物之例、

又云、官物有印封、〔不請所由官司〔唐〕〕而主典擅開者笞卅、但「是」此〔「官」〔唐无〕〕物有封閉印記、欲開者、皆須請當司判官以上始開、而不請擅開者笞卅、

民部式云、所司勘出諸國舊年雜物、自非奉勅、官符不得免除、

賊盜律云、以私財物奴婢畜產之類、碾磑邸店〔店〔律十七左〕〕庄宅車船之類、故云之類、餘條不別顯奴婢者、與畜產財物同、謂反逆條中、稱資財並沒官、不顯奴婢畜產、又廐庫律、驗畜產不以實者、笞一十、即是驗奴婢之文、若驗不實者、亦同驗畜產之法、故云餘條不別顯奴婢者、與畜產財物同也、貿易官物者、計其等準盜論、謂、將私馬貿易官馬、其馬各直布五端、其價雖等、仍准盜論、合徒一年、官物賤名羅之、謂、私馬直布十端、博官馬直五「端」〔律无〕亦徒一年、計所利以盜論、謂以私物直布一端、貿易官物直布四端、是等合準盜論、杖六十、三端是利、又以盜論、合杖八十、有倍贓、應累併者、將以盜、「盜」〔律无〕累於准盜加罪之類、並免倍贓〇（各〔律〕）盡本法、皆其貿易奴婢、計贓重於和誘者、同和誘法、假有以私奴婢直〇（布〔律〕）廿端、貿易官奴婢直布七十端、即是計利五十端、合加役流、以本條和誘奴婢、罪止中流、〇（同〔律〕）於此條貿易、不可更重、故云同和誘法、

宋云、監主頻貿易累而不倍、親王財物有利、名同公廨物、准餘條例減等、一奴婢知易而從去不言、依逃亡料、揭書云、謂私物直絹五疋、換官物絹十疋、五疋是等、準盜論、五疋是利、以盜論、依例一事分爲二罪々法、若等則累論、將以盜累盜入、准爲十疋、徒一年半之類、若是監守累罪、不加重直、徒以盜加凡等二等科之、張云、若同是官物及畜產、其庫藏貯掌別及物不同、而私相貿易不可計贓、止得不得財笞五十、若以公廨物貿易官物、或以物貿

易公廨並取餘條減一等坐之、若施貿易各得強、加二等一依強竊之法、各須倍贓監臨官有犯、仍加二等除名、

件條不可必備交替、然而依類官物、使(便カサ)載此部、

前越中守藤原弘雅朝臣、問、天暦七年七月十七日、

右少史我孫有柯、答、(左衛門權佐兼明法博士惟宗朝臣公方)

無財、應徵官物代、補納他色無防事

答、令(問カ)云、欠負官物、應徵無財以備者、官役折贖者、案此文、雖非本物、有他色者、無妨進報、今如門狀、粟穀之代、以糯補納、專當郡司、既進請文、而稱非粟穀、所不受領、新司行事、可謂無道理、

○禁斷犯用官物事(斷罪付出、不在免「免」(死カ)逢赦限之〇(文「上文目次」)在此中、)

交替式云、太政官符、

一禁犯用官物名公文乘事、

右田租地子、出納有限、正稅雜用、色數非一、如聞、姧(吏之「格十二ノ卅六」)輩、不憚憲章、心挾貪濁、競事截留、至有剩徵田租、過(取「格」)收(格无)地子、割取物直、折減粮貨、贓汚多端、積習無悛、不設科條、何以徵肅、其來年正月以後、若有「違」犯者、計贓科罪、一同隱截出擧之坐、解却見任、永不叙用、

詐僞律　准論

私記云、私案、倉庫令、割取交易物直者、同隱截罪、剩徵田租、過收地子等罪、准非法贓斂入官、坐贓論、入私者、准犯法可論之、抑可復案、

問、計贓科罪、一同隱截出擧之坐、解却見任者、未知隱截之坐、指何條可坐之、私答、詐僞律詐欺官私、以取財物者、准盜論、注云、詐欺百端、皆是、若監主詐取、自依盜法者、依此律可科、

問、監守詐欺、取財物者、三端除名、然則自然可解官之、而何稱因隱截之坐解見任哉、私答、名例云、稱反坐及罪之坐之、與同罪者、止坐其罪、稱准枉法論、准論之類、罪止遠流、但准其罪、並不在除免、倍贓加役流之例者、由是案之、止坐其罪、不除名、故稱解却見任耳、

一禁官交易物失時致損事

右時物有貴賤、充價異高下、夏絁秋穀、色類〔格〕數既多、如聞、諸國交易、先立〔格〕。沽價、貴時强與。賤時詐賤價〔格〕注貴直、遂事割截、枉〔格〕「額裁任」規利潤、蠹民害政、莫甚於斯。宜下改前過不得重犯、仍候物賤之時、充和市之價上、〔格〕依實申官、不得奸截、如有不悛、罪同上條、

私記云、問、〔唐雜律廿六ノ廿三右〕「律」云、賣買不和而較固、取等規有〔唐〕自入者杖八十、已得贓重者〔唐〕。計利准盜論者、今此條解却見任、永不敘用者、二條別如何、答、律爲賣買生文、式爲官交易過時立制、其趣

各別「同」令云、官與私交關以物爲價者、准中沽價者、所疑者、時物雖有貴賤、宛價異高下、而當中估價不生哉、答、案此式、雖當中估價、宛價過時者、科違式罪、但依過時紆截利潤者、依式解却見任、物不入身、雖過時而不坐。抑可案、

以前、被右大臣宣偁、奉勅、凡厥具僚、並應簡擇、既居祿位、理合清勤、或有情殉贓私、多違憲法、頻經誡勵、未聞悛懲、「泣」辜之仁、雖則切於解網、刑故之典、誠不獲已而爲、宜懃懃誨喩、各令自勗、如猶違犯、必置重科、

延暦十七年十月十九日〔格十二〕

弘刑格

交替式云、太政官符、禁斷犯用官物事

右被右大臣宣偁〔格〕、奉勅、夫正稅者、國家之資、水旱之備也〔下文〕、而比年國司、苟貪利潤、費用者衆、官物減耗、倉廩不實、職此之由、自今以後、嚴加禁止、其國司如有一人犯用、餘官同坐、並解見任、永不叙用、贓物令共塡納、不在免死逢赦之限、遞相撿察勿爲違犯、其郡司和許、亦同國司、

延暦四年七月廿四日〔格十二ノ卅五〕

私記云、文云、其國司如有一人犯用、餘官同座、並解見任、永不叙用、贓物令共塡納、不在免死逢赦之例者、私案、餘官同坐、並解見任者、此文重疊、何者計贓科罪、官當以上、自可解官、而稱同坐解官者、若雖不坐官當、而尚解官歟、又不在免死逢赦之限者、雖免強竊二盜赦、而尚不免

費用官物厩庫律

名例

哉、問、國司苟貪利潤、費用者盜歟、何者借用官物、有文記者、准盜論、無文記者、以盜論者、所疑於借官物、准盜以盜有別、而今只稱費用、不見其行事、如何、答、今案之、費用者、盜別名、然則除名倍贓可如法耳之、

貞觀十四年七月廿九日、官符、件符在下、然而依載私記不除矣、

〔下文三十七〕

應出納官物國司史生已上隨犯科罪事

右得近江國解偁、出擧收納、並出下雜稻等事、官長獨自不得巡撿、仍分遣史生已上令行其事、而或心挾(狹サ)貪濁、常事費用、或身受賂遺、多致麁納、格云、一人有犯餘官同座、郡司和許亦同國司者、今依此文、事發之時、共陷重罪、苛酷之甚、更亦何言、謹案律令、不知情者、○罪〔格八ノ六十二〕不入其條(サ)者〔格〕○望請所欠之物相共塡納、所座之罪獨科其身、然則奸源自絕、官物無損、謹請官裁者、從三位守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行陸奧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基經宣、奉　勅、依請、自餘諸國、宜(サ)亦○准此者、諸國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上條犯用官物之事罪者、因此免之物者、同(同サ)共可塡償之、

私問、格所稱、不在免(死脫カサ)○塡逢赦之限、遞相撿察勿爲遂犯者、今所疑者、如私記云、雖免强竊一(サ)二盜赦、而尙可科罪徵物乎、

答、撿免死逢赦之文、置贓物塡納之下、然則會可赦原之恩、雖免解官、幷本罪至于贓物、不可免除耳、

問、名例律云、以贓入罪、正贓在見在者還官主、已費用者、死及配流(至サ)勿徵者、於彼身死之輩、

不徵費用贓、今此格制、其情如何、又若犯人身死、就誰人令辨哉、
答、依律雖可免、任格猶可徵、方今犯用之人、存生之日、餘官同座、贓物共塡、況乎費用之輩、
死亡之時、傍吏塡納、理以無疑、
交替式云、太政官符、不来ｻ得解由〔上文〕内外官人、犯用借貸、依法斷〔貞觀交替式〕罪一科ｶｻ事、
右撿解由使、者ｲｻ起請偁、太政官、延暦四年七月廿四日、騰勅符偁、夫正税者、國家之貯儲〔貞交〕、水旱之備也、而
比年國司、苟貪利潤、費用者衆、官物減耗、倉庫不實、職此之由、自今以後嚴加禁止、其國司如有
一人犯用、餘官同坐、並解見任、永不叙用、贓物令〔交〕无共塡納、遞科〔交〕相撿察、勿爲違犯、又交替式云、欠宜〔交替式延暦十七年四月符〕
負。倉發〔貞交〕留連不付、及知情許容、限内無塡者、「依塡者」依法斷罪、即徵其贓者、今撿格式、犯用
之輩、事疑之日、即須論罪、而頃年之間〔貞交〕、偏拘解由、不論其罪、事渉疎漏、違犯不絶、大槩由斯、
望請内外諸司、所申不與解由狀内、若其借貸犯用之徒格五ノ八十四承和十五年符者、錄下刑官令斷又〔貞交〕其罪者、左大臣宣、奉或ｻ
勅依請、其且徵物役身、然依太政官弘仁十三年八月廿五日符由〔五十四ノ廿七、貞交〕行之、不與解由狀目〔五十四ノ廿七、貞交〕、咸皆名得〔五十四、貞交〕
交替欠、不顯欠失細「申」、事渉謟詐、科附乖實、宜下欠損犯用色。具。載申之、不上ﾚ。遺漏ト〔錄五十四ノ廿七、貞交〕、
天長二年五月廿七日〔貞觀交替式〕
私記云、文云、比年國司、苟貪利潤、費用者衆、官物減耗、倉庫不實、職此由、自今以後嚴加禁
止、其國司如有一人犯用、餘官同坐、並解見任、永不叙用、贓物令其塡納、遞相撿察、勿爲

違犯者、問、廐庫律云、監臨主（生ナシ）守、以官物私自貸若貸人、及貸之者、無文記以盜論、有文記准盜論、「減二等」、〈〔唐律〕无減二等三字、〉立判案者、勿論」、減二等〔唐〕、所貸之人、不能備償者、徵判署之官者、而今此式、（文ナシ）餘官同坐、然則依式雖立判案、貸用倘解官歟、答、此式、不立判案、而爲貸立制、立判案者依律斷耳、問、職制律云、在外長官有犯者、所部屬官等不得、卽推皆須申上聽裁、違者各減所犯罪四等者、而今此式、一人犯用、餘官同坐、並解見任、永不叙用云々、所疑不申上而只糺禁哉、爲當依律申上哉、答、此式不依律、而令遞相撿察者、然則不申上、而不得任令犯用、問、贓物令共塡納者云々、律云、〔廐庫十五ノ廿〕所貸之人不能備償者、徵判署之官、所借貸人堪報償者、尙令共塡償哉、答、此文、爲不立判案、借用制文、立判案者、依律可令塡償之、問、文云、不與解由狀、或督名交替欠、不顯欠失細由、事涉詔詐、科附乖實、宜欠損犯用色目、具載申之者、由此今勘判云、無實不塡細由、事涉盜詐、不在免死遂赦之例者、所疑者、於准（進サ）盜等、各有本條、於涉詔詐、無正文、據何同眞犯哉、答、未見所依、可勘之、罪同眞犯事、可難之、

弘刑格云、禁斷隱截事

右被內大臣宣偁、奉（裁サ）勅、出擧官稻、每國有數、如致違犯、乃置刑憲、比年在外國司、倘乖朝季〔格〕委、苟規利潤、廣擧此〔格〕隱截、無知百姓爭咸貸食、屬其徵收、無物可償、遂乃賣〔格〕家田、浮逃他鄕、民之受弊、无甚於斯、自今以後隱截官稻者、宜隨其多少解任及除名、永歸里巷、以懲贓〔續紀〕汚。

寶龜十年十一月廿九日判〔格八〕

判事式云、國司稅帳之外、隱截租稅者、隨辨官宣下（下サ）、斷其罪、具錄事狀及物數、年終申太政官、

延刑格云、應出納官物國司史生已上隨犯科罪事、狀〔格八ノ六十二〕

右得近江國介從五位上藤原朝臣春景解偁、出〔上文〕出擧收納、幷下雜稻等事、官長不得獨自巡撿、仍分遣史生以上、令行其事、而或心挾貪濁、常事費用、或身受賂遺、多致虛納、格云、一人有犯、案〔格〕餘官同坐、郡司和許亦同、國司者、今依此文、事發之時、共陷重罪、苛酷之甚、亦更何言、謹。律條不

令請一作令請
國恐當作今諸國

知情者、不入其罪者、望請、所欠之物、相共塡納、所坐之罪、獨科其身、然則姧源自絕、官物无損、謹請官裁者、從三位守大納言兼左近衞大將行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基經宣、奉 勅、依請、自餘諸國准此、

貞觀十四年七月廿九日〔格八〕

太政官符五畿七道諸國司

雜事三箇條

一應下知諸國後移刑官令斷罪前司犯用官物三箇條事

國儲過用　置未納受用公解　無實不動用穀穎糒等

右同前解偁、謹撿案內、件三箇條事、太政官去延喜七年七月七日下使符偁、去延□四年三月廿三日言上解偁、太政官去昌泰三年八月十六日符偁、太政官寬平六年十一月卅日、下刑部省符偁、未得解由、內外官人、犯用借貸、可依法斷罪、天長二年五月廿七日、式條已立、而乘制之後、寬縱不行、官物減耗、大概由斯、令請不與解由狀所載負累、彼此不同、或欠失千計、物既入己、或無實萬數、皆在民身、尋其犯過、輕重相殊、而俱拘解由、不許叙用、論之公途、實乖折中、左大臣宣、奉 勅、宜仰所司、依式行之、令彼負累之倫、自知廉耻之節者、事須內外諸司所申不與解由狀、勘解由使勘判訖、彼省待使局送以斷其犯、○更付使局令奏、其餘徵物奪祿等、皆

如舊制、省宣承知依宣行之者、使宜承知者、謹案符旨、犯用是自犯官物之名、借貸自借官物、名借於人之謂也、　勅之所指、在此等色、今擬移送所犯之由、上件三事、欲被載移文、頗有疑殆、進退之間、若爲處分者、左大臣宣、依件行之者、使宜承知依宣行之者、使須依符旨勤行事、而立制以來、未有移斷、懈緩之漸、犯法者衆、今擿年來不與前司解由狀等所注載、國儲過用、自借判署不動々用穀類糒等、費用之數、日色巳多、然而遷代之吏、未塡欠員、偏進解由、皆被叙用、名實相違、不可不申、夫事有弛張、政貴簡要、若不令知此炳誡、造次超行、若結怨恐、昨日預爵級、今日陷罪科、望請、件三箇條雜事、重被下知諸國、自今而後有違犯者、具注其狀、移斷刑官、雖不赦既往之弊、永以爲將來之勸者、同宣、奉　勅、依請者、

從三位守大納言兼行民部卿中宮大夫平朝臣（伊[卷五十五]）望

左[卷五十五]

以前條事如右、諸國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右少辨正五位下兼行文章博士伊豫介大江朝臣　　外從五位下行左大史尾張宿禰

天慶二年二月十五日

延刑格云、應禁斷諸國綱領犴犯所預領[格]官物事

右左大臣宣、奉　勅、監臨犯物、罪科定[格]非輕、事明法條、人所忌憚、如聞、比年諸國綱領、各爲犴犯、或贖勞出身空歸國郡、或買宅居、便留京都、其所充用、皆是官物、國用之乏、職此之由、宜下知諸國、嚴加撿察、若有斯類、捉身言上、處之重科、斷彼犴徒、

寛平三年九月十一日〔格十二ノ卅五〕

官物免否理事 件事免否、其理不同、仍注三徵之條、辨明一決之誤

交替式云、倉庫令、凡欠。失〔交替式〕者物、。幷〔交替式〕句獲令徵者、並依本物徵塡其物不可備、及鄕土無者聽准 周營之類 釋云句印勘句貨是謂句獲隱藏敢

價直徵送、即身死及配流者並免徵、

欠失之物、任法雖可徵、流死之輩、依律在可見、此條在出舉收納部、具可見彼部、

又云、太政官符、百姓負官稻、身死不須免除事、

右准令、百姓負官物稻、身死者理不可徵、又免死之法、十分而免一分、今諸國百姓出舉之日、多受正稅、收納之時詐申死亡、已非有悛革、何絶奸源、自今以後不得免除、

延曆十四年閏七月廿一日〔類聚國史百八十三免田租〕

私記云、父。母〔格八六十四延曆六年五月廿三日符〕之所負徵不知情妻子、皆「咸」悉〔格八ノ六十四〕禁斷者、於正稅者可徵妻子、當時所行、稱所

由勘、案式及格、公私可別者、案之、破令立式、依此可行、此條、在出舉收納部、具可見彼部、

又云、太政官符、禁斷犯用官物事 弘刑格

右正稅者、國家之資、水旱之備也、其國司如有一人犯用、餘官同坐、並解見任、贓物令其塡納、不在免死逢赦之限、遞相撿察、勿為違犯、

延曆四年七月廿四日〔全文載在本卷五百七頁〕

私問、私記云、雖免強竊二盜、赦而尚可科罪徵物乎、答、撿免死逢赦之文、置贓物塡納之下、然則會可赦原之恩、雖免解官、幷本罪至于贓物、不可免除耳、問、若犯人身死、就誰人令辨哉、答、犯用之人、存生之日、餘官同坐、贓物共塡、況費用之輩、死亡之時、傍吏塡納、理以無疑、

案件等文、彼欠負之物、論塡納之理、皆有所指之條、共設可辨之法、此條、在禁斷犯用官物部、具可見彼部、

○赦書事 付出、應原免赦、並任吏、赦前雜怠事、赦情幷昧爽以下勾義、見糺彈赦降部、

〔貞觀交替式〕
〔十二ノ六十七〕
交替式云、太政官謹奏、赦書出三百六十日後、不可原免事、右謹案名例律云、凡略和誘人〔格〕。若和同相賣、及略和誘家人奴婢、若嫁賣之、即〔格〕。知情娶買等。雜〔格〕類、赦書到後百日內首、又條云、凡會赦應極〔格〕改正徵收經責簿帳、而不改正徵收者、各論如本犯律、由玆觀之、唯此二條、別立限格、自餘雜犯〔格〕无有定程、雖經多歲、追從原免、夫宥過肆罪、渙行汗サ惟誅、深〔格〕改且自新寧涉年序、而或雖經恩蕩、未見首露、或赦後赦前。不必明辨其由緒、大概不得已而施恩、應立限程而無限之所言〔格〕致也、奸之爲端、觸途多類、伏望、枯カサ自今而後、雜犯會赦可免者、謹以申聞、謹奏聞〔格〕赦書出後三百六十日內首訖、若過此期不入原例、庶令偏祐有限、奸源是斷、伏聽天裁、謹奏

弘仁四年三月廿日 入弘刑格〔格十二〕

私記云、問、此條三百六十內首訖、若過此期、不在原例者、依文サ之案、只雜犯會赦可免者也。

十一年下脫月

未知律蔽匿及少弊匿兩條色目、赦書到後、百日見在不首、及會赦應改正徵收經責簿限帳、而不改正徵收等色、如何、答、此條爲雜犯成文、律所計色目、猶依律不赦免之、不依此條三百六十日文、其旨各異也、但此條爲罪立文、於徵官物者、依上條、五十端以上二百日、一百端以上五百日、四百端以上四百日、三百端以上五百日、四百端以上六百日、五百端以上七百日者、依此格文、假令、七日內會赦、可免其罪、

太政官符勘解由使

應原免赦後在任吏赦前雜怠事

右彼使去延喜十一年廿三日奏狀偁、撿雜律云、負債違契不償、一端以上違廿日、笞廿、廿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卅端加二等、百端又加三等、各令備償、疏〔法中ノ十四〕注云、負債者謂非出舉之物、依令合理者、或欠負公私財物、乃違約乖期不償者、若更〔唐律〕延日及經恩不償者、皆依判斷及恩後之〔唐式〕日、科罪如初、又名例律云、會赦應改正徵收經責簿帳、而不改正徵收者、各論如本犯律、又云、有程期者、計赦後日爲坐、注云、赦出後日、仍違程期者、即計赦後違日爲坐、赦後並須准事給程、以爲期限者、此等更計赦後違日科罪、并赦後准事給程期之文也、又獄令云、欠負官物、經赦降合免、別勅遣推徵者、依赦降例執聞、義解云、欠負官物、已經赦降、應須赦免、若有別勅遣推徵者、錄會赦狀奏聞者、是經赦降之也、必可令會赦之文也、亦交替式云、前司犯用欠損官

物、徵物之法、其程差促、今文云、五十端以上百日、既稱已上、無有其限、欠物雖多、其期百日、物則雖塡、罪則易科、仍加寬恕、隨物增日、五十端以上二百日、百端以上三百日、二百端以上四百日、三百端以上五百日、四百端以上六百日、五百端以上七百日、不滿五十端以下、自依常例、物塡役畢、乃聽放還者、如件式者、無恩赦時徵物之法、隨欠負多少、明立其程限訖、復經恩之後、准事給程、而今撿內外官不與解由狀幷交替實錄帳等、天長以往者、赦後在任之〔吏脫カ〕赦前雜怠、皆令會赦、承和以降、寬平以往者、或赦免、或拘煩、勘判之旨、頗爲不定、自寬〔令カ〕平不〔未カ〕至于近年、全以拘留、不令會赦、爰受領之官、赦前遷替、其〔立ッ〕不與解由狀、所注載之雜怠、會赦放勘免已了、其後任用之吏、赦後在任、或經三四月、或七八月、秩滿去任、仍寫彼不與同任、長官解由狀之目錄言上、即〔使〕〔徃脫カ〕稱赦後在任、勘負件會赦免除之雜怠上下、國司遞亦如此、凡恩給之旨是一、拘放之間何異、遂。赦。在任吏、更絆累代之怠、徃古闕損、獨負一人之身、稽之法條、事無所據、方今欲勘免之、則近年之例、不令會赦、將因循之、則勘判之旨、既涉苛酷、望請赦前所言上、不與解由狀雜怠、更各注載不與赦。在任吏〔徃〔內外交替式十七右〕〕解由狀者、准據前件法式、隨欠負多少、計辨濟〔雜〔內〕〕日限、明以拘放、爲判例、但赦前之罪、首露有期、仍須同任之一官、三百六十日內、若被勘發赦前怠者、後年秩滿解任之輩、依件入原例、不得爲蔽匿、然則渙汗所潤、自無榮枯、勘判所決、必有准的、謹請處分者、從三位守大納言兼行右近衞大將春宮大夫藤原朝臣忠平宣、奉　勅、奏狀之旨、雖守法式、

去年依三代實錄十四十ト也十三年當作十五年

弘刑格即入交替式延喜四年七月廿四日符在禁斷犯用官物部

勘判之吏、有煩拘放、何者少負債者、依日數近未脱拘留、多欠失者、爲程期遠、自可放免、況限以昧爽、何責往過、恩詔所指、以(似カ一ハサ)有偏頗、今須赦後在任之吏、赦前雜怠、皆悉原免立爲判例者、使宜承知依宜行之、符到奉行、

右大辨橘朝臣澄淸　　左大史酒井宿禰人眞

延喜十三年二月廿五日

勘解由使勘判抄

一施(張カ)赦例事、問、何謂大辟、答、獄令義解云、辟者罪也、死刑爲大辟、主典凡部百州、貞觀十五年八月、諸國不與解由狀中、會赦免不之色勘申狀云、去年三月九日、詔書偁、今日昧爽已前、所犯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皆悉赦除、唯犯八虐、故殺(欺カ)、謀殺、私鑄錢、及强竊二盜、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者、一盜詐犯用之類、詐僞律云、詐僞官私以取財物者、准盜論、注云、詐欺百端皆是、監主詐取(者〔唐〕)自依盜法、(唐律无此疏文格七ノ十九作注文)疏云、有官者除名、倍贓如法者、又條云、詐爲官(私〔唐〕)文書及增減(唐无)欺妄以求財賞(賞〔唐〕)及避沒入備償者、准盜論者、案之、如是之類、事涉盜犯之色、人物共不赦免、格云、其國司有一人犯用餘官同坐、贓物令共塡納、不在免死逢赦之限者、

若狹(前掾矢田部淨繼、弘仁十三年(任脱カサ)天長三年解、天長三年六月十日言上、)

一依民部省天長二年二月十二日符、舂運不動穀欠百七十斛、

右同前解任、當時國司、共可塡進、而未塡進者、今撿去年十二月卅日赦書云、大辟以下、罪無輕重、咸皆赦除、名例律云、會赦（者〔下文〕）盜詐枉法、猶徵正贓、餘贓非見在（任サ）（廿サ）者、並「從」（赦降原〔唐〕）免、須從原除、

天長四年九月廿三日判

和泉前司布瑠（留サ）高庭、天長五年正月任、十年五月十二日解、

未納五萬餘束

右國守外從五位下長峰宿禰茂智麿、天長十年九月（須ニサ）廿九日解任、件未納「々々」（衍カ）（五萬束歟）已經言上、然則可（井サ）有名帳、問、前守高庭、申云、交替分付之日、理當責名帳、兼對勘、而不疑前司良臣豐田麿等無勞列見、且以當時公廨代塡一萬五千束、前件所遺、無有名帳、應勘不動倉、無所避者、今撿去年六月八日詔書偁、今日昧爽以前、大辟「罪」（紀元）以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唯强竊二盜者、不在赦限者、未納理不赦免、許容之官、依格合塡而不塡、分得天長五六兩年公廨、事涉盜詐、仍須令前司及同任塡納、然後放還、

承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判

河內前介伊勢永副、承和三年十一月一日任、七年二月八日解、

任中借「物」（用官カサ）稻、　右國守從五位下笠朝臣（吏〔類史八十六ノ十一右〕）年副等、承和七年六月十日解任、借用官稻如件者、今撿承和九年八月廿七日詔書偁、外史秩滿未得解由、自借判署、咸悉原免者、借用之息、既露

非常殊恩、須ㇾ從ニ免除一、

承和九年九月九日

肥前前司小野保衡、延喜五年正月任、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得替、

國分二寺堂舍、資財无實破損、

右新司藤原朝臣高堪、延喜十一年八月廿六日解云(云サ)。今撿ニ延喜十年七月十日詔書(紀畧)一偁、今日昧爽以前、大辟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无ニ輕重一、皆咸赦、其犯八虐、故殺、謀殺、私鑄錢、强竊二盜、常赦所ㇾ不ㇾ免者、不ㇾ在ニ此限一、但一度竊盜、計贓三端已下者、特從ニ放還一、又延喜六年以往、調庸未進在ニ於民身一者、咸以免ㇾ之者、名例律云、會ㇾ赦者、盜詐枉法、猶徵ニ正贓一、餘(贓〔上文〕)。非ニ見在一者、(並〔唐〕)從ニ赦「免」(降原〔唐〕)者、太政官今年二月十五日符偁、赦後在任之吏、赦前雜怠、皆悉原免者、件國分二寺、堂舍資財、无實破損等、前司執狀无實、七重塔燈爐、幷大破灌頂等、前々以往時之事也、其中造塔料者、講師正意受取了者、雖ㇾ然邦隆以前、代々放還已了。已知ニ辨濟一不ㇾ可ニ更論一、新注ニ此狀(无サ)、無實者失(由イ)田不ㇾ明、事涉ニ盜犯一、須乙(解ニ脫ナサ)。見任令ニ前司幷同任吏、講讀師三綱等塡一待ㇾ了放還甲、破損者、或只注ニ大中破(品イサ)一、皆是少破也、須ト後司相承以ニ例一漸修ニ理之上、佛像資財等破損者、見任申請、通ニ三寶一漸ニ修理莊嚴一、莫ㇾ拘ニ前司一、

延喜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判

此又賻物勘歟

信濃前司藤原公葛、延長三年正月任、新司源義延、延長七年十月言上、

神社

右同前解偁云々、今檢（紀略）延長八年九月廿九日詔書偁、自延長八年九月廿九日昧爽以前、大辟以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繋囚見徒、私鑄錢、八虐、强竊二盜、常赦所不免者、咸皆赦除之、且未得解由之徒、不論僧俗、同皆赦免、字落者、同以免者、又同年十一月廿一日詔書偁、延喜廿二年以往、租税未納、悉免者、件神寳幷神社等、无實伊那郡生島社、門屋一宇者注載、前々司守源朝臣師尙狀之色也、自餘皆是前司任中所致也、然而不修塡怠、並會鴻恩、抑前司申云、或爲野火被燒亡、或遭大風顚倒損失、件社枝葉之小社也、欲令有封始祖大社禰宜祝部等造塡者、須見任相承令彼大社禰宜祝部等修塡、若无實多數、不能修塡者、申官依數修塡、

延長九年四月廿五日判

職員令、治部省條釋云、所以助凶禮也、財貨曰賻（符〔集解〕）、音府遇反、

五左サ

○賻物事附出、殯斂、藏人所出納、小舍人、病悩事、

喪葬令云、職事官薨卒賻物、謂京官及國司並同也、送死物曰賻也、正從一位絁卅疋、布一百廿端、鐵十連、正從二位絁廿五疋、布百端、鐵八連、正從三位絁廿二疋、布八十八端、鐵六連、正四位絁十六疋、布六十四端、

鐵三連、從四位絁十四疋、布五十六端、鐵三連、正五位絁十一疋、布卅四端〔卅イ〕、鐵二連、從五位絁十疋、布卅〔卅サ〕端、鐵二連、六位絁四疋、布十六端、七位絁三疋、布十二端、八位絁二疋、布八端、初位絁一疋、布四端、皆依本位給、（謂、不論職事高下、准唯〔令〕依位階給也、文云、依本位、即无位以上、不在給例、其勳位不帶官位者、亦同无位法、）其散位三位以上三分給二、五位以上給半、太政大臣絁五十疋、布二百端、鐵十五連、親王及左右大臣准一位、大納言准二位、若身死王事、皆依職事例、其別勅賜物者、不拘此令、其無位皇親、准從五位三分給二、（謂、准散位〔令〕從五位、〔假散從五位〔令〕〕給絁五疋、而无位皇親女亦准此、三分給二、〔部〕〔郎サ〕給三疋之類、下文云、減數不等、從多給故、）減數不等、從多給、

又云、賻物兩應令〔合〔令〕〕給者、從多給、（謂、大納言以上、本位高者、從位給、若卑者依職給之類也、）

又云、宮人從征從行、（謂、不限內外、但從征〔從〕〔令无〕行、皆是其番上者、不在此限也、）及使人所在身喪、皆給殯斂調度、（謂、賻物之外別給、但物多少、從式處分、）

集解云、朱云、從行者、從駕行耳、

弘民格云、應賜外國官人賻物事　右撿案內、承前〔喪葬令集解四十ノ十九、亨〕例〔諸國承前〔下文〕〕外國官人卒〔死〔亨〕〕去、賻物皆以京庫物賜、今〔被〔亨〕〕右大臣宣、奉〔於〔下文、集、亨〕〕勅、理不可然、自今以後、宜改其例以當國正稅給之、但新任未赴任所身亡者、依舊給京庫、永為恒例、

延曆八年八月十一日〔亨藤格六〕

太政官符〔亨藤格六ノ四十四〕

貞民格云、○應給在當國五位以〔己〔亨〕〕上幷國郡司賻物事

右撿實〔龜〔亨〕〕五年八月十七日格偁〔續紀三十三ノ十二右〕、五位已上、身化〔任〔亨〕〕外國、賻物宜當國正稅准物充給、又同八年三〔左上〕月廿六日格偁、諸國郡司五位賻物、宜以當〔國〔亨〕〕正稅給之、又延曆八年八月十一日格偁、「諸國」〔撿〔亨〕〕承前例、外國官人賻物、皆以京庫物賜、右大臣宣、奉　勅、理不可然、自今以後、宜改其例以當國正稅給、但新任未赴任所身亡者、依舊給於京庫者。諸國依此等格、直給賻物、所司因循行來尚矣、而中間以降、徒〔從ヵ〕勞下符、待〔之〔亨〕〕符。間、不聽充給、因〔茲〔亨〕〕。助〔亨无〕喪之賜、不資殯斂送葬之家、遂闕支用、今被〔莫更〔亨〕〕右大臣宣偁、賻贈〔贈賻〔亨〕〕之義爲厚人終、賻不及戸則不〔非〔亨〕〕禮也、宜件等賻物、當卒死時依格令給、「不」下符、但所用物、〔加〔亨〕〕別錄言上、

天長元年九月二日〔亨祿格六〕

太政官符、一應停給殯斂料事
右造式所起請偁、治部式云〔六右〕凡外國官人、賻物「者」〔亨无〕以正稅給之、但太宰及管國、兼給殯斂調度者、案件式、事爲重疊、何者已潤〔從〔三實〕〕公俸、兼給賻物、葬送之資、何乏之有、伏望停殯斂料、唯〔興〔三實〕〕賻物、又諸賻物之上、兼賜葬料者、同「之」停止、以前、從三位守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基經宣、奉　勅依請者、府宜承知依宣行之、

貞觀十二年十二月廿五日〔三代實錄十八ノ十八右〕

治部式云、應給賻物者、喪家申官、官下符左京職、以穀倉院所納物給之、但不給綿、

貞觀格云亨祿本三代格六〔四十五〕載此符作貞式

又云、外五位賻物者、准二內位一減レ半給レ之、但五位郡司、准二職事例一以二正稅一給レ之、據レ式補

又云、齋宮寮官人、賻物以二伊勢國正稅一給レ之、

又云、陸奥出羽、鎭守府、史生、傔仗、博士、醫師、陰陽師、弩師、太宰府傔仗、史生、幷管國史生等賻物、並以二當國物一給レ之、

又云、宮人職事身死者、皆給二賻物一、其散事者、不レ在二給限一、

又云、僧綱賻物者、僧正准二從四位一、大少僧都各准二正五位一、律師准二從五位一、並准二職事一給レ之、

貞觀格云、○應下賻物料商布、停レ收二施藥院一進中穀倉院上事（太政官符〔亨〕）（院〔亨〕）

右太政官、去天長元年六月廿日、下二〔三代實錄元慶六年四月十七日〕民部省符一偁、諸司主典已上、卒死之日、例給二賻物一、事有二恒例一、而至レ給レ物、賃避二忌經一日、喪家之費、卒難二支給一、今被二右大臣宣一偁、奉レ勅、宜下件料特令二交易一充中殯斂上者、須下仰二所出國一、始レ自二今年一、每年交易、附二貢調使一、進中施藥院上、其直幷運賃料、同用二正稅一者、今得二施藥院解一偁、院中雜事、觸類繁多、而重行二賻物一、不レ堪二兼攝一者、正三位行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春宮大夫良峰朝臣〇宣、奉レ勅、宜下始レ自二來年一、令上レ收二穀倉院一、（料〔亨〕）（宰〔亨〕）（忘ヵ）（土〔亨〕）（安世〔亨〕）

天長四年六月五日〔亨祿本三代格六〕

延喜例藏人所

臨時給二喪病料一法

出納爽斫商布五十三端（段カサ） 黒米三石五斗 病斫黒米二石五斗
小舍人爽斫 商布廿二端（段カサ） 黒米三石 病斫黒米二石
已上給二穀倉院一件事、雖下不レ類二交替一（易サ）事上、尋二贓物等一便附出畢

政事要略卷第五十九

政事要略第六十 交替雜事寸

損不堪佃田事 申二損不堪佃一在二公務、不堪佃田并損田坪付帳部一、附出、依二異損一免二租調一事、
例損戸率事
損戸交易事
定戸等第事
雜事賑給在二此中一

○損不堪佃田事 申二損不堪佃一在二公務不堪佃田并損田坪付帳部一、附出、依二異損一免二租調一事、
弘民格云、勅、一凡田有二水旱蟲霜不熟之處一應レ免二調庸一者、卅九戸以下國司撿レ實處分、五十戸以

妄錄損失五分 五百三十六頁 同

本書五十一參看

本書五十三參看

上申太政官、三百戸以上奏聞、應申官者、九月卅日以前申送、十月以後不須、

慶雲三年九月廿日〔格十五ノ十一〕

民部式云、遭水旱蟲蝗不熟田、一處五十戸以上者、馳驛申上、

弘民格云、勅、准令、田有水旱蟲霜不熟之處、國司撿實、具錄申官、今國司撿實之日、或不遭水旱、妄錄損「失」五分。〔格无〕 失〔格〕 免倉之實、或全得。 令〔格〕 稱欺加損田、虛申官之帳、良由國司不存撿校、致 黨〔格〕 有如此損失、清廉之道豈合如此、自今以後、國郡宜造苗簿日、必捨其虛、造租帳時全取其 令〔集〕 實、若不加撿察、致有隱欺、准事條數、即解見任、主者施行、

靈龜三年五月十一日〔格十五〕

賦役令云、田有水旱蟲霜、不熟之處、國司撿實、具錄申官、謂、上戸以上田、損五分以上者、若不滿五分者、唯注租帳、不待言上、其戸內之口、或損或得者、止免其分租、不免調庸、若不熟之田、一處滿五十戸者、馳驛言上、若通計數處滿五十戸者、國司處分申官、唯此條〔令〕爲口分立文、其實買田、及功田、賜田（墾田、賜田〔令〕）等者、依見損數免、其田租不依口分例也、 一〔令〕 十分損五分以上、免租、損七分 戸下〔令〕 免租調、損八分以上、課役俱免、謂、課者、調及副物、田租之類也、役者、庸及雜徭之類、但無戸者不在免例、何者 飛驛 國匠丁不免故也、問、課調〔令〕 田租之… 未知他條田租亦得爲課乎不、答、唯爲當條生文、不准令內運役、但三位以上分租口… 免課役、不可免租之類也、 若桑麻損盡者、謂。（一戸〔令〕）全損、即雖不全損、不雜… 國者亦是、其若无有役者、即免役、各免調、謂、若桑麻所… 布不同故稱各、 其已役、已輸者、謂、已役者、臨時差役也、已輸者、已上條云調糸、七月輸訖也、 聽折桑麻者不… 也、 來年、謂、來年、若有恩復及遭水旱蟲霜、者、亦爲待後年免者、…也〔集〕 十〔集〕

釋云、其錄申官、謂、一戸以。但一戸內口、或損或得者、止免其分租、不免調役也、「句也」慶雲三 集无上文

弘仁七年格載在五百二十二頁

年九月廿日格云、田有水旱蟲霜不熟之處、應免調庸者、卅九戸以下、國司撿實處分、五十戸以上、申太政官、三百戸以上奏聞、養老八年格云、租者全以七分已上爲定、不得以六分大半、弘仁七年十一月四日官符云、應令依法處分損田事、右須天下田租戸別立率常免二分、令輸八分、其有損七分已上戸者、大國卅九戸已下、上國卅九戸已下、中國廿九戸已下、下國十九戸已下、以爲限制、若損七分已上戸、國內惣依此限、及損五分有多少通計不過一分者、令國司撿實處分、適前爲三分已下、至其納官之數、定收七分以上、若凶年損過此法、即准例申官聽裁者、據此准量、五分已上明有其限、四分已下未見所由、縱令有甲授田一町、十分而論見損四段、又有乙損三段、而諸國覆損使等、確執格旨、不勞三四分、百姓爲患、莫過於斯、望請收租之法、復依不三得七之舊例、但卌九戸之差、一依格行者、奉勅依請者、定損之法、格文炳然、而或國司不必其人、於損四分已下之田、濫起疑論、更煩聽裁、宜演格旨令人易知、仍須撿損之體、先撿見損通計、內不過三分、即令國宰處置、如超此法、乃以申官、宍云、問、一處五十戸、其義何、答、一里之五十戸口分、於一處而悉損是也、其一里之五十戸口分所々損、通計滿五十戸、及諸里之五十戸口分、受於一處悉損、或雖一里之五十戸田、於一處不熟、而不滿五分以上之類者、皆不馳驛只言上、國司處分耳、今師云、一里之田、受所々而悉損、他里受田、悉不損者爲災、與一處損五十戸田不異、即准之

（傍注）令〔集〕　令カサ　云々サ　八サ　卅サ　計〔格〕　爲〔格〕　通〔集〕　右大　臣宣〔下文、格〕諸國承知依宣行之者サ　ト約〔集〕　遣〔集〕　國ヒ　及〔集〕　一處悉〔集〕　知〔集〕

其出雜物書至
國免耳集註准
各免調注自篇
皆不可免廿下

馳驛也、問、格云、三百戶（十戶以上）者、奏聞者、未知、依國言上之狀、官奏（但道〔集〕）敷、爲當國司作奏書敷、（十一而〔集〕）答、（令〔集〕）
依國言上之狀、官奏聞耳、十分謂、於一戶爲分、非人別爲分、假一戶。町、五町賣他、全苅五（者、免〔集〕）
町、自佃悉損、仍賣及佃租皆免、凡租者佃人所出、今稱免、可出租之人耳、令釋云、所賣五町（令〔集〕）
全苅者、買人可出全租也、（令出〔集〕）所自作五町全損者、只免租不及課役、或所賣悉損、所作悉得、（令〔集〕）（式〔集〕）（頁）
買人只免租、不及課役也、自作悉得者、出租并課役、如常耳、案之、此苗稼或心也、能可「返（也〔集〕）
捨」耳、讃云、或一戶內七人分悉損、三分全得者、租調十人、俱免、庸不免之類、跡云、假令一（人）
戶內有數丁、而一人田全損、餘人田不損者、爲不及分損、全損人不免課役、只免租耳、課役
俱免、次云、問、稱士、仕丁等之類、不競年不免仕之由、何、答、此文免、未見差之物也、其役身之徒、非「文」（又〔集〕）所之云」但遣國役年不行仕耳、「因」（令〔集〕）云、仕士、仕丁之類、雖不與之年、猶令上京、「仕」（但遣〔集〕）國之川免、調耳、此實不知得不、桑麻損謝、「次云、桑麻損」者、未知、計損七分已上、而又桑麻不損、桑麻損、兩田不損者、也、釋云、不可准免也、何、答、田損七分以上者、桑麻不損而須免租、調、若桑麻損者、田畝不損、兩免調耳、不及佃物（以上佃充）又、田損五分以上時言上、一歲五十戶以上馳驛、若損多者奏聞、未知於桑麻、如何」損〔集〕言上歟、爲奏聞歟、答、令釋云、蠶成、桑麻、雖不須、論謂所損不堪輸調、是一郡損者、馳驛言上耳、但非各損者、直言上耳、一町、一戶以上各損者、直馳驛言上耳、「雜物者」不損免、但依田不減不熟不出雜物、國皆同免耳、」以上二十字令充、古記云、[illegible]十分以、不、答、不作十分、但依文一戶不可免、然今行事一同全[illegible]、乃免「佐」歟、問、先[illegible]云、「損」云、各免調、次云、桑麻損者、各免調、謂、以絹絁布一端調也、令釋云、。免調者[illegible]全[illegible]者、[illegible]布亦[illegible]之、各免調〔集〕[illegible]者役者、「役者」（集充）免役耳、役定進布之國、使庸損免「調」（集充）耳、自餘物不可免也、先云、未知、凡充役者、各色々也、在案、下條云、夏季附者充課、役者是役、[illegible]
文集策林、辨水旱之災、明存救之術、尚書洪範云、曰狂恆雨、若日僭恆暘、若問、往恆雨、若僭「恆暘」若此（狂常〔白氏文集六十四〕）（常也〔白〕）
言、政教失道、必感於天也、又堯之水九年、湯之旱七年、此言陰陽定數、不由於人也、若必繫

於政、則盈虛之數徒言、知不由於人、則精誠之禱、安用二義相處、其誰可從、又問、今陰陽不測、水旱無常、時欲均歲切於豐凶、救人命於凍餒、凶歉之歲、何方可以足其食、災危之日、何計可以固其心、將備不虞、必有其要、歷代之術可明徵焉、臣聞、水旱之災、有小有大、大者由運、小者由人、者由君上之失道、其災可得而移也、由運者由陰陽之定數、其災不可得而遷也、然則小大本末、臣粗知之、其小々者或兵戈不戢、軍旅有強暴者焉、或殊罰不中、刑獄有寃濫者焉、小人人用讒佞有得志者焉、或君子失位、忠良有放災者焉、或男女臣妾有怨曠者、或鰥寡孤獨有困死者焉、或賦歛之法無度焉、或土木之功不時焉、猶是乎憂傷之氣、憤怨之誠、以傷和變而爲沴、古之君人者、逢一災遇一異、則收視及聽、察其所由且思乎、軍鎮之中、無乃有縱異者耶、刑獄之中、無乃有寃黠者耶、權寵之中、無乃有不肖者耶、放實之中、無乃有忠賢者耶、內外臣妾、無乃有悉怨者耶、天之窮久、無乃有困死者耶、賦入之法、無乃過厚耶、土木之興、無乃屢興耶、若有一出此、則是政令之失、倘天地之譴也、又鴻範云、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言不信不入、亦水旱應之、然則人君、苟能政過塞違、率德修政、勵放天之志、戻罪已之心、則雖踰月之霖、經時之旱、至誠所感、不能爲災、何則古人、或牧一州、或宰一縣、有暴身致雨者、有救火反風者、飛蝗去境者、郡邑之長、猶能感通、況王者爲萬乘之尊、居非人之上、悔過可以動天地、遷善可以感神明、天地神明、尙且不

遠而况於水旱風雨之難者乎此臣所謂由人可移之災也又以堯之大聖湯之至仁（其大者則書堯九載之水殷湯七年之旱是也）于時修人和刑清兵寢上無狂僭之政下無怨嗟之聲而乎洪々滔天之災炎々爛石之沴非君上之失道蓋陰陽之定數矣此君臣所由運不可遷之災也然則聖人不能遷災能禦災也不能違時能輔時々也時在乎稟積有常仁惠有素備之以儲蓄因荒而人無菜色固之以恩信雖患難而人無離心儲蓄者聚出豐年散出歉歲恩信者行於安日用於危時夫如是則雖陰陽之數不可遷而水旱之失不能害故曰人強勝天蓋是謂矣斯亦圖之在旱備之在先所謂思危於安防勞於逸若患至而方備災成而後圖則雖聖人不能救矣抑臣又聞古昔聖王在上而下不遺仮者何哉非家至日見衣之食之之蓋能均節其衣食之原也夫天道無常故歲有豐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縮聖主知其必然於是作錢刀布帛之貨以時交易之以時斂散之所以持豐濟凶用盈補縮則衣食之費錢帛之生而均之不齊足矣昔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者可謂不匱之倉不竭之府也故豐稔之歲則貴糴以利農人凶歉之年則賤糶以活饑殍若水旱作沴則貧窮九年之蓄若兵甲或興則備爲三軍之糧上以均天時之豐凶下以權地財之盈虛則雖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能害其人危其國矣至若禳禱之術因荒之政歷代之法臣粗聞之則有事天地以牲牢禜山川以圭璧祈土祇於玄寺集群巫出靈

累倍而斷疑當直接若有云々

擅(徒サ)從市修城、貶食徹樂、緩刑省礙、務舊勸農、敦(分サ)襄多婚、施(弛サ)力舍禁、此皆從人之望、隨時之宜、見(勤〔白〕)恤下之心、表恭天之罰、但可以濟小災小弊、未足以救大危大荒(虞〔白〕)、必欲保邦邑於危、安人心於困、則在乎儲蓄充其腹、恩信結(結〔白〕)其心而已、堯・舜・禹・湯・文・武、皆由此塗「平」(而王〔白〕)也、

玄蕃式云、天下若有旱災、令京畿內諸寺僧尼、限三箇日讀經悔過、

戶婚律云、部內有旱澇霜雹蟲蝗爲害之處、主司應言而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覆撿不以實者與同罪、(旱謂「亢旱」、亢陽〔唐〕、澇謂霖、霪〔唐〕、霜謂非時降隕、雹謂損物爲災、蟲蝗謂螟螽蝥賊之類、依令、十「方」(分ッ)損四以上免租、損「七」、六〔唐〕免租調、損「八」、七〔唐〕以上課役俱免、若桑麻損盡者各免調、其應損免者、皆主司合言、主司謂里「長」、正〔唐〕以上、里「長」、正〔唐〕須言於縣、々申國(州〔唐〕)、々申「官」、省〔唐〕、多者奏聞、其應言而不言、及妄言者、所由主司杖七十、其有充使覆○撿〔唐〕不以實者與同罪、亦合杖七十、)若致枉者、有所徵免、贓重者坐贓論、(致枉有所徵免者、謂應損而徵、不應損而免、計所枉徵「贓」(免贓〔唐〕)罪重於杖七十者、坐贓論、罪止徒三年、既是以贓致罪、皆令累倍而斷、若有應得損免、不與損免、以枉徵之物或將入已、或用入官者、亦準上條、妄脫漏增減之罪、入官者坐贓論、入私者以枉法論、至死者加役流、)

釋云、蟲(除忠反)、爾雅云、有足曰蟲、无足曰豸、蝗(胡孟反)、蒼頡篇、蝗蟲、(之我反)說文、又螽字也、螽蝗也、螽斯、蚣蝑也、(旨〔詩螽斯傳〕)螟(莫丁反)、詩傳曰、食苗心曰螟、爾雅云、螟蛉、桑虫、郭璞曰、桑蝎也、(莫從反)毛詩曰、蟲食根曰蟊、或作蟊字、霖霪、三日已下一爲霖、久雨爲霪也、霣(爲門反)、說文、齊人謂雹爲霣、一日雷將起也、字指曰、出雨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蟘(蟘カサ)(徒能反)、食根曰蟊、食節曰賊、

文集樂府上諷諭諫言

貞觀實錄
唐曆

捕蝗刺長吏也

捕蝗々々者誰子〔白氏文集三〕、天熱日長飢欲〔白〕死、興元兵久傷陰陽、和氣蠱害化爲蝗、始自兩河及三輔、荐食如蠶飛似雨、雨飛蠶食千里間、不見青苗空赤土、河南長吏言憂〔白〕農、課人晝夜捕蝗虫、是時粟斗錢三百、蝗虫之價與粟同、捕蝗々々竟何利、徒使飢人重勞費、一虫雖死百虫來、豈將人力競天災、我聞古〔白〕之良吏有善政、以政〔白〕驅蝗々出境、又聞貞觀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呑一蝗、一人有慶兆人賴、是歲雖蝗不爲害、（貞觀二年太宗呑蝗事、具貞觀實錄）

唐曆（第四大宗一）云、貞觀二年六月辛卯、終南等數縣蝗、太宗至苑中、掇數十枚、而咒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是害於百姓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食我、無害百姓、將呑之、群臣恐生疾、遽來諫止、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呑之、自是蝗不爲災、（實錄文同乎）

主税式云、諸國申損田、縱國內田有一萬町、田租稻五十萬束、遣使勘定損田、千町令申雜稻、未納五萬束已下、自外率此數爲之准、但其未納者、依官府勘定、

弘民格云、應令依法處分損田事

右太政官去大同元年十一月二日、下諸國符偁、（格十五、十集十二卷）畿內、東海、北陸、山陰、南海、五道觀察使奏偁、撿太政官去延曆廿二年七月十五日符偁、右大臣宣、奉勅、夫益國利人、古今通典、而前例後格、其乖適中、仍取捨彼此、更立新制〔格〕、令須天下田租戶別立率、常免二分、令輸八分、其有損

七分已上戸者、大國卅九戸已下、上國卅九戸已下、中國廿九戸已下、下國十九戸已下、以爲限制、若損七分已上戸、國內惣依此限、及損五分、有多少通計不過一分者、令國司撿實處分、通計〔格、集〕无。前爲三分已下、至其納官之數、定爲（收〔上文、格〕）七分以上、若凶年損過此法、即准例申官聽裁者、據此准量五分已上、明有其限、四分已下未見所由、縱令有甲授田一町、十分而論見損四段、又有乙損三段、而諸國覆損使者、確執格旨、不（得イ）勞三四分、百姓爲患莫過於斯、望請收租之法、復依三不得七年舊例（之〔集〕）、（但〔集〕）。卅九戸之差、一依格行者、右大臣宣、奉　勅、依請者、諸國承知、依宣行之者、今被右大臣宣偁、奉　勅、定損之法、格文灼然、而或國司不必其人、於（於〔上文〕）損四分已下之田、濫起（趣イ）疑論、更煩（量サ）聽裁、宜演格旨令（及イ）（官イサ）人易知、仍須撿損之體、先撿見損、通計國內、不過三分、即令國宰處置、如超此法、乃以申官、

弘仁七年（衍カサ）十一月四日〔格十五ノ九左〕

下十六左
主稅式租帳損

合國內田若干町段
定田若干町
應輸租田若干町
損若干町

八分戶若干畑
田若干町
七分戶若干畑
田若干町
五分戶若干畑
田若干町（已上〔式〕）
四分。戶若干畑
田若干町

損田損戶、名異實同、介將之文、以之可、（但損戶交易之損戶異此、見後頁、）
主税式云、撿損幷不堪佃田、賑給損死等使程限、（吹式又在前、與〔式无〕）山城、河內、攝津、伊勢、遠江、駿河、甲
斐、相模、信濃、加賀、丹波、但馬、因幡、伯耆、出雲、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紀伊、阿波、
讃岐、筑前、筑後、（前〔式〕）肥後、豐前、豐後等國、損田百日、不堪佃田八十日、大和、武藏、上總、下總、近江、美
乃、上野、下野、出羽、越前、越中、播磨、土佐等國、損田百廿日、不堪佃田百日、和泉、尾張、參河、安房、
能登、丹後、石見、日向、大隅、薩摩等國、損田八十日、不堪佃田六十日、伊賀國、損田五十日、不堪佃
田卅日、志摩國、損田卅日、不堪佃田廿日、伊豆、飛驒、若狹、佐渡、隱岐等國、損田六十日、不堪佃田

卅日、常陸、越後、伊豫、肥後等國、損田百卌日、不堪佃田百廿日、陸奥國、損田二百日、不堪佃田百〔卅カ〕六十日、淡路國、壹岐、對馬島。〔等〔式〕〕損田卌日、不堪佃田卅日、其賑給及疫死、並准不堪佃田、

弘民格云、詐增損田數事

右賦役令云、凡田有水旱蟲霜不熟之處、國司撿實、具錄申官、慶雲三年九月廿日勅。〔三格七ノ十九〕凡田有水旱蟲霜不熟之處、應免調庸者、卅九戶以下、國司撿實處分、五十戶以上、申太政官、三百戶以上奏聞、應申官者、九月卅日以前申送、十月以後不須者、然則事須委細實錄限內言上、若涉不實、罪名同上、今或國解文、注損萬町、遣使覆撿五六千町、或國解文、只着損狀、得損町段都無注載、或過期乃申、巧稱路障、或寄事他故、至冬追申、國司所請、再三懇懃、不得忍止、猶發使人、至于覆審、不及言上、非唯詐欺上、上官兼亦費損驛次、惣是不愼憲章、屢致不實之弊也、忘公潤私、間而有之、致〔致〕忠。廉、希而不聞、

以前事條、具件如前、今被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衞大將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冬嗣宣偁、奉勅、爲吏之道、須致忠貞、不實之事、理須懲革、宜准〔量〕所詐奪其公廨、兼〔亦〔格〕〕處法律以懲將來、又郡司是自勘申之職也、國司則隨申覆撿之吏也、准。其過不經、國司宜然、論罪之方、自依恒條、徵物之事、一同國司者、諸國承知、依宣行之、其損田者、限內必申、若有緣實錄須經日者、限內預申〔早〔格〕〕損狀、追申進實錄帳、若不進帳、不聽遣使、但於遠國、九月之損、定知不堪、限內言

上宜東海道坂東東山道〔山東、集〕。北陸道神濟以北、山陰道出雲以北、山陽道安藝以西、南海道土左等國、太宰管內、大隅、薩摩、日向、多褹、對馬等國島、九月之內、風水之損、雖十月後〔行サ〕、程之內、特聽通計、過程之外、不聽判取、自今以後、立爲永例、不得踈漏、

弘仁十年五月廿一日〔參五十四ノ廿四當參看、格七〕

貞民格云、應依實言上損幷不堪佃田、疫死百姓賑給飢民、及破損官舍堤〔坊〕〔防等、格七〕事

右案弘仁十年五月廿一日格〔司、格〕偁、國司申政、詐不以實、奏其公廨、兼處法條〔官、格〕、又科懲、郡司一同國吏者、頃年諸國司等、不陳實數、浪致增加、格後漸曠、既忘科責、被右大臣宣偁、奉 勅、朝家篤論〔可、格〕、最在官長、選當清潔〔者、格〕。可分憂、如今既擇良牧、更加官使、屋下如架屋、宜爲煩擾、自今〔宜、格〕〔廢〕後、官長親自巡省〔勘、十五豐〕、子細檢定、依實申送、若所申過多、稍涉疑殆者、非不獲已、乃遣朝使、使〔以、格〕〔必、下文〕者務察、或有乖違、准其所詐、論如前格、但奪俸科罪、事似重酷、須宥其俸只加其罪、凡厥犯〔格〕无解之後、一切不復叙用、俾彼濫穢之徒〔進〕、永絕榮進之望、其科決郡司、忽復准〔俾〕此者〔之、格〕、但損田荒田言上之期、承前程限、事爲促近、宜不堪佃者、八月內申、損田者預申損狀、十月內申、其遠國九月風水之損、迪計行程、一依前格、庶幾事城之寨、宜威難犯、論道之官、提綱易擧〔奉〕、

仁壽四年十月一日〔格七ノ廿三〕

太政官符五畿內七道諸國司

本卷五百四十頁參看

應依實言上損并不堪佃田事

上文
右靈龜三年五月十一日格偁、准田令、有（有〔五百二十五頁〕）水旱蟲霜不熟之處、國司撿實具錄申官、今國司撿實之日、或不遭水旱、妄錄損失五分、充倉之實、或令得營種、欺如（全〔五百二十五頁〕）損田、虛申官之帳、良由國司不存撿按、致有如此損失、自今以後國郡、宜造苗簿、日必捨其處、造租帳時全取其實、若不加撿察、致有隱欺、准事條數、即解見任、又仁壽四年十月一日格偁、弘仁十年五月廿一日格偁、國司申政詐不以實、奪其公廨、兼處法條、又科懲郡司、一同國吏（司〔上文〕）者、頃年諸國司等、不陳實（〔格七〕寄）數、浪致增加、格後漸曠、旣忘科責、被右大臣宣偁、奉　勅、朝家篤論、最在官長選當清望重分憂、如今旣擇良牧、更加官使、屋下架屋、寔爲煩疊、宜自今厥後、官長親自巡省、子細撿定、依實申送、若所申過多、稍涉疑殆者、事不獲已、乃遣朝使、使者覆覈（勘）或有乖違、准其所詐、論如前格、但奪俸科罪、事似重酷、須宥其俸（必ず）只加其罪、凡厥犯解之後、一切不復叙用、其科決郡（部〔五百三十頁、五百四十一頁〕）司、亦復准此者、律云、部內有旱澇霜雹蟲蝗爲害之處、主司妄言者杖七十、覆撿不以實者與同（重者坐贓論、注云、計所枉徵免贓〔五百四十一頁〕）罪、若致枉有所徵免、○贓罪重於杖七十者、坐贓論、罪止徒三年、以枉徵之物入官者坐贓論、（覆〔五百四十頁〕）入私者以枉法論、至死者加役流者、而諸國言上損（並〔五百四十頁〕）・不堪佃田、旣不據其實、撿之日、勘（返〔五百四十頁〕）造過多、而頃年齊今堪勘返之物、都不行（思而〔五百四十一頁〕）○責之法（科〔五百四十頁〕）、積習之漸、欺詐爲宗、是則格條所指、其罪已重、忍不行之所致也（ト忍而〔五百四十二頁〕）、右大臣宣、奉　勅、政尙變通、事有弛張、自今以後、覆撿之日、爲使被勘

返者、計所申之田數、爲十分之一分以下、除入已外、特宥其罪、令填其物、若過此限者、入官入私、依法科決、若使檢損〔失カ〕實者、科懲如法、又疫死百姓賑給飢民、及破損官舍堤坊等、其十分之一者、宥罪填物、爾後准此、自餘之事、論如前者、諸國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參議左大辨從四位上兼行勘解由長官橘朝臣　　右大史正六位上凡宿禰

延喜十八年六月廿日〔五百三十九頁天暦二年〕

太政官符五畿內七道諸國司

應依先年府旨開發〔墾カ〕不勘佃田事

右太政官去延喜五年十一月廿六日、下諸國符偁、戸婚律云、〔十三五元〕凡部內田疇荒蕪者、以十分論、一分笞卅、一分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唐律注〕國郡各以官長爲首、佐職爲從者、大同四年九月廿七日格〔格七ノ八〕偁、案考課令云、國郡司勸課田農、能使豐殖者、准見地爲十分論、加二分、〔各進〕考一等、每二分〔格七、同四年格〕進一等、注云、謂熟田之外、別能墾〔分者、又云〕〔格〕「務」其有不加勸課以致損減者、損一分降〔考イ〕一等、〔加二〔格〕〕者、又勸課田農加六分、〔華二〔格〕〕則進考三等、亦居上中、仁壽二年三月十三日格偁、右大臣宣、奉　勅、洪範八政、食居第一、然則王政之要、生民之本、唯在務農、〔下文四十四〕頃年諸國、所申之不堪佃田、其數居多、是由國郡官司不勤地利、不重民命、〔其〔格〕〕非所以選擇良吏委付黎元、宜仰下諸道令〔命ィ〕曉此情、國郡司等、親自巡檢、修固溝堰、〔耕農〔格〕〕催勸農桑、力者褒而錄之、懈者督而趣之、即有地不耕、雖有其主而無

力營者、速以救急義倉穀廩給之、若有(所〔格〕)不足、量貸營料、勸令耕蒔、莫使空費、秋收之日、先納所貸、或有其田無人可治、宜以公力營種、其所獲者(者〔格〕)、全納官倉(庫〔格〕之〔格〕)。如此者則廢田自開、實廩可期者、今撿案內、田畝荒蕪、明立懲肅之法(亦〔格〕)、勸農之議、詳勸誘之旨(誠イ)、國宰須令慎法條、能加勸誡、而不催東作之勤、頻申南畝之荒、頃年之間、諸國言上不堪佃田、其數倍多、此則不使民以時、妨奪農勤之所致也、吏之不良專乖朝選、不悛舊弊(衍カ)、何期積實、左大臣宣、奉勅、勸誡之旨、條例已存、宜令重加下知依件勤行、仍須前司之時「用之時」言上之數、後任之吏、必以開增、又當任之間、每年墾加、付帳(提サ)言上、勸誘有方、多爲開發、既勤功、特加擢進、若不勤墾開、猶致荒廢、縱有他功、不令加褒推者、諸國承知、依宜(旨カサ)行之。不得緩怠者、今撿案內、仁壽舊章、載勸誘於前、延長新制、垂誡慎於後、前後勸誡、綸已重、而今(任、貢ニ褒サ)諸國之口無曾遵行、或彌增荒廢(於カ)、欲滿一郡、或以加墾開、僅及數頃、豈荷(倍サ)分憂之重。國之深圖、是則(適カサ)忘恥辱於面上、扶巧道心中者也、夫吏(伺ゟ)不授天時、民無勤地利、曠土隨歲倍多、爲夫每秋倂之、今縱天降和氣、世返豐穰、若緩耕耘同望收獲、既睽務本、濟民之志、誰謂之良二千石乎、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衛大將陸奧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仲平宣、奉勅、宜重下知早勤行、凡厥開田數、別諸言上、若慣常懈緩、重致蕪廢、准據先符、必加譴責、但巡視催勸之法、一如仁壽之格者、諸國承知、依宜行之、符到奉行、

承平元年十二月十日

左大辨源朝臣是茂傳宣、右大臣宣、奉勅、年來擬諸國受領吏不堪佃田使等、或稱身病、或陳親病、經渉歲月、無意早赴、雖加催促、有致懈（過ィ）怠、尋其由緒、不設憲法之所致也、自今以後、諸司官人奉使者、依病不赴、滿百二十日、任意逗留、遣無故不上之限者、自准恒典、宜從解官、但稱親病者、搜情實覈狀兒之、若所申不憑（顛ィ）、有其間者、殊處重科、以懲將來、至于散位文章生、病患顯然者、以六十日爲差替期、若事有短詐、臨拜官時、三年之後乃許用、亦陳親病者、准有官法行之者、

承平七年九月八日　　左大史尾張宿禰言監奉

勘申諸國言上不堪佃田過十分之一國司罪狀事

合

伊勢國言上、田使勘返、千四百卌五町四段卌九步、過十分之一、四百八十一段二百十一步、

加署國司守從四位下橘朝臣雅風（惟ィ）

少目正六位上河內忌寸良並

權少目從七位下尾張連忠連

右左大史海宿禰業恒仰云、大辨源朝臣庶明傳宣、左大臣宣、奉勅、天慶元年、諸國言上、不堪佃田使、勘返過十分之一、十四箇國之室、所當之罪、宜令明法博士等、任勘定文勘申者、謹撿太

政官去延喜十八年六月廿日、下五畿內七道諸國符云云、律云、部內有旱澇霜雹蟲蝗爲害之
處、主司妄言者杖七十、覆撿不以實者與同罪、若致枉有所徵免賦、重者坐贓論、注云、計所枉
徵免賦、罪重於杖七十者、坐贓論、罪止徒三年、以枉徵之物入官者坐贓論、入私者以枉法論、
至死者加役流、而諸國言上損并不堪佃田、既不據其實、覆撿之日、勘返過多、（造〔五百三十六頁〕）而頃年齊令堪勘
返之物、都不行科責之法、積習之漸、欺詐爲宗、是則格條所指、其疑已重、（罪ナ）「思而」不行之所致（忍〔五百三十六頁〕）（〔五百四十二頁〕）
也、右大臣宣、奉勅、政尚變通、事有弛張、自今以後、覆撿之日、爲使被勘返者、計所申之田數（分〔五百三十六頁〕）（限〔五百三十六頁〕）
爲十分一。以下除入已外、特宥其罪、令塡其物、若過此。者、入官入私、依法科決、雜律云、坐（二十〔唐〕）（十四〔唐〕）（廿一右）
贓致罪者、一尺笞「十」、一端加一等、「十二端」徒一年、「十二端」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職制律云、
監臨之官、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八十、二端加一等、卅端絞、名例律云、稱以枉法論之類、皆（犯〔唐〕）（役ナ）
與眞犯同、又條云、稱加役流者、配遠處徒三年、又條云、五位以上、犯流罪以下減一等、監守內（姧他妻妾盜詐人〔律〕）（遐〔五百四十二頁〕）
受財枉法者、不用此律、又條云、七位以上。流、各徒減一等之例、又條云、應議請減、及八（徒ナ）
位以上、犯流罪以下聽贖、若應以官當者、自從官當法、其加役流、不得減贖、除名配流如法（徒ナ）（以〔律〕）
又條云、犯私罪以官當、從者五位以上。一官當徒二年、八位以上以官當一年、仍各解見任、（徒ナ）
又條云、以官當徒者罪輕、不盡其官、留官收贖、官少不盡其罪、餘罪收贖、又條云、監臨主守、於（所〔律〕）（姧〔律〕）（端ナイ）
監守犯盜、若受財而枉法者除名、注云、盜三論、枉法一端、又云、獄成會赦者、免所居官、又

天暦元年九月五日丙辰大赦依疱瘡祈也見日本紀畧

任用

律云、其他犯罪者、只以造意為首、隨從者減一等、又條云、從坐減、又以議請減之類得重減、又條云、

唐十六ノ廿四オ

二死三流、各同為一減、斷獄律云、常赦所不免者依常律、注云、常赦所不免、謂雖會「大」赦、

唐十三ノ九左　者〔唐〕「累〔挙〕

猶處死及流、若除名免所居官、及移郷者〔唐〕去大暦元年九月五日詔書云、今日昧爽已前、大辟以下、罪无

以〔五百四十三頁〕「唐〔无〕

輕重、悉皆赦除、但犯八虐、故殺、謀殺、私鑄錢、強竊二盜、常赦所不免者、不有此限者、換此等

在〔五百四十三頁〕

文、至于勘返田租、入官人私罪、有輕重、須提官為首、任用為從、科決其罪、若人官者、依坐贓

可論、若人私者、以枉法可論、而換「下換」下給勘文云、件國不辨入官之由、仍使等令進過

衍カ

狀者、件國司所犯、雖引其罪狀所當之罪、不能結斷、以前罪狀勘申如件、

天暦二年六月廿二日　從五位上守大判事兼行民部少輔明法博士惟宗朝臣公方

十四箇國々宰罪狀、其文猶多、仍載第一條、不取餘條、

勘申伊勢但馬備後伊豫等國司言上不堪佃田過十分之一罪狀事

合

伊勢國言上、田使勘過千四百卅五町四段卅九步、過十分之一、四百八十一町一段二百十一步、

加賀國司守從四位下橘朝臣雅風

少目正六位上河內忌寸良並

權少目從七位下尾張連忠遠

右左大史海宿禰業恒仰云、天大辨源朝臣庶明傳宣、左大臣宣、奉勅、天慶九年、件國々言上、不堪佃田使勘返、過十分之一、而至于租穀、不辨入官入私之由、仍件國司等罪狀、明法博士先日勘申狀、雖引罪條、不由結斷、今使等租穀、在民身之由、進申文已畢、宜任件申文、令勘申所當〔五百四十頁〕當之罪者、謹撿、太政官去延喜十八年六月廿日、下五畿內七道諸國符偁云云、律云、郡內有旱澇霜雹蟲蝗爲害之處、主司妄言者杖七十、覆撿不以實與同罪、若致枉有所徵免賦、重者坐贓論、注云、計所免徵免賦、罪重於杖七十者、坐贓論、罪止徒三年、以枉徵之物、入官者坐贓論、入而〔五百三十六頁〕私者以枉法論、至死者加役流、而諸國言上、損幷不堪佃、既不據其實、覆撿之日、勘返過多、頗〔五百三十六頁〕元年甞令提勘返之物、郡不行科責之法、積習之漸、欺詐爲宗、是則格條所指、其意已重、忍「而」不行之所致也、右大臣宣、奉勅、政尙變通、事有弛張、自今以後覆撿之日、爲使被勘返者、計所申之田數、爲十分、一分以下、除入已外、宥其罪、令塡其物、若過此限〔十六右〕。者、入官入私、依法科決、雜律云、坐贓致罪者、一尺笞十、一端加一等、十二端徒一年、十二端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職制律云、監臨之官、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八十、二端加一等、卅端絞、名例律云、稱以枉法論之類、皆與眞犯同、又條云、稱加役流者、配遠處役三年、又條云、五位以上、犯流罪以下減一等、意〔廿左〕監守內受財枉法者、不用此律、又條云、七位以上犯流罪以下、各從減一等之例、又條云、○議請減、及八位以上、犯流罪以下聽贖、若應以官當者、自從官當法。其加役流、不得減贖、除名配流如法、又條云、

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位以上。一官〔以〕〔律〕當徒二年、八位以上以一官當徒一年、仍各解見任、又〔律〕所
條云、以官當徒者罪輕、不盡其官、留官收贖、官少不盡其罪、餘罪收贖、又條云、監臨主守、於。
監守犯盜、若受財而枉法者除名、注云、盜三端、枉法一端、又云、雖會赦者。免所〔律〕居官、又條云、
共犯罪者、以造意爲首、隨從者減一等、又條云、從坐減、又以議請減之類、得重減、又條云、二死
三流、各同爲一減、斷獄律云、常赦所不免者、依常律、注云、常赦所不免者〔律〕。謂雖會「大」赦、猶處
死及流、若除名免所居官、去天暦元年九月五日詔書云、今日昧爽以前、大辟以下、罪無輕重、悉
皆赦除、但犯八虐、故殺、謀殺、私鑄錢、強竊二盜、常赦所不免者、不在此限者、使少監物源長等
所進申文、勘返田租穀、國司申云、在民身未弁濟者、依實注申、如件者、件勘返田租穀、覓入
己之由、方今所過十分之一、四百八十町一〔上文〕段二百十一歩、准犯、依長官爲首、可處坐贓徒
三「十」无ヵ年、身帶四位、請減一等、徒二年半、以四位一官、令徵贖銅十斤、目二人爲從、減一等、徒
三年半、帶六位、或帶七位、亦例減一等、徒二年半、並以位二階、當徒二年、可解見任、而件罪適逢
恩詔、首從共可被原、但至于租穀、全可塡納、下條々亦同、
以前國々司等罪狀、勘申如件、
天暦二年十二月三日　　從五位上守大判事兼行民部少輔明法博士惟宗朝臣公方有ヵ
件勘文雖當國事、其此條、及乃ヵ不免不取他條、

人時

是時地震大風之灾具扶桑畧記

延臨格云、詔、陶均庶類（十句カ）、率資覆載之功、牧（司〔亨〕）黎元、實賴皇王之化、故祐腊在容、大舜之憂勞彌切、

騈胝成病、伯禹之利道（逍〔亨〕）既深、伏惟、先帝陛下、敬授人時（吃サ）、欽若天道、修五紀之宜、考六官之化、將

令陰陽無爽、災祲不生、而紅腐於京坻（坻〔亨〕）、驅蒼生於富壽、然而數鍾（鍾〔亨〕）恒會、理歸竄（寓〔亨〕）期、預古震動晏

嬰〔亨〕、雖候其星芒、既遭懷襄、肝（伊〔亨〕）堯猶難（艱サ）其昏墊、去年七月卅日、坤德失靜、地震成災、八月廿日、亦有

大風洪水之沴、前（猪〔亨〕）後遭重害者、卅有餘國、或海水泛溢、人民歸魚鼈之國、或邑野陷（酒〔亨〕）沒、廨宇變蛟

龍之家、呼嗟、指澤之功未（谷〔亨〕）成、象耕之期奄（今サ）至、顧念邊限（張〔亨〕）、誠軫中懷、朕忝以薄德、丕承洪基、內纏

岵〔亨〕陟岵之慟、外惕臨后之危、重八月八日、信濃國山頽河溢、唐突六郡、城廬拂地而漂流（流漂〔亨〕）、戸口隨波

而沒溺、百姓何辜、頻罹此禍、徒發疚首之歎、宜降授手之恩、故分遣使（熟〔亨〕）者、就存慰撫、宜詳加實

覈勸施優恤、其被災尤甚者、勿輸（納〔亨〕）今年租調、所在開倉賑貸、給其生業、若有屍骸未斂者、官爲

埋葬、播此洪澤之美、協朕隍之心、主者施行、

仁和四年五月廿八日〔亨祿本三代格〕

○例損戸率事〔同率刀又在交替損戸 交易謝主税式〕（无ナ）

主税寮式云、諸家封租、若當不三得七之年、戸別所輸、不滿卅（卌〔式〕）束、率數者通以他鄉塡之、若

損過三分、及神寺封租、不在此限、〔此條、又在封戸租調部〕

亨无「太政官符」

例損主計式下（二右）
損戸得戸同下（三右）
取恐永字誤
撿損田使恐當作或五六百烟或三四百烟以丁率戸當五六人
續後紀七（十三右）承和五年十月癸巳主計式下（三右）
察恐衍文
諸國亦下恐脱准此者三字

一應（ト可〔亨〕）例損戸課「戸」（丁〔亨〕）。與（ト得〔三實、亨〕）。丁同率事

右造式所起請偁、太政官天長十年十月十日符偁（云〔亨〕）、得民部省解偁（主計寮解云、〔亨〕）、。取大帳口率之戸數、或國戸別二三丁、或「國」（〔亨〕无）戸別三四丁。頃（而〔亨〕）年撿（於〔亨〕）。損田使帳（帳、〔亨〕）七分以上（已〔亨〕）、或五（六〔亨〕）。百烟、或三四（丁百〔亨〕）。烟、以「下」（十〔亨〕）率戸「爲」（〔亨〕无）當五六人、至于得戸僅二三丁、承前依使。勘定不爲勘畫（出〔亨〕）、其「多丁之戸」（口〔亨〕）定以遭損、少課之烟、必爲得戸、通計之率、理不可然、望請、自今以後「損」（〔亨〕无）得戸丁、彼此同率、若違率剰免、勘返爲徵者、右大臣宣、依請者、承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符偁（云〔亨〕）、駿河國解偁（云〔亨〕）、主計寮勘出偁（云〔亨〕）、國内課丁、與戸數相折（抑〔亨〕）、戸別當一二丁、而充二丁已上免調庸、仍勘出者、覆（彼〔亨〕）被勘返（十〔亨〕）。年損戸帳、或戸一二丁、或戸五六丁相雜、而「察全」（口〔亨〕）（ト察サイ）立一二丁率、所餘悉爲徵物（望〔亨〕）。請、依實被免除、省民煩者（者〔亨〕）、左大臣宣、例損戸隨國大少、特制免格、率課丁「數」（〔亨〕无）不可相折、雖例損戸、理必可有少丁戸、專以多可（丁カサ）戸申損戸者、理不可然、今須加「申少丁」（廿丁戸者、〔亨〕）者丁、不論多少、隨申原免諸國（亦者〔亨〕）。齊衡三年六月十日宣旨云（云〔亨〕上文、格十五ノ九左）、仁壽二年九月廿日宣旨偁、依弘仁七年十一月四日格（損〔上文、亨〕）、有。七分已上戸者、大國卅（卌〔亨、上文〕）九戸已下、國司勘定免除、而天長十年十月十日格云（損得〔亨〕）。戸丁、彼此同率、若違率剰免勘返爲徵者（而〔亨〕）。所司依「此」（准此格〔亨〕）勘出、不計所勘、雖有道而非。格（彼〔亨〕）所損卅（卌〔亨〕）九戸已下、損戸者依國中勘之（申）、更「物」（徇拘〔亨〕）累者、其一戸課丁、多少無定、須更立法制、以決疑滯（帶〔亨〕）、然漏而不錄、宜「一戸」（丁戸丁〔亨〕）者以五六丁已下勘之、過此免除、勘出爲徵者、而彼寮頃年所行之例、或國二三丁、或「國五六丁」（亨无）、隨古

來所事數〔申〔亨〕〕、爲永年勘定率、其新所〔料〔亨〕〕加增、勘出爲徵、勘定參差、〔事〔亨〕〕非平均、伏望、一依天長十年符、損戶課〔丁〔亨〕丁カ〕戶課可〔「无サ〕與得戶丁同率免之、然則於公有益、於國無愁、

貞觀十二年十二月廿五日〔亨、森本三代格八刊本八ノ三十九左寛平六年〕三代實錄十八（十六左）

○損戶交易事 損戶法附出

貞民格云

應交易申損諸國調庸雜物事

右太政官去天長九年二月三日、下民部省符偁、被〔被二〔格八〕〕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衞大將民部卿淸原眞人夏野宣偁、奉勅、承前當于諸國有損之年、所被免除調庸雜物〔物之〔格〕〕代、仰此國令交易、因玆未進猥積、用途難支、於事商量、理不可然、自今以後、宜〔豫サ〕預令當國依朝集〔集〔格、林本〕〕使勘定帳交易辨備者、今被右大臣宣偁、有損之國、所被免除調庸雜物之代、若待朝集使勘定者、〔格〕恐交易過時、事是難濟、宜早仰當國推量損戶預令交易、

承和六年十月九日〔格八〕

上卄左
主稅式云、疫死并流死百姓口分田、未班之間、徵其地子、便充價直、隨色交易、備進其調庸并中男作物等、但輸庸米者、其料春末進之、

應以疫死并流死百姓口分田地子稻充價直、令交易進調庸中男作物等事

右得彼省去八月廿一日解偁、主計寮今月十七日解偁、謹撿案內、諸國疫死百姓、隨省符下、下

課丁一分、不課二分、永以除帳、無補其替、丁既除帳、貮贓隨損、唯以彼口分田地子混正稅、亦有式例、今案物意、或國混正稅之後、未經幾年、及班田明即給口分、國司偏見田數多、從加增男女、凡非有戶口增益、輒不可過給口分、況亦言上疫死、以往希聞、而年來諸國、連年申請相頻、乃貢減耗、莫不据此、又流疫二死、異名同實、而疫死分法、式條是存、至于流死、未有所見、望請省式准疫死、課丁一分、不課二分、同被免除、仍以件等口分田地子、更不混正稅、便充其直、將令交易調庸中男作物等、然則雖無本丁、輸物自備、仍制相折勘文、請省裁者、省依解狀、謹請官裁者、左大臣宣、奉勅依請者、省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延長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太政官符民部省

雜事二條

應准疫死以滿六年除帳百姓口分田地子令交易其調庸事

右得彼省五月十六日解偁、主計寮去年八月十日解偁、謹檢案內、諸除帳百姓逃亡之年、徵課免役、然而相折例損、令補其代、六年之後、數除帳、即號議損、無補其替、永以免除其調物、是依式文所勘來也、而國注一二百人、或國載五六十人、毎至七年、咸以除辨、如此之漸、課丁減折、乃貢之物、逐年損耗、爰除帳之年、注其丁數、依式移主計寮、次口分田、然則所損調物、多闕年

浪人無口分田事所當

卷五十七（九）有是日符

輸、望請、准疫死等例、以彼口分田地子稻、令交易其所當調物、但至于浪人、無口分田、頃〔須カ〕准除數、令塡其替者、從三位守大納言兼行中宮大夫藤原朝臣師實宣、奉　勅依請者、以前條事如件、省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左少辨藤原朝臣　　左〔五十七ノ十一〕右大史尾張宿禰

天慶五年十二月廿九日〔十サ〕

下三右

主計式云、諸國申損田年損戸得戸課丁、彼此同率例、損戸亦准此、

太政官符　民部省

應令諸國量〔置カサ〕言上損戸法事

右得彼省去九月十五日解偁、主稅寮、今年三月十三日解偁、謹撿令條、凡田有水旱蟲霜不熟之處、國司撿實、具錄申官、十分損五分以上。〔免租、損七分〔令〕〕免租調、〔損〔令〕〕。八分以上課役俱免者、今撿諸國言上、年々損田目錄帳、或國注八分損戸二千六百九十八烟、七分戸千七十六烟、五分以上戸三百廿七烟、或國注八分戸千四百九十一烟、七分戸四百八十九烟、五分戸百七十一烟、或國注七分戸、不注五分戸、爰公家〔脫カ〕。或年言上之數、既以免除、或年遣使勘定、或年〔以サ〕停遣使、被勘返半三分之一、然而准勘本數、猶多公損、仍符撿事情、言上損田、何必七。分戸町、可少五分已上、而每有損少五分以上戸、如是之漸、諸國調庸、追年減少、朝家支用、臨事闕乏、寔無准的之所致也、望請

家分諸國、若申ニ損戸一、惣其(其カサ)數三分論レ之、七分以上。一分、五分以上戸二分、以爲ニ定例一、將レ令ニ言
上一(レ處カ)若過ニ此限一者、申ニ返具帳一然則國司永守ニ言上之法一、所司全存ニ(レ戸脫カサ)公益之政一、仍錄ニ事狀一請ニ省裁一、省
依レ解、謹請ニ官裁一者、左大臣宣、奉　レ勅依レ請者、省宜ニ承知一、依レ宣行レ之、符判(到カ)奉行、

延長四年十一月五日

賦役令十三右
○定戸等第事（定戸等第、隨レ事異レ法、仍爲レ見ニ分別一、司其條々具注ニ于左一）
戸令義倉條云、皆取ニ戸粟一、以爲ニ義倉一、上々戸二石、上中戸一石六斗、上「中」(衍カサ)下戸一石二斗、中上
戸一石、中々戸八斗、中下戸六斗、下上戸四斗(一イサ)、下中戸二斗、下々戸一斗、
朱〔集解十三ノ十二右〕
釋云、戸主獨所レ出、又戸品依ニ戸主二人一定耳、
上ノ十五右
古記云、定ニ九等一、計ニ資財一定耳、奴婢准ニ直臨時處分一耳、具見ニ義倉部一、
民部式云、封戸以ニ正丁四人、中男一人一爲ニ一戸一、率租每戸以ニ卌束一爲レ限、每鄉滿ニ課口二百人、中男
五十人一、租稻二千束、若不レ滿ニ此數一、通ニ計國內一令レ塡、
四右
封戸之品、其法如レ此、具ニ封戸租調部一、
田令、卌〔令〕桑漆條云、課ニ桑漆一、上戸戸〔令〕桑三百根、漆一百根以上、中戸桑二百根餘〔令〕、漆七十根以上、下戸戸〔令〕桑一百
根、漆卅根以上、義解云、凡。上中下者、計ニ口多少一、臨時量定、其除條稱ニ上々中々。等一、亦准ニ此例一也、
如レ此條、義解者、義倉條戸口品、亦似レ依ニ口多少一可レ定也、然而彼計ニ資財一定レ之、此條依ニ戸口一

定之、雖稱一同之由、未知各別之理、難可會尺、依文習耳、（此條、在交替雜部、）

十四右 賦役令云、（田令）有水旱蟲霜不熟之處、國司撿實、具錄申官、十分損五分以上免租、損七分免租調、損（令）

○八分以上課役俱免、

讃云、一戸內七分（人分（集解十三ノ十八左））悉損、三人分全得者、租調十人俱免、庸不免之類也、釋云、復依不三得七分（上文五百四十八頁）之舊例是也、今案、此法以口分論、（此條、在損不堪田佃部、具可見彼部、）損戸交易部、有令諸國量言上損戸法官符、其狀云、八分損戸云々、七分戸五分以上戸之者、件稱分之戸、又以上遭水旱條可知之、

九左 廐牧令云、諸道置驛馬、大路廿疋云々、每馬各令中々戸養飼、（上カサ）

說者云、（集解三十八ノ十四右）凡一戸令養一疋、然則戸員大略廿戸、中之中課不論丁多少、又云、中下戸不令飼也、

私案、不論丁多少者、若如義倉條、計資財定歟、凡厩中々可依彼條乎、

六左 ○雜事（賑給、在此部、）

儀制令云、國郡皆造五行器、（謂、依所用得五行名、假令瓮缸爲土器、大（火カ）鈎爲火器、斧鑿爲木器、鉗鎚爲金器、盆桶爲水器之類、）有事則用之、並用官物、

勘解由使勘判抄

一五行調度

隱岐　前司吉備忠常　使有仁

常赦判云、不備儲意、前司會赦、須見任相承、以脩造備、莫拘前司、

延喜十六年判

下野　使方倚

非常赦判云、作五行器无實、事在恩前、須見任相承、以脩儲備、

承平四年

公式令云、諸國給鈴者、謂、其剋數者、依式具分也、大宰府廿口、謂、管內諸國、亦國別者給也、三關及陸奥國各四口、大上國三口、中下國二口、其三關國各給關契二枚、謂、其作契之形狀者、須有別式、即下條隨身符、亦准此也、並長官執、無次官執、謂、有鈴與契、是以稱並、其長官次官並不在者、主典以上、亦得執、

運叙令云、在官身死、謂、主典以上、其雜任亦准此也、及解免者、謂、此云解免、猶云解去、即其解、病解等之類、皆遣罷免、其國司元解免者、國司言上、仍待報、乃合罷官、不可延言上、凡解免者、或國一上、或爲二事、一事並爲、不必一例也、皆即言上、其國司大上國介以上、中國掾以上並國、及不國守闕者、皆馳驛申太政官、若太宰帥、及三關國、壹岐、對馬守者、令雖馳驛、從驛例、其待得報之間、太宰遣判事以上官人攝、謂、判事以上者並典、此准遣署之類、須准此而爲判也、任訖、馳驛發遣

貞觀格云、應速言上國司并史生等服解死闕事上略格七ノ廿七、即言言上者、今案、此文據即言上（格七ノ廿七）

右選叙令云、凡在官身死、及解免者、官是逆申之義也、而在外官司滯其申解、或輙與其身、或催附（格）此（格）宜（格）

使人、經年渉月、乃到官家、因茲解闕稽久、選補失時、右大臣宣、旨仰諸國、闕後五日之內、專

一里以上下恐脱之人依格且賑給及奏聞一里以上者未知一郡內一里以上數字

遣脚兒申官、若有違犯（遲ヵ）隨狀科處、其。條馳驛之色、自依前例、（令〔格三〕）

嘉祥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格七〕

（三十一左）戸令云、遭水旱災蝗（災蝗者、釋見考課令也、）不熟之處少粮、應須賑給者、（謂、賑贍也、賦役令、亦有此類、彼爲課役、此爲賑給也、〔令〕）國郡撿實、預申太政官奏聞、

考課令、殊功異行條、（廿三ノ十三右）集解云、釋云、左傳、天「及日」（反時爲災、又曰、〔集〕）天火爲災、音祖才反、蝗音胡盲反、蒼頡篇、食苗之蟲也、當條集解釋云、（十一ノ卌四）賑給、爾雅、賑富也、陸法言切韻、賑贍也、音識（又反也、〔集〕）奏（奏ヵ）聞、謂一里以上歟、爲當通計諸郡一里以上歟、先云、一里者（也〔集〕）雖通計數所一里以上、同鄉人口分者可奏聞、又雖相交他鄉人、田損一所一里以上者、亦同。或問、少粮者幾爲限、答、一里以上賑給義、見年中分事、京中賑給部、

太政官符、或云、諸國申、應賑給百姓者、具注歷名言上、不得直申其狀、

又云、遣賑給使、奏國解訖、即仰式部、二日之內、進擬使文、同日辨官條（修ヵ）符請印訖、五日內使者發云、若致闕怠者、尋情勘當、臨緣急之使亦同、

弘民格云、應國司申政、詐不以實、奪其公廨事、

一詐增賑給飢民數事

右戸令云、凡遭水旱災蝗、不熟之處少粮、應（項〔格七〕）。賑給者、國郡撿實、預申太政官奏聞、詐僞律

云、詐（欺〔格〕）官私、取（以ヵ）物（財〔格七〕）者、准盜論、注云、監主詐取、自依盜法、有官者除名、倍贓如法、未得者減二等者、然即（則〔格〕）言上之日、須錄其實、不實之罪、律文明白、而今諸國所申賑給、遣使覆撿、與實既違、假令國司所申、飢民十萬、使者實錄、只此五萬、若不搜實、五萬既隱、國之爲例、既而有之、其受委之吏須守朝章、贓賄之毀、廉人所耻、金科既備、玉條亦明、此而不糺行、何得肅清、宜俾以前事條、具件如前、今被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冬嗣宣、俾奉勅、爲使之道、須致忠貞、不實之事、理須懲革、准（宜ヵ）所詐奪、其公廨兼處法律、以懲將來、又郡司是國勘申（自勘、白申〔格〕）之職也、國司則隨申覆撿之吏也、准量其過不輕、國司宜（然〔上文〕）亦論罪之方、自依恒條、懲物之事、一同國司者、諸國承知依宣行之、

弘仁十年五月廿一日〔格七ノ上文〕

貞臨格云、應賑給法依例事

右撿案內、太政官去六月三日、下五畿內七道諸國符偁、賑給飢民之料稻、大國十萬束、上國八萬束、中國六萬束、下國四萬束者、右大臣宣、雖隨國大少下知彼衚、而賑給之法非無恒例、宜給大男三束、中男大女二束、小男小女一束、若口少稻剩者、實錄言上、人多稻少者、只盡符內、

天長十年七月六日〔格七、廿四〕

左大辨大江（朝臣脫ヵ）朝綱傳宣、左大臣宣、賑給之法、古今不同、天長十年六月六日格、賑給料稻、大國十

萬束、上國八萬束、中國六萬束、下國四萬束、而天安以後、延喜以往、依國申請、隨時增減、延長二年九月廿二日宮符偁、賑給之事、侍從可行之狀、下知先了、且遣使五畿內及近江、丹波等國、（依脫カ）實班給之日、其用稻尤多者、近江二萬束、折中之法、准量可知、仍須大國二萬束已下、上中下國降殺之法、准天長十年七月六日格、遞爲等（定歟）差、依實勘定者、然猶諸國申請之數、多少任意、公家裁定之日、准的難取、論之政途、似無之法、宜依延長二年例、大國二萬束已下、上中下國降「云」（衍カ）殺合行、一如先符、自今以後、立爲恒例者、

天曆七年七月五日　　大史阿蘇宿禰廣遠奉

孝經諫爭章云、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有爭臣五人、大夫有爭臣三人、注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述議云、自下而稍增以二八、從上而下、則如禮降殺、故擧五七三耳、玉、殺音所黠反、周禮鄭玄曰、殺死女、又曰、殺猶減也、字書亦殺字也、殺切音所拜反、又所八反、所謂降殺之義、既是減二之法也、案、天長格、大國十萬束、上中下國遞減二萬、今又天曆制、大國二萬束者、上中下國准而可知、

勘解由使勘判抄

一賑給事

和泉前司藤文林

十年恐十五年誤、續紀十五七可攷

無赦云、件賑給稻若干、執狀之旨、事似規避賑給之法、隨國有例、輙過例法、點同入已、須見任領前司所塡差分、其遺者、令前司同任未塡差分吏、及和許郡司塡償、並補上條交替欠、承平四年判、

石見前司藤寥見

常赦判云、如勘執狀、以不動穀所充給、尤在可責、而前司卒去、同任會赦、須見任相承以彼本料後年正稅、早以遣備委本倉、但若過給法者、忽會恩詔、須從勘免、承平七年判、

駿河前司藤原雅見

又云、新司勘云、須以正稅穀賑給、而以別納穀立用、又恩詔之旨、爲不能自存者也、而便補若年所負也者、如前執狀者、連年疫癘、百姓況所負、仍切給彼色者、濟民之術無擁、宜須見任依實免、延喜十二年判、

弘刑格云、禁制國司任意造館事

右太政官去四月廿六日下五畿內諸國符偁、撿天平十年五月廿八日格偁、國司任意改造館舍、儻有一人病死、諱惡不肯居住、自今以後不得除載國圖進上之外、輙擅移造、但隨壞修理耳者、而諸國之吏、未有修行、或妄稱崇咎、避遷無定、或輙隨意願、改造彌繁、百姓勞擾、莫不由此、今被右大臣宣偁、奉勅、宜更下知令愼將來、自今以後國司之館、附宮舍帳、每年令進、

隨破修理、一依前格、若有廢其本舘、更營他所、及增搆屋宇、令致民患者、科違勅罪、官僚知
勿イサ 而不糺、並與同罪、處〔格〕

弘仁五年六月廿三日〔格七ノ三十三左〕

廿七右
雜令云、國內有出銅鐵處、官未採者、聽之〔令〕百姓私採、謂、文云、官未採、卽官採之後、百姓不可私採、若。納〔令〕銅鐵、折充庸調者聽、
自餘非禁處者、山川藪澤之利、公私共也、又云、知山澤有異寶異木、謂、異寶者、碼碯、虎魄之類也、異木者、沉香、白檀、蘇芳之類也、
及〔令〕玉銀〔令〕。金「銀玉」彩色雜物、謂、異寶異木之外、諸應充國用者皆是、處堪供國用者、〔令〕。皆申太政官奏聞、

貞民格云、應收養在路飢病無由達鄕、幷不能自存百姓等事
右存恤之事、載在令條、國郡官司、理須遵行、而收養醫療、未聞其事、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衛左〔格〕
大將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冬嗣宣、奉　勅、煦〔格加州本〕呴育之道、理不可然、違法之吏、深令科責、宜更合〔格加州本〕
下知勤使醫養、勿令彼黎民徒致非命、其料量用正稅者、其年中所用正稅、大國五百束以
下、上國四百束以下、中國二百束以下、下國百束以下、即國郡官司、親〔格〕雜加訪察、若乖符旨、存活
失所、爲他見告、依法科罪、夫專當國郡司名、之〔格〕及所存濟々人數、附朝集使、所用正稅、附稅帳
使、並作別卷、每年言上、但不能自存之輩、一依令條行之、不得違法輙用正稅、

弘仁十一年五月四日〔格七廿四〕

貞雜格云、應搜勘言上飛驛工事

右撿案內、太政官去弘仁五年五月廿一日、下左右京五畿內七道諸國符偁、得飛驒國解偁、貢上丁匠、每年有數、事畢之日、〔格十二ノ八十四〕規避課役、庸作他鄕、積年忘歸、未役不絕、國郡陷罪、加以遺留之輩、相代奉公、不堪其苦、逃去者多、遂使父子不保、夫婦別處、邑里爲墟、道路希通、望請下知天下、勘責令言上者、右大臣宣、容止逃人、律條立罪、其飛驒之民、言語容貌、既異他國、雖變姓名、理無可疑、然則留住之姧、尤在所由、宜重下知搜勘令言上、若有容隱者、國郡官司、准太政官去延曆十三年符、科違勅罪、鄕長隣〔格无〕長保、亦准此科之、雇役之家、處杖一百、計自來日一人之功、日別徵新錢一百文、令送彼後家、永爲恒例、以絕姧源者、皆職國承知、每年附朝集使言上者、從二位行大納言兼皇太子傅藤原朝臣三守宣、下知之後、曾無言上、職國之司、不愼符旨、遂致此怠、宜嚴下知搜勘令言上〔格上〕。如猶不悛、一准前符、科違　勅罪、

承和元年四月廿五日〔格十二四右〕

田令云、課桑漆、（同金園地條、給園地者、隨地多少功給、義解云、殖桑源者、必於園、无其餘條）上戶桑三百根、漆百根（卌）以上、（凡上中下者、計口多少、臨時量定、其餘條稱上々戶○（中々戶〔令〕）等、亦准此例也、）中戶桑二百根、漆七十根以上、下戶桑一百根、漆卌根以上、五年種畢、（謂、新別爲戶者、亦依此限、其桑漆者、皆於園地種、若无園地者、不在課限也、）鄕土不宜及狹鄕者、〔令〕不必滿裁、（ト栽カサ數〔令〕）（下七左）

主計式云、桑漆率戶數有闕者、及無能令殖塡、（其帳〔式〕）

弘民格云、一漆菓事

右件案、太政官今年閏六月八日、下五畿內七道諸國符偁、漆菓之樹、觸用爲切、事須蕃茂、並勿伐損、其菓實者、復宜相共者、（十七十二字據諸文補之）夫桑漆二色、依例載朝集帳、一戶三百根以上、宜任戶內、若有剩餘亦相共之、但宅邊側近、（例進）元來加功、栽菓爲林者、准上條量貴賤許之、務從折中、

大同元年八月廿五日（四箇條中第四條也、第一祖墓栽樹爲林條、右件云、量主貴賤五町已下、准許之者、此條稱准上條、則此文也、）

又云、應七道諸國催殖桑漆事

右、東海道觀察使從三位行式部卿（官［格］）藤原朝臣葛野麻呂奏偁、桑漆之課、具載令條、易殖（殖［格］）易生、養乃成林、至于採用、公私由之、然國郡司、不務催植、既致闕乏、謹案天平二年五月「十八」（六［格八及格一］）日格（六十二弘仁八年符）偁、諸國所進桑漆等帳、或因循舊案、但改年紀、或虛作增減、與實不同、自今以後嚴加提撕、依令殖滿、每年巡撿、實錄申之、如遣使勘會、與實不同者、國司必加貶責、郡司解却見任、自今以後永爲恒例者、然猶積習生常、狎法無悛、望請下知當道、交替分附、若不塡數者、拘留解由、以徵不塡、其貶責解任、一依先格者、右大臣宣、奉　勅依奏、自餘諸道、亦同准此、

大同二年正月廿日（格八）

太政官符（上文）　應催殖桑漆事

右、去大同二年正月廿日格偁云云者、如聞、諸國空（卒カ）進具（其カサ）帳、無植其實、「者」（无サ）此格已久、緩怠之漸、頃日格外責、以懲將來、然而積習久、牽爾難改、遣唐使中納言從三位兼行民部卿春宮權大夫

侍從菅原朝臣道眞宣、奉　勅、重下知、勸催殖者、諸國承知、依宣行之、仍須桑之與漆、隨戸上下、依令植塡、巡省實錄、明年之內、言上其由、若不愼符旨、重被緩怠、責如先格、曾不寬宥、

寬平九年五月廿六日

左辨官下左京職

應令京內庶人以上播殖桑樹事

右、左大臣宣、生民要業、衣食爲元、家給人足、誠遷此道、而近代民俗、不勤栽桑養蠶巳之、坐受苦寒、因斯播殖之狀、下知諸國既了、宜仰京內、同令種樹者、兩職承知、依宣行之、仍須每條牒示、彙作保長、率屬所部、令致豐殖、官人巡検、數加勸課、遣使實検、若有懈隨、科責保長、彙罪職吏、事據濟民、不可違失、

承平四年九月一日　　　左大史尾張宿禰

右大辨紀朝臣

應加禁制令殖桑樹事下京職宣旨

右大史御立維宗仰云、右大辨藤原朝臣有相傳宣、左大臣宣、奉　勅、可令勞殖桑樹之狀、去承平四年五月一日、下知左右京職已了、而今年來種樹之間、無禁代損之愁不絕、是則諸司、諸院、宮家仕丁等、或妄稱公家之用、或假權勢之威、不斫以末口、未家裁所致也、職吏如忘朝

章、保長不レ加二督察一、積習成レ俗、此實何改、宜下重仰二左右京職、撿非違使等一、禁二制代(伐カサ)用一令上レ勤二豐植一、

若有下乖二制旨一、猶切取者上、毎レ聞糺告禁レ身勘史者、

天暦六年五月十五日

勘解由使判抄

一桑漆事 元實

大同二年正月廿日格云、應三七道諸國催二殖桑漆一事

筑後紀宗守

免赦判云、須下前司同仰(任カサ)及見任相共、殖滿待了放還上、貞觀十二年判、(三ナ)

越前前司藤遠成

非常赦判云、不レ合レ殖怠、難レ在レ可レ責、前司去レ任、依レ格入レ京、須下後司相承、早令二催殖一、承平四年判

越後前司清原樹蔭

常赦判云、不レ合二催殖之怠一、事經レ赦、須レ令下後司相承、依レ格殖滿、莫上レ拘二前司一、承平七年判 十三左 斷〔式〕 青〔式〕

彈正式云、凡禁下制苅二大小麥。苗一爲中馬草上、賣買并桑棗木鞍橋、此條、又在二雜田部一、

貞臨格云、應レ勸二督農業一事

右被二右大臣宣一偁、奉レ勅、洪範八政、食爲二第一一、又殖貨志云、國無レ粟而可レ治者、自二古未一之聞、然、 居〔格〕

則王政之要、生民之本、唯在務農、頃年諸國、所申之不堪佃田、勤〔格〕其數居多、是由國郡官司、不勤

地利、不重民命、其非所以選擇良吏、委付黎元、凡治田勸謹則畝益、々サ三年不勤、則損以如之、亦〔格〕其

種而不勤所損尙然、況廢而不耕、其費實サ更甚、一畝之田可食一戶、一畝不耕一戶受飢、乎〔日本史〕既多不

耕之地、何少受飢之人、古者州郡官長、春出行田、若有不耕、課而佃之、穫獲サ者公私半之、是古人

至重地利之意、宜仰下諸道、令曉此情、國郡司等親自巡覽、修固池堰、催勸耕農、力者褒而錄

之、惰者督而趣之、即有地不耕、雖有其主、而無力營者、速以救急義倉等稟給之、若有所不

足、量貸營料、勤令耕蒔、重〔格〕莫使容貸、秋收之日先納所貸、或有其田無人可治者、亦以公力

營種、課其所獲者、全納官倉。相副サ如此者則廢田自開、實廩可期者、之〔格〕衷旨懇懃、念農爲憂、誰。其〔格〕分憂國

宰之謂、宜致心力以制朝望、

仁壽二年三月十三日〔格〕

四左
雜式云、天下百姓〔式〕之親勤農業、貯積雜穀、救濟孤獨、戶口增長、夫婦和順、名聞鄕里、親疎相識者、長

官歷訪〔式〕門前、審的知處實、具錄姓名年紀附使、使申送官、

政事要略卷第六十

撿非違使私記

先置撿右京非違使、次左右撿非違使、天安符書表如此

政事要略六十一　糺彈雜事一

撿非違使私記者、贈（賜サ）。大政大臣諱時平、爲別當之時、曾祖父爲右衛門尉、應彼教所撰也、自爾以降、涼煌（燠カサ）推移、故（改サ日月イ）「易」有數、依（仍サ）官符宣旨新制之條、經籍國史相類之文、增（演サ）損本自（日カサ）加載各部、糺彈之事、可備鑒識、

撿非違使雜事上　付出、大臣各彈辨少將以上督察殿上事事、彈正撿非違使相通事、在追捕部、火長情見此中、付看督「長」（无サ）使幷（并サ）馬事、（在第二）

○撿非違使雜事上　附出、大臣各彈辨「中」（少サ）將以上、督察殿上事事、彈正撿非違使政相通事、在追捕部、火長情見此中、付看督使幷馬事、（在第二）

左衛門府式云、撿按左京非違者、佐一人、尉一人、志一人、府生一人、火長九人、（二人看督「長」（式无）一人案主、四人佐尉從各二人、一人志從、一人府生從、）

又云、撿非違使別當、充隨身火長二人、

案、式已上二條、右衛門府准此者、

弘衛式云、凡撿按右京非違者、官人一人、府生一人、火長五人、（二人看督長、二人官人從、一人府生從、）

貞衛式云、前式凡撿按右京非違者、（今案、可注左京）佐一人、尉。（志各イ）一人、（今加志一人、天安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始任之、）□□、（府生一人歟　云々サ）火長五人云云、官人從、（今加二一人、佐尉各一人、）志從一人、案主一人、

私案、撿件等式、看督二人、案主長一人也、而今置案主長二人者、依政劇人少、使等權議、所

以衛士號火長

衛士義見交替雜事衛士仕丁部

讃答海河之邊波亦之聲常(當サ)滿于耳人居此地習高依波「曰」(ヌサ)之聲「嘵々」(聲口サ)之故□□地之人不悟密語習俗之事一端如此

日本紀第六風字訓法上讀

置不可爲永例、已上二卷、私記所注、爲見舊事所加載也、

私問、以衛士號火長、名其情有所見哉、答、不見明文、但可准的、軍防令云、兵士十人爲一火、又云、兵士向京者名衛士、火別取白丁五人充火頭、賦役令云、仕丁者每五十戶二人、以一人充廝丁、義解云、謂、廝猶使、言給使於汲炊、即與火頭同也者、所稱衛士、本是兵士也、今爲衛士之首、自得火長之名歟、

撿非違使式云、使之所掌、准彈正彈事、幷依臨時宣旨行之、

職員令云、彈正臺尹一人、掌肅清風俗、謂、肅者敬也、風者氣也、俗者習也、土地水泉、氣有緩急、聲有高下、謂之風焉、人居此地、習以成性、謂之俗焉、假令、信濃國俗、夫死者即以婦爲殉、若有此類者、「即」(令无)正之以禮教、是以爲肅清風俗也、彈奏內外非違、謂、內者左右兩京、外者五畿七道也、依公式令、告言官人害政、及有抑屈者、彈正受推、當理者奏聞、不當理者彈「也」、(令无)如此之類、是爲彈奏也、事、弼一人、大忠一人、掌神祇官條云、餘次官不注職掌者、職掌同長官者、職掌可同乎、巡察內外糺彈非違、謂、內者宮城以內、外者左右兩京、即與尹「不」同、尹「令无」職掌所謂內外者、遠近既異、其巡察彈正之巡察糺彈一亦同也(也无)大疏一人、史生六人、

肅清風俗、釋云、劉子風俗篇云、風者氣也、俗者習也、土地水泉、氣有緩急、聲有高下、謂之風焉、人居此地、習以成性、謂之俗焉、越之東有「輙休」(駭沐(集))之國、其大父死、則負其大母而「棄」(弃サ)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其元子生、則鮮而食、謂其宜弟、楚之南有啖人之國、其親戚死、則朽其肉、而後埋(埋サ)其骨、謂之爲孝也、風有厚薄、俗有淳澆、明王之化、當移風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所化、亦謂爲風、民習而行亦謂爲俗、古記云、越之風好勇、其俗赴死不顧、鄭衛之風好婬、其俗輕「薄」(藩サ)而忘歸、晉有唐堯之遺風、節財而儉嗇、齊有大公之餘化、其俗奢侈以誇競、斯皆上所風化、人習俗也、但此條風俗之字訓者、法也式也 國家之立法式、糺正耳、伴云、義解云、以人爲殉、々音辭因反、以人送死、

內外非違、穴云、內謂京內違御所也、言、內禮司禁察非違事、大者奏彈、故人聞宮內非違、彈糺无妨故也、外謂京外諸國也、唐令、名宗(解ナサ)也、跡云、但雖外國人、而在京中者、猶稱京內耳、凡傳聞有非違者、「聞」

被彈人下座稱唯彈竟之後亦下稱唯

基按

(衍カサ)問而令正、朱云、宮閤之内、皆同稱内歟、何、答、然也、至御在所者非違、謂、非者非法也、違者違法也、彈奏謂彈與奏二事者、何者、公式令云、事大者奏彈者、此則彈者非應奏、及六位以下、並糺移所司推判者是也、釋云、内外謂京及諸國也、雖不巡行諸國、而諸國人輻輳京都、又彈正以聞見事、亦爲彈之效、諸國有非違者、仰所司令改、此所謂源「律」(清〔集〕)「液」(流カサ)清也、凡彈親王諸王、諸臣三位以「下」(上イサ)及參議者、就其所坐彈之、弼以上官在臺座、而遣忠若巡察等一人、就其所坐而彈之、其坐臨事、預仰所司設焉、被彈人者、初下座稱唯、若不下者亦彈之、彈竟之後、亦下稱唯、其彈親王及左右大臣者、跪於殿上彈之、不得設座、若臺座无弼已上官者、待弼以上彈之、其四位以下、不同王臣、皆喚於臺彈之、五位以上設坐、其被彈人、下坐稱唯同上、若座无弼以上官者、不得輙彈五位已上、自餘彈事、具見彈例、穴云、問、獄令云、杖以下當司決、徒以上送刑部者、未知糺彈杖以下、當司決哉、答、凡糺彈之罪、答以上皆依公式令、事大者奏彈、不合奏者、糺移刑部省耳、但於當司内、一依獄令、杖以下當司決、徒以上送刑部、

又云、太政官外記史生十人、掌繕寫公文、行署文案、餘史生准此、

集解二ノ二十一左

古記云、問、繕寫與造若爲別、答、造謂自親案成并上抄也、(或カサ)繕寫謂承案成轉治寫裝潢等也、(繕イ)

與集解異

讃答、義解云、行署文案者、(行カサ)廳内也、(官サ)不行私家、式云、雖非宮内、行他所可取、基案非、

私案、史生職掌具見此條、府生是又一分、可依此職掌也、然而依同稱撿非違使、列官人預令議歟、静廻愚慮、此事不安、撿非違使「若」(者カサ)有公坐相連之處、置何科乎、論之理「運」(途カサ)已不穩便、凡「准」(服サ)衛府官之例、雖以府生稱官人、言考之日、猶爲番上一分別、於是揭焉、使之所掌、節准彈正、若准彼臺、又是史生也、彈正史生、不列官人、然則同以撿非違使、縱雖糺雜犯等、議政之場、何預糺判之政、廳事之間、須勤行署之事、「懃」(勤サ)非違之官、當乖式之旨、道之官人者有申請、時之別當必被定行歟、

考課令云、訪察嚴明、糺擧必當、爲彈正之最、謂忠以上及巡察、

職員令、神祇官伯一人、(掌總判官事、)大副一人、(掌同伯、)大祐一人、(掌糺判官内、)

集解云、穴云、惣判與判官注糺判、以臨時尋常爲別、不以大少(小〔集〕)爲別、也私案、雖尋常(事〔集〕)。若大者申長官令判、何者、辨官條雖尋常、辨官勘定後、申大臣令惣判、故、凡應送他司事、皆爲

符移解下逓了、故送他司、及自他司來書者、必經長官令判、何者、施行之文必印、印即長官掌故、私案、但應斷罪色不必經長官、且即推斷爲文、云糺判〔官内、律、〕(集无)又判官所斷合理故、但取長官同判、如律諸同(不サ)、又職掌无長(官〔集〕)。次官者(判官〔集〕)。亦掌長官之行事、公式令云、无長官者次官署、又云、少輔以上所在者、餘官見在者准此、故、但事大臨〔能〕(時處〔集〕)裁耳、穴案、无長官者次官者、又少輔以上不在者、餘官見在人准此、又无長官者、次官掌之等文爲證也、

考課令云、内外文武官、每年當司長官、考其屬官、(謂、次官以下如之、)無長官次官考、(謂、判官主典、不在考限、唯錄上日行事、申送於官、)

公式令云、移式、右八省相移式、注云、長官无則次官判官署、又云、詔書式、右中務卿若不在、即於大輔姓名下注宣、少輔姓名下注奉行、(大輔〔令〕)。又不在、於少輔姓名下併注宣奉行、若少輔不在、餘官見在者並准此、(謂大少丞並在者、亦以次注宣奉行、)

倉庫令云、置公文庫鎰者、長官自掌、若無長官者、次官掌之、

古記云、長官自掌、謂退家時者、封鎰付當宣(直カサ)之人、額(額サ)云、請假并有故礙時者、次官掌耳、朱云、次官、謂次(々イ)。官主典以上者、

典侍從五位藤原朝臣灌子宣、奉勅、別當中納言兼行右衞門督藤原朝臣朝忠令奏云、日者依有(舊本朱 別當所勞間、可定申事、參藏人所可申事サ)身病、不從公事、仍著鈦等例務、不得令催行者、使政不行、何得經日、須被病間件雜務、佐以下早勤行、若有可定承之事、宜參藏人所、令申其由者、(實仰藏人頭右近衞權中將源朝臣延〔元〕(光サ))

職員令神祇官條說者云若長官闕者判官亦掌長官之行事

公式令云无長官者次官署又云少輔以上不在者餘官見在者准此故

弔喪撤笏劍

□正月八日御齋□祀文云堂上□聲「祀」（諸ｻ）□置笏禮畢把笏佛事解劔事

康保二年五月五日　左衛門尉藤原朝臣郡保奉

案令條、次官職掌雖同長官、長官若无故障、次官難可執行、是以無止廳事、若城外事、不申別當、佐無進退、況（既ｻ）尋先例、別當假間、佐以下勤雜務、若有可定承之事、參藏人所、宜申其由者、究知廳事已異他司也、但尋常之政、佐以下官不申別當、任例勤行、所謂斷罪之色、不必經長官之故也、然猶同判如律者、臨拷訊之時、似可申別當也、然而廳例不申別當、佐以下行來尚矣、或本條、或故實、依舊隨宜、得意可行耳、

或記云、弔喪之時、先於門外卷纓、即撤笏若劔等、可入其喪家、（謂亡者在家之間也、）

私案、弔喪（至ｶ）（喪ｻ）之時、可撤笏劔、法條之中、雖無指歸、相訪遺孤之間、蓋其哀傷之義也、但彈正撿非違使「主」「長」□□□□□家（サ本欠字无、格家并以下提行）并諸寺及會之場、猶把笏帶劔也、（或ｾ）式云、五位以上通用牙笏白木笏、六位以下用木、律云、（衛禁律）宿衛者兵杖不得遠身、違者笞五十者、式雖立把笏之制、律帶仗之法、章條所指、非可依違、偏爲訪人思、豈肯招身咎乎、仍或仁王會勅使、或亦法會行香、如此之處、行香之程、徹笏解劔、還座之後、把笏帶劔、雖似世俗之說、自叶憲法之意也、賢愚「注」（經ｶｻ）第十四曰、波斯匿王、則與群衆、暫過祇洹、到下乘衆（象ｶ）、解劍却蓋、直進佛所、敬禮問訊者、今僅「寺」（守ｶｻ）解劍之風、仰波斯匿王之蹤歟、

一本此間空一行

公式令

奏彈式

彈正非違□大
臣可□事見此
事
太政官條□之
左右□彈正更
相糺謂其身非

彈正臺謹奏其司位姓名罪狀事

具官位姓名、謂、上文云其司位、此云具官位者、假令一人、兼帶數官、在上唯注其一官、於此皆書其兼官之類、以此爲別、故立文不同也、

貫屬

右一人犯狀云云

劾上件甲乙事狀如右、謹以上聞謹奏、

年月日　　　　　　　　　　　　彈正尹位臣姓名謂、若無尹者、判官以上、亦得奏也、

令无「奏」聞御畫

右親王及五位以上、謂一位以下也、太政大臣不在此限、有犯應須糺劾、而未審實者、並據狀勘問、不須推拷、謂、依律應議請減者、並不合拷訊、皆據衆證定罪、其得減之色、尙不須推拷、何况議請之人、不言須知、凡彈正、是糺劾之職、非科斷之官、卽不限有位無位、皆不可得推拷也、委知事由、事大者奏彈、謂解官以上也、何者、獄令云、雜犯死罪、獄成者、解見任職事、此雖非官當、猶合解官也、始者於無品親王者、徒罪以上、卽爲事大、訖留臺爲案、非應奏、謂、无品親王犯杖罪以下、及五位以上不至解官也、及六位以下、並糺移所司推判、謂、所司者、專斷罪之司也、依獄令、衞府糺提罪人、非貫屬京者、皆送刑部、卽明貫屬京者送於京職、其彈正糺移罪人、亦須准此、故云糺移所司、

三十二左

職員令云、內禮司正一人、掌宮內禮儀、謂、○(門〔令〕)籍以內禮儀、其外者式部彈正掌也、禁察非違事、謂、若大臣彈正有非違者、內禮不得直禁、卽錄所犯、申中務省、省更大臣之非違者、移彈正、彈正之非違者申大臣、各隨其狀、遞相糺正也、

領云、禁中非違、此司所掌、私案、弼以上內外兼彈也、忠以下不得彈文籍之內耳、領同、問、此司「集解无此文

違也
延喜年中彈正
入閤內諍事云
々
忠笠夏蔭疏櫻
井右彈彊云々
所立彳云々能
不知法意偏以
內禮司併彈正
臺所行歟

依格停止。然則禁內禮儀。中務省敎正哉。讃答。依格習耳。大同三年正月廿日格云、內禮司併彈正臺者、雖最不明、以有併字、彈正知行、已無疑似耳。問。依上件說、宮內之非違、彈正可禁察哉。答。臺式云、四十一六左宮城內外非道及汚穢者。每日忠以下糺察。但禁中者不須者。閤內之事不可糺正。問。廢內禮者。大同之間、撰前式者。弘仁比、當一本此間空數行初着來尤有所據。撿非違使依募追捕有便者、用雖聽雜袍、近衞之類不可必着、似無所募、

左馬寮式云、撿非違使馬四疋、擬飼其冬月便割左衛門乾蒭內四百斤充之、右寮割右衛門料充之、下條云、諸衛府年料蒭、左衛門府八千斤、「門料充之、」(衍ｻ)

彈正式云、參議已上、撿非違使別當已下。府生已上。聽著緋鞦、六位以下官人、不可着連着總鞦、事見馬鞍裝束部、

職員令、太政官條云、左大臣一人、掌統理衆務、擧持綱目、總判庶事。彈正糺不當者。兼得彈之、四〔令〕右大臣一人、掌同左大臣、大納言三人、掌參議庶事、謂、與右大臣以上、共參議天下之庶事、若右大臣以上並無者、卽大納言得專行、其兼彈者、是雖左右大臣、尙不得爲職掌、故職掌之末、別起而注、卽大納言雖大臣以上並無、不得復兼彈、集解无此文

穴問、彈正糺不當者、兼得彈者、糺不當兼得彈也、假令可彈之事。曾不彈者如何、讃答、文云、糺不當者、兼得彈者、然則糺事之中不當也。可彈之事曾不彈者、兼不可彈、何者、義解云、不得爲職掌故也。或云、大臣彈正各相彈、公式令、奏。彈式脫カサ彈正不得彈太政大臣、今所疑者、太政大臣、若有非違者、誰人可彈其犯、答、太政大臣智周萬物、德合二儀、進退周旋越禮

法哉、然則於其身不可有非違、但犯公坐被連座者、則非身犯、是依傍官犯被坐耳、私案、○式云、令稱不得彈太政大臣者、雖有非違、不可彈之謂也、太政大臣可無犯者、豈出此文哉、然則雖有非違、依文不彈乎、

彈正式云、弼正不得彈太政大臣、太政大臣得彈彈正、其左右大臣、與彈正若有非違者、各得互彈、又云、尹若有犯者、弼以下忠以上、共判奏彈、（彈當理者、下坐而退、）其彈正之內、有非違者、各相彈之、彈正有非違者、大臣可彈、令何人彈事、

年四月九日

或人問

同式云、彈親王及左右大臣者、弼已上在臺坐、而遣忠「若巡察」一人於堂上彈之、又云、彈正不得彈太政大臣、太政大臣得彈彈正、其左右大臣與彈正、若有非違者、各得互彈者、今依此文、彈正有非違者、大臣可彈者、令何人彈、共示指南、

大判事讚岐朝臣永直答

答、職員令云、左右大臣、掌統理衆務、舉持綱目、惣判庶事、彈正糺不當者、兼得彈之、「令」義解云、其兼彈者、雖是左右大臣、尚不得爲職掌、故職掌之末、別起而注、即大納言雖大臣以上並無、不得復兼彈之、式云、彈左右大臣者、弼以上在臺座、而遣忠若巡察一人、於堂上彈之、其左右

大臣與弾正若有非違者、各得互弾者、案、大臣有非違者、弼已上官在臺座而遣忠若巡察、於堂上令弾、必无弼已上者、不可弾焉、即弾正有非違者、大臣召臺司可糺、不可轉遣別人為弾、何者、大臣位高任重、不宜徴召、是故遣忠等弾之、其弾正者、品祿稱（稍カ）下、无妨追喚、所以大臣自糺正、令式設文、一端如之、右少史讃岐當世答云、大臣糺弾正、弾不當者、召臺官人、於官令弾者、

禮儀非違分別事

弾正臺問 承和六年閏正月二十日

一禮儀、非違、此之兩義、未得分折（析カ）、假令、非禮（非儀カ）之議非議非法、非正之義、總而論之、是可一也、分而言之、亦不異也、通行之理、冀（求カ）永縷說、

大判事讃岐朝臣永直答

一案職員令云、式部省掌朝庭禮儀、弾正臺掌弾奏内外非違者、案、百官朝參集會、及侍衛等之事、違失禮節及儀式言辭喧囂、坐立怠慢、乖衆之類、者、式部敎正之、此名掌禮儀、可（町サ）應敎正而不敎正、及諸非法違制者、弾正弾奏之、此名弾奏非違、其禮儀非違、殊別如此、後宮職員令云、内侍司尚侍二人掌云云、兼知禁内禮式、義解云、謂後宮禮式、

式部大丞橘朝臣常主問 弘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問、依令、式部省掌禮儀、朝庭公會、時有撿失、而或論云、犯是非違、過非禮儀、夫任（走サ 經カ）禮主（儀カ）於為政、由禮主於行事、動靜相須、以成治道也、故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又禮經三

中原敏久答止
於此

百、威儀三千、言爲政在人、政由禮也、此則履行之基也、然則動作之事、孰非禮儀、而今有禮儀、非違之別、依上案之理、不可然、但疑法家有分折之正文乎、

大判事物部中原宿禰敏久答

答、經家之義、實如前論、律令之意、頗有不同、略擧一二之例於左、

中務職云、掌贊相禮儀、（謂一人禮儀、）

内禮職云、掌宮内禮儀、（謂禁内禮儀、）

式部職云、掌禮儀、（謂朝廷禮儀、）

右先儒以爲、禮禮節也、儀威儀也、皆謂坐立俯仰之禮、進退周旋之儀耳、職制律云、凡祭禮、及朝會侍衞、行事失錯、及違失儀式者、笞卌、注云、言辭諠囂、坐立怠慢、乖衆者及坐、如此之類、是乖失禮儀之罪也、

彈正職云、彈奏内外非違、

右舊說、以爲、非、非法也、違違制也、職制律云、凡被詔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八十、如此之類、是非法違制之罪也、

以前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至於越假非無輕重、以此論之、禮儀非違、其號不同、所掌亦異、

式部式云、諸司官人、禮儀進退、放逸任意、衣冠束體、參差不正者、撿考之日、摠加糺正、若不依

糺者、便與下等、

左近衛府式云、殿上之事、少將以上督察、右近衛府准此、

職制律云、糺彈之官、人所畏憚、官人因使、於使所受送「迎」（遣サ）及乞取條文、

彈正式云、漸有立制宣旨者、告撿非違使、

式部式云、改易常例、及立爲永式之事、「自」（式元）非官府（符〔式〕）不得奉行、

彈正式云、犯非違者、不必封記、

貞觀十二年七月廿日、別當宣偁、聽訴之官、各有其職、獨爲惣「強奸等」〔義經異申記〕无行、事多擁滯、自今以後、自非強竊二盜及殺害、鬪亂、博戲、強奸等外、一切不可執行者、〔義經異申記〕

市政事

貞觀六年八月十五日、右大辨大枝朝臣音人傳宣、右大臣宣、〔西宮記於市行事〕撿非違使行事、停本府之局、罷市司行者、

定左右廳事

每日政事

別當中納言兼左衛門督從三位（脱カ下文五百七十四頁）源朝臣光宣偁、近者囚徒滿獄、科決猶遲、「或」（衍カサ）所犯是輕、禁囚（固サ）日久、或本罪既重、徒（待サ）斷終身、獄官之道、理不可然、因之去年十月五日、須定左右撿非違使廳、每日行政之狀已畢、而猶遲緩、不肯行之、自今以後宜依前件行其政、不可隔日、又須所行事條目錄每日申之者、

寬平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民部權大輔兼右〔左（下文五百七十四頁）〕近衛少將在原弘景奉

停右府政移左政舍事

私案、行政之制、雖立每日之法、章條之中、亦多可避之時、「所」謂散齋之内、不判刑殺、不決罪人類也、」但近代之例、至于祭月、諸祭以前、不行廳政、未得其意、（注歟）尋古勘問日記、神事之月、神事以前、有行政例、天曆元年八月十三日、放生雖非宮祠、隨申請、差遣撿非違使若看督長、年來多十五日、以前不行政、康保四年二月二十「一」（无ナ）日右政、應和四年四月九日左政、長德三年十一月七日、依殺害事、佐以下官、皆參左廳、問左府生西忠宗、「右」（衍カナ）府生羲鳥戶好兼等、其儀如尋常政、忠宗等候（候カナ）廳外、「等」（无ナ）隨召參對、上日以前、年來例不改、然而依「東」東大事、依宣旨問之、雖許著本座問、略儀行事、如常犯人、

如令條幷先例者、亦避齋日、不避祭月、但或年中行事記云、凡僧尼及重服之人、六月十一月、十二月神事之前、不可參內裏、其祭准可忌散齋之日、又輕服者、雖滿假日、而服未闋者、散齋之內、不得觸穢神事、及參入內裏者、是九條右相府所被記云云、若依神祇官貞觀八年勘申狀所記歟、祭月諸祭以前、不行廳政之事、疑偏就此說、致（效カ）上件神事歟、撰式之日、一定已了、仍先例亦忌齋日、不避祭月乎、如此之事、可致用意、公家有定、被問之日、不依權議、宜陳正理、廳底成疑、相論之時、非可闕事、猶隨恒例耳、神似習俗、豈可不愼哉、

中納言兼中宮大夫左衛門督藤原朝臣顯忠（鑑ナ）

別當宣、偁、如聞捕禁之徒、日而無絕、未類之者、隨亦不小、或待推鞫之間、空送居諸（諸ナ）、或究斷決之程、難堪飢寒、遂令囚禁之輩、終身命於夏臺、是則不定使局於一處、往反左衛門府之所致

以左政舍爲使廳事

也、況去寛平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別當（トサ本提行）中納言兼左衛門督源朝臣光宣、定左右撿非違使廳、不隔日可行政之由、已以明也、而年紀多積、自似懈（解カサ）體、方今政貴簡要、還不失仍舊之蹤、事有弛張、亦盡知推斷之意、加以諸司行務、皆定其廳、至于使政、何在兩府、靜尋由緒、專（事カサ）非隱便、須於左右府停所行之政、以（上文）左政舍便爲使廳、每日勤行、令無擁滯、然則涇渭之流自分、輕重之科早定、但官人相具、一如去寛平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奉勅宣旨、

天曆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防鴨河使右衛門權佐齋院長官藤原朝臣成國奉

天文要錄云、大微宮、天子庭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亦サ）象也者、以左政舍便爲使廳、今件宣旨、自合天象、廷尉所謂撿非違使也、其廳在東、彈正又是御史大夫也、其臺在（上文）西、

申習日事

別當宣云、行政之日雜事、依去寛平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別當宣、度別申其狀、若雖非當日、須決。（日脱サ）差志若府生申者、

延喜十二年三月十一日　　東市正兼左衛門少尉當世基宗奉

撿非違使式云、推事不論左右、雖無佐若尉一人、猶得行事、

彈例云、若座無弼已上官者、不得輙彈五位已上者、若座無佐、縱雖有尉、至于五位以上、猶似不可推勘也、已猶無弼已上官也、以佐准弼之由、見看督使部也、雖大夫尉、侍佐可行、

與辨官申政時尅同見太政官式

別當中納言兼左衛門督從三位源朝臣光宣、奉勅、四禁之事、待斷之間、身命難存、是則使等不相具之所致也、自今以後、五位及尉、志、府生等（並ｻ）四員在者、宜得其政（行カｻ）、不可具官、須左右相交（者ｻ）也、

寛平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民部權大輔兼左近衛少將在原弘景奉

別當中納言從三位源朝臣光宣奉勅、左右撿非違使等、行政之日、宛不直彈之責者、

寛平八年十月十一日　左衛門權佐源朝臣實奉

被別當宣偁、爲政之宗、既有尅限、而頃年官人、遲著政座、臨夜歸却、繁劇之勤、豈合如斯哉、自今以後、自三月至于七月辰三點、二八月巳一點、自九月至于正月巳二點、以此爲例、至于其尅限、有官人不具停政、宜申其由、參政之間、途（途ｻ）不獲止之犯人、有勘糺追捕之事、早差使者、申送其由、若爲避遲參之責、有申矯餝之障、官人臨事、宜相定行勿以違失者、

天慶五年閏三月二十八日　防鴨河（少ｻ）使左衛門權佐兼丹波守平隨時奉

被別當宣云、案主、長（丁ｲ）（无ｻ）是可掌使廳文以傳者也、非有才用、難可勤仕、如聞者、依無其人、不置件職、文書（紛カｻ）繇失、事自懈緩、宜以左右門部有才幹者一人、爲件公文之預、令得勘據之便者、

天曆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左衛門少志笛有忠奉

別當宣偁、左右看督長等、各守次第、可勤獄直、而或寄事他役、連月不勤、或引怠自身、數（日カｻ）。無

任、是則重不立制、忘憲法也、自今以後直限五日、依次可替、但向津頭在京邊赴他事役未畢者、先歸獄門、須勤本直、若有急速之事、可無相替之人者、蒙處分可進退、向遠使者、不在此限、自餘不勤本直及三度者、解却職掌、將懲傍輩者、

應和三年七月十三日　　右衛門權佐平朝臣佾行奉

被別當宣、偁、蒙宣旨、宮符出城外之官人等宣旨之外、左右看督長等、或三四人、或五六人、任意隨身、赴向使所、自今以後宣旨之外、不得過其數、但于隨身看督長等、先注其交名、可注(觸カ)佐者、

天慶五年閏三月二十八日　　防鴨河使右衛門權佐兼丹波守平朝臣隨時奉

被別當宣、偁、看督長是左右之間、雖有員數、差雜役猶以不足、而官人等、蒙臨時　宣旨、毎向城外事稱有先例、官人一人、隨身看督長二人、因之守直之者、彌(多カ)從役之輩猶少、自今以後、城外官人一人奉一人、但事不獲止、可過此(數カ)。先申事由、而後進止之者、

康保三年八月十九日　　右衛門少尉宮道忠城奉

被別當宣、偁、看督長之職、雖品秩卑微、隨公務之役、逐(逐カ)日繁多、而六位官人等、偏稱有其怠、任意處勘事、因茲急速之事(注上文)、自以解體、追捕之間、無人充仕、自今以後、若看督長等、有所闕怠、先定其犯處勘事由、宜偁(觸カ)佐者、

天慶五年閏三月二十八日　　防鴨河使右衛門權佐兼丹波守平朝臣隨時奉

別當宣偁、尉以下官人、差遣看督長於京外、及處勘事、并隨身城外之事、皆是觸佐、隨其許容所行也、而如聞、日來件官人等、不觸事由、恣差遣遠所、處勘事、及隨身向城外、是尤不可、然、已有舊制、何乖往規、自今以後、依省例行之、任意不得進退者、

正曆三年十月十四日　右少辨兼右衛門權佐東宮學士周防權守高階朝臣信順奉

別當宣偁、尉以下官人、差遣看督長於京外、及隨身城外之輩、皆是觸佐、可隨許容之由、本存起請、不可乖違、如聞、依公事差遣之日、就私事役仕之間、偏任各之進退、不待佐之聽許、既謂有司、豈以無法乎、又看督長職者、徹直爲最、從致爲善、而或奉使赴畿內、涉月淹留、或點居在城外、送旬經廻、須加懲肅、被解緩、受付諸事、不過廿日、縱雖追喚、徵納之時、自先參上、可申其狀、又京官官仕、明立刻限、至往洛都之外、難從機急之役、任意往反、尤乖憲法、自今而後、無佐裁許、輙向城外、當番不勤直、無故不參致之類、不憚制止、若及三度、宜從解却、「將從」傍輩者、

長保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左權衛佐令宗朝臣允高奉

或記云、別當宣、雜奉勅宣云云、雖無所見、行來爲例者、件事記世俗所稱也、廳底奉行之間、偏稱廳宣之由歟、何輙准勅宣哉、存此意、

右大臣宣、奉　勅、撿非違使使每旬、巡察大井與度山崎大津口口等非違者、使式云、近京之地

□位已下補使□日授六位事

當時

及山崎與度□□大井等、津頭使等、糺察非違者、在雜部、

寛平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左衞門少尉橘在公奉

近京津頭糺察事、在雜部、檢非違使式文也、近京義見、彼雜、津邊事依此式歟、

檢非違使

請被特授六位官人等事

右衞門少志正七位下米東貞梲 左カ 上文〔五百七十二頁〕

府生正七位上當世宿禰恭宗

右衞門少志正七位下惟宗朝臣善經

右謹檢案內、七位已下者、補檢非違使之日、特授六位、望請依承前例、將被特授、謹請、

寛平六年八月十一日　右衞門權佐源朝臣當時

左衞門權佐源朝臣唱

別當中納言兼左衞門督源朝臣光

爲存古事載件文、

左大史多米朝臣國平仰傳、右中辨源朝臣道方傳宣、內大臣宣、奉　勅、左右衞門陣宿直官人、每番各加置檢非違使也、寄事追捕、不直本陣、若向近所、尙以本人、可令歸勤、若赴遠所、亦替

勘事可承辨史傳宣事

除目官與宣旨職有差別事

他可レ令二宿直一、自今以後更莫二固忌一者、

長保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左衛門少志美努理明奉

件宣旨、同被レ下二右陣一、

勘下申撿非違使固執、不レ承二辨史傳宣一、叶レ理哉否之由上事

右彈正式云、凡臨時別勅莫レ承二辨史傳宣一、又使式云、凡使之所レ掌、准二彈正違事一、幷依二臨時宣旨一行レ之者、案二此等文一、撿非違使之固執、分二析兩式之意一、何者、使式既稱レ准二彈事一、臺式非二必爲二彈事一、稱レ莫レ承二辨史傳宣一者、是爲二彈正威嚴一所レ制也、以レ此言レ之、執而所レ准、不レ涉二彈事一、夫式者、指而言レ所レ行、非法附二因循之書一、何守三稱准二彈事一之式上、偏包下非二彈事一之例上爭、然則使所二固執一、其理不レ欠、

昌泰三年八月十三日　左少史惟宗善經

案二此勘文一、至二于傳宣一、若觸二彈事一、不レ可二輙承一、若是他事、即欣可レ承、仍詔勅、未二施行一前、令レ放二免繫囚一之時、上卿召二佐尉等一、下二給宣旨一、又昇殿侍中之輩、聽二禁色雜袍一之日、上卿召二佐以下一、同給二宣旨一、或召二陣頭一給レ之、或辨史傳レ之、被レ行之旨、勘文之意、爲レ示二隨レ事之義一抄二寫此文一載レ之、

信濃掾美努秀則問、天元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允亮答、

除目官與二宣旨職一分別可レ有哉、三等親不レ居二同官一、謂者、若爲二官歟、宣旨職、謂者、若如二撿非

儀則令有五等親、其三等以上親者、不得用同司相容隱之故也乎
踈非違式

達使也、父子兄弟、其忌可有乎、爲開事疑、謹問、

答、選叙令云、同司主典已上、不得用三等以上親、名例律曰（云サ）、同司犯（職〔唐〕）公坐者、長官爲一等、次官爲一等、判官爲一等、主典爲一等、注（疏議〔唐〕）云、同司者、謂連判（署〔唐〕）之官及主典、疏云（公坐謂無私曲〔唐〕）、假如、刑部省斷事有違、即卿是長官（官長イサ）、輔是次官、丞是判官、錄是主典、是爲四等、撿非違使式云、使之所掌、准彈正彈事、并依臨時宣旨行之、

又曰、盜人不論輕重、停移刑部省、別當直着鈦配役所令驅策者、據此等文、撿非違使之輩、已非職事之人、但欲不避等親、則爲糺彈之職、無異連判之官、將有避等親、亦立同司之號、無定四等之官、然而府生以上、共備一員、所行之政、皆是一揆也、今就憲法之意、尋避等親之旨、遞爲全（令サ）知稽失、各爲合（令サ衍カサ）全（云サ）處斷也、准量其義、最可相避、

貞觀政要、論刑法篇曰、太宗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存（在〔政要〕）寬簡、古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疾於人利（於〔政要〕）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覆（諸サ　覈〔政要〕）理一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課、今作何得使（之サ）平允、諫議大夫王珪進曰、但選公直良善人、者（政要无）斷獄允當者、增秩賜金、即姧僞自息、詔從是、

白氏文集策林、論刑法之弊、升法科選法吏、伏以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何乃用於昔而俗以寧（壹サ）案、行於今而人未休和、臣以爲非刑法不（甚サ）便於時、是官吏不備其法也、此由朝廷輕法、學賤法吏、故應其科與補其吏者、率非君子也、其多小人也、矧又律令、塵蠹於棧

白氏文集六十五

閣制勅推盈於案几、官不偏觀、法無定科、至有贖賃(貨サ)賄者矣、有祐(怙サ)親愛者矣、有陷讐怨者
矣、有畏權豪者矣、有欺賤弱者矣、是以重輕加減、隨其喜怒、出入比附、由乎愛憎、官不察其
所由、人不知其所避、臣謹按、漢制以四科辟士、其刑「三日(白)」明習法(律サ)令(足ヲ)、是以決(狐ヲ)疑、能按章覆、
問文御史者、辟而用之、伏惟、陛下懸法學爲上科、則應之者必「後見(俊又サ)」也、升法直爲清列、則授
之者、必賢良也、

白居易傳曰、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也、或言、其先秦將武安君白起後也、父欽通逮(建サ)(達カサ)三云(傳カサ)、兼解
文章、媵妾梁氏女、合巹之後、未幾有娠、先是梁氏夢、與一「大夫(丈カサ)」對語親昵、共翫筆墨、語
曰、我是天帝之孫也、感渠(琵サ)神慧、來作配匹、令降文星、擬爲兒息、梁氏既而懷孕、靜居一室、
心熱端直、十一月間、披經聞傳、誕生之時、忽聞鐘鼓之樂從天降來、鏗鏘之響徹於屋宇、如
是之事、孔是奇說、太(大サ)曆四年歲也、

次辛亥春二月十七日、生于新昌坊舍、然則准據奇異之非一、故名白居易、而字樂天也、
樂天未口言、試指之(セノ)二字(无既カサ)、能不誤(衍カサ)語、六歲識聲韻、十五口口賦、二十七擧進士、拔萃甲科、
會昌五年歲次乙丑、冬十月十五日卒、于時年七十五、生太(大ヲ)曆、卒於會昌、天子遣中使、擇取
二百餘帖策子、皆是諸子百家秘要抄注也、就中有樂天藁草詩書等、未出世者也、言天下
之事、得失分明矣、羅於江陵之中、點於青簡之上、或曰、古則實(右サ)應菩薩、下他(池サ)世間、號曰伏犧、

尚書曰知人□
則曰能官人□
崇峻天皇三年
冬□月太子冠
時年十九
推古天皇十二
年作憲法生年
卅一歟

吉祥菩薩爲女媧、中葉則摩訶迦葉、爲老子、孺童菩薩爲孔丘、今時文珠師利菩薩爲樂天、
又曰、歳星爲曼倩、文曲星爲樂天焉、
文集、七秩第一、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曰、唐馮翊縣、〔白氏文集七十二〕開國侯太原白居易、字樂天、有文集七袠、合〔白〕元
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其間根源、五常枝派、六義恢王教、而弘佛道者、多サ外「則多」
矣、然寓興放言、緣情綺語者、亦往々有之、樂天佛弟子也、備聞聖教、深信因果、懼結來業、
悟知前非、故其集家藏之外、別錄三本、一本寘于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中、座イサ一本寘于廬山
東林寺經藏中、一本寘于蘇州南禪院千佛堂中、内〔自〕史惟「夫サ悉索弊文、歸依三藏者、其意曰、何且
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放言綺語之因、轉爲將來世世讃佛乘轉法輪之緣也、三寶在
上、實聞斯言、開成四年二月二日、樂天記、
文集鑒誡觸類載之、仍抄其傳、兼載此說、
十七ノ十七左
日本紀云、繼體天皇廿四年、春二月丁未朔、詔曰、云云、朕承帝業、於今廿四年、天下淸泰、内外無
虞、土厥膏腴、穀稼有實、竊恐元々、由斯生俗、藉此成驕、故令人擧廉節、宣揚大道、流通鴻化、
能官之事、自古爲難、爰曁朕身、豈不愼歟、
十七條憲法云、七曰、人各有任、掌宜不濫、其賢哲任官、頌音則起、姧者有官、禍亂則繁、世少生
知、尅念作聖、事無大少、得人必治、時無急緩、遇賢自寬、因此國家永久、社稷勿危、故古聖王、

爲官以求人、爲人不求官、

聖德太子傳曰、皇太子者、橘豐日天皇第一親王也、母夢有金色僧、謂之曰、吾有救世之願、願〔開〕
平氏傳无「之」暫宿后〔妃〔平〕〕腹、后問、爲誰、〔是〔平〕〕僧曰、吾救世菩薩、家在西方、躍入口中、始知有娠、經「于」〔平无ナ〕八月言
言〔平〕聞于外、敏達天皇元年甲午〔壬辰〔太子傳曆〕〕春正月一日、皇后巡行禁中、至于馬官、乃當廐戸、而不勞忽產之、
生即能言、有其〔其サ〕聖智、女孺驚抱、疾入寢殿、忽有赤黃光、至自西〔西ナサ〕方、照〔照サ〕曜殿內、身體太香、及于
丁〔十〕歲年、一聞十人之訟、能辨其理、兼知未然、習內教學外典、敬三寶製憲法、推古天皇十五年
乙卯夏五月、太子奏曰、臣之先身、修行漢土、所持之經、今在衡山、秋七月〔九〔平〕〕小野妹子等、遣於大
唐、求唐命旨、取昔身所持複法華經一卷、進于太子、十六年八月、太子在斑鳩宮、入夢殿內、
一月三度、沐浴而入、明旦談語海表雜事、閉戸不開七日七夜、惠慈法師曰、入三昧定、宜莫奉
驚、八日之晨、玉机之上、有一卷經、謂曰、是吾先身所持之經寶也、妹子所持來者弟子經也、吾
頃者遣魂取來、複爲一卷、太子崩後、山背大兄、六時禮拜、丁亥〔己〔平〕〕年十月二十三日夜半、忽失此〔啓〔平〕〕
經、求之無由、王子太惟、今在院者、妹子持來者也、十七年丁巳秋九月、妹子至自大隋、幾〔竟〔平〕〕太
子曰、臣屆衡山、一口僧猶存、謂臣曰、初年沙彌、誤取他經授子意、而去年秋時、子國太子、元
是念禪法〔平〕思禪師、駕青龍車、從五百人至自東方、履空而來、探舊房裏、取一卷經、凌虛而去、是則殿下
入定之時也、太子復咲而默、廿一年冬十二月庚午朔、皇太子遊行於片岡、時飢者臥道垂、皇太

子視之與飲食、即脱衣裳覆飢者、而言安臥也、則歌之曰、斯那提流簡多烏簡夜摩爾伊比爾惠弖、許夜勢屢諸能多比等、阿波禮於夜那斯爾、那禮余理鷄迷夜、佐須陁氣能枳彌波夜祇、伊比爾惠之許夜勢留諸能多比等阿波禮、飢者蒙賜衣裳幷歌、即奉和歌曰伊珂瑠賀能、等美能乎可波能、多延婆許曾、和賀於保吉彌能、美奈和須良延米來、辛未、皇太子遣使、令視飢者、飢者既死、大悲之、則葬埋於當處、數日之後、皇太子曰、先日飢者非凡人、必眞人也、遣使令視、封埋勿動、乃開以見、屍骨既空、唯衣裳疊置棺上、皇太子令取其衣、如常且服矣、時人曰、聖之知聖、其實哉、逾惶、廿九年春二月己丑月癸巳、半夜薨于時年卌九矣、是時諸王諸臣、及天下百姓悉長老、如失愛兒、少幼亡慈父、耕夫止耜、舂女不杵、皆日月失輝、天地既崩、自今以後誰恃哉、當于此時、高麗僧慧慈、聞皇太子薨、以大悲之、爲皇太子請僧而設齋、親説經之曰、誓願曰、於日本國有聖人、曰上宮豐聰耳皇子、固天攸縱以玄聖之德、生日本之國也、今既薨之、我雖異國、心在斷金、其獨坐之、有何益矣、我以來年二月五日必死、因以遇上宮太子於淨土、以共化衆生、於是惠慈當于期日而死之、是以時人共言、其獨非上宮太子之聖、慧慈亦聖也、大唐國衡州衡山道塲、釋思禪七代記曰、西國有一沙門僧、其名達摩、此人應化、徘徊衡山、（昔思禪師、今文太子是也、）今以憲法分入部々、仍爲顯應化之跡、聊載別傳之文、但令撰集、雖有不同、此傳幷日本紀、彌縫取其要、實任法吏之議、具見上件文也、選公直良善之人、以法學決疑

之者、可爲撿非違使、能官之事、自古爲難、聖朝之政、在今可驗而已、余爲得業生之時、夢帝釋天來有喚、（圖繪、歸依之像、牛「喚」喚サ）也、應喚隨天後往詣、忽至先祖墓所、爰思身已死、此墓所是我墓所四方眇々守骸骨、于時以枷着頸、恥辱無極、天曰着枷如何、跪白天言、身無所痛、情多所恥、天曰、撿非違使、得令恥人之報、是不枉理、只依任職、所得之報也、汝可成獄官、言曰、縱雖可成、天殊令免、告口果報者、如來知之、次梵天、次帝釋、次諸天、次人間知之、即亦不可免之由、夢覺、身振汗流、厥後慮外任廷尉、先是亦（夢カサ）示前身爲魔宮人之由、業報之故、令成獄吏歟、余補得業生之初、奉圖繪帝釋天、供養持念、祖考之儒、皆仰此天、仍又歸依、隨有感應、致（无ヵ）此示現歟、若子孫續補治獄、多陰德、須如于公矣、然則高門之處自至、繼業之人無絕、欽哉「々々、」

政事要略第六十七

男女衣服幷資用雜物等事（付出、聽男女幷從者衣服由等事）

雜袍事、在撿非違使部、禁色雜袍在臨時雜事中、五位以上昇殿、六位聽絹袴事、見從者員

數部、

○男女衣服幷資用雜物等事付出、聽男女服幷從者衣服車等事

雜袍事、在撿非違使部、禁色雜袍在臨時雜事中、五位以上昇殿、六位聽絹袴事、見從者員數部、

衣服

衣玉於機反、周易、黃帝堯舜垂衣裳、野王案、韓詩、衣上曰衣、下曰裳、所謂玄衣纁裳是者、世本胡曹作衣、伯余作衣服、宗忠曰、黃帝臣也、伯余舜臣也、胡曹已作此、後害「裳」(掌イサ)衣服之官也、尚書、一戎衣天下大定、孔安國曰、衣服也、白虎通、衣者人象、覆二人之「刑」(形歟)也、又音於欲反

御覽第二百卅二、服章二衣、禮記、禮運曰、孔子曰、昔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本之實、鳥獸之宍、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人歟。有作、治其麻絲、爲布帛、白虎通曰、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蔽也、事始、下巻衣裳易曰、黃帝垂衣裳、呂氏春秋曰、胡曹作衣、同書、布帛、禮運曰、昔者先王未有火食、未有絲麻、後代聖人作然、後治其絲麻、以爲カサ布帛、案解周易及禮記者、皆以後聖爲伏羲服、玉扶福反尚書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孔安國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服也、野王案、衣上曰衣、下曰裳、惣謂之服也、今俗爲服字、在肉部、肞扶福反、今俗服字也、

日本紀云、陽神入黃泉、而歸曰、吾前到於汙穢之處カサ、脫夫所著之カサ。御衣物、大被除焉、

又云、素戔烏尊、見天照大神方織神衣居齋服殿、則剝天斑駒、穿殿甍而投納、

日本紀作百濟王貢縫衣工女曰眞毛津是今來目衣縫之始祖也

按此所引論語疏與邢昺疏不合而比之皇侃疏文頗詳

古語拾遺云、令天棚機姫神織神衣、所謂古語爾伎多倍、（和衣〔古語拾遺〕）

舊事本紀云、天日鷲命孫、造木綿及麻幷織布矣、古語云、荒妙也、（已上又具見六月大祓註）

日本紀第十云、應神天皇十四年春二月、百濟國王王制爲衣服、所以表貴賤也、服有等差、所（等歟）以別尊卑也、服者身之表也、言所以表身之德行、知位之貴賤也、尊卑貴賤各有奉差、一定不得借踰、故賤人而服貴人之服、謂之借上、以下致上、（教イサ）爲不忠之臣也、貴人而服賤人之服、謂之偪下、以上同下、爲失位之君也、上有其制、下輙借而致之、則上失其尊、下有（其カサ）五分、來倫而同之、則失其職、斷君之尊、是不忠也、自同卑賤、是失位也、不忠失位、皆敗德之遺（道歟）、是以君子動不違法、擧不越制、服必稱身、行必合道、所以成其德也、雜記曰、君子上不借上、下不偪下、付迸云借者、（齊也サ）

國史云、元正天皇養老三年二月壬戌、初（與サ无カサ 餘イサ）令天下百姓右衽、（襟〔史〕）

論語、憲問篇云、子貢曰、管仲非仁者歟、條云、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壹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注云、微无也、无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也、疏云、被（髮カサ）髮不結也、衽衣前也、左衽（衣前〔一作襟〕）之從右來向左也、中國結髮、而衣衽向右、夷狄被領、而衣衽向左、若子時无管仲、則今（今〔嫌〕）我名爲夷狄、故云、被髮左衽也、

无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也、　案、右衽見此文也、

三代格欠

續日本紀欠
三代格欠

神事纔着之事
衣冠古樣下續
日本後紀有身
長六尺餘稠人
之中揚然而立
會集衆人莫不
駐眼數字

彈正式云、禁色。從破「却、如」五」位已上幷律師已上、錄」名奏聞、僧尼依」法苦使、〔滅〔式〕〕〔但〔式〕〕
又云、諸禁色者、惣雖〔著〔續紀〕〕下衣」不」聽」服用」、
弘雜格云、今旨先者、袍衣以」疋爲」限、天下服用、不」關」狹窄」、比來任」意、競好」寬大」、至」于裁袍」、更加」半疋」、袍襖亦齊、不」辨」表裏」、習而成」俗、爲」費良深、自今以後、不」得」更然」、神護「慶」〔景〕雲四年、九月四日〔續紀係九月壬戌三日也〕
又云、勅、神護景雲四年格、袍衣寬大、幷袍襖不」辨」表裏〔上文〕。禁制已畢、是〔先ッ〕至」今年」未」見」改正」、仍重作」法、法〔亦〔下文〕〕禁如」左、其袍袖口濶、五位已上一尺爲」限、六位已下八寸、女。准」此、如不」改正」、以」違勅」論、自餘制宜」一如」去年符」、主者施行、

寶龜二年閏三月十九日

彈正式云、衣袖口濶、无」問」高下」、同作」一尺二寸」也〔已〔式〕〕下其腋闊者一尺四寸、其表衣長纔着」地、

私案、格本罪」違勅」也、

彈例云、衣之體制、准」袖裁」纔」其表衣長、令〔之六〔下文〕〕見」袴襴」、不」得」着」地、襖子汗衫、宜」亦准」此減却」、
作法雖」非」可」用、爲」見」古事」所」載也、國史云、仁明天皇承和五年三月乙丑、散位從四位下池田朝臣春野卒云々、天長十年冬、將」有」大嘗會事」、天皇欲」修」神「事」(无ッ)幸」賀茂河」、春野以」播部頭」、奉」歯簿陣」、看」諸大夫所」着當色」、其裾曳」地、大笑曰、是尋常之裝束、非」神事之古體」、便指」自所」着、爲」古體之證」、其裾離」地「差」(着ッ)高、而袴襴露見矣、諸大夫皆驚云、古之儀制、應」與」唐同」、後代當」効」之、春野衣冠古樣、

彈正式云、支子染。色、可」濫〔深〔式〕〕」黃丹」者、不」得」服用」、
私案、縫殿式、染」黃丹」有」以」紅花支子酢麩」交染」、故有」制支子染深色」、寬平三年十一月五日、右兵衛佐藤原滋實仰「之」(也ッ)支子染

色、非當□日者、左右撿非違使等、相共隨宜禁止（止之）不必切勘、
大納言從二位源朝臣宣、奉勅、偁、（彈正九左）式云、凡支子染（深〔式法〕）色、可濫黃丹者、不得服用「者、」（法无）而年來以
茜紅交染、尤濫其色、自今以後、茜若紅交染支子者、不論淺深、宜加禁制者、
元慶五年十月十四日　明法博士兼左衞門大志紀春宗奉〔法曹至要抄中〕

請禁深紅衣服奏議　善

臣清行誠言、昔者伏犧、受河圖而畫八卦、夏禹洛書以陳五行、由是洪範休咎之古（占カサ）、陰陽青祥
之驗、（條サ）寮然在眸、宛如指掌、臣清行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臣伏見、天安以往、男女貴賤衣袴、皆染
以支子、貞觀以來、改以深紅之色、當時號之曰火色、轉相放口漸似緹（維サ）纁、亦號之曰焦色、臣竊
以此近服妖也、又衣服有焦火之名、此語妖也、其後无幾、宮中及京師、頻有火災、天下騷動、古今
未有、至于仁和、禁制此色、勅撿非違使看督等、罪其着用者、時右大臣源朝臣（源多）、着深紅襖子、爰
左衞門權佐小野春風、爲撿非違使、趁進蹕大臣後、請制此衣、大臣雖有慍色、事然勅命、默然
無言、歸第脱去、不敢服用、誠雖春風之龐嚚、亦是丞相之謹愼也、而延喜七八年以後、京師盛
好此服、朝雖施禁令、更亦舒緩、（勅サ）較年以來、彌增深濃、其尤甚者、以紅花廿斤染絹一疋、伏案、洪
範論云、言不從者木沾金也、（今カ）其應旱火、（旱イ）又云、借恒陽若其罰荒旱災火、而今自去八月、又無雨
澤、井泉枯竭、壠畝之間、宿麥不生、又十五年、左京大火、燒數百家、先皇太后宮及諸大家、多爲煨

燼、此「蚤（上衍カサ）」冬東大寺失火、燒講堂僧房百餘間、又　右京中處々有火、燒小民廬舍、不可勝數、由是閭巷之中訛言尤甚、遞相驚擾、夜不能寝、此皆火色妖言之應、湯若谷漆（淶イサ）之徵（微サ）也、加以比年市廛之間、紅花增貴、一斤直錢一貫文、今以廿斤染絹一疋、則當用錢廿貫文、此則中民二家之產也、況今婢妾一人所着、非唯五六疋乎、然則以十家終身之畜、爲一婢淚日之飾、諸麋爛、士庶飢寒、農畝爲之荒廢、盜徒由是繁興（典サ）、其爲傷害、過於旱火、伏冀、早勅（柳サ）有司、嚴張先令、夫以公卿者、萬姓之所具瞻也、嬪御者、六宮之所規範也、重望、內誡掖庭椒房、外勅槐位棘座、各改其服、率先下民、然則妖詭自絕、災咎可消、但淺紅輕黃、未及火色者、不在制限、不任縷（々脱カサ）之至、謹以奏議以聞、淸行誠恐誠惶頓首々々死罪々々謹言、

延喜十七年十二月廿五日　　參議從四位上守宮內卿三善朝臣淸行

左大辨源朝臣悅（悅サ）宣、左大臣宣、奉　勅、紅染深色、可禁制之由、去延喜十八年三月十九日、給本樣色絹已畢、而年來之間、不隨樣色、觸好深染、此則有司緩情、不加嚴制之所致也、宜重下知、從新嘗會以後、一切禁過、不得重衣者、

延長四年十月九日　　左大史阿刀忠行奉

同月十八日使廳奉之

祖父常語曰、先帝御代、有寵幸之女、字內（日近サ）匠藏人、容顏美麗、好色之者也、奏云、白馬之節、久不

新古今雜下
延喜の御時女藏人內匠白馬節會見侍りけるに車より紅のきぬを出したりけるを撿非違使のたいさんさしけれはいひつかはしける
おほそらにてるひのいろをいさめてはあめのしたにはたれかすむへき
かくいひけれはたいさすなりにけり

數入

見大搨之儀、給假將見彼儀、勅聽之、出大搨「惕」(衍カ)見物、撿非違使止車之間、內匠(自近サ)乘車、多出火色、源中正爲廷尉、乞出件衣、欲破之處、內匠招中正(近サ)、小舍人童贈和歌云、大霄南照留日乃色還禁天波天乃下留波誰加住倍支、中正雖行有限之法、不忍無情之思、諸臣相議、不破返之、其夕歸參大內、勅問雜事、具奏此事、帝曰、婦女衣裳、不破有情、時聞之者、以爲美談、聖代之事、難以綏法、欲降寵幸、自有寬恕歟、中正亦有譽無謗、後中正密通於匠云々、

別當中納言兼左衛門督藤原朝臣實頼宣、奉勅、紅深色可禁止之由、流例已久、加(去サ)。延喜十八年三月十九日、延長四年十月九日、先後相疊、制旨不勤、而頃年之間、專乖綸旨、特增深色、是則有司緩怠、不加撿察之所致也、宜重下嚴制、自來(月カサ)。一(一サ)日。切禁斷、但給本樣絹、更不得過此色者、

承平七年九月七日　　右衛門權佐小野好古奉

左大辨源朝臣相職傳宣、大納言藤原朝臣師宣奉勅、紅染色可禁過狀、去延喜十八年三月十九日、延長四年十月九日、承平七年九月七日、朝章重疊、而年來浮誕之徒、數入增色、司存之職、督察緩勤、若不加新制、何改舊弊、宜重下知、始自來月一日、一切禁止、但給本樣絹、不得過此色者、

天慶五年五月十六日　　左大史尾張言鑒奉

法曹至要抄中参看

天長二年宣旨逸史不載

仁和二年宣旨三代實錄不載

紀畧延長四年十一月六日天皇幸北野有狩獵之御遊

牢籠

藏人式部丞始著靑摺小忌事

同日左衛門大志完太時道奉

彈正式(文〔式〕)云、摺染成之衣袴者、並不得着用、但緣公事所着、幷(辨イ)婦女衣裾、不在禁限、(者、サ)

式(或カサ)云、鷹飼者摺衣袴、御馬乘近(衛、脫カサ)。又號調袴、着用摺袴、禁制之外、古來之例也。今此鷹飼馬乘之類、未(未レサ)見着用摺衣之由、天長二年二月四日宣旨云、一聽鷹飼官人着摺衣事、右左大臣宣、奉勅、諸衛府鷹飼官人、行幸之時、執鷹供奉、聽着摺衣、又類聚(中イ)曰、仁和二年九月十七日宣旨云、鷹所(鷹飼脫カサ)四烈、右近衛將曹坂上安生云々、已上四人許摺衣緋鞦、(部サ)左兵衛權佐藤原朝臣恒興云々、已上三人許摺衣、左近衛日下部安人已上一人、許不帶弓箭、鶴(鷂ダサ)所鶴(鷂ダサ)飼四烈、右兵衛權少志布勢春岡云々、已上四人許摺衣幷緋鞦、蔭子菅原冬緣云々、已上七人許摺衣、左近衛下毛野松風云々、已上四人許不帶弓箭、中納言從三位藤原朝臣山蔭宣、奉勅、件等人應免摺衣緋鞦、幷兵杖不具之責、　又延長四年十一月四日宣旨云、右馬頭源朝臣云々、已上四人鶴飼、聽着摺衣袴、近江大掾御春朝臣望晴云々、已上四人鷹飼、聽着摺衣、左大臣宣、奉　勅、明日可有北野行幸、件等人摺衣、宜聽禁止、但每(常カ)野行幸、立爲承例者、自餘之例、具見類聚、依野行幸、有別宣旨、御鷹飼等(鷂カ)聽摺衣例、御鷹飼皆在此中、依斯案之、尋常難着、又撿式、御馬乘近衛、不聽着摺袴、衛府之輩、牢籠自着歟、爲被(破カサ)昏蒙、聊以記經(註歟)、或人云、邑上天皇御代、藤原季平爲藏人式部丞新嘗會、着靑摺立列不可然、式部答云、爲藏人輩、被聽雜袍、不存其旨、所致

仁壽四年宣旨
文德實錄不載

正不可然、時人聞云、省臺所謂遞以有興焉、（ト爲サ）始自此時、藏人式部丞、着小裝束立本列云々、議雖口傳之說、可知濫觴之時、私案、臺式云、緣公事所着、不在禁限者、式部所陳自叶章條、

仁壽四年正月廿日、右大臣宣、祭使着用摺袴、雖事寄神供着用、莫令參宮中、又鷹飼等、着用細美之摺衣袴、非給司之摸、早制者、左近看督壬生貴吉、右近看督山口今継奉者、

案此宣旨、不戴（載カ）格式、亦非奉勅、難爲後比、就中上條式、摺染成文衣袴、緣公事所着、不在禁限者、祭使着用、豈非公事哉、而稱莫令參宮中、旣是乖違式意、況主鷹廢置之後、無有給司之摸、縱雖鷹飼、何着摺衣、有野行幸之時、依宣旨得着、然則件上宣不可用、但見此文之者、恐爲後代之證、仍欲過其事、以述其意、

延長五年四月五日　左衛門大志惟宗（令カサ）公方奉

典侍源朝臣珍子宣、奉勅、今日中宮被奉歌舞於賀茂神社、宜聽儛人等着摺衣者、實仰藏人、左近衛少將藤原朝臣實賴、

案之、縱神事、院宮王臣猶下宣旨、可令着用、任意全着、似無所憚、爲存事理、倫注之、中宮參御大原野、左府參賀茂、皆有東遊、專不奏請摺衣、

八十一例云、凡男夫摺衣者、着錦長紐、

卷廿二有是日宣旨參看廿二ノ四十九左

青摺衣着赤紐、用此文所着歟、依有興聊注之、

彈正式云、庶人以上、不得襖子重着、

私案、襖子重制、先後有疑、彈正式、條禁（令カサ）庶人以上之着用、天曆符、偏遏六位以下之着用、式稱庶人以上、則是一位以下也、符稱六位以下、似除五位以上也、爰欲沿（治サ）從新制之日、未詳（旨カ）改舊法之文、但時之行事、五位以上任着、六位以下不着、相尋其情、猶從後符歟、抑非經申請難決疑殆、祖父爲左衞門佐、帶撿非違之日、不着襖子重、蓋是存式意歟、

太政官符

雜事六箇條

一應禁制六位以下着襖子重下襲事（饗宴群飲被物支千褁錢標器折敷面縑（嫌イ）等在饗宴、）

右衣服制度、貴賤相分、而放逸之俗、奢侈爲宗、着所制之服、各隨所見之心、富者盡財、澆薄之弊、莫過斯焉、右大臣宣、奉（用〔法〕）勅、宜加下知六位以下、着襖子重、一切禁遏、

一應禁制諸司史生以下着縑白絹事

右諸司史生豪富之輩、不量身（之〔法、下文〕）。卑下、唯好服（之〔法、下文〕）。鮮美、雖貧薄者、積習不改、因玆着用之家自多、縑絹之直已貴、時俗之弊、職此之由、同宣、奉勅、宜加下知諸司史生以下、着縑及白絹、早從禁止、但諸衞府生、殊免着用、〔法曹至要抄中〕

手作

天長五年符(宣)逸史不載

齊衡三年宣(符)史不載

一應禁制諸衛舍人諸司幷院宮諸家雜色以下(「人等、〔法〕)。著手作「衣袴」(「布〔法〕)事

右貴賤之衣、既有制度、上下之服、非無等差、而今板築荷擔之類、奴婢僕從之徒、不知身分、好著手作(テヅクリ)、非唯亂尊卑之序、又猶爲公私之弊、君。(若カ有脫字乎)揆改何救奢僭、同宣、奉　勅、宜特下知諸衛舍人並院宮諸家雜色以下等、着手作嚴加制止、然則「年賀恩」(「悛カ　羊質息カサ)虎皮之謗、下流絕上僭之疑、但諸衛舍人、供節之日、殊免着用、〔法曹至要抄中〕

以前條事如件、諸司承知、依宣行之、不可違失、符到奉行、

左大辨源朝臣(庶明)　左大史三國眞人

天曆元年十一月十三日

一應定衣服制度事

右被太政官去天長五年四月廿六日符偁、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衛大將良峰朝臣安世宣、奉　勅、衣袖「口」(下、无)闊、一尺二寸已下、表衣長纔着地、又衣缺腋者、自膝而上五寸爲限、袴口濶又同袖口者、

齊衡三年二月廿六日　左衞門大尉紀奉常奉

一禁制女人裝束事

少將滋野宿禰貞道宣、奉　勅、既改先風、可隨唐例者、具在勅書、(紀畧弘仁九年三月丙午)而至于今未有改、循(脩サ)從、

弘仁九年官符〔宣旨〕逸史不載看督使〔式〕

下文〔六百二頁〕

著麻服之外、悉禁斷、若敎喩重度（庫ヵ）者、禁身申送者、（「者〔下文二所〕）

弘仁九年四月八日　近衛春野廣卿大私伊勢繼等奉

已上二箇條宣旨、載在看督使式、爲見舊法、又載此書、

太政官符

雜事十一箇條

一應重禁前男女道俗着美服事〔上文五百八十八頁〕〔上文五百九十五頁〕

右衣服之制、明在（公〔下文〕）神護景雲四年格天曆元年符、而年紀推移、人心驕逸、不辨上下、以綾羅爲身裝、不論（「〔新〕作止）正私、以紅紫爲褻服、是十家之產、盡於一襟之浮華、數年之貯、糜於半日之眩耀、富者雖品賤僭上、蜉蝣之羽易餝、貧者雖位貴偪下、狐狢之裘難兼、加之城中好袖廣、四方殆（新无）疋帛、城中好袴大、（之朱〔新〕）四方自難縫、（準〔新〕）就中諸衛舍人諸司幷院宮家雜色以下人等、不可着細美「之」布着也、下民「未」悉、好着（〔新无、下文元〕）白越、如此之漸、爲俗之弊、同宣、奉勅、美服過差、一切禁斷、但袖闊一尺八寸已下、袴「宣」廣不及三幅、不可必制止、

（新抄格勅符載　五〔新〕）
長保元年七月廿七日〔下文同〕　以前狀幷史署、所見第一條、在神事部、

右辨官下撿非違使、

雜事三箇條

一應禁制男女道俗着美服事
右同前奏狀偁、同前符偁、（長保元年）衣服之制、明在神護景雲四年格、（上文）天曆元年符、而年紀推移、人心驕逸、不辨上下、以綾羅爲身裝、不論公私、以紅紫爲褻服、就中諸衛舍人諸司并院宮家雜色以下人等、不可着細美之布者也、下民朱愚、（好〔上文〕）着白越、如此之漸、爲俗之弊、同宣、奉　勅、美服過差、一切禁斷、但袖闊一尺八寸已下、袴廣不及三幅、不可必制者、謹案、前規紅紫之服、堤防自存、褠中袴直袍下襲之類、或是用紅、或亦用紫、誠雖禁其深染、未曾制其淺色、年載（裁カサ）之間、行來尙矣、今忽停止、頗不穩便、美服過差之外、尋常通用之色、仍舊被聽、更有何費、又只載袖闊、不制（製ナ）袴廣、稱不及三幅、已似無一定、慥立限（極カサ）、任法糺行者、同宣、奉　勅、紅紫之服、依舊行之、又袴廣糺行之處、申有疑殆之由、仍以二尺可爲其限者、以前條事所作（仰ナ）如件、使宜承知、依宣行之、

長保二年六月五日　　左大史多米朝臣國平奉

中辨源朝臣道方

或云、彈正式云、滅紫色者、參議已上聽通用、五位已上聽着半臂者、四位五位似着紫、如何、答、令式之中、衣服之間、着用紫色、无有定法、或隨品秩而異淺深、或。物類而分濃淡、但至婢服製之條、雖禁全色、不制淺色、賤隸之輩、已得着之、況尋常之人、何无用之、被

聽淺色、自然可知、用紫多見此部并馬鞍部、　私問、衣服令云、四位深緋衣者、而何用紫裏、若有所見乎、答、本條之中無其文、但論語陽貨篇云、子曰、惡紫之奪朱也、孔安國注云、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皇〕）。案春秋釋例、依赤入於黑成間色紫者也、同書、鄉黨篇云、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縝（袗〔論語古注〕）絺綌必表而出、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孔安國注云、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縫殿式云、雜染用度、深緋綾一疋、茜大卌（卅〔式〕）斤、紫草卅斤、淺緋綾一疋、茜。（大〔式〕）卅。（斤〔式〕）者、撿經籍文、以朱紫爲正間之色、據縫殿式、交茜紫染深緋之色、依此而觀、以正色爲表、以間色爲裏、今謂緋衣之裏、已非褻服「之（其カ）具」、誠雖無法式之文、蓋相稱中外之色歟、往代之議、定准此文歟、就中四位深緋、以茜交染紫、五位淺緋、茜不交紫、深緋裏者、紫似色類不違也、

大政官符　撿非違使

雜事五箇條　新抄格勅符

一應衣袖幷袴廣同以一尺六寸爲限事

右得撿非違使去十二月廿九日奏狀偁（〔上文〕）、寳龜二年格云、其袍袖口闊、五位已上一尺爲限、六位已下八寸、女亦准此、彈正式云、衣袖口闊無問高下（同〔上文〕）。作一尺二寸、已下其腋闊者一尺四寸、其表衣長纔着地（彈地〔新〕）、。彈例云、衣之體制、准袖裁縫「之」（上文无、〔新〕有）、其表衣長合（令カ）見袴襴、不得着地、齊衡三年二月廿六日宣旨（云〔新〕）。衣袖（口〔上文〕）闊一尺二寸、已下表衣長纔着地、又衣缺腋者、自膝而上五寸爲限、

纔着

袖幷袴闊一同之事

袴口闊又同、袖口、長保元年七月廿七日官符云、袖闊一尺八寸已下、同二年六月五日宣旨云、〔上文〕袖闊一尺八寸、袴廣以二尺、可爲其限者、〔上文〕齊衡以往、袖闊一尺已下、衣長纔着地、長保以來、袖闊一尺八寸、袴廣及二尺、似〔新〕以過其大、還〔遁ヵ〕增其限、彼狹少之時、人民習而不從、況寬大之今、衆庶乖而難行、夫法有弛張、政貴儉約、衣袴一色、何以如此乎、伏撿唐朝例、訪天夫家、〔新〕文厭衣小裳大、謗無故高冠、仍往代之制、袴闊同「袖」〔新无〕歟、縱「從」〔新无〕民心、不可踰矩、其袖闊一尺六寸、袴廣同亦准此、又〔新〕同〔新〕故巾子之高、復舊可減者、左大臣宣、奉勅、袖袴之闊、既存儉約、宜以一尺六寸。爲其限者、以前事所仰如件、使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參議從三位行左大辨兼勘解由長官藤原朝臣。忠輔〔新〕　從五位下。左大夫小槻宿禰。〔新〕行史ォ　手親〔新〕

長保三年閏十二月八日〔紀略〕七

吏部記、天暦元年十一月十七日、〔新同、下文同〕兵庫頭忠幹傳右大臣消息云、近日有被定行儉約事、多是依奉祭使及出立五節妓者費多也、自餘雜事、諸卿色々有定申、就中下襲長、親王出袍襴一尺五寸、大臣一尺、納言八寸、參議六寸、公卿節會日得用綾、六位不得著襖子、下人獵衣不得用手作布、又紅花染色、禁用蘇芳、王卿各可相愼糺、雖未下宣旨、且用意宜歟、報云、大臣親王服色、不異已存式、今親王衣長於大臣、頗以過差矣、承隨公定而已、

親王以下下襲長、雖不立制法、爲知聖代定、載件日記耳、

太政官符、刑部、彈正、左右近衞、左右衞門等、省臺府

應レ令下左右近衞府番長以下、供二奉諸祭一之日着上二縑白絹一事

右太政官去年十一月十三日符偁、諸司史生豪富之輩、不レ量レ身「之」〔上文无早ナ〕卑下、唯好レ服「之」〔上文无〕鮮美、雖レ貧薄者、猶習不レ改、因レ茲着用之家自多、縑絹之直已貴、時俗之弊、職此之由、右大臣宣、奉　レ勅宜下加下知諸〔上文〕司〔上文〕史生以下、着二縑及白絹一早從中禁止上、但諸衞府生、殊免二着用一者、今撿二案內一、件番長以下等、供二奉諸祭一、着二縑白絹一、流例尙矣、而今新制旣立、嚴禁難レ侵、若不二着用一、似レ踈二神事一、同宣、奉　レ勅、國之大事、莫レ如二祭祀一、宜下更下二知近衞府番長以下等一、供二奉諸祭一之日、免中其着用上者、省臺府宜二承知一、依レ宣行レ之、符到奉行、

右大辨源朝臣　　　　左大史三國眞人

天曆二年三月十五日

或人云、賀茂齋內親王禊祭日、藏人所陪從、令レ奏二聞事由一、着二綾靑色一之時、可二早着用一之狀、召二仰申請之人一、不レ仰二糺彈之官一者、

案レ之、被レ聽二禁色一之時、必仰二御史廷尉一、而此一事不レ被二召仰一、於レ從被却、可レ無二疑慮一、然而自レ古至レ今、雖レ見二不彈一、爰或雲上客云、只仰二着用之人一、不レ仰二糺彈之官一、是例也、藏人所陪從、先參二大內一、御二覽裝束馬鞍一、次參二齋院一、奉レ見二行事上卿一、若依レ經二天覽一、斟量有二聽許一歟者、如レ此之事可

詩、故實、糺彈之職、宜有用意、所謂以情審察、猶須會釋者也、

右辨官下撿非違使

雜事二箇條狀

一應制止賀茂祭使等裝束、儲二具、并從者數多今（合イ）著違法衣袴事（卷七十ノ二右）

右人之僕從、隨位有數、仍去天延三年件使等、從者數定、下知先畢、四位八人、五位六人、六位已下四人也、又不可令著禁色之狀、同以仰畢、而歲月稍移、奢僭更甚、競（竟イ）多其員、各珍其衣、方今澆風已扇、民聊不贍、何兆以一日之觀、空失百年之資、左大臣宣、奉勅、宜重下知勿過先定、又件使等裝束儲二具、并從者違法衣袴、一切禁遏者、

永祚二年四月一日　　左大史大春日朝臣良辰奉

彈正式云、叢絹絁爲獵衣袴、纈（紺〔式、下文〕）白、縑著從女衣裳（裝〔下文〕）、以絲葺車、及用金銀餝等、悉皆禁斷、但金（金）塗泥〔式〕釘非制限、

乘車之制、粗見此式、唯（准イ）止有葺絲用塗釘之文、未明踏蹋懸下簾之法、況檳榔毛車制數等、亦無其限、然而古今之間、王卿皆用之矣、凡廠下簾用否、車副多少、蓋是承前之事、宜依古來之例耳、僧侶之事、亦似此法、

寛平六年五月十二日官符云、男女有別、禮敬殊著、而頃年上下惣好乘車、非施新制、何改弊風、

上文五百九十六頁

左大臣宣、奉勅、不論貴賤、一切禁制、〔下文〕断

使廳續類聚云、寛平七年正月五日宣旨、（宜サ）无品齊世親王、明日許聽乘車、同九日宣旨、中納言藤原朝臣諸葛、民部卿藤原朝臣保則等宣聽乘車者、親王公卿惣制乘車、明經學生秦維興、依輙乘車、被斷其罪、即處違式之科、依多事具不載、

同七年八月十七日宣旨、奉勅、男聽乘車、見同類聚、

男乘車之制、隔一年停止、爲見舊法、大略記注、

太政官符

轓玉、甫遠反、左氏傳、杜預曰、轓車之有郭蔽者也、漢書、今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蕃、屏翳塵泥也、廣雅、轓箱也、謂之輫玉曰、甫遠反、説文、車耳反出也、廣雅、轓謂之輫也、箱思揚反、毛詩傳曰、大車之箱也、蒼頡篇、車藩也、説文、大車壯服也、

雜事十一箇條

一應重禁制六位以下乘車事

右太政官寛平六年五月十二日符偁、男女有別、禮敬殊著、而頃年「五月十二日符偁」〔上文及新无〕上下惣「好」〔新〕无乘車、非施新制、何改弊風、左大臣宣、奉勅、不論貴賤、一切禁斷、又同七年八月十「七」〔新〕无（上文）日宣旨偁、奉勅男聽乘車者、其後雖車聽乘「之」〔新〕无者、非無等差、而卑位凡庶之人、不量涯分、恣以乘用、或加黃金之餝、轉濫朱轓之體、風流嘲（朝サ）奇肱（肱〔新〕）妙「巧」〔新〕欠驚衆目、（因〔新〕）是又凋訛之基也、夫乘車者、皆君子、不可大夫徒行、若无隄防、何誡後車、同宣、奉勅、自今以後、六位已下、乘車（車乘〔新〕）一切停止、但

上文十五百九十七頁

外記官史、諸司三分已上、幷公卿子孫及昇殿者、藏人所衆、文章得業生不可必制、

新抄格勅符 長保元年七月廿七日 五〔新〕 以前狀、辨史署所見上條〔法曹至要抄中〕

右辨官下、撿非違使、

雜事三箇條

一應重〔新法〕禁制六位以下乘車事 長保元年〔上文〕

右同前奏狀偁、同前符偁、寬平七年八月十七日宣旨偁、奉勅、男聽乘車者、其後雖聽乘車〔車聽乘之〕者非無等差、而卑位凡庶之人、不量涯分、恣以乘用、或加黃金之飾、轉濫朱轓之體、同宣、奉勅、自今以後六位已下乘車、一切停止、但外記官史、諸司三分已上、幷〔上文〕公卿子孫及昇殿者、藏人所衆、文章得業〔上文〕生、不可必制者、伏案符旨、依彼人之等差、可有車之分別、未定其體、猶遺此疑、又諸禁色、皆從破却、不聽乘之輩、若誤乘之日、其車必可破却、但牛馬之。如何、重案律案、牛非唯駕車之備、兼復爲耕稼之本也、返給可宛他用歟、沒官可經公用歟、同請裁定、宜以遵行者、

同宣、奉 勅、車只禁制華美、牛亦返給本人者、

長保二年六月五日 以前狀、辨史署所見上條、

或人云、不可乘車之者、與可乘之人〔車歟〕合乘者、主客可有罪哉、答、不可无罪、主人處不應爲輕、合乘之者、可處違式、又同月事 兩人罪異、若處一罪、可有首從歟、答、名例律云、共犯罪

而本罪別者、雖相因爲首從、其罪各依本律首從論者、由是案之、以主人爲不應爲之首、以合乘爲違式之從耳、但至其首從、臨時可定、以先唱之者、可爲首之故、又云、無位孫王、可乘車著絹袴哉、答、舉輕明重、律條所指也、公卿在下、子孫猶聽乘車、親王加上、子孫可聽乘車、然而新制之意、難可因准、何者諸司雖有七位八位之允佑、綸言所聽也、諸國雖有劣サ六位七位之介掾、制符所拘也、所謂非常之斷、人主專之、偏守輕重相明之文、何定王卿勝負之法、然則无位孫王不可乘車、者カサ

卷七十ノ三

天延三年三月一日官符云、五位以上及昇殿、六位以下所著絹袴、勿必切勘、著可聽絹袴、已立其限、无位孫王、亦以難著耳、

太政官符撿非違使

伍〔新當從〕

雜事六箇條 「五〔上文〕

一應禁制車華美事 此法〔新〕元內匠式云、牛車一具、屋形〔長八尺、高三尺四寸、廣三尺二寸、〕

得撿非違使去十二月廿九日〔上文五百九十八頁〕

右同前奏狀偁、「〔上文〕長保二年六月五日宣旨云、車只禁制華美、牛亦返給本人者、華美之體、儉約之法、不別位階、無有異同、其器物之類、隨人不同、須依品秩以異形勢、四位網代、五位席薦サ張、六位板車、床不可塗內、輪只塗播墨、凡厭塗漆不得照耀、又造高大鞔サ、一切禁斷、然則華美自斷、儉約可存者、同宣、奉勅、依先宣旨、只禁斷華美照耀、但至于輪轄轂、公卿及少納言辨、六衞府次將、殿上侍臣用之、自餘一切禁斷者、故〔新〕

一應禁制。諸衛番上以下恣乘馬事

右同前奏狀偁、撿〔諸司(新)〕案內、諸司馬料、具存式文、只給品官以上、不充番上以下、諸司史生、諸衛府生、不可必乘之由、明見馬料之條、而新定乘車之品、未詳騎馬之制、因斯番上之類、院宮王臣家、雜色〔人〕〔新〕无等、不知法之所拘、偏從心之所欲〔欲、新〕、各僱至駿之〔所〕〔新〕无行、還忘〔忌ナ〕下馬之禮、非唯賤畢之則、首多致財貨之費、〔令(新)〕各件番上以下時從之徒、〔皆(新)〕恐以乘馬、〔成(新)〕減昔禁制、不憚朝章、著有違犯、輙進車早從對、馬如牛給、本人但左右衛門府生、帶撿非違使、左右近衛爲看督使之者、已給御馬、不在制限、凡厩依公事得乘者、任舊儀勿禁遏、又羸老扶杖之輩、猶仕本司之人、思其勤勞〔劳ナ〕、特以聽許、彼〔被カサ〕旋制議之中、欲知矜老之道也者、同宣、奉勅、諸司諸衛番上以下乘馬之輩、宜加制止、但三局史生、諸衛府生、或營劇務、或勤警衛、如此之者、不可必制者、〔故(新)〕

長保三年閏十二月八日
　　　　　　　　　　〔上文〕
以前狀、辨史署所見第一袖袴廣條、

問、僧尼美車可制哉否、

答、僧尼令云、僧尼有犯、准格律合徒年以上者還俗、如犯百杖以下、每杖十、令〔令ニサ〕苦使十日、義解云、其格律者、元爲俗人設法、不爲僧尼立制、是以稱准也、犯苦使已斷訖、未付三綱者散〔參(令)〕禁、若未經斷者付寺從對者、華美之車、先爲俗人立法、照耀之禁、縱雖僧尼難犯、仍須〔頭サ〕車早破

續日本紀靈龜二年十月壬戌、重禁内外諸司薄紗朝服六位以下羅幞頭其武官人者朝服之袋儲而勿着及幞頭後脚莫過三寸

却、身從寛免、即令寺行其苦使、唯夫僧綱、錄名奏聞而已、允亮答

彈正式云、綾者聽用〔式〕。五位以上朝服、六位以下不得服用、

又云、元正之日、糺彈五位以上諸王諸臣、威儀幷著用物色違制、及朝拜刀禰等非違、諸卿准此、

又云、除禮服幷參議已上半臂五位已上幞頭之外、不得着羅、

冠制略、見此條幷下制服條等也、但長上番上、垂纓卷纓、法式之中、章條未明、古老云、延喜之初、式部史生、皆以垂纓、延喜以來、自以卷纓者、官人以下專無別制、共可垂纓、更有何疑、或人云、延喜式部史生之中、有容儀端正之。(有脫字歟)途中俄遇法帝臨幸、下車跪候、帝覽曰、彼何人乎、侍臣奏式部史生也、帝曰、容顏端正、爰可謂郎中、若判官史生之間、无裝束分別之法哉者、始自彼時、一分卷纓云云、爲開後昆之蒙、聊記古人記、國史云、元正天皇靈龜二年十月壬戌、制〔史〕重禁幞頭後脚莫過三寸、養老七年八月甲午、太政官處分、朝廷儀式衣冠形勢彈正式部、摠知糺彈、頃者冠纓長垂、過越接領、臺省二司、人〔式〕明加告示者、纓長法見此文也、其過長非有改張、難改風俗、

又云、婦女袷裳不論貴賤、一裳之外不得重着、單裳不在制限、例〔式〕又云、婦女得着夫衣服色、人〔式〕但節會之日不在此限、又云、錦衣者、内命婦及女王幷五位以上嫡妻子、並節會之日聽通服、繍者不在聽限、

雜式云、大甞聽妃已下三位已上及大臣嫡妻、其烏尾扇聽四位及參議已上嫡妻、及女子自持、不得〔式〕歸令人執翳、

元慶九年敕史欠

案衣服令取意文也

彈正式云、諸王諸臣、衣服食物不得盛案、以行宮中違者彈之、

又云、貂裘者參議已上、聽著用之、

右少史凡春宗仰之、（並サ）辨橘朝臣廣相傳宣、奉勅、參議四位以下、著用貂裘一切禁斷者、

元慶九年正月十六日　右衛門府生蓋友益友奉

彈正式云、市人不得以白綾夾纈等爲車屋形惠、以雜楷色爲從者衣、以綵色編竹成文爲（裏〔式〕）簾、及將從四人以上、

又云、无品親王、諸王、內親王、女王等、衣服色、親王著紫以下、孫王准五位、諸王准六位、（其〔式〕）菜服色者、用纈、

衣服令云、親王諸臣一位以上、朝服並深紫衣、三位以上淺紫衣、四位深緋衣、五位淺緋衣、六位深綠衣、（七位淺イ〔令〕）八位深縹衣、初位淺縹衣、无位黃衣、

彈正式云、蘇芳色者、親王以下參議以上、非參議三位及嫡妻子、并孫王並聽著用、

又云、大臣帶二位者、朝服著深紫、諸王二位已下五位已上、諸臣二位三位、並著（淺サ）中紫、（〔式〕下文）

又云、滅紫色者、參議已上聽通用、（五〔式上文〕）三位已上聽著半臂、

滅紫雖讀音、古老稱黑紫、至參議以上、雖可用下襲、當時行事、王卿幷侍臣、聽禁色之輩、著蘇芳下襲、即用黑半臂、今件黑半臂、已是黑紫也、或云、表黃裏蘇芳、以之號滅紫、衛門府

三代格欠

風俗歌云、多々良女乃花乃「如」（衍カサ）加以禰利好年（年カサ）夜滅紫色好年（年カサ）夜、此風俗歌、頗似此說者、然而猶不得意、或云、昔爲侍中之人着之、似支子之上染蘇芳、如東宮御服之色者、就此所疑者、衣服令中、有服色條下重條也、即置黃橡色、紫近之矣、若表黃橡、□紫單淺紅歟、

今案、元稹躑躅詩曰、滅紫襪□□云々、躑躅或有紫氣之內、躑躅重以紫染之色、其染色之用、交紫蘇芳也、撿縫殿式（十七左）、滅紫之色以紫染之、然則古老所傳之黑紫、號當時所着之黑半臂、色類不異、名實相同者也、況五行大義云、北方水色、黑紫色者、爲正色、春秋釋例云、火（大サ）丙畏（昆サ）於水、故以妹丁妻王、赤入於黑、故北方間色紫也、女士（工サ）、今說、染黑半臂、用紫蘇芳者、赤入黑、更成紫色、黑爲正色、紫爲間色、此等之文、其義不違、仍彼稱黑紫可謂正說歟、

又云、親王以下五位以上、及內親王、孫王、女御、內命婦、幷參議以上、非參議三位嫡妻女子、大臣孫女藏人等、從並聽着染袴、

又云、赤白橡袍、聽參議已上着用、

又云、五位以上女、依父蔭得着禁物、雖爲六位以下妻、猶得依父蔭、

弘雜格云、太政官符〔衣服令集解三葉〕應改七位初位當色事、右被右大臣宣（偁〔集〕）、奉勅（宜下サ）、今聞、漢家之制、略異此間、綠縹之淺不着當色、知而不改、服制無節、蕃客朝覲、如見之何「年」七位者同（著〔集〕）。深綠、初位者共服深縹、自今以後立爲恒例、

大同元年十月七日〔衣服令集解〕

彈正式云、六位七位朝服、同著深緑、八位初位共服深縹、

弘彈格云、太政官符、應聽内外諸司人著薄朝服〔西宮記〕事、右撿去延暦十一年十一〔西宮記〕月十九日勅例、禁著作色、今被右大臣宣偁〔西宮記〕奉　勅、自今以後宜莫禁制著〔西〕、

弘仁五年閏七月廿六日〔西宮記〕

彈正式云、聽内外諸司等著薄朝服、

又云、淺杉染袴、朝座公會、悉聽服用、

又云、内外〔式〕諸司不論把笏非把笏者、公事公會之所、悉著靴、自餘時着履、把笏者、雖非公會、雨泥之日聽着靴、又庶人等通著履、

私案、把笏之者、雖非公會、雨泥之日、可聽著靴者、今之所謂深履是也、時之行事、布衣之者、輙著深履、不入禁中、蓋避非把笏之例也、至于半靴、雖名法式之中、未見半靴、依是非法物、又不着用歟、自上古制來尚矣、推尋事理、似有由緒、但破却之處、宜誡此旨、或問、深履之脛巾、若有其寸法哉、本法定幾寸中分、稱半靴乎、答、彈正式云、「表」（上文无）衣長纔着地者、只裁着地之程、未制服身之法、依此案之、人已有長短、衣隨其長短、若定衣之寸尺、恐有人之長短、着用之處、必是不合矣、脛巾長短亦以如此、仍本條之中、无脛巾之法、以當

表而出也下皇侃疏有然裘上出必加衣而獨云當暑絺綌者嫌暑熱不加故特明之也數字

　　脛巾半、名謂半靴、今見所用、不可爲疑、

式部式云、神事及齋會之處、不得著深履、（「无ｻ）（「是ｻ）

　私案、被有奉幣之事、行幸八省之時、不著靴。奉、是存此式歟、亦稱齋會、已稱佛事也、（存ｻ）（供ｻ）

　而長保二年三月十日、爲大疫災、被修仁王會、有臨時之議、幸八省之處、准御齋會、著靴〔紀畧〕

　供奉、今撿典憲、頗似依違、但雖存式、宜隨時儀、公家爲事被之内、時猶可由式意、不可依時儀、

衣服令云、服色、白、黃丹、紫、蘇芳、緋、紅、黃橡、纁、蒲萄、謂、纁者三染絳也、蒲萄者紫色之最淺者也、緑、紺、縹、桑、黃、楷衣、蓁、

柴、橡、墨、如此之屬、當色以下、各兼得服之、謂、假令著紫之人、兼得服蘇芳、以下諸色之類、此條色爲男女立制、

　講書私記云、朝服之色、從位立法、今此條爲下重立也、私論語鄕黨云、紅紫不以爲褻服、當

　暑縝絺綌、必表而出。孔安國曰、「當」〔論无、皇无〕暑則單服、絺綌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孔安國曰、服
　　（衫〔論語古注〕〔論古〕之）（絺葛也、必表而出○（之〔論古〕）加上衣也、）

　皆中外之色相稱也、疏曰、暑熱也、縝單也、絺細練葛也、綌大練葛也、表謂加上衣也、古人「則」〔皇〕无冬則衣
　　（「衫〔論古〕）

　裘、夏則衣葛也、若在家則裘葛之上、亦无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雖熱絺綌
　　（皇无）（也〔皇〕必〔皇〕）（之〔皇〕）

　可單、若出「行」不可單、則必加上衣、故云。表而出也、然又衣裏。裘、必隨上衣之色、使衣
　　（〔皇〕无）

　裘相稱、則葛之爲衣、亦未必隨上服「之」色也、緇染墨七入者也、玄則六入色也、羔者烏羊
　　（黑ｻ）

　也、裘與上衣相稱、則緇衣之內、故曰羔裘也、素衣麑裘、素衣謂衣裳並用素也、麑鹿子也、

　鹿子色近白、與素微相稱也、黃衣狐裘、狐貉亦黃、故特爲裘、以相稱也者、案令條意、似隨

朝服色設下襲色也、今此疏文不違令文、仍爲見事情、聊以附之、

寛弘二年二月八日、（三代紀畧）太原野社有中宮行啓、卿相侍臣多以供奉、爰藏人兵部少丞藤原定佐、着款冬色織物下襲、于時撿非違使別當（齊信卿）仰佐以下官人云、件下襲可糺乎、搦身可申事由者、或云、被聽禁色之輩、不着何色之服哉、案之、下襲之色、載在令條、皆隨袍色、各可着用也、借上服用、是着禁色也、依蒙綸綍、誠雖（雖サ）聽被禁制之色、相乖時世、何輙着雜裁成之衣、偏好借上似異天下、就中至于織物之類、雖有用袴、未用下襲、今忩着用、可謂過差、夫過差者、法之所制、不可不彈、各仰之旨不違法意、職縦藏人、身已六位也、立從破却、可無其憚、但邑上御代、供養雲林院御搭之日、藤原雅材爲藏人、以綾染款冬花葉、重着下襲、（表黄裏青、款冬花與葉色歟、）其時撿非違使、只有見咎、强不糺彈、事及天聽、無所被仰、（召カ）　日之後事歟、

仰云、雅材花葉重不必着、宜哉者云々、

如此之事、可有用意、縦雖屬目、不可形言、近來諸人欝（抱サ）挹此事、仍聊述當時之可否、示前事之不（忌サ）忘而已、（余頃依病、不供奉行啓、右衛門權佐藤原孝忠朝臣、聞官人告云、定佐身爲藏人、在近衛陣內衛陣、不可入搦、若出來者可搦歟、是孝忠朝臣遁事一詞也、忽然思慮（虚サ）以有用意、此言留耳、可爲規摸、又定佐與侯社頭、隱不出來云云、）

衣服令云、制服无位（謂庶人服制亦同也、）皆皁縵頭巾、黄袍、（謂其縫體制、一如朝服也、）烏油腰帶、白襪、皮履、朝廷公事則服之、尋常通得着草鞋、（家人奴婢橡墨衣、謂、橡櫟木實也、以橡染着、俗云橡衣也、此條无白褐者、文之省畧也、）

彈正式云、公私奴婢服、黃蒲蔔淺紅赤練橡白橡黑染、其裙(裙サ)、靑赤色布等色聽之、紫緋綠紺縹等、不須全色、唯得纐紕裁縫、

又云、親王以下、車馬從服色、通着皂(黑サ)及躑躅染靑褐、自餘色皆斷之、其女從衣者、通着黃赤練蒲蔔退紅中綠淺綠橡白橡墨染等〔式〕色〔式〕也、

案上天曆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官符〔上文〕、諸衛舍人諸司、幷院宮諸家雜色以下〔上文无〕等〔法曹至要抄〕「人」。着手作衣袴、

禁制已重、然則依新制旨、不論布絁(絁イサ)細色淺深、雜色以下不可着用歟、

兵部式云、每年錄諸司官人、及把笏番上、八位已下名簿、移彈正臺、令糺服色違濫歟、私案武官將兼文官武官錄可移歟、若武官限者、式部又錄「文」(之サ)官可移、而式部式无此條、

問、爲僕從之輩、以絁絹之類、可爲衣服哉否、

答、天曆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官符云、貴賤之衣、既有制度、上下之服、非无等差、而今板築荷擔之類、奴婢僕從之徒〔上文〕不知身分、好着手作、宜特下知嚴加制止、

弘仁九年四月八日、下看督使宣旨云、禁制女人裝束事、少將滋野宿禰貞道宣、奉勅、從者麻服着〔上文〕誤之外、悉禁斷着、僕。(從サ)之徒、制着手作、女之類又聽麻服、擧輕明重、是絹又絁、全禁着用、更無疑、

又問、可着履哉、否、

答、衣服令云、制服无位、。皂縵頭巾、黃袍皮履、朝廷公事則服之、尋常通。得〔令〕着草鞋、義解云、謂

上文参看　弘仁九年宣旨逸史不載　紵布　下女　文殿

庶人服制亦同也者、无位之輩、雖仕諸司公事之外、遍着草鞋、況彼庶人車馬之徒（従ヵ）是私
供也、何着皮履乎、
長保二年七月十七日　　　　　　　　允亮自問答

太政官符　（五ヵ）撿非違使
雑事六箇條

一應禁斷諸司雑任以下（上文）輙着絹絁皮履事

右同前奏狀偁、天暦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官符〔新〕无「云」貴賤之衣、既有制度、上下之服、非无等差、而
〔新〕无「今」板築荷擔之者、奴婢僕從之徒、（類ヵ）不知身分、好着手作、宜將（特〔新〕）下知嚴加制止、彈正式云、縫白
上文无「絹」（衣裳、〔式、上文〕上文十三）縑、着從女。悉皆禁制、弘仁九年四月八日、下看督使宣旨云、禁制女人裝束事、少將滋野宿
（上〔新〕有）禰貞道宣、奉勅、從者（得〔令〕）麻服之外悉禁斷、衣服令云、制服无位（皆皂〔令〕）「包」縵頭、巾黄袍皮履、朝廷公事則
服之、尋常通着（十〔新无〕）草鞋、義解云、謂庶人服制亦同也、而（忘ヵ）忌（十〔皇、新〕同）彼紵布之禁、更好絹絁之衣、又无位之
者、雖仕諸司、退食之後、通着草鞋、況車馬將從何着（世之〔新〕）皮履乎、○凋弊、无不依斯、諸司番上之外、
雑任之輩、院宮諸家雑色人、車馬僕從幷下女、僧尼童子等、輙着用絹絁皮履、一切禁斷、但太政官
〔新〕无「史生」召使、文殿使部、内竪大舍人、諸司伴部、書生、諸衛舍人、藏人所小舍人、供事之時、殊從寛
恕、不可必制者、同宣、奉勅、絹絁皮履、或依法式、或存節儉、須任申請殊加制止、但太政官召

揚名據目
此文源語秘訣引之云政事要畧(惟宗允亮撰)卷六十七云々
儀制令當作衣服令

使、文殿使部、內豎大舍人、諸司伴部書生、諸衛舍人、藏人所小舍人等、除供事「時之」(之時〔新〕)外、一切禁制者、(故〔新〕)

新抄格勅符載
長保三年閏十二月八日　以前狀辨(井)史署、所見〔上文〕第一袖袴廣條、○(僕䫄カサ)蒲篤反、禮記、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野王案、謂御車者也、又曰、君車將駕、僕執策立於馬前、漢書、大僕掌輿馬是也、說文給使也、

問、人之僕從、不可着履、但諸國揚名據目等、爲車馬從之日、依列僕役、猶可制哉、爲帶據目不可制哉、答、尤是可制、明有其證、「儀制令」(衣服〔揚名介事〕)云、武官禮服衛府督佐、並位襖加繡(裲〔令〕)。襠、注云、兵衛佐不在此限、以下准此、義解云、謂依官位令、兵衛佐是正六位下官、其雖任五位、不可同替、依相當法制禮服故也、仍須依朝服法、准志以上、加錦裲襠、若六位任三衛佐者、亦准志以上法也、又云、朝服衛府督佐、並皂(羅〔令〕)縵頭巾、其志以上並皂縵頭巾、說者(集解穴說)云、兵衛佐亦同、仍縵頭巾耳、僧尼令云、僧尼聽着木蘭靑碧皂黃及壞色(橡サ)等衣、餘色及綾羅錦綺、並不得服用、違者各十日苦使、輙着俗衣者百日苦使、又云、僧尼有私事訴訟、來詣官司者、權依俗形參事、義解云、謂依(緒サ)俗形者、既爲俗形、即須稱俗姓名也、參事者參對官司、申論事論也、又儀制令云、內外官人(及勳七等以下〔令〕)有特其位蔭、故違憲法者、六位以下。宜聽量情決笞、義解云、即於本司犯是也、若在外犯者、自依贖法者、據此等文、雖帶五位以下若任六位以下官者、禮服則不加繡裲襠、可加錦裲襠、朝服亦不着羅頭巾、可着縵頭巾、又僧尼與俗人之間、衣裳之製雖異、訴訟詣官司之

時、服用之色相同、制止其履、准而可知、況以可着履之身、從可（ト不歟）着履之職、猶着例履、不着彼履、所謂恃其位蔭、故違憲法之類也、處斷无所避、決笞殆可行。若在外犯徵銅合（令〔揚名介事〕）贖、允亮答

勘申无位孫王衣服色并着禁色羅狀事

右撿弘仁式云、无位孫王准五位、其服色者用纁、（彈正式〈四十一ノ八右〉參看）元慶七年五月一日奉勅、宣旨云、聽二世眞實王着青白橡、雜律云、違令者笞五十、別式減一等、名例律云、六儀者、犯流罪以下減一等、又條云、應議者、犯流罪以下聽贖、又云、笞卅、贖銅三斤者、據此等文、无位孫王、可着纁色、自非有奉勅宣旨、不可着用青白橡等衣、若當色之外、着禁色者、可謂犯違式罪、笞卅（卅イ）者也、孫王是入六議之內、議減一等、猶笞三十、須徵贖銅三斤、仍勘申、

天慶五年二月十日、大判事兼勘解由次官明法博士大和介惟宗朝臣公方、依陽成院仰勘申、

式部省問大同二年四月廿九日

直丁着何色服、以直本司、又召追諸司、使部之職、若使部、或假病不直本司、此時得使直丁召諸司哉、

明法博士讃岐公廣直答

答、衣服令、无位黃袍、注云、家人奴婢、橡墨衣、令文云、无位、注云、奴婢、然則庶人之服、亦在其中、准（カサ准）

不顯服色、須同无位、又諸司使部、依令多數、悉病悉假、豈其然哉、儻有此類、便差直丁、无障追喚、

儀制令云、不入公門、（謂、凶服者、縗麻也、公門者、宮城門及諸司曹司院、其國郡廳院亦同、但驛家廚院等者非也、）其遭喪被起者、朝參處亦依位色、（謂、入公門及朝參處、並依位色也、）在家依其服制、

曲禮下篇云、席蓋不入公門、注云、席蓋載喪車、又云、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注云、此皆凶服也、苞藨也、齊衰藨蒯之菲也、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厭猶伏也、喪冠厭也、苞或爲菲也、釋云、謂被徵興也、古記云、被起、謂上條奪情從職、是格後勅、起家、謂解官停家之徒、召起、補任是也、釋云、市門、倉庫、國郡、廚院、驛家等類、不稱公門、但國郡、廳院、門者、是爲公門耳、穴云、於市其曹司院、是爲公門、釋云、上文凶服者、若入公門、可服位色、今被起人、亦依位色、故稱名耳、穴云、朝參處亦依位色、謂、凡公事及就私事申訴、入宮內者、亦依色爲不合、凶服不入公門之義也、月令公義、案律曆志云、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會要云、乾元々年十月一日、知司天臺事韓傾奏、五官正、奉勅創置、其官職配五方、下稽五方、上稽五緯、臣諸冠上、加皇珠衣、從本方正色、至正冬朔會及諸大禮、即服以朝見、仍望永爲恒式、勅旨依部、在冠者、君臣服色、皆象五方、但緣縹朱紫之色、必不正色、或依間色焉、

五行大義云、五色者、東方木爲蒼色、南方火爲赤色、中央土爲黃色、者之色也、西方金色白、北方

六典作各依本品位着淺色純緣

饗應

色黑、此五者爲正色、其變色亦五、春秋釋例曰、土戊畏木、故以妹乙妻甲、以黃入青、故東方間色綠也、金庚畏火、故以妹辛妻丙、白入於赤、故南方間色紅、木甲畏金、故以妹乙妻庚、青入於白、故西間色縹、大(火カサ)丙畏於水、以妹丁妻(壬サ)。赤入於黑、故北方間色紫也、水壬畏於土、故以妹癸妻戊、黑入於黃、故中央間色廇黃、五行書云、甲爲青、乙爲綠、丙爲赤、辛爲紅、庚爲白、己(乙サ)爲縹、壬爲黑、丁爲紫、戊爲黃、癸爲廇黃、此皆天爲本色、妻爲雜色也、今之行事、昇殿之輩、重喪之者、四位、五位、六位、皆着黑橡袍耳、謂(可イカ)非也、儀制令云、其遭喪被起者、朝參處亦依(位サ)。色、義解云、(謂[令])○入公門及朝參處、並依位色着、位色各異、不可妄(忘サ)輙着、已下有罪何无所憚、猶四位五位、共着本色之淺、六位以下、又着本色之淺、是合法意、但三位以上、着黑橡袍、頗有所據、凡位色皆是五方之色、或正方色、或間色也、橡袍其實黑色也、黑色者紫之本色、夫於物或有本卑末貴、或有源狹流廣、此紫色、本色卑、間色貴、仍爲卑下之色着用、得其義也、唐令云、(六典(四))凶服不入公門云々、在朝參處、各依品色淺色「春」(者カサ)如此令者、猶可着本色之淺、今案、○(本脫カサ)朝令、除淺色兩字、○(若サイ)只注位色、便知偏可着本色也、而着本色之淺、是依唐令、不好美色歟、就中殿上辨官、重服之間、雖着橡袍、有政之日、更着位袍、衛府入內、猶着位袍、爰知着橡袍非也、着位袍理也、但諒闇之年、殿上侍臣、聽着黑橡袍、「之」(无イ)辨官從政之日、忽着位袍、雖稱先例、未得其意、依私喪着之人、縱改用位色、依公定着之輩、何更用位色乎、着橡從政、自以合理、抑如此稱例之事、宜歸衆人之定、偏存道理、不可確執、若无饗應之情、難避誹毀之謗、若夕間法意、猶須「答」(合サ)正理之旨、問、諒闇之間、上達部平絹表衣、付鈍色裏可然乎、答、彈正式云、大臣帶一位(「二」(式))者、朝服着深紫、諸臣二位三位、並着「中」(淺[上文])紫、儀制令云、凶服不入公門、其遭喪被起之時、已脫凶服、須着位衣、況至輕服、只除帛衣、仍雖用平絹之袍、不改本階之色、

應和
鈍色

也、但世俗之體、衣裳之間、依其深淺、各稱表裏、未有以他色爲裏色之法矣、今屬諒闇之年、悉付鈍色之裏、无有正文、似紊彜倫、又問、輕服人着鈍色、有所見乎、答、喪葬令云、天皇爲本服二等以上親、喪服錫紵爲三等以下、及諸臣之喪、除帛衣外、通用雜色、義解云、錫紵者細布、即用〔令〕○淺墨染也、帛謂白練衣、舊說云、也〔集〕此令者除重服外親是服錫紵、其重服者素服一年、又云、通用雜色、謂、紫蘇芳等色皆用色者、雖奉爲帝王先置此文、而亦於臣下可准件法、輕服之者、着鈍色之衣也、又紫蘇芳等、共入雜色、隨則應和以往、下襲赤練柳表袴青鈍通用件色也、而近代之例、偏着鈍色、人之違越、世之訛誤也、

長保四年正月廿七日　　允亮

唐曆云、武德五年、是歳高祖問秘書丞令狐德芬口者、大夫冠、婦人髻、竟爲高大何也、對曰、在人之身、冠髮爲上飾、所以古人方諸君上、昔東晉之末、君弱臣强、江左士女莫不衣小而裳大、及宋武正位之後、君尊臣卑、衣裳之制、俄亦變改、此即近事之徵、

天地灾記云、人君及人民、更无故高其冠、是謂上下忘其君、逆臣天、鏡經之、人君及人民无故高其冠、下无其上、

衣冠違法之制、具見上件之文、非唯人民之費、兼惡无居上之徵也、爲備後鑒、聊載前規而已、

彈正式云、五位以上通用牙笏白木笏、前詘後直、六位以上官人、用木前挫後方、下〔式〕

禮玉藻篇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无所屈也、或謂之大圭、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无所屈也、則恒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白」（者ナ）炤、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荼、讀如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爲椎頭、諸侯唯天子屈焉、是以謂笏爲荼也、大夫前屈〔「詘」禮〕後屈〔「詘」禮〕、无所不讓也、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己君、又殺其下而圓也、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以竹本〔木禮〕象可也、球（珠イ）、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禮无〕。（也、〔禮〕）見於天子、與射无說笏、入大廟說笏。非古也、〔禮〕〔禮〕言、凡吉事无所說笏也、大廟之中、「准」（唯サ）君當事說笏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免、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搢笏也、既搢笏必盥、〔「盥」禮〕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盥禮〕〔焉禮〕搢笏、「輕盥」（輒盥サ）爲必執事「也、」〔禮无〕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也、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也、大夫前方後挫角、圜其上角、變於君也、士前後正、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

正義曰、史象笏者、史謂大史、（夫サメ）亦有史官也、熊氏云、案、下大夫不得有象笏、有象字者誤也、熊氏又解與明山賓同云、有地大夫、故用象、皇氏載諸所解皆不同、以此爲勝、故存之耳、書思對（封サ）命者、思、謂意所思念將以告君、對、謂君有所問以事對、君命、謂所受君命將以奉行、以笏書此三事、故云、書思對命也、〔禮〕又曰、此一節論天子已下、笏制不同之事、方正於天下。者、言珽然无所詘、亦（亦サ）〔之禮〕已。端平正直。〔而禮〕布於天下、諸侯荼、前詘後直者、前詘、謂圓殺其首後直下角、正方讓於天子也者、降讓於天子、故前詘也、大

夫前屈後詘、无所不讓也者、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己君、上下皆須謙退、故云无所不讓也、

又曰、（以下文云〔禮〕）。笏、天子以珠、（珠〔禮〕）故知此珽、亦笏也云、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者、或（者〔禮〕）。玉人文也、

玉人註、大圭、或謂之珽、（也〔禮〕）或者或此文也、亦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者、終葵首、謂椎頭。（頭方如〔禮〕）故許愼說文、玉椎擊也、齊人謂之終葵、（自〔禮〕）言、所杼之上、又廣其首、廣於珽身頭、「圭口」推頭、（唯〔禮〕）故云、終葵首引相玉書、珽玉六寸明白照者、證珽是玉也、餘物皆光照於「明」（炤〔禮〕外、）「此」珽玉光自照（炤〔禮〕）於內、內含內明也、又曰、舒懦者所畏在前也、按說文、懦柔也、所畏在前多舒緩、（文〔禮〕）故云、舒緩懦者、（者〔禮〕）所畏在前也、又曰、（也〔禮〕禮无）知又殺其下者、以經云、前後屈故知又殺其下、故下注云、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是也、釋名曰、笏忽也、所以備忽忘也、

諸家相手板經云、（件經一卷書也、但內題云、諸家相笏經一卷、）板長一尺一寸五分、（王公卿、皆一尺一寸五分、不得用一尺二寸、而一尺二寸、以准十二月、自王公卿以下不得用此、）板廣一寸五分、（口口材理好令狹者、亦不必廣一寸五分、小也亦好、但合厚於口大、）而薄（淳ヵ）象天也、口口下廣而厚（以象地也、）十二芭、（以象十二時也、並欲端正板形、正皆欲完淨不可毀傷、節揚破裂、）夫作板、口口合端正材理、完淨不可有毀傷節揚（揭ヵ）破裂、珽疵隨所在分上不利象也、不可上廣而厚下挾（狹ヵ）、其人觸事奪免官、舊用（也ヵ）白眞檀判楡桑柘四種、口口合相也、作笏法一尺一寸五分、廣一寸五分、厚三分、女人板亦同色、欲鮮潔光明、手板長一尺二寸、一尺二寸、十二月「天王」（大子ヵノ）公相服之、又一尺一寸五分、（方獄已下至于卑賤、皆不可減此也、）

政事要略第六十七

春秋釋例云、孝禮之始也

此令文在決罰中

政事要略第六十九　糺彈雜事九

致敬拜禮下馬事僧尼事、在僧尼行事部、付出、累騎并乘主鞍馬事、左右近衛次將位色不同之時、行立次第、內外命婦分別等、見此中、節會日諸仗與文、見此中、

○致敬拜禮下馬事

禮記正義第一云、夫禮者經天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太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禮之理也、其用之以治、則與天地俱興、故昭廿六年、左傳（羊サ）晏子曰、禮之可以治國久（无サ）口與天地並、但口時質略物生、則自然而尊卑、若黑牟跪口口儀有行列、豈由敎之者哉、

十七條憲法云、四曰、群卿百寮（君臣〔紀〕）、以禮爲本、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紀〕）禮、上不禮「者」（紀元）而下非齊、下無禮以必有罪、是以群卿有禮、位次不亂、百姓有禮、國家自治、

儀制令云、凡元日不得拜親王以下、拜賀之禮、不及親王以下、其三后及皇太子者、並須拜賀也、唯親戚謂、親者內親也、戚者外戚也、及家令以下、不在禁限、若非元日、有應致敬者、四位拜一位、五位拜三位、六位拜四位、七位拜五位、以外任隨私禮、謂、假〇（有〔令〕）卑幼五位已上、拜伏尊長六位以下之類也、

宮衛令〇（云ヵサ）、宮門內及朝堂、不得酣酒作樂申私記（元サ）敬（衍サ）行決罰、義解云、謂、拜謝曰敬也、笞杖曰罰也、

三代格七（五十八參看）

府宿直說者見職員令太政官條

弘式格云、外五位如非元日、有應致敬者、內八位外七位、並拜外五位、若有歩行僧尼、忽逢道路者、下馬過去、

神龜五年三月廿八日〔三代格三卅九載全文〕

儀制令云、在路相遇者、三位以下遇親王皆下馬、以外准禮拜、其不下者、皆斂馬側立、（謂、二位以上遇親王、三位遇一位之類、駐馬按於道側也、凡六位公使、於所使之國、遇四位以上國司者、不令下馬、若國司遇詔使者、同位以下令下、何者、下條云、官人就本國見同位而下、何況詔使、豈得輕於國司、其百姓在路遇六位詔使不下、若於使國遇之者皆下也、）雖應下者、陪從不下、（謂、車駕陪從依律、三后皇太子陪從亦同、「使國遇之者皆下也」〔令无〕）

陪從之法、見此令也、王卿前駈、蓋倣此歟、

公式令云、京官皆開門前上、閉門後下、外官日出上、午後下、務繁者量事而還、宿衛官不在此例、義解云、開門前上、謂第二開門皷前也、閉門後下、謂退朝皷後也、量事而還、謂雖是閉門後、而務繁者事畢還家也、〔集解卅五ノ七右有小異〕說者云、問、除宿衛之外、供奉諸司如何、答、問諸司上下、不可准衛府、又條云、內外百官司別量事閑繁、各於本司分番宿直、義解云、謂雖是假日、忽須宿直、說者云、問、於書長官以下、在司行事、煩分番意、答、官人閉門後皆可下、故定直官人令行事耳、〔五衛府者、常宿直官者、故不煩宿直、職制律云、在官應直不直、應宿不直、各笞卅、假寧令云、在京諸司、每六日並給休假一日、中務宮內供奉諸司及五衛府、別給假五日、義解云、兵庫馬寮亦同五衛例也、凡諸司休假六日一給、至於五衛不依此法、一度

〔集解卅五ノ五〕書之〔集〕宿〔集〕

太政官左大辨〔義解參看〕一右

禁止云々以下至六百參十頁大少須用云々之文原本題六十二卷零本爲別卷然而此卷中見有現六十九卷首所揭之果窮并乘主鞍馬等之文則稱六十二卷者誤也今從佐藤氏之說訂之

見得程之事

謂本司云々按令當在若長官下

惣給五日、故云別給也、據此等文、諸司諸衛上下宿直、須守邦典、不遑他事、而或爲出行之前駈、或爲神馬之乘尻（恐）、事依權勢、專非法意、禁止、至彼正君臣上下之分（二日）、雖識無口口口口貴賤之別、嚴而少恩口古之事也、知而不行者、當今之計也、倫存此「旨」、莫出其言、

又或人曰、可受敬之人乘車、可致敬之人乘馬、不知乘車之客、不致下馬之禮、此人有罪贊否者、諸底犯過者別故失、但下內外官人、有恃其位蔭、故違憲法條、只有故之罪、已無失之罪、失斷罪无口之時、或立舉重明輕之條、或設比附因准之文（此）、不知車中之人、尤是意外之失、舉彼此此以失罪責、抑王卿已上、見車可知、若乘凡庶之車（君々）、又無呵叱之旨、令人訛設之咎也、忽及淩轢者非也、

又云、下馬之禮、以輕爲程、式云、在朝堂座、見親王及太政大臣、並起座者、以見其人口口、爲其程、至于下馬之禮、宜依見得之程、

儀制令

又曰、行路巷術、（謂、行路者道路也、巷術者里中小道也、）賤避貴、少避老、輕避重、（謂、縱老輕而少重、猶亦須避老、此依同僚之人、知有貴賤者、不問老少輕重、正依避貴之文也、）

又曰、內外官人、（謂、主典以上、其番上既舉重者、次亦無疑也「云云」〔令〕）有恃其位蔭、故違憲法者、（謂、位蔭者、身帶官位及父祖之蔭也、故違憲法者故不下馬、及失禮觸忤之類、即於本司犯是也、若在外犯者、自依常法、）六位以下及勳七等以下、宜聽量情決笞、（謂、杖罪以下、量其情狀多少決笞、若徒以上者依律科斷、既曰量情決笞、即知、或全決其數、或量減其數、若其減決者、亦不須依律減例減之法、唯止量減其一二等、若依減法者、即爲還用位蔭故也、）若長官无、聽次官應致敬者決、（謂、本司五位以上長官、下文云、聽次官

（應致敬者決、又依上條、五位以上、受致敬禮、然則次官應是致敬者、長官必五位以上須知、但長官者、雖罪人不應致敬、仍得決之、次官者罪人、不應致敬者不得復決、是則長官次官之殊別也、）其諸司判官以上、及判事、彈正、巡察、內舍人、（謂、其監物者、舉輕明重、亦不可決也、）大學諸博士、文學等、不在決答之限、（謂、上條大學博士下稱文學、即在其間、諸司諸博士等、亦不在決答之限、）

穴曰、恃位蔭有限哉、答、凡恃蔭犯者、六議以下皆決耳（然[集]）、於律亦有不免罪故也、問、於本司（外[集]）犯者、假郡司於國、犯察官人、於省犯稱本司哉、答而耳、

其諸司判官以上、（釋曰、其才伎長上者、其「位」（任カ）主典以上者不可決、何○（者[集]）祿法准判官故、一云、才伎長上、任主典者、是稱初任、故不可同判官、）

穴曰、問、於品官等「々」（[集]无）其位當判官以上者下決、未知以正從相准歟、為當以上下相□（准）歟□、□□（同階[集]）、答、依官位令者、以上下為級、假大膳少進正七位上官、主醬正七位下官、為非別官「司」決答、自餘才伎長上依祿令、其任主典以上者不決、給少判官祿故也、倘依文習耳、又問、於女官何、答、已上諸條等、皆悉為男出文、於婦女合別勘、不同此例也、

或曰、師曰、物之師并長上之屬、與於主典者、依決答之例耳、

（大イサ）文學諸博士文學等、（穴曰、其諸寮諸博士等、又（亦[集]）不決為擧令決、諸師等、「合史」（合決[集]）文學故也、跡曰、又陰陽寮博士等不答、自餘雅樂寮師等、又主鈴、典鑰、典履之類、勘官位令、其無位與當司判官相當、）以上不決、（朱曰、後反不決也、但領同此問答說也、）若位下於判官者令決、（朱曰、領同也、又後領曰、或曰、依其職掌、判官以上者不決、又或曰、其位判官以上不決者、並此兩說耳、）者、但位以正從為高下之類、判（別々）上令無續（讀[集]）狀、（朱曰、凡令內稱博士者皆不決「者」（也ヵ）稱師者決耳者、問、國博士決、不答、可決也、）

避御諱事

弘民格曰、勅入國門問諱、○（先[續紀]）閭有之、況「於」（[續紀]无）（[亭]无）從令何曾無避、須見諸司入奏名籍、或以國主國

繼〔續紀无〕、「爲」名向朝奏名、可不塞心、或取眞人朝臣、立宗〔字〔享〕〕於氏作字、是近冒姓復用、佛菩薩及賢聖〔紀〕「聖賢」之號、每經聞見、不安于懷、自今以後宜勿更然、〔以〔續紀〕〕昔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其如此等類、〔字全〕有先著者、亦即改換、務從禮典、主者施行、

神護景雲二年五月三日〔享祿三代格十七ノ三〕

弘雜格曰、勅、項者、百姓之間、曾不知禮、以御宇天皇及后等御名、有着姓名者、自今以後、不得更然、所司或不改正、依法科罪、主者施行、

天平勝寶九年五月廿六日〔享祿三代格十七ノ三〕

撿非違使式曰、凡累騎并乘己「主鞍」〔年案牛サ〕馬、擔夫乘車馬等之類、隨狀科不應爲輕重之罪、

雜式曰、御所及中宮、東宮、稽首、餘皆跪拜、〔但頭高下隨人貴賤、〕

又曰、授位任官、及別有恩命者傳蹕、中宮東宮准此、〔隨人貴賤、〕

彈正式曰、四位已下逢〔上イ〕一位、五位已下逢〔上イ〕三位已上、六位已下逢〔上イ〕四位已上、七位已下、逢〔上イ〕五位已上、皆下馬、餘應致敬者皆不下、〔其不下者、歛馬側立、〕應下者乘車、及陪從不下、〔中宮、東宮陪從、准此、〕

又曰、三位已下於路、過〔遇〔式〕〕親王者下馬而立、但大臣歛馬側立、

彈例曰、凡相遇親王者、三位下馬而立、四位已下跪坐、但大臣歛馬側立、又條曰、三位於宮中、過親王者避座、但大臣不得跪坐者、爲見古禮載之、依式文可行、

又曰、无位孫王、逢三位已上下馬、六位已下逢无位孫王不下、
雜式曰、驛使遇應致敬者下馬、若急速者不下、
彈正式曰、致敬禮者、三位已下拜親王大臣及一位、参議已上、唯拜親王大臣、准四位拜二位并三位參議已上、五位
拜三位并四位參議、六位拜四位、七位拜五位、神祇官祐史拜次官已上、太政官外記、拜少納言、
左右史拜辨、省者臺職、坊、使、寮、司判官、主典、諸衛府、監、曹、尉、志、太宰監典、拜次官已上、助教直
講拜博士、東宮官。人〔式〕拜傅、六位已下拜學士、國介拜守、鎮守監曹拜將軍、官人見本國守、官卑者
致敬、位同者不拜、若就國見尙拜猶ヵ謂（諸ヵ）司諸國史生、及諸衛府府生已下、二宮舍人等、於判官以上、不論位高卑皆拜、以下小字イナ以外任隨私禮、不拘此制、
又曰、親王大臣及一位二位、於五位以上答拜、於六位以下不須、五位以上於六位以下答拜、
低頭、高下亦同上、
公式令曰、文武職事、散官朝參行立、各依位次爲序、位同者五位以上、即用授位先後、六位以下
以齒、謂齒齡也、親王立前、謂夾馳道而分立東西也、諸王諸臣、各依位次不雜分列、謂自親王行降一等諸王立西、諸臣列東、
諸王諸臣各依位次不雜分列、釋曰、大臣以下、皆○（立ヵサ）親王後也、其外位別列耳、若立一列者、諸臣三位立前、次諸王四位（以脱ヵサ）下、五位、諸臣四位以下列耳、其外位者依官位令參ヵ耳、穴曰、諸王諸臣、各依位次、則知可別列、問、依令釋、諸王五位之後、可立諸臣四位五位、未知諸王三位以上、諸臣三位以上、行立之次第如何、謂列一行之時事也、以下恐與上文連而當分注歟「答私思」。王一位、次臣一
位、次王二位、次臣二位、次王三位、次臣三位、又正從以次行列、一同諸臣不別王臣、何者、王ィ十三字无ヵ、諸ヵ
朝服之色无別之故、但四位已下朝服有別、仍王臣別耳、師曰、正三位以上立畢之後、々一位臣三ヵィ子〔金本〕

可立也、

問、令釋曰、外位依官位令耳、未知其意、答、師曰、依古今所説歟、於今不見別之、

問、殿上藏人所等處々之例、以蔭子爲上、以蔭孫爲下、今所疑者、貧高蔭雖稱孫、其文（父歟）或四位以上也、以當蔭雖稱子、其□□□（位）五位以上也、猶依子孫之字、可次第乎、將依本蔭之階、可次第乎、答、公式令曰、文武職事、散官朝參行立、各依位次爲序、位同者六位以下以齒、選叙令曰、五位以上子出身者、一位嫡子從五位下、庶子正六位上、二位嫡子正六位下、庶子及三位嫡子從六位上、庶子從六位下、正四位嫡子正七位下、庶子及從四位嫡子從七位上、庶子從七位下、正五位嫡子正八位下、庶子從五位嫡子從八位上、庶子從八位下者、案斯等文、依其位階年齒、可有行立次第、何以蔭子蔭孫名號、推知爲上爲下之分別、猶隨本孫出身之階、宜定當時着座之法、

又問、進士帶刀長、共候東宮殿上之時、以帶刀長爲上、以進士爲下矣、是非之間意如何、答、件座次事、頗違理途、何者、如公式令者、既用位階、次用年齒、爰案選叙令、至于進士、已置及第之位、但於帶刀、未見可叙之階、何以無位爲上、以有位爲下乎、猶如倒錯、尤可改易、況進士者文道也、文事在左、帶刀者武衛也、武事在右、此是聖人之法、不可乖違之者也、

已上二條問答、其理如是、但臨時之斷、人主專之、況至殿上、既是皇居也、若有新勅定、必勿

論法式、又上臺東閣、雖異視聽、綸言令旨、尤可因准（同サ）、「仍宮內准」（衍カサ）仍宮內事、須同上法、後昆能會釋、不可守一隅、

問、隱岐國司、守掾兩人、職掌有限、老少無論、任國之座、自存次第、至于去職之後、各爲散位之日、交座之處、以誰爲上乎、答、名例律曰、職事初位、與八位同、說者曰、初位人帶職事時爲貴、去職之後不可貴、又輕於八位故者、在任之時、寔有守掾之別、罷秩之日、宜依參朝之法、彼職事初位雖同八位、去職之後、輕而不貴之故也、縱有長官之舊號、既是少年、今當散位之交座、何下老年齒、然則猶依年齒可定次第、明存章條、勿成疑慮、

式部式曰、元正行列次第、參議已上在左、（太政大臣就列之時、右大臣在與、）親王諸王、及餘官三位已上在右、自外五位以上、隨候（便〔式〕）左右、其四位參議、雖是下階、列同色上、孫王諸王同色、先例孫王六位已上、次以位階、不依官秩、外位不得列內位上、

案、古式行列次第之法、總約一條、爲親王及參議已上、諸臣三位已上、四位已上、各制其行列、即文曰、云云、六位已下、次以位階、不依官秩、其申政之時、以官秩、然則一位已下、初位已上、申政及臨時之行列、自以明也、而此式製爲兩條、即上條无正行「祔」（衍カサ）列、雖設六位已下之法、下條諸節會、及申政次第、不須（頭イ）六位已下之列、抑又稱（文サ）但五位已上也、爰（稱歟）知依但字、可明六位已下之法也、加以古式以上文令蒙下文也、此式得上條幷但字義、可顯六位之事、又々可

近衛府次位之事

扶桑畧記天曆八年正月四日太皇大后穩子崩

案、

又曰、諸節會行列次第、親王及參議已上、幷諸臣三位已上在左、諸王在右行列、在諸臣上、其申政之時以官秩次、但五位已上、位色不同、雖是下官、猶先高色、（官ダサ）（左イサ）紀畧十ノ廿一右

長保元年四月廿二日、賀茂祭警固解陣、仰上卿太皇大后宮大夫藤原實資卿、右中將源賴定四位、左少將藤成房五位、依四位右中將列上、或人曰、猶依府次第、雖五位左少將可列上云云、此說頗訛也、天曆八年正月口日、七〔西宮記喪服〕依太皇大后崩、有警固、召仰右中將源重信四位、左少將同兼材五位、不依府次、依位行立、見（具イサ）外記日記、上卿中納言源兼明卿、抑至如番奏、依上下番、左右任例奏之、就中如式文者、雖是下官、猶先高色者、依位行列、尤叶式意、番奏云、列射禮之座、雖依府次至于四位、猶可上列、

問、式部式曰、行列次第、六位已下、次以位階、不依官秩、又曰、申政之時、以官秩次、但五位已上、位色不同、雖是下官、猶先高色者、今所疑者、一司同官之人、大少異號之間、各依勞効、同日預榮爵之處、以（无サ）父祖之蔭、帶少之者列上、帶大之者列下也、若隨敍位之次第、可無大少之分別歟、答、式文所謂位色者、即位衣之色也、同日同階之人、有何分別之色乎、猶依本官之大少、可爲當時之次第也、

問、戸令曰、陵戸、官戸、家人、公私奴婢、皆當色爲婚、義解曰、凡此五色相當爲婚、即異色相娶者、律無罪名、並當違令、既乖本色、須合正之、若異色相娶、所生男女、即知情者、自令從重、合役〔金本〕

（天延三年正月七日左大史坂本高直依史勞預爵右大史□佐「忠」（金本忠頁）依太政大臣家令勞預爵（以上原本））

其官戸、陵戸、家人、是此三色者、官戸爲輕、二色爲重、又條曰、官戸奴婢、每年正月、本司色別、各造籍二通、有工能者、色別具注、義解曰、工者工匠也、能者書筭之類也、戸婚律、奴娶良人女條、疏曰、人各有偶（禓〔唐〕）、色類須同、良賤既殊、何宜配合、選叙令遷代條、義解曰、其以理解官、總有七〔令〕十色、致仕、考滿、廢官、省員、充傳（侍ﾀ）、遭喪、患解是也、又本主亡條曰、其雜色任用者、考滿之日、聽於內位叙、又曰、授位者皆限年廿五以上、義解云、謂入色年限、起自十七也、說者云、別勅才伎長上、及中宮舍人、諸（司〔集〕）伴部、帳內資人之類、皆限年十七出身、廿五叙位耳、又曰、得蔭之色、限廿一即叙、衣服令朝服條曰、一品以下、五位以上、衣色同禮服、袋從服色、又條曰、凡服色、白、黃丹、紫、蘇芳、緋、紅、黃橡、纁、蒲萄、綠、紺、縹、桑黃、揩衣、蓁、紫（柴ｶ）、橡、墨、如此之屬、當色以下、各兼得服之、義解曰、謂假令、着紫之人、兼得服蘇芳以下諸色之類、又曰、外命婦、夫服色以下任服、又云、衣色准男夫者、案此等文、觸人觸物、觸事觸官、所稱色類、其數至多、凡量色字之處無可究盡之由、然則位色者品位正從上下之色也、何必可謂位袍之色乎、位色者猶言位歟、加以、公式令曰、朝參行立、各依位次爲序、位同者、五位以下、即用授位先後者、誠是同日之叙、雖居同階之列、被（彼ｲ）召立之先後、豈非授位之先後乎、不論官之大少、須用、然而俗稱（從六百二十三頁禁止云々至爰原本爲六十九卷零本今改之）風例私難位之次第歟、答、令件色字、隨事隨物之由、詳所存也、但位色之色、猶是位衣也、何者、問中所引、公式令、文武職事散官朝參行立條、說者云（集解卅五二左參看）、三位以上王臣、行列一同諸臣、朝服

匱爲六十二卷之零本今改之）爲上亦以高直爲下同九日太政大臣家大饗高直以左史參加於上忠衛依任次稱一着於上仍大夫史春日頁長口口「由」（由ｻ）於大辨郎右大辨藤原爲輔御云依官次同着者依大辨定列立云々應和二年正月十日左大臣（實賴）饗也少納言兼輔敍位拜禮「着」（參ｻ）上臈四位中辨文範上文範相論欲令（內々案內所着）爵酒於少納言而依諸宥定不飲口大饗申

非執政云々識在延喜式部式此宣旨史不載法曹類林引此文

之色無レ別之故、但四位以下朝服有レ別、仍王臣列耳云々、衣服令、朝服條云、一品以下五位以上、衣色同禮服袋從二服色一、又武官朝服條云、其督以下主師以上袋准二文官一、釋云、督以下主師、以上袋。位色耳者、以二衣色一稱二位色一之證、於レ是乎明可レ無二其疑一、抑令則先法、式亦後制也、未レ去二本司一若帶二本官一、縱有二授位之先後一、亦依二衣色之異同一、相二辨大少之職一、可レ定二上下之座一、今撿二先例一、少納言辨官、及諸衛之間、同帶二四位五位一之人、依二職行立一、但至二四位辨一、不レ求二官秩一、超二列五位少納言之上一、五位辨雖二正下一、猶列二從下少納言之下一、又諸衛中少將佐等、只隨二四位五位之分別一、不レ論二近衛兵衛衛門之次第一、四位列上、五位列下也、正從上下不同之輩、皆依二本職行列一也、蓋是式文位色之意歟、以二位衣一稱二位色一、已知レ叶二此義一矣、長保五年正月七日、大外記淸科保重、少外記慶滋爲政、其從五位下、爰敍位下名、以二爲政一爲レ上、以二保重一爲レ下、左大臣家、［紀略］道長同月十日、大饗座雖レ有二其論一、大外記滋野朝臣善言相定、不レ論二授位上下臈一、依二本職大少一令二着畢一云々、仍爲レ備二後鑒任法一、注二問答一耳、

又云、非二執政一二位者、列二中納言之下、三位參議之上一、三位者四位參議之上、

此條、不レ見二弘仁式一、初載二貞觀式一、今件非執政、可レ謂二非參議一、大略注レ左、

天長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宣旨云、大輔從四位上朝野宿禰鹿取傳宣、右大臣宣、奉レ勅、非參議二位之人、宜レ列二中納言之下、三位參議之上一、其諸節祿法亦准二三位參議一、以爲二恒例一、

式文所稱之非執政者、宣旨所注之非參議也、何者、天長宣旨初立此法、撰貞觀式之日、已入件文、綴延喜式之時、續無相改、即知參議執政文異義同矣、但倫撿漢家本朝之成文、別注于左、粗叙其意、

會要云、(宰相部、)貞觀元年九月、御史大夫杜淹、參議朝政、三年二月、魏徵除秘書監、參議朝政、四年二月、蕭除隅、除御史大夫、與宰相參議朝政、(唐朝參議見此文也、太宗代始與其號歟、)

國史云、文武天皇大寶二年五月丁亥、勅從二(三(史))位大伴宿禰安麻呂、正四位下粟田朝臣眞人、從四位上高向朝臣麻呂、從四位下下毛野朝臣吉麻呂、小野朝臣毛野、令參議朝政、(或記云、文武官五人、參預(朝カサ)政、本官如古(史))故本朝參議之起、自此始焉、

已上兩朝、參議之號、濫觴如此、

左傳云、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カサ)之爲政愼以禮、注云、侈謂伯有、正義云、伯有次子展之下、此率子展卒、故伯有執政也、論語云、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奥、寧媚於竈、(十サ)何謂也、注云、王孫賈衛大夫、奥内奥、以喩近臣也、竈以喩執政者也、疏云、賈仕衛執政、爲丁國之要、史記云、(武本紀)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

會要云、(宰相部、)永凉二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又云、(崇將人部、)開元十年八月、有上書者、以爲國之執政、同其休慼(慼歟)、若不稍加崇寵、何責其盡心、

公式令五位條
云諸王五位以
上諸臣三位以
上致仕身在畿
內每年五位以
上每年並令內
舍人一巡奏聞
聞安不案致仕
事又在惡雖匚
雜部復部只載
本條義畧也

國史云、藤原朝臣豊成、天平勝寶元年拜右大臣時、其弟大納言仲麻呂、執政專權勢、國史、或稱仲麻呂執政、

已上執政文、兩朝相並載之。

右就上件文案之、當朝制法、多擬〔從ヵ〕漢家、爰會要宰相部、皆稱參議、又書籍之中、執政之者、各帶本官之人、只執時政之輩也、必謂參議、雖無評說、會要以裴炎執政事、特入宰相部也、蓋取此義、即改參議、更稱執政、注載式條歟、因脩如此、疑慮可決、

長保元年閏三〔上ヵ〕月廿七日、彈定件事、〔參(式)〕九亮

式部式云、前參議以下被召見。及預朝參者、致仕者在本位見任上、以理解者在同位下、

選叙令云、官人年七十以上聽致仕、釋云、白虎通曰、臣年七十、懸車致仕、懸車示不用也、致仕致職於君也、禮記、以事代仕、原意同耳、凡令內聽字、用意不同、隨事設文、不要一例、致仕之聽、明知任意耳、古記云、但身才強幹、堪時務者、臨時有不聽耳、分番亦合致仕也、

私、曲禮云、大夫七十而致事、　注云、致其所掌之事於君告老也、貞觀政要第二、任賢篇云、貞觀十三年、玄齡自以一居端揆十有五年、頻表辭位、優詔不許、十有六年、進拜司空、玄齡復以年老〔諒ヵ〕請致仕、大宗遣使謂曰、〔選叙令三左〕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諒、玄齡遂止也、同令云、遷代條、義解云、其以理解官、總有七色、致仕、考滿、廢官、省員、充侍、遭喪、患解是也、或云、在職之間、尚依位叙之次、致仕之後、何在本位之上條乎、事

式部式（四右）云、諸節會五位以上年七十以上者、不「詣」（論［式］預サ）參、不直入見參、簿其身見參、聽從腋門參入者、是又非貴老哉

羸玉力嬀反、左傳杜預曰、弱也、月々更送、日々病也、說文、羸瘦也、廣雅、羸極也

在中事

曲禮曰、貧者不以財貨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注云、禮許儉

不穩便、請示指趣、答、學令云、學生先讀經文通熟、然後講義者、依文以可講義、乖文而豈成疑、就中以理解官、已立七色、其內一色、即是致仕也、爰抽致仕一色、更加本位之上、以自餘六色、轉居同位之下、昇此一色者、敬老之義也、降彼六色者、貴職之情也、昇降之理、不可間然、令律之中、有可准的、行路巷街、少年避老、自知老之可敬、（名例律八右）職事初位與八位同、忝存職之可貴、今論式文、不違（達サ）本條、沒（復歟）撿近例、天曆五年、右大臣大饗、日記云、（九條右丞相、載在吏部記、）

召史生、雅樂入後、致仕參議伴保平卿來、謝座就治部卿座上、蓋主公所請也、治部卿稱座次有疑、移就南座、案式、致仕者、就本位有職上、治部卿雖本位在上、理誠合在下、持疑旨无所據、主公云、致仕大納言冬緒卿、應昭宣公饗、召至日、策杖至中門端、得笏進遲謝座也者、彼時之義、又叶式文、

私案、（三左）式部式云、諸節會、五位已上預參之後、不預謝座謝酒之禮、及離本列、任意左右者、（莫サ）貢給當日祿、但參議已上、并當日有職掌（者［式］）。及羸老扶杖之輩、不在此限者、致仕大納言依式、策（杖脫カサ）。向大饗所歟、維城典訓敬老篇云、禮記曰、（有カ）昔者虞氏、貴德而尙齒、夏后氏貴位而上齒、殷人貴富而上齒、周人貴親而尙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也、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手事親也、是故朝廷同位則尙齒、七十杖於朝、又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

不非无也五十始杖八十拜君命一座而再至也疏云貧者不以貨財爲禮也因有相賀須物地廣明禮衿无(老カサ)而許貧也無財貨故不用財貨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老令若貧用力」(元サ)有財可許也禮許儉不非无也糈食不貸財也年五十始杖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王路例老老不用筋力爲禮也坐猶敬也禮須再拜而老令力但一跪下膝而云々、

坐、五十者立、傳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人知尊長養老、而後成敎、成敎而後國可安也、家語云、孔子謂子路曰、見長年不能黔其色、見貴不能書其辭、雖有疾風暴雨、吾不入其門矣、

訓曰、禮所以爲敎者、在於養老而尊年也、上所以爲化者、在於行已而率下也、故先王之文事三老、以明考道之規、兄事五更、以永支干之範、若使長而无敬、老而不尊、則何以異禽獸之徒、何以殊夷夏之制、故杖鄕杖國、優晚歲以陳儀、西序西膠、重暮年而致養、五禮之文雖別、咸貴於尊耆、三代之政雖殊、同尊於尙齒、貴老之義、其爲敎之宗歟、

會要廿六致仕部云、貞觀二年九月一日、詔內外文武群官、年在致仕、抗表去職者、參朝之班、宜在本品見任之上、貞元四年一月廿三日、致仕官給半祿料、其宴會及朔望朝參並依恒式、自今已後、宜准宜外官、

國史云、持統天皇十年冬十月庚午朔乙酉、賜右大臣丹比眞人輿杖、以哀致事、天武天皇四年春正月癸亥有詔、賜左大臣多治比眞人島靈壽杖及輿、優高年也、聖武皇帝神龜二年十一月己丑、天皇御大安殿、受冬至賀、○是日大納言正三位多治比眞人池守、賜靈壽杖幷絁綿、天平○三年七月辛酉、授左大辨從四位上巨勢朝臣奈弖麻呂正四位上、幷賜以金牙餝班御杖、者、致仕借上、羸老扶杖、就倭漢之文、所制之式耳、

法曹林類引此
日式部省勘文

式部省

勘二致仕大納言次第一事

右致仕見任、明存二式條一、而繕二寫（歴カナ）（多サ）暦名帳一之日、誤以二致仕書一、見任之下、須レ依レ實改正一、

寛平元年七月十四日　　大錄香山弘行　大丞藤原

寛平元年見任大納言一人、致仕大納言一人

正三位藤原朝臣良世（貞觀十九年正月敍、元慶六年正月（十三日「一代要記」）任、）

正三位藤原朝臣冬緒（元慶三年十一月敍、六年正月○（十三日「一代要記」）任、仁和三年四月（十三日「一代要記」）致仕、寛平二年五月廿三日薨、）

或云、式所レ稱本位同位、其意有レ別哉、本位者是猶二本座一歟、答、開元令云、前官被二召見一、及預二朝參一、致仕者在二本品見任上一、以レ理解レ者在二同品下一者、移二此令文所一レ裁製式一也、指二其本座之處一、無レ可レ稱レ品之由、即品者位也、以レ位代レ品也、縱以稱二本位一、誤雖レ案二本座一、被レ依レ稱レ本、品非レ可レ案二本座一而已、

兵部卿座次事

獄令云、流移レ人至二配所一、六載（義タ）以後聽レ仕、義解（衍カサ）云、謂仕者仕官、即所貫及京師、皆聽二通仕一、說者云々、流人至二配所一、六載以後聽レ仕、此是任意之「德」聽、名例律云、犯八虐、故殺人、反逆緣座、獄成者雖レ會レ赦、猶レ除レ名、疏云、如特奉二鴻恩一、總蒙二原放一、非常之斷人主專レ之、官位勳位並合レ如レ初、式部

式云、前參議以上、被召見及預朝參者、致仕者在本位見任上、以理解者在同位下、選敍令云、

長上官以理解者、後任日聽〔考六元〕通計前勞、其〔考解及〔式〕〕犯罪解者、不用此例、義解云、其以理解官、總有七

色、致仕、考滿、廢官、省員、充侍、遭喪、患解是也、

又式部式云、非執政一位者、列中納言已下、三位參議〔之ヵ〕〔之〔式元〕〕「已」上、三位者四位參議「之」〔〔式〕元〕上、

案此等文、被流移可付官〔仕ヵ〕之期、章條云、其限奉〔待ヵ〕鴻恩、蒙原放之輩、官位合如初、爰兵部尚

書、坐事貶謫矣、但帶本位而赴配所、降特勅而歸京師、即拜當職、亦聽昇殿、若依經中

納言、欲序行列、則非致仕、以理解之者、更爲除兵部卿、欲定座次、亦是犯罪并前勞之類

也、疑已縱橫、事雖評議、然猶盡理不可黜、 今逢非常之斷、霑當時之恩、豈拘尋常之法、

論往日之咎哉、抑雖有官未任公卿、准據式條、可謂非執政三位也、仍須列三位參議之

下、及四位參議之上、

長保三年二月廿六日、藏人頭者、右大辨藤原朝臣〔行成〕示云、兵部卿藤原朝臣〔隆家〕依奉射危等、

殊有所念、謫出雲權守、〔停權中納言、件官位猶帶從三位、〕 爰召還之後、任兵部卿、兼聽昇殿、座次如何者、

以此文奉之、

儀制令云、郡司遇本國司者皆下馬、〔謂、境内外皆同、傳國司者史生亦是也、其博士醫師「等」、（〔令〕元）於部内取充者、不同此例也、〕 唯五位非同位以上

者不下、〔謂、傳同位者、不論此集上下、其郡司位同、司、遇五位郡司者不下、元位史生亦同也、〕若官人就本國、見者同位「者」〔元ヵ〕即下、〔謂、假令京官主典以上、於本國界内遇當國〕

法曹類林引廳座者云々文爲說者云後及了三字集解作細注

弘式格

司者、同位以下郎下也、（令无）若應致敬者、並唯（准サ）下馬禮、

又云、在廳座上、見親王及太政大臣下座、左右大臣當司長官即動座、謂、左右大臣見親王及太政大臣即動座、其太政大臣見親王、及親王見太政大臣、並不動也、民部卿於主計、亦是當時長官也、依律、佐職及所統屬官、毆官長同罪故也、以外不動、

穴云、式（或〔集〕）云、廳座者、上位座也、何者太政大臣以下相見故也、但會集所座同之耳、朱云、在廳座上、謂曹司廳者、後及畢（了〔集〕）、未知（者〔集〕）在八省廳何後、答云、先八省座、但餘曹司座亦同者、跡云、非在廳座、有行禮儀、集聚之。何、說者云、五位以上自牀下立、六位以下自座下跪（避〔集〕）者、今案弘式格、廳座者、親王及中納言已上倚子、五位已上漆床子、自餘白木床子、又式部式云、凡在朝堂座、見親王及太政大臣者、皆磬折而立、若見左右大臣及左右大臣見親王及太政大臣者、並起座即就座者、令爲設牀座、有上下動座之法、格依坐床子、立起居磬折之文、

延喜二年八月十一日官定考日、左相府令左尙書紀相公問下座動座之事、勘解由次官惟宗直本朝臣申大畧、後朝注進此旨、

大學寮問　弘仁十三年八月十五日

式部省仰云、皇太弟入學之日、動座否哉、明法博士貞江連繼人答、

答、儀制令云、在廳座上、見親王及太政大臣即下座、左右大臣當司長官即動座、以外不動、八十一例云、朝堂座上、左右大臣見親王及太政大臣（並〔集〕）。動座、若太政大臣見親王、親王見太政大臣者、並不動者、今撿令例、爲親王以下立制、爲東宮不出文、但擧輕明重、理可下座、然委曲行事、

可有別式耳、

式部式云、在朝堂座、見親王及太政大臣者、皆磬折而立、若見左右大臣、及左右大臣、見親王及太政大臣者、並起座即就座及出門訖、乃以次就座、其少辨以上、初就座者、外記左右史以下皆起、（若大辨一人先就座者、見後來大辨以下不起、「中辨以下來、大辨以下不起」〔式〕无、中辨以下先就座者、見後來大辨即起、）省臺卿尹、初就座者、輔弼以下、及所管寮司長官以下皆起、（刑部大判事准此、）輔弼初就座者、省臺寮司主典以下並起、（判事屬准此、）若長官先在座者不起、（寮司長官就座者、主典以下不起、但於曹司廳即起、。也〔式〕）

國史云、嵯峨天皇弘仁十年六月庚戌、制、諸司於朝堂、見親王太政大臣、以磬折代跪伏、以起立代動座者、爲見舊儀注之、

周禮第十二云、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矩法也、所法者人也、長八尺而大節三也、頭也、腹也、脛也、以三通率之、則矩長二尺六寸三分之二也、頭髮皓落曰宣、半矩尺三寸三分「寸」〔十タ〕之一人頭長也、柯欘之木頭取名焉、易巽爲宣髮、）一宣有半謂之欘、（欘、斲斤也、柄長二尺、爾雅曰、句欘謂之宣、）一欘有半謂之柯、（伐木之柯也、柄長三尺、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鄭司農云、蒼頡篇、有柯欘也、）一柯有半謂之磬折、（人帶以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挽也、）疏云、一柯有半謂磬折、與人帶已下、四尺半爲磬折、人長八尺以下、

五左

儀制令、在廳座上、見親王及太政大臣下座、左右大臣當司長官即動座、以下不動、義解云、謂、左右大臣見親王及朱〔集〕太政大臣、（即動座、其太政臣見親王、及親王見太政大臣〔令〕八省〔集解廿八ノ十七右〕）並不動也、說者、「着ヵ」廳座者上位座也、何者太政大臣以下相見故也、但會集所座同之耳、又云、先「以者」座、但餘曹司座亦同、

小板敷私案外辨座大臣一人就座諸卿起座

扨「鬪」久扨肯反漢書匈奴漢相紛挐說文案杖也

式部式云、在朝堂座、見親王及太政大臣者、磬折而立、若見左右大臣、及左右大臣見親王及太政大臣者、並起座即就座、其少辨以上、初就座者、外記左右史以下皆起、注云、若大辨一人先就座者、見後來大辨以下不起、

今月十二日、公卿侍臣、候殿上小板敷之間、內大臣先參入、公卿侍臣、共以起座、右大臣次參入、公卿侍臣、各不起座、〈顯光〉右大臣、頗有顧念之氣、今件事若有准的之文乎者、案之、以八省院之儀式、准集會所之作法、舊說所傳當今無拾、又大辨一人先就之後、大辨重來之時、不起、其座已存其條、方今內外之所區分、大秩之稱雖異、猶移大辨廳座之儀、須為大臣殿上之禮、輕重相明之義、古今不變之規也、

長保四年五月廿二日、右尙相公被問此疑、仍獻此文、允亮

式部省　承和九年三月十六日

一問、省之所行、親王及左右大臣、上下朝堂之時、史生已上擧聲稱位、式云、親王先入着座、大臣後入着座、不可稱位、是避貴之義也、或云、儀制令云、在廳座上、見親王及太政大臣下座、左右大臣當司長官、〈即(令)〉動座者、然則左右大臣着座、必可稱位、為應動座者、恣致敬、兩論紛挐、起捨未決、又親王不限有品无品、着朝座、每親王、稱位以否、庶聞明決、

大判事讚岐朝臣永直答

玉直几反尚書孔安國曰屏儲之無涉傳序具「之」（无サ）爾雅郭樸曰謂備具也說文儲直屋「下」（无サ）也

內裏式

職員令義解曰勳位妻「婦也」（「令」无）者不

一太政官處分云、朝堂諸司禮、見親王大臣如舊、以伏跪（跪伏カサ）代磬折、以動座代起立者、儀制令義解云、左右大臣見親王及太政大臣、即動座、其太政大臣見親王、及親王見太政大臣、並不動者、案、隨人品秩、磬折起立、明立（有サ）此文、依著座之前後、未見節文、如此之類、量宜可行、其至于稱位亦效之、又令之通例、稱親王者、有品无品、无有差別、但稱位之事、據先著者、於後著者、不可稱位、何者爲居同序故也、

件勘答、雖不詳其理、而頗類上事、仍爲見古人之說、令載此文而已、

三右
彈正式云、親王、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入朝堂者、諸司皆起座、（親王太政大臣者、磬折而立、）座定及（乃サ）以次復座、退出忽同、

兵部式云、諸門立儀仗日（曰サ）、衛府人等、見皇太子及親王太政大臣出入（於イ）者皆座胡床而揖、

六衛府式云、中儀（謂、元日宴會、正月七日十七日大射、十一月新嘗會、○（及饗賜蕃客［式］））少將以上督佐、並策著幘殳者、所謂杖槍、豈非儀仗、元日以下、新嘗會以上、共有開門、皆立杖槍、縱見太子、親王、太政大臣、猶居胡床以可揖過（過サ）、案內裏式、元日宴會正月七日、十六日踏歌、十七日觀射、十一月新嘗會等議親王以下參議三位以上、比入儀鸞門、諸杖共興者、內裏儀、參議以上赴（起タサ）外辨座、入承明門、諸衛陣共可興、彈正式、所稱立儀仗者、是立大仗之日、見皇太子太政大臣之時儀歟、

六十二左
後宮職員令云、內親王女王、及內命婦朝參行立次第者、各從本位、其外命婦、（謂、其勳位妻者、不預此色、凡令內稱五位以上者、

預此色凡令内稱「此」〔令〕无〕五位以上者勳位者。（非也〔令〕）

更衣

勳位者非（也〔令〕）准夫位次、若諸王以下、娶臣家爲妻、者〔令〕不在此例、謂、不在外命婦之例、其内外命婦、各須不雜而分別之、

内外命婦、職員令中務省條云、卿一人掌内外命婦名帳、義解云、謂、婦人帶五位以上曰内命婦也、五位以上妻、曰外命婦也、釋云、從夫得蔭、謂外命婦、何者、後宮職員令云、其外命婦、准夫位次故也、周禮云、内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也、外命婦謂卿大夫之妻〔集无〕「此令意」也、春秋昭二年、四〔集〕傳注云、命婦大夫之妻也、不論官不皆是也、私釋名云、大夫之妃曰命婦、婦服家事、夫受命於朝、妻受於家也、上〔集解〕三ノ三左

勘諸祭供奉神事諸司等、行列行路之間、觸類可有致敬下馬禮哉否事、

右賀茂祭日幷園社不清水臨時祭日、親王以下、參議以上、女御更衣、大臣世妻、恐正如此權勢之輩、爲見物、共飛軒蓋、競立路頭、供奉件神事諸司人、撿非違使等、行列行路之間、或渡其門下、或過其車前、當此之時、可有致敬下馬禮哉否、三右サ同見物之程、可下馬之人乘車、與可致敬之人相並立者、可下哉否者、撿神祇令云、散齋之内、諸司理事加舊、致齋唯爲祭〔令〕祀事得行、自餘悉斷、神祇官〔集解文〕說者云、神祇者是人主之所重、臣下之所尊、祈福祥、求永貞、無不歸神祇之德、儀制令云、四左サ在路相遇者、三位以下遇親王皆下馬、「以外准拜禮」五字〔令〕作注雖應下者、陪從不下、義解云、謂車駕陪從、依律、三后皇太子陪從亦同、式云、應下者乘車不下、或カサ四左又儀制令云、若非元日有應致敬者、四位拜一位、五位拜三位、六位拜四位、七位拜五位者、下サ據此等文、下馬之法、隨位制條、但車駕、三后皇太子陪從等、雖下之者、設不可之文、今神祇

者、君之所重、臣之所尊也、相准其優劣、豈輕於人間、然則供奉之輩、不論尊卑、只偏勤神祇祭禮之事、不可求位階致敬之禮、又乘車之時、已非可下、並車見物、更有何罪、

勘、撿非違使於京內城外、遇可致敬人之時、可下馬哉否事

右五位六位撿非違使、於京內城外、遇親王、太政大臣以下、參議以上、及四位之以上之時、可下馬哉否、若可下馬者、下馬之後、可立哉可跪哉者、儀制令云、在路相遇者、三位以下遇親王皆下馬、以外准拜禮、又云、若非元日、有應致敬者、四位拜一位、五位拜三位、六位拜四位、七位拜五位、義解云、凡六位公使、於所使之國、遇四位以上國司者、不合下馬、若國司遇詔使者、同位以下合下、何者、下條云、官人就本國見同位即下、何況詔使、豈得輕於國司、說者云、京職百姓、遇職官人者、不下馬耳、爲不同國故也、名例律云、詔使者奉勅定名、及令諸司差遣是也、又儀制令云、凡在廳座上見親王及太政大臣下座、（集解廿八ノ十六在釋說）左右大臣當司長官即動座、以外不動座、舊說云、五位以上自牀下立、六位以下自座下跪、又云、會集所座同。之〔上文、集〕耳者、案此等文、撿非違使所謂詔使也、至于外國六位之公使、雖不可下四位之國司、然以官人於本國下同位國司之文、更傾國司於所部下同位詔使之法、而京職百姓、逢職官人時、爲不同國、稱不下馬之由、定知京與國儀漸殊、然則只隨所帶之可位、致下馬之禮、但親王太政大臣、猶不類他人、依廳座例、須有下馬立跪之間、亦復如此、

直衣

天元々年四月廿三日、賀茂祭日、公。（遣イ卿脱サ）子孫、大夫庶士、爲丞相公卿多被陵（凌カ）辱、其中有或公卿、竊問禮法、仍勘此二條、即示違云、章條如此、禮數可知、但供奉是公事也、全可守法、見物已私事也、苟可隨宜惣免其害、豈非上計乎、卿相服膺、感此制言、

被仰云、四位以上幷諸司官人、无官雜人等、（唐律五ノ十八）相共乘馬闌入於二品親王家、有其罪乎者、撿雜〔唐律廿七ノ廿一右〕律云、不應得爲、而爲之者笞卌、名例律云、其犯罪者、以造意爲首、隨從者減一等、又云、五位以上犯流罪以下減一等、又云、七位以上犯。（流〔律〕）罪以下各從減一等之例、又云、兼有議請減、各應得減者、唯得以一高者減之、若從坐減、又得累減、又云、應議請減、及八位以上、犯流罪以下聽贖、又云、笞十贖銅一斤者、闌入親王家罪、雖不見其本條、推尋事理、當不應爲、若五位爲造意者、請減一等笞卅、合贖銅三斤、次同位人幷六位輩、請減例減、各以笞卅從減一等、猶亦笞廿、合贖銅二斤、至于無官雜人、從減一等笞卅、依無贖法、任（恐允正誤サ）可論決、仍勘申、

寬和三年二月十九日　　明法博士惟宗久正

東北邊之末、鴨河堤之內、有彈正尹章明親王（醍醐皇子）之第、爰殿上人、五位以上六位以下、遊覽之次、依無家人無垣墻、信馬通家、案轡歸洛、親王見之、（間カサ）尋問（聞サ）法意、

吏部記、延長八年八月廿九日云々、一世源氏等祗候、疑無位間、應服直衣否、又疑殿上侍坐次、源氏某（明イサ）被聽昇殿、彈正親王、從容候氣色、上曰、無位一世源氏、出仕公庭之事、近年無其例、仁和以前

有此事、須問遇彼時之人、但昔嵯峨太上皇、始賜源氏姓、欲使明朝臣對策、詔曰、若及第時(五ヵ)賜三位、當其對策時、可敍六位、則知不殊平人、或賜六位、爾時山田春興、亦奉詔「對學(衍ヵ)」欲對策、未畢其本意、天皇崩、明朝臣賜四位不對策、春興守光麹塵直衣、所未知也、又六位雖雜袍不能服直衣、可相比定、又座次理應加六位上、雖然就五位上四位下(已ヵ)得適歟、抑須問先例、延長八年九月八日辰時、余詣左大臣宿所桂芳房、也尅依諸卿議、被定无位一世源氏座次、可着四位下五位上、

爲見時議、載件日記、

政事要略卷第六十九

政事要略第七十　糺彈雜事十

從者員數事　付出、諸祭。(使(下文))僕從着綾羅事
五位以上昇殿六位聽絹袴事
從者服色事

馬鞍裝束事　着緋鞦、(歟(下文))事　在撿非違使部
螺鈿鞍事　在金銀部

蠱毒厭魅及巫覡等事　付出、合藥不如本方事
大房少房情見此中

出弃病人及小兒事
（廿八左）鷹鷂事（付評取事、擢衣事、在男女衣服部）
（三十五左）馬牛及雜畜事
闌遺亡失物事（付出、闌畜事、禁兵器闌遺事、在雜部。）（上〔下文〕）

○從者員數事（付出、諸祭使僕從、着綾羅事、五位以上昇殿、六位聽絹袴事、從者服色事）

公式令、驛使在路條、義解云、謂同行人者從人、其奴者非也、從人見此、

天長五年十一月一日寅（宣カサ）祭日、三位內命婦、從者十四人、四位十人、五位八人、藏人六人、女孺四人、

彈正式云、車馬從者、親王及左右大臣（從者法如何可准親王歟）十四人、大納言十二人、中納言十人、參議八人、一位十二人、二位十人、三位八人、四位六人、（式无）五位四人、陪從之日、二位以上八人、三位六人、四位五位四人、六位以下二人、其妃廿二人、夫人廿八人、嬪十八人、女御十六人、內〔親〕王廿八人、二世女王十八人、內命婦一位十八人、二位十六人、三位十四人、四位十人、五位八人、陪從之日、內親王十八人、三位以上六人、四位五位四人、六位以下四人、更衣十人、女〔式〕藏人六人、女孺四人、庶女二人、外命婦准夫從數、左右大臣女九人、大納言八人、中納言七人、參議六人、一位八人、二位七人、三位六人、四位五人、五位四人、女孺四人、女從者各減。車〔式〕馬從半、

別當參議行左衛門督兼伊豫權守源朝臣重光、傳宣、典侍從四位下藤原朝臣貴子宣、奉　勅、彈

巻六十七（十九左）

是日符又在巻六十七（廿三左）法曹要至抄中（四左七左）

今定從者當在四位八人上

正臺式云、馬車從者一位十二人、二位十人、三位八人、四位六人、五位四人、六位以下二人、但至于祭使日、四位八人、五位六人、六位四人者、爰年來之間、供奉諸祭使之輩、無依人之貴賤、不別位之高下、所率從類、多倍式數、就中賀茂、石清水等、臨時祭使陪從等、所率從者、無有涯岸、所着衣裳、非綾羅錦繡、莫不着用、非唯不慎朝章之重科、諸官緩怠不糺行之所致也、自今以後、宜仰撿非違使重加禁遏、若乖制旨、式數之外、有過差之後類、令捕其身、但至于服、任舊破却、令慎將來者、

天延三年二月廿五日　　右衛門權少尉平祐之奉

太政官符

一應同下禁制賀茂齋院禊祭日、供奉諸司諸衛官人、同社臨時祭幷石清水宮臨時祭使、舞人陪從等、從數多及着非色衣袴事六箇條内、今定從者、

四位八人、五位六人、六位四人、

右從者等、從位階有其數、式條在之、苟年來之間、人心嶮岨、好率多數、或七八十人、或五六十人、帶弓箭、着綾羅、奔走於騎馬之後、眩耀於塵埃之中、梟惡之士相加、動致鬪亂、傷害是尤、雜人猥聚、各爭威權之所致也、仍神事之日、從者之數、置時宜所加定、少、特守此法、勿以疎漏、非色衣袴、尋常之時、諸人所着、任先制同禁制、夫政有弛張、事有治置、宜立法、明王舊典、以重

聽殿上六位指貫事

停釐務

是日符又在卷六十七（廿三左）法曹至要抄中（四左）法曹至要抄中（二十左）載此符係六月廿五日

從輕、章條通規、宜五位以上及昇殿六位以下、所着絹袴、勿必切勘、以前條事如件、中納言從三位兼行民部卿藤原朝臣文範宣、奉勅、若有乖符旨致違犯者、僧侶停其釐務、不預公請、俗官不論位蔭、科違勅。法官不糺、爲他被告、忽與同罪者、諸司承知、依宣行之、不得違越、符到奉行、

權左中辨菅原朝臣輔正　　左大史大春日朝臣良辰

天延三年三月一日（卷六十七法曹至要抄中（七左））

太政官符

一應禁制諸祭使多隨步卒僕從着用綾羅繡絹衣袴事　永延四箇條內、

右僕從之法、前立品秩儉約之誡、屢降禁制、而頃年之間、諸祭使等、或隨數多之步卒、衣袴費綾羅、或列七八之童僕、服用飾錦繡、非唯亂尊卑、最似好奢僭、撿非違使寄事神祀、无加糺彈、積習之漸、口及上僭、同宣、奉勅、宜特下知撿非違使、如此之類、一切禁止、若乖制旨、猶有違犯、所隨主人、科違勅罪、當日有司、責以同罪、然則放逸驕慢之輩、永斷好服、徒步牛馬之走、自禁誇麗、

永延二年四月十四日

左大臣宣、奉勅、賀茂齋內親王、行禊前驅、幷祭使等陪從、隨其品秩、各有定數、而年來不准其

卷六十七（十九）

數之過差、兼亦着綾羅施光華、因之禁制之旨、再三重疊、而撿非違使等、乍存其由、偏稱神事、不加制止、還忘憲法、今須重任先定、慥加禁過、至于着禁色之輩、全捕其身、令着〔差カサ〕中主人、然後昇殿之人、停其昇殿、以外之輩、不預釐務、若使官人等、猶致阿容者、重處勘責、將懲方來者、

天元五年三月廿二日〔日本紀略〕

大外記兼主税助菅野朝臣忠輔奉

四月五日右衛門少志櫻井守明奉

右辨官下撿非違使

雜事二箇條狀

一定使典侍車幷前駈數事

右年來件使典侍前駈不少、後車亦多、服綺紈而半透、裝羅繡而□思、其一車之費、豈只十家之産、同宣、奉勅、〔左大臣〔六十七〕〕自今以後、車勿過五兩、騎勿過八輩、五位二人、六位已下六人、以是爲其定數者、

以前條事、所仰如件、使宜承知、依宣行之、不得違越、

永祚二年四月一日　　左大史大春日朝臣良辰。〔奉脫カサ〕

弘仁格〔格三ノ卅〕延暦十七年六月十四日符定僧都以下依無用不取

僧挿短兵

玄蕃式云、僧正、從僧五人、沙彌四人、童子八人、大少僧都、各從僧四人、沙彌三人、童子六人、律師各從僧三人、沙彌二人、童子四人、威儀師各從僧一人、沙彌一人、童子二人、從儀師各沙彌一人、童子二人、東大寺別當、從僧、沙彌、童子各二人、興福、元興、大安、藥師、西大、法隆、弘福、四天王、崇福等寺〔式〕寺等別當、幷法華寺大鎮、各從僧一人、沙彌一人、童子二人、三綱、少鎮、沙彌一人、童子二人、並用本寺物供之、其童子各米一升二合鹽五勺、

大政官符治部省

應停止僧綱凡僧乖違法式多率弟子童子事

今定

僧正各從僧陸口　童子拾人

僧都各從僧伍口　童子捌人

律師各從僧肆口　童子陸人

凡僧各沙彌貳口　童子肆人

右撿案內、僧綱凡僧、弟子引率之數、載在格條、非有改定、何得過差、而今近年之間、奢僭之輩、不愼憲法、所率之從類、各二三十人、以多爲樂、以少爲耻、志乖禪定、旨涉放逸、其尤甚者、好着奇服、間挿短兵、恣耀威武、動致鬪亂、非唯忘皇憲之嚴重、還亦致佛法之澆醨、仍可加禁

過之狀、下知左右京職、左右近衛府、左右檢非違使先了、左大臣宣、奉　勅、宜加炳〔炯カ〕誡、依件定
行者、省宜承知、依　宣行之、不得違越、符到奉行、
右大辨藤原朝臣〔二〔朝〕〕在國　　　左大史兼中權介大春日朝臣良辰
永延三年六月二日〔朝野群載十六〕
僧尼令云、僧聽近親（謂三等以上、餘稱近親、皆准此也、）鄕里（謂本貫也、）取信心童子（謂未成人之稱、○〔也〔令〕〕）供侍、年至十七（至年〔令〕）各還本色、
其尼取婦女情願者、（謂、不限年之長幼、但取於近親鄕里、）
○馬鞍裝束事（着緋鞦鞍事　在檢非違使部）（螺鈿鞍事　在金銀部）
日本紀云、天武天皇十一年四月乙酉、婦女乘馬如男夫、其起于是日也、（私記云、從此以前、女子騎馬、踞居馬上、鐙於一方也、）
彈正式云、六位以下鞍鞦、總不得連着、但聽着鞦韂、及後末紫。〔鞍〔式〕〕縟紫籠頭鞦帊緋鞦等、皆禁斷之、
私案、五位已上可連着之、但不聽用緋、
貞觀九年六月廿日、大納言正三位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卿宣、不可着用之着用緋鞦、五位以上依舊例、取名奏聞、六位以下禁其身、但鞦者、依去仁壽四年宣旨、送左右馬寮、自外之色、六位以下着總鞦、及〔以〔式〕〕非色雜物、固禁其身、悉從破却者、馬寮式云、凡非色「六位以下着」〔衍カ〕之人所着用緋鞦者、揔收。充寮用、

五月五日節以儀杖攘也見諸衛式

私案、鞦者不從被却可送馬寮、但五位幷律師已上、錄名奏聞、僧尼依法苦使、

彈正式云、凡韉皮泥障〔障泥〔式〕〕、聽五位以上著之、

又云、以獨窠錦爲鞍褥者禁之、

又云、五位以下、聽用虎皮、但豹皮者、參議以上、及非參議三位聽之、自餘不在聽限、

弘刑格云、太政官符、應禁斷犢皮韉事、右被右大臣宣偁、奉　勅、牛之爲用、在國切要、負重致遠、其功實多、今聞、無賴之流、爭事驕侈、致剝斑犢、競用鞍韉及胡籙等之具、爲弊尤甚、事須禁絶、若有違犯、科違勅罪、主司阿容、亦與同罪、

十三〔格十二後紀十二〕

延曆廿二年十二月廿一日〔格十二〕

彈正式云、五月五日、五位以上諸王諸臣、獻走馬〔走馬〔式〕〕時、兵部省分頭、陣列朱雀東西訖、省申臺云、列馬訖即忠以下分立左右、巡撿禁物、其馬走裝束、聽用絁素金銀、乘人裝束不聽禁過〔色〔式〕〕、若有違犯、兵部不勘者、喚省及主彈之、又云、五月五日供節、諸衛府官人以下、除甲冑餝之、外不聽用金銀、縱有違犯、只彈禁色、不得抑留、五品以下、走馬裝束、禁「遏」〔色〔式〕〕亦准此、

又云、大臣以上、覆鞍者用淺紫、參議已上深緋、諸王五位以上綠色、諸臣黃色、六位以下不得用、

又云、金銀薄泥、不得爲服用幷雜器餝、但五月五日、諸衛府甲冑之餝、不在制限、

○蠱毒厭魅、及巫覡等事附出、合藥不知本方事 大房小房情、見此中、

賊盗律云、造畜蠱毒、謂造合成蠱、堪害人者、及教令者絞、幷〔律〕造畜者同居家口、雖不知情者遠流、若里〔律〕長者坊令、坊長亦同、知而不糺者、徒三年、造畜者雖會赦、亦同居家口、及教令人亦遠流、八十以上、十歳以下、及篤疾、无家口同流者放免、即以蠱毒毒同居者、被毒之人父母妻妾子孫、不知造蠱情者不坐、依律、被毒之人父母、不知情者放免、假有親兄弟、大房造蠱以毒小房、既同父母、不知情者、父母合原、蠱毒家口、會赦猶流、恐其渉於知情、所以仍（例〔律〕）不聽住、若以蠱毒毒同居、被毒之人父母妻妾子孫、不知情者不坐、雖復兄弟用毒、終是被毒人父母、既無不免之制、不知情者不坐、又依律、犯罪未發、自首合原、造畜蠱毒之家、良賤一人先首、雖既首訖、不得免罪、犯罪首匿（免〔律〕）本許自新、蠱毒已成、自新難雪、雖會大赦、仍並從「依之」（流〔律〕）物記云、親兄弟者、自兄弟之、大房小房並住之房耳、然依父兄住大房、弟住小房耳、師云、

注云、大房小房者、是一端耳、然則住同房而毒亦同、春同、

又云、以毒藥毒人、及賣者絞、即賣買而未用者近流、謂、鴆毒、猶（治〔律〕）葛、烏頭、附子之類、雖毒藥可以療病、買者將毒人、賣人不知情不坐、魚肉有毒、曾經病人餘者、速焚之、違者杖九十、故與人食、幷出賣、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絞、即人自食致死者、從過失殺人法、雖不與人、其人自食、因即致死者、從過失殺人法、徵銅入死家、盗而食者不坐、

又云、有所憎惡、而造厭魅、及造符書呪咀、欲以殺人者、各以謀殺論、減二等、厭事多方、罕能詳悉、或刻作人身、繫手縛足、如此厭勝、事非一緒、魅者或假託鬼神、或妄行左道之類、或呪或咀、欲以殺人者、於二等尊長、〔律〕无及外祖父母、夫之祖父母、各不減、以故致死者、各依本殺法、欲以疾苦人者、又減二等、「又」〔律〕无子孫「爲」〔律〕无於祖父母父母、家人奴婢於主

口條又在口次
諸蘇

「八」（无サ）者、各不減、即於祖父母父母及主、直（誤〔官〕）求愛媚而厭呪者、徒二年。（醫〔律〕）

職制律云、合和御藥、誤不如本方、及封題誤者、醫徒三年、（合和御藥、須先處方依方合和、不得差誤、若有錯誤、不如本方、謂分兩多少、不如方法之類、合成仍題封其上、注藥遲駃冷熱之類、并寫本方俱進、若誤不如本方、及封題有誤等、但一事有誤者、醫即合徒三年、）料理簡擇不精者、杖六十、（料理、謂應䝉削洗漬之類、簡擇、謂去惡留善、皆須精細之類、有不精者杖六十、）未進御者、各減一等、（謂、未進御者從徒上減、應杖者從杖上減、是各減一等、）監當「之」（〔律〕无）官司、各減醫一等、（依令合和御藥中務少輔（少サ）輔「狀」（无サ）以上一人、共內藥正等監視、除醫以外、皆是監當官司、並於已進未進上、各減醫罪一等、）餘條未進御、及監當之官司並准此、（謂、下條、造御膳御幸舟船乘輿服御（乘サ）物、但供奉之物、未進者、各隨輕重減一等、監當官司、又各減一等、故云並准此之、）伏〔律〕

法曹至要抄ノ上卅八左

雜律云、醫爲人合藥、及題疏針刺、誤不如本方、殺人者、徒二年、（醫師爲人「和合」（合和〔唐〕）湯藥、其藥「郎」（〔唐〕无、法サ）有君臣分兩、題疏藥名、○（或〔唐〕）注冷熱遲駃、并針刺等、錯誤不如今古藥方及本草法、以故殺人者、醫合徒二年、若殺親屬尊長、得罪輕於過失者、各依過失殺論、○（傷〔唐〕）〔唐〕杖六十）其故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以故殺傷論「減一等」、（「无〔唐〕」）（謂、故違本方、不依舊法、致傷人者、其尊卑長幼貴賤、並依故殺傷本法減一等、）雖不傷人、笞「卅」（三十サ）、（謂、不如本方、於人無損者、不論尊卑（貴カサ）賤、同科笞卅、）即賣（藥〔唐〕）買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亦如之、（謂、非○（賣〔唐〕）的爲人療患、尋常賣藥、故不如本方、雖未損人、合笞卅（卌サ）、已有殺傷者、亦依故殺傷法減一等、故亦如之、）

新修本草第一云、藥有君（臣脱カサ）佐使、以相宣攝（攝イ）合和者、宜用一君二臣五佐、又可一君三臣九佐、（凡サ）本說如此、

今案、猶如立令制、若多君少臣、多臣少佐、則氣力不同故也、而撿仙俗諸方、亦不必皆爾、養命之藥則多君、養性之藥則多臣、療病之藥則多佐、猶依本性所主、而兼復斟酌、詳

用此者、僉當爲善、又恐上品君臣中、復各有貴賤、譬如列國諸侯、並雖稱制、而猶歸宗周、臣佐之中、亦當如此、所以門冬遠志、別有君臣、（臣之サ）甘草國老、大黄將軍、明其優劣、不皆同秩、自非農岐之徒、敢詮正正應領略輕重、爲其分劑也、

賊盜律云、有所憎惡、而造厭魅、及造符書呪咀、欲以殺人者、各以謀殺論、減二等、（謂、所有憎嫌前人、而造厭魅、厭事多方、罕詳能悉、或畫鬼神、或作人身、（律）繫手縛足、如此厭勝事非一緒、魅者或假託鬼神、或妄行左道之類、或呪或咀、欲以殺人者、）於二等尊長、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各不減、以故致死者、各依本殺法、（謂、以厭魅符書呪詛之故、但因一事致死者、不依減例、各從本殺法、）欲以疾苦人者、又減二等、（兩又減者、謂、三等以下親及凡人、非外祖父母、謀殺得減二等者、謂、從謀殺上減四等、）子孫於祖父母父母、家人奴婢於主者、各不減、（即是二等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唯減二一等、其祖父母以下、雖復欲令疾苦、亦同謀殺之法、不同減例、其於伯叔父母兄弟、外祖父母夫、夫之父母、呪詛已令疾苦、理同毆致（律）法、便入不道、）即於祖父母父母及主、直求愛媚、而厭呪者徒二年、（謂、子孫於祖父母父母、及家人奴婢於主、造厭呪符書、直求愛媚者、）若渉乘輿者皆絞、（謂、雖直求愛媚、便得罪重於盜服御之物、准例亦入八虐興、無首從、）

古老云、太皇大后、（邑上母后、）於東五條殿、（四條大路南洞院東大路東、）有御産事、（先々坊歟）産難之間、占云、御産之下、有（之サ）厭者、其搜求之處、無有其物、見御板敷之下、白頭嫗取梓弓之折、蟄立歯居、逐出件嫗、即時御産已了、人申云、此嫗可何爲哉、貞信公命云、御産已平、可早追却者、不問由緣、忽以追却、仁化之美、（上東門院）世傳稱歎、妖不勝德、（紀略二月五日）可知有驗矣、

爰奉呪咀皇后之事、寛弘六年二月、發覺拷訊、陰陽師斷定罪名等、遠祖先公之行、當時相（道長）

左大臣家以左衛門尉甘南備保資右衛門尉豊原爲時等於清和院令問也無德

府不欽歟、但呪咀之起、事依皇后結斷之文、可謂難義、爲示後學、載注于左、

勘申散位源朝臣爲文、民部大輔同方理、伊豫守佐伯朝臣公行妻、（高階光子）及方理朝臣妻、（源氏）僧圓能等罪名事

右主稅頭兼大外記播磨權介滋野朝臣善言仰偁、大納言兼皇太子傅藤原朝臣道綱宣、奉勅、散位源朝臣爲文、民部大輔源朝臣方理、伊豫守佐伯朝臣公行妻、及方理朝臣妻等、奉令僧圓能呪咀皇后幷厭魅敦成親王左大臣（道長サ）也、件等人所當罪名、宜令明法博士勘申者、今年二月五日、勘問僧圓能等日記云、問圓能云、作厭式、奉呪咀中宮、若宮幷左大臣之由、依實辨申、如何、圓能申云、依伊豫守公行朝臣妻宣旨（高二位女中關白家宣旨也）云、人語奉呪咀之由、昨日被勘問之次、依實辨申先了止申、復問云、奉呪咀之趣、依實辨申、如何、圓能申云、彼趣者、中宮、若宮幷左大臣、御座之給間、（産サ）帥（伊周）殿無德爾御座之給布、世間爾此三箇所、不可御座之由、可奉厭魅之趣也止申、復問云、此事相語之人、宣旨只一人歟、重辨申、如何、圓能申云、先者民部大輔源朝臣方理奈牟相語侍之、去年十二月中旬比也、宣旨者同月下旬許爾奈牟語侍之、厭符者二枚也、一枚者度宣旨侍支、一枚者爲度方理朝臣、持向彼宅、而方理朝臣他行、妻爾奈牟具依知其事天預侍利之、祿爾者紅花染褂一領奈牟令得天侍之、宣旨祿者給志絹一疋也止申、復問云、圓能加外、相知此事之陰陽師幾侍之、又有驗之寺社及可然之所々爾成此厭法乎、重辨申、如何、圓能申云、寺社所々爾更不成件事、但宣旨宅爾

侍藤原吉道奈牟、案內者知天侍眞牟彼宅出納春正者爲使雖來、圓能許、案內者不知也侍眞牟、元來
僧道滿奈牟、年來召仕彼宅之陰陽師者、侍已止侍曾春正申侍禮、厭符之事者相語毛也侍止爾「出」(之カサ)申、復
問云、方理朝臣宣旨、同比爾件事遣相語止辨申、彼二人共相前イ議件事天令爲歟、又僧源心止圓能止
常相語件事之由、圓能加弟子妙延加所指申也、又前越後守源朝臣爲文親昵召仕圓能之間、有
其緣天受方理朝臣夫妻之語也止昨辨申世利、若爲文毛知此事歟、一々慥辨申、如何、圓能申云、
方理宣旨任所各異侍禮者、所々天爾志受此語侍利支、相議天也所厭符事乎者令知カサ爲侍介無、不知侍、忽
圓能毛互不令知、又源心者本自不爾雜事之間、雖有親昵之語非知此厭符之事、又爲文朝臣
爾者雖語雜事、件厭符事者不示、圓能依罷通彼宅天、方理朝臣者招取天相語此厭符之事侍之
也止申、拷畢、
問妙延云、師僧圓能依方理朝臣夫妻幷宣旨等語天、奉咒咀中宮若宮幷左大臣之由、及厭符
等乎理置所々辨申、如何、妙延申云、師弟子間爾侍禮止毛不知何事、去年冬童子物部糸丸爾絹一疋
令持天來天侍之者見侍支、又圓能源心相語事者見侍支、不知何事止申、拷畢、
問糸丸云、師僧圓能作厭符天、奉咒咀中宮若宮幷左大臣之由、汝爲彼童子天可知件事、
依實辨申、如何、糸丸申云、厭符事者、又不知給、申被蘇天、從宣旨宅絹一疋者持來侍支、又紅花
染衣女乃持來天侍志者見侍支、不知何所之物、但去年十二月之間也止申、拷畢、」者先是同四日內

問日記、依事情同、更不注載、謹撿盜賊律云、有所憎惡而造厭魅、及造符書咒咀、欲以致人者、各以謀殺論、減二等、若涉乘輿者皆絞、疏云、謂、雖直求愛媚、便得罪、重於盜服御之物、准例亦入八虐、罪無首從、栗書云、抄云、三后不減至尊、名例律云、稱乘輿者、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竝同、又云、八虐、一曰謀反、注云、謂謀危國家、唐儒張云、謀致三后、竝不得輕（二[律]）於宮闕、若未行、其三后、此求愛媚涉乘輿、五曰不道、注云、謂厭魅、又賊盜律云、謀致人者徒三年、已傷者近流、從而。（加功者[律]）加（父[大サ]）役流、造意者、雖不行仍爲首、注云、雇（議カサ）人致者亦同、唐儒宋云、謀致皇親及議貴等、口無異文、令依凡斷、又名例律云、六議、一曰謀親、注云、謂皇親及皇帝五等以上親、及太皇太后、皇太后四等以上親、皇后三等以上親、六曰議貴、注云、謂三位以上、又條云、犯八虐、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注云、獄成、謂賊狀露驗者、又云、除名者、官位勳位悉除、課役從本色、疏云、謂出身以來官位勳位悉除、又云、二罪以上俱發者、以重者論、又云、五位以上犯死罪者（十二右）上請、流罪以下減一等、其犯八虐者、不用此律、僧尼令義解云、依律雜犯死罪者除名、即知僧尼犯死罪者、亦先還俗、然後處死者、今件爲文朝臣、方理朝臣、幷公行朝臣妻等、趣（起カサ）厭咒謀在致害、或擬奉危　皇后、或似可害皇親、兼含惡心、思損議貴、此等罪戾之中、以涉乘輿爲重、即從二罪之例、入八虐之條、不論男女、不辨首從、須（下サ）各除名皆處絞刑、至于圓能、尤是加功之者也、依無差別之法、又同上件之（之サ）輩、更令還俗、全以可坐、就日記撿案內、爲文不知之由、圓能

辨申、已耳(丑ヵ)而被下宣旨之旨、猶加(如ヵ)犯人之列也、絲綸可有其由、結斷何任其意、仍法條所指、勘申如件、

寛弘六年二月八日　從五位上守大判事兼明法博士美麻那朝臣直節(九ヵ)

從五位上行勘解由次官兼明法博士令宗朝臣元正

内大臣(公季)宣、奉勅、源方理奉令僧圓能呪咀皇后、尋其由緒、寄事前太宰權帥藤原朝臣伊周也、事之根元在藤原朝臣、自有指召、不可令朝參者、

寛弘六年二月廿日　主税頭兼大外記播磨權介滋野朝臣善言（日本紀略）

右中辨源朝臣道方傳宣、内大臣宣、奉勅、奉呪咀中宮、伊豫守佐伯朝臣公行妾(妻ヵ)、從者藤原吉道、出納不知姓春正、宜仰撿非違使、慥尋在處、令捕進、但捕獲之輩、隨其品秩、將加勸賞者、

寛弘六年二月廿日　左少史竹田(林ヵ)宣理奉

防鴨河判官右衛門志杜重親奉

太政官符左右京職

應慥尋在所、捕進伊豫守佐伯朝臣公行妾(妻ヵ)從(者ヵ)。藤原吉道、出納不知姓春正等事

右内大臣宣、奉勅、件吉道等、爲勘糺奉呪咀皇后之事、宜仰彼職、慥尋在所、令捕進、但捕獲之輩、隨其品秩、將加勸賞者、職宜承知、依宣行之、所犯已重、不得疎略、符到奉

一上

行、

正四位上行宮内卿兼左中辨備中權守源朝臣道方　　正六位上左少史竹田宿禰宣理

寛弘六年二月廿日

左府於里第被修仁王百講願文咒願、（願文、大内紀菅原宣義作、咒願、右少辨藤原廣業作、）口口釋迦如來白衣弟子、左大臣正二位藤原朝臣道長、凝丹棘之誠、仰青蓮之眼、身力不退、（實カ）敬白而言。夫應身化身、莫辨去來之跡、眞諦俗諦、孰明權實之機、（足カ）故能圓融之月、遍臨三千法界、无相之波、遠潤百億恒沙、般若之理、不可思量、弟子身、是磽田、性荒圃、唯以愚謹而事君、專以篤誠而報國、理陰陽於殷風、傳巖之雲遙隔、用舟檝於漢水、泗（涙カ）川之隈已枯、偏思（謹カ）依三寶之擁護、以不紊（誠カ）庶務之紀綱、弟子之誠、一日无懈、於是去月有雷風、司天奏咎徵、告謎於北闕之主、而試於東閣之臣、聞之先懼訓道之失、其中、（今脱カ）見之更驚變理之忘、其道、不然何故煙霞可樂之天、忽以晦冥、草木漸萠之地、而此災異、方。寵愛無雙之皇后者、弟子之長女也、幼智第二之皇子者、弟子之外孫也、榮耀之照於一家、光華可傳於萬代、是以豫參魏象之朝々、拜覲漢龍之日々、先入椒房、長思葦於芳氣、忝弄金（伊カ）殀寵待於恩輝、蓬山不死之藥、易我命則欲易（入カ）得、葛洪長生之方、賣我身則可賣取、每思（惟カ）兩宮之久視、不顧弟子之一生、豈憶傍有奸感之心、竊挾巫蠱之道、彼謀難隱匿、其事自發覺、蒼天不能覆燾、赤地不能持載、則知社稷之助、多是佛天之力也、然猶詔邪之氣已積、疑是咒厭之術

之殘、非仰三寶、何滅七難、仍奉圖繪百舖佛像、奉書寫百部仁王經、廼掃蓮府之臺榭、移鷲峰之〔是カ〕儀式、立百獅子座、延百龍象衆、一日二時、講演供養矣、九色粧外、合掌花而擎、百和煙中、運心香而供、所生功德、如來捨〔拾カ〕諸、南无仁王般若經、南无五大力菩薩、所說不誑、利益勿疑、慧風暗吹、天巽之妖雲盡散、法雨普灑、人恙之邪霞早消、以此妙業、先獻宸儀、轉輪運遠、山車呈瑞、垂衣化長、天袖撫磐、長信宮前、石芝敷葉、少陽殿下、紅蕖吐芳、梁園之月鎭明、台閣之花長綻、子竹累葉而茂、孫桐連枝而鮮、冠蓋如雲、珮履鳴玉、彼獲罪之輩、還悔積惡於天、座法之人、更懲餘殃於地、請振神劔〔城カ〕、盡截禍胎、請懸寶劔、暗明「送」〔衍カ〕逆心、講席〔序カ〕以後、餘孽長斷、天下塵靜、海波平、老少盡住壽城、道俗併遊樂土、凡厥具縛群類、乃至常沒衆生、離妄倒之心、支眞覺之敬白、

寛弘六年二月廿三日〔紀畧廿五日臨時仁王會〕

同前呪願

仁王般若　波羅蜜經　說是釋迦　號謂佛母　弟子歸命　至心抽誠　敬拂樹臺　專企齋會
百舖佛像　百部經王　漸課丹青　忝寫翰墨　仲春美景　己首良辰　請百法師　敷百高座
如說供養　如法修行　幡蓋高飄　燈燭漸挑　偏仰佛日　欲滅七難　宜扇慧風　將生七福
皇宿〔星カ〕告讁　風雷呈妖　李氏之占　棘位多懼　積惡之輩　獲罪于天　處科之人　遁法無地
諂送自過　媚訴邪神　不知己罪　搆造厭式　共仕朝廷　變作仇讎　偷妬官榮　更爭寵章

往反路巷　出入門庭　靈邪祠中　驗佛堂下　若男若女　或僧或尼　厭魅成謀　咒禁思害
丹筆所論　絞斬設刑　皇憲所優　流徒有法　朝恩如忘　野心未悛　奉厭后宮　奉厭皇子(十客サ)
周公大聖　宣文至賢　管氏捧邪　匡人謀難　弟子暗陋　宮貴職嚴　澆季自交　薄命盡愼
鸞臺鳳闕　踐露戴星　十有五年　傳(傳サ)綸敷政　天之與善　陰謀漸彰　神之應眞　咒咀自發
般若智劔　願抛禍胎　無相神符　願追怨敵　功德風底　天衆添威　廻向雨中　地祇覺睡
擎此慧業　奉翊皇基　金輪德長　玉床(宸サ)化久　中圃之月　千秩彌淸　東園之風　萬歳鎭靜
外孫帝子　天遙皇明　繼堯雲光　傳舜海波　連枝累葉　開次第花　蓮府槐門　爲長劣(幼サ)路
不隔內外　不論親疎　妙力功德　悉地圓滿　鐵圍沙界　六趣三途　善根所覃　遍以引導

寬弘六年二月廿三日

停帥朝參、宣旨以下、爲見事情載之、但願文咒願、不可必加、然而明述厭魅之與、不秘怨敵之詞、仍爲示後代粗載之、

賊盜律云、凡造妖書及妖言遠流、「造(注サ)、謂、自造休咎及鬼神之言、妄陳(說イ)吉凶、涉於不順」。造妖書及妖言者、者〔律〕謂、構成怪異之書、詐爲鬼神之語、休、謂、妄說他人及已身有休徵、咎、謂、妄言國家有咎惡、觀天畫(畫サ)地、詭說灾祥、妄陳吉凶、並涉於不順者、傳用以惑衆者亦如之、傳、謂傳言、用、謂用書、其不滿衆者、減一等、謂不滿三人、言理无害者杖六十、謂、雖說變異、無損於時、若預言(定サ)水旱之類、即私有妖書、雖不行用、杖八十、言理无害者笞四十、

弘京格云、勅、比來無知百姓、構合巫覡、妄崇淫祀、蒭狗之設、符書之類、百方作恠、塡溢街路、託〔格十二〕事求福、還渉厭魅、非唯不畏朝憲、誠爲長益（養〔紀〕）妖妄、自今以後宜嚴禁斷、如有違犯者、五位已上錄名奏聞、六位已上（下）所司科決、但有患禱祀者、宜於京外祓除、

寶龜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格十二〕弘京格云、太政官符、應禁斷兩京巫覡事、右被右大臣宣偁、奉勅、巫覡之徒、「說」（好託〔格十二ノ三右〕）禍福、庶民之愚、仰信妖言、淫祀斯繁、厭咒亦多（且イ）、積習成俗、虧損淳（京タ）風、宜自今以後一切禁斷、若深崇此術、猶不懲革、事覺之日、移（於イ）配遠國、所司知之不糺、隣保匿而相容、並准法科罪、

大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吉備大臣、私敎類聚云、莫用詐巫事

右詐巫之徒、里人所用耳也、眞之巫覡、官之所知、神驗分明、不敢所謂者也、但子孫汝等、好用詐巫、具聞巫言、何費若此、又生老病死、理之所然、天下含生、何物不死、詐巫邪道、豈得更生、何者巫之子孫、何爲夭折、巫之家道、何至（亟カサ）貧窮、未得我身、何與他願、宜知此意莫（信カ）。詐巫、又常經他家、詐說恠異、敎以解潔、即脫衣裳、損失過多、絕而无益、凡僞巫覡、莫入私家、巫覡每來、詐行不絕、

巫覡見鬼有徵驗記（善家異記）

氏神

小字

先君、貞觀二年、出爲淡路守、至于四年、忽疾病危篤、時有一老嫗、自阿波國來云、能見鬼知人死生、時先妣、引嫗侍病、嫗云、有裸鬼持椎（特推サ）、向府君臥處、於是丈夫一人怒、追却此鬼、如此一日一夜五六度、此丈夫即似（以サ）府君代神（氏歟）、須能祈氏神、於是先考如言、祈禱氏神、嫗忽云、丈夫追裸鬼、令過阿波鳴渡、既畢、此日先考平復安和、其後六年春正月又疾病、即忽招嫗侍病、嫗云、前年所見丈夫、又於府君枕上悲泣云、此人運命已盡、無復生理、悲哉、垂水古社、當成丘藪、其後數日、先考遂卒、寛平五年、余出爲備中介、到數十日、疫病大發、人民死沒者、顛仆道路、館中忽有此染注、舍弟清風男兒、小字長者、及門人源敎等、數日之內、相次殞沒、時有一優婆塞、自小田郡來、自云、能見鬼、即招喚坐左右、於是優婆塞云、有一鬼持椎、打府君侍兒之首、時帶刀源敎爲兒童、在余臥內、今指名者此童也、須臾此兒熱、頭痛毒惱尤甚、又大驚、高聲云、有二鬼奪奉侍人菅野清高之首、清高大懼、狼狽起座走出、未出數十步、卒然倒仆、疾病號呼、其後七箇日、優婆塞云、前日鬼著菅清高者、今日出去、一人云、可往大和國葛城郡、一人云、可行京下、是日清高平愈如常、又云、鬼著源兒者、得祭之後、歡喜無極、即赴賀夜郡大領賀陽豐仲之家、是日源兒病愈積二日、豐仲家疫癘大發、此事雖迂誕、自所視、聊以記之、恐後代以余爲鬼之董狐焉、清高後仕爲式部大錄、延喜中以久次叙外從五位下、出爲安房守、

詐巫之輩、雖其制、神驗之者、爲示其徵、載此記耳、

○出弃病人及小兒事（病死者、「弃」（更サ）安諸門事、在諸門部、）

弘京格云、太政官符、應禁斷京畿內百姓出弃病人事

右右大臣奏偁、念舊酬勞、賢哲遺訓、重生愛命、貴賤無殊、今天下之人、各有僕隷、平生之日、旣役其力、病患（之〔格〕）時、即出路邊、無人看養、遂致餓死、此之爲弊、不可勝言、伏望、仰告京畿、早從禁正、（停〔格〕ト身〔格〕）庶令路傍無天枉之鬼、天下多終命之人者、被中納言從三位藤原朝臣繩主宣偁、奉勅、宜早下知令加禁制、如不遵改、猶違犯者、五位已上注名申送、六位已下不論蔭贖、決杖一百、臺及職（國〔格〕）。知而不糺、及條令、坊長、「郡」（國郡〔格〕）司、隣保、相隱不告、並與同罪、自今以後、永加禁斷、仍牓示要路、分明告知、

弘仁四年六月一日〔格十二〕

私案、名例律云、稱與同罪者、止（正サ）坐其罪、並不在除免、倍贓（贖歟）加役流之例者、依是案之、於出弃人、不論蔭贖、決杖一百、而於不糺不告之人、可蔭贖之、

五右
京職式云、京中路邊、病者孤子、仰九箇條令、其所見所遇、隨便必令取送施藥院及東西悲田院、

廿一右
彈正式云、部內百姓、出弃病人者、五位以上取名奏聞、六位以下不論蔭贖、決杖一百、其職司知而不糺、及條令、坊長、隣保、相隱不告、並與同罪、（案此條、六位以下、不論蔭贖決杖者、有位之者可見決歟、頗違律條、可案之、）

貞觀九年三月七日、右少史大春日安永仰云、右少辨藤原朝臣千葉傳宣、右大臣宣、京中諸人、捨

條領町長

滓醬

男兒於道路頭、遂爲犬馬見（无サ）害喫、是即職吏之不治、人民之不仁、宜撿非違使每見此事召當條領（令歟）幷町長等重加勅當、當俾逐居施藥院、准其狀必申官者、

延臨格云、應令左右看督近衛等、每旬巡撿施藥院幷東西悲田病者、孤子多少有無安否等（委〔格〕）事、右施藥院奏狀偁、院幷東西悲田三町（所イサ）、收養病者孤子、其數不少、病者差宛預及雜使等、令勞治孤子、爲差宛預及雜使乳母養母等、令視養（乳イ）院司、常加巡撿、然預以下人等未必其人、屢加勸戒、猶多懈怠、恐徒費衣食、存活者寡、望請、令看督近衛等、每旬分番、巡撿三所、察其多少、問其安否、預以下之人、若有懈怠、重令勘當、其巡撿之日、錄病者孤子數、付院司令知之、爲其寒溫不適、衣食无給者、令責院司、謹請處分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事須看督近衛等、巡撿京中之日、有見路邊病（人孤子〔格〕）者、隨便令取送院幷東西悲田、又大藏、宮內兩省、所宛綿及古弊（幣サ）帖（幄〔格〕）疊（幔サ）等、施藥院司、請納之後、與彼院司共相知預、給三所病者孤子等、莫致踈略、

寬平八年閏正月十七日〔格七ノ六十五〕

應收養路頭爲病者事

右左大臣宣、奉勅、如聞、頃者京中病者、多臥路頭、無人收養、誰救其命、宜仰左右京職官人、分預、率坊令等、每條巡撿、取置便所、及隨撿非違使看督等取送、同共收養者、兩職承知、依宣行之、其食法、大男大女、日各米一升、鹽一勺、滓醬一合、小男小女、日各米六合、鹽五撮、滓醬五勺、但

鷂（ヘシタカ）（和名抄十八ノ三左）兼名苑云鷂一名鷣

米用以義倉料、鹽滓醤請大膳職、鋪設自掃部寮、衣服古幔、請自大藏省、事縁濟民、不得疎略、

左中辨紀朝臣　　　左大史錦部宿禰

延長八年二月十三日

○鷹鷂（鷂サ）事（付餌取事／摺衣事、在男女衣服部）

弘刑格云、太政官符、應禁。○鷹鷂事（ト斷飼〔格十二ノ十三〕）右（撿〔格〕）被案内、太政官去寶龜四年正月十六日、下彈正臺、左右京職、五畿內、七道諸國勅符偁、養鷹者先既禁斷、頃年以來、無事棄日、時暫遊覽、特聽一二陪侍者、令（得〔格〕）。養、欲送無事之餘景、實非凡庶之通務、如聞京畿諸國、郡司百姓、及王臣子弟、或詐稱特聽、或假勢侍臣、爭養鷹鷂、競馳郊野、公違禁制、理須懲肅、所司承知、嚴加禁斷、莫令更然、若猶不（斷イサ）改者、六位已下不論蔭贖、科違勅罪、五位已上錄名言上者、被右大臣宣偁、奉勅、私飼鷹鷂、已經禁制、今一切欲制、事不獲已、宜聽親王及觀察使已上、并六衞府次官以上、特令得飼、但馳逐田畝、損傷民產之類、令所司錄名言上、其所聽人等、太政官給隨身驗、所司加撿按、然後聽飼、若無官驗輙飼鷹者、六位已下禁身、副鷹進上、五位已上錄名言上、阿容不言上者、同科違勅罪、

大同三年九月廿三日〔格〕

又云、太政官符、春宮坊鷹、令隨坊驗事、右太政官去九月廿三日、下臺并兩職符偁、親王及觀察

流踠跌上至要抄有見血不限傷處多少但見血卽坐十三字

使已上、六衛府次官已上、特聽養鷹、仍太政官給隨身驗、所司加撿挍、然後聽之者、今右大臣宣、奉勅、件鷹宜使令(便〔逸史〕)隨坊(妨、〔格〕)驗、但雖有其驗、於民致。隨事勘當、一依先符、

大同三年十一月二日〔格十二〕

法曹至要抄

弘仁八年九月廿三日、中納言藤原朝臣冬嗣(盜〔法曹至要抄〕)宣(長〔法〕)、奉勅、私飼鷹者、頃年禁斷已久、而今諸人、无有公驗、乖制恣養、宜仰看督、嚴令禁察、其五位已上錄名奏聞、六位已下禁身、申送所持之鷹、皆進內裏者、

撿非違使式云、請鷹官符、家家行餌取者、三位以上各二人、四位以下一人、

唐律十五(九左)

○馬牛及雜畜事　唐律四ノ廿二左　名例下、「小」(故カサ)藏匿條云、鷹犬之屬、同畜產、

厩庫律云、凡故致官私馬牛者、徒一年(一年半〔唐〕)、贓重及致餘畜產、若傷者、計減價、准盜論、(贓重、謂計贓得罪、重於一年徒、假。(令〔至〕)有致馬、直布十端、准盜合徒一年半、此名贓重、餘畜、謂除馬牛之外、並爲餘畜、。(若傷、謂雖不死、而有損傷、自牛馬及餘畜、各計所減價、准盜論至、〔要抄〕)減價、謂畜產直布十端、致訖「准」(唯〔唐〕)直布兩端、卽減八端價、或傷止直九端、是減一端價、致減八端、償八端、傷減一端、償一端之類、○(其罪各准盜八端及一端斷之、〔至〕))各償所減價、々不減者笞卅、(見血踠跌、卽爲傷。(重イ)踠跌、謂雖不見血、骨節蹉跌、夕卽爲傷、若傷重五日內致死者、從致罪論、)其誤殺傷者不坐、但償其減價、主自致馬牛、「杖一百、」(誤致者不坐、ト者徒一年〔唐〕)

釋云、未知六日致死者計死減價、爲當計傷減價、答、六日致死者科傷罪、然則計傷減價科罪耳、

倩字棄云假借使人也

又云、凡官私畜產、毀食官私之物、登時致傷者、各減故致傷三等、(毀、謂有所唐突或蹋踏(蹋〔唐〕)之類、)償所減價、畜主備所毀、(唐律十五)(唐律注)臨時專制者亦為主、餘條准此、(假如甲有牛馬、借乙乘用、有所毀食、即乙合當罪、仍合備償、)其畜產欲觝齧人、而致傷者不坐。(不償〔唐〕)亦謂登時致傷者、即絕時皆為故致傷、

(朱カサ)宗云、家畜毀食、主登時致傷无罪也、(律、從之、)釋云、若緣傷重五日內致死者何科、古答、或云、稱(唐律十五(十二))登時者、時絕者科故致罪故、然則五日內致死、亦依致法、

(唐律十五(十二))又云、致五等以上親馬牛者、與主自致同、致餘畜者、坐贓論、止杖六十、(一百〔唐〕)各償其減價、

(唐律十五(十二))又云、犬自致傷他人畜產者、犬主償其減價、餘畜自相致傷者、償減價之半、即故放令致傷他人畜產者、各以故致傷論、

雜令云、畜產觝人者截兩角、蹋(踏〔令〕)人者絆之、齧人者截兩耳、其有狂犬、所在聽致之、

(唐律十五(十三左))廐庫律云、畜產及噬犬、有觝(蹋〔唐〕)齧人、而標(幟〔唐〕)織羈絆不如法、若狂犬不致者、笞卌、(〔唐〕四十)(依雜令、畜產觝人者、截兩角、蹋人者絆之、齧人者截兩耳、此為標幟羈絆之法、)以故致傷人者、以過失論、若故放令致傷人者、減鬪致傷一等、(其犯人、(貴賤〔唐〕)尊卑長幼親屬等、各依本犯、謂以鬪殺傷法坐罪、其畜產致傷人、(作〔唐〕)他物傷人、保辜二十日、辜內死者、減鬪殺一(二〔唐〕)等、辜外及他故死者、自依以他物傷人法、)即被雇療畜產、被倩者同過失法、(注)及无故觝之、而被致傷者、畜主不坐、(有人被雇療畜產、及无故觸人畜產、而被致傷者、畜主不坐、被雇本是規財、无故謂故自犯觸、如此被致傷者、畜主之不在坐限、(不坐〔唐〕)若被倩療(者〔唐〕)畜產、被致傷、依贖法、)

(唐律十五ノ十四)又云、監臨主守、以官奴婢及畜產、私自借、若借人、及借之者、笞卌、(〔唐律〕五十)(謂、監臨主守之官、以所監臨主守官奴婢及畜產、私自借、謂身自)

其車船至計借車船唐律作疏文接下

公廨

（借用、若專借出人、及借之者、或一人一畜、以（但〔唐〕）借即笞卅、）計庸重者、以受所監臨財物論、（或借數少（而日多、或借數多而日少、〔唐〕）而計庸重於借罪者、以受所監臨財物論、）○（案贓為坐〔唐〕）其車船碾磑邸店之類、有私自借、若借人及借之者、亦計庸賃、各與奴婢畜產同、律雖無文、所犯相類、贓制律、監臨之官、借所監臨、及○牛馬車船邸店碾磑、各計庸賃、以受所監臨財物論、計借車船（碾磑之類、理與借畜產不殊、故附此條、准例為坐、）驛馬加二等、計庸重者從上法、

（十郎か）（私役使〔律〕）（借奴婢〔律〕）（碾磑邸店〔律〕）（借〔唐〕）

唐律十五ノ十六

又云、放官私畜產、損食官私物者、笞卅（三十〔唐律〕）損食□□即（得此坐）贓重者坐贓論、（若准贓得布二端一尺、合笞卅、是名計贓重者坐贓論、）失者減二等、（謂、非故放、因亡逸而損食者、）各償所損、（謂、各須償所損之宜、既云損食官私之物、或損或食、各令畜主備償、「各令備償」（衍カ））若官畜損食官物者、坐而不償、（若公廨畜產、損食當司公廨、既不同私物、各坐而不償、若損食餘司公廨、並得罪仍備、一准上文、）

十三左

賊盜律云、凡盜官私馬牛而殺者、徒二年半、（馬牛軍國所用「欲坂」、故〔律〕）與餘畜不同「之」、〔律无〕）

問〔格十二ノ十七〕

弘刑格云、詔、馬牛代人、勤勞養人、因茲先有明制、不許屠殺、今聞、國郡未能禁止、百姓猶有屠殺、宜有犯者、不因蔭贖、先決杖一百、然後科罪、又聞、國郡司等、非緣公事、聚人田獵、妨民產業、損害實多、自今已後、宜令禁斷、更有犯者、必擬重科、

天平十三年二月七日〔格十二〕

又云、太政官符、應禁制殺牛用祭漢神事、（被云〔格〕）右、○右大臣宣偁、奉勅、如聞、諸國百姓、殺牛用祭、（為殺〔格〕）宜嚴加禁制、莫令為然、若有違犯、科「故殺馬」牛罪、

延曆十年九月十六日〔格十二〕

十二左

厩牧令云、因公事乗官私馬牛、以理致死、證見分明者、並免徴、其宍皮、所在官司、出賣送價納本司、謂、雖是私畜、其皮宍皆納本官司、以本畜所管故、若非理死失者徴陪、

唐律十五ノ八右

厩庫律云、凡乗駕官馬牛、而脊破領穿、創三寸、笞廿、五寸以上笞五十、唐律注 謂、圍繞爲寸者、謂乗騎者脊破、萬用者領穿、三瘡三寸笞二十、五寸以上笞五十〔唐〕 稱以上者、創、畜〔唐〕雖更大、罪亦不加、若是傷非乗駕所損、自従傷官畜産之罪、不當此坐、注云、謂、圍繞爲寸者、便是創畜〔唐〕圍三寸、徑一寸、圍五寸一分、經一寸七分、或以方圍、准此爲法、但廣闊不定、皆以圍繞爲寸、若放飼瘦者、計十分爲坐、一分笞廿、一分加一等、謂、牝方、子〔唐〕以上令痩者、計十分爲坐、假令一群、放百匹馬、十匹痩爲一分、合笞廿、一分加一等、九分並痩、或百匹皆痩、合杖一百、即不滿十者、一笞卅、一加一等、各罪止杖一百、謂、止故八匹、一痩笞卅、八匹並痩、更加七等、合杖一百、疏云、各罪止杖一百、牧長及帳皆以所管通計爲罪、已上、

廿右

彈正式云、王臣馬數、依格有限、過此以外、不聽畜馬、

格文可尋入、

弘刑格云、應禁制殺牛用祭漢神事、右、奏〔格〕右大臣宣偁、奉 勅、如聞、諸國百姓、殺牛用祭、宜嚴加禁制、莫令爲然、若有違犯、科故殺馬牛罪、

延暦十年九月十六日

六右

厩牧令云、牧牝馬四歳遊牝、五歳責課、一百毎年課駒六十、義解云、此條稱一百者、准數母畜、立責課法、

唐律四ノ十二右

名例律云、以贓入罪、正贓見在者、還官主、注云、生產蕃息、皆爲見在、疏云、生產蕃息者、謂馬生

下文六頁七十五頁參看

駒可依母之由見之

此勘文又在八月七日甲斐國「沽」（御カサ）馬部

駒之類。

今私牧牝馬、到官牧雖牝、即牝馬歸來本牧產子、件駒若依母可爲私馬歟、將依父可爲官馬歟者、責課之法、（淫【卷廿二】）只計母不求父、徵贓之條、忽依牝不謂牡、（課カ【卷廿二】）乃知生益之駒、須隨生產之母、以彼溪奔之難禁、雖有零駕（遥カナ）之相通、存爲私馬之理、可無官畜之疑。

右一駒之爭、三章存理、公私之論、是非可知、仍勘申、

長保四年八月廿二日左衞門權佐令宗朝臣久亮（元【卷廿二】）、依右將軍（藤原實資サ）教勘之、在信濃國牧事云々、

播磨豐忠、問、寬弘二年二月九日、明法博士令宗朝臣元正、答、

假令、隨近（十進ナ）人々之牛、相當草干之時、不令繫立、放飼山野、然間二月十六日、依例燒揚野、爰件人々牛幷豐忠牛、都合四頭廬外燒死、仍彼牛主等、責可辨之由、償不之理、謹請明判、謹問、（上文六百六十八頁）

答、廄庫律云、故致（准【上文】）官私馬牛者、徒一年、其誤（價【唐】）致傷不坐、但償其減價、（八左）疏云、減價、謂、畜產直布十端、致訖、唯直布兩端、即減（便サ）八端、償致減八端償八端之類、廄牧令云、牧地恒以正月以後、從一面（二【唐】）以次漸燒、至草生使遍、義解云、謂二月以前、（唐律廿七ノ十右）雜律（唐律廿七ノ七）云、失火及非時燒田野者、笞五十、注云、非時、謂三月一日以後、十月卅日以前、又條云、水火有所損敗、故犯者徵償、誤失者不償、

舊說云、如有致傷畜産、雖非故犯、必可償其減價者、畜産之類、致傷之時、各隨所爲之趣、皆判可償之法、但燒野之處、自致燒牛之過、仍尋損害之狀、雖無故犯之由、只免本罪、宜辨減（上圖十三左）價、主稅式云、驛馬直法、（此法又在驛馬條、）

畿內國、上馬二百五十束、中馬二百束、下馬一百五十束、　伊賀　志摩　近江　飛驒　若狹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備前　備中　（備後〔式〕）○　阿波等十四國、上馬三百束、中馬二百五十束、下馬二百束、（其傳馬直者、各遞減五十束、餘國准此、）

伊勢　美濃二國、上馬三百五十束、中馬三百束、下馬二百束、

尾張　出雲二國、上馬三百五十束、中馬五十（本マヽ）束、下馬二百束、

參河　遠江　駿河　播磨　安藝　周防　長門等七國、上馬三百五十「五」（式无ナシ）束、中馬三百束、下馬二百五十束、

甲斐　相摸　武藏　安房　上總　下總　上野　越前　加賀　能登　越中　越後　筑前　筑後　豐前　豐後　肥前　肥後等十八國、上馬四百束、中馬三百五十束、下馬三百束、

常陸　下野二國、上馬五百束、中馬四百束、下馬三百五十束、

信濃　出羽二國、上馬五百束、中馬四百束、下馬三百束、

陸奧（國、〔式〕）○上馬六百束、中馬五百束、下馬三百束、

佐渡國、上馬二百束、中馬一百五十束、下馬一百廿束、
石見　紀伊　淡路等三國、上馬三百束、中馬二百束、下馬百五十束、
大隅　薩摩　日向等三國、上馬四百束、中馬三百束、下馬二百束、
壹岐島　不論上下、但一百束、
又云脱カサ
○凡驛馬不用直、定別稻卅束、死皮直張別五束、
又云、課欠駒直者、定別徴七十束、
又云、諸國牧馬皮直、五尺已上稻五束、四尺已上三束、三尺已上一束、已上二條、又在年中行事八月二日駒牽部、爲准量馬直、載件主税式、牛直、可尋、

○闌遺亡失物事付闌畜事、禁兵器闌遺事、在雜部上、

十一左
廐牧令云、國郡所得闌畜、謂、闌與闌同、闌妄也、言無主繫養、妄以放逸也、皆仰當界內訪主、若經二季、无主識認者、先充傳馬、若有餘者出賣、得價入官、謂、得價充當所囚徒衣粮、即餘財「貨」(物「令」)亦准此法、其在京者先申官、下贓贖司也、其在京經二季、無主識認者出賣、得價送贓贖司、後有主識認(者「令ナ」)、○勘當知實、還其本價、
集解三十八ノ廿右
釋云、馬還本主、價還買人、或說、馬給買人、價還馬主者非、欲答同、私案不安、何者、傳馬還於本主之故、
胡癸「及」(反イ)毛詩箋云、遺妄也、左氏傳杜預、遺失也、禮記註云、遺猶脱也、亡也、廣雅、遺「隨」(墮歟本イ)也、
又云、闌遺之物、五日內申所司、其贓畜事未分決、在京者付京職、斷定之日、若合沒官出賣、謂、出賣得

價、納贓驛司也、在外者准前條、謂先充傳馬之類、

唐律廿七ノ二十
雜律云、得闌遺物、滿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論、以下三十八字以唐律補　得闌遺之物者、謂得寶印符節及雜物之類、卽須送官、滿五日不送者、各得亡失罪、贓重者坐贓論、謂、計贓、重於亡失之罪、卽從坐贓科之、私物坐贓論、減二等、其物各還官主、

十六左
春記云、不滿五日者無罪也、無亡失之罪也、至六日以上、從違令之罪、

捕亡令云、亡失家人奴婢雜畜貨物、皆申官司案記、謂、其雖未有案記、而券契及證據、足可驗者亦還、故云券證分明、若獲物之日、券證分明、皆還本主、

唐律廿七ノ十二左
雜律云、亡失、謂不覺遺落及被盜是也、者、〔令〕

捕亡令云、得闌遺物、皆送隨近官司、在市得者送市司、市ィ〔令〕其衞府巡行得者各送本衞、所得之物、懸於門外、有識認者、主〔令〕驗記責保、謂、記者案記也、保者保證也、驗記責保〔保〕（義〔義解〕）也、還之、雖未有記案、但證據灼然可驗者亦准此、其經三十日無主認者收掌、仍錄物色、牓門、經一周無人認者沒官、錄帳申官聽處分、沒入之後、物猶見在、謂、雖賣買在他處、其物見在者、亦先卽與作正贓者同、主來識認、證據分明者還之、

釋云、賣買雖在他處、其物見在、猶還耳、物元者證驗雖實、不可還、穴云、同物尙見在者、
唐律四ノ十二右注
轉易得他物、及生產蕃息皆爲見在、師云、已費用盡者、其主雖來認、而不給其代耳、廐牧令、闌畜條令注加也、朱云、未識認證據分明者、申官還不、令隨便先還、後申還狀耳者、

可レ禁ニ制宮城以北山野一事

四至 東限ニ園池司東大道一 西限ニ野寺東一
南限ニ宮城以北一 北限ニ靈嚴寺一

右右近衛大將藤原朝臣、侍ニ殿上ニ宣、闌ニ入件山野內一人等、及放ニ飼牛馬ニ之類、嚴立ニ牓示一、一切禁斷、若有ニ强犯一、固捉ニ其身一奏聞者、又六衛府營ニ粟畠一、每年換(據ゞ)レ地令レ營、而令レ採ニ其實一、勿レ令ニ芻草一、以爲ニ恒例一者、

弘仁五年十月十日

佐安倍朝臣雄能麿奉

齊衡三年六月二日宣旨云、典侍當麻眞人浦虫宣、北野闌遺馬牛犯ニ一度一、其牧人決ニ笞五十一、犯ニ二度加ニ一等一、經ニ十日一不レ來、其主又犯ニ三度一者、作ニ小印一燒レ額、以爲ニ官馬牛一、若返ニ給其主一、及斃死者、度別錄ニ年月日一奏聞、但且行且奏、立爲ニ恒例一者、

撿非違使式云、闌ニ入宮中及北野一馬牛、總送ニ馬寮一令レ充ニ公用一、但彼主申者決ニ笞、其園牧者五十、然後給了、

寛平三年十二月十日宣旨云、典侍春澄朝臣給子宣、奉レ勅、宮中闌遺牛馬、隨撿非違使、取送ニ於寮(宮サ)一撿納、若有ニ其主請申者、一度者決ニ笞五十一免レ之、犯ニ二度一者、准ニ北野闌遺馬牛、作ニ小印一燒レ額、爲ニ官馬牛一充ニ用雜役一、立爲ニ恒例一者、

(四右)京職式云、朱雀大路、放ニ飼馬牛一、繋ニ苑職中雜事一、隨ニ其主來一、即加ニ決罸一放免、

典侍從三位藤原朝臣灌子宣、奉　勅、神泉苑築垣破損、放飼馬牛、准宮中闌遺、取送左右馬寮、立爲恒例者、（實仰藏人藤原時濟）

康保三年八月廿八日　　左看督長津守忠連奉

今件宣旨、雖奉勅宣旨、依看督使奉撿非違使、不可依行哉、抑神泉苑是無止所也、若有放牧可加禁遏歟、爲聽來哲之定、偷載宣旨之文、（私案、放牧之地、立限之內、朱雀大路、猶加禁遏訖、神泉苑置衛士、令守之處也、已可謂禁苑、何輙放牛馬乎、若有闌畜、猶疑取送、）

典侍從三位藤原朝臣灌子宣、奉　勅、撿非違使今日奏云、宮中闌遺畜、時而不絶、放牧之輩、已以數多、使等任式文、決罰牧人、免行其畜、至無牧人、取送馬寮、寮須守式文、慥以勤行、而畜主（主カサ）屬託之日、不辨度數之重疊、妄以免行、徒有取之（爲ナ）名、曾無徵肅之實、又（及サ）七十以上、十六以下牧人、須免行其當、依法徵贖、而只從敎喩、立以勸免、故當時反不能改行、于時追取闌畜之日、畜主（主カ）至存假申出、幼稚之兒、稱放牧之豎、不加見次、忽以原免、闌畜難絶、莫不由斯、非蒙勅裁、何行將來者、所申可然、自今以後、七十以上、十六以下牧人、依法徵贖、至無牧人、令馬寮差申其主、但以同畜免行者、慥銘其驗、若及三度、奏聞其由、（實仰藏人左近將監藤原信輔、）

康保三年閏八月廿七日　　左衛門權佐大江朝臣澄景奉

政事要略第七十

政事要略第八十一　　糺彈雜事廿一

○斷罪事下　折中法　反經制宜　鄙俚之人不閑法式　畫（書ヵ）指爲記　義「絕」（弛ヵ）
不理狀　方寸　參「對」（封ヵ）　盜賊義　非常斷　「故」（出ヵ）入人罪、在此中、

考課令云、官人犯罪、勅斷有輕重者、皆依勅斷附殿、謂、官人犯罪、本罪成殿、而勅斷或輕或重者、皆依勅斷、計殿降考、假令官人犯私罪杖一百、應贖銅十斤、是成一殿、而勅斷杖九十者、即依贖銅九斤附、若勅斷徒一年者、亦依贖銅二十斤附之也、若本犯不成殿、勅令附考者、依本犯附考、謂本犯不至殿者也、假令官人犯罪、應杖九十、而勅決杖一百者、猶依贖銅九斤附、若應杖七十、而勅決杖六十者、仍依贖銅六斤附也、即別勅放免、及會恩降者、並不入殿限、謂、恩降者、恩赦及降也、不入殿限者、依律若贖銅輸訖後、會「降」（赦ヵ）者、唯除所降、餘准殿降之也、本犯私罪斷徒以上、謂、徒以上者、流罪也、依獄令、雜犯死罪、獄成會赦「全原」「令无」者、解見任職事、即死罪會赦者、直解其官、不可煩准殿降也、文云、斷徒以上、即未斷者、從恩免明、其比徒之色者、不在稱徒以上之限、蒙恩免、謂恩赦及別勅放免、其降亦同也、當年考應居上者、謂中上以上也、亦准殿降、唯不得降至下第、謂中下、其計贖銅、降考、不限已輸未輸、上條稱據案成、乃附故也、若本犯免官以上、及贓賄入己、恩前獄成者、謂、別敕及降、並同恩例、其監主犯姧盜、而獄成會常赦者、免所居官、此常赦所不免、亦不在考校之限、即如此之類、會非常赦者、仍以景迹論、舉此一端、餘隨可知也、仍以景迹論、謂、依上條、居官謟詐、及貪濁有狀、爲下々、即贓賄入己、是貪濁有狀、即雖會恩赦、猶爲下々、又依上條、官人有犯私罪下中、公罪下々、奪當年祿、即依此文、「亦」「令无」合奪祿、故云、貶考奪祿、並依常法、即非除免者不解官、依上條、私罪下中、公罪下々、並解見任、其贓賄入己者、縱雖不至下々、不可解官、但本犯除名免官者、仍須解官、故云、非除免者、不解官也、

獄令云、犯罪未發、及已發未斷決、逢格改者、謂、依律官當收贖、未斷死、及笞杖未決是也、文云未斷決、若已斷決者、自合依格前、若格重聽依犯時、若格輕聽從輕法、

又云、國斷罪應申覆者、謂、申猶重也、下條云、盜發及徒以上、□（四ヵ）附朝集使申太政官、是皆遣使申覆也、太政官量差使人、取強明解法律者、以下本注也分道巡覆見囚、謂、徒以上囚、情盡未斷者也、下文云、徒罪國斷得伏辨、故杖罪以下不入此條也、事盡未斷者、催斷即覆、覆訖錄申、「若國司枉斷

使人推覆无罪、國司欵狀灼然謂、欵誠也、服罪輸誠之書、是爲欵伏、卽伏欵亦同也、令免者、任使判放、仍錄狀申、其使人與國執
見有別者、各以狀申、若理狀已盡可斷決、而使人不斷、妄生節目盤退者、國司以狀錄申官、附
使人考、其徒罪國斷得伏辨謂、結斷已訖、得囚服辨〇（也〔令〕）執ナ及贓狀露驗者卽役、不須待使、以外待使、其使人侍ナ
仍總按覆、々訖同國見者、仍附國配役、

唐律三十ノ四右、下文
斷獄律云、官司入人罪者、謂、故增減情狀、足以動事者、若聞知有恩赦而故論決、及示導令失實辭之類、若入全罪、以全罪論、官司入人罪者、謂或虛立證據、或妄
搆異端、「論」端〔唐〕捨法用情、鍛鍊成罪、若知（國家〔唐〕將有恩赦、而故論決囚罪、及示導教令而使詞狀乖異、稱之
類者、或雖非恩赦、而有格式改動、或非示導、而恐喝改詞、情狀既多、〇（故云之類〔唐〕）若入全罪、謂、前人本无負犯、虛搆
成罪、還以虛搆枉入全罪・科之、雖入罪、但本應收贖及加杖者、止從收贖加杖之法、假有入官蔭人、及癈疾流罪、前人合
贖入者、亦以贖論、或入官戶、「家人」（部曲〔唐〕）奴婢幷「异」（單ナ）丁之人、前人合加杖者、亦依加杖之法、收贖、不用官當
及配流役身之例、此是官司入人「之」〔唐无〕罪、與誣告之法不同也、從輕入重、以所剩論、刑名易者、從笞入杖、從徒入流、亦以所剩金ナ
論、從徒入流者、三流同比徒一年爲剩、卽從近流入遠流者、同比徒半年爲剩、若入加役流者、各計加役年爲剩、從笞杖入徒流、從徒「入」〔唐〕无流入死罪、亦以全
罪論、其出罪者各如〇（之〔唐〕）從輕入重以所剩論、假有從笞十入卅、卽剩入笞「十入」〔唐无〕廿、從徒一年入「半」（一年半卽〔唐〕）剩入半年徒、所入官司、各得笞廿及半年徒之類、刑名易者、
從笞入杖、亦得所剩之罪、從徒入流者、注云、三流同比徒一年爲剩、謂從徒三年、入「近流中流遠流」、「流二千里或二
千五百里或流三千里〔唐〕」遠近雖異、俱曰流刑、至於配所役身、三流同有一年居作、故從徒入流、三流同比徒一年爲
剩、卽從「近流」（二千里〔唐〕）入至「中流」（二千五百里〔唐〕）或入至「遠流」（三千里〔唐〕）者、同比徒「幷」半〔唐〕一年
爲剩、若從三流入至加役流者、各計加役年爲剩、但〇（入〔唐〕）加役流者、加常流役二年、將加役二年、以爲剩罪、從笞
杖入徒流、從徒罪入死罪、假有從百杖入徒一年、卽是全入一年徒坐、從徒流入死罪、謂、從一年徒以上、至「遠流」
（三千里流〔唐〕）而入死刑者、亦依全入死罪之法、故云、亦以全罪論、其出罪者、謂、增減情狀之徒、足以動事之類、或
從重出輕、依所減之罪科斷、從死出至徒流、從徒流出至笞杖、各同出全罪之法、故云、出罪者各如之、假有囚犯一年
徒坐、官司故入至加役流、卽「從」（徒ナ）一年、至三年是剩入、二年徒罪、從徒三年入至三流、同比徒一年爲剩、加役流復
到二年、卽是剩五年徒坐、官司從加役流、出至徒一年、亦准此、卽斷罪失於入者、各減三等、失於出者、各減五等、若未決放、及放而

餘官案省不覺

唐律疏議問曰、有人本犯加役流、出爲一年徒坐、放而還獲減一等、合得何罪、答曰、全出加役流、官司合得全罪云々

還獲、若因自死、各聽減一等。即斷罪失於入者。上文故入者、各以全罪論。失於入者、各減三等。假有從笞失入百。(杖〔唐〕)於所剩罪上減三等。若入至徒一年、即同入全罪之法。於徒上減三等、合杖八十之類。失於出者、各減五等。假有從失出死罪者、減五等、合徒一年半。失出加役流亦准此。三流同爲一減。減五等、合徒一年之類。若未決放。○(者、〔唐〕)謂、故入及失入死罪及杖罪未決、其故出及失出死罪以下、未放及已放而更獲、若因自死、但使因死、不問死由、各聽減一等。謂、於故出入及失出入上、各聽減一等。即別使推事、通狀失情者、各又減二等。所司已承誤斷訖者、即從失出入法。雖有出入、於決罰不異。者〔唐〕勿論。謂(言カ)、別使推事、謂、充使別推覆者。通狀失情、謂不得本情、或出或入。各又減二等、失入者於失入減三等上又減二等。若失出者、於失出減五等上、又各減二等。所司已承誤斷訖、謂、曹司承誤通之狀、已依斷訖、即從失出入法、謂、皆從在曹司出入法科之。並同減五等三等之例。若未決放、及放而還獲、若因自死、各聽減一等。其所司承誤、已斷訖者、曹司同餘官案省不覺法。雖有出入、於決罪不異。假有官戶「家人」(部曲〔唐〕)官私奴婢、本犯合徒三年、斷入流罪、或從三流之法、科徒三年、各止加杖二百、刑名雖有出入、加杖數即不殊者無罪。故云、於決罰不異者勿論。若有人本犯加役流、出爲一年徒坐、放而還獲減一等、合徒三五〔律〕年、全出加役流、官司合得全罪。放而還獲減一等、合徒三年、今從加役流、出爲一年徒坐、計有五年剩罪、放而還獲減一等、若依徒法減一等、仍合四年半徒、既是剩罪、不可重於全出之坐、舉重明輕、止合三年徒罪。

公式令云、官人判事、案成自覺不盡者、聽舉牒追改。

獄令云、犯罪貲財入官者、若緣坐得免、謂、依律、反逆之人、父子沒官、即年八十及篤疾並免是也。若有別勅不及緣坐者、亦同也。或依律不坐、謂、兄弟之子、依律不坐也。各計分法還之、謂、依律、准戶內應分人多少、人別得准一子分法、留還。假有一人年八十、有三男十孫、一孫反逆、或一男見在者、依令作三男分法、添老者一人、即爲四分。若三男俱死、唯有十孫者、依令諸于均分、老人共十孫爲十一分、每留一分、與老者是也。即別勅降罪從輕、謂、緣坐之人、降從輕法、假有勅云、謀反及大逆者斬、父子配遠流、祖孫兄弟、配徒之類也。物見在者亦還之、謂、未經分配、若已經分異者、不在還限也。其本罪不合緣坐、而別勅破家者、謂、假有犯謀大逆者、准律絞、即不合緣坐、而特科眞大逆之類也。破家者、貲財田宅、並皆沒入也。罪止及一房、謂、爲其罪惡元非眞犯故、唯破沒罪主一家、而不及緣座之人、其有共財異居者、唯沒別房之物、若同居共財者、亦得准諸子分法留還也。若受人寄借、及質物之屬、當時即有言請、券證分明者、此(皆カ)不在錄限。其有競財、官司未決者、依法撿按、謂、假有競財、判決之日、應罪人得

可宜（見定法）
之遺時遭水除
則屬法則伯

（者、隨即沒入、若應入他人者、依法還之、）

執憲履繩、務從折中法、（賊盜律文、）件文出此律初條疏文也、典言云、執憲之司平直為本、藝文類聚云、風俗通曰、云漢書云云、當先自正、然後可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玉篇、履力指反、履踐也、履猶行也、律疏骨鯁錄云、務從折中、漢書、貢禹傳曰、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无所折中、註云、微无也、折斷也、非孔子之言、則无以為中也、中音竹中反、

眞質玉帶、燒亡之間、已以紛失、爰法家判云、燒亡之間、騷動尤盛、何以非常之事、准尋常之法乎、然則不可謂不持守而所失之帶、夫罪疑從輕、古今通典、執憲履繩、務從折中、以此論之、不可報償者、為顯折中之義、載勘答之文、

反經制宜、動不為已者、將從寬恕、无拘文法、（貞式格、有交替官人至任部、）（為之謂闕者帶以上獨時以下也（此傍書サ本无））易繫辭（周易第八繫辭下、）云、巽以行權、注云權反經而合道、女合乎巽順、而後□□□□□可以行權、又云、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注云、隨隨時宜也、服牛乘馬、隨物所之、各得其宜、正義云、巽以行權者、巽順也、既能順時合宜、故可以行權也、若不能順時變、不可以行權、又云、服牛乘馬、至取諸隨、此九章之第三也、隨時宜、今服用其牛、乘駕其馬、服牛以引重、乘馬以致遠、是人之所用、各得宜故取諸隨也、案、此事類有九、故云、九事之第三、　後漢書傳第十八（桓譚遷衍）云、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

劉文ー睦足曰時制宜矣私云此文不見朱邑傳而襲遂傳云無拘於臣以文法一切云云疑若此文歟

此行可見令他本不審之事不書之

功者、權之所貴也、注云、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謂之權、所謂反經合義者、在衍傳、(衍論明權)

劉子曰、權者反於經而合於道、(人イサ)反於義而合於理、(後有善〔新〕)注曰、經常也、漢書、江充曰、因變制宜、

文選長楊賦云、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爲身、漢書循吏傳云、每拘臣以文法、朱邑傳、

件格文、出(國カサ)天長元年八月廿日、擇良吏格也、(三代格七一右)或國司依便宜、百姓地立郡院、爰法家判云、國司所行、專爲公家也、所謂反經制宜、勤不爲己之類也、又父(合カサ)之所負、徵不知情妻子、一切禁斷、而負官物之人、身死去之代、寄勘具在所由之處、判云、依反經出宜之格文、於令(全サ)寄勘不見其妨者、爲令見格意、載此文等、自餘之事、准而可知、

鄙俚之人不閑法式、詐僞律云、詐教誘人、使犯法條、夫「法者」(金科玉條〔格〕)不可用之、於疣(瘬サ)原之俗、草緣艾韠不能施之、於僕對之人、延格序在文書官部、

畫指爲記、戶令云、弃妻「妾」(皆サ)夫「文」(手サ)書弃之、若不「知」(解二字无サノイ)「令」書、畫指爲記者、署犯畫指出於此、又見嫁娶部、

義絕、上弃妻條下文云、妻雖有弃狀、有三不去、即犯義絕、不拘此令者、義絕之文、出於此條、戶婚律云、夫妻義合、義絕即離、名例律云、婦人犯夫、及與夫家義絕、并夫在被出、並得以子蔭者、爲母子无絕道故者、祖子之間不聞此(无サイ)法、而人或以爲父子之事也、可謂非間、在嫁娶部、

娶部

不理狀、公式令云、訴訟皆從下始、斷訖訴人不服欲上訴者、請不理狀、以次上陳者、不理狀文且也、爲訴訟也、而又爲父子間事、「未」(來サ)得其意耳、具可見訴訟部、

不理、日本紀二十五讀云、已「爾」(登和カサ)ラ爪

宄說文云姦也外爲盜內爲宄

方寸（鬪訟律云、拔髮方寸、以上杖八十者、方寸之文、出於此律、俗人以傷損稱方寸者「說」（誤カ）也、在鬪亂部、）

參對（獄令云、應議請減者、犯公坐流私罪徒、責保參對者、謂人位蔭有參對法、而世之或人、以爲犯過之輩、寬恕之時、被令參對也、時之行事、又爲犯人被下參對宣旨、所謂臨時之斷、不可爲比之者、但事情准此法歟、在禁法部、）

盜賊義

捕亡令云、有盜賊及被傷殺者、即告隨近官司坊里、若賊在甲界、而傷盜乙界、官司對共追捕、義解云、謂、依律、盜賊者猶云盜、以其有所賊害、故曰盜賊、即強竊等也、說者云、盜賊、強盜、竊盜之賊也、

右盜之賊、爲一事文、

賊盜

賊盜、疏云、賊盜律者、魏文侯時、里（李カ）悝首制法經、有盜法賊法、後周爲刧盜律、復有賊叛律、隋開皇（合カ）令爲賊盜律、捕亡令初條云、欲入寇賊者、經隨近官司申牒、說者云、欲入寇賊者、入賊地并蕃國、並閑（寇玉候反、尚書、寇賊姦宄、禮鄭集解曰、寇群行攻劫者也、又八改云、「□」（四カ）司寇、孔安國曰、主寇害使无從也、說文、寇暴也、從攴從完、在支部、支匹角起卜二反、從又從卜、）唐律十六ノ一右擅與律云、擅發兵廿人以上杖一百（十〔唐〕）、（徒一年〔唐〕）其寇賊卒來、欲有攻襲、即（竊〔城屯〕〔唐〕）反叛、若賊有內應、急須兵者得便調發、

鬪訟律云、強盜及殺人、賊發被害之家、及同伍即告其主司、說者云、殺人賊者殺、家人奴等者、

案賊殘仁義者字是通謂殘害見竊何不敎謂之害見斷罪不盗謂之詐部今稱盗賊者强盗竊盗盗賊者稱賊盗者敎盗賊者致人却□之賊并盗賊也

比竊盗減二等、見張之、

獄令云、十三右告言人罪、非謀叛以上者、皆令三審、若事有切害者、不在此例注云、切害、謂敎人、賊盗、逃亡之類、義解云、賊者刼囚之類、

一賊一　盗一　逃亡一

說者云、敎人、

右賊與盗爲二事文、

私案、或盗之賊、或賊與盗、各隨文體、當知義理、格條所謂行大盗賊、是犯盗之輩、放決之者也、如此之類、爲辨其情、聊載上件本條、又海上犯盗謂之海賊「是也」凡厥犯法、通以稱賊、强竊盗之賊、反叛等之賊是也、賊字、東宮切韻、陸法言云、昨賊反、害憲之敗也、案、賊殘敗仁義也、釋氏曰、竊也、殘害也、韓知十云、羅敗、武玄之云、偷也、薛峋云、蝗名、麻果云、害物曰賊、爾雅虫食苗節曰賊、王仁的云、大盗被、尙丘之、敎人不忌也、孫細云、從力從戈具、孔注尙書、敎人曰賊、韓詩、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沙門淸徹云、盗刼、今案論語、慢令致期謂之賊、孔子曰、與民无信而虛剋期也、漁父庄子析交離親々謂之賊、盗字、玉、徒到反、毛詩、君子信盗、傳曰、盗逃也、巧言鄭箋或云、盗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賊者窮諸盗是也、文十八年韓詩、盗譏也、左氏傳、竊賄爲盗也、哀四年穀梁傳、春秋有三盗、微殺大夫謂之盗、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盗、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

謂之盜也、國語、返(洙ヵ)末專刻(禾ヵ)、韓謂之盜、說文、私利賊物也、從以欲得、

四者盜也、在四部、

非常之斷、人主專之、(名例律、除名條、疏文云、如特奉鴻恩、總蒙原放、非常之斷、人主專之、獄令、犯流以下條、義解文、引件疏文、)私問、罪輕重從勅斷乎、答、考課令云、官人犯罪、勅斷有輕重者、皆依勅斷附殿、義解云、謂、官人犯罪、本罪成殿、而勅斷或輕或重者、皆依勅斷計殿降考者、輕重任叡慮、問、刑疑附輕重、聖人所誡、而何輕重任意乎、若可諫諍哉、答、職員令、太政官條云、大納言三人(四〔令〕)掌獻替、義解云、謂、納言王者喉舌之官也、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替〔令〕)、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上六十一同)臣獻其可、以替其否也者、顯輕重任意之文、表帝皐恣法之理也、然而置喉舌之官、設獻替之職、王者縱雖好重罰、臣不讀可從輕科、近則式部史生山邊履道、摺損擬文章生及第詩、進過狀、爰雖尋問其摺損本意、而經三度拷、遂申非實犯之由、依拷滿不承伏可原免乎、爲當就彼未拷以前、可進過狀、猶可罪者乎、法家斷云、拷滿不承「伏(无ヵ)、」取保可放者、而醍醐帝推而欲斷、貞信公事爭不令斷、忠臣之諫、聖從之、(事具拷棟部、)

故入人罪、

鬪訟律云、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官司。爲(受而〔唐〕)理者、以故入人罪論、
(唐律廿五ノ廿六)
詐僞律、有詐病條云、若實病死及傷、不以實驗(者〔唐〕)。以故入人罪論、

唐律十九ノ十三右
斷獄律、須依所告狀鞫條云、若於本狀之外、別求他〔唐〕犯罪者、以故入人罪論、已上文、一部律之中所見、問、以何條為故入人罪本條乎、答、斷獄律云、官司入人罪者、若〔唐〕為入全罪、以全罪論、問、此條只稱入人罪、已无故字、如何、答、入字之上、雖无故字、即注文云、故增減情狀云々、又疏文云、故從徒入流、「之」（又云カサ）故入至加役流之下、（上文）疏云、故入者各以全罪論之、故入及失入死罪及杖罪、此等故入文也、又鞫獄者、條釋宗云、（字イ）故入全罪、依全罪科之、「人之」（衍カサ）同下條、官司入人罪之罪、入者斷罪畢乃科、未知此條不待（〔失カサ〕）斷罪而得入人罪論、答、此當條之義耳、私思文之以故入人罪論者、然則未決者減一等科之、案、官「符」（衍カサ）司入人罪「條」（各サ）未決放聽減一等之、取彼義「可」（所イサ）未（本マヽ或恐注文歟）釋之設

出入人罪

唐律廿六ノ廿左二
雜律市司評物價條云、其為罪人評贓、不實致罪、有出入者、以出入人罪論、

唐律三十ノ十八左
斷獄律縱死罪囚條之、（云カサ）若稽留使不得減者、以入人罪、「故吏論減一等」（イ本提頭）、

右二條入罪之文、（衍カサ）司以官司入人罪條、可為本條、何者、彼文云、即斷罪失於入、各減三等、失於出者、各減五等、所司已承誤（〔唐斷獄律〕）設斷訖「者」（无）、即從失出入、法雖有出入、於決罪不異者、勿論之故也、

折中以下文等、為顯（指サ）損意所抄入也、凡斷罪之道、尋情為本、犯過難決之色為疑罪、徵贖銅、爭訟難定之類、依折中均損益、若夫可存公益之事、又異尋常手懷之法、所謂以贓入罪

之罪、負物无辨之者、尋流死之犯人、非可徴其贓物、就不知之所申、非可責其借物、至于
私物、雖用此法、准於官物、別有「其」(无ヵ)議、或立免死逢赦之例、或設反經制宜之條、能存此
意、即可決斷、世俗說設之案、略示大概耳、

弘刑格云、應改申死罪期限事、右太政官去延暦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不可」(格十二无)下刑部省符偁、得
省解偁、斷決囚徒令有正文、順時肅殺不可虧違、今(全ヵ)檢承前行事、或過秋分節延入立春、或輕
罪之、徒禁經歲月、是既乖法式、都无准的、望請依令條、流罪者不待時以且斷申、其死罪者
悉〔格十二廿五〕亦待年終斷申、謹請處分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者、今被右大臣宣偁、奉勅、於行大辟、秋
冬无妨、而頃年有司(者ヵ)必至于年終乃奏、刑書施行之後、計其行程、合(令ヵ)入春月以到遠國、宜自
今以後十月初斷奏訖、但始自十一月一日至「于」(格无 廿五有)十二月十日、常行祭事、不得令京官此限
內決戮刑、

弘仁六年十一月廿日〔格十二、本書廿五〕

貞彈格云、應(刻ヵ)錄犯罪人貫屬移送事、右得刑部省解偁、案公式令、奏彈式云、親王及五位以上有
犯、應須糺彈、而未審實者、並據狀勘問、不須推栲、委知事由、大者奏彈、訖留臺爲案、非應
奏、及六位以下、並糺移所司推判、義解曰、糺移所司推判、謂應斷罪之司也、案獄令云、衞府糺
捉罪人、非貫屬京者、皆送刑部省、明貫屬京者、送於京職、其彈正糺送罪人、各須准此、故

延喜廿年橘澄清爲参議左大辨見補任

云、糺移所司者、今案之、犯罪人須依彼本貫、京人送京職、外國人送刑部省、而彈正臺所移、違
犯人、不明其貫屬、同稱有臺式、彼此執論、既致延引、望請蒙官裁、以爲（之〔格〕）長例者、今案、彈例云、
彈官人及雜色人者、具錄犯狀、移刑部省、令斷罪者、右大臣宣、京人（例イ）罪、依法移（省サ）京職、可令斷、
然而（之〔格〕）彈正臺、元來移刑部省、行來年久、何輙改慢、仍須仰下彼省、據舊令斷者、自今以後記貫
屬移定

嘉祥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格十二〕

應令左右撿非違使府生、將領罪人移送刑部省事、
右左大辨橘朝臣澄淸傳宣、右大臣宣、彼省去七月五日解偁、配流之日、撿非違使率罪人等問（向イ）省
之例、其來尚矣、近則延喜十八年六月廿日、左府生國（下文六百九十六頁）恒世、右府生竹田貞主、率罪人林勝「共」（无サ）等、
就牒版進之、而去年十月廿五日、差看督長送罪人等、因茲停止彼日之務、其後于今未有還
向、望請、被召仰撿非違使、依例令進者、今依彼省貞觀七年之例行、不得違越者、延喜廿年
十月二日、右大史奏（秦サノイ）貞興奉、別當宣（以下見西宮記）偁、依盜竊之犯、入徒役之輩、貞觀以往移刑部省、任法斷
定、乃是先定罪名、次及決配者也、爰貞觀以後、別當直着鈦配役所、須條犯狀同存恒規、而頃
年至于着鈦之日、只注（唯〔西〕）服辨之由、雖顯本贓、无指（指サ）役限、臨于役「限」（西无）畢之期、欲從原放之時、追
准彼贓、更明其限、非只招先後倒錯之謗、兼亦致憲法乖謬之咎、縱有行來、何无改張、自今

「而後、」（「以後〔西〕）全守朝章、著鈦之前、悛注犯贓徒年之數、原免之處、偏載限滿役畢之狀、然則長書（著カサ）䇲〔西〕一孔之理、將叶三典之義者、〔西宮記成勘文事〕

長德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左衞門權佐惟宗朝臣允亮奉

進過狀事

牒、今月十日、刑部使仕丁、檜前國總來仰云、依權佐藤原朝臣清澄不令向、追蒙府司者、于時尉不在、而綾雄猶進諸國養物、令百姓等件國總拮禁、并皆（背サ）成庇二處、一處方一寸、一處方五分（寸ヵ）、聊變多、事是最實也、更无避罪、仍進過狀以牒、

天長七年二月廿五日　少志從七位上秋篠朝臣綾雄牒

右衞門府移刑部省

過狀一枚（者イ）

右省今月廿五日仰云、少志秋篠綾雄犯罪之由、早勘申者、仍推問彼身、申云、事此（是カサ）實者、府責過（狀脫カサ）。移送以移、

天長七年二月廿五日　少志從八位上大春日朝臣亮庭（高一本サ）

官人出本司過狀作牒例、

問、依犯被問之者、雖有辨申之旨、强被責過狀、若理可然哉、

答、考課令云、官人有犯私罪事中、公罪下々、並解見任、奪當年祿、注云、本犯不至除解、而特除解者不徵、又云、官人犯罪、勅斷有輕重者、皆依勅附殿、若本犯不成殿、勅令附考者、依本犯附考、義解云、謂、本犯不至殿者也、假令官人犯罪、應杖九十、而勅決杖一百者、猶依贖銅九斤附考、非常之斷、人主專之、輕重之科難避、問、刑疑附輕、先哲所誡、似可有事議、何推譴責哉、

答、彈正式云、臺糺彈不當者、即有得彈之官、臺强不論、合不、愼須受彈者、彼彈正之彈、準不論、合不、況人主之斷何論輕重、

問、然者依不進過狀、可當何罪哉、或云、違勅之足叶其法乎、

答、違勅之科、是徒二年也、職制律、所謂被詔書有所施行、而違者條是也、但至于不從勅命、不進過狀、頗涉不恭詔命、无人臣禮、罪當絞刑、然入唐被問之犯、若可輕罪、量以可進過狀、更不可招重科、如此之事須隨形勢、律疏表云、輕重失序、則繫之以存亡寬猛乖方則諧之以得喪者、聖明之居、何行非法、喉舌之官、稅「酒」獻可、

問、上符理有不書、亦聽執申者、猶可奏聞所執之宜歟、

答、至于稱上符理不書、公式令、下司申解條、說者云、問、詔勅皆約不、答、於詔勅、可依上條、詔勅宣行也、彼上條者、詔勅文字脫誤之類、此當條者、上符事理不盡之類、彼等誤失之事、有便執奏、此偏非常之斷、无方對捍、

故移下公式令有年月日錄位姓名卿位姓十字

內外諸司報答

寬弘二年九月六日勘ニ問右衛門志林重親ニ之場有ニ此事ー、仍成ニ問答ー、論ニ決其理ー、事見ニ追捕部ー、（或）

彈正臺問 齊衡二年閏四月十四日

一巡撿重中曰、職司觸事有レ怠、即加ニ勘當ー、服辨已了、一臺式云、（彈正式十八左）辨官有レ犯、擧ニ辨官名ー喚レ之

者、假令辨官軍事有レ怠、加ニ勘當ー承服耳、

以前有司等隨レ怠、須レ責ニ過狀ー、未レ書ニ其式ー「尤」也、示ニ條件ー書之樣謹問、

明法博士讃岐朝臣永直答

（十二右）

答、公式令移式云、刑部省移ニ刑部省ー、其事云云、故移、「相ニ移式內外諸司ー、非ニ相管隷ー者皆爲レ移、若（年月日錄位姓名卿位姓右八省サ）

因レ事管レ右入右八省相移、式內外諸司、非ニ相管隷ー者、皆爲レ移、若因レ事管隷者、以レ以代レ故者、據ニ撿ニ（以上十九字衍ナ）

此文、彈正京職、非ニ相管隷ー、須レ依ニ公事ー進ニ臺過狀ー、「以」皆爲レ移文、（但依ニ糺彈事ー所レ進過狀、可レ條以レ移爲レ肋レ謂因レ事管隷者故也、）其於ニ

辨官ー進ニ臺過狀ー、未レ見ニ樣式ー、但同式云、其僧綱與ニ諸司ー相報、亦准ニ此式ー以レ移代レ牒、署レ名准レ省、注（三〔令作注文〕）

云、僧綱亦同者、凡內外諸司、應ニ相報答ー、法令无レ文者、准レ此爲レ牒、理得ニ適中ー、以レ此而言、辨官依レ

犯、進ニ臺過狀ー、亦宜レ爲レ牒與、「舊記云、省（官歟）與ニ判事ー相報之事、爲レ牒同義也、

（十二右）

謀反罪發覺、斷ニ其罪ー之間、犯人忽入ニ道統ー、可レ科ニ本罪ー否、

右撿ニ僧尼令ー云、僧尼有レ犯、准ニ格律ー合ニ徒年以上者還俗ー、許下以ニ告牒ー當中徒一年上、（名例十一右）義解云、徒年以上

者、死罪以下也、告牒者、僧尼得度公驗也、依レ律、雜犯死罪者除レ名、即知僧尼犯ニ死罪ー者、亦先還俗、

朝野群載十一名例律云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注云謂非應累者唯條其狀不累輕以加重

然後處死者。據撿此文、未犯罪前入道之人、犯死罪者、先令還俗、可科其罪、況謀反罪發覺之後、斷其罪間、入道之人、至于還俗、可无（相脫カ）疑似、但科罪之事可有處分、

（義サノイ）安和二年四月四日、依左大丞（師尹）消息勘送、外帥（高明）被入道之間事也、明法博士惟宗朝臣公方

登美直名問〔承和七年五月三日大判事讃岐永直答〕

一甲、承和元年犯罪。當罪、又二年犯罪解官、依格宜久然解官不奪位、但恩勅本官畢、而元年犯罪、至三年事發、今疑依後元年罪、可官當解任哉（ト官歟）、

一名例律云、二罪以上俱〔唐律、朝野群載十一〕發、以重者論。若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罪後發、其輕若等勿論、重者更〔唐〕〔ト等者須從一斷〔唐〕〕◦論之、通計前罪、以充後數、據撿此文、後發之罪輕於前罪、及等者不可更論、若後罪重者、通計前罪、以所剩令論科、

勘（无イ）申證曰清海吉則、罪之人（八カ）雀部三枝丸、秦有世等、令可為證人乎、又雖不指實事、依云云

放「々」決八罪以否由事

右被別當宣偁、候人清海吉則、指申致害刑部時永也、其指申八、省部三枝丸、秦有世、菅野山女〔下文〕小丸、朝原基相等中、小女丸、基相、其身逃亡、三枝丸、有世、是時永之主、小野春樹舅、熊野春主之後者也、以件三枝丸等、可為證人乎〔諸應議請減、若年七十〔唐〕〕、又雖〔訊〔唐〕〕不指事實、依〔唐〔无〕〕言教々次八罪、以否宣勘申其由者〔違者以故失論 若證不足告者不反坐〔唐〕〕、撿〔唐律廿九ノ六右〕斷獄律云、「七位」以上。者、並不令拷訊、皆據衆證、「々」定罪。其於律得相容隱、即。八十以上、〔年〔唐〕〕〔「十五以下及廢疾〔唐〕〕

從者可爲證分

見此依云々可決罪事

物受

十歳以下及篤疾、「々」皆不得令其爲證、違者減罪人罪三等、注云、其於律得相容隱、「名例六ノ九左 謂同居若大功〔唐名例〕「三等」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唐〕无 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及家人奴婢、得爲主隱、其八十以上、十歳以下、及篤疾以其不堪加刑、故並不計許〔唐〕爲證、鬪訟律云、唐律廿四ノ十一右 告人罪、皆須明注年月指陳實事、不得稱疑、違者笞卌、五十〔唐律〕。即被殺被盜者、忽不得稱疑、「官司受而爲理者、減所告罪一等、〔唐〕雖虛皆不及坐者、反〔唐道〕據此等文、於避證人、明立其限、除此之外、无妨取用、今三枝丸等、既非可避之色、然則於爲證人、不見其疑、但定罪之道、慥得實事、然後可決、依云々放々、難可決入罪、仍勘申如件、

延喜廿一年七月四日　　左衛門少尉伴高成 公方草與

撿非違使移刑部省

禁送犯罪人事　貫屬年紀具前奏狀

織部司物受滋生宿禰峰良

右撿案內、件峰良幷津守連梶取、酒井乙麿、下村主白子等犯狀、使局、以去貞觀二年閏十月八日勘奏已畢、即具奏給辨官、下省亦畢、而有稱事、不盡返上、遂依无失錯、亦更返下、仍禁送峰良身如件、但白子以同三年正月廿七日、其身死亡、梶取乙麿等、其犯會於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恩詔、仍從放免、不勞禁送、令錄事狀移送如件、移到准狀、故移、

貞觀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正六位下行左衛門少志讃岐朝臣時人

正六位上行右衛門大尉藤原朝臣好行

件移文、爲見移送之例所載也、或進勘奏、或直移送、共无難、何者、式云、盜人停移刑部省、者可移之由、見此式也、

撿非違使

合犯罪人肆人

織部司物受滋生宿禰峰良年參拾貳河内國澁河部人從六位下同春山男

中宮職舍人大初位下津守連梶取年參拾參攝津國西城（成カサ）部人從七位下春繼男

酒井乙麻呂年參拾一大隅國桑原郡人

下村主白子年參拾肆山城國綴喜郡人

右目錄

一織部司物受滋生宿禰峰良犯狀事

犯用米陸拾斛參斗

充直長年錢捌拾肆貫佰貳拾文

准贓布壹佰參拾陸端貳丈以五丈二尺爲端、

右織部司今年二月七日移書偁、件峰良、奸耨司、天安二年大粮米之內、度々受盜民部廩院米六

一升直錢十四文

拾斛三斗、仍責過狀、制日記移送者、使等熟加覆問、峰良移受取犯用之過、承伏已畢、

一中宮職舍人大初位下津守連梶取犯狀事

鬪以他物打傷妃永峰狀

右酒部家子、今年八月十四日愁狀云、以今日酉尅許、東市油𡓳間、件梶取執永峰髮打伏、以他物打損者、使等熟加勘問、梶取與永峰相鬪、即以他物打損、永峰之意、承伏已畢、

一酒井乙麻呂犯狀事

一本云此間落丁古本卷物ニテ如此ライ紙有リ

右時實亭子院御厩舍人也、而今年三月十九日、主馬署舍人秦吉繼、爲彼院御厩舍人等以他物被打損也者、使等撿吉繼疵、左頰二分、并唇三分、被打傷見血、又左腋下八分、被傷見血、自餘處々有被打腫、而間同月廿日、自彼院被出件時實、仍使等勘問事由、時實鬪以他物、打傷吉繼之由、進伏辨過狀已畢、

白丁縣犬養永基年三十三 左京二條二坊(房サ)戸主正六位下縣犬養宿禰房實男者

右今年三月七日、左兵衛道吉常進愁狀云、吉常去年十月廿六日、被府使罷向伯耆國、而間「件」永基婚吉常妻國仁町者、仁町進申文云、已夫吉常被差府使罷去伯耆國之間、今年正月二日夜半、件永基切破板垣入來寢所、強婚實也者、使等勘問永基、強奸吉常妻仁町之由、

進二伏辨過狀一已畢、
以前獄囚等罪狀、勘申如レ件、
延喜十六年七月三日
右衛門府生竹田貞主通（道ヵ）守峯成　上文六百八十八頁
權少志錦春蔭
少尉藤原忠見
權佐橘朝臣公佐
左衛門府生國　上文六百八十八頁　恒世
高志常直
大志伴高成　仲ヵ
權少尉源中正
東市正兼大尉當世基宗
權佐兼春宮大進平朝臣伊宗
別當參議右衛門督兼近江守源朝臣當時

王法論謂金光明最勝王經王法正法論品

天衆皆歡喜　共護二於人王一　衆星依レ位行　日月无レ乖レ度　和風常應レ節　甘雨順時行

苗實比善成（皆成善〔經〕）　人无飢饉者　一切諸天衆　充滿於自宮　見（是〔經〕）故汝人王　已（忘〔經〕）身弘正法

余業學章條、職居廷尉、叨以愚昧之質、恐乖糺彈之方、仍爲備忽忘、聊抄管見、即載王法論之敎、更爲弄法舞文之誡、願依釋尊最勝之理、令（縱イ）法獄吏生善之緣、

白氏文集策林、也（止〔白〕）獄措刑、在富而敎之、臣聞、仲尼之訓。既矣而（也〔白〕）後富之、既富矣而後敎之、管子亦云、倉稟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後食足財豐、而後禮敎所由興也、禮行敎立、而後刑罰所（由〔白〕）申措也、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元サ）龜、臣請、以前事明之、當周成康之時、天下當（白〔白〕）壽人知恥格、故囹圄空虛、四十餘年、當漢文景之時、節用勸農、海内殷實、人云愛不犯刑法、故每歲決獄、漢（僅サ）至四百「歲」（无サ）及我太宗之朝、勤儉化人、人用富庶、加以德敎致于昇平、故一歲斷刑不滿三十、雖則明聖（愼〔白〕）。刑、賢良恤獄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生厚德正而寡過也〔白〕。當桀紂之時、暴征鐩斂、萬姓窮苦、有恐无恥、姦宄並興、故是時也、比屋可戮、及秦之時、原（厚賦〔白〕）賊以竭人財、遠役以殫人力、力殫財竭、盡爲竊賊（寇〔白〕）、群盜滿山、赭衣塞路、故（富〔白〕）每歲斷罪數至十萬、雖（雖歟）則暴君淫亂、吏姦（姦吏〔白〕）弄法之所致也、此下白氏文集有二百二十六字。欲端影於表、澄流於源、則在乎當其〔白〕无人、崇其敎、開其廉恥之路、塞（刑〔白〕）其窮濫（寃〔白〕）之内（門〔白〕）、使人内樂其生、外畏其罪、則必「犯」過犯自省、刑罰〔白〕措自橫、（以下白紙文集有三十六字）

政事要略卷八十一

政事要畧第八十二 糺彈雜事二

罪名幷贖銅八虐六議事 議貴通貴見此中、

議請減贖事 有減應備事在此中、付出、殘疾廢疾篤疾等事、過失疑罪意在贖中、

用蔭事

等親事 付出、僧尼師弟准等親幷相盜事、堂兄親兄事、

○罪名幷贖銀八虐六議事 議貴通貴(貴タサ)見此中、

名例律

笞罪五 笞十贖銅一斤、笞廿贖銅二斤、笞卅贖銅三斤、笞卌贖銅四斤、笞五十贖銅五斤、

疏云(云〔唐〕)、笞者擊也、笞訓爲恥(又〔唐律〕)、言、人有小愆(愆〔唐〕)法須懲誡、徵加(故〔唐〕)捶撻以恥之、漢時笞則用竹、今(〔唐〕時則用)楚、故書曰、朴作教刑(云〔唐〕)、即其義也、笞擊之刑、刑之薄者也、隨時沿革、輕重不同、俱期無刑、義准(唯〔唐〕)必

唐、孝經援神契曰、聖人制五刑、以法五行、禮曰(云〔唐〕)、刑者侀也、一成(而〔唐〕)。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孝經

鉤命決曰、。致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其所由來尚矣、從笞十至五十、其數有五、故（刑者侀也、覓罪示終、然〔唐〕）

曰笞刑五、從杖之數亦准此、古答云、情(償サ)子書曰(云タサ)、斬人支軆、毀人肌膚、名之曰刑、凡生天地之（卜云〔唐〕）

間、莫不效(放イサ)陰陽以爲法、故在天爲五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大白、北方辰星、中央鎭星、

式目抄

日本紀纂疏上(百七十右)引疏議

古答

和名抄肺布久不久之肝岐毛腎無良止脾與古之膽伊

說文上恐脫疏云二字下徒罪流罪下並同

是也、在地爲五岳也、東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垣（恒サ）山、中岳嵩山是也、在陰陽爲五行也、金木火水土是也、在世爲五禮也、王、公、侯、伯、子、男是也、在人爲五臟也、肺（不久之）肝（支之）腎（牟頁止）脾（與之）已膽（伊）是也、故禮曰、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生長政罪不失於五、故以五爲數、又云、五刑（五カサ）、各刑配五方、笞者屬東方春、春者蠢動爲議、萬物蠢動、荊楚新成、所以細弱、其笞忽細、故配東方、又云、東主木、木主青、

楚朴（三禮圖悌云、楚朴長三尺、刑（刑サ）其本謂握中也、書云、朴作教刑、爲見補缺載之、）

杖罪五（杖六十贖銅六斤、杖七十贖銅七斤、杖八十贖銅八斤、杖九十贖銅九斤、杖一百贖銅十斤、）（云〔唐〕）

說文。杖者持也、而可以擊人者歟、家語曰、舜之事（云〔唐〕）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是（唐无）國語曰、薄刑（云〔唐〕）用鞭、朴書曰、鞭爲官刑（云〔唐〕）、馬（唐无）融曰、爲（原敷）辨（從〔唐〕）治官事者爲刑也、猶（已〔唐〕）今之杖刑。也（者〔唐〕〔纂元〕）、又蚩尤作五虐之刑、亦用鞭朴源、其濫觴所（爰サ）。來遠矣、漢景帝以笞者之死而笞未（旱サ）畢、改三百曰二百、二百（笞杖〔唐〕）曰一百、奕代沿流、曾微增損、受治隋室、以杖易鞭、今律云、累決杖笞者、不得過二百、蓋循漢制也、古答、杖者屬南方夏、荊楚長大、其杖亦大、故配南方、南方主火、火主赤、

徒罪五、（徒一年贖銅廿斤、徒一年半贖銅卅斤、徒二年贖銅卌斤、徒二年半贖銅五十斤、徒三年贖銅六十斤、）

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唐〕）（罪〔唐〕）。周禮曰（云〔唐〕）、其奴男子入于罪隷、又任之以事、寘以圜（圜〔唐〕）（圜イ）土而收教之、上罪三年而捨、中罪二年而

土牢

流者上恐脱古答云三字

金玉掌中抄廿三流配北方壬癸水取水流爲議

金玉掌中抄（廿四右）死屬中央戊巳土人之既死魂氣上於天骨肉下於地形容消盡謂之曰死中央是土葬於土故配中央

捨、下罪一年而捨、此並徒刑也、蓋始於周、古答云、徒者奴也、役同奴隷也、徒者屬西方、秋霜一降、百草萎黄、徒人役使辛苦、面目樵（焦カサ）黄、象（於〔金〕）。秋草、故配西方、西方主金、金色白、日役之野、夜乃收之、入土牢之中、名爲徒也、

流罪。〔律〕三近流贖銅一百斤、中流贖銅一百卅斤、遠流贖銅一百卌斤、

書曰、流宥五刑、（唐无）馬融曰、流放也、寬宥也、一曰、幼少、二曰、老耄、三曰、惷愚、謂不忍刑殺、宥之（云〔唐〕　墓同　式日抄二ノ十一右）于遠也、又曰、五流有宅、五宅立居、大罪投之四裔、或（或〔唐〕之〔唐〕）流。于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蓋始於唐（唐虞〔唐〕）、今之三流即其義也。（三〔唐〕）流者配北方、北方主水、東流更无□□□　流人骨（骸カサ）苦永擯他鄉、更无還邦（鄉カサ）之理、抄云、以三爲數者、效於三才也、天能施於三光、地能生長萬物、人能運（害）行、有種才智、故謂三才也、日本紀云、天地初判、陽神陰神共合生蛭兒、已雖（雖已〔紀〕）三歲、脚猶不立、故載（之〔紀〕）。於天磐櫲樟船、而順風放弃、此象流刑、

死罪二絞斬二死、贖銅各二百斤、

疏云、古先哲王、則天垂法、輔政助化、禁暴防姧、本欲生之、義期於（止〔唐〕）致、絞斬之坐、刑之極也、

死者魂氣皈（包〔唐〕）於天、形魂歸（於〔唐〕）於地、與萬化冥然、故鄭「玄」（唐无）注禮云、死者澌也、消盡爲澌「也、」（唐无）春秋元命苞云、黃帝斬蚩尤。涿鹿之野、禮云、公族有死罪、磬之于甸人、故知斬自軒轅（〔唐〕）、絞興周代也、「死者屬中央之主、死々之言澌也、以二（二〔唐〕）上（土サ）爲數者、法陰數也、陰主致罰、因而則（之、即〔唐〕）。古大辟之刑。也、（是〔唐〕　唐无）

剕刑剕刑宮刑刑尙書並作辟

百鍰下唐律有剕刑疑赦其罰惟倍非辟疑赦其罰倍差宮刑疑赦其罰六百鍰二十五字漢文帝云々按唐律出在上答刑下

日本紀云、素盞烏尊、自天而降、到於出雲簸之川上、即斬八岐大蛇、此象斬刑、

贖銅一斤　書曰（云〔唐〕）、金作贖刑、注曰、誤（云〔唐暴〕）而入罪、出金以贖之、甫侯訓夏贖刑（云〔唐〕）。墨辟疑赦、其罪（罰〔唐〕）百鍰。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注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晉律、應八議以上、皆留官收贖、勿髡鉗笞也、

金（今古〔唐〕）作贖刑、輕重異制、亦同（品目〔唐〕）區別、備有章程、不假（僚〔唐〕）勝條、无煩縷說、蓋始於夏也、漢文帝十三

年、大（太〔唐〕）倉令淳于（意〔唐〕）女緹縈上書、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帝悲其意、遂改宍（肉〔大〕）刑、當黥者髡鉗、

爲（叔令〔唐〕）城「旦」舂、當劓者（笞〔唐〕）三百、　日本紀云、素戔烏尊甚无道、不可以君臨宇宙、科罪過而使拔

髮、以贖其罪、亦曰、拔其手足之爪贖之、已而竟逐降焉、此贖罪移降、古答云、杖笞大小各別、

至贖銅一等、所謂五天之大律、不消鹿也、私案、尙書呂刑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正義云、六兩

曰鍰、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工記云、（戈矛〔注疏〕）。重三鋝、馬融云、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

俗儒云、鋝六兩爲「丁行」（一川〔注疏〕）、不知安所出耳、王肅云。廿四銖曰兩（十鋝〔唐〕兩十）、有半曰鋝、倍鋝曰舉、倍舉

曰鋝、鋝謂之鍰、然則鋝重六兩（錢鍰〔注疏〕）、亦不知兩者何（兩亥〔注疏〕）、鄭玄云、鋝稱輕重之名、今世東萊稱（代〔注疏〕）、或以大

半兩爲鈞、十鈞爲鐶、環重六兩、大半「鍰」鋝以同也（十但〔注〕）、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鍰、二鍰四鈞而

當一斤（十〔注疏〕）、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爲鋝、如鄭之言、一鍰之重（六兩多於〔注疏〕）「多」孔王所說（與〔注疏〕）、唯

按「一千」六銖耳、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爲黃金、此言黃鐵者（皆鐵〔注疏〕）、古者金錯銅鐵、總號爲金、

（今別之〔注疏〕）「鐵」別言之」以爲四名、此傳言「舜典傳言」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

以贓入罪本書五十九　令集解二十二（七左）同（十右）二十三（八右）三十一（十五右）金玉掌中抄（十六左）

銅、而傳或言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爲金、鐵耳。此既疑而取贖、案之、以銅爲金、明見此文、〔爲〔法疏〕〕〔罪〔法疏〕〕私問、笞十贖銅一斤者、今所疑者、若笞五六分兩數贖乎、答、犯罪時雖未老疾條疏云、計徒一年三百六十日、應贖者徵銅廿斤、即是一斤銅、折役一十八日、計餘役不滿十八日、徵銅不滿一斤、數既不滿、並宜從放、〔免〔唐〕〕又問、絞斬二死、贖銅各二百斤者、斬。絞輕、〔重歟〕而何贖銅一同乎、答、說者云、絞斬之。〔坐〔上文〕〕刑之極也、〔上〔國律〕〕鄭玄注禮云、死者澌也、消盡爲澌也者、死然之道何重何輕、贖銅无別、自以可知、問、獄令云、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令〕〕若犯惡逆以上、〔及家人奴婢殺主〔令〕〕者不拘此令云者、待時是輕、不待是重、輕重之別、於是揭焉也、答、名例律云、二死三流。〔各〔唐〕〕同爲一減者、絞斬无別、明見此文、贖銅之法、隨亦可知、問、彼名例律云、近流贖銅一百斤中流一百廿斤遠流一百卅斤者、〔卌サ〕〔贓〔唐名例〕〕三流之贖、每近中遠皆有等差、。〔流サ〕死異科、若依此文、贖銅之法、絞斬可異、答、同律云、以贖入罪、正贓見在者、還官主、已費用「入身」〔者〔唐〕〕死及配流勿徵者、科條之中流尤重、贖銅之法雖有分別、哀矜之恩已是一同、沒死是陰罪、以二爲數、彼一之數、專無輕重、仍則減罪之處、同爲一減、徵贖之時、又不差別歟、〔級ダサ〕同、〔罔カサ〕今以一減之法、何爲贖銅之證、流死已一同、贖銅可同、而流隨遠近異贖、死无等差同贖、未得其情、欲聞其理、答、贖銅无差別之疑、又是在杖笞之所、古答云、杖笞大小各別、至贖銅一等、所謂〔五〕丕天之大律、不消鹿也者、法制大概欲子細、依此可習、强不可疑、

五刑之中至無所損益載在唐律唯八虐作十惡爲異耳

苞包古作苞

八虐

古答云、虐魚却反、廣雅、虐惡也、(道也、カ)野王案、虐於(猶〔金澤律〕)暴害也、何者、豈尤作五虐之制、(刑歟)則是五刑及作五

虐也、五惡五逆也、五刑之中八虐尤切、虧損名教、毀(敦カ)裂冠冕、特標篇首、以爲(明誡〔唐〕)物議、其數「八者」(唐无)

甚虐者、事類有八、故稱八虐、(甚〔唐〕)「疏云、」漢制九章、雖並湮沒、其不道不敬(敬〔唐〕)之目見存源(原〔唐〕)、夫厥初、

蓋起諸漢(章〔唐〕)、案、梁陳之往(已〔唐〕)、略有其條、周齊雖具十條之名、而无十惡之目、開皇創制、始備此科、

酌於舊典(章〔唐〕)、數存於十、大業有造、復更刊除、十條之內、唯有(存〔唐〕)其八、自武德以來、仍尊(遵〔唐〕)開皇、无所

損益、今案、唐律有十惡之目、揩本朝八虐二條、八曰不睦、(本朝不義(敬ター)條、是第九也、)注云、謂謀殺及賣緦麻

已上親、毆(謂〔唐〕)告夫及大功以上(以上〔唐〕)尊長、小功尊屬者、此條約不道條也、何者毆告夫、已在彼條之故

也、十曰內亂、注云、姧小功親、父祖妾及與和者、此條約不孝條也、何者姧父祖妾、已在彼

條之故也、

一曰、謀反、 謂謀危國家、(謂臣下將圖逆節、而有無君之心、不敢指斥尊號、故託云國家、)

疏云、左傳云、天反時爲災、人反德爲(爲〔唐〕)亂、然王者居宸極之尊(至〔唐〕)、奉上天之寶命、同(包〔唐〕)二儀之覆載、

作兆庶之父母、爲子爲臣、惟忠惟孝、乃敢包藏凶慝、將起逆心、規反天常、悖「逆」(唐无)人理、故

曰謀反、

二曰、謀大逆、 謂謀毀山陵及宮闕、(謂有人獲罪於天、不知紀極、潛思釋憾、將圖不逞、遂起惡心、謀毀山陵及宮闕、)(金澤本律裏書) 疏云、此條之人干紀犯

背國從僞金澤本律引釋物記

不道金澤本律裏書引附釋揚書物記釋

蠱毒金澤本律裏書引律疏及張說厭魅引古答

此所引賊盜律文與本律異、唐鬪訟律諸毆傷妻者減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論

○逆道悖德、逆莫大焉、故曰大逆、「順〔唐〕

三曰、謀叛、「曰大逆」〔唐〕无 謂謀背國從僞、謂有人謀背本朝、將投蕃國、或欲翻城從僞、或欲以地外奔、

四曰、惡逆、謂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殺伯叔父母姑兄姉外祖父母夫夫之父母、毆謂毆擊、謀謂計謀、自伯叔以下、卽據殺訖、若謀而未殺、自當不道、○（之條〔唐〕）惡逆者常赦不免、決不待時、不道者會赦合原、唯止除名而已、以此爲別、故立制不同、金澤本律裏書 疏云、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嗣續妣祖、承奉不輕、梟獍其心、愛敬同盡、五服至親、自相屠戮、窮惡盡逆、絕棄人理、故曰惡逆、「因〔金澤〕」穴記〔金澤〕 其名曰〔唐、金澤〕主〔金澤〕 ○云、梟食已母鳥也、獍食母獸也、

五曰、不道、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唐〕 ○支解人、謂一家之中三人被殺、俱無死罪者、若三人之內、有一人合死、及於數家、各殺二人、唯合死刑、不入八虐、或殺一家三人、本條罪不至死、亦不入八虐、支解人者、謂殺人支解、亦據本罪合死者、造畜蠱毒、厭魅、謂造合成蠱、雖非造合、乃傳畜之、堪以害人者皆是、卽未成者不入八虐、厭魅者、其事多端、不可具述、皆謂邪俗陰行不軌、欲令前人疾苦及死者、若毆告及謀殺伯叔父、姑、兄姉、外祖父母、夫、夫之父母、謀殺伯叔等、殺訖卽入惡逆、今直言謀殺、不言故鬪殺、若故〔律〕鬪殺訖、亦入不道、舉謀殺未傷是輕、明故鬪已殺是重、輕重相明、理同八虐、殺四等以上尊長、依令、從祖伯叔父姑舅姨再從兄弟等是、及妻、〔金澤本律裏書〕附釋云、安忍殘背違正道、故曰不道、

律三右 賊盜律云、謀殺伯叔父姑兄姉者遠流、外祖父母夫「口父母」者皆斬、婦之祖父母イ 殺四等以上尊長者皆斬、五イ 殺妻者以凡人論、鬪訟律云、妻毆夫「者杖一百、」徒一年〔唐〕 八虐之中可有笞罪、何者、賊盜律云、造厭魅欲以殺人者、以謀殺論、減二等、又條云、尊長謀殺卑幼者、各依故殺罪減四等、卽案注文、從者減一等、及供養有闕者、〔唐〕 鬪訟律云、子孫「非」〔唐〕无 違犯教令「而殺徒二年、案之、造厭魅「殺」衍ナサ 欲以疾苦己

情理切害金澤本律裏書引古答

子孫者、憁從故殺、減八等、合笞卅一也、若爲他從、減一等、合笞卅一端、如之耳、自餘案而至杖笞物者多歟、今師同之、

六曰、大不敬、謂毀大社及盜大祀神御之物、乘輿服御物、神御物者、謂大幣者、大社神寶亦同、乘輿服御物者、謂主上服御之物、人主以天下爲家、乘輿巡幸不敢指斥尊號、故託乘輿以言之、本條註云、服通衾茵之屬、眞副等皆須監當之官、部分擬進、乃爲「神」(御〔律〕)物、盜及僞造神璽內印、神璽者、謂依合踐祚之日、中臣奏天神之壽詞、忌部上神璽之鏡劒、合和御藥誤不如本方、謂合和御藥、雖憑正方、中間錯謬、誤違本法者、及封題誤、謂依方合訖、封題有誤、若以丸爲散、應冷言熱之類、若造御膳誤犯食禁、營造御膳、須憑食經、而所司誤不依經、卽是不敬、御幸舟船、誤不牢固、帝王所之莫不肅幸、舟船既擬供御、故曰御幸舟船、工匠造船備盡心力、誤不牢固、卽入此條、但御幸舟船、以上三事、皆爲因誤得罪、設未進御、亦同八虐、如其故爲者、卽從謀反科罪、其監當官司、進法減科、不入不敬、指斥乘輿、情理切害、此謂情有觖望、發言謗毀、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若使無心怨天、唯欲誣構人罪、自依反坐之法、不入八虐之條、及對捍詔使、而無人臣之禮者、○(謂奉詔出使、宣布四方、有人對捍、不恭詔命、而無人臣之禮者〔律〕)詔使者奉詔定名、及令所司差遣者是、附釋云、禮者敬之本、敬者禮之輿、故禮運云、禮者君之柄、所以別嫌明微、考制度別仁義、責其所犯既大、皆无肅敬之心、故曰大不敬、

七曰、不孝、謂告言詛詈祖父母〔律〕父母○、本條、直云告祖父母○(父母〔律〕)、此注、兼云告言、文雖不同、其義一也、詛猶呪也、詈猶罵也、依本條、詛欲令死及疾苦○(者〔律〕)、皆以謀殺論、自當惡逆、唯詛求愛媚、始入此條、依賊○(盜イ)律、子孫於祖父母父母、求愛媚而厭呪者、徒二年、厭呪雖復同文、理乃詛輕厭重、但厭魅凡人、則入不道、若呪詛者不入八虐○(名〔唐〕)例云、其應入罪者、則擧輕以明重、然呪詛是輕、尚入不孝、厭魅是重、亦○(理〔唐〕)入此條、及祖父母○(父母〔律〕)在、別籍異財、謂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就養无方、出告反面、无自專之道、而有異財別籍、情無至孝之心、名義以之俱淪、情節於茲幷棄、稽之典禮、罪惡難容、二事既不相須、違者並當八虐、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居父母喪、身自嫁娶、皆謂首從得罪者、若其獨坐主婚、男女卽非不孝、所以稱身自嫁娶者、以明主婚不同八虐故也、其男夫居喪娶妾、合免所居一官、女子居喪爲妾、得減妻罪二等、並不入不孝、若作樂者、自作遣人等、樂者、謂擊鐘鼓、奏絲竹匏磬塤篪、歌舞散樂之類、釋服從吉、謂喪制未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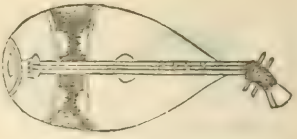
而在十三月之內、釋去縗衣、而着吉服者、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擧「哀、」(喪ナ)詐稱祖父母父母死、依禮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而問故、父母之喪、創巨尤切、聞即崩殞、擗踴號天、今乃匿不擧哀、或簡擇時日、者並是、詐稱祖父母父母死、謂祖父母父母見在、而詐稱死者、若先死而詐稱始死者非、其姧父祖妾、附釋云、善事父母曰孝、既有違犯、是名不孝、

初學記云、五經通義曰、八音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革皮也、金爲鐘、石爲磬、絲爲絲、(絃カサ)竹爲笙、(管サ)土爲壎、皮爲鼓、木爲柷敔、柷音祝、敔音故、又釋智近樂錄曰、金爲鐘鎛鐲鐃鐸、石爲磬、絲爲琴瑟箜篌箏筑琵琶、竹爲箎笛籥簫管、(簫サ)匏爲笙簧竽、土爲笛缶、革爲鼓、木爲柷敔、

國語曰、金羽、石尙角、瓦絲尙匏、土尙微、呂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綠サ)絲竹以行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替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樂之所集曰聲、聲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錦帶書云、八音、周禮云、播之以八音、金鐘也、漢書云、兌之音、石磬也、漢書云、乾之音、絲琴瑟也、漢書云、離之音、竹簫笛也、漢書云、震之音也、匏笙竽也、漢書云、艮(坤イサ)之音、土塤也、漢書云、坤之音也、革鼓也、漢書云、坎之音也、木柷敔也、漢書云、巽之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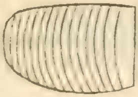
簫音軫小竹也
三禮圖

弘治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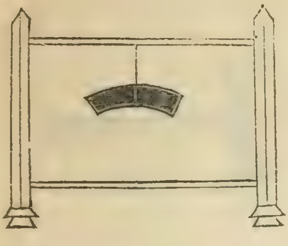


論語圖云絲（今案圖琵琶注絲）

論語圖號、簫此圖錦帯書竹注簫笛、今件簫簫、三禮圖爲見躰圖之、



三禮圖云、簫長尺四寸十四彄、頌簫長尺二寸十六彄、弘治格云、簫師二人、



雖无本圖、依文選錦帶書等注稱竹之中圖近俗之笛、

三禮圖第五云、笙十二管、論語圖注云、匏、五經通義注云、匏爲笙者、便知匏是笙之類矣、

又云、磬特縣　隻之士、磬无鐘下、天子之臣也、鄕飮酒曰、笙入堂下、磬南北面論曰、子擊磬於衛、皆無鐘正、謂但有磬者、非謂都无正、謂編十六枚者、取上有堵而已、言不成肆也、樂經曰、黃鐘磬二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即謂此大磬、

雅塤

又云、塤燒土爲之雅塤、其大々如鴈子、

頌塤

又云、頌塤大如鷄子、銳上平凡六孔、上一前二後二、周禮、笙師掌吹塤、

箎

又云、雅箎長尺四寸、翘長寸三分、圍自稱、凡九孔、頌箎尺二寸、周禮、笙師掌吹箎、爲知樂器之躰圖之、

散樂 散樂、野人之爲樂之善者也、見周禮注疏云、以其不在官之員內謂、

八曰、不義、　謂殺本主、本國守、見受業師、本主者、依令、親王及五位以上、得帳內資人、於所事之主、名爲本主、見受業師、謂見受經業大學國學者、私學亦同、若已成業者、雖先去學、並同、見受業師之例、吏卒殺本部五位已上官長、吏、謂史生使部、卒、謂防人衞士之類、其有殺本部五位以上官長、並入此條、及聞夫喪、匿不擧哀、若作樂、釋服從吉、及改嫁、夫者、妻之天也、恩義既隆、聞喪即須號慟、而有匿哀不擧、居喪作樂、釋服從吉、改嫁忘憂、皆是背禮違義、故俱爲八虐、其改嫁爲妾者非、　疏云、謂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此條、元非血屬、本止以義相從、背義乖仁、故曰不義「也、」十〔唐无〕

六議、古答云、謂應議之人則在六色、或分夜天黃、波廣潢〔唐〕或宿侍旒扆、曹〔唐〕或多才多藝、或立〔唐〕无事立功、簡在常〔唐〕帝心、勤勳サ書王府、若犯死罪、議定奏裁、皆取決宸衷、須〔唐〕官司不敢與奪、此「所」〔唐〕无謂重親賢敦故舊、賓サ尊貴、尚功「好」〔唐〕无能也、次此六議之人、以〔唐サ〕犯死罪、皆先奏請、議〔唐〕其所犯、故曰六議、八〔唐〕今案、唐律有八議之目、十八〔唐〕增本朝六議二條、七曰議勤、注云、謂有大勤勞、疏云、謂大將吏恪居官次、夙夜在公、若遠使絕域、經涉險難者、此條約議功條也、何者遠使絕域、經涉險難、在彼條之故也、八曰議賓、注云、謂承先代之後爲國賓者、疏云、書云、虞賓在位、群后德讓、詩曰、有客々々、亦白其馬、禮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昔武王討克〔唐〕商、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氏〔唐〕之後於宋、若今周後介公隋後鄰公、並爲國賓者「也、」〔唐〕无本朝律除此條也、是依本朝無公侯之號歟、周禮所謂八辟、則比八議也、且彼禮注也、

一曰、議親、謂皇親及皇帝五等以上親、義取下〔唐〕及太皇大后「宮」〔律〕无皇太后四等以上親、太皇大后者皇帝祖母也、皇太后者、皇帝母也、皇后三等以上親、疏云、內睦九族、外叶萬邦、布雨露之恩、篤親々之理、故曰議、故、議賢、議能、親議カサ

金澤本律裏書引釋私記古答疏

以三位爲貴家

議功、議貴、此等色明注及疏也、仍更不抄、

二曰、議故、謂故舊、（謂宿得侍見、特蒙接遇歷久者、）

三曰、議賢、謂有大德行、（謂賢人君子、言行可爲法則者、）

四曰、議能、謂大才藝、（謂能整軍旅、莅政事、鹽梅帝道、師範人倫者、）

〔唐律同〕勳功

五曰、議功、謂有大功勳、（謂能斬將搴旗、摧鋒萬里、或率衆歸化、寧濟一時、匡救艱難、若遠使絕域、涉險艱難者、）

六曰、議貴、謂三位以上、（戶令云、凡妻須有七出之狀條、義解云、謂、依律稱貴者、皆據三位以上、其五位以上、即爲通貴、名例律、五位以上妾犯非八虐條、疏云、五位以上是爲通貴、宮衛令初條義解云、謂、五位以上身貴、朱紫等條、七虐、又以三位爲貴家之由、見至要雜事雜、）

○議請減贖事、（有國忠備、在此部中、付出、殘疾、癈疾、篤疾等事、○過失殺罪意在贖中、〔上文〕）

名例律云、六議者、犯死罪、皆條所坐應議之狀、先奏請議、（議〔律〕）定奏裁、（此名議章、依令、於官集議、々定奏裁、「々」〔律〕无）者〔律〕「議」原情議罪、稱定刑之律、而不正決之、」（不正決者、謂奏狀之內、唯云、准犯依律、不敢正言絞斬、故云、不正決之、）流罪以下減一等、其犯八虐者不用此律、（流罪以下、犯狀既輕、所司減訖、自依常斷、其犯八虐者、死罪不得上請、流罪以下不得減罪、故云不用此律、）又云、應議者、祖父〔律〕母父母伯叔姑兄弟姊妹妻子姪孫、（此名請章、六議之人、除及姪孫以上入請、）「請謂」〔律〕无若五位及勳位四等以上、犯死罪者上請、（四位以下及勳四等以上、此等請之人犯死罪者並爲上請、）「請謂條」其所犯及應請之狀、正其刑名、奏請、」（謂條議其請人所犯應死之坐及應請之狀者、謂、應議者祖父母等、若五位及勳四等以上、應請之狀、正（其〔律〕）刑名者、謂、絞斬、請人所犯准律、合絞合斬、奏請聽勅、）流罪以下減一等、其犯八虐、殺人、○（監守內姦他妻姦、盜略人〔律亡〕）受財枉法者、不用此律、（流罪以下減一等者、謂以各依本法、若犯八虐及殺人者、謂故殺、鬭殺、謀殺等、殺訖不問首從、其監守內姦他妻妾、盜略人、受財枉法者、此等

請人、死罪不合上請、流罪以下不合減罪、故云、不用此律、其盜不得財、及竊盜未得、並從減法、

釋云、其盜不得財、謂竊盜不得財、是但會赦不免、盜者雖強盜、而不得財者所原、

又云、應議請減、及八位勳十二等以上、若官位勳位、得減者之父母妻子、犯流罪以下聽贖、此名贖章、應議請減者、謂議請減三章內人、亦有无官而入議請減者、故不云官、若應以官當者、自從官當法、議請。（減〔唐〕）以下人、身有官者、自從官當法、除免、不合留官取蔭收贖、其加役流、反逆緣坐流、謂緣（反〔律〕）反逆得流罪者、子孫犯過失流、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之類、而殺祖父母父母者、不孝流、謂告言祖父母父母者絞、從者流、及會赦猶流者、各不得減贖、除名配流如法、男夫犯此五流、假有一品以下及取蔭者、並不得減贖、除名「仍」〔唐无〕配流如法、三流俱役一年、稱加役流者。（役〔律〕）三年、家无兼丁者、依下條加杖免役、故云如法、注也「除名者、免居作、犯五流之人有官者、除名配流、免居作、即本罪不應流配、而特配者、雖无官亦免。（居〔律〕）作、」謂、有人本犯徒以下、及有蔭之人、本法不合配流、而貴情特配者、雖是无官之人、亦特免居作、其於二等以上尊長及外祖父母夫、夫之父母、犯過失殺傷應徒、若故毆人至廢疾應流、男夫犯盜、「謂、徒以上」注也及妻妾犯姦者、亦不得減贖、過失殺祖父母父母、已入五流、若傷。（即合徒罪、故云二等以上、其於等親尊長〔律〕、及外祖父母夫、夫之父母、犯過失殺及傷應合徒者、故毆人至廢疾應流、謂、特蔭合贖、故毆人至廢疾准犯應流者、男夫犯。（盜〔律〕）徒以上、謂、計盜罪至徒以上、強盜不得財亦同、及妻妾犯姦（者、〔律〕）並亦不得減贖、言亦者亦如五流不得減贖之義、「有官者各從除免官當法、」謂、男夫於盜守及八虐內盜者、並合除名、若男夫「凡」（犯〔唐〕）盜斷徒以上、及妻妾犯姦者、並合免官、其於二等以上尊長等、犯過失殺傷應徒、及故毆凡人至廢疾應流、並合官當、其五流除名配流、會降至徒已「下、」（上ヵ）有蔭應贖之色、更無配役之文、即有聽贖者、有不聽贖者、止如加役流、返逆緣座流、不孝流、此三流會降並聽收贖、其子孫犯過失流、雖會降亦不得贖、何者文云、於二等以上尊長、犯過失。（殺傷〔唐〕）應徒、不得減贖、此雖會降猶是過失應徒、故不合贖、其有官者自進除免官當之例、本法既不合例減、降後亦不合減科、其會赦猶流者、會降灼然不免、

古答云、問、八虐何色得贖、何色不得贖、答、案文云、有官者除名而已、唯有蔭者即有聽贖

者不聽贖者、其謀大逆謀叛、及僞造內印、若殺本主及見受業師、本國守、本部五位以上官長、式（此カサ）等從坐、（本條言、皆仍位者合遠流云、）若厭魅凡人、或求愛媚、「法於乘輿」（指斥乘輿、カサ）合和御藥、誤不如本方、及封題誤者、若造御膳、誤犯食禁、御幸舟船、誤不牢固、即被子孫蔭者、（謂呪求愛媚者、厭魅求愛者亦是、）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父母喪、匿不擧哀、詐（令ナ）稱祖父母父母死、姧父「母」（衍ナ）祖妾、及聞夫喪、匿不擧哀、若作樂、釋服從吉、及改嫁、此等合贖、其毆祖父母父母夫、及謀殺曾祖父母伯叔姑「叔姑」（衍カサ）（父ナ）兄姊者爲重於過失傷應徒、故不合贖、自外條具有文、其於祖父母父母、伯叔母姑兄姊及外祖父母夫、夫之父母、犯過失殺傷應徒、若故毆人至廢疾應流、犯盜姧他妻者、忽不得減贖、案云、過失殺祖父母父母、既入五流、若傷即合徒、從（令ナ）伯叔以下、過失殺傷本條合徒、並是也、過失殺傷應徒、故毆人至廢疾應流者、假有一品以下及有蔭者、並不得減之故、注云、有官位者、雖（不歟）子得減、各從除免當贖法、從犯過失以下姧他妻以上者、議請以下並不得贖、此條言不得減者、獨就故毆人至廢疾、應「流」（无ナ）以上、但犯盜以下、依請章、監守內不減、監守之外得減、

又云、婦人有官位犯罪者、各依其位從議請減贖當免之律、又云、五位以上妾（妾ナ）犯非八虐者、流罪以下聽以贖論、（五位以上、是爲通貴、妾之犯罪、不可決配、若犯非八虐流罪以下、聽用贖論、其贖條○內[虐]不合贖者、亦不在贖限、若妾自有子孫、及取餘親蔭者、假犯八虐、聽依贖例、）又云、一

据律不不免罪下脫九十六字

八兼有議請減、各應得減者、唯得以一高者減之、不得累減（罪カ）、若從坐減、自首減、故失減、公坐相承減者、又以議請減之類得累減、又云、无官犯罪、有官事發、流罪以下、聽以贖論、「謂從初位及庶人、而得八位以上位記者、不以官當除免、犯八虐及五流者、不用此律」、本注 其除名及當免在身、見无八位以上位記者、亦同无官例、其於贖章內、合除免官當者、亦聽以贖、故云不以官當除免、若犯八虐五流、各依本犯、除名及配流、不用此條贖法、故云不用此律、若有七位以上、應例減者、文稱流罪以下以贖、據贖條內、不得減者、此條亦不合減、自餘雖犯、應「犯」〔律无〕減者、並從減例、據下文、无蔭犯罪、有蔭事發、並從官蔭之故法、故知得議減例、

卑官犯罪、遷官事發、謂、任初位時犯罪、任八位以上、事發之類、遷官。(但改官〔律〕)即是、非獨進品始名遷官、在官犯罪、去官事發、或事發去官、犯公罪流以下、各勿論、謂、事發未斷勾間、便即去職、此(等三〔律〕)耳、犯公罪流以下、各勿論、餘罪論如律、並謂私罪皆據律科、雖復遷官去任、並不免罪、公坐流罪、亦從免法、若事關宿衛、情狀重者、錄奏聽勅、其有官犯罪、无官事發、謂、若「私罪」〔律无〕有八位犯流罪、合除名、其事未發、又犯徒一年、亦合除名、斷二一年徒、以八位官當、并除名訖、其流罪發後、以官當流、「此」(比カ)徒四年、前已當徒一年、猶有三年徒在、聽從官蔭之律、徵銅六十斤放免、其官高應得議請減、亦准此、

有蔭犯罪、无蔭事發、无蔭犯罪、有蔭事發、並從官蔭之法、又云、以官當徒者、「私」〔律无〕罪輕不盡其官、留官收贖、官少不盡其罪、餘罪收贖、假有五位以上、犯私坐徒二年、例減一等、即是罪輕、不盡其官、留官收贖、官少不盡其罪者、假有八位、犯私坐一年半徒、以官當徒一年、餘罪半年收贖之類、其犯除免者罪雖輕、從例除免、假有五位以上及帯勳位、於監臨內、盜布三端、本○(坐カ)合杖八十、仍須准例除名、或受財十五端一尺、而不枉法、本坐徒一年半、亦准例免官、或有父母喪、兄弟別籍異財、合杖一百、亦准例免所居官、罪若重、仍依當贖法、假有正七位上、復有歷任從七位下、犯除名流、不合例減者、以流比徒四年、以正七位上階、當徒一年、又以從七位下階、當徒一年、更无歷任位記及勳位、即徵銅卌斤、贖二年徒坐、仍准例除名、若罪當免官者、亦准此當贖法、仍依例免官、此名罪若重、仍依當贖法、(サ本連下文)
本注

又云、年七十以上、十六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犯加役流、反逆緣坐流、會赦猶流者、不用此律、至配所免居作」、其婦人流法、與男子不同、雖是老少、加役流會赦猶流、亦合收贖、唯造畜蠱毒、并同居家口仍配、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

据律无罪若下有脫文九十一字

此文亦載在卷五十七

脛脊折下据令有脫文

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此等年雖老少、情狀難原、官司不敢輒依上請之式、奏聽勅裁、盜及傷人亦收贖、盜既不言強竊、傷人不顧親疎、爲其老少、特被哀矜、設令強盜傷親合死、據文並許收贖、又既稱傷人收贖、即似不傷者无罪、若毆父母、雖少（小〔律〕）及疾可矜、傷致毆者乃爲惡逆、或愚癡而犯、或情惡故爲、於律雖得勿論、準禮仍爲不孝、老少（小〔律〕）重疾上請聽裁、「有官者各從官當除免法」、餘皆勿論、除反逆殺人應死、盜及傷人之外、悉皆不坐、故云餘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緣坐應配沒者、不用此律」、即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若有贓應備、受贓者備之、

物云、若年六十九、及殘疾時犯罪斷畢、及七十廢疾時者、名可收贖不眞決、何者徒役內老疾者、依疾法故、允亮案、徒役內老疾者、見徒外遣徒者、徵贖銅可原免乎、

私案、疾者新舊何者、名例律云、犯罪時雖未老疾、而〔律〕○事發時老疾者、依老疾論之故也、此條在斷罪部中、

戶令云、一目盲、兩耳聾、手無二指、足無三指、手足无大拇指、謂、拇大指也、或手或足、无大拇指者是也、若手足共无者、自須從廢疾也、禿瘡无髮、謂、頭上生瘡、有白虫病、其病甚者、瘡（令）故其上髮、禿落不生也、久漏、謂、身成孔穴、膿汁潰漏也、令无、久而不止、故曰久漏也、漏或作瘻也、下重、謂、陰（陰サイ）（核サ）腫腫、得陰卽發、其大如斗（升〔令〕）沉重難行、故曰下重也、大瘻瘇、謂、瘻者頭腫也、瘇者足腫也、嫌其小者、亦入此限、故加大字以別之（也〔令〕）如此之類、皆爲殘疾、癡瘂、謂、不慧爲癡、不言爲瘂也、侏儒、謂短人也、腰脊折、謂宿（宿ヵ）疾也、脊折於人事、故曰廢疾也、惡疾、謂、白癩也、此病有虫、食人五藏、或眉睫墮落、或鼻柱崩壞、或語聲嘶變、或支節解落也、亦能注染於傍人、故不可與人同床也、癩或作癘也、癲狂、謂、癲者發時臥地吐涎沫、无所覺也、狂者或時妄觸欲走、自高賢也云、稱聖神者也、二支廢、兩目盲、如此之類、皆爲篤疾、

釋云、案手无二指、謂一手无二指、若左右並无二指者、不可爲殘疾、跡云、片足无二指、手无一指不可「者」（衍カサ）爲殘疾、左右手各无一指者、殘疾「窆令」（穴云令〔集解〕）釋云、二殘疾爲廢疾、二廢疾爲篤疾、今臨取捨、不必膠柱、假左右手各无二指、豈爲廢疾乎、但一手无四指、手。（與サ）足各无大拇指等、量心合爲廢疾、凡如此之類、皆臨時處分、今粗擧（奉サ）躰例、朱云、手足无大指、謂无一无二（サ）。並同也、爲不云數也、古記云、支癈、謂既支有而不勤（動カ）一種基、按漢書東方朔傳曰、。（侏カサ）儒長三尺餘、愚案、樂府云、道州民多侏儒、（云カサ）長者不過四尺餘、

名例律云、犯罪時雖未老疾、條疏文、十六時偸盜、十七事發、仍以贖論事、在斷罪部中、

又犯罪共亡條、應加杖及贖例事在自首部

弘兵格云、（弘八雜〔格〕雜〔三〕）彈正臺所彈諸司官人事、右得式部省解偁、臺移偁、給春秋祿日不參、五位及犯（雜）雜任六位以下、（犯〔格〕）既違（己サ）勅例事、須斷罪附考勘科者、今依移狀、將科違勅、所犯事輕、贖銅還重、加以六位已下、應至解官者、宜待後處分者、以前被右大臣宣偁、奉勅、如右者、省宜承知立爲恒例、　延曆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格十二〕

貞刑格云、應移式部省、抑未輸贖銅、諸國朝集使返抄、移大藏省、（抑〔逸史〕）折留位祿季祿事、右得刑部省解偁、謹案獄令云、凡贖死刑限八十日、流六十日、徒五十日杖卅日、笞卅日、若无故過限不輸者、會赦不免、雖有披訴、據理不移前斷者、亦不在免限者、今犯罪之輩、相續不絕、贓贖未

納、逐年彌多、迫徵之吏、徒疲催勘、負贖之人、无心進納、既押前科、不畏後科、望請、在京官人、
折〔逸〕抑留位祿季祿雜色人等、令撿非違使催徵、在外諸人、抑留朝集使返抄、令濟其事、謹請官裁
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冬嗣宣、依請、宜令刑部省移式
宜〔格〕部大藏等省、其祿物者、令大藏省准贖銅數、便即折留抑〔逸〕充刑部省、具應抑留返抄、諸國及犯罪
○人、并贖銅數、依件移送、又「移」撿非違使、「亦准之、」下宣旨〔格〕畢、又宜同移之、〔格〕

弘仁十一年十一月廿五日〔格十二〕

〔格十二ノ八十八〕
貞刑格云、應移式兵兩省令抑留贖銅未輸之人位祿季祿事

右得大藏省解偁、撿案內、大政官去弘仁十一年十一月廿五日符偁、得刑部省解偁、謹案獄令
云、凡贖死刑限八十日、流六十日、徒五十日、杖卅日、笞卅日、若無故過限不輸者、會赦不免、雖
有披訴、據理不移前斷者、亦不在免限者、今犯罪之輩、相續不絕。贖未納、逐年彌多、望請、抑
留祿物、令塡贖贓、謹請官裁者、宜令刑部省移大藏省、其祿物。准贖銅數、便即抑留、令充刑
部省者、贖得。行來多妨、何者彼省所移犯罪之人、或遷任解官、或任中卒死、如此等類、不預
賜〔格〕是〔格〕○祿、即。式兵兩省所掌、匪此省之所知、折留之色臨事難辨、隨移強留、喧嘩寔繁、謹請官裁者、
正三位行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春宮大夫良峰朝臣安世宣、宜停移大藏省、令移式兵兩省、仍
兩省〔格下文〕 抑カ 及解任〔格〕 依カ 〔格三〕刑
須。仰死人之本司、折留其祿、令送刑部、其遷降外任、。卒死等類者、兩省。寶錄、報移刑部、民
犯〔格〕

部。依兩省移、准例申官、但見在之人、猶有延怠者、重移兩省「者、」〔格无〕郎〔格〕

天長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格十二〕

貞彈格云

一應停貶奪〔格十二ノ八十九〕舊職吏考祿依法贖銅事

右得左京職解偁、太政官去天長四年九月廿一日符偁、彈正臺解。偁、〔格〕太政官去弘仁十年十一月四日符偁、職解偁、不折掃請當路諸司諸家、并內外主典已上、貶考奪祿、四位五位、錄名奏聞者、而起請之後、曾無遵行、准之法條、實是同罪、望請、同亦移聞サ省貶奪職吏考祿者、依請者、今撿案內、京中總五百八十餘町、橋梁三百七十餘處、雖勤脩造、道橋多數、往還不絕、不能無損、年中巡撿十有二度、每度〔格〕。貶奪、徒有俸祿之名、曾無代耕之賞、實歟職吏之患無甚於斯、望請、停奪考祿、依法贖銅者、所請可優〔格〕停、何者掃清當路、於人非難、怠而不掃、過在當家、處〔格〕理須重責其人、職司爲政、京國相兼、所掌多事、周〔格〕回辨難堪、而以道橋之一失、奪一年之考祿、賞罰之理、良近偏頗、宜依請贖銅、

一應皇親准主典被〔格〕奪祿事

右同前解偁、祿太政官去弘仁十年十一月五日〔格〕。符偁、當路不掃淸、穿垣引水、壅運サ水浸途等、諸司諸家、并內外主典已上、移式部兵部、貶考奪祿、四位五位錄名奏聞、無品親王家、及所々院家、

以其別當宮、淮諸家司、亦移省貶奪、其雜色番上已下、不論。（陪〔格〕）贖、決笞五十者、今案符旨、皇（匠歟）親此雜色之內、須不論蔭贖決笞、謹案律條。（皇親議論人也、蔭同三位、誠雖被下符、驗理不〔格〕）便、望請、准主典移省奪祿者、其前符踈、而不勞皇親、今如（所〔格〕）。請、當奏議之、但皇親蕃多、事惟輕碎、宜依（請〔格〕）請、

以前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衛大將良峰朝臣（安世カ）。宣、奉勅、宜依件行之、

天長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格十二〕

貞刑格云、應納雜色（人〔格十二ノ九十四〕）贖物事、右太政官去弘仁十一年「十月」（當作十一月カ）廿五日、下刑部省符偁、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陸奧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冬嗣宣。（畢〔三格〕）雜色人贖物、可令檢非違使催徵之、宣旨下彼使了、宜移之者、今得使解偁、使所行之事、非唯巡檢京中、拷決犯盜、臨時勘事、觸類繁多、又去弘仁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宣旨偁、檢違使所掌之事、與彈正同臨時宣旨、亦糺彈之者、加（以〔格〕）。看督長左右各二人。科差（差〔三格〕）非一、無有暫暇、今預徵贖物、誰用濟使事、謹請官裁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民部卿清原眞人夏野宣、「旨」（宜下〔格第廿〕）停。撿非違使、同亦實錄（隸〔格〕）申官「官」（格无）隨即下知本貫令徵納、

天長九年七月九日〔格十二〕

貞京格云、應勘決坊令事、右（右〔格十二ノ七十五〕）得京職解偁、謹「撿」條案（案令條〔格〕）令坊令、是職事之官、若有怠過須據（張〔格〕）（當〔格〕）（罰〔格〕）贖法而承前之例、屢經改。或彈正勘決、或職科罪、今依太政官去天長五年十二月十一（六〔上文〕）日符責

過狀滿三度、則彈正移刑部令決、自爾以來、弁(奔〔格〕)波勤事、不遑寧處、雖然所管條中、怠慢難絕、何者有勢之家、不遵催課、无主之地、經年不掃(拂〔逸史〕)、巡撿之責靡月不臻、方今進臺過狀三度已滿、罪(非〔格〕)。自犯受罰市獄、今令等、或稱病不上、或逃去未歸、因玆。坊(京〔格〕)逾蕪、道橋不修、有職无人、何以懲肅、夫眞(直〔格〕)決之科、自昔不免。送(但〔格〕)省令決、事乖穩便、望請、停送刑部、依太政官去弘仁十年十一月五日符、職司勘決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右(左〔格〕)京職亦准此、

天長九年十一月廿九日〔格十二〕

延彈格云

一應停京職官人贖銅復舊貶奪考祿事

右彈正臺奏狀(偁、〔格十二ノ九十二〕)。撿案(「內、サ)。太政官去天長四年九月廿日符。臺解偁(偁、サ)、弘仁十年十一月五日格偁、左右京職解偁、太政官去弘仁六年二月九日、下兩職符偁(由サ)、右大臣宣、奉勅、如聞、頃者京中諸家、或穿垣引水、或壅水浸途(使〔格〕)、宜仰所司咸俾脩營、不責引流水於家內、唯禁露汚穢「壚」(〔格〕於墻)外者、今案符旨、有壅(侵〔格〕)浸之禁、无掃淸之誡、因之有勢之家、都无掃淸、如此之類、諸家司幷內外主典已上、移式部「兵部」(格无「三實有サ)貶考奪祿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左〔格〕)近衛大將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冬嗣宣、奉勅、依請者、而起請之後、曾无遵行、量其意況、實是同罪、望請、同亦移省、貶考奪祿者、正三位行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春宮大夫良峰朝臣安世宣、奉勅、依請者、彼時職司

无怠、路橋有全、而依天長五年十二月十六〔七實錄〕日格、停貶「考」〔上格无〕奪科行贖銅法、厥〔上其格〕後職吏不勤、

諸人更綴、遂使京條荒蕪、既失華美、橋梁破絕、屢妨往還、是因輕科疎網之所致也、望請、復

舊移送、貶奪考祿、

一應諸司三度以上不參臺喚、幷不辨申勘事者、停給季祿事

右同前奏狀偁〔考實錄〕、謹案公式令云〔事格三令〕、親王及五位以上、有犯應須糺劾、而未審實者、並據〔輒三格三實〕狀勘問、

不須推拷、委知事由、大者奏彈者、然則奏聞之理、必在推問之後、非經糺劾、何敢上奏、而令〔格〕〔上令〕同

或一司、若公罪若私罪、或爲臺所記錄、或爲人所告言、因茲爲「糺」〔格无、三實有〕彈其由、即召官人、而設巧〔格〕到〔格〕名、則終無其期、又一司四等以

空詐不會參、今將錄罪狀以上奏、則全乖令文、亦欲對其身定罪、于未經推彈、則首從上之官、罪狀各異、至〔格〕

難辨、如此之類、品目猥多、非張新制、何爲懲革、望請、自今以後、諸司三度以上、不參臺喚、

幷不辨申勘事者、並移二省、以奪季祿、

以前事條如件、右大臣宣、奉勅依奏、

貞觀十八年七月廿三日〔格十二〕

太政官符撿非違使

應納刑部省徵送贖銅代物事

右得彼省去閏五月十日解偁、謹撿案內、徵納贖元是司之最也、大同三年、以贓贖司依併此

省、偏當(掌カサ)此事、其後依弘仁十一年十。月廿五日格、使檢非違使徵送勘納者、家隨「家」官符
宣旨、充行色々雜用、依天長九年(上文)七月九日格(〔上文〕)、停隷檢非違使、被付省家、又貞觀式偁、「贖(衍カサ)凡
贖〔延喜刑部式〕
凡」銅錢者、收納獄司、省(四〔式〕)相(共サ)共出納者、然則省徵司納、充公用之色也、而今囚獄司官舍顛倒、无
實年久、此(比カサ)者亦復始自廳、造于門屋、頻年顛倒、四面露形、殆无宿直之居、漸爲狐兎之棲、因(日カ)
之年來所徵贖物、計(偁カサ)便宿納、數盜失。公用之時、轉治官人已下要劇田直、常以補塡、如此之
漸、作料虛耗、事之爲煩、莫過於斯、伏撿式條(刑部五左)、獄囚應給衣粮薦席醫藥、及修理獄舍之類、
用贓贖物、又延長四年五月廿七日宣旨偁、以贖銅代物、充給左右獄囚冬時衣服臨時食料、幷
修理獄舍等粮、是罪人被下囚獄司之時事也、宣旨所稱、左右獄囚衣服料等、今撿非違使之
所職也、今件贖銅料、既无處於撿納、議獄決罪、非省之職掌、商量事情、專不穩便、名實相違、
不可不申、望請、　官裁、贖銅申進未依舊、省將對濟納物、實放返抄、使令撿非違使行者、
左大臣宣、依請者、使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右少辨藤原朝臣右少史山直、

天曆四年十月十三日

刑部式云、贖罪無銅、准價徵錢、

太政官符刑部省

應徵納右衞門府贖銅拾貳斤事

參議從三位兼行督讃岐守源朝臣高明　贖銅貳斤
權佐（佑イ）從五位上橘朝臣好古　贖銅貳斤
佐從五位上小野朝臣道風　贖銅貳斤
大尉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守人　贖銅壹斤
權少尉正六位上源朝臣忠光　贖銅壹斤
少尉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倫寧　贖銅壹斤
少尉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忠用（周ヵ）　贖銅壹斤
權少尉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助信　贖銅壹斤

右得（衍ヵ）大判事兼行民部少輔明法博士惟宗朝臣公方等勘申狀偁、右少史御立維宗仰云、少辨源朝臣々俊傳宣、大納言藤原朝臣師輔宣、奉勅、去四月廿八日「御位」（即立ヵ）右衛門、早不開會昌門、依之進過狀畢、宜仰明法博士等令勘申其罪狀者、撿彼府、去五月十一日、所進過狀偁、去月廿八日早不開會昌門狀、右會昌門、須任式差遣府門部令開、而依延長七年正月一日朝拜日記誤、二一度執申以府門部不開之由、而尚可開之由、依有上官仰、令開已畢、而今違式早不開之由被勘當、無所避申者、謹請、撿弘仁（式ノサカ）云、左衛門府、注之、右衛門府亦准此、大儀其日寅二尅（云カサ）云々、「大」伴氏五位〔延喜衛門式无〕「又」（一人カサ）注云、右佐伯氏、率門部三人入〔式〕自掖門居會昌門內左廂、貞觀式云、左

衛門府、注。右衛門府亦准此、尉一人率門部三人、〔延喜式〕无尉居門下、〔式〕无今案開門畢、還本下、〔式〕陣繼律云、
違令者笞五十、別式減一等、名例律云、同司犯公坐者、長官爲一等、〔唐〕職通判官爲一等、〔唐〕次官爲一等、〔唐〕判官爲一等、主典爲一
等、其闕无所承之官、亦依此四等。爲注云、〔唐〕官法〔唐〕云、坐謂无私曲、又條云六議、六曰議貴、注云、三位以
上、又條云、六議者、犯流。以下減一等、又云、五位以上、犯流罪以下減一等、又條云、七位以上
犯流罪以下、各從減一等之例、又條云應議請減者、犯流。以下聽贖、又云、笞卅、贖銅三斤者、
據此等文、於會昌門、左右衛門率門部等可開之由、式條已存、而件府官人、執申以府部不開
之由、然而依上官仰、遂以開門、早不開之由、進承伏狀畢、是尤犯違式罪者也、但事无須依
坐法爲等、連督爲首、笞卅、身帶三位、議減一等、笞卅、合贖銅三斤、佐二人爲第二從、減一等、
笞卅、各帶五位、請。一等、笞廿、合贖銅二斤、尉五人爲第三從、減一等、笞廿、或是五位或帶六
位、至五位者、請減一等、於六位者、例減一等、各笞十、合贖銅一斤、尉一人假可除志五人爲
第四從、減一等、笞十、帶六位、例減一等、可无其罪、仍勘申者、從二位行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陸
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師輔宣、奉勅、宜依件徵納、省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從五位上守右少辨兼左衛門權佐源朝臣
正六位上行右少史御立維宗
天慶九年八月七日

勘申未斷四日置宮主丸可會赦哉否事（雖會赦否勘文大意、恩十六以○（下脱カ）者、収殊□贖之文、）

右宮主丸、依盗取師物、被捕禁著也、其贓物等依數辨進、但生年十五、可會赦哉否者、撿名例律云、年七十以上十六以下、犯流罪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十歳以下、盗及傷人亦收贖、疏云、傷人及盗、既侵損於人、故不許（計全〔律〕）令免、令其收贖、又條云、犯罪時幼少（小〔律〕）、事發時長大、依幼少（小〔律〕）論、疏云、十六時偷盗、七十（十七〔律〕）事發、仍以贖論、此名幼少（小サ）時犯罪、長大事發、依幼小論、今年八月十一日（紀畧）詔書云、今日昧爽以前、罪无輕重、悉皆赦除、但犯八虐、故殺、謀殺、私鑄錢、強竊二盗、常赦所不免者、不在此限者、盗竊之犯、科斷之中、支干長大之輩、全可配決、但於幼小之者、亦用贖法、今宮主丸之年、既是十六以下也、受（後カサ）收其贖之後、特免身之間、已霑恩詔、盖從赦原、仍勘申、

正暦四年九月十六日允亮草

勘申奉童子丸可著鈦否事

右童子丸、強盗之犯承伏、進過状、而生年十三、猶可著鈦哉者、名例律云、年七十以上、十六以下、犯流罪以下（收〔律〕）決贖、八十以上。（十〔律〕）歳以下、盗亦收贖、疏云、盗既侵損於人、故不許全免、令其收贖、又云、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依幼少論、疏云、十六時偷盗、十七事發、仍以贖論、此名幼小時犯罪、長大事發、依幼小論者、偷盗犯之輩、雖（有歟）。科條、十六以下之者、須用贖法、童子丸尋勘所稱之年、未過所指之限、唯令徵銅、非可著鈦、仍勘申、

弘仁式部格

問注

長德三年四月廿九日允亮草

問、十七之人犯盜者、猶徒役哉、將可聽收贖乎、答、名例律云、年十六以下犯流罪以下收贖、「云」(衍カサ)爲其老小時被哀矜、並許收贖、戶令云、男女十六以下爲小、廿以下爲中、弘仁民部格云、以十八爲中男者、令以十六爲小、格加一年爲中、便知十七既是小男也、夫擧輕明重、金玉通例、課役此輕、尙增年禮役、罪科惟重、須加年科(斷サ)罪、依律准格、可聽收贖、

寬弘二年三月廿七日、改強盜類多治大丸、承伏進過狀已畢、問注年之處、稱十七、仍爲視後學、作此問答、

鬪訟律云、戲殺傷(傷[唐])人者、減鬪殺傷二等、(法[唐])卽无官應贖、而○(犯[唐])者依過失法收贖、

又云、過失殺○(依[唐])人者、各依其狀以(亡[法曹])贖論、

斷獄律云、疑罪各○所犯以贖論、「疑、謂虛實(同本注)之證等、是之非理均、或涉疑似、旁无證見、或旁有聞證、事非疑似之類、」

僧尼令、格律條、義解云、問、今依此條、徒以上還俗、杖以下苦使、未知過失疑罪、若爲科(料サ)斷、答、歷撿律令、過失疑罪不同正犯、○(仍サ)聽收贖、但僧尼者、私無財物、理難(雖サ)可贖、量事議罪、誠合放免、

獄令、除免官當條、(此サ)犯罪雖非官當除免、徒以上不得入內、義解云、其過失疑罪、元非正刑、不在制限也、

獄令云、傷損於人、及誣告得罪、其人應合贖者、銅入被告及傷損之家、即兩人相犯俱得罪、謂、依律疑罪者、兩人各徵贖、故亦准此、其殺一家非死罪三人之。(之〔令〕)縁坐者應贖者、其銅亦入官也、及同居相犯者、謂、同居共財者、不限親疎、銅入官、」過失殺人之時、徵銅二百斤、入死家、先儒判此、餘准而可知、朱云、買人可贖者、其銅可入被買人、

考課令云、官人犯罪附殿者、皆據案成乃附、謂、殿者、殿其贖選數也、案成者、斷罪案成、不待贖銅納訖也、私罪計贖銅一斤為一負、謂、負者、負罪名也、依下條、官人犯罪、勅斷有輕重者、皆依勅斷附殿、即彼條不限真决徵贖、皆悉附殿、然則數贖是輕、尚亦附殿、真决惟重、理自須知、其分番計殿、亦皆准此也、公罪二斤為一負、各十負為一殿、其犯過失殺傷人、(及ナ)疑罪徵贖者、並不入殿限、

獄令云、凡贖死刑、限八十日、謂、入公入私、並同此法、其一人更犯數罪者、亦各立限、假如二犯流罪者、惣限百廿日之類也、流六十日、徒五十日、杖卌日、笞卅日、若無故過限不輸者、會赦不免、謂、雖會非常恩、而非勅損「赦」(放〔令〕)者、亦不在免限也、雖有披訴、據理不移前斷者、亦不在免限、謂、假有官人、无故不「已上」(上已〔令〕)經卌日、准律合杖一百、官司斷訖、徵銅十斤、罪人申訴、无故不上、非是卌日、即被除之間、過限會赦、官司重復實覈、无故不上、誠是廿八日、仍欵辨訖、還更准律、不上廿八日、猶亦合杖一百、所乘二日者、於法无所增減、如此之類、是名不移前斷也、若應徵官物者、准直五十端以上一百日、卅端以上五十日、廿端以上卅日、不滿廿端以下二十日、若欠負官物、應徵正贓及贖物、无財以備者、官役折庸、謂役力受直曰庸、若雖有位之輩、无財以備者、亦役身折酬、其五位以上貴倖稍寬、故不入无財之限也、其物雖多、限止五年、謂、此據入公、其入私者、自合依雜令、假令(如〔令〕)誣告之人、應贖入前人、若單貧无財者、雖經七八年、猶須折酬滿數、不限年遠近之類、「一人一日折布二尺六寸、」(本注也)

太政官式。(云)諸國稅帳、「大帳、」(〔式〕无)朝集等使、向京在路、事故延緩過期。(者ナ)非有當(國ナ)驗、即依法科處、其所輸贖物、收刑部省、但貢調使者、不得追。(附ナ)在京諸使、若有違越、勘當如法、

可徵贖官符

刑部式云、贖罪無銅、准價徵錢、

刑部式云、贖銅錢者收囚獄司、省相共出納、寛和二年、沽價官符云、銅一斤百「五」（六〔下文〕）十文、

太政官符刑部省

應徵贖銅訴人、上野國吾妻郡擬領外正六位上毛野坂本朝。臣眞道事カサ

副過狀壹紙、「朝」臣眞道事、衍カ當接上坂本朝下サ

右眞道所進訴狀之內、不指陳實事、省宜承知、依件徵贖、符到奉行、

從五位上守右中辨兼行中宮亮藤原朝臣家季字サ

從六位上行右少史宍人朝臣永繼

貞觀四年四月十日

以錢代銅法例

徵贖銅、給官符於刑部徵之、近代之例、官符裁斷罪文、若法家勘文等、事旨頗慥也、又贖銅代錢、刑部省贖銅所去天慶三年用途勘文、兩別十文也、寛和沽價法、銅一斤「直六」百五〔下文〕十文者、隨時可徵代、又長德二年、看督長并四人等、可徵贖銅之輩、令勘申罪狀、廳便徵納、隨時之議、亦沽隨形勢耳、撿非違使移、令催徵雜色人贖銅之由、見文書印部、

勘申不輸贖銅人、科違期罪、後重亦不進之罪狀事衍カサ

右被官宣偁、可輸贖銅之人、違期「不」科罪之後、重亦違期不進之罪、宜勘申者、謹撿獄令、

贖死刑限八十日、流六十日、徒五十日、杖卌日、〔笞卅日、若無故過限不輸者、〔令〕〕○會赦不免、雖有披訴據理不移前斷者、亦不在免限、若無財以備者、官役折庸、義解云、役力受直曰庸、若雖有位之輩、无財以備者、亦役身折酬、其五位以上責俸〔稍〔令〕〕。寛故不入無財之限〔也〔令〕〕。○斷獄律云、應輸贖物〔備贖沒入之物、及欠負應徵、〔唐〕〕違期不送者、一日笞十、五日加一等、罪上〔止歟〕杖一百、注云、贖謂犯法之人應徵銅贖、名例律云、犯罪已發、及已配而更爲罪者、各重其事、天長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格云、應移式兵兩省合〔令〔上文〕〕折留贖銅未輸之人位祿事、右云々、宜令刑部省移〔限ヲサ〕式〔于カサ〕兵兩省、仍須兩省仰犯「人之」〔令サ〕本司折留、其祿令送刑部者、據〔擬サ〕撿此等文、輸贖之法、既立其法、至等違期、隨即有罪、而科罪之後、重亦違期、准犯依律・是犯罪之後、更爲罪者也、抑〔但サ〕無財可備、而遲留者、明尋其由、役身折酬、有財可輸、而違期者、計後犯日、可科其罪、○於五位以上及職事官者、位祿季祿、既以折留、然則依格、可折其祿、仍勘申、

延長六年九月十九日　明法博士惟宗公方

勘申不例減亦聽贖之罪事

右謹撿名例律云、六議者犯所〔死〔律〕〕罪、皆條所坐及應議之狀、先奏請議、々定奏裁、流罪以下減一等、其犯入虛者、不用此律、又條云、應議者、祖父母父母〔父〔律〕〕伯叔。姑兄弟姉妹妻子姪「子」〔衍サ〕孫、若五位及勳四等以上、犯死罪者上請、流罪以下減一等、其犯入虛、殺人、監守內姧〔「父母〔律〕〕他妻妾、盜略人、受財枉法者、不用此律、又條云、七位勳六等以上、及官位勳位、得請者之祖父母。妻子孫、犯流罪以

下、各從減一等之例、又條云、應（无〔律〕）議請減、及八位勳十二等已（〔律〕无）上、若官位勳位、得減者。父母妻子（之〔律〕）、犯流罪以下聽贖、若應以「下」當者、自從官當「除免」法（流〔律〕）、其加役流、反逆緣座流、子孫犯過失（〔律〕流）。不孝流、及會赦猶流者、各不得減贖、除名配。如法、其於二等以上尊長及外祖父母夫、夫之父母、犯過失殺傷應徒、若故毆人至廢疾應流、男夫犯盜、及妻妾犯姧者、亦不得減贖者、撿此等文、六議者、以下七位勳六等以上、及官位勳位得請減者之父母子孫等、犯流罪以下之日、至有位者、先減一等、從官當除免之法、於无位者、同減一等、然後有徵贖之科、但至于八位勳十二等以上、若官位勳位得減、人之父母妻子等者、无有減法、是亦有位者、從官當除免法、无位者可在後贖輕科、但六議者、犯八虐「七位」（衍カサ）七位勳六等以上、若官位勳位、得議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孫、犯八虐（故脫カサ）。殺人、監守內姧他妻妾、盜略人受財狂法者、无有減法、雖（有脫カサ）。位者、從除免官當法、至无位者、亦可聽贖仍勘申、

延長六年九月廿五日

明法博士惟宗公方

勘申徵贖人、會赦後不可徵不事

右獄令云、贖死刑限八十日、流六十日、徒（放〔令〕）五十日、杖卅日、笞卅日（也、〔令〕）、若无故過限不輸者、會赦不免、義解云、雖會非常恩、而非勅指赦者、不在免限（限〔唐〕）。名例律云、收贖之物、限內未送者、並從赦降、原、疏云、犯贖徵銅、依令節級、各有期限。內未送、並從赦。原（降〔唐〕）過限不送、不在免限者、

據此等文、犯罪之人、隨犯輕重、徵贖之法各有期、若限内未送、會赦降者、所徵之贖、可「原從」（従原ナサ）免、但過限後有恩詔者、雖非常恩、不可赦免、仍勘申、

承平三年七月十九日　主計助兼明法博士惟宗朝臣公方

勘申於稱與同罪可減贖哉否事

右被官宣偁、於違勅罪、稱與同罪、若可有減贖哉、宜勘申者、撿名例律云、稱與同罪者、只（〔唐〕止）坐其罪、並不在除免「法贖」（倍贓監主加罪〔唐〕）加役之流例者、據撿此文、至稱與同罪、只可准其（罪脱カサ）。若有位蔭者、无妨減贖、仍勘申、

延長六年十二月四日　明法博士惟宗公方

○用蔭事　用蔭事又在至要雜部、

陸法言云、於禁反部知云々、蔭覆草木蔭、官爵蔭子孫、

名例律云、贈位及外位、與正位同、職事初位、與八位同、「外六位以下、不在蔭親之例」（本注）用蔭者存亡同、准蔭應議請減贖者、親雖亡亦同存日、故云存亡同、若藉尊長蔭而犯所蔭尊長、尊長、謂祖父母父母伯叔姑兄姊是、及藉所親蔭犯所親祖父母父母者、並不得爲蔭、所親謂旁親、非祖父母父母及子孫、但傍蔭己身者、尊長卑幼皆是、假如藉伯叔蔭而犯伯叔之祖父母父母、藉姪蔭而犯姪之父母之類、並不得以蔭論、「又」(文〔律〕)稱犯夫及義絶、○者、〔律〕得以子蔭、婦犯夫既得、○用〔唐〕子蔭、明夫犯婦亦取子蔭、可知其子孫例別生文、又(文ナ)不入所親之限、即取子孫蔭者、違犯父祖教令、及供養有闕、亦得以蔭贖論、若取父蔭而犯祖者、不得爲蔭、若犯父者得以祖蔭、即毆告三等尊長四等尊屬者、亦不得以蔭論、三等尊者、依令、會祖父母、伯叔婦、夫之祖父母、「夫」之伯叔姑、繼父同居長者從兄姊異父兄姊、四等尊屬

者、高祖父母、從祖祖父姑、從祖伯叔父姑、外祖父母、舅姨、其婦人犯夫、及義絕者、得以子蔭、「雖出亦同、」（本注）婦人犯夫、及與夫家義絕、幷夫在被出、並得以子蔭者、爲母子無絕道故、

集解釋云、問、郡司主帳以上同職事以不、又郡司同職者无位君爲（若カ）、答、女八位以上、以一官當徒一年耳、但郡司初位者與職事同、无位（眞歟）貞配徒流耳、一云、郡司既非職事官、若初位者、與散位（同カサ）日、問、職事初位解官之後者、同八位以上例、以所遺位記當眞配、答、合眞配、何者初位人帶職事時爲貴、去職之後不可貴、又經於八位故、又八位有歷任、初位者不當免、直追毀耳、爲无初位當法故、但職事人、兼帶初位者、如八位耳、名例律「云、」（衍カサ）贈位條云、若藉尊長蔭而犯所蔭尊長者、不得爲蔭、朱云、於祖父母々々、恐喝詐「歌」（欺カサ）別籍異財、供養有闕、違犯教令、犯罪殺禁作樂、嫁娶、詛詈等犯也、是生犯、其遷哀釋服從吉作樂雜戲、參預吉席、忌日作樂等、是死（犯カサ）曹云、毀「廣」（廟カサ）主碑墳耕墓田、亦是死犯也、

弘式格云、太政官謹奏、（自〔格〕）內外五位不合同等事〔格五〕

右外名之與者、（事〔格〕）因正五位上階、訖從五位下階、蔭其子。（正〔格〕）

右外。五位嫡子從八位上、庶子大初位上、外從五位嫡子從八位下、庶子太初位。（下、〔格〕）即有犯罪者、准犯配決、不須蔭贖、

以前奉　勅删定內外五位貴賤、差別臣等、商量具件如前、謹以申聞、謹奏、

神龜五年三月廿八日〔格五有全文〕

件格、立考限、位祿、位田、贖物、位分、資人等之法、然而依多不取、爲見配決之理、亦取蔭贖之文、抑如此格者、外位子孫就令、雖（唯カ）父祖之蔭就律、不在減贖之限而已、

問、買五位之者、子孫可蒙蔭乎、

答、輸財助國用位就狀云、肆勤南畝、盡力東〔口條〕傾家資以助國用、不有褒賞、何能勸人、宜降及世之榮、俾申務農之勞者、既謂及世之榮、何無蔭親之法、子孫蒙蔭、似存朝章、〔朝野群載十二〕（此問答、又在至要雜事雜部、）

○等親事（付出、僧尼師弟准等親、并明「貲」〔當上文〕事、堂兄親兄事、）

儀制令云、五等親者、父母、養父母、夫、子爲一等、（謂、養子亦同也、）祖父母、嫡母、繼母、伯叔父、姑、兄弟、姉妹、夫之父母、妻妾、姪、孫、子婦爲二等、（謂、妾亦同、義解也、）子妾何爲二等、父妾入二等、明其養子之父母及妻者、不得復爲夫之父母及子婦也、（夫〔令〕）曾祖父母、伯叔婦、夫姪、從父兄弟、姉妹、異父兄第姉（妹〔令〕）。夫之祖父母之伯叔、姑姪婦、繼父母、同居夫前妻妾子爲三等、（謂、今妻妾子亦同也、夫姪爲三等、夫兄弟爲四等、謂、伯叔之妻爲母、夫之姪爲子、又兄弟之子猶子、引之、而進即此義也、從父兄弟、謂、兄弟之子相呼爲從父、長者曰兄、少者曰弟也、）高祖父母、從祖祖父姑、（謂、祖父之兄弟姉妹也、）從祖伯叔父姑、（謂、從祖、祖父之兄弟子、即父之從父兄弟姉妹也、）夫兄弟姉妹、兄弟妻妾、再從兄弟（謂、從祖伯叔父之子也、）姉妹、外祖父母舅姨、（謂、母之兄弟曰舅、姉妹曰姨、）兄弟孫、從父兄弟子、外甥、曾孫、孫婦妾、妻妾前夫子爲四等、妻妾父母、姑子、舅子、姨子、玄孫、外孫、女聟爲五

法曹至要抄下十右裁判至要抄三十四左僧尼令集解七下廿一左令抄上六左

賊盜律可撿三葉左注

唐律依闘訟律下有主毆殺部曲徒一年又條十字

令抄上(四右)上(五右)

五端唐律作區

小野宮年中行事下卅七

等、名例律云、「僧尼」若於其師、與伯叔父〔唐〕母同、
「凡〔小抄〕諸稱道士女冠者僧尼同〔唐〕
師、謂於寺內親受經教、合爲師主者若、有所犯、同伯叔父
之罪、依闘訟律、詈伯叔父母者、杖九十、若詈師主、亦杖九十、餘
條犯師主、悉
同伯叔父、
於其弟子、與兄弟之子同、
謂、「部」〔唐无〕上文所擬、師主於其弟子有犯、同俗人兄弟(之〔唐〕)子、
法、依闘訟律、毆殺兄弟之子徒二年、賊盜律云、有所規求而、故殺二等
已下卑幼者絞、兄弟之子是二等卑幼、若師主因嗔競
毆殺弟子徒二年、如有規求而故殺者、合當絞坐、
寺家人奴婢於三綱、與主之二等親同、
上座、寺主、都維那
是爲三綱、其當寺
家人奴婢、於三綱有犯、與俗人二等親家人奴婢同、依闘訟律、奴婢「有罪」(有犯〔唐〕)、其主不請官司而殺者、杖八十、
无罪而殺者「杖一百」、(徒一年〔唐闘〕)家人者、各加一等、法云、二等親殺者、與主殺同。(下條部曲准此、〔唐〕)又條、家
人奴婢「殺」、(毆〔唐〕)主之二等親者「殺」絞〔唐〕)詈、(者〔唐〕)徒二年、若三綱毆殺寺家人、合徒一年、
奴婢有罪、不請官司而殺。(者〔唐〕)杖八十、其家人奴婢毆三綱者絞、詈者徒「二」(三〔小〕)年、
餘僧尼與主之五
等親「同」、
(等〔小〕)闘訟律、家人奴婢、毆主之五等親徒一年、傷重「者」、(〔小无〕)各加凡人一等、又條、毆五等親家人奴
婢折傷以上、各減殺傷凡人。(家人〔小〕)奴婢二等、又條、毆傷殺他人「家人」(部曲者〔唐闘〕)減
凡人一等、奴婢又減一等、「卽是等」(是卽寺〔小〕)家人、毆當寺餘僧尼等、各合徒一年、傷重各加凡
法曹上、金玉、僧重尼令
人一等、若毆僧尼等、折一齒、卽徒二年、又加一等、徒二年半、是名於餘僧尼、與主之五等親同、
集解七下十六
「犯奸盜者同凡
人」、
僧尼犯奸盜、於法最重、故雖犯當寺家人奴婢奸盜、卽同凡人、謂三綱以下犯奸盜得罪无別、其奴婢奸盜一准凡
人得罪、弟子若盜師「主」(〔唐无〕)物、及師主盜弟子物等、亦同凡盜「人」(〔唐小无〕)之法、其有同財弟子私取用者、卽
同同居卑幼、私輙用財者、五端笞十、「五端」(十匹〔唐〕)
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不滿五端「者」、(〔小无〕)不坐、

釋云、未知五等以上諸親、明定尊長卑幼之色、答、父母養父母、爲一等尊、子養子、爲一等卑、夫、別生父、祖父母
繼脫カサ
嫡。伯叔母父姑、夫之父母、已上五色、爲二等尊、姪孫子婦、已上三色、爲二等卑、妻妾、別生父、
職制律云、聞父母若夫之喪匿、條疏云、其妻既非尊長、又殊卑幼、在禮及侍(詩〔律〕)此爲兄弟、卽是
卑〔律〕
妻同於。幼、又賊盜律、同居卑幼、將人盜己家財物條、說者云、妻雖准二等幼、而依禮與夫
父サ
「齊カサ
合體、故自由任意、曾祖父母、祖同、伯叔婦、夫之祖父母、祖同、伯叔「夫之」伯叔姑、繼父同居、此謂繼母及後娶妾所「召」

(百サ)也、名例律、毆告三等尊長條注云、繼母爲三等、則知夫前妻妾子、於繼母相生尊卑也、據闘訟律、妾與夫之妻妾子相毆之罪、約入於尊長卑幼難定條、則知妻妾子、與父妾者、尊卑難定、此則子在尊長卑幼之例、其嫡母(幼サ)於妾子、亦比爲三等、從父兄姊、異父兄姊、右二色、三等長、從父弟妹、異父弟妹、已上二色、三等幼、爲高祖父母、同從祖祖父姑、從祖伯叔父姑、外祖父母舅姨、右五色、四等尊、爲曾孫、同祖(孫サ)兄弟孫、從父兄弟子、外甥孫婦妾、妻前夫子、右五色、爲四等卑、夫兄姊、(非カサ弟ダサ)「再從」妹、兄(弟脱カサ)妻妾、已上二色、相合所生、

闘訟律云、毆兄之妾、(「妻」[唐律])及毆夫之弟妹、各加凡人一等、律義云、兄妻妾及弟妹、兄自有本服、而不入尊長卑幼節級者、以尊長卑幼難定故也、則知此二色、尊卑○(長脱カサ)幼、不定、以上、四等也、玄孫、同孫外孫女聟、已上二色爲五等卑、○(妻脱カサ)妾父母既爲五等尊、所以女聟亦爲五等卑也、姑子(兄脱カサ)舅子姨子、已上三色、先生爲長、後生爲幼、其尊長卑幼、難定之色、總依凡謀也、古答云、問、兄弟同年、又從父弟同年何科、答、以凡謀論、爲不見稱尊長卑幼故、

斷獄律、赦前斷罪條物記云、堂兄者如言從父兄也、言同上也、親兄者、如言「因」(同母カサ)兄也、

政事要略第八十二

法曹至要抄上（二十左）

政事要略第八十四　糺彈雜事廿四

自首覺擧事　首露事、見赦降部、因罪人致罪事、見此部中、

告言三審誣告等事　付出、告等親事、以赦前事告言事、前人「舍」（合カサ）禁事、

○自首覺擧事　首露事、見赦降部、告人亦禁、在此部中、因罪人致罪事、見此部中、

唐律五ノ一
名例律云、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原其罪、過而不改、斯成過矣、今能改過、來首其罪、皆合得原、若有文牒言告官司、判令三審、牒雖未入曹司、即是其事已彰、雖欲自新、不得成首、

唐律作注
正贓猶徵如法、稱正贓者、謂盜者自首、不徵倍贓、稱如法者、同未首前法、徵還官主、○（枉法之類〔唐〕）彼此俱罪「者、」〔唐无〕猶徵沒官、取與不和、及乞索之類、猶徵還主、其輕罪雖發、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即因問所劾之事、而別言餘罪者、亦如之、劾者推鞫之別名、即遣人代首、○（假有〔唐〕）甲犯罪、遣乙代首、不限親疏、但遣代首、即是、若於法得相。隱者爲首、及相告言。各聽如罪人自首法、此還據得容隱者、縱經官司告言、皆同罪人身首之法、其「四等五等親」（小功以下、麻〔唐〕）相隱、既減凡人三等「矣」（者〔唐〕）其爲首得減三等、緣坐之罪、及謀叛以上、「二等親」雖捕告、俱同自首例、緣座之罪者、謂謀反大「叛」（逆、及謀叛〔唐〕）以上道者、並合緣坐、及謀叛以上「者此□」（本服期者〔唐〕）謂非緣坐、若叛未上道、大逆未行、「其二等親」（之類、雖尊壓出降無服、各依本服期〔唐〕）雖捕告以送官司、俱同罪人自首之法、

容〔唐法〕　者、〔唐法〕　唐律作注　本服期〔唐〕　追〔唐〕　唐律作注

其聞首告、被。不赴者、不得原罪、謂止坐不赴者身、謂乙犯罪之人、聞有代首爲首、及得相容隱者告言、於法雖復合原、追身不赴、不得免罪、謂止坐不赴者身、首告之人、及餘應緣坐者、仍依首法、即自首不實、及不盡者、以不實不盡之罪罪之、至死者聽減一等、自首不實、謂強盜得贓、首云竊盜贓、雖首盡、仍以強盜不得財、科罪之類、及不盡者、謂枉法取財、一十五端、雖首十四端、餘一端、是爲不盡之罪、稱罪之者、不在除免倍贓加役流之例也、

唐律作注
自首贓數不盡者、

唐律即事發逃亡注云雖不得首所犯之罪得減逃亡之坐
唐律若越度關及姦注云私度亦同姦謂犯良人
律集解

止計不盡之數科之、假有竊盜十端、止首五端、不首。（五匹〔唐〕）仍徒一年、是名止計不足（盡之〔唐〕）數科之、（科）之之義、復止文、亦與罪之之義、不殊、不盡〔唐〕減多至死者減二一等、其知
人欲告、及亡叛而自首者、減罪二等坐之、三〔律〕即亡叛者、雖不自首、能還歸本所者亦同、謂、不經官司首「從」
（謹〔唐〕）竊謂逃叛之所、亦同自首之法、減罪二等坐之、若本所移改、還歸移改之所、亦同、其於人損傷、損、謂傷損、見「盾」（自爲〔唐〕）家人奴婢、傷損亦同人例、唐律作注 因犯致傷、而自首者、
得免所（因〔唐〕）之罪、仍從故致傷法、唐律作注 本應過失者、聽從本、假有因盜故殺傷人、或過失殺傷財主、而自首者、盜罪得免、故殺傷罪仍科、若過失殺傷、
仍（從〔唐〕）過失本法、故云、本應過失聽從本、於物不可備償、本物見在、首者聽同免法、謂、「寶官符常」（寶印符節制書官文書官甲弩旌旗〔唐〕）幡幟禁兵器及禁書
之類、私家所不合有、是不可備償之色、本物見在首者、則不可備償之類、本物見在、聽同首法「之」〔唐无〕 即非發逃亡、盜罪「事發」（合徒、事發〔唐〕）逃走、（已〔唐〕）經責日、而復陳首、犯盜已發、雖首不原、逃走之
罪、聽減二等、若越度關及姦、度關、有三等罪、越度、私度、冒度、其私度越度、自首不原、冒度自首合免、姦良人者、自首不原、并私習天文者、並不在自首之例、
從於人損傷以下、私習天文以上、俱不在自首之例、
集解云、犯罪未發而物云、未被告言也、自首者原其罪、物云、自首者（原〔唐〕）其罪者、謀反以下皆悉原耳、從常赦不免之色「二」亦有原也、常赦所不。（免脫ｶｻ）之色、具見赦降部、
私案、依此文、雖免謀反以下常赦不免之色、就下文、不免於人損傷、私習天文之色也、其輕罪雖發、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穴云、爲指而犯二罪
以上首之狀生文耳、其重罪事發、輕重罪應除免倍贓、而自首者免罪、盡本法、釋云、問、自首
重罪、與別言餘罪、謂、假ｻ令問盜事、仍申云、盜乙稻爲負、其稻、盜甲牛是、物云、輕罪雖發、因
首重罪者、如官司未問、而爲三番問等首、是因首輕、忽原其罪耳、復云、不負者非之、案、二罪條、輕若等
者、雖被他人告發、而可從勿論、故文稱首重罪、是知輕罪雖不首、而自從勿論、釋問（因ナ）之云、首重罪者、免ｶｻ
其重罪者、即因問所勒之事、而別言餘罪者、亦如是、物云、官司之推鞫之時、別首餘罪耳、雲甲告

律云

捕亡律

唐律又問、緦麻以上犯罪、得同捕首法以否、答曰、緦麻以上親屬有罪、不合告言、藏亡尚許減罪、豈得輒相捕送

乙不枉法取丁馬一匹、乙乃云、枉法取之、斯非別言、不合原罪、甲告狀云、乙盜錢一千文者、仍推問乙、申云、盜二千文、餘所告一千文罪、此忩赦免、丙云、誰是、答、律云、因問所劾之事、別言餘罪者、所釋之事並非餘罪、遂是事故古說爲劣、讚云、不依宗云古說、又耑云、若告枉法取、乃不枉法取、即是誣告、謂、爲贓首盡、故求枉法罪反坐、請求施行、慮赦一百見、春云、朱云、別言餘罪、謂就問不得免而申其由緒也、

唐律五ノ七

又云、犯罪共亡、輕罪能捕重罪首、（犯〔唐〕）○罪事「已發因」（發已因求因〔唐〕）及同犯「到」（別〔唐〕）犯而○（共亡〔唐〕）者、或流罪能捕死囚、或徒囚能捕流罪首、如此之類、是爲輕罪能捕重罪首上、

唐律作注

重者應死、致而首者亦同、律稱應死、未須斷訖、准（準〔唐〕）犯合死逃走、輕者致而來首、亦同捕首法、其流罪以下逃亡、輕者能捕重罪首者、捕法「引」（自〔唐〕）准捕亡律、若死罪之囚、不必拘格、方便致得者「量之」（亦是〔唐〕）、及輕重等、獲半以上首者、皆除其罪、假有五人、俱犯百杖、相共逃走、有一人心悔、更獲二人而首、即是獲半以上、從共亡以下、本罪及亡罪、並得從原、故云、皆除其罪、又有犯百杖者十人、同共逃走、六人歸首、又捕得逃者二人者、律明相捕之法、本爲少能捕多、輕能捕重、輕重等者、猶須獲半「分」（今〔唐〕）六人共獲二人、便是以多捕少、依如律義、不合首原、亡罪首減二等、本犯仍依法斷、若輕能捕重、所獲雖少合原、如輕重罪同、不可首、（原〔唐〕）多獲少、亦須首獲數等、然可得原、又甲乙二人、輕重罪等、俱共逃走、甲捕乙首者、律稱獲半以上首者、（皆〔唐〕）除其罪、甲乙共亡、○（者〔唐〕）、甲能獲乙、逃罪已盡、更亡人、獲半尚得免「事」（罪〔唐〕）、況其逃亡全盡、甲合從原、假有十人合死、俱共逃亡、五人捕得五人、亦是首獲相半、既開首捕之路、此類皆合全免、其五等以上親、犯罪共亡、不得捕首、有罪不得告言、藏「上」（亡〔唐〕）尚許減罪、此捕爲凡人發例、不與親戚生文、若「有」（唐无）捕親屬者首、得減逃亡之坐、本犯之罪不原、仍依傷致及告親屬法、○（其犯〔唐〕）謀叛以上、得依捕「告」（首〔唐〕）之律、

唐律作注

常赦所不原者依常法、謂、雖會大赦、猶「家流死處」（處死及流〔唐〕）若除名免所居官及移鄉之類、此等既赦所不原、故雖捕首、亦不（合〔唐〕）免、即因罪人以致罪、而罪人自死者、聽減本罪二等、謂、藏罪人、或過致○（資給〔唐无〕）及保證不實之類、今罪人非被刑戮、而自死者、又聽減罪二等、若罪人自首、及遇恩原減者、亦准罪人原減法、謂、因罪人以得罪之人於後自首、及遇恩原減者、○（或得全原〔唐〕）或減一等二等之類、一依罪人全原減降之法、其應加杖及贖者、各依杖贖例、假有官戸奴婢、犯流而被過致資給、捉獲官戸奴婢等流罪加杖二百過致

依律
法曹至要抄上
十三左

前條承告唐律
皆經所在官司
申牒下有軍府
之官不得輒受
八字其謀叛以
上及盜者囑受
即送隨近官司
若受經一日不
送及越覽餘事
者各減本罪三
等四十三字
法曹抄十五可
合見

貲給者、亦依[illegible]二百里減之、不從流減、其罪人未合收贖、過致貲給者、亦依收贖法、不以官當加杖配役、若官戶等犯流、加杖二百、過致者依減、在律殊无徵文、犯徒應加杖者、一等加廿、加至二百、當徒三年、乃至流刑、杖亦二百、此附刑名、止依徒減二一等、加杖一百八十、

說者云、其會赦者、雖罪人赦免、定罪免不原、而過致之人者、爲雜犯徒原、无〔唐〕

又云、盜詐取人財物、而於財主首露「文」者、與經官司自首同、[illegible]首同、若知人將告、而於財主首者、[illegible]律首者、[illegible]六字以唐律補之

其於餘贓「應」坐之屬、悔「過」還主者、聽減、罪三等坐之、[illegible]等、[illegible]自依下例、[illegible]

即財主應坐者、減罪亦准此、[illegible]斷獄律云、犯罪欲自陳首者、皆經所在官司申牒、[illegible]其謀叛以上、有「捕」者、仍依前條告之法、承〔唐〕[illegible]

名例律云、公事失錯、自覺舉者原、其罪[illegible]應連坐者一人自覺舉、餘人亦原之、[illegible]其斷罪失錯、已行決者、不用此律、[illegible]

其文書稽程、[illegible]應連坐者、一人覺舉、餘並原之、主典不免、若主典自覺舉、並減二等、[illegible]

唐律詔勅案成
下作以下須下
各給抄寫程二
百紙以下限二
日程過此以外
每二百紙以下
加一日程所加
多者不得過五
日注云其敕書
計紙雖多不得
過三日此等抄
寫程既云案成
以後據令成制
敕案不別給程
即是當日成了
違令限日皆是
有稽云々

私敎類聚

要覽

「校、」（故、〔唐〕）長官以下、並減二二等、如「判官以上」（官人〔唐〕）主典連署（舉者官人〔唐〕）。（判官脱カサ）以上、並得免罪、主典仍減二二等科之、其詔勅案成以後、限日皆是有稽、。（稽〔唐〕）而自舉者、同官文書法、仍爲公坐、亦作四等科斷、各以所由爲首、若涉私曲故稽、亦同私坐之法、

公式令云、官人判事案成、自覺不盡者、聽舉牒追改、

朱云、官人判事謂一端、餘公文並同也、聽舉牒追改者、未知程内外、又事已行訖未訖、又事發未發有別不、「額」（答額〔集解卅六〕）云、（程〔集〕）内外及事行訖未訖並同、但事發後不可免也、名例律云、公事失錯覺舉免其罪條有

正文、

吉備大臣、私敎類聚云、過則必改事。右論語曰、夫子爲具其過、未能无過也、子曰、過則勿憚改之也。過而不改。是謂過失也、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過言、未及而言謂之躁、安不辨言及而不言、謂之隱、隱逆不盡情實、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未見顏色、々起先有而語猶於「瞽、」（鼓々サ）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飾也、謂、飾其過不言實之、子夏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也、過者人皆見之也、更者人皆仰之、更改即知賢人君子、猶在其過、況凡人乎也、要覽曰、言口口、莫不成辱、行違於法、莫不害身、以力勝人、胙晉成患、失理寬得、舐糠受愧、雖悔已往、不悔未來也、故諺云、羅網鳥者、悔不高飛、答鉤魚者、恨不忍飢也、故云、過則必改、庶免後悔、

此試（誠カサ）近諸自首覺舉之情、仍裁部末、

○告言三審誣告等事付、「改教」（以教〔上文〕）前事告言事、等親告言事、前人合禁。（事〔上文〕）告人亦禁文在此部、
唐律廿四ノ十一　以下至注不得稱疑唐律无

鬪訟律云、告人罪、皆須明注年月、指陳實事、不得稱疑、「告人物之未知、如何之疑、答、犯者

唐律疏議云、應出宮殿謂改任行使假患番下事故等依令云々

的申、而疑反口人、又明不申其死罪年月、而連數月等、不待三番、即坐罪、皆須明注前人犯罪年月、指陳所犯實狀、不得稱疑、違者笞卌、(「中サ〔唐〕五十)但違一事、即笞卌、謂牒未入司、即得此罪、官司受而爲理者、(「技〔大サ〕)減所告罪一等、官司若受疑辭爲推、並准所告之狀、減罪一等、即以受辭者爲首、若告死罪處遠流、告流罪處徒三年之類、即被致被盜、及水火損敗者、亦不得稱疑、雖虛皆不反坐、被致被盜、爲害特甚、或被人決水、縱火、漂焚財物、盜即不限強竊、漂「樹火」(焚〔唐〕)不問多少、告者皆須明注「年」(日〔唐〕)月、不「得」(合〔唐〕)得稱疑、推問雖虛皆「曾」(〔唐〕无)云、知不害不盜不水「故」(技〔律〕)遣告者、從誣告法科也、大凶聞不反坐、若(稱〔唐〕)疑者、官司亦不合受理、即雖受理、官司「并」(亦〔唐〕)得免科、此條文在鬪入部、(殿〔唐〕)

衛禁律云、應出宮內、(殿〔唐〕)而門籍已除、輙留不出、乃被告劾、已有(公文〔唐〕)。禁止、籍雖未除、不得輙入宮內、(〔唐〕殿)犯者各。闌入論、(「以〔唐〕)應出宮使之類、依令除者、

勘申甲告言乙、未定可召、廻告狀間、乙亦告申甲、收其告狀、同共召問否之由事

右被別當宣偁、(乎カサ)甲告言乙、使等未定可召之由、廻見告狀之間、乙又告申甲、依告狀先後、亦召問乙乎、爲當收乙告狀、同共可召問甲乙哉、宜勘申其由者、謹撿訟鬪律云、被(四禁脫カ)。不得告擧他事、說者云、被囚禁者、斷罪之間也、不得告擧他事者、被禁日始至于役畢、決畢、不得告擧天。(下〔下文、律集解〕)人民犯狀者、據撿此文、被囚禁不可告他事、然則未禁之間、可無其制、方今甲告言乙、(共カサ)使等未定可召之由、廻見告狀之間、乙告申甲、既是非被禁之乙、依律論之、「狀告」(收其カサ)告狀、同苦召問、可無妨難、仍勘申、

延喜廿二年九月一日　　在宗家勘草

停止奴婢

弘仁刑部式 己丑持統天皇三年 庚寅四年

式日抄三（一右）家人奴婢罵主者徒二年

私案、應例追告不狀云云。如件勘申狀、共爲告狀、同可推斷、

但馬國朝來郡司全見舉章（同長德三年十月廿七日允高（亮カサ）答）

令（今カサ）中（甲カサ）先祖所買貯、奴婢之子孫婢。其女兄與某丸共本主子孫之宅、夜中到來陳之己兄某丸擬（列サ 云カサ）打厭已身、愁尤切也。已隨近郡司也、可勘糺云々、甲答云、縱雖有身愁、夜中不可愁、加以爲敵所愁之兄某丸共來着也、非無事疑、然則中可愁申云云、于時件如（女カサ）入亂、令罵耻申、然問（甲カサ）隨近人々出來、制止兄妹追返云云、爰擬召勘之間、國之神事依有經營、不召勘之程、件女參國前、依愁申爲甲被打損之由、雖召甲、依令申主從之間、不被問糺、爰件女陳之、延喜格停止奴婢了、格後不可有奴婢云々、如此之旨、外上難（土サ 无サ）□方今格、前先祖所貯之奴婢子孫、爲本主子孫、可有禮節哉否、謹請明判、謹問（別サ）、答、戶令云、應分者、家人奴婢總計作法、說者云、奴婢各問資財、弘仁刑部式云、父母緣貧窮賣兒爲賤、其事在己丑年以前者任依契、若賣在（諸部曲〔唐律〕）庚寅年以後、皆改爲良、不須論罪（殺主者絞、傷及罵〔唐〕）（罪敎〔唐〕）、其大寶二年（合〔唐〕）、制律以後、依以科斷（也〔唐〕）、鬪訟律云、。奴婢、過失罵主者流、疏云、不言遠（部曲〔唐〕）近者、爲止加杖二百故。又條云、。奴婢告言主（諸部曲〔唐律〕〔唐〕无）非謀反、逆叛者皆絞（之〔唐〕）、疏云、奴婢。雖屬於主、其主若犯（諸〔唐律〕）謀反、逆叛、即是不臣之人、故許論告（一百〔唐〕）、非此三事（賤隸〔唐〕）、而告言者皆絞罪、无（〔唐〕无）首從、又云、。奴婢有罪、其主不請官司、而殺者杖八十、疏云、奴婢。雖各有「其」主、至於殺戮、宜有承稟（稟承〔唐〕）者、據此等文、至于奴婢之類、同於資財之故、依

法處分、任意進退、今撿買得之年、若縛領之限、甲則爲主、女是爲賤也、詈罵之事、縱雖過失、處流罪而加杖無疑、告言之旨、亦非逆叛（傳カ）當絞刑、而再生難期、早請官司、明定輕重、論以一科、俾知三典、

獄令云、告言人罪、非謀叛以上者、皆令三審、應受辭牒官司、（謂、判官以上是也、）並具（令）見曉示虛得反坐之狀、每審皆別日、受辭官人、於審後署記、審訖然後推斷、若事有切害者、不在此例、（注也）切害、謂致人、賊盜、逃亡、若強姧良人、及有急速之類、（謂、賊者劫囚之類、其致人者、不論先後、盜及逃亡者、不問輕重、皆是、）其前人合禁告人亦禁、辨定放之、

伊賀國百姓解　申、進雜愁文事（外題云、右大臣奏、左大史佐吉氏繼、（三月十三日））

合若干條

一高年民賑給頴乎給豆即折留之民到（致カ）愁狀、

右云々、望請官裁、

一官（舍脱カ）器（修カ）仗（料カ）條理斷、遣不給愁狀、

右云々、望請官裁、

弘仁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審

讀申右少史猿女副雄
右中辨大伴宿禰國道
少辨藤原朝臣村田
弘仁十三年七月廿二日

二審
記右少史猿女副雄
右少辨藤原朝臣村田
同月廿五日

三審
記右少史猿女副雄
右中辨大伴宿禰國道
少辨藤原朝臣村田
同月廿六日

佐渡國三部（郡カサ）佰姓等、謹解　申、請官裁患狀事
合若干條

一守闕根爲レ求二餘利一拾二舊舘一而更造二新舘一之狀、

右云云、仍謹請二官裁一、

一守闕根獨貪二。濱山澤之利一之狀（海脫カ。）

右云云、仍謹請二官裁一、

以前云云、謹請二官裁一謹解、

承和元年十一月五日

承和二年五月廿九日一審

右少辨藤原朝臣當道　左少史坂本臣鷹野

同年六月二日二審（承和二イ）

右少辨藤原朝臣當道　左少史坂本臣（无サ）鷹野

同年六月四日三審

判右中辨藤原副宗　右少史坂本鷹野

已上三審例

辨官記云、訴人進二訴狀一者、先由二國郡司本司本屬一、不理之由慥加二勘問一、若日記在二別紙一從返却、判訴人申二第一審例一、其國其郡百姓其姓名申天、所レ愁事无レ所レ可二悔申一、辨命之某丸、（云ナサ）訴人

下文七百四十八頁參看

誣告死罪云々 唐律疏議无

稱唯、命之「若」(差カ)遣使勘問、終(給カサ)一事有誤違者、任法勘給宜、(卒賞、)訴人爾、稱唯退出、登

時聽審之官、(ト云サ)判署日記、申第二第三審判之候之、凡在聽座、非公事不言語、(ト等カサ)縱雖公事不

得高聲先後咳唾、聽上有失禮、曳靴爲聲、

鬪訟律云、○(諸〔唐律〕)誣告人各反坐、(凡人有嫌、遂相誣告者、准誣「告」(罪〔唐〕)輕重反坐告人、)即糺彈之官挾私、彈事不實者亦如之、「反坐(〔律〕作注)

致罪准前人入罪之法、至死而前人未決者、聽減一等、(謂、有誣告惡前人或明黨親戚、挾私飾詐、○(妄作詐)〔唐〕糺彈者、並同誣告之律、反坐其罪、准前人

入罪之法、至死而「能」(前〔唐〕)雖奏訖、未決者、反坐之人、聽減一等、若誣人反逆、○(雖〔唐〕)復未決、引虛不合減罪之、)(〔唐律〕作注)「其本應加杖及贖者、止依杖贖法、即誣官人

及有蔭者、依常律、(ト以下唐律作本文)若告二罪以上、重事「虛反」實、(ト(唐〔无〕))及數事等、但一事實除其罪、重事虛反其所(唐律作注)

剩、即罪至所止者、所誣雖多不反坐、其告二人以上、雖實者多、猶以虛者反坐、「謂、告二人

以上、但一人不(實〔唐〕)實、罪雖輕猶反其坐、」(諸〔唐律〕)若上表告人、已經聞奏、事有不實反坐、罪輕者從上書(唐律作疏)

詐不審論、又云、○誣告人流罪以下、前人未加拷掠、而告人引虛者減一等、「誣告死罪、但未決

即令減科流罪以下、經拷訖、無問杖數多少、全移反坐、文言拷掠爲有損傷、若未佳拷、雖斷〔唐律

訖、引虛亦依減例、」(事經奏訖者、則不減、若已聞、計與拷掠不殊、亦非減限、)即拷證人亦是、○(謂〔唐〕)雖不拷被告之人、拷「傍」證之者、雖自引虛、亦同已拷不減、)誣告(作注」)

「二等」尊長外祖父母夫、(ト期親〔唐〕)(夫〔唐〕)○之祖父母及「家人奴婢」(奴婢部曲〔唐〕)誣告主之「二等」(期〔唐〕)親、外祖父母者、雖引虛各

不減、

(サ本接前文)

即拷證人亦是、物云、爲七位以上等也、釋云、未知依何文拷證人乎、答、於卑者无拷證之文、但依此文據衆證可定罪者、拷證人耳、(實父右之、)

又云、投（諸〔唐律〕）匿名書告人罪者、徒二年、（〔唐〕流二千里）唐律作注謂絶匿姓名、及假人姓名、以避已作者、弃置（懸〔唐〕）之倶是、得書者、即（嗜〔唐〕）焚之、若將送官司者、杖一百、（徒一年〔唐〕）官司受即（而〔唐〕）爲理者加二等、被告者不坐、輙上聞者徒三〔唐〕二年半、若得告言反逆之書、事或不測、理須聞奏、不令燒除、

古老云、昭宣公於堀河院被（无ヵ）行大饗、日漸及昏黑、有束帶六位、以袖掩面、挿書於書刺（刺ヵ）直（頃ヵ）地走寄、寘人主人御前、逐電逃去、公取其書、不拐其人、王卿以爲可何爲哉、須之召矚之者、於庭中令燒、不開彼書、不知何事、匿名之書、可從燒却、憲法之旨、存其意歟、先賢之行、爲後記之、

太政官符、撿非違使、應依法反坐誣告人事、一右彼使別當中納言從三位兼行右衛門督藤原朝臣恒佐奏狀偁、太政官去寛平七年十二月廿二日、給使等符偁、撿非違使別當中納言兼行左衛門督源朝臣光奏狀偁、撿非違使式云、凡使之所掌、准彈正（彈〔六十二〕）事、并依臨時宣旨行之、又條、諸司諸衛及諸家官人以下雜色以上等、若有犯過者、禁其身經本司、又條云、盜人不論輕重、停移刑部、別當直著鈦、記（役ヵ）收所令驅使、女官（如ヵ）當爲贖各（敕ヵ）依本法、自餘犯普從常律、臺（彈〔式〕）式云、聞（並ヵ）官司枉判及闕與犯法者、追所由人勘問其由、得實應奏者、隨即奏聞、公式令、奏彈式云、親王及五位以上、有犯應須糺勘、而未審實者、並據狀勘問、不須推拷、（委知事由〔令〕）事大者奏彈、（訖留爲案〔令〕）非應奏及六位以下、並糺移所司推判、義解云、凡彈正、是糺勘之職、非科斷之官、即不限有位无位、皆不須得

推栲者、按此等文、使等「文使等」〔衍カ〕所掌、非啻准弾正之事、兼行〔仍イ〕追禁推栲之法、然則至准弾正、須自見及風聞、即糺弾其犯、但不可禁栲及座、於従常律、當禁栲反坐、不可習臺事、因斯言之、所掌相兼、執行亦多、是則為早糺人犯、忽決其罪也、而今或使等、論云、既云、〔准脱カ〕。弾正事者、爰知不可反坐誣告之人、比年所行、亦復如之者、方今嫌悪之輩、為報私怨、偽誣〔死カ〕化犯告使所、随即追禁犯人、推鞫之間、久苦禁獄、遂不承状〔伏サ〕之日、僅及問告人、于時所告之事、是既虚也、須依法反坐、而偏称准弾正事、直従放免、无更反坐、因茲撿非違使之職、還「正事」〔衍カ〕為招誣之府、非據行法令、何以絶此亂計、撿獄令云、告言人罪、非謀叛以上者、〔令〕。皆令三審、若事有切害者、不在此例、其前人合禁、告人亦禁、〔上文〕辨定放之、注云、切害、謂殺人、賊盗、逃亡、若強姧良人、及有急速之類、闘訟律云、誣告人各反坐、注云、反坐致罪、准前人入罪之法、又條云、被殺被盗〔上文〕及水火損敗者、雖虚皆不反坐、斷獄律云、栲囚限満而不首者、〔唐〕。反栲告人、其被殺被盗家口親属、告者不反栲、注云、被水火損敗者亦同者、按此等文、告謀叛以上及切害者、不合更三審、即禁告人前人、推勘之日、若誣告者、随即科反坐、除此以外、必令三審、若誣告者、亦同處反坐、但被致被盗之家口親属、非故誣告、不可反坐、今使等多糺切害之事、非有宣旨、无理訴訟之輩、仍告切害之日、不令三審、即以禁推前人、若有誣告者、須依反坐、而専称准臺之詞、道不坐誣告之人、准〔唯カ〕撿法意、理不可然、望請處分、自今以後、若有誣告者、將處反坐、然則妄愁自絶、

使務亦正、但无禁告人者、恐告實之輩有所憚、亦望若有告切害者、依舊例、先追前人、後禁告人、又依臨時宣旨、追勘之中、若有可令三審之色、不更三審、速以禁推、若有誣告、隨即反坐、其不可反坐之類、雖有對問、不更禁告人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傅民部卿陸奥出羽按察使源朝臣能有宣、奉勅依奏者、今撿按內、年來誣告、依舊濫訴猶多、非行反坐、何絕虛妄、而件官符被下之後、未有遵行、今欲據用、頗乖法意、何者所司引法式之文、與申請之旨相違也、謹按獄令云、告言人罪、謀叛以上者、皆令三審、應受辭牒官司、並具曉示虛得反坐之狀、每審皆別日、受辭官人、於審後署記、審訖、〔令〕○然後推斷、義解云、告言人罪、皆當依實、若其虛妄者、自得反坐、故令其反覆、前人合禁、告人亦禁、甚欲自盡、從初至三、故謂之三審、其未至三、而有更悔者、亦无罪法、同條云、若事有切害、者、〔令〕○不在此例、其前人合禁、告人亦禁、辨定放之、注云、切害、謂殺人、賊盜、逃亡、若強姦良人、及有急速之類、義解云、若其已然之後、不須更復爲切害、雖即已行、而餘緒淺淫、猶應爲害者、亦爲急速、又條云、告密人、皆經當處長官告、受告官司、准法示語、雄雖〔令〕言有實即禁身、據狀撿按、義解云、密者、謀叛以上、又云、准三審之法、示語三示〔令〕虛得反座之狀、但事意急切切急〔令〕、不可延時日〔令〕司、故即立即〔令〕立示語、至三「日」令无而止、是名准法示語、其「藥」既訖、事如誣妄、即反坐之科、當依恒法者、據此文、告謀叛以上者、當經三審科其反坐、至于切害、稱非三審之例者、即爲事依急速、不致延緩也、所謂告切害之輩、非必

急速、或名是切害、非登時事、或雖犯急速、既經年月、而偏依切害之名、不行三番（審カサ）之法、事不穩
便、亦乖令條、今須告切害之中、有可依法爲急速者、更不經三番（審サ）、若不可爲切害者、必
經三番（審サ）、同科反座、但先追前人、後禁告人、若或誣告者、聞前人既被追禁之由、有隱遁者、雖
所告虛妄、而反坐誰人中（乎カサ）。然則追禁之旨、將據本法、人依臨時宣旨、追勘之中。若有可令三
番（審カサ）之色、猶經三番（審カサ）、有誣告者、隨即反坐、是依三審之中、有（无サ）更悔者、亦无罪法之文也（之サ）、又被
致被盜之類、雖虛不反坐者、是被侵犯有實、告言之旨相誤。謂也、若故誣告者、同處反坐、如
此則法令之旨、不失其宜、推「推之」（衍カサ）類之理亦无所滯、仍錄事狀、謹請處分者、左大臣宣、奉
勅依奏、但記勘之法、欲得其中、先追前人、後禁告人、須任寬平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符旨
行之者、使宣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延長七年九月十九日

鬪訟律云、告小事、虛而獄官因其告、檢得重事及事等者、若類其事、則除其罪、離（馬〔唐〕）其事、則依
（唐无）「本」誣論、「告」（唐律作疏）。事、虛而獄官因其告、檢得重事者、假有告人盜「布」（驢〔唐〕）、檢得盜絹、其價又貴、是
爲得重事。（實〔唐〕）及事等者、（「小〔唐〕）假如告盜甲家馬、檢乃盜（得〔唐〕）乙家牛、（騾〔唐〕）其價相似、是爲事等、若類其事、謂
「絆布絁絹及馬牛」（騾馬驢〔唐〕）等、色目相類、所告雖虛、除其妄罪、若告人形有弩、（私〔唐〕）獄官因（聞）告、及檢得具裝、
者、不得爲類、稱類者、謂其形狀難辨、原情非誣、所以得除其罪、然弩之與具裝、雖同禁兵、

爲申何類聽見
□囚遠行人條

論其形採（樸〔唐〕）色類令（全〔唐〕）別、事非疑似、无（元〔唐〕）狀誣、如此之流、不得爲類、離其事者、謂、告人盜馬、撿得鑄錢之屬、是離其事、（則依本誣論〔唐〕）○仍得誣告盜馬之罪、此條爲依告狀撿贓、生文不同。○官狀（獄〔唐〕）外求罪之例、

又云、○被（諸〔唐律〕）囚禁、不得告舉他事、其爲獄官酷己者聽之、（人有犯（死タノイ）罪、身在囚禁、唯爲獄官酷己者得告、自餘他罪、並不得告發、即流囚在道「從囚」（徒囚〔唐〕）在役、身嬰「鉗枷」（枷鎖〔唐〕）或有援人所「示」（亦〔唐〕）同被囚禁之色、不得告舉他事、又准獄令、囚告密者、禁身領送、即明知謀叛以上聽告、餘準律不得告舉〔唐〕）即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者聽告（唯〔唐〕）謀反、逆叛、子孫不孝及同居之內、爲人侵犯者、餘並不得告「老少及篤疾（等〔唐〕）之」（唐律作疏）罪、犯法既得勿論、唯知謀反、「逆」（大逆謀〔唐〕）叛、子孫不孝及闕供養、及同居之內爲人侵犯、如此。事、並聽告舉、自餘他事不得告言、（唐律作本文）官司受而爲理者、各減所理罪三等、（謂、從被囚禁以下、減所推罪三等、假有告人徒一年、官司受而爲理、合杖八十之類、若有人被囚禁、更首別事、並事與餘人連坐者、官司合受科斷、律云、被囚禁不得告舉他事、此既首論身事、非「闕」（關〔唐〕）引告他人、縱連傍人、官司亦合爲受、被首之者、仍依法推科、）

集解云、特云、被囚禁者、斷罪之間也、不得告舉他事者、被禁日至于役畢決罪、不得告舉

天下人民犯獄耳、張之散禁亦同、但判禁訖、未禁亦同、事雖祭（禁ガ）訖、未禁身即不同、

又云、○強（諸〔唐〕）盜及殺人、賊發被害之家、及同位（伍〔唐〕）即告其主司、（主司、謂坊長、坊令、里長等、）若家人同伍單弱、比伍爲告、（當告〔唐〕）○而不告、一日杖六十、主司不即言上、一日杖八十、三日杖一百、官司不即撿按捕逐、及有所推避（者〔唐〕）、○一日徒一年、（謂、隣近受告、官司不即撿按捕逐、及與隣近、國郡（郡ナカ）等相推、或假以餘事辭訖者、）竊盜各減二等、

又云、○爲（諸〔唐〕）人作辭牒加增其狀、不如所告者笞卌、（五十〔唐〕）（謂爲人雇倩作辭牒、加增告狀者、）若加增罪重、減誣告

一等、若加増其状、得罪重於答冊者、減誣告罪一等、假有前人合徒一年、爲人作辭牒、増状至徒一年半、便是剩誣半年、減誣告一等、合杖九十之類、若因雇(倩〔唐〕)受財、得贓重者、同非監臨主司、因事受財、坐贓之罪、如贓重從贓科、減輕者從減誣告一等法、即受雇誣告人罪者、與自誣告同、上文爲人作辭牒、雖復得物、不雇誣人、因有加増、(得〔唐〕)減誣告一等、此文即受雇、誣告人罪者、謂、彼此同謀、本共〔謀〕(誣〔唐〕)構、情規昭害、故。(與〔唐〕)自誣告罪同、贓重者坐贓論加二等、雇者從教令法、假有人得布十二端、受雇誣告人一年半徒、坐贓論、十二端合徒一年、加二等、即徒二年之類、。(雇者從教令法、〔唐〕)依下條教令爲從、減受雇者一等、仍得一年徒、若告得實坐贓論、謂、受布十二端、告得實事、合徒一年之類、雇者不坐、以其得實故得无罪、

又云、。(諸〔唐〕)教令人告事虛應反坐、得實應賞者、皆以告者爲首、教令爲從、得實應賞〔者、〕〔唐无〕謂、告。(齎〔唐〕)禁物度關、及〔唐〕博戲盜贓之類、令有賞文、或告反逆、臨時有加賞者、皆以告(者〔唐〕)爲首、教令者爲從、其應賞在令有文、分賞元無等〔教〕級、既〔唐〕爲首從之法、須進律條論之、又不可徒杖別作節文(之〔唐〕)約、從杖一百之例、假如教人告杖一百、罪虛即告者爲首、合杖一百、教令爲從、合杖九十、即從者十分減一、應賞〔或〕(殘〔唐〕)亦。(進〔唐〕)此、假有輕重不同、並准十分爲例、即教令人告五等以上親、及家人奴婢告主者、各減告者罪一等、其有教令人、自告五等以上親、或教人家人奴婢告主者、告實及誣、各減告者罪一等、其告五等以上親、即尊者坐重、卑者坐輕、家人奴婢告主皆絞、故云、各減告者罪一等、若教奴婢等、告主二等以下親、律無別文、從(從カサ)不應爲二。(等脫カサ)親及外祖父母從重、三等以下親從輕、以唐律補之　被教者論如律、謂、被教告五等以上及告主各得本罪、若教人告子孫者、各減所告罪一等、雖是死罪、亦減死罪、處流〔之〕〔唐无〕注也　雖誣亦同、雖教誣告、亦減罪一等、既上條、祖父母々々、誣告子孫外(孫〔唐〕)子孫之婦、。(妾及己之妾〔唐〕)各勿論、此條但云、教人告子孫、各減所告罪一等、即(既〔唐〕)外孫以下、亦准教令告子孫法、減所告誣一等、

獄令云、因逆(逮〔令〕)引人爲徒侶者、皆審鞫由狀、然後追捕、(攝〔令〕)若追而雪放、又更妄引、謂、初已虛誣告訖、後亦妄引是、既事發更犯、合重其罪、故錄(菜カサ)狀申官、待「使」(使〔令〕)按覆也、及囚在獄死者、年別具狀附朝集使、申太政官按覆、謂、是別遣使按覆、或令覆囚使按覆、

其問鬪訟律云、被囚禁、不得告舉他事者、而何此條聽告哉、讃答、彼律爲他事生文、此令

門訟

問鬪訟律云被囚禁得者「失」（告カサ）擧他事官司受理各減所理三等者未知是條官司聽推哉擧異也聞律以他事失也是條以同□浩平二條各異

爲已從（徒サ）侶生文也、其趣各異也、

斷獄律云、○囚（諸〔唐〕）在禁、妄引人爲徒侶者、以誣告罪論、即本犯雖（應〔唐〕）死、仍準流徒加杖及贖法、囚在禁妄引人爲徒從侶者、謂、盜發者妄引人爲囚盜、致人者妄引人爲同行之類、以誣告罪論、謂、依鬪訟律誣告人者各反坐、即本犯應死、不異加（可累加〔唐〕）故準徒流加杖法、其應贖者、即準流徒贖之、

物記云、未禁以前妄引何、答、以誣告罪論者、三審畢後得反坐、可（言サ）依鬪律誣告法、故、稅（徵サ）文既稱以字、可依鬪律親屬他人之本法論之、宋（朱カサ）云、此名重事其累科、揚書云、死因妄引他人、亦令反坐之法、張云、前人未加榜掠減一等、若妄引親戚、亦同誣告親之（戚脱カサ）法、既依誣告法、身合減贖、自依本條之法也、物記云、死因妄引人而入死、是兩死故、誣告之死、仍準加杖及贖法、假令甲強盜、得布十五端絞、見盜律也、其強盜无首從例、而申妄引人爲同盜、官司鞫遂至虛言者、甲得二死、不可加死、故甲若白丁者、以誣告之死刑、唯（準カサ）徒三年、加杖二百、若須贖者、可遠流贖百卌斤耳、但餘誣告死以外死刑、縱官蔭之二死不可贖、但加杖後決死耳、但八十以上、十歲以下等盜及傷人至死刑者、依名例得收贖耳、尊老受（愛サ）少之義也、問、因本犯流以下、妄引人爲從（徒カサ）、到保致死、遂事虛者何、答、不犯流以下、依例留條注文、可加杖處死刑、歸（云カ）之流徒加杖及贖法者、知言徒加杖流贖法、問、依何文準遠流三年加杖、答、法者以懲誡爲宗、懲加重刑、停其後惡、故有因事二死者、以一死準死刑、次流刑法、而隨曰（日サ）色而贖、及加杖了彼決死、私

闘訟律云、諸（〔唐〕）告祖父母々々者絞。父爲子天、有隱無犯、如有違失、理須諫諍、起（〔唐〕）敬起孝、無令陷罪、若有忘情棄禮而故告者絞、（注也サ）謂、縁坐之罪、及謀叛以上而故告者、縁坐、謂謀反、大逆及謀叛以上、皆爲不臣、故子孫告亦无罪、縁坐仍同首法、故雖父祖聽捕告、若故告餘罪者、父祖得同首例、子孫處以絞例、下條准此（注也サ）謂、下條、告二等尊長、情在於惡、欲令入罪、而故告之、故云准此、若因推劾、事不獲免、隨「解」（辨〔唐〕）罪引、不當告坐、即嫡「母繼」（繼慈母〔唐〕）殺其父「母」（唐无）及所養者殺其「不坐」（本生〔唐〕）並聽告、

父爲子天、有隱无犯、律疏、骨々錄之、儀禮喪服傳云、父者子之天也、禮記檀弓上曰、事親有隱而无犯、注云、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也、起敬起孝、無令陷罪、骨云、禮記內則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義サ）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註云、起猶更也、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註云、父有過、則子必幾諫、見志而不從、起敬起孝、悅顏悅色則復諫、「父」（又サ）不從則號泣而從之、終不使父陷於不義而已、答、「沼父」（沽文サ）云、如有違□須諫諍起孝、若理起敬起孝、而父不聞犯法、在令陷罪者、於（恐當連接下文子孫何科云々）

子孫何科斷、愚按、子雖諫父不聞、若披露者、已似告言、子孫何爲、然則有何罪哉、

又云、告二等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一年、二（〔唐〕）依名例律、並相容隱被告之者、「與」。（自〔唐〕）首同、告者合（各〔唐〕）徒一年、其告事重者、減所告罪一等、假有告大二等尊長盜「布十五端」（上絹二十五匹〔唐〕）合徒二（三〔唐〕）年、尊長同首法免罪、卑幼減所告罪一等、合徒一（二〔唐〕）年半之類、（「法曹上五左同」唐律作注）所犯雖「不合」（合サ）論、告之者「若」（衍サ）猶坐、謂、二等尊長以下、或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若篤疾犯罪、雖不合論、而卑幼告之、依法猶坐、（注也）即誣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告三等尊長、各減一等、四等五等減二等、（小功緦麻〔唐〕）誣告重者、各加所誣罪一等、（各〔唐〕）即非相容隱、被告者論如律、若告謀反逆叛者。不坐、謂、二等尊長以下、犯謀反及逆叛三事、以其不臣、故雖論告、不科其罪、其相侵犯、自理訴者聽、謂、二等以下五等以上、或侵奪財物、或毆打其身之類、得自理訴、非縁侵犯、（唐律作注）下條准此、謂、下條告五等以上卑幼、雖不得別告餘事、有罪名、相侵犯亦得自理、

鑄錢

監主自盜

誣告
官司入人罪

又云、告五等四等卑幼、雖得實杖六十、（相隱既得減罪、有過不坐告言、故雖不虛、即得此坐、）三等以上、遞減一等、誣告重者、二等親減所減二等、三等親減一等、四等以下親、以凡人論、即誣告子孫外孫子孫之婦（妾及己之妾〔唐〕）。者、各勿論、（誣告子孫之婦者、曾玄亦同、其有告得實者、亦不坐、被告得相容隱者、同「為」（自〔唐〕）首之法、）

私按、以上三箇之中、依告言同首法之類、許自首之色、隨得同首法、拘自首之色、不得同首法歟、（見自部、可辨免否、）

名例律云、同居若三等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子」（外孫若〔唐〕）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同居、謂同財共居、不限籍之同異、雖「非」（非五等以上親）「己」（無服者〔唐〕）、並是、以上諸親、「反報俱隱、」（有罪者並相為隱、反報隱〔唐〕）此等外祖、不及曾高、外孫不及曾玄、）家人奴婢為主隱、皆勿論、（家人奴婢主不為隱、聽為主隱、非謀叛以上並不坐、）即漏露其事、及擿語消息、亦不坐、（假有鑄錢及盜「竊」（〔唐无〕）之類、事須掩攝追收、遂漏露其事、及報罪人、所掩攝之事、令得隱避逃亡、為通相隱、故亦不坐、）其四等以下親相隱、減凡人三等、（四等五等親、假有死罪隱藏、據凡人唯減一等、四等五等親、又減凡人二等、猶徒二年、漏露其事、及擿語消息、亦依減例、但以律文貴「者、」（省カサ）故不煩言、）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謂、謀反謀大逆（謀〔唐〕）叛、此等三事、並不得相隱、故不用相隱之律、各從本條科斷、）

鬪訟律云、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官司受而（〔唐律、卷八十二〕）為理者、以故入人罪論、至死者各「近」（加役〔唐〕）流、（以赦前事相告言者、謂、事應會赦、始是赦前之事、不合告言、若赦所不免、仍得依舊告言、假有會赦、監主自盜得免、有人輒告以其所告之罪罪之、告杖八十以上罪者、監主自盜即合除名、告者還依此從之法科罪、官司違法、受而為理者、以故入人罪論、若告赦前死罪、前人雖復未決、告者免死處「近」（加役〔唐〕）流、其准誣告條、至死而前人未決、聽減一等、流罪以下、前人未加拷掠、而告人引虛、得減一等、又准官司入人罪條、若未決放、聽減一等、有誣告赦前死罪、官司受而為推、不得依此條減例、依律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官司為理者、以故入人罪論、此是赦前之罪、並不許言告、論實尚無減例、誣告豈得減之、不至死者、俱無減法、至死者處「近」（加役〔罪〕）流、）若事須追究者、不

唐律作注

用此律、「追究、謂、婚姻良賤、赦限外蔽匿、應改正徵收、及追見贓之類、」謂、違律爲婚、養奴爲子之類、雖會赦須離之正之、赦限外蔽匿、謂、會赦應首及改正徵收、過限不首、若經責簿帳不首、不改正徵收、及應徵見贓、謂盜詐之贓、雖赦前未發、赦後捉獲正贓。○者「唐」是爲見贓之類、合爲追徵「之」「唐无」僧尼、准格律條「之」「云カ」、其還俗并被罰之人、不得告本寺三綱及衆事、謂、還俗之人、至于終身、被罰之僧、苦使之間、並不得告言也、若謀大逆謀叛及妖言惑衆者、不在此例、此條在禁法部、具可見彼部、

政事要略卷第八十四

政事要略第九十五　至要雜事五下

學校事下 陰陽典藥療病、在典藥中、

○學校事下 陰陽典藥療病、在典藥中、

職員令云、陰陽寮頭一人、掌天文、曆數、風雲、氣色、謂、天文者、日月五星廿八宿也、曆數者、曆計日月之度數、而造曆授時也、氣色者、風雲之氣色也、言、以五雲之色、視其吉凶、候十二風氣、知其妖祥、其天文博士職掌、唯言氣色不言風雲者、舉氣色則有風雲可知「故」「令无」也、有異密封奏聞事、助一人、允一人、大屬一人、少屬一人、陰陽師六人、掌占筮相地、謂、占者、極數知來曰占也、筮者、蓍曰筮也、相者、視也、陰陽博士一人、掌教陰陽生等、陰陽生十人、掌習陰陽、曆

博士一人、掌造暦及教暦生等、暦生十人、掌習暦、天文博士一人、掌候天文氣色、有異密封、及教天文生等〔令〕天文生十人、掌習候天文氣色、漏尅博士二人、掌率守辰丁伺漏尅之節、守辰丁廿人、掌伺漏尅之節、以時撃鐘鼓、使部廿人、直丁二人、

四左 陰陽式云、學生卅人、陰陽生十人、暦生十人、天文生十人、其得業生、陰陽三人、暦二人、天文二人、並取生内人、

右得業生、選性識聰慧、令專精學、具其〔式〕名申官給衣食、成業年限依令、未成業者不得趣入他色、若未給終〔式〕業、其師遷外官者、從之終業、

五右 又云、觀天文生一人、不立年限、其衣服食米、准諸得業生給之、

廿六右 雜令云、取陰陽寮諸生者、並准醫生、謂、先取占氏及世習者、後取庶人十三已上十六已下聰令者、爲之也、其業成年限、及束脩禮、一同大學生、謂、其習業經書、及考課條數并敍法等事、並皆依式處分也、

職員令云、典藥寮頭一人、掌諸藥物療疾病、謂、依醫疾令、五位以上疾患者、並奏聞、遣醫爲療是也、及藥園事、助一人、允一人、大屬一人、少屬一人、醫師十人、掌療諸疾病及診候、醫博士一人、掌諸藥方脉經、教授醫生等、醫生卅人、掌學諸醫療、針師五人、掌療諸瘡病及補寫、謂、虛者補之、實者寫之、人針〔令〕博士一人、掌教針生等、針生廿人、掌學針、按摩師二人、掌療諸傷折、按摩博士一人、掌教按摩生等、按摩生十人、掌學按摩療傷折、呪禁師二人、掌呪禁事、呪禁博士生〔令〕一人、掌教呪禁生、呪禁生六人、掌學呪禁、藥園師〔令〕无二人、掌知藥性色目、謂、寒温爲性、形状爲色、名稱爲目也、種採藥園諸草藥、及教藥園生、藥園生六人、掌學識諸藥、使部廿人、直丁二人、藥戸乳戸、

醫疾令云、醫博士取醫人謂、十醫師也、下條患家、錄醫人姓名是也、即不「如」(必イ)取法術優長者、故下條云、經雖不第、量堪療疾者、聽補醫師也、內法術優〔擣木令〕長謂、法者、所學之經也、術者、所療之驗也、者爲之、按摩咒禁博士亦准此、謂、此條及次條、不言針博士幷生者、案文可知、

又云、醫生、按摩生、咒禁生、藥園生、先取藥部及世習、謂、藥部者、姓稱藥師者、即蜂田藥師、奈良藥師類也、世習者、三世習醫業、相承爲名家者也、次取庶人年十三已上十六已下謂、非唯庶人、藥部「業」世(「令」)習亦同此法、案學令、五位已上子孫、及東西史部子、皆限年十三以上十六以下、取爲學生、若藥部世習、是五位以上子孫者、皆先充四色生、即至廿一依申送、其文云、取庶人若八位以上子情願者亦聽取、聰令者爲之、

又云、醫、針生、各分經受業、醫生、習甲乙脈經本草、兼習小品集驗等方、謂、甲乙經十二卷、脈經二卷、新修經本草「一」(廿ヵ)卷、小品十二卷、集驗十二卷也、針生、習素問、黃帝針經、明堂、脈決、兼習疏注、偃側等圖、「亦」(赤〔令〕)烏神針等經、謂、素問三卷、黃帝針經三卷、明堂三卷、脈決二卷、疏注經一卷、偃側圖一卷、「亦」(赤〔令〕)烏神針經一卷、文云、「亦」(赤〔令〕)烏神針等經、即知亦有餘經、故更稱等經、案下條、兼習之業、試各二條、是兼習之業、不可有三經、即雖有餘經、止試二條、不可惣試、

曆(歷ヵ)帝記云、神農牛頭馬面、鳥足人形、姓姜、以天下人民、種蒔五穀、嘗百草、値毒草、脣口燋爛、値甘草者即生、一日千生萬死、集得五穀、時有女名妙寶、懷孕廿五面(回ヵ)生皇帝治化、一萬一千歲、

此間八行欠

又云、軒轅號爲人皇、姓公孫、生九子、置九州、此九州、各號爲人皇、男女野合、人無尊卑、逢男爲夫、逢女爲婦、子隨母不識父、其造立屋、置城市、治化三千三百六十七年、

此間四行欠

医生

上醫疾令、分經受業條釋云、本草初三卷、中七卷、今選十卷、神農乘飛車而問本草、名黃帝成經也者、仍就曆帝記、圖其形像、

醫疾令云、醫針生、初入學者、先讀本草、脉決、明堂、讀本草者、即令驗圖識其孔穴、讀脉決者、令遞相診候、謂、假有針生甲乙二人、令甲診乙、乙診甲、是爲遞相診候也、使知四時、浮、沉、澁、滑之狀、謂、澁者濇也、滑者利(料「令」)也、夏脉浮、冬脉沉、冷脉澁、温脉滑之類是也、次讀素問、黃帝針經、甲乙、脉經、皆使精熟、謂、習讀經文、無所滯礙者、「即」〔令无〕學令學生先讀經文通熟、然後講義、即其義也、其兼習之業、各令通利、

又云、醫生既讀諸經、乃分業教習、謂、先讀文通熟、後乃分其業也、率廿(イ冊)人、謂、依職員令醫生冊人、即爲廿、分廿四人學體療、六人學創腫、六人學少小、四人學耳目口齒也、以十二人學體療、謂、創腫耳目等、各別有生、卽除此外、身體諸病皆悉主治、故惣云體療也、三人學創腫、謂、創與瘡字相通也、三人學少小、謂、六歲以上爲小、十八以上爲少也、言、瘡治「多少圖」(小少多〔令〕)異。(多イ)成人、故別云少小、二人學耳目口齒、各專其業、

又云、醫針生、各從所習、鈔古方誦之、謂、鈔者、不全取也、古方者、上條所言之外、往古藥方、律云、今古藥方是也、言、古來方經、卷軸盈溢、令皆其誦之、或有所不堪、故鈔取其尤要者、各從所業誦之、其上手醫、有療疾之處、令其隨從習知合針灸之法、

又云、醫針生博士、一月一試、謂、習按摩咒禁生者、案文須知也、典藥頭助一季一試、宮內卿輔年終總試、「其考試法(令作注)式、一准大學生例、謂、考試條云、試也、卽字及句試、年終量其所習業頃、皆准大學生例、其有頓〔大〕三下者、亦准學生所退也、若業術有然、過於見任官者、即聽補替、謂、此未及業成年限、而至年終試、知其業術過見任者、退舊人以補新生也、案下條、雖學不成、不堪療病者、聽補醫師、技術灼然者、雖未出身亦得用、其在學九年無成者、退從本色、

又云、學體療者、限七年成學、少小及創腫者、各五年成學、耳目口齒者、四年成、針生七年成、謂、此皆習業、及講義之年畢、其讀文之二年、皆在講義之外、故上條云、在學九年无成者、退從本色、此爲七年成業者、唯學一色、卽其餘創腫及耳目等、在學六七年无成者、亦須准退也、業成之日、令典藥寮察業術優長者、就宮內省對丞以上精加按練、謂、此不必判官以上皆悉相待、然後按試、若有輔以上一人及判官一人者、亦得對試也、依學令、欲出仕者、試問大義十條、得八以上舉送、卽於此條亦准學生也、具述行業、謂、方正淸脩爲行、「事」(專カサ)學療治爲業、申送大政官、

又云、有私自學習解醫療者、投名典藥、謂、有人自學習欲以出身者、卽送辭牒、向典藥寮、親自請試之類也、試驗堪者、聽准醫針生例考試、謂、依上條、典藥試驗、申宮內省、省更按練申大政官、是爲准醫針生例也、

又云、醫針生初入學、皆行束脩禮一准大學生、其按摩呪禁生減半、

又云、敎習本草・素問、黃帝針經甲乙、博士皆案文講說、謂、案文猶云依文、其略餘經者、准量須知、如講五經之法、

又云、醫針師、典藥量其所能、有病之處遣爲救療、謂、此據五位以上、不及六位以下也、每年宮內省試驗其識解優劣、謂、唯議其優劣、不必試經也、差病多少、以定考第、謂、於典藥所定考第、宮內更押按、非是宮內越定其考第、

又云、醫針生業成送官者、式部覆試、謂宮內申送官下式部、此宮內先已按練、故云覆試也、各十二條、醫生試甲乙四條・本草脉經、各三條、針生試素問四條、黃帝針經・明堂・脉決各二條、其兼習之業、醫針各二條、問答法式、並准大學生例、謂、考課令、舉經文及注爲問、其答者、皆須辨明義理、然後爲通、是其雖兼習之業不全通、而於餘經通八者、亦爲得第、不可准論語孝經以爲不第也、醫生全通、從八位下敍、通八以上、大初位上敍、其針生降醫生一等、不第者退還本學、謂、此據未及業成年限者、故云還退本學也、經雖不第、而明於諸方、量堪療病者、仍聽補醫師、謂、雖不及通八之科、而知療病合藥之術、故聽補典藥醫師等、亦不得仍補侍醫、

又云、按摩生、學按摩傷折方、及刺縛之法、〔謂、按摩者、令他人「牽擧」（事學〔大〕）揚批、或摩使筋骨調暢、邪氣散湊也、傷折者、折跌也、刺縛者以鍼刺決折傷之瘀血、是爲刺也、踠傷之重、善繫縛、按摩導引、令其氣□、是爲縛也〕呪禁生、學呪禁、解忤、持禁之法、〔謂、持禁者、持「机」（杖）刀讀呪文、作法禁氣、爲猛獸虎狼毒虫精魅賊盜五兵不被侵害、又以呪禁固身體、不傷湯火刀刃、故曰持禁也、解忤者、以呪禁法解衆邪驚忤、故曰解忤也、〕皆限三年成、其業成之日、並申送太政官、〔謂、考試法式、并等第高下、並待式處分、〕

又云、醫、針生、按摩、呪禁生、專令習業、不得雜使、〔謂、旬假及田假、「拔」（授イサ）衣服等、並准大學生、〕

又云、女醫取官戸婢年十五以上廿五以下、性識慧了者卅人、別所安置、〔謂、內藥司側、造別院安置也、〕教以安胎產難、及創腫、傷折、針灸之法、皆案文口授、〔謂、女醫不讀方經、唯習手治、故博士於其所習、案方經以口授也、案唐令、博士教之、今於此令、雖文不言、而博士教授、但按摩、針灸等、其業各異、須當色博士各教授、即試擧令當色試、〕每月醫博士試、年終內藥司試、限七年成、

又云、五位以上病患者並奏聞、遣醫爲療、仍量病給藥、〔謂、疾病之家、申牒宮內省、事少即省直處分、事重者申太政官、官奏聞給、故公式令云、奏給醫藥、即證內〕在京〔亦准〕致仕者亦准此、

〔廿五右〕典藥式云、五位已上、有須草藥者、就寮請之、

醫疾令云、典藥寮、每歲量合傷寒、時氣、瘧、利、傷中、金創、諸雜藥、以擬療治、〔謂、合者和合雜藥也、傷寒者、冬傷於寒、即病者也、時氣者、時行之病、春時應暖而反寒、夏時應熱而反冷、秋時應涼而反熱、冬時應寒而反溫、非其時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病无長少、率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一名疫「癘」、病〔大〕言陰陽之氣、不和致其病、譬如役人、故曰疫「癘」、病〔大〕也、瘧者、夏日傷日者、秋必病「瘧」瘧〔令〕也、利者、下利之病也、傷中者、腑臟有病者也、金創者爲刃所傷、〕諸國准此、

金光明最勝王經除病品

佛告菩提樹神善女天、諦聽諦聽、過去无量、不可思議、阿僧企耶、却爾時有佛出現於世、名

痰孫愐切韻徒甘反胸中火病
癊同切韻於禁反心上冷病

曰寶髻、時彼世尊般涅槃後、於像法中有王、名曰天自在光、先是王國中有一長者、名曰持水、善解醫明(方[經])、衆生病苦、咸能救療、爾時持水長者、唯有一子、名曰流水、時王國內、有无量百千諸衆生類、皆遇疾疫(疫疾[經])、衆苦所逼、長者子流水、卽詣父所、以伽陀請其父曰、慈父當哀愍、我欲救衆生、今請諸醫方、幸願爲我說、時彼長者、聞子請已、復以伽陀而答之曰、

我今依古仙　所有療病法　次第爲汝說　善聽救衆生　三月是春時　三月名爲夏
三月名秋分　三月謂冬時　此像(據[經])一年中　三三而別說　二二爲一節　便成歲六時
初二是華時　三四名熱際　五六名雨際　七八謂秋時　九十是寒時　後二名氷雪
既知如是別　授藥勿令差　當隨此時中　調息於飲食　入腹令消散　衆病則不生
節氣若變改　四大有推移　此時无藥資　必生於病苦　醫人解四時　復知其六節
明閑身七界　食藥便(使イサ)无差　謂味界血肉　膏骨及髓腦　病入此中時　知其可療不
病有四種別　謂風熱痰癊　及以總集病　應知發動時　春中痰(齊イ)癊動　夏內風病生
秋時黃熱增　冬節三俱起(越ヌ)　春食澁(混サ)熱辛　夏膩熱鹹酢(醋サ)　秋時冷甜膩　冬酸澁膩甜
於此四時中　服藥及飲食　若依如是味　衆病无由生　食後病由癊　食消時由熱
消後(復イ)起由風　唯時須識病　既識病源已　隨病而設藥　假令患狀殊　先須療其本
風病服油膩　患熱利爲良(艮サ)　癊病應變[illegible](吐サ)　惣集須三藥　風熱癊俱有　是名爲總集

訶梨勒一種具足六味能一切病事

雖知病起時　應觀其本性　如是觀知已　順時而授藥　飲食藥无差　斯名善醫者
復應知八術　總攝（搆イ）諸醫方　於此言明閑（若[經]）　可療衆生病　謂針刺傷破　身疾并鬼神
惡毒及孩童　延年增氣力　先觀彼形色　語言及性行　然後問其夢　知風熱瘡殊
乾瘦少頭髮　其心无定住　多語夢飛行　斯人是風性　小年生白髮　多汗及多瞋
聰明夢見火　斯人是熱性　心定身平整　慮審頭津膩　夢見水白物　是瘡性應知
總集性俱有　或二或具三　隨有一偏增　應知是其性　既知本性已　准病而授藥
驗其无死相　方名可救人　諸根倒取境　尊醫人起慢　親友生瞋恚　是死想應知
左眼白色變　舌黑鼻梁欹　耳輪與舊殊　下唇垂向下　訶梨勒一種　具足有六味
能除一切病　无忌藥中王　又三果三辛　諸藥中易得　砂（沙[經]）糖蜜蘇（酥[經]）乳　此能療衆病
自餘諸藥物　隨病可增加　先起慈愍心　莫規於財利　我已爲汝說　療疾中要事
以此救衆生　當獲无邊果

千金方云、若有病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者、經文先起慈愍心、莫規於財利、以此救衆生、當獲无邊果、佛敎醫方、其意相似、仍載此文、

卷二十二配氣味

五行大義云、子産云、氣爲五味、鄭玄云、通口者爲五味、通鼻者爲五臭、禮記月令云、春之

五行大義云其臭焦火所以苦者南方主長養也又云其臭香土味所以甘者中央中和也甘美也

糜切靡爲反稠
粥又黍爛也
鋒切疋討反鋭
刄封〻

日、其味酸、其臭羶、木「臭味」（之味臭〔禮記〕）也、夏之日其味苦、其臭焦、「大」（衍カサ、ト火サ）季夏之日其味甘、其臭香、「立」（衍カサ、ト土サ）秋之日其臭腥、（味辛〔禮〕臭腥〔禮〕）其味辛、冬之日其味鹹、其臭朽、朽者水之氣也、鄭玄曰、五味、醯酸、酒苦、蜜甘、薑辛、鹽鹹、黃帝甲乙經言、䅽（穀カサ）則米甘、麻酸、太豆鹹、麥苦、秫（黍〔五行大義〕）辛、一云稻米辛、菓則棗甘、李酸、栗鹹、杏苦、桃辛、菜則葵甘、韭酸、藿鹹、薤苦、葱辛、畜則牛甘、犬酸、彘鹹、羊苦、雞辛、本草云、石則玉甘、金辛、雄黃苦、曾青酸、（赤〔五行〕）黑石脂鹹、草則伏苓甘、桂。辛、（心〔五行〕）天門冬苦、五味。酸、（子〔五行〕）玄參鹹、虫則蜚零甘、班苗辛、（蚿蛔〔五行〕蛇蝉〔五行〕）蚺、蚰苦、伊威酸、蜥蜴鹹、（ト脂〔五行〕）藥食之物例多、且擧大略、配五味如此、皆是五行氣所生、氣有偏、故其。（味〔五行〕）則別、摠而言之、五䅽（穀カサ）則芒以配木、散以配火、房以配金、莢以配水、萃以配土、芒大小麥之屬、散糜黍之屬、房胡麻之屬、莢大小豆之屬、萃稷粟之屬、芒者取其鋒芒纖長、象木出地如鋒芒（五行无）也、散舒也、象火氣溫暖、物舒散也、房方也、象金裁制禮方正也、莢狹也、象水流長「曲」而狹也、萃聚也、象萬物皆聚於土、「土亦聚」（三字五行无）乃爲用也、五菓則子以配（柑〔五行〕）木、核以配火、皮以配金、（桃〔五行〕）殼以配水、房以配土、子、梨棕之屬、核、桃李之屬、皮、甘橘之屬、殼、胡桃栗之屬、房、蒲陶之屬、子、取其含閏、（含潤〔五行〕）如木「先國」（生、光潤〔五行〕）子實茂盛、核取在。（肉〔五行〕）內不堪食、如大陰（火〔五行〕）在內無所堪容、皮取其厚急如金氣衰老、物至西方而急縮也、殼取其。（肉在〔五行〕）內堪食、如水陽在內堪能容納也、房取其結聚如土物皆聚、「此々」（也、此〔五行〕）則摠論䅽（穀カサ）菓、以配五味、則略如前釋、周禮天官（官サ）云、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君子之食恒放烏、（焉〔五行〕）凡藥

五行大義春秋潜潭巴云五味生五藏云々養生經云肝色青云々又云五味之入口也云々

職制律合和藥條雜律令藥條而在蠱毒部

酸養骨、苦養氣、甘養肉、辛養筋、鹹養脉、此並相扶之義、河圖云、人食无極鹹、使腎氣盛、心氣衰、令人發狂、喜衄吐血、心神不定、无極辛、使脉氣盛、肝氣衰、令人懦(切辱上𦒱乃多)怯悲愁、目盲髮白、无極甘、使脾氣盛、腎氣衰、令人癡淫泄精、腰背痛、利膿血、无極苦使心氣盛、肺氣衰、令人果敢輕死、欬逆胸滿、无極酸、使肝氣盛、脾氣衰、令人䅘(穀ヵ)不消化、噎、聾、癥固、此五藏相剋之義、黄帝養性經云、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鹹入腎、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无食辛、病在骨无食鹹、病在血无食苦、病在宍(肉ヵ)无食甘、口耆(嗜〔五行〕)而欲食(「飲〔五行〕)之、不可多也、必自賊也、故名五賊、又云、肺病、宜食(食〔五行〕)。糯米飯、牛肉、棗、葵、心病、宜食麥、羊肉、杏、薤、腎病、宜食(大豆、黄黍、鶏肉、韮、肝病、宜食麻、犬肉、李、韭、脾病、宜食〔五行〕)雞肉、桃、李、葱(「黍葱ヵ)、此五宜食者、心、肝、腎、三藏實、故各以其本味補之、脾肺虚、故以其子母相養者也、春秋潜潭巴云、五味之入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渇、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彎、甘走皮、多食之令人惡心、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濡、五葉爲養、五菓(草ヵ)爲助、五畜爲益、氣味合而服之、隨四時五藏所宜也、家語曰、食水者、善將(游〔五行〕)能寒、食土者惡心(無〔五行〕)不止(息ヵ)、食木者多力不(无イヵ)治、食草者善走。愚(而〔五行〕)、食桑者有緒爲蛾、食宍(肉ヵ)者勇敢、食氣者神明而壽、食䅘(穀ヵ)者惠巧「不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此皆氣味之類、故附而述之、

上醫疾令、遊滑文等、其情近經說、又五行大義、其文可見矣、仍共載之、

又云、醫針師等、巡患之家所療、損與不損、患家錄醫人姓名、謂、上條量其所能、有病患之家、遣爲救療是也、申宮內省、

謂、省吏下典藥寮、令附考狀、據爲黜陟、諸國醫師亦准此、

式部式云、醫生皆讀蘇敬新脩本草、

上三十九右

又云、藥生十人之中、五人取白丁、勘籍補之、五人用入色、

典藥式云、應讀醫經者、大素經限四百六十日、新脩本草三百十日、小品三百十日、明堂二百日、

八十一難經六十日、其博士准大學博士、給酒食并燈油賞錢、

又云、大素經准大經、新脩本草准中經、小品、明堂、八十一難經並准小經、

又云、講書座料析折薦茵二枚、醫、針博士料、長疊三枚、生料、並隔三年、申省請受、

廿五右

○年料雜物

上又云

紙二百張、鐵臼一口、鍋子一口、白筥一合、刀子四枚、各長七寸、鍬廿二口、廿五〔式〕 廿口藥園、二口寮家、五〔式〕 砥一顆、缶叩盆椀各四口、

右依前件、其鍬砥三年一充、舊鍬返上、白鍋子筥、隨破請換、

寮家儲物

稱一箇、藥斗一口、藥升一口、鐵臼十口、〔式〕口 鐵杵十枚、鐵匕五枚、藥刀六枚、漆中取案一脚、藥殿承塵橡

絁幔一條、長三丈十幅、行幸儲橡幕一條、紺布幕一條、並隨破申省請替、

隨身要驗方、(件方本朝所抄也、七卷云云、)
思邈論曰、人年卅以上、勿服爲藥、恒(戒)補藥、(服歟)
敬佛道諸王天、上之主治十、或百或不爲十惡、此即永无萬病、(出耆婆)
凡人无問有事无事、恒須日別一度、遣人踏背及四支頭頂、苦令熟踏、(蹋)風氣時行、不能著人、
此大要妙不可具論、
(歌)淮南王七神仙散方
欲急解云、取伏苓如龜鼈者、是名曰太一之精、其氣上着石爲鍾乳、着松爲松蘿、着桑爲桑上寄生、因物類着而生、此自然之道、故服之應七星也、故伏苓者太一之精也、地黃者土之精也、菊華者月之精也、車前者雷電之精也、地膚者別(列)星之精也、竹實者太陽之精也、桑上寄生者木之精也、凡七物上應七星、日月五星具此中矣、欲令之、齋戒九日、以王相日(日)擣、令(今)三指撮(捐)井華水、旦向東以日如出、向日服之、陽日一服、陰日再服、竟州九日(世)、忽然去矣、天鳳元年中、南陽陳永伯兄名子恩、服此藥廿八日、忽然不知所在、永伯試作服之、廿八日復失所在、永伯小男增(生)秩年十八、永伯婦及諸弟、復令服之、係其脚以糸繩、閉戸更迭晝、夜坐守之、廿八日忽然復去、莫有見者、六本方卅九日乃昔、而今服者皆二十八日、或諸者不必仙、忽然不自覺、顯鎮遠去、形隱景藏、不可復見、或化爲異物也、伏苓不如龜鼈伏鷄(代)者、皆生松脂也、不中用、竹實生

藍田也、地黃取生、謂城者四月取之、竹實狀似小麥、地膚去皮、

地黃華八分數五

伏苓八分數七

竹實五分數二

桑上寄生六分數八

地膚七分數一

菊華四分數六

車前子六分數九

千金方云、自古名賢治病、多用生命以濟交急、雖曰賤畜貴人、至於受命、人畜一也、損彼益己、物情同患、況聖人乎、夫殺生求生、去生更遠、吾今此方、所以不用命爲藥者、良由是也、其蝱蟲水蛭之屬、市有先死者、則市而用之、不在此例、

負笈二句唐律疏文
內大臣鎌足天智天皇未極人臣之位手抱黃卷被還路上學周孔教之由見至要雜事雜部

醫家之術雖多、上件之文足見、或敬佛道、或誡殺生、又其藥種、爲列星精之由、尤可知之、故殊截耳、

或云、殺野鹿爲藥、无鵝鴿之愁、此文在醫家書之中云々、可尋撿之、

勸學田十八町 典藥式廿六右之文也

十三町 大和國九町 近江國四町

右以其地子加月料、共充醫針生食、

五町 大和國

右以其地子充藥生等食、

唐律廿八ノ十三左
捕亡律、浮浪條云、非亡浮浪他所者、十日笞十、廿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謂、非避事逃亡、而流宕（在〔唐〕）他所者、諸〔唐律〕

學宦者各勿論、若學宦者、好學（負笈〔唐〕）從師、雖家求仕、各遂其業、故並勿論、疏云、負笈從師、骨云、皇云、記云、笈十二所負書箱、如冠箱而卑、李固列傳曰、固父爲三公、而固步行負笈、千里尋師也、非求仕、晋云、漢書終軍傳曰、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博士）士（士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注云、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須因裂繻頭、今以爲符信也、

集解云、釋云、學謂習文、是但除習文之外、臨時量耳、宦謂雖未得考、而求入得考例、是並雖无公驗、而各勿論耳、春記云、春秋月宦者、學於仕之名也、

吉備大臣私教類聚云、可勸學文事、右顏氏家訓曰、士大夫子弟數歲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

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相定（稍〔家訓〕）、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尚者、遂法磨礪、以就素業、无履立者、因茲惰慢便爲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淪サ）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沉（无サ）思法術、武夫則貫（慣〔家訓〕）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耻涉農商、羞務工伎、躬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々無事、以此消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緒餘（宴〔家訓〕）、得一階半級、便謂爲足（家訓一本同、今本作便自爲足全忘修學）、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讌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議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愧）辱哉、又曰、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家訓〕）尚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諺曰、積材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家訓〕）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嬾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今世之人不勤學文、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臥耳、又曰、學之興廢、隨世輕重、漢時賢儁（俊〔家訓〕）、皆以一經弘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以來不「能」（〔家訓〕无）復爾、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務（〔家訓〕殆）无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爲貴、不肯專儒也、唐人今諺云、千卷博士不知驢書、所謂腐儒也、論語、子曰（曰吾カサ）、嘗終日不食、終日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也、禮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道也、故劉子曰、宣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垂沒、口不輟誦、況凡愚乎、何不學歟、又顏氏家訓曰、人生多小（幼サ）、精神專利、長成以後、思慮散逸、故須早教而勿失機

顔氏家訓曰蕭
子每歎曰吾著
齊書勒成一典
文章宏義自謂
可觀唯以筆迹
得名亦異事也

也、又曰、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家訓〕。无大過矣、曾子七十迺〔家訓〕无好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爲碩儒、公孫弘卅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卅、始學易論語、皇甫謐廿、始受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晩寤也、世人冠婚婚冠〔家訓〕未學、便稱遲暮、因循〔家訓〕惱意面墻、亦爲愚耳、少幼サ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家訓〕。瞑目而无見者〔家訓〕也、又曰、學者所以求益耳、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家訓〕之如鴟梟、如此〔家訓〕是以學自損、不如无學也、

爲勸學者、載此文耳、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在典禮、

又云、可知書筭事、右顔氏家訓曰、書迹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家訓〕常爲人所役使、更覺爲累〔家訓〕是故韋仲將遺誡深有以也、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家訓〕。擧世唯惟サ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此以筆迹得名、亦異事〔家訓〕猶有每〔家訓〕假使歎也、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家訓〕。常被禮遇、猶〔家訓〕。亦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家訓〕然其辛苦筆研之役、嘗悔恨曰、。吾〔家訓〕筆不知書、可不至〔家訓〕豈至今日耶、以此觀之、愼勿以書自命也、然者雖知書寫、不可成業也、又曰、算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暦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也、故云、可知而不云可習也、

爲非學生之者、誡試サ不專業之由、至于當道生徒、因玆不可懈倦、須極其能、以莫失墜、下筮占醫方、亦宜倣此、

吉備大臣私敎類聚云、可知筮占事、右五行、非支之理、六壬、相尅之情、絶命、禍害之居、生氣、行
年之處、又九坎、厭對之日、所忌何色之行、時至土王、悉不犯土、如是事類、毎事可知、但不專
業也、故顏氏家訓曰、世傳云、解陰陽者、爲鬼所嫉、坎壈貧窮、多不稱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
者、唯京房管輅郭璞耳、皆无位官（官位サ）、多惑（或〔家訓〕）罹災也、又曰、卜筮聖人之業也、近世无復佳師、多不能
中、古者上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復卜、々（忕々〔家訓〕）」此之謂
乎、且十中六七、以爲上手、粗知大意、夂（又〔家訓〕）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此何足賴也、故云、雖知
大意、不可專業也、

弓削是雄式占有徵驗事 善家異說

內竪伴宿禰世繼、貞觀六年、爲穀倉院交易使、歸來之次、宿近江國介藤原有蔭館、時有蔭招陰
陽師弓削是雄、令祭屬星、與世繼同宿館中、其夜世繼頻有惡夢、令是雄占夢吉凶、是雄轉
式、大駭（驗サ）曰、君若歸家、即日當爲鬼殺戮、愼勿入家、可免此殃、世繼辭家、在旅、度歷二年、顧
念妻子、促駕（餓タサ）入洛。聞此占、中心歎慨、更夂問云、我必可歸家、而今有此占、若有防護之方乎、
是雄亦轉式、語云、君家寢室艮隅有殺君之鬼、君須帶刀劔持弓矢、直入寢室、引弓矯（鏑サ）矢瞋
目、向艮方語云、汝若不出、我當射殺汝身、若能如此、當脫此厄、於是世繼到家、周施（旋カサ）每事、
如是雄之語、時有一沙門、手持匕首出、長跪再拜、自首云、某无狀、與君婦通淫、近日聞君來、將

待其寢寐、欲行其殺害、而今君有先覺、將射殺某身、是以歸誠自首、世繼立逐其妻、捕其沙門、就獄栲掠、即錄狀上聞、天下皆云、是雄占驗、管郭之輩也、寬平四年秋八月、有勅、遍試諸宗通經者、度其及第、爲僧、時余爲勅使、於八省院試之、僧綱幷諸宗知德五六人爲證師、異問鋒起、无人該通、是時是雄爲陰陽頭、附一沙彌送書云、此沙彌才覺雖乏、常住北山、晝夜念佛、冀與是雄深有師檀之契、而今齡及六十、未得僧位、望得勅使恩私、將預及第之列、余舊與是雄有交執之情、由是試於家庭、令讀法花經一品、而此沙彌不知句逗(道カ)、況其義理乎、於是具報此沙彌不知讀經之狀、自後五六日、是雄急送書云、不望此師及第、望足矣(有脫字歟)、余乃許諾、至明日試時、諸證師等、依例連坐、余乃以此沙彌充第二試人、沙彌採條品畢、將讀經間、天子有勅、召證師等、給八月廿六日光孝天皇國忌齋飯、證師等應召參內裏、以此試一向委余、无復詰問之人、余乃念是雄占驗神異、枉許沙彌之及第、爰有知、能練道者、死中求生、凶中得吉、萬不失一者也、是雄占驗、大底皆此類也、

爲視陰陽効驗載之、

吉備大臣、私數類聚云、可知醫方事、右丸散藥者、杏人(仁カ)(去心皮、熬之)、亭歷子(熬)芒消(熬令白)、大黃(先擣細「篩」(簁サ))蜀椒(汗達(遣カ)、去心皮)、桂心(去皮)、甘草(炙)、巴豆(去心皮、熬之)、烏頭、附子(並炮)、鹿茸(炙)、又湯散藥者、大黃吹咀、以清少水、經一宿、而令盡其水、然後諸藥所煮、過半復加大黃、但芒消煮了之後、加而研耳、如是之類、

可知其理、不可專業也、顏氏家訓云、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勸汝等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出、合和居家、得以救急、名爲勝事也、史記曰、良醫遍鵲、名聞天下、秦大醫令季醯自知不如遍鵲也、使人刺鷊鵲也、又有良醫花他、魏武帝令華他治愛子倉舒之患、其差後更發、武帝曰、華他爲吾愛兒不盡其心、致令因矣、遂殺華他、故曰、可知醫方、不可專業、

服藥駐老驗記　善家異說

竹田千繼者、山城國愛宕郡人也、寶龜初歲、十七入典藥、爲醫生讀本草經、坐于拘杞駐老延齡之文、深以誦憶、將試其徵驗、乃買地二段、多種此藥、春夏服其葉、秋冬食其根、又常煮莖根、取汁釀酒、而飲之、每有沐浴、必用其水、如此七十餘年、未嘗懈倦、顏色服壯、猶如少年、齊衡二年、文德天皇忽患疲羸、衆醫供石決明酒、時侍臣或奏千繼服枸杞駐老之狀、天皇大駭、即時召見、問云、汝生年幾許、千繼奏云、天平寶字九年歲次庚子生、至今年九十七、天皇大恠、令侍臣驗視其形、鬢髮黑、肌膚肥澤、耳目聰明、齒牙无蠹、天皇感服、擢爲典藥允、供即勅藥園、多種拘杞、令千繼掌事、千繼頗知文書、兼堪幹事、每至召問、皆愜帝念、時左馬寮官人、有罪左降、即以千繼兼左馬寮允、兼直藏人所、千繼朝夕奔劇、不遑服餌、未歷一年、頭髮盡白、皺面偃腰、步武之間、扶杖纔行、遂以殞死、時年百一歲、余多少聞先君語此事、後聞文德天皇近臣修理大夫藤相公所語爲同、仍記之、

寛平年中、有外從五位下春海貞吉、舊是唐儛師也、次爲雅樂助、遂預五品、屢到余舍展語中懷、底裏披露、無有所隱、時余年卅有五、白髮滿頭、貞吉深有助憂之色、語曰、何不服枸杞招此衰羸、余答云、枸杞駐老之驗、具在醫方、然而丘未達、不敢嘗之、乞略陳其方、貞吉答云、僕昔者年廿六、大同元年、以由基所風俗儛勞、爲左近衞、其後依醫人語、播捐枸杞、方一町之地、無有他種、水漿食飲必合此藥、盥洗沐浴常用其水、故今年一百十六歲、猶有少容、乞說其養生之法、事多不載、貞吉、寛平九年夏、訪問親知疫病、遭羕淫俄卒、時年百十九、又致仕大納言藤原冬緒、服露蜂房、兼吞槐子、年過八十、頭髮無白、不斷房室、寛平二年薨、時年八十四、近代有宮內卿十世王、二品長野親王之男也、臨老無齒、不能噉蕗莖、唯以藥飲、送乾石決明屑、氣色服壯餐髮無白、延喜十六年夏薨、時年八十五、東宮學士大藏善行、舊是國子進士也、仕歷頭職、爵至四品、常服鐘乳丸、一日一丸、年滿九十、猶有壯容、耳目聰明、行步輕健、家畜多婦、不斷房室、年八十七生一男兒、延喜十七年、以漢書授皇太子、每朝侍講、無有休假、天下莫不歎異、皆謂之地仙焉、傳知醫藥術方載之、

律疏骨梗錄云、禮記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注云、術黨爲遂、門側之堂謂之塾（十領ヵ）、周禮、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也、又云、禮記曲禮上曰、若非飲食之容（客ヵサ）也、則布、席間函大、注云、謂、講問容也、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大（丈サ）足以

（稍畫）指畫也、

御覽百卌四學校周禮、地官下師氏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爲知逆惡、又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脱歟）親父兄、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鄭玄注曰、德行外內之稱也、在心爲德、施之爲行、

魏名臣奏曰、凡學受業、皆當須十五以上、公卿大夫子弟、在學者以年齒長少（多イサ）相次也、學者不恭、甬幔師蕭、酗酒好訟、罰飲水三升、

顏氏家訓云、或問曰、陳亢喜聞（聞歟）、君子之離（遠〔家訓〕）其子、何謂也、對曰、有（是〔家訓〕）言也、蓋君子之（之不〔家訓〕）不親教其子也、鄭衛之詩皆是淫風、故不可身親教男女、不雜坐、不同巾櫛、不親授、授叔之類也、詩有諷刺之辭、禮有嫌疑之誡、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邪僻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或說皆倚誘詞也、爲至嫌爲疑也、故不爲、故不親授耳、其意已見白虎通、

又云、禮經、父之遺書、母之杯棬（去夏反）、感其手口之澤、不忍讀用、政（故カ）爲常所講習、讎校繕寫、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者耳、若尋常墳典爲生什（汁ヌ）物、安可悉廢之乎、既不讀用、無容散逸、唯當（黨懲サ）緘保以留後世耳、

又云、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之（〔家訓〕无）天才、勿強操筆也、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裁、知可施行、然後出乎（手〔家〕）、愼（〔家訓〕无）而勿師心自任、取笑傍人也、

問、佛藏經云、一字習學師、輕謗者、諸天所求不合得、生々世々、受災殃報、又云、徒弟子驅使、一文一字不習者、无量受苦果、師弟子共墮惡趣、可恐愼者、於內典如此、至外典如何、

答、考課令云、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爲博士之最、義解云、謂、方者道也、充者滿也、依學令通中以上、是爲充業也、春秋穀梁傳云、就師父子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學令云、學生在學不率師敎、及一年之內、違假滿百日者並解退、義解云、謂、率循也、不受正業、好爲雜戲也者、博士訓生徒、學生率師敎、經典之旨、以之可知、

白氏文集判 〔白氏文集六十六〕

得乙與丁、俱應拔萃、乙則趨時以求名、丁則勤學以待命、二人互有相非、未知孰是、

立己徇名、則由進取、修身俟命、尊在躁求、知〔白智〕乎雖不失時、仁者豈宜弃本、屬科懸拔萃、才選出群、勤若〔白雖〕修辭乙不能也、吹嘘附勢丁忽恥之、躁靜既殊、性習遂遠、各從所好、爾由徑而方行、雖強不能、吾捨道而奚適、觀得失之路、或似由人、推通塞之門、誠應在命、所宜勵志、焉用趨時、若棄以菲葑、失則自求諸己、儻中其正鵠、得忽不愧於人、無尙苟求、盍嘉自致、本作盖

書齋記 菅

東京宣風坊有一家、家之坤維有一廊、廊之南極有一局、局之開方纔一丈餘、投步者進退傍行、

容身者起居側席、先是秀才進士、出自此局者、首尾略計近百人、故學者目此局為龍門、又號
山陰亭、以在小山之西也、戸前近側有一株梅、東去數歩有數竿竹、毎至花時、毎當風便、可
以優暢情性、可以長養精神、余為秀才之始、家君下教曰、此局名處也、鑽仰之間為汝宿盧、余
即便移簾席以整之、運書籍以安之、嗟呼地勢狹隘也、人情崎嶇也、凡厥朋友有親有疎、或無
心合之好顏色如和、或有首陀之嫌語言似昵、或名擊蒙妄開秘藏之書、或稱取謁直突休息
之座、又刀筆者、寫書刊謬之具也、至于烏合之衆不知其物之用、操鑾(鑾カサ)(「〔粹〕无)刀則削損几案、弄筆忽
汗穢書籍、又學問之道抄出為宗、抄出之用稿草為本、余非正平之才、未免停滯之筆、故此間
在々短札者、總是抄出之稿草也、而闌(閫〔粹〕)入之人、其心難察、有智者見之卷以懷之、無智者取之
破以弃之、此等數事内疚之切者也、自外之事米鹽無量、又朋友之中頗有要須之人、適依有用
入在簾中、闌(閫〔粹〕)入者不審、先入之有用、直容後來之不要、「忽々何々可々悲々、」(亦何亦何可悲可悲〔粹〕)夫董公(董仲舒)垂帷、薛(薩〔粹〕)子(「匡衡等)
蹋(踏〔粹〕)壁、非上(止〔粹〕)研精之堂、抑(至〔粹〕)亦安閑之意也、余今作斯文、豈絶交之論乎、唯發悶之文也、殊懸閫外不
設集賢之堂、簾中徒設闌(閫〔粹〕)入之制、為不知我者也、唯知我者有其人「一二」(三〔粹〕)許入、恐避燕雀之
小羅、而有鳳皇之增逝矣、悚息々々、癸丑歳七月「一」(〔粹〕无)日記、

詰眼(服サ)文　善　「文粹十二」

延喜十三年冬、余年六十七、心未耄亂、眼已昏曚、雖文有所屬、而筆不能書、遂作詰眼文、抽叙

其志云爾、有心神、詰眼神云、夫心者身之王也、眼者心之佐也、王事靡盬、佐職宜勤、而卿疎慵多睡、闇蔽無光、如膏燈之隔紗、似塵埃之點鏡、年來艾眼、不能見小字之書、觸過杖鄉、殆無辨大陽之耀、豈卿之惰嬾、厭此公勤乎、將孤之愚庸、不足輔弼乎、孤雖囂頑、嘗窺典籍、伊尹求致君於堯舜、陶唐樂得臣於夔龍、蕭相暫辭漢皇、失手臂之便、孔明盡節蜀主、成魚水之功、大猶有此小、忽宜然、矧乎當孤貳膳之日、迫卿懸車之期、昔與卿同胞而生育、今與卿合體而行職、相共周旋、漸六十餘歲、同欲歸老、近二三許年、義雖君臣、恩猶兄弟、誠宜競餘日而盡精、何更矯衰暮而曠職、夫以孤之所業者文也、文之所資者眼也、非文何達、非眼孰憑、然則令孤懷積薪之歎者、豈非卿之不明乎、孤含轉蓬之悲者、皆是卿之不忠也、所詰如此、其說焉在、於是、眼神聽命、淚下數行、即頓首、謝云、吁何君言之過也、昔者君始弱冠、深相約勵、語臣云、吾有志研精、亦思干祿、願假汝耀、用汝明、深究縑緗之幽、終期青雲之上、孔子云、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古語云、明經取青紫、如俯拾地芥、斯言吾所服膺也、汝其從我、「其從我乎」、臣隨其綢繆、裁其勤役、既忘窺園、無見流麥、度三冬而不暫休、終十余以未假寐、對燭照帙、忘煙炎之熏、堆雪讀書、忍氷凍之凝、睫內積飢險、則精氣自銷、外犯寒暖、則光明易謝、然而臣猶守君久要、歡君勞來、自謂暫勞永逸、先屈後伸、若身致富貴、則翫好之觀自臻、若肝得歡娛、則瞻瞽之患必愈、而君性懷敦茂、志乖巧宦、進不能趁卿相之館、衒其才名、退不能媚奧竈之人、

求其推薦、徒居白屋之中、守素王之餘業、甘簞瓢之食、甞糟粕之遺文、而今君既朽、遇臣忽困窮、空廢南畝之勤、永流北門之詠、楊子雲之玄草、遂招客嘲、松柏山之古文、不合時務、於是觸物發感、見樂爲哀、庾樓夜月、君翫之而添愁、矧薄暮悲風乎、河陽春花、臣觀之而增歎、矧窮秋。落葉乎、憂火常熱、則君之方寸成灰、悲泣雙流、則臣之兩瞳永溺、君之圖身拙焉、臣之隨謬愚矣、猶忽强荒耄之性、希四科之相、兼賣曚昧之明、求五行之雙照、縱令能爲而無益、况乎雖企而不及者乎、忽夫輔佐非一司存、區分官類、其用務遍其才、而今自臨君老、莫不尺居、手振而不能持、足痿而不能步、耳聾而不能聽、齒蠹而不能食、庶尹皆不堪其任、何獨臣一人之咎乎、君其念之、於是心神惝怳、失度逡巡、思過謂曰、愈爲將如何、眼神進曰、當今之謀、莫若辭六藝之囿入三歸之門、君能澄清淨如來之國土、臣常合瞼、觀實智之光耀、孰與夫生前懷惑、遂跧跎於劫塵之間、老後失明、重匍匐於長夜之裏哉、語未終、心神趍拜、昌言曰、敬承箴誨、請以書紳、

老閑行　菅文時

晝夜遞來代謝、春暄往、夏暗過、秋光難駐、日晷易斜、漏盡庭露冷、天明窓霧昏、生徒去非入室、故人厭不到門、床有書兮等閑見、罇無酒兮自然醒、家貧風月雖老未忘、世路喧囂雖避猶聽、不能灌園游澱營作業、不能習絃學歌散悶襟、其奈挂冠棲遑息影洞壑、其奈染衣精勤求法山林、我聞相如贍文家徒四壁立、又聞孫弘高第年是八旬行、君不見北芒暮雨纍々青塚色、又不見

東郊秋風歷々白楊聲、

封事十二條事見奏狀　在雜部　善

一請加給大學生徒食料事

右臣伏以、治國之道、賢能爲源、得賢之方、學校爲本、是以古者明王、必設庠序、以敦德義、習經藝、而叙彝倫、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伏見古記、朝家之立大學也、始於大寶年中、至于天平之代、右大臣吉備朝臣、恢弘道藝、親自傳授、即令學生四百人習五經三史、明法、筭術、音韻、籀篆等六道、其後代々下勅、給罪人伴家持越前國加賀郡沒官田一百餘町、山城國久世郡公田卅餘町、河内國茨田澁川兩郡田五十五町、以充生徒食料、號曰勸學田、又毎日給大炊寮百度飯一石五斗、人別三升、五十人料、以補照讀之瘦疲〔粹〕也、又有勅令常陸國毎年擧稻九萬四千束、以其利稻充寮中雜用料、又擧丹後國稻八百束、以其利稻充學生口味料、而年代漸久、事皆陵遲、承和年中、伴善男訴家持無罪、返給加賀。郡〔文〕國勸學田、又有勅、分山城國久世郡田卅町爲四分、其三分給典藥左右馬三寮、纔留其一分、充學生料、又河内國兩郡治田、頻遭洪水、皆成大河、又常陸丹後兩國、出擧稻、依度々交替、欠本稻皆失、無有利稻、當今所遺者、唯大炊寮飯料。米〔文粹〕六斗、山城國久世郡遺田七町而已、以此小儲、充數百生徒、雖作薄粥、猶忽不周、然而學生等、成立之望猶深、飢寒之苦自忘、各勤鑽仰、若住共〔粹〕學館、於是性有利鈍、才異

愚智、或有捍格而難潤者、或有穎脫而出囊者、通計而論之、中才以上者、曾無十分之三四也、由是才士者、已超擢擧用〔用〔粹〕〕、不才者衰老空歸、亦其舊鄉凋落、無所歸託者、頭戴白雪之堆、飢臥壁水之涘、於是後進者、遍見此輩成群、即以爲、大學是迍邅〔平ナ〕坎壈之府、窮困凍餧之鄉、遂至父母相誡、勿令子孫歯學館者也、由是南北講堂鞠爲茂草、東西曹局閴而無人、於是博士等、每至貢擧之時、唯以歷名薦士、曾不問才之高下、人之勞逸、請託由是間起、濫吹爲之繁生、潤權門之餘唾者、生羽翼而入青雲、蹈闕里之遺蹤者、詠子衿而餧黌舍、如此陵遲無由興復、先王庠序遂成丘墟、臣伏以、萃〔三十〔粹〕〕人之道、以食爲本、望請常陸丹後兩國出擧、本穎九萬四千八百束之利稻、二萬八千四百「卌」束之代、遍以諸國田租穀充給、緣海國半分、坂東國半分、以充給學生等食、又罪人伴善男所返給、加賀〔部〔粹〕〕。國田、重以沒官、令給穀倉院、充〔无ナ〕「給」造道橋料、重望依〔施〔粹〕〕舊返給件田、以爲〔之〔粹〕〕勸學田、又式云、學生不住寮家者、不得薦擧者、比年雖有此式、不能張行者、依學生。無食也、今須嚴勅博士及寮頭等、諸道學生、雖有才藝不直寮家者、不得貢擧、如此則桃平〔挑兮〔粹〕〕之徒、歸我國膏、皇矣之士、列彼周行、

延喜十四年四月廿八日、從四位上行式部大輔三善朝臣清行上奏、件封事學館之風可知、學者之志可見、仍載學校部、

政事要略卷第九十五

佐藤本奥書云

右惟宗允亮政事要略、今世所ﾚ傳殘缺最多、允亮者蓋當時之聞人也、書籍目錄載、政事要略百三十卷、惟宗允亮選、記ニ公務之交替、國文糺彈、雜事至要、臨事雜事ﾆ、余搜扶累年、請借募致、僅得ニ二十六卷ﾆ、篇次不ﾚ續、其目別錄ﾚ焉、實經濟之龜鑑、法家之至寶、而先王之文治、亦可ニ欽慕ﾆ哉、冀使ニ後昆ﾚ傳ニ家、學者孜孜奉ﾚ職、四方ﾆ懇索、遂爲ニ全書ﾆ、以傳ニ永世ﾆ、云爾、

天明丙午之冬　　從四位上行大判事兼左衞門大尉明法博士中原章純謹識

右政事要略京都人田中勘兵衞氏所藏の勢田章甫本（この勢田本ハもと桂宮の御藏書なり故ありて三條家の所藏となり後更に勢田章甫氏のものとなりしか氏沒して後三轉して田中氏に歸したりといへり字體紙質ともに甚古色なり奥書なし表包に三條文庫の印あり）を借寫して底本となし佐藤誠實氏の校本（此の校本ハ氏か多年の間出典によりて誤脱錯簡を一々訂正せられたる善本なり今是を借り得て校訂の資に供せり傍注の出典及頭書記事の大部分ハ皆此書によりて出せり其勢田本と此の書との異同の如きハ一々各條に傍記しサ字を附して他本と分てり）を以て訂正し傍ら帝國大學本（タ）小杉榲邨氏本（故屋代弘賢翁の本なり）（コ）帝國圖書館本（一）家藏本（イ）の數部を以て對照せり

明治三十六年二月　　近藤圭造句點

明治三十六年三月廿七日印刷
（政事要畧奥付）
明治三十六年三月卅一日發行

編輯者故人　近藤瓶城

編輯者相續人兼
校訂發行印刷者　近藤圭造
東京市麹町區飯田町五丁目廿六番地

發行兼印刷所　近藤活版所
東京市麹町區飯田町五丁目廿六番地

EAST-ASIAN LIB. UNIVERSITY OF TORONTO
3 1761 03008 1285